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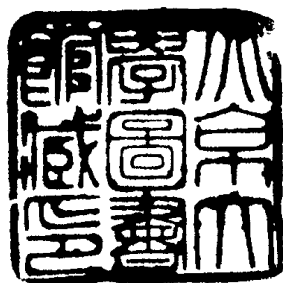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ZC11/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七二冊目次

## 經部·詩類

詩志二十六卷(二)

〔明〕范王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一

詩問略一卷

〔明〕陳子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七〇

詩觸六卷

〔明〕賀貽孫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敕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

一八三

詩意一卷

〔明〕劉敬純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鈔本

四〇〇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首一卷

〔清〕孫承澤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孫氏刻本

四三五

詩志二十六卷(二)

〔明〕范王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志二十

六卷》提要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

海陽范王孫輯著

公劉

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陳大士曰篤公劉召公詩及之者有二義焉近而文武王季大王遠而后稷周公既言之成王既知之矣則未知乎公劉之勤勞光大也且近而文武王季太王也其及之親親也遠而后稷其及之始祖焉義而率之不可以已也獨未有及乎公劉者以其非親又以其非始也召公則曰公

詩志

卷之二十

十 經定之州

劉之勤勞光大也武王追述宗德業已克篤言之固不在大宗之列乎而遺之也

萬云周肇于有邰不啻鞠陶播爲戎翟後四遷而始達于鎬邠固遷始也故後之人陳說感動爲之頌公劉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殷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殷以作其怠此召康公之志也

詩按曰篤是朴寔頭意思試將各章詳之做一事必周一事之本末朴寔寔不帶一點虛浮留一分滲漏不僅籠



統言厚民也。這一個篤字包着後來許多光輝盛大在享成業者得毋念諸。

笑餘曰。公劉。具周家再造令主也。其一時初立堂構。遂開後世子孫無窮法物。君以惠臣。是藜藿湛露之所從來也。宗以睦族。是行葦既醉之所從來也。單以立賦。是丘甸出軍之所從來也。徹以取民。是井田什一之所從來也。總之思慮深遠。不似淺薄之人。以一身一家爲量耳。故曰篤。國家有根本之大。皆其祖宗當爲者。而不得委諸子孫。故公劉雖處一隅。而有四方之慮。雖經營于一旦。而有千萬

詩志

卷之二十

二

世子孫之思。蓋其意念誠深。必不以因仍苟且。同世俗之所期。由是作而有爲。必不狃其所易。而嘗處于所甚難。匪居匪康。思輯用光二句。不獨是此詩動遷之本。而今日之混一土宇。亦皆從此中發脉來也。

子氏曰。創垂者之精神。無刻不與民相震動。故民之隸斯土也。沃壤之謂居。卜鄰之謂居。開承家國之謂居。日新闢聚之謂居。若擁此瘠土之衆。日銷鑠于旺氣不鍾之地。匪居也。匪居而能康乎。明明托足於薪火之上。則遷延之志。必奪時時。還國于流轉之間。則蓄縮之胆。自開種。上經綸

所由起也。

箋云。乃有積委。周禮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注云。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倉人凡國之大事。共其道路之委積。

詩志

卷之二十

三

開國者。必有以大用其民。而後成昌明之運。混跡異類。是與民相忤也。因循不振。是與民相狃也。相忤不可用也。相狃亦不可用也。惟輯則精神有以相喻。通天下之志。然後可用。以成天下之務。當艸昧之時。而猛然發此一思。卜世卜年。永賴之矣。

箋云。公劉之去邠。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追逐之故。乃欲全民也。疏云。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傳曰。戚。斧也。釋名云。戚。威也。斧。以斬斷。見者皆威。俱也。

○傳曰：揚鉞也。既云鉞大而釜小，古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鉞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韓詩外傳云：諸侯有德，八錫鉞鉞。

疏義曰：稷子不宿，以太康之時，失殺官，至公劉，實居幽地，蓋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鄭氏以為見迫逐，遷于幽也。傳曰：公劉居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于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疏義曰：幽于漢，屬右扶風，為枸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

詩志 卷之二十

四

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壤，為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太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詩云：邠在岐山之北。

正義曰：公劉至邠，國先相地，居民陟則在嶽，是覆說相原之事。又云：順謂順其為生之事，宜與縣乃宣，乃畝同，謂時耕也。又云：言居民相土，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

傳曰：瑞言有美德，容刀言有武事，固也。然脾昧方造，主親而不尊，荒屯甫滿，國朴而不文，不徒便民之勞，而思有以

作民之望。楊云：溫文而鎮栗，儼然示我以輯和之善，精明而嚴毅，赫然示人以振作之規。玉以象德，而瑞以昭文，刀以示有用，容之以示不用。蔣云：民之神氣未張，而君之神氣先耀，未遑設險于國，而早已設險于身。

說文：瑞，玉之美者。

疏云：此一原也。上既升嶽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之泉處。

前之相大勢也，止為一原，而陟降上下以胥之，後之相形

詩志 卷之二十

五

勢作都也，止為一京，而登高繞水流覽，審視之，始得夫京師之野，儼然一大都會，可為不拔之基耳。周公營洛，卜河朔黎水，又卜泗水東，遷水西，又卜遷水東，從古定都，安民其不苟也如此。

于時處處，于時虛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意象之所經營，有異事，異慮焉。夫與戎為伍之日，而精神宏遠已自如此也。夫陸羽明云：言有所以言，語有所以語，不自今日始也。亦不能自今日止也。但此後則于此地布而集耳。謀謀先，諧而堂構應之，覺創業之精神，宜自今願業經營之外。

筭云。廬舍其實旅。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徒有序也。宿。可止宿。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一市之間。有一廬三宿。姜云。落成而宴享。非以示惠也。爲民酌勞也。厚積而崇食。非以惜費也。哀民失業也。觴政而約法。非以崇體也。示民有禮也。是爲公劉也夫。

卷之二十一

秋官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州境殺禮也公若曰諸大夫寔與予共起艱難毋以口食禮賓客爲也雖然抑亦物力未豐勢自應爾庖人從未嘗以甘具公之一膳器人亦未嘗以奇巧稱公之一薦安所得展之賓筵哉。

王守溪云雖不足諸鼎大之烹要不失需之燕樂亦恍然  
腥魚玄酒汚樽坏飲之遺風矣李小有云王于肥鮮錯列  
金玉雜陳之祭試一還想之歎

陳道寧曰。後世訓儉之說。非所以篤其臣也。公之意若曰。

豕固剛鬣之選也可執以賽可執以祭又何不可執以燕  
黿固河汾之寶也可用爲佩可用爲笙又何不可用爲酌  
况坎爲豕能脩其首隱然萬尊卑之義焉豕水畜其性喜  
雨又隱然萬源流之義焉清爲黿少足和羹宛然有鹽梅  
之義焉黿蔓生其勢曲沃又宛然有本支之義焉王者規  
模意象自是宏遠吾故曰後世訓儉之說非所以篤其臣  
也自是指遷無恙豕絕涉波故邪俗歲亡斷壺  
六帖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  
之分不患不明特患簾遠堂高九關萬里上德下情不相

卷之二十

諸悉。故燕飲之設。主于導和。瓶罍之君。與其臣拔葵斬棘。沐風櫛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枉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狂呼。拔劍繫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不謂禮儀綿棗之日。固能若斯。

呂東萊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



最者糾合爲兵。非長策也。徵歛無法。非定制也。且失吾中國之意。第介在夷服土地。未開無能爲也。公劉之旨。邇于匪居。匪康之念者。亮非一日。今既蓋壘開之功。既極薄長之利。於是井牧可受。而賦法可立矣。

順天則生。逆天則死。匪獨人事。物理亦然。夫日之南多暑。日之北多寒。相之而後可施其調劑之力。泰宜高燥而寒。稔宜下濕而暑。相之而後可參其栽培之權。

觀源泉以相其水勢之順逆。地勢之高下。南東其畝。資蓄洩以備旱潦焉。

詩志

卷之二十

人

考工記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周禮。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衍沃之地。九人而爲井。濕泉之地。九人而爲牧。兩牧而當一井。故必觀源泉以相其地之肥瘠。然後可定井牧以授民。

管子曰。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三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五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十分去四。四則去三。三則去二。

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于澤。觀此可見地之美惡。定于水。

陳氏曰。立國之道。皆貴陽不貴陰。是故以田養民。數以九而取一。以軍衛民。數又以三而成軍。蓋軍陰事也。陰事而陽制之。兩則有對。單則無敵。稽之天有衝。員衝重列。前後之衝三。地有軸。軸單列。前後之衝亦三。三單之制。意蓋倣此。故爲中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爲左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爲右軍之軍。萬二千有奇。無所取之。取諸單也。中動而左右應之。以三成列。中左右俱動而前後應之。以三成三。則

詩志

卷之二十

九

亦井之象也。易言乎其軍也。取諸井里。不外索之辭也。

陳臥龍曰。于一井擇三。于三中選一。一居卒伍。則城郭有干城。二居鄉井。則八家亦有武備。李云。井以分民。民無所匿。其數井以役民。民無所偷其力。而家得推三之一。以爲鋒。况一家擇一正卒。於技必精。而又同井之相援也。致死無二心。若家自爲戰矣。四時大蒐而又做井而置陣也。加奇偶肆應。得形之不败矣。邨臣虎曰。常則入其賦。變則因其資。無軍而有軍之用。合則藉其衆。散則懷其生。有軍而無軍之累。陳云。和睦足以相守。歡順足以相死。夜

戰足以聞聲。盡戰足以相識。無聚軍之名而已。聚無養君之費而已。養。

董子曰。立口軍。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天子地方千里。法三分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間巷街路市官府園圃姜園臺沼祿采。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此奉王家。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各萬三千三百三

詩志 卷之二十

十口。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伯七十里。三分除其一。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子男方五十里。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而立小國。此周制也。

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卒。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今公劉遷于郇。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傳曰。三軍相襲也。王肅云。三軍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正義曰。此發卻在道。

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軍相襲。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

李云。軍之所憂者莫如食。而有成軍之利。無養軍之害者。莫如井田之賦食。徹田爲糧。非以徹法公田所入。爲軍之糧。根自裕于徹法之中也。何也。民各授其私田。卽習兵者。猶然緣南畝也。故兵不起。則民得自蓄其穰。糧民共治其公田。卽習兵者。猶然給公上也。故兵卽起。則民亦無意於裕藏。而什一之賦。可專爲朝覲祭祀賞罰之需。而不復廢于兵戈矣。曰。徹田爲糧。見井田與軍法相表裏云爾。

詩志 卷之二十

陳臥龍曰。八私一公。九一也。非什一也。曰什一者。何以給民。一以供上。一以餉軍。故什取一也。然則徹之法。不盡爲軍。而徹田之糧。亦卽以供三軍之用也。以一井養八人。其力舒。以某井給某軍。其供快。

陳云。古之畝大。今之畝小。周百畝。猶殷之七十畝也。則鳥得不變通之。是故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則度其半于百畝而徹。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則度其倍于百者而徹。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也。則度其二千百者而徹。徹者徹也。徹國與民而合計之。徹兵與農而合計之。徹

地與食與人而合計之

嚴云未章處新張也

釋水云絕流曰亂正義曰水以流為順橫渡則絕其流故為亂

正義曰鍛冶鐵之名非石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為槌質故取之礪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謂取其為礪之石耳鍛礪所用施于斧斤所以利器用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其外為鞠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釋言云鞠窮也謂曲水窮盡之處也

詩志

卷之二十

十一

荆楚亦視融之後也勾吳亦泰伯之後也一時偶居之後厥化于夷公劉避夏之亂窟居西戎西戎之俗依便水草而已而公劉必上下胥原露居不定而已而公劉必營作邑居酋長部落而已而公劉必君宗以統之食獸衣皮弋獵為教而已而公劉必藉千畝定賦定稅雖混迹戎夷自不失中國之意其窟居之以自存也其不失中國之意以自別也意像之所經營超然遠舉卒之混一區宇豈偶然哉

陳大士曰太王之遷也以迫逐公劉之遷非以迫逐也擇

而取之也富庶之後而遷都故其後遂大西戎當黃河之

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利積倉糗糧固然耳古之建國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水泉之

宅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夫定軍賦也取厲鍛也為政有三取材有五誰能去之公劉始遷之時即治及此有備也夫

河酌

詩志

卷之二十

三

序曰消酌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養有道也論詩曰此詩與召誥誡民祈天意同可以饒饒者言天神享之也夫遠水微流何適至此由設祭君子豈樂第易為民父母箋云行潦可以沃酒食之饒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象物左傳潁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雅有行華河酌昭忠信也

陳大士曰酌之專於行潦則其恃者輕若曰有大于此者益甘心焉而已矣注之專于饒饒則其用之者已隘若曰



荷小于此者當徐登焉而已矣

蘇子由曰。流潦水之薄也。然荷抱而注之。則可以饒饒。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

沈無回曰。平淡美之政。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乎。亦可以仇我。民常我歸我息乎。亦可背我。背我則侯王自悟而公不言也。

董子曰。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故傳曰。民之所好。仁之民之

詩志 卷之二十

古

所惡。仁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孔子問居曰。樂以強教之。

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上之聚好去惡也。倚凌厲而出。必疎經。柔順而入。必密。試

觀行潦。平夷卽利導之機。突兀有壅閉之勢。故民遇暴暴

之主而殘。遇慈仁之主而側。人情物理之固然也。因知暴

暴慈仁主心。体而言也。殘與側。則其及人之詞也。其後來

者也。

張云。父母之可瞻可依。非僅以其名而已。惟其不爭勝于民。無取快于民也。苟有勝于民之心。必將爲雷電鬼神之

不可測。而其民且惶顧而靡所之。苟有快于民之心。又將

爲征繕誅求之。不可堪。而其民且重足而不得寧。必豈第

而樂易明開趨向之路。使民有所憑。以往明措底定之域。

使民有所賴。以息故尊而親用之。必渙而萃用之。危而安

用之。勿操不可下以輕民而逞欲。君子事也。

疏云。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

傳曰。鼎。祭器。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鼎。傳云。

濯。滌也。溉。清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滌洗之名。

謂洗之使清潔。

詩志 卷之二十

古

傳曰。餼。餼也。釋言云。餼。餼。稔也。孫炎云。蒸之曰餼。均之

曰餼。說文云。餼。一蒸米也。餼。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

餼。餼必復以水餼之。令飯氣均流也。

先言餼。後言濯。溉所及愈下。陳大士曰。先貴而後賤

者。物之報也。每况之於下。而愈知乎上者。權之微也。是故

王者之於民也。其豈第不能卽及而先有以見其端。而中

者。竟內之象也。竟內者。天下之象也。豈動于其本。受于其

始。而知大澤之將至也。且王者之于民也。其豈第不能盡

知而當有以示其提。罰自上而下。以明無有不罰也。賞自

下而上以明無所不賞也。上言所思。下言所息。而知天下莫不至也。

詩曰：舊以行潦與君子，似乎太褻。吾謂民猶水也。所以載君，可使之遠乎？有登舟之德，則能酌取民情，抱志于下，俾其注心于我，不至迥然相隔。方且仰之爲父母，而攸歸攸堅矣。小荀子曰：民猶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上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猶也。以道德洽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

詩志

卷之二十

其

言民之父母，而繼之以攸歸，終之以攸堅者，何也？堅，息也。謂休息也。誠以民心歸服之後，養宇宙以和平之福，毋紛更多事以勞擾之也。觀卷阿之餘，民勞繼作，知老成之爲慮深矣。

卷阿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臣，故其字从臣。

嚴華谷曰：成周朝吉人雖多，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周公，有明農之謂。將釋天下之重負。康公，成王涉歷尚淺。

任用非人，故作此詩。反覆歌咏，有言之不盡之意。欲王感悟虛心，屈已以求登第之賢，而佐之。

吳繼祚曰：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臣漸謝而小人已伺乎其旁。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乘軸，無以保治。詩側曰：全要得他一種憂盛危明之意。

論詩曰：詰因營洛邑發端，則形勝勢雄，俱王志驕焉。而諷之以永命。永命莫如和民，和民莫如敬德。詩因游卷阿發端，則景和氣淑，俱王心蕩焉。故誨之以彌性。七七莫如任賢。任賢莫如禮恭。詰語莊而盡，使之暢。詩語婉而含，令人

詩志

卷之二十

七

思老臣納誨，苦心千載如見。

書君夷，周公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最不及，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陳大士曰：召公思去，周公留之，爾而後矢鳳凰之歌，荷與盛哉。身相四朝，其造于周豈淺哉。

沈仲容曰：按竹書紀年，成王游于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也。

鄒肇敏曰：來歌者何？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接瑟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感

以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膏樂兮民以寧意者其卽是歟

詩曰善爲學者游舞雩而問崇德脩慝若認定杏壇爲教席是拘儒之見也善納諫者游卷阿而矢任賢彌性若認定金華爲講席是庸臣之識也

泮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等句王肅孫毓俱以爲周公著書名無逸召公戒君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孔毓辨之以爲無逸者心也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爲遠矣俱非也此召公發端之語有無限憂危

詩志 卷之二十

之意在蓋諸臣之達君也必借勤勞爲端以導之達君忠臣之諷君也亦必借閒曠爲端以啟其綱釋故四方之難難當使人主知之四方之寧謐正不妨使人主知之意各有本不可不察也

吳云召公不奪其游也但于賞心快志之時令其勘天倪之局論不去其休也正于景收塵息之後欲其識性命之沉浮意若曰試驗今日之樂果能不爲動搖不爲物轉乎令性則爲元和離性則爲戲豫其浸淫之實不可不思以彌之也

陸羽明曰不有爾身孰爲爾游爾休不有爾性又孰爲爾身召公意在進賢而恐王之未遠察也計莫若迎其愛身之意而徐感動之魏仲雪曰所爲挫彫琢之刃以彌其攻取敬恭默之思以彌其昏散明也自有其術吉人吉士卽其俾之者也

朱傳或曰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周禮小司寇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司會注云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

詩志 卷之二十

馮翼之名非無因自命者也必處于馮之地而後其馮見而後馮之名不虛必授以翼之職而後其翼呈而後翼之發乃肖鼎所以爲調也有鼎而益梅不入焉鼎也與哉瓚所以爲灌也有瓚而黃流別注焉瓚也與哉

呂東萊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寔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跡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宣王之居內者惟云張仲孝友而肅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傳之比皆此意也陳大士曰孝弟之人與登第之貴近亦



與福祿之事應

胡云欲福之道錫極爲先則彌性必要之儀世而始真故又以爲則爲綱期焉

二以字承四有字來見待用者備也下文二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見不以不使不命雖有雖多亦無如何矣

德之多瑕無間容矣儀之不咸亦無間德矣人主之事居高而接遠故但言其光顯者耳

顯昂圭璋自我著者也聞望之令自民見者是即出身

諸志

卷之二十

三

加民之事也劉云說在觀臨之義我惟臨之耳而所與于天下者已多也以所示爲與也四方惟觀我耳而所求于我者已多也以所見爲得也顯昂圭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卽爲四方之綱者何也人必有所得于我而後有以服其心必有以服其心而後可使從吾之所爲彼時吾君聖明也其所施必無不當者也且吾君之所加民者其所自爲也彼之所爲我不可不爲也何也服于其素故也聞之近小臣者志渝近老臣者休肅婦子親則長之媒端士接則糾之恭不知幾範鴈鳩之則而後獲此顯昂也然

非徒養暴也蓋而不露秀而英中過視之又如其溫而理

廉而不齟者矣也。是溫潤之體從琢磨中出者也合而

言之則覺其如圭焉分而言之則覺其如璋焉

箋云人聞之則有善名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行相副

傳曰翩翩衆多也箋曰羽聲也亦與凡鳥也疏云鳳飛則

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如此說與下有情慈意

鳳飛則凡鳥從之故鳳字爲凡鳥與

鳳之亦集愛止亦傳于天就其于飛時而想像之言鳳固

于飛也而亦集亦傳也非翱翔遠舉之終不可致也鳳固

諸志

卷之二十

三

亦集亦傳也而又自于飛也非德飛知還而枳棘之不願也其軒翥借枝之情與是圓不下之狀悠然足以思矣故下文復有羣羣雍雍之咏。徐云儀于虞庭其傳于舜之天耶鳴于周岐其傳于文之天耶有御天之龍何患無傳天之鳳。士則士耳吉何以稱焉失吉無不利否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故泰運之關有吉祥焉。仲興優游時之吉也扶義負仁通社以昭其瑞物之吉也。馮翼孝德炳蔚以著其積士之吉也行修德立得一身氣吉。惟君子命婦于天子得一

國氣吉。婦于天子因婦于庶人。得天下氣。吉即就士之肝。胆。論之亦奇矣。何也。吉故也。轉就士之所引翼而即成。願。昂圭璋。令聞。令望。者。觀之抑又奇矣。何也。吉故也。若抱德。而微以。唯岩。幽士也。非吉士也。即功名而趨以利祿俗人。也。非吉士也。

孫云。王。製。重。熙。累。洽。之。運。以。愈。養。其。和。平。則。不。利。于。有。材。士。而。利。于。有。吉。士。吉。者。鋒。穎。伎。倆。都。無。可。見。祇。覺。羽。可。儀。模。可。範。有。育。物。之。命。培。國。之。元。者。一。種。瑞。氣。隱。七。萃。林。薄。間。也。朱云。從古昭臣道者。曰忠貞。曰直諫。莫不從矯偏。

詩志 卷之二十

濟建之功以命其奇。而上下交孚之世。想所不居。第從感。感無已者。指之爲婦而已。

天子曰婦。庶人亦曰婦。詩人下字極奇。當爲挾出。素云。庶人居節屋之下。而收棧模龍光之寶。以爲婦子。本不號爲。奢。天子坐法宮之上。而討古今間出之彥。以事庶人。尚宜防其繁。必曲身謹伺之。而後可幸無督責耳。吉士。盛。誦。讀。之精神。以逢庶人之頻笑動爲。猶自愜其拙矣。鳳凰鳴于高岡。賢士之生。必于治朝也。梧桐生于朝陽。聖主之興。必于盛世也。王云。于此得奇之象。焉。間出之英。

此宜彼。若訂期于五百。于此又得偶之象。焉。清淑之氣。不先不後。若值美于一時。高云。其鳴也。似婦天子。似婦庶人。不啻宜焉。異孝德之元音。其生也。可網四方。可則四方。恍如作天地百神之物睹。

箋曰。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期而後集。梧桐生。喻明君出也。生于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

釋鳥云。鵬鳳。其雌皇。大戴禮。羽虫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說文。天老云。鳳象。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頸鸞思。

詩志 卷之二十

重

龍文龜背。燕領鷄啄。五色備舉。出東方有道之國。翔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飛則羣鳥從以萬數。韓詩外傳。鳳首帶德。頸揚義。背負仁。心有儀。游必擇所。飢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雌曰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論語摘裏聖曰。鳳有六像。九包。六像。頭像天。目像日。背像月。翼像風。足像地。尾像綽。九包者。口包命。心合度。耳聰達。舌訓伸。彩色光。冠矩州。距銳鉤。音激。

揚腹文戶

五行傳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慮信立白虎授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皆脩致子應也。淮南子云。二皇鳳至於庭。三代鳳至于門。周室鳳至于澤。德彌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呂氏春秋。黃帝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左傳。鳳鳥氏司曆。杜預云。鳳知時。故以名曆官。楊升庵鳳賦曰。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鳳翔而企之。得鳳象之三。鳳集而劇之。得鳳

詩志

卷之二十

五

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象之五。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

釋木云。觀梧。注。今梧桐。埤雅云。梧葉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葉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詩揆考証云。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遶有六葉。從下敷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知九州異君。然則此詩言梧桐生矣。則四海一君。吉人吉士思出而效周之時也。

陸羽明曰。世皆知蒲輪結駟之榮。朝固有命車錫馬之典。故復以車馬諷焉。劉云。亦非無因而舉此也。蓋從卷阿之游。觸目于五路在陳。六飛在御。而不覺愀然念還欲王穆然思耳。

既云華七。葵七。雍七。噉七。則招致之具。固不在區區名器間。而政不外此。以成其玄感也。夫是虛閑者。不然則有辭未。然則有待。而今何如也。且盛世之君。固無俟餘于乘而始敦禮于四方。然物力細。則措置為勞。而今又何如也。六帖曰。有是車馬而善用之。駕御之軌物也。有是車馬而

詩志

卷之二十

五

不善用之。長傲之虛器也。鄒云。夫是車馬也。憚行之丘鳥。每思借以自親。濡翼之榮。亦欲竊以自閭。君子惟無竊之者。亦無借之者。故裕也。試就車馬而想其有思借者可喜也。轉念其有欲竊者可危也。

葉云。不在既其名在既其寔。此庶閑者。經百年之積。非一日之聚也。積于盈而不通。則成弊。君子惡其盈也。物盛則倚衰。無所以用之。君子憂其既也。御士如御馬。員士以作其輻。厚士以植其輔。信士以當其親。忠士以持其軸。相士如相馬。絕塵者以調良。馭斯馳者

以。選材。收伏。極者。以。益。車。拔。沉。埋。者。以。駿。骨。市。  
雲。宮。日。華。七。葉。七。則。自。君。身。之。所。以。自。植。者。言。也。末。章。跌。  
重。此。意。車。庶。多。馬。開。馳。特。就。今。日。來。游。所。見。之。儀。衛。言。之。  
耳。而。此。處。足。以。爲。鳳。皇。之。感。召。乎。哉。其。所。以。華。葉。而。爲。聲。  
應。氣。求。之。神。者。誠。有。難。以。言。盡。者。故。曰。矢。詩。不。多。維。以。選。  
歌。而。已。矣。

唐荆川云。人臣以貴難爲恭。則言之不厭于詳。此多也。人  
臣登一得之愚。則言之常患其畧。此不多也。多者洩于  
言中。而不多者藏于言外。多者能令王聽而不多者且令

詩志

卷之二十

王

王思。第。思。不。思。耳。思。必。不。厭。多。矣。不。厭。多。則。政。不。必。多。  
傳。曰。不。多。多。也。疏。云。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  
煩。多。也。

傳曰。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  
曰。欲。今。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疏義曰。召公三詩之次。以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  
公劉。非有道德。不能愛民。故又作泂酌。欲王之修德行道  
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卷  
阿末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提結之詞。

沈無回曰。按公劉三詩。皆曰戒也。公劉但言締造之艱難  
不言守成之不易。泂酌但言登第之爲民父母。不言父母  
之不可常。卷阿欲成王之彌性。而先之以福祿壽考。喻之  
以鳳皇梧桐。寄排側于揚厲。驚至于寬平。古大臣之所  
謂戒者如是耳。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之于漢文  
帝。陸贄之于唐德宗。言非不切直。而無補于治。帝退而觀  
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反一不加倍。於是知古人之不可及  
也。

詩志

卷之二十

王

秦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今。毛。詩。闕。

陳大士曰。召康公作大雅者三。而附在嘉樂之後。則不敢  
敵公也。周公之謂洛也。儼然天子也。致拒也。二。儼然神  
明也。畢公君陳已退處王城矣。畢與周公。未以敵言之也。  
召公與周公。亦未以敵言之也。斯大雅序之意也。然宣王  
之興也。有召虎之命矣。幽王之亂也。有召公之思矣。與召  
伯勞之之語。若出一揆。何也。召公之後。世有庸于周。而周  
公之後。易世其衰。一也。召公居外。以分陝。棠志之矣。  
而周公居中。以運其功。在輔精微也。未易見焉。二也。

民勞

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時賦欽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姦宄、強凌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說通云、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故亂其詞言。

詩志

卷之二十

三

在同、列寔刺王也。

詩曰、去大奸以成小康。如人病寒、先當却去其邪、後可徐補其元氣、是急則治標之法也。

詩故云、荀墨並稱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公、芮良夫、亦謂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知周室之必敗矣、詭隨卽其人也、理或然與。

賈生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民勞者危之漸也。

沈無回曰、日可、見惟此時爲可、它日將不及可矣、日汔日

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也。

陸羽明曰、除奸者宜先識奸情、始不墮其術中、故反復形容之。

說通曰、無縱詭隨句最重、大抵居高位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人主不察而信之、于是逞其無良之心、肆其惛惛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附固結、遂以縱隨之奸、危虐播于下民、而王國繇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言。

詩志

卷之二十

三

其奸之詭、秘可畏也、所以每章以無縱叮嚀之、言一縱將反爲小人用、大阿倒持、而不可收矣。傳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

正義曰、惡有大小、說隨小惡、無良其次、危虐則大惡也。凡小人之希用、每先以小惡嘗之、消亡不去、浸成江河、萌芽不絕、將尋斧柯、必然之勢也、能于詭隨無縱之、于無良謹之、則危虐安從生哉、故傳曰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張云、虐、顯惡也、虐而濟之以危虐、乃隱矣、危、畏物也、危而至於不畏明、危乃大矣。

焉云國家當大奸已去之後此時害氣除而元氣亦已漸  
索急與更始則生意遂絕而弗藉往七奸一去而國隨以  
斃者不得小康之說也故為四方計必曰緩之緩之者柔  
之也為中國計必曰惠之惠之者能之也黃氏曰霄小  
環據之日則急論機姑以內重之先肯少紓其旦夕羣邪  
既擯之候則急論勢須提全潰之土宇各飲以湛恩

箋云能猶仰也順仰其近者尚書無逸注云能恣也  
說通曰當時非真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云者重其貴故  
往來其詞以誘掖之也正義曰人性貪功聞已先有善

詩志

卷之二十

辛

或將力勉箋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  
虐以濟冠而冠又以戴虐隱惡也故曰惠錢云天地之  
大也為搏為噬不妨直彰其擊若地噬則有雷電之殲帝  
王之仁也使貪使過不嫌明任其瑕若回遘則有四夷之  
進亦惡其隱也

箋餘云以近有德近字下得淡而有味漢唐宋諸君子謀  
去小人意氣太焚結成朋黨令小人得乘其隙一網打盡  
卒成黨綱之禍害貽宗社敬慎二語可不深省陸羽明  
云爾憂縱詭隨先母縱爾身爾欲謹罔極先務謹爾身天

下事尚可為也

陳大士曰詭隨者必不待禮貌而後合大臣以為易與而  
近之今民亦困事已非可以懼矣故為今日計者當一一  
反其前日之所為而乃有自處善救事者不散舉其心術  
之謬與散舉其政迹之非而推而原之以為近有德之人  
當無復慮云爾鄭氏曰主近才則詭詐之人隨以才主  
近智則詭詐之人隨以智而要必不可以為德主倫威則  
隨人之威說為辨主修儀則隨人之儀說為莊而要非所  
以為敬慎且一日不敬慎其去無良僭倣亦能幾何其

詩志

卷之二十

辛

中有微權為奸人在側而日言懲創此必亂之道也  
論詩曰小人未可力排也但無微之而已然欲無縱詭隨  
必自無縱威儀始蓋謹身束己乃可謹束無良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只是把先王紀綱法度逐一整頓起來即如抑  
詩寢與掃洒車馬弓矢都收在威儀縝密上算沒工夫去  
理論小人此去邪上策也

詩歸曰而式弘大註言不可不謹見關係非小後代如陳  
蕃事未成而謀先洩王允功未就而志驕非不忠也而反  
為小人所勝不謹之過也式字宜當規式式字看正道

卽式也。此式定于王。奉于遠邇。而敗于詭隨之手。戎當其任。則式屬于爾。而亦以繩爾。無容開還托之路。戎之式本弘大。不堪預計。奈矣。

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爲惡曰厲。

國無有殘。其詞條。李云。今日之事。一殘局矣。而不思收之。耶。僅殘喘耳。而不思延之也。幹殘可以復榮。而殘及根本。則澤之雨露無敢望也。只求免於斧斤。膚殘可以復愈。而殘及命。則療之藥石。猶緩也。先求免于琢削。民者國之根本。命脉也。殘民以逞。其能國乎。莫謂小安之無所救也。

詩志 卷之二十

幸

正義曰。左傳。楚從公。無適外內。則楚終者。牢固相着之意。非善惡之詞。但施于善則善。施于惡則惡耳。此云楚終。是小人依附比匪。蔓延膠結。莫可誰何。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者也。王女是要他保身無瑕。令小人望之自肅。所謂溫而栗也。卽敬慎威儀一套事。陳大士曰。讀民勞。而知周之遠敝也。成王三世而問水濱也。四世而天下將有有車轍馬跡焉。七世而爲汾矣。民勞矣。說隨作矣。十世而東遷。自四十九年接平隱公之元年。

而入春秋。其王歸。聘也。來聘也。錫命會葬也。求金求車也。其共主也。其陪隸也。而已矣。然則周之爲周。其亡也。最後。而其弱也。最先。

張叔翹曰。卷阿雖盛世之詩。而游歌實康娛之漸。故夫子序詩。卷阿之後。卽繼以民勞。其旨深矣。

陸云。自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

板

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沈無面曰。亦亂其詞。以刺王也。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正義曰。春

詩志 卷之二十

幸

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六帖曰。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國家之患。其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時。上監謗以防民口。下好利而不備難。此是彼非。盈庭誰執。鳴虎之詔。我矣。就通曰。出話四句。已該一篇。形容朝廷之上。剛愎倖進。不通善類。不顧民隱。縱恣妄行。情狀嚴華。谷曰。次章辭輯辭懌。承上出話爲歇來言。察友之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指民于安。奈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從人。故三章言我卽爾謀。聽我罵爾。故四章言匪我言。毫爾用。憂謫。夫善言既不見聽。



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丘  
章言無爲考毗。善人載尸也。想見寮友議論不相和協之  
意。

論詩曰。板板。翼翼。之意。猶今人云。如何。板。住。面。孔。不。帶。些  
笑。意。下。方。難。方。厥。方。虐。方。傍。皆。甚。言。其。板。板。也。

靡聖管也。看得舉世無一人足以介懷。所謂小人而無忌  
憚者也。笑餘云。是指出狎天虐民之根。由蓋聖人畏天  
者也。彼不知有聖。便不知有天。如以管窺天。曰。天小。便生  
許多惡。七。池。七。誰。七。夸。毗。的態度出來。末言曰。明日。且。無。

詩志

卷之二十

三

往非天。原來天是這等樣大的。莫小觀子。

惟人以爲易也。故天不得不濤之以難人。以爲安也。故天  
不得不動之以蹶其徐來不暴卒。乃天之所欲救也。天心  
之仁愛也。每懸其警于將然不然之間。以待人之醒悟。方  
者危詞也。亦幸詞也。

萬曰。周禮。懸法示人曰。憲。爾雅。憲。七。泄。七。制。法。則。也。注  
云。佐與虐政設教令也。疏云。皆惡黨爲制法則也。泄。七  
猶奮。七。競。進。之。意。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制  
法也。而鄭箋亦云。臣乎。女無憲。七。然無奮。七。然爲之制。

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如此始與孟子論泄。七。之義大  
相協矣。而下文辭輯辭。亦似如此。

六帖曰。此所謂辭。非謂號令。乃是廟謨。國計。謀。欲。議。論。所  
謂輯。輯。乃。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忘。形。順。理。和。協。調。劑。之  
意。盧云。甲。可。乙。否。合併以奏。壘。麓。而異。同。不。分。輯。也。恩  
萌。怨。藥。銷。釋。以。入。恬。愉。而。息。氣。不。特。釋。也。吾。就。辭。而。窺。其  
心。則。輯。輯。者。寔。于。直。矣。就。辭。而。核。其。功。則。輯。輯。者。遠。于。猶  
矣。夫。竭。舉。朝。之。怨。惻。精。忱。彙。成。同。寅。協。恭。之。謀。而。恩。膏。何  
患。屯。塞。曹云。民治民莫而後可恃其人心以徐扶其亂。

詩志

卷之二十

三

而返于治。

徐云。卽爾謀。謂就爾身上謀爾也。我言維服。服是着于身  
而不可須臾脫者也。言切也。

傳曰。芻蕘。采薪者。疏云。芻者。飼牛馬之草。蕘者。供燃火  
之薪。

徐曰。泄。七。謂欲灌輸其誠心也。釋訓云。憂無告也。疏云。  
告之彼不受用。卽是無所告耳。左傳曰。舉止高而心  
不固矣。是驕。七。之狀。釋訓云。驕也。  
瘍。鹽。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

其養肉以清養竅。本脾經云。上藥養命以應天。中藥養性以應人。下藥養病以應地。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華實。神石骨肉。

徐玄扈曰。五章以下。詞意漸及于君矣。

疏曰。辭輯辭。則民合而定。夸大毗附。則民愁苦而呻吟。反覆言之。以見治亂之機。寔在于此。

箋云。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彌謗。

傳曰。蔑無資財也。箋云。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歛。空虛無財。

○徐云。喪亂而無所資藉也。

詩志 卷之二十

美

六章乃言導民何也。前云天之方難方。厥即承之曰民治。民莫可見。天無形其難與。厥也。提形見于民也。是一時之民情。大有可畏者。故言天之怒渝。難如此。然仁愛却是本心。其曲彌斯。民以同其。厥。屎之勢易。耳。只人主能懷德。便可寧民。以回天。懷德如何。只一敬而已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說天之牖民易。便是說天之同怒易。不必加出上之化下來。

馮云。八風之節。宣實與八音相應。五行之推移。實與五瑞相符。擊壤之謳吟。可以比於絲竹。山澤之藏樸。可以寶于。

聖王禮樂之器。原于天而因乎性。機本相通者也。故以爲喻。

取象于壤者何。壤者陽氣薰蒸而下萌。民雖結轡未舒而未始無萌蘖也。在雨露之滋也。取象于簞者何。簞如嬰兒啼聲。民雖殊于穉壯而孩提之故自存也。在心誠之求也。萬物生于土。貴從其朔。竹取其自然。不事矯揉。民性于其本來者而順呼之。靡不立應矣。

風俗通云。壤。燒土爲之。白虎通云。壤。坎音也。在十一月。陽氣于黃泉之下。薰蒸而萌。樂書云。平底六孔。水之數。

詩志 卷之二十

老

也。中虛土。斂大之形也。郭璞曰。簞以竹爲之。釋名云。簞。帝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晉志云。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圖虛也。

何以象璋。上似夏物。半死。民未嘗無半塞也。然自未亡其半也。何以象圭。上似春物。初生。民固已全于蒙也。則自無虧于全也。惟玉溫瑩堅貞。不爲燥溼陰陽。而有盈縮曲直之形。民性一定而不移者。似之。蓋剖圭爲二。剖璋爲三。璧已破。不可復完。知已開。不可復塞。屬者未必非蒙之賊。然璋以一準二。圭以二接一。發可鑒。不嫌于分。慮可參。不嫌。

于。錯。庸。者。又。未。始。非。極。之。歸。

漢書云。銅與玉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同歸之物。入世而忘其意。然可往而取之。不必外求也。性命之故。原日接于目前。可以隨在。擣之無用。他待也。益之以聰明。則能其性。益之以才知。則竭其璞。卽益之以理道。亦增其障。于其現在。原足者。擣之而已。無以復益之也。蓋不待于益也。

瓊云。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擣謂物在地上。手舉擣之。

詩志 卷之二十

之

曰維藩維垣。維屏維翰。見可恃而不足恃也。民辟而他無足恃也。雖曰介人維藩。不曰大師維垣。乎大。師先已辟矣。卽令介人起而任藩民之司。亦恐遲而無濟。于事。况載尸者乎。自立辟以導民于辟。而他更無足恃也。雖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不曰懷德維寧。乎懷德者。先反。而自立辟。卽令大邦大宗合而效屏翰之力。亦何益哉。至。宗子亦曰維城而已耳。然其城之壞與不壞。又不關宗子也。

計世泄者。得無謂國家自有寧宇。如藩斯植。如垣斯堅。如屏之持外。如翰之幹內。如城之無復傾也。耶。何言寧之易。不知數者。特維藩維垣。維屏維翰耳。泛論天下之勢。則然。非專屬之物也。故懷德則可以收其益。而寧城壞則反以資敵。而畏是可恃者。在此可畏者。亦卽在此。翁之不達如是。何其不善審天下之勢哉。

陳大士曰。大臣筋力既衰。釋政而任道。所以輔精微也。以大文克衆。不以大武克敵。小民情形既擅。易治而難服。所以明命之所誣受也。操名去人。無不弱。操名從人。無不強。

詩志 卷之二十

弄

人主虞強侯之難制也。于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抑知兄弟甥舅之國。有連帥焉。則天子可弱而不可亡。人主虞世臣之好命也。于是降爲皂隸。而失其官。抑知畢召南散之族。有故家焉。則諸侯可強而不可動。雖然。四者從外而持之也。是未若君身之爲要也。夫周先王之立國也。不盡與子孫以可恃之具。天子之地居其一。諸侯之地居其九。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是故常有兢亡不克終之虞焉。雖然。四者又從疎而持之也。是未若宗子之爲戚也。夫周先王之建邦也。時亦示天下以不易。操之權。異姓之國居。

其少同姓之國居其多使世治則相與輔其理世亂則相與制其命是故常有親比以及之恩焉。  
其德之入人也可不介而自孚又必介於君之側而後可以彈壓一世故曰佖人。意云獨於密勿轉移之地截然落君心之出入而維持大于精神凝翕之微凜然落一世以規型而反側消楊云今日者不然不遠滿朝皆止藩之繩貫七躋七小子為觸藩之難矣。  
不曰眾民而曰大師者勢若聚兵蓋以象懼之也維垣無定屬之詞也編戶井牧之間隱然壁一無形之垣又嘿然

詩志

卷之二十

聖

運一有足之垣惠我師則為我之垣空我師則為他之垣為我之垣誰敢屬耳為他之垣亦莫誰何固垣者維此潰垣者亦維此胡可以勿思。李云其開國脈象地中之有水其資國威象室外之有垣。

上下六語中忽于懷德之下跌重維城誠有見于宗子之權重也。馮云昔先王建侯草昧同姓者五十人在文武垂裕后昆子孫以千億計夫水深者其流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一宗子也其為宗室之賢則胄子猶佖人矣如周召君陳輔亮三世者是也其為天子之左右手則宗藩

亦大師矣如公族公姓擁護神京是也以至吳晉之長迭王齊盟魯衛之衰猶然守禮則小宗而有太邦之衛及夫管蔡之後不廣公卿相武之支勿降氓隸則弱室而有強族之維由斯以談維城之效亦大約可思矣而非懷德孰致之。

周語曰寔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是君臣乖離也昭公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是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賢人之言皆有驗矣。

詩志

卷之二十

聖

向云李世之君有畏而無敬畏者束手于天命之已去敬者懷心于天時之可為。前面管七憲七泄七言七諱七躋七皆是寫其戲豫馳驅不敬之象故末以敬望之所恃以圓板板之天者惟有此着。

唐云天之仁愛至矣不得已故震怒以譴告之不知省故又變異以警懼之一以憤爾之立辟天之不怙君也如此君且得自怙耶一以激爾之懷德天之不絕君也如此君顧忍自絕耶。

天之當敬。非以其怒淪也。豈其怒淪而可不敬與。不敬之心。且不可以當仁。愛奈何。以當怒。且不可以對清寧。奈何。以對淪。唐云。無論戲。諱。馳。驅。非。所以。事。天。彼。以。怒。未。此。以。戲。往。彼。以。變。加。此。以。縱。承。謂。人。情。何。

人見天之無聲無臭。以為漠比者耳。可以不敬。而不知昊天。明也。敬肆之所不能欺也。人又見晦明之迭。殫也。以為天有時不明者耳。可以疎其敬。而不知刻比皆旦也。則明無已時也。可不密其敬與。沈云。且即提明之象也。就明言明。則其明不顯。惟從晦而明耳。目若為一新。則明于。

詩志 卷之二十

聖

且。熹微。覺。為。有。象。耳。孫云。人自以心之積。怠。成。昏。妄。意。天之積。炤。成。疲。故。有。謂。無。道。之。天。如。長。夜。者。似。夢。亡。而。全。未。有。覺。不。然。亦。謂。季。世。之。天。為。將。昏。神。倦。而。覺。半。者。也。詎。知。運。有。朝。夕。境。有。晦。明。而。論。其。監。觀。之。神。固。息。亡。如。初。曙。之。候。

及爾出王。猶分中外之累。及爾游衍。則棲遲晏息之所不能逃矣。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終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一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疏義曰。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于刺。瞻叩召旻。皆云刺幽王。蓋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云傷周室者。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傷及周室耳。

陳大士曰。板。刺厲王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千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一

時事也。托文王。乃不指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托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且所議在勝國。夫在勝國。於是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沈無同曰。託文王。亦以法祖之思。動之。非止以監謗之故。又詩人傷周室之將亡。而寄想于文王之極思也。

首章為怨天之詞。而自解之。隱就目前之亂言。靡不有初。即明德也。鮮克有終。即不明爾德也。見今日之事。非天所為也。下文曰。天降禍德。女與是力。曰。天不滿爾以酒。曰。匪上帝不時。皆承首章意。就殷紂身上咨嗟嘆之。末忽以殷

監一語。微退出鑒股精神來。含情寓意。冷然言外。章法神品。○張叔翹曰。若無水二語。全不見作者托言之意矣。

徐玄扈曰。始尤于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却做出許多蹊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窮。正如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由。非此亦止是直頭布袋耳。又可見文章機軸。正不在多。

章意只在說到末二句。以為歸宿。綠他不肯一向說盡。故推原上。又着推原。文極有姿。有態。萬恒龍以為天生民各有命也。特其命而民匪謫焉。故有初鮮終耳。雖說得好。覺文勢直而無致矣。

詩志 卷之二十一

論詩曰。看來商紂。只坐一昏字。利令智昏者半。酒濁其神者半。嗟乎。嗜酒而至於合官失日。好利而至於衣寶焚身。古今亡國。榜樣定須推紂為真祖。沈無回曰。厲王之惡。畧與紂同。所謂與疾同病者。不可生也。

要識得章中所嘆商紂事。皆是嘆厲王事。須見月忘指說者。每于酒酒內入池林。老成人內入微箕。何與癡人說夢。○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強禦格克在位也。王行修。

微。是德不明。然於中國也。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

道路以目。是侯作侯。侯侯為德也。諸侯不事。是內吳于中國也。淮夷入冠。是單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衛武公之諫。皆不聽。是不用舊曾。是莫聽也。抑戒之荒湛于酒。是酒爾以酒也。桑柔之四牡旌旆。是囑嗜沸羹也。民靡有黎。具禍以盡。亂况斯削。是小大近喪也。當日情事。須先曉得。

箋餘云。未言先咨。想見穆公忠憤鬱勃。叩關無策。觸目唏噓。咄咄作此鬼語。愁絕痛絕。

詩志 卷之二十一

言者謂何曾如此。呼起女與。是力句來。

傳曰。疆禦疆梁。禦善也。指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強梁任威。使氣見善事而抗禦之。定本拈作倍。不自度量。謂已兼倍于人。而自矜伐克勝也。已寔不能。耻于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

與者感而後起之名。力者期而思勉之意。二字俱屬小人說。小人方苦于窺覷之無門。而女以好惡好利者作其興起之緣。則其來也愈若有因。小人唯恐假托之不固。而女以好惡好利者堅其逢迎之勢。則其憑也益若有氣。

不曰賢人而曰義類何也品各有類如黑白陰陽之不可混冬至一陽生耳而其類以漸而進夏至一陰生耳而其類亦以漸而進所爭在類不在多也故不徒曰羣衆倍克不可用也在絕其類也亦不必遽求大智大賢而用之在植其類也義之類自廣秉之而其類伸矣此維衰第一策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快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侯作侯呪之謂也

五行傳引此詩顏師古註曰時無背無側謂不別善惡有

詩

卷之二十一

四

逆背傾側皆不知也○然爾德之所以不明者以無陪貳公卿輔養之耳

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荒淫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初學記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

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酒

禮記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毛傳曰不醉而怒曰吳○孔氏曰西京賦云巨靈吳屬以流河曲則吳者怒而自作氣之貌

沈氏說通曰大抵帝王仁暴不必躬受之然後喜怒生意氣動于中而民應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單及鬼方可畏也○單及鬼方謂蠻夷之國有存窺之勢

鬼方從殷商而言唐高祖紀云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

易卦至剝盡矣繫上九曰碩果不食蓋孤陽獨存便有復生之意舊之義如此書曰人惟求舊此詩曰殷不用舊柳

詩

卷之二十一

五

曰告爾舊止召曼曰不尚有舊見天理人心盡喪而此能僅存祖宗厥命悉斬而此能僅延故老成舊人也典刑舊章也用一亦足以不亡蓋收拾殘局挽回造化非此不可曰雖無老成人甚詞也非真無也曰尚有典刑貴於用也不不用亦方策布者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隱憂深計者之所懼無可憂之形據安旦夕者之所徂故指示之以爲此未有害者待枝葉耳而所先撥者本也不可懼也

詩揆云通詩差實之神結在殷鑒不遠二句然殷鑒是客鮮終是主

抑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矜不失誦以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六

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虞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陳大士曰抑戒予已論矣然竊未安焉大小雅未有諸侯之詩竄其中也賓之初筵抑戒胡以誌也曰賢也春秋記年之書紀叔姬卒卒之公弟叔矜卒卒之賢而于書固體也而詩非然也誌武于衛誌二詩于淇澳固不足為衛重而虞聖章賢哉竄于雅而後一以為刺厲王一以為誌武公一詩而作賢作否也又安在以衛武著教也且賢而

得與二南豈有惡焉即幽風豈宜居變之末也夫天子不賢其詩美于風諸侯賢焉其詩進于雅則道固便于纂者

也即謂效孔子之錄秦誓然費亦諸侯也已在前矣二雅不然即有之亦宜附于何草不黃與召旻之後而皆在宣王之時之前也然則當思其安者曰賓之初筵安知其非序厲王之酷也抑安知非刺厲王之迷也賓之初筵無微也微諸抑而抑非懿也韋昭侯包之言烏足信諸夫懿戒或佚焉吾微諸詩序而已矣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七

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預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然○意者武公入為王卿士時追刺以為獻納者乎

玩篇中辟爾為德用勗蠻方及弗念厥紹敷求先王等語分明是說厲王之事獨諱爾侯度一語著武公身上無疑則是托自警以警王理有然與此詩聽言脩德一語盡之蓋人之一身如堂宇焉其外現



有隅而造就有基。不愧則隅見。靡盈則基成。然聽言又所以脩德。故其基勿壞。即其隅勿毀矣。

論詩曰。大學釋淇澳。以威儀終局。武公作抑戒。反以威儀開端。乃知古人之學。都在寔體驗處。理會下文。謨命猷告。并寢興酒掃車馬戎兵言語一齊都收在威儀上。箒蓋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凡出身加民發邁見遠皆是物也。

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疏云。縣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斯干曰如矢斯棘。

詩志 卷之二十一

是外有廉隅。○觀六章不愧屋漏。知精神全在內方。爲有本學問也。德隅當依箋說是。要人脩德。非望人徒飭威儀。六帖曰。此詩之作。以聽言脩德爲主。欲聽言脩德。必先磨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乃可故曰。虛以受善。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抑抑是謙。遜卑下。含虛中受善之意。與九章溫溫相紹。○詩弋曰。爲基處。即能爲隅。

又曰。辰至也。言哲人之愚。是其盛德容貌。收斂退藏。乃所由以至千道也。惟哲故愚。惟愚益見其哲。老子之若愚。

子之如愚。鳥得與庶人之愚同類。而稱哉。九章哲人順德。是哲人之愚也。愚人謂僇。是庶人之愚也。語意正相紹。

雲窩曰。通詩說脩德。奈何蛇足一道字。況本文只說維人耳。當云莫強于四方之人也。而皆來訓者。則以我之有覺德行。故曰國順而訓之也。○觀首章有德字。下文又提德字。則脩德是此章之旨。當知此說爲安。

覺者。惺然有覺之意。卽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也。人誠能于德體中惺惺不昧。則其一身之動靜語嘿。隱微顯見。皆是此念流出。上無不可以對皇天。下無不可以式萬民。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九

前無不可以配先王。後無不可以示子孫。卽不愧屋漏。覺故也。順德之行。亦覺故也。哲人之夙知小子之夢夢所乎。只在干此。

箋云。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

周禮。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敘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正月布之。至正歲又書而縣之。○疏云。周

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事。餘皆有之。所主異耳。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謨者。實其規模。命者。酌其象貌。猶則自其謨者而謀之。告則以其命者而播之。凡不爲纖屑所拘。牽者。或反爲好大。所迫。促然。謨之訂者。而猶又遠不爲二三所變亂者。或反爲執一。所膠滯。然命之定者。而告又時。此出身加民之事。是有覺之德。行所流而哲。秉之所運也。亦威儀之一端也。○張君一曰。此四方之所以訓。而四國之所以順者乎。夙興夜寐。洒掃庭內。莫作細務。看黃幼玄曰。人之聰也不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十

苦。則不開。而其遠欲以勞。故漸寡人之神也。愈用則愈給。面其享用。以細故益宏。不可不知此道也。○時王長夜之樂。有夙而不待興。夜而未嘗寐者。俾晝作夜。有夙而反始寐。夜而反始興者。故不必欲其如何宵衣旰食也。不必望其如何朝朝繼夕。料度也。夙興焉可也。夜寐焉可也。但適寢興之常。節便可回。弗尚之天心。楊云。皇天弗尚耳。目盡在民。若之何以。諭令也。○劉云。章與則不同。人君舉動不可對人言。則精神不可使人見。兩間。勝之象。於焉北端。若厲精防微之氣。歌爲精靈。而所

以。詔天下之幽憤積嫌者。此矣。

戎。分明指大戎蠻。分明指蠻荆。宣王時。徐狁內侵于北。蠻荆背叛于南。厲王時。亮已有見端者。故詩人早慮之如此。○箋云。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寔。備兵事之起。

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爲中國。七服之外爲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蠻。○禹貢五百里荒服。三百蠻。二百里流。

混沌死而聰明日開。宇宙所以多事。質爾人民。欲其還斯。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十

民于朴也。夫語質於末世亦難矣。然留得一分天真尚葆得一分醇。固得一分知巧。尚省得一分詐僞。爲此詩者。其有江河口下之憂乎。

詩。庸云。人只曉得民易欺。位易縱。不知我后者我仇。至尊者至危也。戒不虞。是于太平無事中。討出一個防微杜漸的念頭來。所謂有備無患也。

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于民。民則以義報之。

愆對人而見者也。愧對已而見者也。人多飾貌欺人。故有愆中之愧。猶少無愆中之愧。轉多。因其不遇有愆之意。而進之以尚不愧于屋漏。欲其表裏如一也。必不愧焉。而其無愆乃真無愆矣。明于此。則不但爾室有屋漏。即對君子亦自有屋漏也。

所謂不愧于屋漏者。其功非擇地而操其幾。非為人而決者也。何必爭顯與不顯。觀與莫觀。有神之與無神。必以為顯而非莫觀。必以為神格而不可度。而後加謹焉。此與糾愆于見君子何異。而必云此者。所以破其獨之見。以杜其

詩集 卷之二十一

自解之端耳。其實不愧於屋漏。總不必問此。蓋見以為屋漏。則見以為不顯。見以為不顯。則見以為莫觀。愧之端定兆于此。故欲其無之。

錢云。我可質顯。何必其于不顯。曰。不顯必其不可以質顯者也。我可共見。何慮乎有見。曰。莫觀必其不可以共見者也。即此是愧。況顯與不顯。觀與不觀。更無定形。曰。顯則顯矣。曰。不顯則不顯矣。云。觀則觀矣。云。莫觀則莫觀矣。皆縣心造者也。無自開念忽之門。陸云。愧根之所從伏。出於予之所獨覺者。機正不在顯也。愧念之所潛消。繇於予之

所獨復者。機亦正不在觀也。分欺分像之關。細莫細於此。處鉅亦莫鉅于此。處。即不顯而無曰不顯。即莫觀而敢云莫觀。

傳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疏曰。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帷。帶注云。幕以布。帷則幕是大帳。幄為小帳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次于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幄而行。禮之有帷幕。皆于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帷則有之。室內可施小帳。漏隱之處。謂西北隅也。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收設饌食。西北隅。屏隱

詩集 卷之二十一

之處。特牲禮尸。設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敢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簋。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設而收饌為幽闇。庶其饗之。然則是闔戶。牖室中無人時也。非闔室之謂。祭未禮。煩易倦。人雖不見。而屋漏有神也。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故曰不可度。○鄭注禮記云。設奠于奧。是謂陰厭。尸既饗之後。收饌于西北隅。是謂陽厭。傳曰。止至也。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篇首云、抑抑威儀、爲德之隅、此云辟爾爲德、俾臧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是欲其脩德以謹儀、正應首二句爲一篇大結局、下文皆餘意耳。

鮮不爲則、對爲民之則看、要得收局、語、陳伯玉曰、所謂還德體于無競也、四方有不爲訓耶、復德几于有覺也、四國有不爲順耶、皆而不愚、自化庶人之戾、惠于庶民、自得萬民之承。

曹允大曰、天下事、反証之而其情自得、卽投我而我必報者、可以知我施、而人無不應者矣。○顧云、吾何必廣舉君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五

德之應、而曰居高而倡、其和必遠、但試平擬一桃、一李之薄、設爲彼投、此報之、常以觀感應之必然。

笑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寔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疏云、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緝之絲、猶言訓之以學、兩意互相足。○程明道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

攷工記、弓人爲弓、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棣次之、檟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几相幹、欬赤黑而

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疏云、手拂示事、庶其睹之、而悟也、面命提耳、庶其志而不忘。○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若追咎其未知之故云耳。○曹忍生云、民字不虛下、是於手拂耳提之外、又借此爲棒喝也、見盈是德之所去、倘其靡盈、凡民皆能有成矣、蓋豪傑之知雖多、一盈、則聰明有必窮之路、民之知寧有幾可靡盈、則一隙有大受之根、盈之不可有也如是。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五

疏云、借曰未知、與王更有所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而昏耄矣、然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是耄則無智也。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爾雅之訓、率曰述也、亦爲自也、此當從自。

疏云、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天心仁愛、故先以意示、不可不急思以回之也。

說通曰、言誨者之憂危、則聞者不得不動、述喪亂之無日、則聞者不得不懼、皆迫切之旨。

桑柔

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箋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論詩曰此詩若直捷言之當云去榮夷公則亂止如漢卜式曰烹弘羊乃雨綠監謗之辭芮伯世臣欲抑不能欲直不敢故把征役者之苦詞說起五章始微逗序爵二字又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七

把仕進者之苦衷演說七章方沾考相二字又把良人不順反覆較論十一章乃寔指貪人二字來無非爲厲王援榮夷公作相故耳前後語氣若斷若續不倫不次須于言外會其苦衷

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圖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案時事如此則所謂民之貪亂罔極回通者可想見而將采其劉景象亦凄然在目矣凡此皆王任用榮夷

公輩以忍心爲民不利迫致之耳故此詩於序爵用人處三致意焉

國語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通爲民者宣之使言王弗聽國人莫敢出言是非顛倒舉措失宜則不知所從適取舍一國之人若狂矣○此詩云載胥及溺俾民卒狂民之貪亂民之罔極回通未戾等句萃函民情危如累卵與召公川壅而潰傷人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七

必多同一懷婉所謂聖人瞻言百里者此也忠臣憂國共有極思如此

詩按曰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苑也苑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此詩曰苑彼桑柔其下侯甸見非若松栢之茂未幾而衰焉者也幽厲之世詩人有同慨如此○舊以首二句作追思盛時說

二三四章舊以爲征役者之怨詞當時道路以目怨則有之言則誰敢愚以爲是芮伯探一時所障之民情而代宣

之使。王知。其敢。言。之。人。心。可。悲。可。憫。而。可。畏。如。此。不。可。不。深。慮。其。或。清。也。如。鄭。俠。繪。流。民。圖。以。獻。意。彼。是。繪。象。此。是。繪。情。

疏云。用兵本欲除亂。不得當反以生亂。

厲王非能殘伐四國。而云靡國不民者。何。疏正義曰。王既不能平亂。則諸國諸侯。強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故無國而不見殘滅也。

箋云。災餘曰燼。疏曰。言其時民衆死多于生。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爲餘滅燼耳。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太

箋云。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

劉云。世亂不足憂。以有撥亂者在也。惟至朋黨之論。與轉以。亂。亂之名。歸之撥亂者。而亂遂不可復救。此則大可憂者耳。故別白之。王云。君子者。指之。隨。不得止。可。駕。罪。於。競。罪。之。顯。事。不。得。止。可。旁。議。其。心。

李云。競始于道義之不深也。忠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恕不足以寡尤。而人人與之爲敵。豈君子而有此。沈無回曰。競猶治世也。立亂則人情委頓。而不復競矣。競猶與小人相持也。小人當路。則正氣摧落。而無所用。競。

愚意當時用事者。以小人而冒君子之稱。以欺其上。故言從未有君子持世。而使朝端別生門戶。別開景。際。者。君子自然無競。有競。豈其君子乎。故下以序爵。誨之。定維。實。有。維。持。調。護。之。心。也。

梗。水。上。浮。木。壅。水。者。也。民。情。洶。洶。因。有。所。壅。障。而。然。厲。王。弭。謗。是。壅。而。障。之。者。也。

曹云。人主最不宜有圖天下之志。而又昧天下之機。聞有不爲天下而誤天下者矣。未聞爲天下而誤天下者也。庸醫。誤。人。自。古。志。之。朱。氏。詩。故。以。茲。爲。茲。密。自。私。與。下。宜。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尤

獻相反。

陳云。天下有大勢。邊。隔。非。根。本。之。地。有。大。機。氣。運。特。人。事。之。致。故。孔。棘。在。我。圍。而。憂。之。當。在。朝。廷。斯。類。在。國。步。而。憂。之。當。在。人。品。

就天下以晉天下。是揚湯以止沸也。用小人以防小人是抱薪以救火也。阮高賢於下僚。課崇功于卑秩。是一杯以當與薪也。惟以甄別清仕路。一洗蒼薪之氣。是救焚上策。慎勿迂曲突而遺焦爛之咎矣。

六七章。舊謂君子不惟不安于朝。亦不安于野。甚無味。愚。

意降此處賊二句。是比體言小人之害民也。上章言誨諭序爵此二章則言賢人隱退。蓋賊內訌見其爵之顛倒如此下章則追本其不能序也。

李云。爲天下者。無使天下有量。力之民勢重於力斯有量者。○李少文曰。民既有心。誰無肝膽。雖深喪亂之憂。而忠君愛國之懷。未泯于天下。吾見抗慨而志奮庸。方自視爲能達感憤而思底定。又自期于必達。卒之當局忽易爲旁觀。忠臣忽激爲智士。遇不酬志。柰之何哉。誰使之至此也。徐云。肅心肅字。猶俾子靖之靖字。謂欲整肅此乾坤也。

詩志

卷之二十一

須知賢者所資所好。原不在稼穡代食。曰維實維好。不獲已之詞也。李少文曰。義不行于堂陛。而咏王之風。歌帝之力。猶足明一日之綱常。憂莫焉于藏廟而耕君之土。食君之毛。聊以寄終身之感慨。

笑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宋氏曰。什以官爲寓。工以肆爲依。而農則以田爲宅。故禾者是家焉。服官者棄有餘貨。則奢。經商者棄有奇貨。則侯。而力農者戶無贏糧。則儉。故禾者必貴焉。

嚴華谷曰。好是稼穡。言當重農也。凡治功曰力。謂力加

於民者。使之代耕而食。言當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爲貴。而不可輕食。以代耕者。蓋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

笑云。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蓋我王所恃而立者。謂重華爲害。五穀盡病。

李云。疣贅於身。人必憎之。人贅于世。天必憎之。爭財而無餘。利人滿而贅矣。天不能給從之荒。而敗其羣。爭所而無餘。處土滿而贅矣。天不能容從之荒。以殫其命。蓋醫不專注一家。天視王爲贅統矣。以一人爲升黜。必以百姓爲芻狗。優鬼因貶宗之漸也。曆雖彈平八百。天視時爲贅年矣。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幸

其守府之謂多。故其焚穀之畧盡。斬杜是擠。濟之績也。少則爲天所憐。多則爲天所厭。其數則然也。憂國者以爲大威。

天下國家之變。惟大力者足以回之。蓋持權則有力。無權則無力。有力者不念無力者念之。其何能濟。此忠臣憂勤之懷也。

序爵得言考相。何也。君序相。相序官。而爵無不序者矣。○陳云。設相以爲天下。非以爲天子。則擇相亦不以天子。而以天下。故天子非能置相也。能爲衆人置相而已。

侯云所乘者以見以意而不以心。則愛憎橫換而難破心者。虛湛之衡也。秉心而宜猶焉。則中無成見。工替狂愚俱足。補四日四聰之不及。秉心而宜猶焉。則中有定鑑。片誠單詞。又皆不能消宸謨。廟算之權衡。歷試諸艱。曰考呂東萊曰。善惡出于天下之同然者。曉然易見。不順之君。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為善。乃自使之善耳。其肺腑不與人同。不可曉解。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家金大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傳曰。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楊云。以別有之肺腑。為自獨之俾。藏於是一相進。百小人盤據其間。一相昏。百小人媒孽其側。不肯留一隙為貞民却步之場矣。百里瞻近。非喻遠也。象人不言。聖人獨言。非無因也。蓋瞻而後言者也。象人未瞻。故不能言。聖人已瞻。故不得不言。非迂談也。近在百里。聞事耳。如國步之斯頻。我困之孔棘。執熱之欲然。戴胥之必渴。皆情形之瞭然者也。聖人豈以

不可見者。驚愚哉。故未瞻。母寧無言。聖人之抱慮于長也。已瞻。尤當徐言。聖人之養機于微也。若論聖人之前知。豈百里所能限者。

使聖人而有權。則瞻之而不必言。自默施補救之力。惟聖人而無權。則瞻之不能不言。用以啟當事之迷。聖人無他肺腑者也。故能瞻也。聖人有肅心者也。故不容已於言也。聖人又稼穡之是。循進退之維谷者也。故亦徒瞻之徒言之也。

縱觀斯世。自有肺腸。若無良心矣。不啻以穀朝無良友矣。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寧為茶毒。野無良民矣。逢天俾怒。時無良辰矣。欲挽無良之世。非良人不可。蓋其孩心。如初可以培植。發之。厥真性未壞。可以回降喪之天。在下為良人。在官則為良臣。當此之世。而不求之。則亦稼穡維寶耳。即求之而弗迪。而達正維谷耳。豈其非此者。盡求盡達。維此可弗求。弗迪乎。弗求弗迪。于良人何損。獨為貪亂之民惜耳。蘇老泉曰。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怨棄其身。亂與茶毒。非民之本性。今反貪之安。屬之中。有大不得已而



甘心出此耳。人只知民性之反常而不知其情有大可憫者。

疏云：茶、苦、藥、毒者，皆惡物，故以比惡行。

傳曰：類善也。箋云：類等災也。疏曰：敗類，謂敗其朝廷等類。○愚謂類是醜類，民之貪亂，寧為茶毒，皆貪人所致，便是敗類。

陸羽明曰：人品易淆，而亦易辨者也。蓋漫求其良，人人自命曰良，漫言不順，人人詆人不順，然其道各不可假也。夫蹈善則庸，夫化為端良處，垢則中材可入，汗辱是良人不

辭志

卷之二十一

五

順積所繇而成也。明潔之地，必不利貪邪。卑汙之途，必不便方正。是良人不順，即所繇而分也。官人者，不待深求而

其道已曉然矣。奈何去此取彼。

人之嘉穀，即人之良心。故以良為人，必以穀為式。言雖甚辨，心雖無他，不足悉也。必以作為為斷，蓋嘉穀何以廷獻而動知味之良，穀穀可以宜民而溥飲食之味，終不以上之不貴穀而易以糠粃，不以下之不被穀而棄其穎粟。此其故何也？茶、藥、毒則美利暢穉，深則生意培其性固然也。

曹氏曰：人不宜為深人，更不宜于鄙人中稱為深人。奈何不自愛，品格中有此。夫曰征，亦已明明作為于外矣。而胡云中中者為其征之，所以而若不欲人見者也。諱之也。夫既有可諱之肝膽，則必無可洗濯之肝膽。而中者垢矣。夫中之極，必愈蒙而為垢，垢之極，必愈藏而為中。而亦惟征之極，則愈掩而為中，愈積而為垢，情深也。又皆穢臭不堪之情，貌厚也。又皆塗炭難甘之貌，視式穀者為何如，而難別乎。

詩中形容小人曰：怨心曰中垢，曰不順，曰善背，曰盜冠，曰

辭志

卷之二十一

五

善言，不一詞。然王用榮夷公專利，當以貪人二字為主。惟貪故諸惡畢集也。

傳曰：類善也。箋云：等夷也。疏云：謂朝廷等類。愚謂類是醜類，民之貪亂，寧為茶毒，皆貪人所致，亦便是敗類。富廣肆言之，蓋並不飭，則賄敗公行。休毫析于一人，則廉耻喪于天下。民不羞奴庸，士不羞滑稽，官不羞勾奪，君不羞驕淫。善者以陷害而敗之，不肖者以變化而敗之。夫貪本以日汚也，而禍至於敗類貪之不可縱也如是。夫無語而呻吟，無對而談言，醉者之狀如是。故自誦其言者

如之。晏深慮極者。每有此景。卽下所謂惇肥也。墨子曰。逐臣則暗。遠臣則喑。意亦類此。

末三章爲告僚友之詞。因王倚爲腹心。故嗟此人而嘆之。蓋斥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自見也。又或者因王不能序爵。轉望小人之自替云耳。○非我族類。而呼爲朋友者何。笑云。親而切磋之也。

徐筆洞曰。予豈不知而作。當以下二章意推之。謂豈不知爾之中垢。而作此歌也。時弋亦獲。謂我言時有刺爾中局者。來赫與下善言應。○以前刺王之意已畢。此三章復就詩末。

卷之二十一

三

小人窮搜之。是文之餘波處。舊以予豈不知三句。是望其聽言。不知此詩是刺王用小人。豈反望小人聽言。靖亂之事。斷非中垢敗類者所可企也。觀末二章口氣。亦不倫。○笑云。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所行如是。猶鳥獸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旣往復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

笑云。口拒人謂之赫。疏云。張口噴怒之貌。

天下真小人不足畏。可畏者惟偽君子耳。背而托之諒。故曰善背。晉而托之諒。故亦曰善背。盜欺人之不見者。冠而

以盜爲之。皆是。小人之奸。饒處所謂中垢也。以此上疊惡其主。中交搆其臣。下漁獵其民。以致天變人怒。不可救藥。此致亂之本。亦小人後身之秘密。以爲莫予觀也。故前曰予豈不知。後一二直切言之。而終之曰。旣作爾歌。見其能述主目。而不能逃君子之視。有令其爽然汗下。無以自容者。○前雖生厲階。是問。此數戰字。是答。

小人亦非故爲不利子民也。求自利也。墨子云。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

卷之二十一

三

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國。天下之亂。物此

陳大士曰。古今之亂。未有如周之亟者也。數十傳積德而興。七世而遂亂。故以柔柔爲此。諸侯蠶食之矣。周之于物。柔瓜也。柔也。瓜甘美而善潰。柔盛而柔周以忠厚立國。而尚文。歸馬放牛。祖宗貽謀。卽能延其世也。然遂數傳而不。嗚呼。柔之道。固不利遠也哉。

雲漢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嘉於王德、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徐云、此詩仍叔體王意而言之也。或王授其意、令示羣臣以共救之情。

笑云、仍叔周大夫也、疏義曰、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仍氏、叔字也、故知大夫也。

皇甫謐云、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釋天云、仍饑爲薦、時積旱五年、故曰饑饉薦臻。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

詩志 卷之二十一

无

言其心也、無其心焉、有是功哉。

詩七曰、此零祭之章、零者何、吁也、其吁何、吁嗟求雨之意也、關口王曰、於乎、便見斯義矣、但周禮龍見而零、是于建巳之月、爲百穀祈甘雨、未早、恐旱、故語多稱美化、工此因早而零、與春秋書零二十有一同、故多切責旁皇之詞、先事者其情緩、當事者其情急也。○朱云、曰蟲蟲、曰赫赫、炎曰赫赫、曰不可推、不可沮、曰瘳、曰鞠、曰疾、皆旱也、曰舉曰卒、曰宗、曰孔、曰風、曰不莫、曰昭、曰假、皆零也、故言旱則零見矣、言零則旱見矣、而加之以王曰於乎之一言、以是爲零。

詞也、故詩存而王者之迹未盡也。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稱人、旱暵共其雩、敝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湯之旱、桀之烈也、而湯必剪髮爲牲、六事自責、宜之旱、幽之烈也、而宜亦必反躬自責、自疑自問、而不敢諉、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何其哀矜、徘徊不能自巳乎、其所以弭災急病、全在牲醴玉帛之外、陳大士曰、宣王於是乎知本矣、是宜中興有恤民之心。

商早、太史占曰、當以人禱、人即巳也、後穆公遂思暴虐暴

詩志 卷之二十一

无

巫以他代、已不滋虐乎、至縣子教以徙市、若自喪者然、今宣王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胡寧忍予、曰寧俾我遇曰胡寧瘖我、以早率皆反躬自咎、疑慮自巳有以致之、其於以人禱之旨、其庶幾乎。

楊泉物理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惟其爲水之精、將雨而兆先見焉、故望其候。○疏云、以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視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

何辜今之人、與寧丁我躬、俱有二義、一以爲大亂之後、不

堪復有此。是悲憫之詞。一以為今當我身。何以有此。是自咎之詞。下文靡有孑遺。承悲憫之意。言之寧俾我遇是承自咎之意。言之。沈無回曰。予一人有罪。何辜今之人。傳曰。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鄭司農注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是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禋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雩。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詩志

卷之二十一

手

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詩訓云。某神合用某牲某璧。某牲某璧合祀某神。必如典禮。靡有愛者。既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遺者。

孔疏曰。天地五帝。常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五方各用其方色之牲。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

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以祀山川。

董子繁露曰。王者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江氏曰。夫春脩允治。則饑。秋興震治。則禁。冬興離治。則洩。夏興坎治。則電。蓋無一不與君應者也。而况其早之甚也。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圭

車云。始萬物者本乎帝。窮則反其本。生同民者祖乎稷。痛則呼其祖。且凶荒之神。權不能勝天。祖宗之靈。德素足以格天。故方自郊而旋徂官。非時而舉之。有不容已者。

疏云。奠謂置之于地。瘞謂埋之于土。天言奠其禮。見瘞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

地曰瘞瘞。

箋云。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病也。疏云。其意言死者已歿。存者又饑。○君以民為兆民之靡有孑遺。是天意將不遺我也。故曰則不我遺。

雲窩云人主以天下之得所爲所天下皆在赫赫炎炎之境民失所則我無所矣。疏云命者人所稟受之度大者衆多之詞。

箋云百辟卿士零祀所及者疏云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

月令仲夏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傳曰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疏曰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曰父母以民乞也曰先祖以已乞也

疏云必知先祖爲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立七廟親廟西非受命立功不足備祈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

說者曰魘不列祀典又歲因殺以爲常故稍乘權輒大肆慘虐焉何不爲增特祠以稍殺其焰不知禳災於賊災之鬼如揖盜而求免也加禮于不禮之神如對仇而強顏也獨不則叢藉神于人三日而叢七日而叢枯乎故宣王維號呼于吳天上帝群公先正以驅馘之所以他日於四夷之反側也務勤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師而必不以議和議款遺中國羞中興之樂已見端於此矣

旱魃爲虐猶水灾云馮典作楚也按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洞中即死

旱灾消○山海經黃帝攻蚩尤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

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

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文字指歸云女媧禿無髮國家遇災而索鬼神原變禮也苟怠緩之咎積于平時而

欲以遑遑之狀得于倉卒必不幾矣追維平日祈報之常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祭豈其不夙而莫哉曰孔夙不莫曰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是。自反。自疑之詞意若曰此外豈別有罪謹乎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

天宗方社亦隨祈而舉是農初耕即祈稼始納即祈故

曰孔夙不莫○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

宗追言平日之常祭不怠自反之詞

六帖云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鉤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

相聯屬也

何謂散無殺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疏云此言殺禮

穆尼。

盛云。小民困控於所司。所司困控于其正。至庶正復何控乎。故鞠哉庶正也。百官之職分。而合於其長。衆長之職又分。而合于冢宰。則冢宰又何分乎。故疾哉冢宰也。要之庶正以王之鞠爲鞠。百執事亦以庶正之鞠爲鞠。冢宰以王之疾爲疾。凡臣僕亦以冢宰之疾爲疾。鞠莫鞠于王。疾莫疾于王也。

前言祀事之徧至。陳其積忱。孔夙不莫。又陳其宿忱。前陳其一人之孤忱。末二章又陳其羣臣之衆忱。以爲不鑒於

詩志

卷之二十一

青

此或鑒于彼。無非多方爲祈求計也。

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故曰庶正。

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一曰除盜賊。注云。饑饉盜賊多。

不可不除。左傳。無道之國。困凶加兵。則兵不得廢。師氏

掌其近王之兵。故令馳之。

白虎通曰。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盡味。一穀不升。微

鵜鷃。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圓

獸。典禮曰。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注云。不祭肺。則不

殺。

何求爲我。以戾庶正。意若曰。亮盡瘁之忠。欲以戾余一人

臣之情也。然當此之時。我之戾我。自求之。不敢稍諉諸庶

正。論熟及之休。有以戾乎庶正。我之責也。然事至今日。庶

正之戾。幸自各求焉。我亦窘于無術。必懷同患相救之心。

而其情始迫。亦惟懷各自爲計之心。而其志始衰。庶乎天

之厭素予者。或以庶正而動。未可知也。

篇末三言瞻卬昊天。性復旁皇。神情悽絕。

董子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

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者。

詩志

卷之二十一

重

何也。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太其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

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貶傷貴。逆節也。故

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疆禦

也。今宣王畏威懼禍。或呼后稷。或呼上帝。或呼羣公。先正

或呼父母先祖。有畏懼而不敢有執望。有號籲而不敢有

期。必亦凜于尊之壓卑。亦有拜請而無敢有加之義也。

詩補云。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

卹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

憂是弃本而備末也。不知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敝。有不可得而爲者。爲所恃以格天者。獨有此方寸耳。非如後世徒脩文具已也。

解頤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脩。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

魯申公詩說。以雲漢崧高蒸民。韓奕江漢常武。爲大正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三六

續曰。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朝會。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崧高

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美申伯焉。何休云。無土建國曰封。有土加之曰褒。

徐士彰曰。申伯之先。封於申。李三山所謂申侯爵。以其爲方伯。故謂之申伯。是也。後入朝爲王卿士。至是則出而改封于謝。彭廬陵所謂加地進律是也。○漢地理志。

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

詩庸曰。因親紹封。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未封以前。宣四方蕃四國。以爲周之輪。既封以後。保南土。採萬邦。亦爲周良輪。而元舅之親。繞一言及之。見王之所以殷勤錫命。祖饒華行者。非只爲展親而已也。

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摘。摘功德也。風俗通云。摘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天子巡狩其下。摘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三六

故謂之嶽。○說苑云。五嶽能大布雲雨。爲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德施博大。故視三公也。

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丘爲中嶽。風俗通云。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西方華山。者。萬物變于西方也。北方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有常也。中央嵩者。高也。○馮嗣宗云。按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

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衡山在湖廣衡州府。恒山在直隸真定府。嵩山在河南河南府。南嶽諸書或云衡山。或云霍山。其寔衡霍一也。直隸廬州府六安州亦有霍山。即天柱山。漢武南巡。以衡嶽遠阻。乃移嶽神于此。而祀焉。其後因得衡山之名。郭僕即以此爲南嶽。非也。說者謂唐虞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據禹貢。嵩高山爲外方。至周相洛營都。其時遂有五嶽。四嶽九鎮。卽有五嶽之祭。開口不原其親。而原其生。不著其親。而著其賢。蓋申伯之賢。生于天。豈親故之所能掩。申伯之賢。同于甫。又豈待親。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故而後顯甫侯之賢也。而非親也。則申伯之生之賢之同于甫也。又何必不親也。此並舉意也。嵩嶽自周天子時。巡而祭告之。其神已不自用。而爲昭代用。故常應運而鍾靈。以顯其瑞焉。穆王髦荒。則生一仁厚之甫侯佐之。宣王中興。則生一文武之申伯佐之。

傳曰。堯之時。美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疏云。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以夏時贖罪之刑訓之。夏贖刑。卽今尚書呂刑篇是也。孔安國云。

目侯後爲甫侯

皋之爲神也。四維賴以鎮焉。萬靈賴以潤焉。則其神之鍾于人。而功用亦有以肖之。當國步斯頻。我周孔棘之後。王靈之彈壓雖大。不有以蕃之。而苞桑未必其永固。值旱魃爲虐。鴻雁甫集之餘。黍苗之膏雨雖深。不有以宜之。而解澤未必其速周。中興之烈。論功當居首功。論賞當受上賞。今日之封。詎曰不立。

陸羽明云。我申伯蕃四國。宜四方。而總以翰周室。根此精忱。恢此志局。竭此才力。殉此忠勤。疊疊乎申伯也。彼幸遇

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肺腑之親。而勉思豎立至此。則王臣當何人不勸此其功可念也。王誠得東建之辟。而盡知策勵。若此。則公家有何事不舉。此其式可表也。於是職則討舊緒。壞則啟新封。凡在南方諸國。遂儼然令一申伯往式之。以酌前勞也。亦以責後效也。

房都西北。南上一帶。僻處。爲當全盛之際。必無跋扈之虞。處中衰之後。保無巨測之虞。則爲此一方。樹表不容已也。故紹封有厚望焉。非申伯是私矣。沈無回曰。謝近于荆。荆與徐連。舊常表裏。爲江淮之患。謝居荆。徐要衝。申伯當



以文武才爲一方保障也。此詩人言外之意。其遺而期之。一則曰南土是式。再則曰式是南邦。三則曰南土之保。諄諄之意。天子爲此一方慮深矣。

正義曰。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改邑因于謝。取其便。宜下言我國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于南方。申伯原居南國。故卽使之式。南國原守南土。故仍使之保南土耳。然則南國是式。便是續先世之事。登是南邦。便是世執其功。不必別解。

曰南國是式。曰文武是憲。指今日命爲州牧言。大宗伯云。

詩志

卷之二十一

早

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箋云。庸功也。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疏云。大國可起發其功。尤欲使之彰顯也。微土田。如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

襄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皋。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小司徒注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蓋觀其地之肥磽爲等級。以授民。而豫定其賦。

祝也。

疏云。私對公言。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有司敬云。主人降。獻私人。注。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

箋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疏義曰。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伯異姓而得賜此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彰異數也。

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此爲正

詩志

卷之二十一

早

禮明上章異數爲私恩。

王云。諸侯無寶。天子之賜履皆其寶。遺黎皆其寶。而尤用籍手元圭。柔順信直。殊可珍也。庶幾合瑞有惟謹之思焉。當共帶礪爲瑞。惜矣。朴雅敦懿。稍足存也。庶幾執玉有捧盈之意。當同謝人領顧愛矣。義取養人。非無穀璧之錫爵。以子則錫之。義取安民。非無蒲璧之可錫。爵以男則錫之。爾非其等也。輯瑞有五。吾維是取其大者。使爾秉此介圭。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

傳因之說者以為申伯辟王而行豈不可笑

萬曰王此時省岐周而申伯為卿與王同在于岐周詩通曰疑受命文王之廟以行也

按地與岐周最在西北稍東則為郇又東則為鵠而謝又在鵠之東南王自岐周餞于郇復還南經鵠而後入謝若徑從鵠入謝則道不經郇矣

微土疆謂正其疆界令申伯至國時無四隣爭擾之煩也蓋舊疆新封獎乎易起故豫令正之前只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既告成又復命以此事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庸圭以爲大子常圭是以侯伯而受上公之制指九寸之桓圭言鄭箋以為是尺有二寸之鎮圭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愚以為二說俱未安不如止作其所應受七寸之信圭為安介者寶者鋪張之詞耳不必着相餘筆月曰在近言申伯往國在近也即有客宿宿之意箋曰近辟也辟如彼記之子之記六帖云近古文其字从走从刀誤作斤遂為近耳箋所謂辟者語詞也朱

句各為一事不相屬

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少曰委多曰積

傳曰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徒行者御車者箋曰暉卑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歸在南土輸在周邦六帖曰周邦咸喜此立言之法也即南土之人喜可知也箋云周偏也申伯入謝偏邦內皆喜

箋餘云周室東遷之禍成于犬戎而雲縣于申申定周之逆賊也豈不辱良翰二字

王舅之賢之功未著故隱表其賢與功王舅之賢之功已著則舅之親又何必隱也異數之錫惟舅之故榮行之禮惟舅之故亦何必不言舅也王曰王舅同人亦曰王之元舅夫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更何必隱也

棟之用費矯而採之法貴徐譬之採木為未不矯之則木不曲直不徐施則必折傷故柔惠且直者當焉大臣之樹表一方也豈徒以懋力為功哉名譽之播宜皆

國之風聲。聲之所傳。所謂國于蕃。四方于宜者。此也。謂王績之學世。執其功者。此也。所謂我存良翰。文武是者。此也。勿以尋常。開譽目之。

時說。惟以贈申伯。故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下句。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今以為樂。疏云。今以為樂。使常歌之。以自規戒。今人相與。動以謔言。相誦耳。美不忌規。古之道也。時說以今人之意言詩。鄭氏以古人之意言詩。以詩為法。故取此。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周

王應麟曰。晉謝成申。其篤于母家也。美焉。刺焉。宜王親親。平王忌仇也。漢思澤侯表曰。帝舅。綠大雅申伯之義。彼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傷。王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漢政。亦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貴也。平買。唐亡於楊國忠。相。貴也。子。馬王新安胡氏曰。松高與蔡苗相表裏。苗不通。召伯管謝。功。松高。則。苗。有。送。申伯。美。申伯。美。述。正。命。故雅。有。小。不。同。事。

陳大士曰。松高蔡民。韓奕皆詩人。作以。送。請。侯。者。也。當。宜。

王之興也。諸侯效官焉。然錫予亦甚矣。且。駸駸乎有外重內輕之勢。三君之德。豈誠足當詩人之稱。而極口譽之也。

吉甫召伯。厥父亦烏知乎其非與主也哉。不再傳而申伯遂召犬戎。仲山甫在乎否乎。乃不得班于劉卷。王子虎矣。韓侯伯百夷。而馬四匹。盧弓矢千。則胡以錫文侯也。惟不能。扞王于艱也。故知三詩之所稱。皆過也。城謝城。齊城。韓皆天子命侯以監之。宣王以前可知也。無何而入春秋。齊之伯也。城邢城楚丘城綠陵。獨城邢為美。然皆專也。晉之伯也。城虎牢城杞城成周。獨城周無議。然其專者多矣。世

詩志

卷之二十一

聖

變之日甚。而王室之弱為已速。可慨哉。

詩志二十一卷終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二

海陽范王孫輯著

烝民

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德中興焉。和云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強僭繼世不孫天子裂土啟封烝自己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於彘是畿內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况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宜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夫子刪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

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一

王之時與此不合他無可考。疏云仲山甫樊侯也樊在東都畿內。

詩爲仲山甫城齊送也而前數章懸空將上天厚生之意與山甫生平德業發如許議論曰保天子保王躬補衮事一人與城齊之役若不相涉也者而未只用式造其歸仲山甫永慎以慰其心三句冷冷點綴收之而一時行者之心送者之意俱悠然可想其可謂穆如清風也已章法神品。

以如是之山甫卽令其日夕左右天子吾知亦必有慷慨然

於懷者况遠役乎尹吉甫有以窺其微而先本天意以鄭重言之隨悉其功名德業之集以闕切言之似乎此山甫不可一刻不與天子俱者不與天子俱非天意亦非山甫意也語似鋪張贊美意愈曲體冷挑古人僚友之間其相知之深而相愛之篤也如此夫。篇中當重保茲天子天子是若王躬是保王之喉舌事一人補衮等句見山甫爲天子倚賴之二人不宜外遣勿拘德職盡職之說失輕重。

箋云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二

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

疏正義曰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已五性本于五行也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六情配于六氣也何謂五行本于五行禮記之說云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何謂六情配于六氣服虔左傳注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陰樂生于明是也言人之性情共稟于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是從山甫之德漸說到職上去賦政

于外四方爰發是又從山甫之職漸說到盡職上去脉若珠聯相續不斷而說者心概然以其章爲德其章爲職其章爲盡職固矣夫今人之爲詩也

天之生人無偏鑄之性剛柔合焉者也但君德體乾而用剛臣德體坤而用柔其體之用之此中有學問存焉非或生而剛或生而柔之謂也其分數天若準量而施所謂則也故乘乾者光明下濟用廣夫愷悌之美而剛始善法坤者利貞微行兼妙夫正直之用而柔始嘉出之者殊而協則均也山甫之德之能以柔見也非天也人也山甫之德

詩志

卷之二十二

王

之柔而嘉維則也性也亦學也時文動稱天生天子以剛德生山甫以柔德濟之非是夫君德當剛而或柔臣德當柔而或剛當剛而或過于剛當柔而或過于柔皆其不足於學問之故天不任受咎也故山甫之令而翼也式而力也人皆知此爲入則處而不知亦其體柔處重言則字而以柔爲天之所生而畧之僅說得山甫精神學問之半耳如止於仁止于敬非文王不能爲人君則仁爲人臣則敬亦非文王不能也

德則懿德則卽物則山甫亦無以異于烝民也但民秉之

而或遺之而山甫永秉之民好之而或厭之而山甫永好之見以爲山甫之德山甫之則耳若尋常性命之外別立一程限以赴之雖神聖亦不能合可見無常人之性命斷無聖賢之學問無聖賢之學問亦斷無大臣之丰裁異其是形容小心之狀蓋體柔之地原無多而凜則之思亦偏細吾之柔將欲致于朝廷之上柔之則將欲著于宇宙之中以粗心入之必不能專氣以致柔以恣心乘之亦何能在在而合則所謂舉德卽以此心舉之補衆職業亦皆從此中流出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四

式者証之古以印夫性者也亦開夫已以範乎世者也力者所以負德而措之躬者也亦所以著德而接之於世者也故式古之極可以自我作古而定天下之式力儀之極其羽可儀而立天下之儀不學無術卽不遵于式而固陋之中亦無以致君子道而成其爲卑伊周之盛業德隅不飭卽不愆于儀而聖範未著亦無以表至治而暨其重紳端拱之丰裁

抱朴子云味淡則加之以鹽滂溢則增水而減火若之說也雪賦云旣因方而爲圭亦遇員而成璧賦之義也○不

爭善勝。不言善應。乾道何嘗不柔。合于則故。若鼓之斯起。觸之斯通。物情何者。非柔調于則故歟。三章要見中外遠近俱少。不得山甫之意。王既命之矣。則任有專寄。山甫既受王之命矣。則職有重司。不得以瑣務分其神也。

王之躬是。哀海之精神。於此分榮分瘁者也。三十世之血脉。幾遇此躬。八百載之天心。幾斬此躬。保之者防其疾也。韓嬰子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倉廩積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腐。則眼不作。無使府庫充寔。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相通。則隔不作。上材下恤。則言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不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才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謠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便是保王躬處。不然。徒據此中枯外。壅者爲躬難云。保矣。爲王之喉使。呼吸必靈。而結轡不中于膏肓。爲王之舌使。絲綸有序。而興戎不勝于出口。○鼎

來云。內降不已。分啟倖門。則喉舌之內。紅也。上委累擬于閣臣。閣臣又委之私人。則喉舌之外。漬也。此寸許地。容得幾多翻弄。一絲不接。命永訖矣。何忍言。何忍言。

上有所偶。倖則叩關而請。中有所廢。格則排健而陳。理有所督。拂則內降。可還意有所難。回則補牘。可奏。是之謂出納王命。不然。與一奉行文書吏何異。

徐云。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老攜幼。老羸癯疾者。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姜云。國家之患。莫大乎上有作而下不應。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六

故施政者。貴先有以聳動其精神。而使之發。發如元氣一布。百昌便有欣動之脈。又如雷霆。忽震萬物。各有怒生之勢。

既明之明。卽上明之之明。大凡明決過人者。審於世物。多暗于處已。每致羅禍。山甫既明邦國之若否。且哲以保其身。然保身者。多趨利避害。不顧其君。而山甫哲以保身矣。未始解於事君。其智可及也。其愚又不可及也。三者勢若相反。而山甫能相足其事。所以爲賢說者。謂保身是不失身。非遠害之謂。此意當留在夙夜匪解。內講不宜一口說。

盡

匪解解字如字讀勿作懈蓋其勉之義有莫解之懷忠臣  
之用心如此使之得效其忠則匪解之情舒使之不得效  
其忠則匪解之情鬱後面之每懷永懷皆從此匪解中來  
者也

寡弱吞聲豪強逞志共和以前紛如矣不茹柔不吐剛其  
山甫佐天子中興大作用乎亦者亦自己也已德柔嘉維  
則故取人亦適中則非意氣之爲也小心翼翼中所主持  
者微矣胡云以調變補天地之所不及相道也而操縱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七

之所及習氣爲之一變悉民盡在一則中矣

能舉天下之至重者必先能舉天下之至輕者也蓋重者  
易舉輕者難舉如毛之喻幾進于聲臭俱無之際清虛微  
妙無可着力處于無可着力者能着力焉則天下更何有  
能窮吾之力者山甫未便至此而諫理已淵到

王伯厚曰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大原  
則仲山甫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惟號文公諫不藉  
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嘆舉德  
以脩身使有兩舉德者焉可以相資而助舉德以致君使

有兩舉德者焉亦可以夾輔而助維仲山甫舉之故愛莫  
助之

雲窩云須知是言褒貶非言君心褒被于王躬者補褒正  
所謂王躬是保也格心之說非是山甫亦未能及此

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王躬是保言其所不容  
已者惟是爲兢兢耳奔走之材非其所務曰維仲山甫柔  
不茹剛不吐惟仲山甫舉之惟仲山甫補之見一時同列  
又無可代庖者也以如是之山甫而忽出祖云徂何往乎  
及問其往不遇命之城彼東方耳則向者之王命又將誰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八

諉乎回恩堂陛能無有所不及而繫念不忘者此其所以  
每懷也此其所以永懷也

笑云祖者將行祀較之祭其祭設于國門外是出門  
而後祖祭故曰出祖又名道曾子問道而出是也祭畢  
送者爲飲餞乃出宿明日始取道必出宿者示必行也  
詳見生民篇

張叔翹曰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之作詩  
子以慰山甫亦所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願出  
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而大臣逮役間疎之漸識漸如

吉甫者安得不深致意哉。歸之語其旨深矣。山甫屢諫王是役也。未必非厭薄而外遣之也。山甫之永懷。或亦由此。

諷王卽所以慰山甫也。何也。山甫有懷莫達。憐可知矣。吉甫于篇末自評其詩曰。穆如清風。風取其能動物也。以此詩而傳之。堂皇之上。其所以披拂而感入者。必深披拂而感入者。深而山甫之懷可慰矣。鍾伯敬曰。誦者頌也。詩隸于雅。而題之曰頌。又取從容漸被。有合于風人之旨。而曰風。則風雅頌一之矣。古人詩以言志。其自得處。不嫌自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九

賞自定。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呼鳴山甫不自賞。自定。而誰賞誰定哉。

齊爲東方重鎮。天子或欲托重于密勿臣。而大臣瞻懷君側。情自不能已。知已又從而慰藉之。如此蕭疎叙述。亦好。

韓奕

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宜也。能錫命諸侯。疏云。不言韓侯者。見所錫命非一國。故變言諸侯以廣之。說通云。盡復小雅。乃復見此氣象。

韓武之穆也。長茲北國。控夷夏喉嚨。與建侯內地者異。周

自穆王以來。荒服者不至。而梁山一帶。蔽天下之半。不共。不球。匪朝。伊。夕。聖天子一旦奮焉。討舊服而整頓之。北門

領鑰。亦惟是藩鎮韓是賴。其入覲之役。承新寵也。昭舊職也。于家爲孝。于國爲忠。于其位爲始。詩人于其拜命也。爲歌韓奕之篇。以華其行。遂取王命冠之篇首。而以折衝之任。諄訓焉。今試取其詩而讀之。見君臣之義焉。見祖孫之美焉。見朋友之情焉。見夫婦之樂焉。而其所最著者。見華夷之嚴焉。一時中興雅事如此。

申伯出封。爲甥舅言別之初。故體恤綢繆之情。重韓侯嗣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十

服爲君臣遇合之始。故勉戒期望之意多。

疏云。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故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今在左馮翊夏陽之西北。漢于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而梁山在馮翊郡焉。

厲王之時。北道不通久矣。曰有倬其道。便見四海來同之象。

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于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未受命以前。在本國亦服士服。不獨入見爲然。

韓邊侯也。內有職外。有職。今日始事也。慎厥終。惟其始。故韓不庭方。乃續祖。靖位中第一義。自盡職以樹百變之表。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士

曰。韓末章脩城壑。明畝籍。謹貢獻。皆自盡職事。則皆韓不庭方事。

劉云。韓如木之有幹。不庭方。若豐枝然。幹弱則凌其上矣。幹強則賴其下矣。幹如版之有幹。不庭方。若崩土然。幹傾則跌其外矣。幹植則範其內矣。

何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先王五服之訓。載在盟府。不可改也。

在曰。以佐戎辟。則凡脩意脩言。威讓文告。聖天子自有令甲。

徐云。首二章一時事而受命命賜是二事。故各推本而再言入朝。每章各發一義也。或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大誤。

駁異義云。朝。通名。秋之言覲。馬融云。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覲。冬。賈逵以爲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是也。正義曰。韓雖在北。爲西偏。故當秋覲。

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既覲。則王班而復之。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珪。冒之。珪與圭合。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士

則無僞。

張云。諸侯繼世之初。覲王也。以士而返國。則君夫士而君之。則凡所以辨等威。昭物采者。尤必籍太府之成憲。以新一時之耳目。故天朝錫予。於是乎特重。

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上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而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車建有旂。無所取之。取其明也。竿首有章。無所取之。取其表也。交龍與鳥羽。青輝所以聲。蛇豕之觀。而攝犬羊之繩。者有如此。錫車前有弗。無所取之。取其蔽也。轎下有銜。無所取之。取其駕也。方文與雜羽。交俱映。所以清境外之塵。而不辱中朝之色者。有如此。錫玄衮者何。續千衣。用以昭命數也。赤舄者何。履而納。用以爲行戒也。所以察王命而飭侯度者。有如此。錫一馬也。而鉤之而鑲之一式也。而固之而象之一轡也。而垂之而撻之。所以式王度。無質厥命。無仍固陋。以委戎落之取者。有如此。錫故乘是車。駕是馬。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七

服是服。當穆然念祖。考肅然念天子。而毅然念庭方也。傳曰。綏大綏也。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是也。注。綏當爲綏。有虞氏之旌旗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賁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鹿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註施于竿首者。以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箋云。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少儀云。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注。良綏。君綏也。以采綵爲之。

中後中車。玉路錫樊纁。金路鈞樊纁。注云。金路無錫。有鈞。

蓋玉路非賜臣之器。此言鈞。庸必金路也。而得用錫者。或特賜之。使得施于金路也。傳曰。軹。軹中也。考工記。與人爲車。參分車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揀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參分軹圓。去一以爲式圓。儀禮記作轡。周禮作祺。玉藻云。君羔黼虎韍。大夫齋車鹿辟豹韍。朝車士齋車鹿辟豹韍。巾車王之喪車。木車犬祺。漆車豹韍。○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傳曰。厄。鳥鵠也。韓子云。鯁似鰐。漁人持之手。鰐似鵠。婦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十四

人拾之。筐利之所在。皆爲責諸。○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繩撻之。往往者。言非一處。箋云。既覲而返。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疏云。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供。饒贈皆承王命。人臣無私交。○以薦酒。則工歌鹿鳴之什。三。以薦綏。則工歌魚麗之什。六。以薦饌。則工歌秋葉之什。四。期之重。則不得不重其行。重其行。則不得不重其禮。說文。壺。見。吾。閭。器也。掌客云。上公壺四十。夫人致禮八壺。侯伯三十二。夫人致禮八壺。子男二十四。夫人致禮

六壺、燕禮及大射、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圓壺、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又云、尊壺者面其鼻、

天官隄人云、筍菹雁醢、筍菹魚醢、○筍、謂云、竹初種、根食土而下、求乎母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

樂記云、大路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觀禮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燕胥者、韓侯一人不足稱、箋云、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

俞曰、昔先王有觀禮以親邦國、而又有嘉禮以親萬民、異事也、未聞並舉一時、而夫婦之倫、乃得借君臣而增重者、故于韓侯觀其盛云、

王氏曰、韓侯取妻、亦何預于王政、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所卑、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宜王任賢使能、然後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靈具備、光顯如此、所謂邦之榮懷也、

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

因以號之、

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飭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嫁之盛、其意在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韓侯顧之、即婚禮所謂曲顧男下女也、傳曰、顧之、曲顧道義也、疏義曰、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

傳曰、姑、顯父姓、疏云、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姑、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六

嘗攷諸地輿、大江以南、多川澤之封、大河以北、多平原之野、此間地高、非澤國、得水、則一奇勝云、

韓奕誦而秦物章、碩人歌而齊產具、非徒侈之也、獻其貌皮、赤豹黃黑、亦因以為九州之史焉、

陳云、天子恐韓侯不知封國所由、則無以作其忠、不知世業所在、則無以教之、孝故追本言之、

按韓城、東有宜陽、西有涇水、南有成卒、北有陘山、

孔氏曰、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之先、武王子、其封當在成王時、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

是爲韓萬故晉有大夫韓氏

續承新命。利用因。祖因百變。侯因祖。因有三義。因業而榮。因俗而治。因時而運。無百變何以有韓。無先祖之受命。何以有今日。此因業而效也。犬羊蛇豕之性。向背何常。則此中經畧朝廷。不制爾以便宜。此因俗而治也。去來服舍之權。操縱有法。則此際統承祖宗。不拘爾以株守。此因時而運也。舉從前餘不庭方。續我祖考。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如許期望。總收在因之一字內。因之義大矣哉。○韓伯爵也。故曰伯。

韓志

卷之二十二

七

晉君求曰。戎狄之性。合欲其分。故追自爲追。猶自爲猶。各君長其部落。而後可以離其交通。不軌之謀。分又欲其合。故追統之韓。猶統之韓。均屬于方伯。而後可以消其僭強。難敵之氣。

箋云。其後追也。猶也。爲獵狝所逼。稍稍東遷。

李云。北地斥鹵。風高則城易摧。塵塵則流易塞。北地磽瘠。力疲難服於吟。戶耗誰登于版。

既曰餘不庭方。則脩治脩貢。非徒自守盡職爲也。卽以風示遠人。使知不必逐水草以爲居。不必恃射獵以爲業。不

得倚跳梁而忌貢享也。

程氏曰。彼皮豹熊。乘農隙而得之。亦與輸賦而並將焉。意若曰。白狼河北。豈乏秘玩。特以三者桀驁橫逞之尤也。皆得爲天子制縛而寢處之。况有貪如狼。狼如羊。其敢不惕息奔命也乎。

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

黃氏蠡測曰。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爲贅物。其詩曰。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可知矣。宣王側身修行。振舉精明。一洗衰頹之跡。遵文武之道而復之。故封申伯。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六

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弘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小序于崧高。則曰能建國親諸侯。于韓奕。則曰能錫命諸侯。可謂深于詩者矣。

林少穎曰。宣王時。北有獫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焉。夫四隅而防其三。有幾出于不備之方。

江漢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振亂命召公平淮夷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凌盛遂分遷淮岱新居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疏云當淮之南北皆有夷陳傳良曰江漢之許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也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則魯僖所伐當是淮北之夷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九

詩作於功成之後故畧於叙經營詳于叙褒賞是宜中興君不愆文武之業臣不怠召公之功

禹貢導淮自桐栢東入于海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疏義云淮在江北與江漢相去絕遠夷在淮南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乃北行徇之也

疏云旌旗無事則納之於後曰來求是已至淮也兵至境而期戰遂出車建旗○未至靜治忽已至奮揚淮夷來饋將驚其從天降矣

馮云徂一隅爲成筭則智短控四方之形勢聚而用之一隅規画乃大

陳大士曰淮夷書伐而不書戰已服也滅淮夷之罪也四方書經營而不書伐權在穆公也美大臣之得體也○羽書不告捷而告成人臣無功之可言若曰不敢敗厥事云耳

詩志

卷之二十二

十

彭氏說下四句正其告辭疏亦曰與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倪鴻寶曰大臣戡亂不似壯士振纓從疆場起見而從王國起見者也又不似忠臣畢命從報主之心起見而從王心起見者也蓋封疆之臣每不可衡功于台輔至召虎而一之矣

詩弋甲經營者勞神明以爲用不恃戰伐爲功是能爲國家造福爲士卒惜命者召虎蓋仁知之將其用武時已自以文德濟之不獨功成後而始以文德爲四國乞靈也劉云先王立徹之法原予民以生全之業而聚天下勇力

之。夫。盡。緣。於。南。畝。所。以。不。至。動。念。于。背。限。而。遂。血。氣。以。生。也。自。淮。夷。煽。禍。民。盡。釋。本。業。而。事。兵。革。從。逆。節。以。求。生。耳。故。山。川。深。險。之。處。開。之。爲。田。平。其。地。險。使。之。無。所。恃。盜。賊。遊。情。之。衆。驅。之。爲。農。靜。其。殺。機。使。之。有。所。治。而。猶。有。衡。行。者。乎。此。則。建。極。于。民。錫。極。自。上。之。道。也。且。也。借。徹。法。以。示。端。以。見。吾。之。無。所。不。及。因。以。明。吾。力。之。所。有。餘。則。更。其。隱。焉。者。矣。

朱曰。來。極。于。王。國。者。一。則。示。以。無。外。之。觀。而。覆。以。同。制。使。之。知。所。親。一。則。示。以。不。易。之。模。而。煥。以。新。裁。使。之。知。所。尊。

詩

卷之二十二

主

夫。民。亦。何。常。之。有。以。中。夏。齊。魯。待。之。彼。將。中。夏。齊。魯。自。待。矣。

辨。土。均。有。九。等。在。協。土。宜。有。十。二。壤。在。制。地。征。有。五。物。在。飲。財。賄。有。九。賦。在。此。皆。其。可。取。爲。極。者。也。

疆。理。必。至。于。海。者。何。聞。之。斥。渙。之。民。以。海。爲。田。散。則。易。出。沒。于。波。濤。聚。則。易。哨。處。于。海。角。所。深。慮。者。正。在。邊。海。一。帶。耳。無。生。業。故。民。亦。爲。盜。有。本。務。則。盜。亦。爲。民。故。向。也。佩。牛。佩。犢。今。必。使。之。賣。劍。賣。刀。人。以。爲。此。經。營。之。終。也。我。以。爲。特。經。營。之。始。且。以。爲。至。于。海。而。窮。也。而。不。知。至。於。海。而。急。

當。其。期。功。也。不。敢。徒。以。忠。勵。之。而。欲。其。以。孝。成。及。其。奏。績。也。又。不。敢。徒。以。孝。諉。之。而。必。思。以。忠。報。聖。王。之。待。臣。如。此。有。不。感。憤。而。益。勵。也。哉。

疏云。穆。公。康。公。之。十。六。世。孫。

錫。社。之。詔。若。曰。以。爾。勲。在。鍾。鼎。爲。世。圭。璋。赤。券。丹。符。無。忝。盟。冊。是。用。錫。爾。圭。瓚。爾。前。徽。克。著。舊。德。是。思。爾。彼。明。馨。光。於。爾。祖。是。用。錫。爾。秬。鬯。一。卣。爾。高。明。位。列。磐。石。依。然。若。礪。之。九。音。苗。裔。是。用。錫。爾。山。爾。分。茅。不。改。賜。履。如。故。保。釐。既。效。式。廓。宜。增。是。用。錫。爾。土。爾。三。壤。是。則。九。序。惟。勲。念。彼。

詩

卷之二十二

主

矜。人。濟。之。中。澤。是。用。錫。爾。田。

春。官。甸。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孫。毓。云。鬱。是。草。名。金。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鬯。傳。以。鬯。爲。香。草。非。是。○。按。春。官。甸。人。掌。秬。鬯。甸。人。掌。和。鬱。鬯。以。寔。奠。而。陳。之。則。鬯。當。在。奠。而。此。詩。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在。奠。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也。○。孫。炎。云。尊。鬱。爲。上。鬯。爲。下。卣。居。中。

王。制。云。三。公。一。命。侯。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

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

我周立功。平有功德。後惟虎一人。則酬功于世功之門。王無二命。然則召公是似。自召祖命等句。詩人亦隱見今日之奏功者。爲功臣之後云耳。

謝疊山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錫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宣王之賞。是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功。必能盡忠竭力。以報宣王之德矣。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有此意。

陳云。賞從其功。王之所勸忠也。固當使爲人臣者咸知之。報從其祖。王之所勸孝也。固當使爲人後者咸知之。故對揚王休。作召公考焉。

廟器者。銘天子之命者也。令聞者。銘天子之心者也。必其精神可銘。而後口碑勸之。

宣王自此而後。伐戎料民。不可以言也矣。詩人有以嘿窺其微。故曰。令聞不已。曰矢其文德。是當快意處。思以急挽。

之當國。厥民瘼。未受傷。時思以嘿培之也。○陳大士曰。祖

宗一代之制。其爲大體也。守之以強。而易以爲治。及其既敝。然後變其小節以矯之。而苟寢失其初。天下將有狹小。前人之議。帝王萬古之治。其爲仁厚也。不可以振。而足以自存。慮其不立。然後取其剛克以輔之。而苟求逞其志。天下將有如不終日之思。

矢即弓矢。矢字。王方以弧矢威天下。公若曰。其以文德矢乎。夫君有君之的。臣有臣之的。父有父之的。子有子之的。皆文德也。皆可懸之爲鵠。而引天下以入于彀中者也。然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非若武事之可寄。輜鈴于將師。已必從皇輿審固而定。以不爽中正之衡。操機而動。以妙運巧力之施。可一發而中。同然之志。再發而貫。膜理之密。三發而入。夢寐之微。四國有不淪洽也哉。○四國散辭。此字指淮矣。

劉云。推王之意。似不以已之賁予爲足。厚者推虎之意。似不獨以立功爲忠者。上下之情。均有溢焉者矣。

陳大士曰。商之高宗。周之宣王。皆以兵起。宜王北却獫狁。東征徐淮。南征荆楚。其征徐。賁其不來庭耳。非有溢名上掩之事。淮當復然。楚之僭王也。自熊通始。實當平王之三

十年，即幽王之世無有也。其伐之，猶伐徐淮而已矣。然萊  
世入小雅，而江漢常武入大雅何也？夫宣王命將出師，王  
靈丕振，一傳而為卿，即召曼。其於變為已速矣。使宣王之  
後，第以中主繼之，猶不失作元成也。幽王豈有真焉？瞻甲  
之言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召曼伋伋以思召公，使召  
虎、南仲、程伯諸人而在國，未可量也。今若此焉，悲夫。

###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箋餘云：赫赫濯濯在一時，王猶允塞在平日。其武常也，非  
變也。猶前篇文德云耳。

詩測曰：按淮南之役，命一召虎而止，此乃自將，自將未已，  
又必正副之將，張皇若此何也？周起岐豐，僻在西隅，距淮  
徐最遠，其從化也則後。其倡亂也則先。成王初年，淮夷同  
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周  
之費經理於此，不為不勤。成康沒，周道衰，夷厲以來，夷益  
不守，則徐之無周，其積玩也。宜王赫然中興，一伐獫狁，再

伐獫狁，三平淮南，庶幾乎一伸中國之氣，而養爾之徐。尚  
背叛如故，其為四方累，豈小小哉？倘非出之全力，期于  
蕩平，何以成終善後而稱極治？故不難屈萬乘之尊，躬夷  
蕞之遠，正副之將，必諄諄焉。誠永逸之策，長治之圖也。常  
武其三代之盛舉哉。

玉庵云：徐，贏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陳  
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附於徐，曰徐  
方者，兼徐淮而言。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詩測曰：此詩制勝之畧，全在率彼淮浦，鋪敦淮濟二句。夫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伐徐何以率淮，徐北淮南，其勢相倚，故一徐倡亂，每每並  
興。則然者，固徐夷出沒之地，常通逃藏匿以為亂藪者也。  
王師來自西北，若惟直搗順攻，不為東南壅截之計，彼不  
難于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拒者。故命將之時，即已  
定策于淮，而師之所至，不曰鋪敦淮武，則曰截彼淮浦，彼  
徐夷者，勢不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哉。此所以為  
王猷之允塞也。

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  
尤顯。



箋云。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疏云。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天子六軍。而亦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徐儼曰。此本伐淮。北而曰惠南國者。自西周而視之。也。淮。北對淮南而言。非在周之北。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周禮內史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尹氏。卽內史也。疏云。當是尹吉甫。

箋云。軍禮司馬掌其戒誓。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主

戒誓。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帝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

詩測以爲率彼淮浦。是定策誓師之詞。後鋪敘淮濱。方是至淮浦耳。猶非是此。蓋先命休父。以一軍從東南要邀之。而天子大軍從西北下。兩軍會合於淮濱。故曰鋪敘然則。省此徐土。是欲其預察此方之形勢。地利以定進止之宜。不留不處。謂迅速出其不意。毋遲回以誤軍機也。惟先有休父軍之不留不處。故大軍自可舒徐而行。不至潦倒損

威嚴矣。

前篇不曰伐而曰經營。此不曰伐而曰省。正體統之詞也。其正體統者何。以王靈臨小醜。非對壘之敵也。若曰。吾經營此四方云耳。天子巡視此徐。方云耳。春秋河陽。稱狩。義亦類此。

孫子云。兵貴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利國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董子云。陽常居實位而行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故陰夏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主

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兵亦陰類。不留不處。亦弗使得爲陽之意也。

三事。箋云。三農之事。周禮。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註曰。三農。上原下隰平地也。朱子曰。上中下農。夫也。或又以爲指三時之事言。兵出于農。師老于外。則農廢於兵之內。又師之所在。荆棘生焉。三事就緒。當兼王曰與徐上說。

箋云。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疏云。舒安嫌其解緩。敖遊。故云。

潼關之役。其宗進擊渡河。諸軍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如雷如霆。釋駭震驚。亦類此。

箋云。釋當作驛。傳遽之驛。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丹鉛總錄云。驛主于騎。言馬也。駟主于傳。言車也。字書。馬通曰。置。步通曰。郵。

鋪救淮濱。截彼淮浦。是奪彼負隅之勢。而先斷其右臂。曰天子之所。則彼徐方者。亦何能復越淮逃匿。如向之出沒。巨測也哉。下章方即其濕征者。而形容言之。

袁云。振數百年之積衰。而出之以全盛。天子銳為英斷。三

詩志

卷之二十二

无

公六卿銳為贊決。材官良家子弟。又銳為買勇。而兵象自不同矣。楊云。脫兕離疾。而我不以之形兵。為其勢將搏也。決水雖橫。而我不以之形兵。為其積易竭也。拔山雖勇。而我不以之形兵。為其苞先動也。滅沒雖奇。而我不以之形兵。為其流失序也。天下有前規飛輪者。無有哉。有尺量江漢者。無有哉。有氣撼山苞者。無有哉。有手挽川流者。無有哉。王必以全爭於天下。軍形亦全應焉。

傳曰。疾如飛。擊如輪。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輪。其中豪俊也。疏云。鳥飛已迅疾。輪又疾于飛。若鷹鵠

之類。擊擊泉鳥者也。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不取其流。

末忽推開。前而自將一段威靈。而只於王猶上歸功。見中興事業自有其本。允者在天地為四時。在物情為金石。塞者在五行為山谷。在六府為土穀。王者取以為平日。與衰撥亂。側身脩行之本。亦稍游其緒。以貞吉于師中。而式固于邊陲。故將之能不嫌用疑。用虛。而王之猶。自主允主塞。是正以運奇。順以行險。而攝人在師旅臣外矣。允塞。即四塞之國塞字。允言其猶之真誠無偽。塞言其猶之完固無隙。

詩志

卷之二十二

手

徐方今日來矣。同矣。然不自今日也。當其王猶允塞。已既來既同也。既者。雖未見端。無可越逸之詞也。

邠嶂山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夷。迹其成功。較之齊桓晉悼。大陘而屈完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公私大小雖或不同。然直中策耳。而詩人美其允塞之猷。若納之于舞干苗格。因墨崇降之律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此也。

一武事耳。臨衝之言文。牧野之言武。健而已。而常武之言宜。何其甚也。有不必盡其辭者。也有不得不盡其辭者也。

盛世之與中興。氣象固自瞭然矣。

曹允大曰。太原之料。將毋猶有濯征之雄心歟。不一傳。而歌南山。歌十月。卽此皇父尹氏之世。其官者也。盛也勃焉。而衰也忽焉。赫赫明明。豈可恃乎哉。

嚴云。淮夷去岐豐最遠。難服。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其叛者屢矣。至厲王而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再命方叔。伐荆蠻。其後召公平淮南之夷。又自將以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而後底定。定而後四方平也。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宜。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三

王大雅之末也。

韜云。召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冑。遠問荒裔。不可爲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名篇。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厭于夏。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之末。致諷規之詞。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

瞻印

序曰。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即語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詩作于九年以後。首二章。

即萃一駭象也。中窮其亂本以告之後。指危亡之象以惕之。夫抱切女以號令天下。奉美人之教。授刑餘之柄。視祖宗之親賢。違奸刑于寡妻者。辱極矣。故終之曰。無忝皇祖。愧之也。曰式救爾後。見亡可起足而待也。幽不足恤。宣王中興之烈。不轉盼而至此也。悲夫。

此詩之亂。並未及百姓受殃。事所云。桑賊罪罟。俱指殘傷善類。言故篇中於人之云。亡三嘆之。次章兩人字。亦一例。看則士民其寐。單指賢人受病。言謂之士民者。士而夷于編民者也。盛世之士。野處而不匿其秀。故名曰髦士。以異。

詩志

卷之二十二

三

於民衰世之士。蒙削奪之慘。以不敢言仁義。家不敢懷詩。言思混于民欲。以自全也。賢士如此。而百姓之困苦不言可知矣。

笑曰。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愚以爲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奴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半語無極是也。成敗歸于是非。得失不縣動靜。蓋丈夫而爲私圖。才智亦盡敗亡之。猶如大任大奴。豈非上哲婦人。聰明執于正。則盡收歸于德。邑姜而列于十亂。豈不以才哉。令褒姒而公心內助。其

才其知于以上詞。徽音不難矣。獨其智惟欲身求代后子。國奪宗。縱其暴戾之性。非有益國之心。類泉類鵲耳。為泉。為鵲。其哲所以傾城。非以其哲也。大抵婦人志廣度宏者。少。為鵲。猶不至敗事。故以為寧拙毋巧。其是。不可樂論也。哲婦為泉。又為鵲。是舉性之惡。與聲之惡者。並惡之。

按泉鵲二種。泉。不孝鳥也。夏至。微陰始起。育萬物。而泉捕食其母。古以此日殺之。漢儀。夏至。賜百官泉羹。欲絕其類也。泉與鵲不同。鵲。即鵲鵲也。其聲惡。一鳴。即雨。亦有禍。故名鵲鳥。又名怪鵲。身有文色。象形。故名鵲。莊生

詩本 卷之二十二

重

謂鵲鵲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是也。

王后正位官中。理陰教。尊與王敵體。閨寺不遇。傳酒掃使令而已。令人以婦寺並題。豈極矣。惟匪教匪誨。將維婦寺耳。稍有教誨之益者。體統自正。名分自肅。相倚為奸。則尊卑之號。去而比昵之象。成矣。古詩有云。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此之謂也。勸人使武。諸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恩。即其相倚為奸事。

商賈謀利。君子謀道。男不失職于外。女不失職于內。物還其固。然便是大平氣象。毋論休其蠶織。必須公事。預公事

必嘗公事。蓋物情一乖。錯便是亂。象試觀人有土田。民人女反有之。奪之。宜無罪。反收。宜有罪。履脫。事乖其宜。不稱其分。與婦無公事。其蠶織何異。蓋官闈一事。顛倒錯亂。便朝廷事事顛倒錯亂。便宇宙物物顛倒錯亂。矣。不此何待。

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事種浴于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春。以蠶示于

詩志 卷之二十二

重

君。遂獻薦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耐掃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官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主天之子也。神之主也。天宜佑王。而乃刺之。神宜富王。而乃不富之。此其故可思也。天不獨能刺王。而僅刺之。神不獨能不富王。而僅不富之。此其意可念也。

小雅。十月之交。日食雷電。山崩水溢。是天刺召是。瘳我。蟻。居國卒荒。是神不富。

醫家用藥有相濟者有相忌者相忌者勢能生疾不但無濟相濟者且不可相無不但無忌含爾介伙是地黃之不忘鉄維予胥忌是半夏之反忌姜也邦國不至殄瘁不止矣。邦國以賢人爲脈命人亡則邦國殄瘁如病人形強立而元氣竭也殄如脈絕瘁如神枯必斃之象也故下雨

卷之二十二

三

嘆之。  
疏云、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天之降罔、卽指首章罪罟不收言。謂將善人一網打盡。

尹氏曰。人主不蚤自樹。以逢天之威也。斯已過矣。而謂天有意覆亡之。益堅其怙終之念。是天猶虛懸延促之。兩機而人乃決就危亡之一路也。則真無可如何者也。曹允大曰。天特能擊而不欲。非欲擊而不能也。故當眷我之日。恒覺其難。謀而刺我之時。反覺其可恃。夫不擊矣。而無

不克。鞏克鞏矣。而又不豫。此其降厲之天。視降福之天。其用意更深耳。

爲綈爲絺服之。無敬皇祖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蚕織。今日之所以危也。無忝皇祖。詩人其有文武成康之思乎。未幾犬戎入。身弑。鎬京亡。城傾。而後無救。詩人之言驗矣。說者以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而禍始于此。此非文武之罪人哉。夫儀形文王。則萬邦作孚。忝皇祖。則爾後無救。祖宗可無念諸。

召見

卷之二十三

美

序曰、召曼、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曼、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蘓氏曰、因其首章稱曼、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曼、以別小曼而已。

潘笠江曰。噓。叩言內惑于寵妾。召旻言外發於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官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善類啗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

鄧潛谷曰、瞻卽召曼、傷幽王大亂也、蠹賊訐胥讒也、罪罟張、胥虐也、婦舌長、胥聒也、土田人民、胥奪也、故怨戾之氣、

上于天和而饑饉卒荒。周其亡矣。瞻印誘其終天。召曼誘其求輔。雅終而汲汲乎天人治亂之思。是救之之道也。首章說者皆重饑饉。上謂末二句正饑饉使然。非是。語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則此之流亡。居困卒荒者。縣平日紀綱法度。盡弛民之脂膏。命脉剝削。殆盡故一旦天災流行而危亡立見耳。然皆用蠹賊之小人所致也。故追咎而嘆之。

笑云。昏桀皆闇人也。昏其官名。疏義曰。奄者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于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

詩志

卷之二十二

美

盼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官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人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寔。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乃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縣此作。

周禮闢人云。王官每門四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掌掃門庭。○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官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則

墨刑亦皆爲闇。非獨官刑者矣。昏桀或繫指此等。笑云。樹上棲直。疏云。直是所不之枯槁者。故在左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直也。

嚴華谷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人是用不潰于成。召曼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通。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六帖曰。不如茲言。今之疾。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之意。

詩志

卷之二十二

美

卓卓說說如彼。兢兢業業如此。疏與釋分矣。卽顛倒之權。或反以疏爲釋。以釋爲疏。而彼此難掩也。卽不自量之心。或反飾疏爲釋。詆釋爲疏。而彼此難昧也。

楊升庵曰。替並立一下也。鍾鳴漏盡之時。小人必不止於替。此亦旁觀者快心之時。然而國事堪悲矣。胡不自替危之也。若代爲善後之圖。而思爲國家延一錢之脉也。雖然。小人而既進矣。肯替乎。與其替而窮于替。可傷也。小人而既盛矣。誰盛之乎。無有替之者。而與其自替可笑也。詩人志愈切而情愈迂矣。

箋曰米之率稱十秤九鑒八侍御七。周禮九章粟之法云粟率五十稱米三十。秤二十七。鑒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得稱米三升以下米漸細則數益少。四種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

頻與中國在也。而不云也。曰不云則非不知也。顧云句云自頻必為之通其血脈。而池竭可復盈也。苟云自中必為之宣其壅滯。而泉竭可復流也。不云矣。其終于竭乎。曰昔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似乎舉世空虛。有借才異代之想。而忽轉一語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夫。

詩經卷之二十二

素

不。有。舊。而。日。蹙。國。百。里。猶。可。言。也。尚。有。舊。而。不。免。口。蹙。國。百。里。也。悲。夫。○詩。揆。云。篇。末。二。句。有。倦。倦。望。治。之。意。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獨。舉。召。公。○日。蹙。國。百。里。不。要。說。得。平。易。黃。云。高。山。千。年。之。旺。氣。一。尺。一。寸。祖。宗。構。此。甚。難。而。岐。鎬。大。地。之。河。山。日。積。月。累。臣。子。創。此。亦。不。易。士。不。如。吉。士。女。不。如。標。梅。則。不。可。處。於。召。公。之。世。大。夫。不。賦。羔。羊。家。人。不。歌。蘋。藻。則。不。可。遊。于。召。公。之。國。有。如。召。公。舉。與。賦。有。玷。者。知。玷。疏。與。釋。不。替。者。自。替。其。恩。波。之。浮。動。威。靈。之。震。疊。應。不。止。一。汝。墳。江。漢。也。○闕。國。百。里。須。對。蹙。國。百。里。

看。有。如。召。公。須。對。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看。陳。大。士。曰。均。一。天。下。向。非。有。一。統。山。河。之。勢。也。有。如。召。公。而。彈。丸。黑。子。之。地。亦。足。以。自。豪。當。寧。豈。必。別。有。憂。勞。均。一。人。才。向。非。有。履。朝。培。養。之。深。也。有。如。召。公。而。耳。目。尋。常。之。間。皆。可。以。自。豎。其。人。豈。必。別。有。憂。異。

詩經

卷之二十二

率

干戈侵虐四隣。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籍口。此楚靈齊滑之事。桓文之所不為。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邠。雅之終于召。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蘓東坡曰。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大雅之變。作于大臣。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具辭廣。小雅之變。作于羣臣。其言天人之際。雄若迫切。而猶雍容。士大夫言辭氣象。終異于凡民。

云爾。

詩志大雅卷之二十二終

詩志

卷之二十二

論大雅

陳大士曰正大雅、自文王而下、蓋十篇、民勞既甚、而板蕩始出也、正大雅多周公及召公所爲之詩、歌咏文武之德、上及于太王王季、而達之公劉后稷、以戒成王、明先世明德、順功、且追言耕稼、還管忠厚、勤勞、本其天命之所以誕受、而王業所繇始、蓋博大宏深、稱性命之文焉、成王受之、身致隆平、太和蒸洽、而鳳凰鳴焉、協氣之應也、治之極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板蕩其周之始衰乎、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文王以敬德格天、以壽考作人、抑之戒斯庶幾之、

持此道也、可以定桑柔之變而中興也、憂民懼災、庸功親賢、卽戾討賊、述其所繇、蓋姜氏脫耳之功爲多、大姜大姬、大姒之徽音、允乎其詞之也、非然、胡長舌傾城、宣王之業一旦而成瞻卬也、至召旻而大雅之變極矣、周東焉、而春秋遂作、故詩以表裏乎春秋、

詩志

卷之二十二論雅

甲二



詩志頌卷之二十三

清廟

中國經傳陽范王孫輯著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陽。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詩。侯曰。成王初立。流言之變。幾搖王室。周公東征。歸。然後營洛。而大會諸侯于文廟。所以驗人心也。○張氏曰。嘗讀書至多方多士。竊怪周得諸侯之易。而定天下之難也。周公蓋嘗作禮樂矣。優游之三年。不敢作。恐天下不我知。草昧建福。率先王故等夷。而擁一孺子。吾知其難也。於是新邑。烝始並祀文武。以求諸侯。咸大和會。夫建萬國。親諸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一

侯。固尚德不尚力。以文附。以武成之。以武取。以文守之。然後天下之人心驟而震。徐而安。久而常見思。故周食封建之利。至于八百年而未盡。故大武及文而升歌。獨畧武明始致諸侯也。蓋明年周公然後制禮作樂焉。

詩。測曰。按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又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此。則周公攝政之七年。王在新邑祀文武。此其升歌之辭也。不獨為祀文王之樂歌。詩曰。秉文之德。未嘗曰秉文王之德也。武之求德。肆夏。過劉者定。亦何嘗

不文。而必以文德為文王之德耶。君牙曰。古字丕不通用。不顯不承。即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之意。○又云。清廟之樂。章凡四。清廟。合歡文武也。維天之命。獻文也。維清。獻武也。烈文。禮成而獻助祭諸侯也。

東萊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享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新邑為言。若濶于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二

齊板。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庖宰之賤。亦皆有孚。願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官也。○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寧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

李敬一云。清廟之作。穆然者耳。夫獨不能琮璜金碧之煌

禮乎禮之至者一純二精若位天不過郊壇享天不過廟  
果文德其望天者矣而又何霍煙焉亦惟是木斷而已不  
加丹墻坊而已不加望朱絃疏越非極音也玄酒腥魚非  
致味也欲使君蒿悵常於廟外見之德滋美而牲滋微  
意亦類此

陳大士曰雍肅廟之教也則文德基之矣大雅思齊之篇  
稱文德雍雍在官肅肅在廟而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則  
駿奔于清廟者豈其不乘是焉有來雍雍至止肅肅其後  
也夫清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

箋曰諸侯來助祭何休公羊註云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尚書曰羣  
后肆朝是也

周語曰何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日祭月祀時事  
賁云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  
咸在以禮樂物成時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于常朝也  
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耳○顧命諸  
侯見王之禮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  
畢東萊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異相之肅雍則成王

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傳曰駿長也疏云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箋云  
駿大也疏云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  
走註駿疾也言勤事也

吳氏曰氣者神之盛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而不若省  
存不忘乎心者顯燦無外誠也者人之道也其誠昭格于  
上為崇奉而不若體備行乎自然者承當獨至顯承無射  
不待入廟如是夫亦曰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  
濟漆漆非恍惚之為交也已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四

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  
王之德與言其承順之也○陸羽明曰二句即人心見文  
德末句始言文德之見于人心

是時洛邑既成率羣工以見穆考此七世觀德時也周公  
之意蓋舉廟中以見天下抑亦以無射啓冲主也  
陳氏曰盛德之形容不可盡而合廟中之貴賤大小皆能  
振饒之故沐浴而歌咏者求諸後人而不及先王先德之  
至揚不可窮而合廟中之精神思慮無能增設之故假廟  
而用享者皆先王之德而非後人之事

祖德者人心之綰結也。人心者子孫之憑藉也。萃四維之大勢。累葉之人情。靡不環注于先靈。卜世卜年基之矣。且天下之人心皆敬且和。又安有不太平者。

清廟之歌。樂記所謂有聲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鐘。尚拊。屬朱絃而通越。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是與。○漢因奏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亦此意。

陳大士曰。管洛而朝。貢得中。故成康之間。受其利。管洛而子孫思東。故平厲之間。受其弊。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五

###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疏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太平之事。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文王未終此事。心有遺恨。生見之。莫使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聲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

制作已就。頒之。未即施用。至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

却云。太平治功成也。頒告成功者。武王周公之世。天下太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為政以德。王者之民皞皞。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驩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皞皞。太平無求。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

詩。肅曰。贊文德之盛。而敘其傳之久也。不必添出道字。蓋此單以存諸中者言之。曰。收曰惠。曰篤。皆循向上。裏工夫。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六

下面言典。方是治法耳。

天之自然者曰天道。天之賦于萬物者曰天命。不言天道。言天命。是提出文德源頭。來天之所命。為性行道。而有得于心。為德。不言文性。言文德。是指出文王一生競業。來四句。非對待語。首看一維字。意若曰。誰後有此體者。以於乎字。贊嘆承之。復見文德之同天也。

詩。弋曰。周家前後無限聖賢。畢竟文王之德。無駁雜。宛然天命於稱體段。後人或收或駿。總之用他不盡。

蘧氏曰。似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朱氏曰。盈。溢被于物也。

○文德之純。自其真精之會聚。處言也。德厚者其流長。故  
盈溢。浸及于我。

箋曰。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飲之。以制法度。以大  
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于刑。  
乃單父祖德。○疏云。是所告之事也。

箋餘云。一派天機。隨處溢出。只要後人收得住。能收。始能  
放。故曰駿惠。太放。又虞薄。故又曰篤之。

曾孫篤之。箋云。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董叔會  
云。我當文德飛躍之際。不大暢。則不能離淵。當文心晦。歷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七

之介。不大奮。則不能出。夷。若曾孫則乘飛之極。而處歷之  
盡矣。故我當以駿惠收文。豈曾孫亦必出此。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道固應爾。蓋繼篤於駿。既以渾我之變局。而承惠  
以篤。益以留文于無涯矣。

王守溪云。上配天道既無窮。下及子孫亦無窮。文王之德  
其盛矣乎。○顧云。觀于天。而知身在覆臨之內。凝其德。而  
知心承不顯之光。所爲夙夜天威而與文祖之右享者。以  
此。箋端愚云。卽續緒爲薦馨。斯所謂以人道接之也。深于  
祭之義矣。是可以祭文王已。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  
王制焉。疏云。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  
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文王受命。七年五伐。

疏正義曰。一代大典。俱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  
代大法。故武王雖未制禮。亦得爲之。迄周公大作。象伐  
紂之功。故後別爲大武耳。○又云。春官大司樂。六代之  
樂。准舞大舞以享先祖。此象武不列于六樂。蓋大合諸  
樂。乃爲此舞。或析告所用。周禮無之。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八

舊氏曰。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箭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  
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時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  
曰奏象舞。而其詞稱文王。時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  
奏大武。而其詞稱武王。○服虔曰。箭。舞曲名。言大下樂  
削去無道也。記云。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卽  
象箭也。

曹氏曰。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  
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  
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或

謂象卽此詩。非也。疏云。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于升歌下管之後。屢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陳大士曰。緝熙文王之典。當自緝熙文王之心。始也有此心。祭之小。始終以之矣。無有踳跡以臨者矣。有此心。祭之大。始終以之矣。無有廢墜不修者矣。

馮云。先人精氣。不僅托于廟。而托于素所經營之處。故入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九

廟愼然。始知此典之有靈。文之憾多矣。出廟僂然。徒恃文德之克昌。典之缺亦多矣。此清緝熙爲今日奉禋第一事也。

論詩曰。清緝熙。不屬後人。指文王心法言。其以心法爲治法也。文雖未成王業。而禋祀上帝之禮。已肇于此。禋者。吉之先見者也。正從聲字。看出後人當寶意。自在言外。張云。典與法異者也。法隨世而數易。典垂世而不刊。

用字頂禋字。亦有意。李敏一曰。當我精禋封越。傳碩肥腍。不敢殺也。必以儻。儻性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凜凜用典。

一如入廟將事。罔或弗虔。祝史正詞。無敢矯率。之。內亦似有聲音焉。可以升中而告成者。未有文典。而無成者。固文典之神哉。然亦非能自神于治也。惟用故神也。第思守文之主。以故事奉之。英明之主。以更張亂之。而用非其用耳。

呂云。極王者祭天之名。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箋云。以典爲征伐之法。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中侯我應云。枝伐。弱勢。謂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箋餘云。告太平之說。恐人主漸有侈心。而符瑞之說紛紛。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十

起矣。故姬公急以文典爲禋。逆杜其萌。以此垂訓。而後世尚有鳳凰集京師。天書降鳴尾。佞臣以此誣君。而英主亦以自誣者。可慨也夫。

文王時。業有赤鳥銜書。鸞鷟鳴岐矣。嗣是則魚躍于舟也。鳥流于屋也。鳳鳴于高岡也。詩人皆不以爲瑞。惟一事而聖作明述。胥此係焉。則相與而瑞之。非矯誣也。記以禮教所成。爲承天之祐。以孝告慈。告謂之犬祥。意亦類此。張云。精假形告。虛呈于幾。未必寔中于用。能兆其始。未必能考其成。徃徃有禎變爲妖者。何如此典之世世足憑也。

繼今文子文孫中。苟有不稱符命者出。則憲章之中。已具上應。苟有好言祥瑞者出。則顯謨而外。安問神奇清之使。積繼見緝熙之使。積踵至可也。

###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疏云。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政。于是用朝享之禮。祭于祖考。諸侯助祭。因而戒之。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徐士彰曰。錫福報功。所以使上下相維于悠久。盡道備德。又能使人相慕于悠久。

王氏曰。爲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補傳曰。烈言其功。文言其德。

六帖云。烈字正贊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

陳大士曰。讀烈文。而知周之君臣相愛無已也。念其助祭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終始而益昌大。特戒其封靡。若曰。其自賈于罪戾。其罪小。其奉上之恩私。使上之人。憐其曲期之意。其罪大。蓋推心置腹之談。有令人欽泣。

者矣。然駕馭之權。亦隱隱焉。以爲苟有犯此者。王法無私。不爾貸也。嗟。嗟。謂周獨忠厚與哉。○王者之爲禁。不使其刻也。欲其易避。而難犯。王者之爲言。不使其盡也。欲其深思。而自得。

李敬一曰。邦之靈長。在血脉不耗。財朽蠹。而邦之外輪者。絕財屑越。而邦之內蓄者空。邦之昌熾。在根本不涸。主穢而一邦皆以賄。主淫而一邦皆以浮。蓋邦隸于王。而分屬之爾。九賦九式之典。雖頒。爾欲自用其斷削。卽訓詞何以禁其違。

###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

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兢兢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爲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以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于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于仁義。則其強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陸羽明云。人生自策勲而外。尚有此兩大端。可收懿好之情。歸其陶鑄。世榮。

自朝命而外。政有此兩不朽。以待闡修之士。自爲昭垂。詩測曰。與人無競。四方自訓。德維不顯。百辟自刑。前王之所以人不能忘者。全在于此。中庸引此。正以發明闇然之意。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惟無以天下爲者。乃可托于天下。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全節俱着前王說。欲辟公入廟而思惕然。感動戒飭勸勉之意。自在言外。徐肇洞曰。今日諸侯之來助祭。祭前王也。不忘前王之意也。諸侯之不忘前王。蓋四方百辟原是前王之所訓者。原是前王之所刑者。故既稱其助祭錫福之功。而推本于前王。請志 卷之二十三 十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郝云。按此爲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挑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來。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迹所自起。功德最著。歌于太王文王廟者耳。

魯申公曰。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朱子則以爲專祀太王也。今從之。

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邠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書傳說太王遷岐。周民東徙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疏云。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倍三十一年。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十四

乎。○錢氏曰。泰山。東嶽蕭姑。西臨觀茂。巴漢楚鄧其南土。肅慎燕亳其北壤。

吳棫樞曰。王人假廟。所以合漠也。合漠疑于虛。虛則當求所以對越之矣。故必選其生平精力之所嘗注者。安在與其後。靈輿之所慰籍者。安在而後。英靈始若有所憑而不散。

論詩曰。太王未荒之先。高山爲異類嘯聚之處。人所望而畏者也。作者誠難。文王既康之後。高山爲帝王興旺之地。人所睨而爭者也。保者亦不易。保如室中有寶。侵藏懼盜。

什襲猶驚想姬公此時亦漂漂有踟躕四顧之意夷字似幸意却是危意

陳道掌曰頌太王者與文王合傳動後王保業之思也太王知天意者也文王知天意而知祖意者也有太王不可無文王夫為文王正極難耳十五世之烈代終八百載之基托始荒之康之保之合于一身功不在太王下也雖然姬氏雲仍之遠不得復及而瞻望高山彼作矣吾得一人焉康矣吾得一人焉保矣豈遂無其人哉吾得一人焉曰子孫其作周世傳其可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十五

黃氏曰甚哉周之善頌也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隕之間種種可思詩人不言而獨深念夫葛爾起家之地以為使子孫者知天人之相求其故甚微蓋欲見天子其祖也詩弋曰古來帝王多生于西北德化猶局于險阻自高山一作漸及于汝墳江漢之遠使東南一帶不終棄為蠻夷者寔太王之力也荒字有開闢之義祝云太王之未荒之則僅謂之高山也太王之既荒之而始不謂之高山也而岐山之名始出焉漢餘曰讀皇矣作之屏之八句岐山一片石不知費太王

幾許心血千載後竟魄猶應戀此子孫何得展夷而忘阻陳大士曰王季與太王併為一世也太王之所荒王季之所荒也故沒不復見者所以專太王之功王季不能與文王共有其材也文王之所康非王季之所康也故極為發揚者所以大文王之績夫後世開山如太王未嘗無其人也而繼序其皇若文王者殆未嘗見其人也張云太王有子太伯仲雍俱不能安是地乃傳王季以及文王實維康之文王而後其事不能盡述然而天作之意亦可謂無憾矣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十六

大士曰合之則二祖之勤勞所宜深思子孫恃而安者蓋非一代之積分之則文祖之遵守即為前式子孫美而志者即效一人之為國家根本之地寔為神臯子孫百變而不失然後扶之易興而亂之難忘平陽雷首安邑亳都均帝王之區而自我周視之猶平平未足稱者耳天作高山惟我周有焉其北與獯鬻為隣然既越邠而居則亦不能為害其西則豐鎬之所峙也洪山大川每每有王氣焉而獨留東南一面以統制天下暴秦得之猶可以興况其他乎故知渭汧之封為周之大失也



劉云保之術惟何。卽有此夷在。皆思國家八統八法五禮五刑大抵由一事失平而釀禍遂至畢世。夫內外輕重間勢或浸非其物。子孫不可不熟爲籌也。若作室然。塗暨垣牆止肯厥考之堂構。又若苗田然。播穫陳修。止服先疇之畝畝。無他謬巧也。

黃氏曰。但令時舉一岐山於心。便知尺寸。王土俱精神之往來。兩現一夷。徂于目。便知八百。卜年皆創始之未艾。

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魯申公則以爲康王梓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七

成王于明堂之詩。夫梓于明堂與郊祀說各不同。總之祀天地而配以成王也。

大司樂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子南郊。陰祀祭地于北郊。

徐玄扈曰。武王暴殄命。故武王之沒。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爲不然。此以知成王之功大矣。張叔起曰。繼世之主。多自以爲庸寵承休。可以晏然無事。

于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爲承籍天命之基。故頌成王者。先之以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籍天命之基。而不敢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于宏深靜密。皆不敢康之心爲之也。單厥心。卽單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王之德。亦以垂後世之戒也。

論詩曰。前篇云文王康之。此篇云成王不敢康。正是祖孫血脉相顧。處不敢康者。視民如傷之意也。故箋云。宥者寬仁。以止苛。刻密者安靜。以息暴亂。如此方見帝王經世寔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八

際。若照命字專說向理道玄渺上終屬儒生影嚮語。成王守成者。而乃頌其基命。可見我周世開基者也。我周之心。法念念樹基者也。且夫命之未集也。不可有微美之心。而命之已集也。不可有倚籍之心。故于二后僅言受而于成王則言基。噫。其深于命之際矣。

倪鴻寶曰。人主之敢于康者。大約其神爭千古而不爭。夙夜陸羽明云。夙而丕顯。夜而退藏。一日間具見明命通復之故焉。

詩云曰。宥者。陽所統也。無一理支離。風之事也。屬知密者。

陰所放也。無一理掛漏。夜之事也。屬行。夙夜有密。而緝熙猶日月就將而緝熙。但彼以天領頭。故說出顯處。此以命領頭。故說入微處。

東坡云。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未嘗求之。審之也者。欲其及時也。未嘗舍之。未嘗求。未嘗舍。文武之將成其王。祭以答天命者如此。

徐士彰曰。靖之有休養安輯之意。蓋文武開期。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九

萬曰緝熙。分明是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意不必云緝熙。光明文武之業。筆餘云緝熙二字。九五見是周家世世秘密藏。亦是傳極錄。

陳大士曰。讀昊天有成命。而知自虞廷十六字以來。未有如成王事心之精者也。宏深靜密中。其光不滅。命于此基。世于此靖。夫緝熙文王所以事心也。成王有焉。厥終垂絕之際。不安于婦人女子之手。殺經遠保世之言。其緝之微也夫。

天命于成王。三世矣。宜若可自安者。即稍康焉。不夙夜宥。

密不緝熙。單心有周公輔相之何至遂墮厥命。而天下不靖。而非所語於成王之心。蓋有道法治法分。而經世之中。遂無學問。說者亦僅以一代保世承命之心。觀成王而不以千古兢兢之心。觀成王。凌之乎。觀成王矣。

周語稱叔向聘于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廿

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重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王。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疏云。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量子曰。尊大以為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

陳氏曰古者祭天子園丘掃地而行事需用陶匏牲用犧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事之禮焉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社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箋餘云更天之號而為帝帝者也所以諦審其形容也更郊之制而為宗宗有德也所以近沐其怙恃也

詩志 卷之二十三

疏云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注云言大饗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不饒富謂此也

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法云虞祖顓頊而宗堯夏祖顓頊而宗禹殷祖契而宗湯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舍文嘉云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

圓下方外水名曰辟雍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揚氏曰事無取乎其故得所據焉而乃以可行意不主乎其新明所重焉而乃以可久

呂東萊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取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也畏天所以畏文

詩志 卷之二十三

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徐筆洞曰我之所將所享者止牟耳止牛耳此可以望天之享乎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上帝之心也通求厥寧適觀厥成者文王之志也故未祭也先盡其所為法文者而後能致其來享之神已祭之尤盡其所為畏天者而後無負其既右之意○陸羽明云周王有異于天親皆不在享之時也

曹氏曰明堂之祭以帝道事之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與郊不同丘瓊山曰尊之則事之惟

以其誠觀之則祀之必備其理

疏云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用騂犢則當用特牛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犧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大牢也故于禮得用羊

胡氏曰上帝邈矣有文典在而或者因親以致尊也則其奉牲以前之夙心而可為升中時告者

從以為法典云耳烏知其不故事奉也必儼若儉型之在望而步趨以焉而猶恐游移而失其也又盡一守之斤斤不敢失尺寸焉而猶恐神懈而易弛也德威惟畏又恍三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廿

尺之隨其後者合此三字可想見古人父子祖孫之際又可想見古人精神學問之間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享帝者不必言帝享親者不必言親此之謂也

繁露有言聖人之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夫公報有德此庸衆人之所莫措而聖人之所深恃也不私與人福此庸衆人之無可如何而聖人之所深幸也說者徒以危疑莫必之心言保是狀懦夫之畏敵而未知智

勇之雄之嚴斥喉誼烽火者耳蓋必實信其有可保者而維持之故能保也所以古之聖人動有功也

楊氏曰天不可必而必諸文周之所以知典文不能恃而恃乎我周之所以知守其悉備是矣但其陳詞則曰祭云爾

時邁

序曰時邁巡狩告祭崇望也○周之初巡在代商四年專乃十有二年一巡狩以為常夫後之舉之繫維法祖而此之舉之折天永命聖人之道法存焉周公所以追而頌之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廿

逸禮云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循行牧民也

正義曰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

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不可無禮是故燔柴

以告天望秩以祭山川白虎云巡狩為祭天何本巡狩

為天所告至也望秩者何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

次秩祭之

論詩曰時邁之舉所以考天下正自考也觀一寔字兩允字雖牧野陳兵人皆以無貳爾心贊武王武王之貳心終

不敢釋也。徐子先所云：「今天命不在我，釋而去之可也。」天下何等樣神器？天命何等樣神明？倘擬影響以自信，何異王莽云：「天命在我，為千萬世笑談哉！」故凱歌方終，隨有方岳之行，驗其寔有可信者而後即安耳。○楊云：「天子主神人，不可以自與而又不可不有，所以自信時適其備焉。」已陳大士曰：「周當天命初受，于唐虞夏商之統，五帝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其尊之也，蓋以序焉。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小共大球，畏威懷德。山川鬼神，莫不宗事。其時適所以昭明其受命，更始之符，以整齊侯度，然自是四方知朝廷有厭兵之意矣。」樂與賢才共守之，噫，周以忠厚立國，卒以弱其用此矣夫。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五

王氏曰：「巡守之事，書載一焉，詩載一焉，舜為帝之二，然攝讓創也，無故而受人之天下，貴有以綏之，綏之所以使天下之不疑，武為王之三，然征誅因也，相放而取人之天下，貴有以鎮之，鎮之所以使天下之不駭。」章大力曰：「王者以一人理天下，身寡而物博，患其不相習也，是以有斬觀之事，使諸侯習天子也，而有巡守之行，使天子習天下也。時邁者何？夫初制舉事，展王道之儀，必使

天下之知有王，而因時順方，循五德之序，必使天下之知有天。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于東方也，所以巡狩之禮必始于東。」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六

王者於諸侯則懷之，於遠人則柔之，而其于百神也何獨不然？長川巨鎮，固依然屏翰之列，辟而支瀆，鮮原亦何異荒服之兆黎，懷而柔之，此正以子道體天心，代上帝以調愆伏之用，而非示天下以靡也。然則懷柔者，不常招携服遠之義，而所以懷柔者，抑亦格帝享親之心也已。陳大士曰：「天子除殘去穢，誅人之惡，與誅神之淫，一也。然百神止矣，為之懷柔者，志其意之相親云耳。故天下有以知一人之仁焉，天子念深禮謹，奉神之尊，與奉天之尊，一也。然百神早矣，止於懷柔者，明其禮之有節云耳。故天下

有以知一人之義焉

懷柔百神及河裔而曰見王維后者何也夫此河此岳也。不知與幾許夏鼎商社。獻與許國馬書龜子。實惴惴懼。預越于百神願暨及至此。人力哉。人力哉。

惟信其爲后也。乃漂漂不敢自安矣。位高惟危。貴大難。塞明彰。瘴慎賞罰。右文掩武。皆求以副其維后之責也。故曰保之。○姜氏曰。今將與天下更始。其首有事于羣工。故嚴嚴明。朝常清肅。夫然後可以議導民矣。

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七

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君絀以爵。喪禮易樂者爲不從。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左傳。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武之不可專以治世。猶陰之不可專以任歲也。董子曰。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空。

周非去兵也。介冑之物。聖人所私。私之以自衛。故外示有

餘而坦然見無備之心。定內養不足而隱然蓄不測之意。譚子有云。有私于己。不得不防。有機于人。不得不藏。聖人之用意。何其深也。秦收天下兵。鑄爲金人。似與載戢干戈同意。然此懼而不用。彼廢而無備。相去以矣。

樂記云。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曰建橐。

大戴記曰。修業居久。而譚情。通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閑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此陳常之義也。

說者以懿德對于戈。矢言。此掩武修文之說之所以虛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六

莽也。予非之。商周之際。難言之矣。倫常日用。吾見其非故也。天命人心。吾見其震驚也。要皆一已不得已之爲。而不可以番世又一時權宜之術。而不可以行遠終。不如布帛粟米之味。之雋而永也。武周知之。故懿德是求耳。對慚德變局言。故曰懿。時勢耳目之所易蒙。故需求。令早自束縛于其中。世道人心。不知化爲何物。故不得不變動。以默調之。令終脫離于其外。世道人心。又不知流爲何物。故不得不急。皇以謹持之。夫大白之首可懸。君臣一變矣。服事之志可奪。父子一變矣。邑美而分闕外之奇。夫婦又一變矣。

鷓鴣而破東山之斧。兄弟又一變矣。至于萬國共球望東都而至止者。又皆其故等夷也。朋友亦又一變矣。武周之所自爲者。事奇。翔天保詠。使天下知忠。明堂祀。使天下知孝。養三老五更。飲酒于序。而正齒位。使天下知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同姓不爲昏。納幣請期。委曲繫重。以將之。夫婦而厚其別也。出幽還喬。以礪其志。肥瘠適豆。以連其情。而諸父。而諸舅。而兄弟。同姓異姓。少與長。未之或遺。朋友而敦其信。廣其益也。武周之所垂世者。事。迂腐。從前言之。聖賢而英雄者也。從後言之。豪傑而道學者也。噫。所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十九

以爲中庸也。

戴記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周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過曆也。宜哉。

按箋云。巡守祭告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大司馬職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是巡守有封禪合軍之事。茲言徧祀不言登封禪。可以知方盛之戒。言肆夏不言大合軍。所以重威寧之本。故左傳以爲武王之頌。國語以爲周公之頌。可

爲後世法程也。晚自河陽狩而典禮亡。浸至假爲雲夢之擒。修爲梁父之禪。徒有兵衛徵求之擾而已。何取于巡守哉。

孫氏曰。兵者天下之利器。功成而即使之去已。豈聖人意哉。周之取天下也。得諸侯之利。故其保天下也。亦慮諸侯之害。慮其害而不能逆其勢。於是不得以身靜之。使天下去其危。我之心。而我亦因得所以安天下之術。是故肆夏武王之德也。隱武事。行文道。武王所以致治之隆。而保世之大機也。而當時不得已之情。已畧見於此。夫我姬世有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

顯功。至武終。歷用介式。遏亂略。者定爾功。聖人之時也。帝天樂得以爲子。章辟樂得以爲君。時夏樂得以爲師。豈佯也哉。而丕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則其慮天下之意。不沒于詞。是故御之以八柄。同之以五儀。而修教易俗。隱寓政令。蓋亦所以明便宜。大統類也。既告武城。旋巡方岳。夫柴望大報天而主地。天高而難知。樞不可請。揭不可避。地廣大深厚。多利鮮威。皆王者所不法。凱歌方終。而時適伊始。蓋禮天地而意則主於禮。諸侯此所以爲聖人之時也。聖人之所隱也。孟津之筏。子克受。非千武亦多爾諸

侯功是故爲之身至其地而肆觀焉。將以嘉其誠而答之也。抑爲之身至其地而觀問焉。亦以察其勢而應之也。此其所以意主于諸侯也。禮諸侯而托諸天地以行之。以故所過名山大川。沉璧埋玉。告之有既。鬼事既彰。人道肇舉。則所爲援天以神之之說也。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讓德于天子。時邁大奉天而法古。所以明諸侯不可不奉天子也。列辟雖故等夷。爰聞斯語。相與朝請奉祠。而知武王之宜爲君也。震之矣。雖然。未或震之。而曰薄震者。猶云不敢以武事令而以文事令焉耳。人道尚兵。百歲不一用。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不可一日忘。諸侯至周。其勢大盛。挾其不仁之器。知足爲奸。勇足爲亂。使天子無重兵以制其後。則京師空而勢必聚于諸侯。此亦武王之所大慮。雖然。而不得已也。籍人之力。而因疲之以自豐。勢既有所不能。藏器於身。而今天下皆釋其所利。以從我。則其心必有所不服。而恐漸以首戎。則惟有借文章繁縟之禮。足以馴擾其剛強之氣。是故幸首既授。一旦捲甲而休之。相與建賢位。能重民五教。俾信明善。崇德報功。迄巡行而徧告之。若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亦可以許我焉。爾此武王所以保天下之機之權也。

其事不得不詳。然不免乎譽已以固之已。夫右德左兵。肆夏有道之隆。而識者顧識其後。則以銷干戈介冑之氣。陶世既治。聖人公天下之物。莫大於德。濟仁義禮樂之窮。救世將亂。天下私聖人之器。莫善於兵。兩者相爲表裏。偏則害武。王惟有求服其諸侯之心。使盡解其兵。權而不爲我。害不得不先脫其器。以示天下。而天下皆安之。卒之文章盛而武備衰。禮盡歸于諸侯。而名空擁于天子。周之浸趨弱而不可救也。固其勢也。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臣也。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又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邠云。後王巡守。祭告亦通用。此詩故名肆夏。取篇末肆於時夏語。卽周禮鍾師九夏之一也。秦皆以鐘。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工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



奏族夏客醉而出奏咳夏公出入奏驚夏○賈公彥云此九夏者惟王夏天子得奏其肆夏則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大夫以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明不合也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卿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咳大射公入奏驚明天子亦用也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周禮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廟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五

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遇也繁遏執僥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蘇子曰周之興也遠矣至于武王成而安之然後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潘竝江曰攷古宗廟之制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制七廟周亦七廟則三王而一詩祭之義恐未然却云成康者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

朱子以爲三王共祀姑從之

論詩曰武王天下之至健也故首出而寧萬物焉成康天下之至明也故繼照而靜四方焉由是而播之爲樂非聲之能爲和也德之順應者原無乖戾故稱嗶嗶焉非聲之能爲集也德之統同者原無渙散故稱將將焉由是而降之爲福則如幾如式者稱簡簡焉由是而洽之爲禮則有壬有林者稱反反焉蓋三王之德卽是其功其功德卽是所降之福非有二也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五十五

古人之用詞視人之所感爲立說以明之武王創始者也人皆見功莫知其德成康承籍者也人或見德莫知其功故各推闡言之今後世子若孫有以得其精神之在而寄其入室優然出戶愜然之思云爾

從來誦武王者必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武王胸中已鑒定成康之局矣繁盛而基不可拔威不可犯亦知其素植之精神在邇劉之外也哉敬勝義勝揚之爲開初之大統而不泄不忘還俟之爲續世之令齒人以爲成康易爲也而吾于此更見其難向也以執競爲之主而易見疎也以無競爲之先而難爲繼也而不顧如此斤斤其明如此

成康又豈徒守文之主也哉

陳大士曰。競用於相爭。即不可有。競用於自力。即不可無。物欲之事。甘而不可嘗也。雖聖人。道德之勝。而不得不防。此以見人心之甚危。性命之說。高而不可概也。雖聖人家學之素。而不得不更此以見自然之難用。

陸羽明云。係皇于帝。是爲天下之神物。變動莫測。非先德之所能庇也。而成康足以定之以帝視皇。又爲天下之公器。異姓可與。非一家之所得據也。而成康若將私之。詩庸曰。武王克商。而會朝清明。如闢雲霧。而睹青天。此言

詩庸

卷之二十三

三五

其大槩。昭明耳。明得尚薄。至于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備。纖悉銖兩。必到矣。故曰斤斤。至此方明得有斤兩耳。治應時而盛。殆非文武之世之所得遷矣。○不他有所稱。而但指其明而言之。或者曰。言德也。或者曰。言治也。然非於先德先業之外。別爲表暴也。其作則稱聖者。其述則稱明而已矣。

大凡福祿之數。必升也。而乃有降。必低也。而乃有來。夫子嘗曰。我祭必獲福。則非聖賢不能也。今所升者止有和集之一奏。所往者止有謹重之威儀。而所降所來已如是。豈

祀事之能。微此純嘏也。則三后之功德之不可忘也。

樂以象功。以昭德。有無競不顯之功德。播之于鐘鼓。磨瑩間焉。有不啻。而和將將而集者。然則。嚶嚶不徒在鐘鼓。將將不徒在磨瑩也。抑又何必他言。降福也已。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不言黍稷牲牛。惟云聲樂。意在播揚先德。不貴下誠也。

詩弋曰。周家自昭王以後。除却宣王。無一賢君。猶絲絲率八百年天下。都受用此三王福澤耳。卽此可想其降福積福簡簡處。

辭志

卷之二十三

十六

程氏曰。福何物也。而亦積福乎。積福何福也。不其簡簡乎。所降如是。苟非甚屑越者。未有不承以威儀也。不有不承以反友之威儀也。不意又有當于三后者。而揭祿又踵積福簡簡而來反也。則非曾孫之爲也。

樂記曰。鐘鼓鏗鏜。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大司樂。孤竹管。圓丘奏之。孫竹管。方丘奏之。陰竹管。宗廟奏之。樂書云。八音。七曰竹。其卦則震。方則東。時則春。聲尚謙。律姑洗。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以爲簫管之屬。

正義曰於音樂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醉飽之下後言福祿每于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來反也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謂順禮問習有重難也祭義所謂主人慈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者是也

箋云君臣醉飽禮無違者疏云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七

陳大士曰無競維烈此詩人實詞亦詩人微詞也成康奄有四方至昭已有水濱之問矣奄有始創之詞亦強伯之詞成康守成且全盛也而曰奄有若張而大之然勉強索莫之意已在言外蓋追慕已焉則亦詩人之微詞焉耳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張叔翹曰思文生民一事也彼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此誦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配帝之說也周公必舉其克配

者而思之聖人舉事必誠必信無敢矯舉如此斯禮也不獨一代之典萬世之義也何者倘微殺而庖義之造書契有熊之垂衣裳其亦何濟伊析氏之欽明有姚氏之重華其亦安寄即玄圭之告成玄王之桓撥亦復何終何始所以萬世而下猶以之配社而尸祝不衰歟異乎夏郊之祀鮮矣

從來文治之隆莫極于武周而誰知其脉自后稷開來詩揆云非稷從豐草中辨出黃茂來教民稼穡則地不遍一頑土而天之日星河漢僅屬空文可見天能生民不能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八

立民必待稷配合而成化則祭天時安可少稷一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便是開闢來莫大文章不必說到詩書禮樂上始見

沈云天為質地變而成之故為文文者地道也夫百物布列體生于地其精上麗于天故天人皆天而地獨受以質此皆自精神所及言之也聖人為之察其真偽視其動靜草木之容變以蒞果則是文寔而有用四時之害正以五穀則其文錯而不好三物之成緯以四秋則其文繁而可喜地文天稷文地蓋功名之極焉者也雖然稷亦授天以文

者也。天下百穀之精，發于地，戶五常之性，著于天，維其事不相及，而理則相救。聖人常陰行而包并之，以感愚夫。至于作苦辛勞，可以知禮，內甲外刃，可以知刑，樹生穫死，可以審知，弱欲孤長，欲居可以觀仁，審音省風，土可以觀樂，去第而養兄，可以知共，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可以知義。凡此皆其文德之可繹思者也。○從無文中想見其至文，故曰思。

孫氏曰：培民于飽食煖衣之中，則極其曲折，振民于飽食煖衣之外，則極其精微。迄于今，夫而耘，婦而鎔，以為日用。

詩志

卷之二十三

三十九

之常耳。家有積，國有通，以為緩急之備耳。士守其衣冠，人免於禽獸，以為心性之恒耳。要皆載爾之極，而忘其極者也。抑孰知忘其極，正莫非爾極也哉。

詩瞻曰：百穀獨舉來牟者，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時四而成，謂之首種，為百穀繼續之。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舉之。

按繁露云：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夏之火氣西

退於秋，而金旺，乘其泰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厭於勝也。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而不得過夏。天之數也。夫秋者，物所凋零之際，而亦有生焉者，物方長養之時，而已後有死。夫然後百物代美，不窮此化。工文章，特妙處，後稷有以復見天地之心，故特簡此種，以綴生。周公以見配帝之機，權莫妙于此，故特指之以觀其微，非與造物為徒者，不能也。

陳氏曰：天生蒸民，而思以立之者，其心也。惟稷有以成之，立我蒸民，是也。稷播百穀，而思以備之者，其心也。惟天有

詩志

卷之二十三

四十

以助之，貽我來牟，是也。天有是心，而稷為之成，其能稷有是心，而天為之豐，其春謂之克配，詎曰不宜。

說文：來麴，麥也。劉向以為麴麥，獨廣雅以麴為大麥，來為小麥。按韓詩作貽我嘉麥，可知是一物，張揖之言不足據也。

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夫婦常相有，一世之內，君臣上下朋友常相有，此豈啻飢枵腹之所能，而車育之世已無不得矣。況乎以寧婦子，即教以慈，以歸華杞，即教以孝，以杜以方，即教以敬，以定九賦，供惟正，即教以忠，且飭香，則朝有

燕享之常。椒馨則庠有養老之常。舉錯則里有款洽之常。豐年賜脯則上有慰籍之常。所謂陳常者如此。

黃云。人心之禮義。顯載之詩書。而陰載之賦詠。惟後世格焉。別其孰爲司徒。孰爲司農耳。上古聖人。藏教於養。藏養於教。各陰用錯出。而不以語人。

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雋。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父常之功。于是

詩志卷之二十三

四一

夏而歌之。○大誓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于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繫故烏瑞。瑞赤周之正。又禮說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說文云。來赴。周所受瑞。麥來赴。一來二縫。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

詩志卷之二十三終

詩志周頌卷之二十四

海陽范王孫輯著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故于諸侯助祭。而戒以農事。疏云。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于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

郝云。戒農官何與于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稼穡免禍譎。洛誥以明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一

張氏之刻

農叙正父。孟子謂三王巡狩。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爲慶。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

劉云。小民衣食之業。畢產于地。故理國之道。地著爲本。所以興起太平之端。道迎祥化之源也。是故重其事者。特周其務。而多爲之官。以董之。慮其終必戒其始。而咨嗟咏嘆以命之。

論詩曰。未言先嗟。既重嗟之。又再申之。一以憫稼穡之艱難。一以惕民事之不可緩。一以危時之不可失。曰釐成。曰

咨訪責成何等樣專言推諉不得曰何求曰如何詰問何等樣切言函莽不得曰命衆曰奄觀催促何等樣緊言蹉跎不得

時說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是也保介謂農官之副

箋云臣謂諸侯工官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卿大夫疏云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絕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臣爲常故于廟中稱之爲臣以正臣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二

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勅其下諸官而警切之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所及盡爲純臣故正之

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義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九州之外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見于夷狄君臣亦稱賓客

一農事也而曰在公見民事也亦王事也以爲民事則小

民之食養在焉如之何可忽也以爲王事則當寧之憂在焉又如之何可忽也

毛云天子與畔隸通爲一體則公公則天下猶一家然乃各遂其私而治矣聞嘗讀農官之頌其一日殷發爾私其一曰敬爾在公抑何倏私而倏公也哉蓋自率作時言公亦私也自課督時言私正公也率作而以私視之故服勸無曠土課督而以公視之故靖共無曠職義各有歸焉已陳云予一人所以咨嗟不置者率夷爾于衆使爾首戴茅蒲身服櫛櫛別苗莠而列陳邀乎即農官化而爲農夫不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三

能治農夫則所貴非力也嘗聞百畝之易有怠農焉稼亡三之一服官不善而覆于餗則道有捐瘠矣一歲之中有腰瘠焉民數年不食建官不善而失其意則後世其殆矣怠農猶可怠官不可也桐苗可除楊民難除也維予小子夙夜敬止爾農官其念之

經畫無定準亦將隕越足懼今而後乃始勒之典章而垂爲訓也敬之義在中心亦所不敢廢者倘茹而不咨是自獨俾臧者也咨而不茹是築室道謀者也不咨不如是又幽莽滅裂者也均不敬之所致也

謂之曰成。便見是硬腔子。依樣描葫蘆不得。世間良法古制。被拘泥者用之。蹉過無限利源。生出無限弊害。王介甫一片美意。只坐不肯容茹耳。○不曰法而曰成。則王釐之意原深也。又不曰王法而曰爾成。則所以成之故。王亦不能釐也。

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躬耕帝籍。疏云。明以農事勸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勸之也。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彼注云。明已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四

勸人。非農人故也。○郝云。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詞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疏云。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八而已。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云。勇士衣甲立車右。為保護。故曰保介。

所以容嗟告戒者。全在暮春二字。蓋凡稼穡之道。時以為寶。及和氣之來而耕之。及雨而覆之。及草而又覆之。此強土而弱之之法也。及和氣之至而耕闢之。及雨而重闢之。及土釋而踐之。此弱土而強之之法也。不務于時動而後

之則和氣去而塊不破。土不可得而柔矣。和氣去而土不實。土不可得而強矣。三時之望。全係於此。一時倘廢一人之春。百畝不舉。廢十人之春。千畝不舉。廢千人之春。萬畝不舉。廢萬人之春。十萬畝不舉。時之不可失如此。今者維莫之春矣。其知之。

曰敬爾在公。曰來咨來茹。似乎責深而望奢。然亦又何求也。惟求之于新畬。乘天時以周地利而已矣。○章爰發云。天職施地。職長人職求者。人心之生氣。羣物于此見根百族于此托命者也。先民不求。則有相之道不開。君公不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五

求。則郊風之俗不成。小民頌嘏。一事費從來之聖賢。君相義許心血如是。

劉云。如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一彈子求。便有十倍疆理之智。如上田棄晦。下田棄明。晦廣以平。明小以深。上欲得陽。下欲下陰。一咨於求。寔有千方倡導之宜。凡此皆新畬中所當籌畫者也。不及春而曰如之何。如之何過此末如之何也已。異時曰新畬。難治者也。天下莫勇於先難之一念。且以方銳之力。踴躍而治其難。則易者益易矣。新畬又易治者。

也。天下其敗於苟且之一念，倘以有限之時，談笑而習其易，則難者愈難矣。此而能求，無問其他。此而不求，亦無問其他。故惟視諸新畬而已。

爾雅：田三歲曰畬。孫炎曰：畬，和也。田舒緩也。○詩故云：稱新畬者，著田野之日闢也。

陳大士曰：讀臣工而知周之勤農也，釐成受明。君與天之命在焉。蓋若斯之重矣。新畬何也？可以觀井田之所由制焉。周初地曠民稀，于時民勤于畝，官勤于農，而土之未闢，草之未墾，尚有待于新焉者矣。後世共此尺寸之地，相尋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六

于上如魚鱗，卽何能紛紛受井以滋爭擾哉。

郝云：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助祭畢，歸及莫春矣。二麥將熟，故卽時物告之。

迨用康年，用字不虛，指上如何新畬言，謂神功寄在民力，不可不蚤計也。○傳云：食惟民天，言乎其托命也。要亦真有天存乎其間。天之給生民也甚勞，乍示休明，覲復稠疊，而其待生民也又甚恕。纔一勤劬，卽能駢集方滿，儲墉櫛之形於虛空之界，而籍下土之精神，物力以爲基，見奮然赴者必喜而俟之少緩，則懼其弗克終也。緩甚，怒將至也。

怒至，抱所裨益而去矣。陳氏曰：小人但長於計獲，君子自可與知天。故奉職守官，無論允釐之成法，所在咨如，卽率育之天心，自宜體認。

傳曰：康樂也。箋云：樂歲立穀豐熟。○疏云：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是也。

曹允大云：經畫布告出之天子，則天子一於敬也。率作興事，畫之小民，則小民一於敬也。而勸相督責，寄之保介，則保介一於敬也。毋不敬，此臣工所以爲可頌也。夫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七

時說重庵字，謂庵忽之間，追不及停，以趙人及時也。余以爲此意不重，痔錢鑄，卽如何新畬事，勸銍艾，卽康年事，誠知及時趨事，卽上帝所用以賜康年者，則天功詎可貪也。天不能私，未嘗錢鑄者而昇之銍艾，獨何可空羨他日銍艾而早自擲于錢鑄之內哉。蓋錢鑄之中有勤怠，卽銍艾之報有豐歉，不當以錢鑄視錢鑄，直以錢鑄作銍艾觀可也。夫人語以銍艾之多，必厭然而喜，語以錢鑄宜力，必廢然而頽。故合併而觀之，借貪扶勤，思盈忘勤，農乃可勵矣。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鐮一耨一推一鉶然後成爲農。○說文云錢鉞莊子注云鉞削也。能有所穿削也。○傳云鐮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禾也注云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周禮攻金之工段氏爲鐮器粵之無鐮非無鐮也夫人而能爲鐮也釋名云鐮鋤類也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鐮迫也迫地去草也。○釋名云鉶穫禾鐵也疏云鉶器可以刈禾故云鉶艾。

詩弋曰此耕籍戒農官之詩。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析穀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八

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于參保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臣工正指公卿大夫之屬保介指若車之右衣甲參乘備非常者言。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析穀于上帝也。○嚴云言吾民盡力于田事如此天其念之又曰不及公田爲民析也。

邾云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析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卽其樂歌也春秋傳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

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爲春夏同也。○疏云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二祭可以爲報天可以爲祈穀使非祭祀樂歌而何以入于頌疏義曰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構祭而述其事抑豈析年析穀之時卽其地以戒農官焉。

疏云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鄴長每鄴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隣長五家則一人遂人注云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鄴之田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九

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計四縣有二千鄙百鄴四百里二千隣則隣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此則戒其主吏之詩。

說通云曰成王則康王以後之詩成王之世禮樂大備嗣主守成惟以務農重本爲事。

詩弋曰前篇所訓在公田故曰敬爾在公蓋爲民言則先公而後私也此篇所訓在私田故曰敬爾私蓋爲君言則先私而後公也。

不曰戒命而曰昭假。見成王重農之意。積精誠以達官。一如精通上帝者。然備官者。烏可不仰體。

黃氏通解曰。周公之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懸其法式。又予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暇。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為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為農而已。

陳云。箋以指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官之言。駁發爾私。終三十里。是教民之言。亦服爾耕。十千為耦。是民從號令之。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十

事。○蓋戒約農官。而欲其教民如此。使民各從令。趣事如此也。

天下智農少。愚農多。勤農少。惰農多。故三農生九穀。非不屬之太宰。及春不播。而何生矣。十二壤教樹藝。固已頒之司徒。臨事不率。雖教而何益矣。是以一部之衆。又簡主田者一人。欲其表正而影斯從耳。嘗觀古帝王之治民也。作無益者禁之。淫巧之物鬻于市者禁之。於工賈則有禁。於農則有率。可以想其率制天下之權。亦可以見其敬天勸民之志。夫衣食之源。人趨如鶩。而待於農者何也。農之于

恒為農野處。而不匿其秀。所以賓興及之。而工賈不得與焉。已且有其率之必。無土。滿人。滿之患。蜡。札。歲。陳。先。王。之。

澤而樂利。成且有其率之。而利權亦歸于上。斷無素封。偶國指大。于股之虞。而天下易為理也。後世莫之或及矣。傳曰。私民田。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陳云。言利而不及公。令民知若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民意之先公也。則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主意之讓下也。則曰。駿發爾私。意亦謂遂及我公云耳。

陳大士曰。民有欲耕而不得者焉。公作之務妨之也。吾寬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之民有得耕而不欲耕者焉。昏惰之質。犯之也。吾嚴之。令不見異物。而相廷故。禮樂可興也。不出百里而用足。故獄訟可哀也。而王道之終始由之也。

論詩云。私字。道理上用不着。於事上儘有擔當之力。

箋云。贖疾也。發伐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代。陳云。言伐者。以和伐此地。使之發起也。

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里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云。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也。每各極望。則

倫及天下矣。○箋云：計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云：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以萬人受田計之，正足相當，故易傳也。

陳大士曰：天下萬里，其為三十里者，不知幾何也。即畿內千里，其為三十里者，又不知幾何也。然目境所及三十里，而天地之際，合井法所均三十里，而萬夫之地，春是合毛

詩

卷之二十四

十

鄭二意而併之，自妙。

上車之而下不應，與不率同。必令其若不待於率也者，而後其率深也。曰亦服爾耕，見民力之自勤也。

王氏農書曰：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墾。

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

箋餘云：耦者，相配而成功。陰陽之妙，理萬物，華生之道也。不止彼此並作，定有水旱凶荒，一心救護，可想見三代卿

田同井之誼焉。

大凡勞苦之事，一人任則見勞，二人任則見逸，俗習之常。

勤者一奮，則怠者亦力。偶者將倦，則和者又先，故力必相

親而愈出，業以合舉而易成。先王所以創為五寸之耜，令

比用之，以共伐一尺之土也。耦者，誘也。射之有耦，所以誘

射。耕之有耦，亦所以誘耕。然則耦，原非以器之合比而言，

以精神之互礪而言也。能以此意通之一川，何十千之非

維耦乎？設有倡而不和，是兩人僅成一人之事，不和而倡

亦倦，是一人兼廢兩人之業，併不得謂之耦矣。精于耦之

說者，可以識陰陽配合相生之故，非匪比形迹間也已。○

譚云：天下之力，不以衆拔，則不集。天下之心，不化其衆，形

則亦不集。十千而曰維耦，則形衆而情寡。維耦而曰十千，

則意寡而勢多。

國家之設農官也，原欲銷天下勤苦之心，而欣之以樂利

之器。故耕一成之地，如耕百畝之田，鼓萬夫之勤，如鼓一

人之力。雖三十里而總以私槩之，不見有川遂井成之殊，

雖十千衆而止以耦合之，不知有勞逸勤惰之別，意微之

名之所由立乎？噫！此何景象哉！以一道同風觀之，則堯舜

之君民也，以合德樂業觀之，則孔子之有七十子也。且也

積三十里，則盡天下矣。積十千耦，則徧億兆矣。果農官之

所能致也哉。

陳大士曰：成王之世，內無諸侯之叛，外無四夷之擾，拱手受成，率天下力，三十里之間，至萬人爲耦，民生不見兵革，與其類熙熙田間，禾麥被野，此秦之所以富強也。積之數世，而穆王得展其廣大之勢，將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而耗于游幸也。悲夫。

振臂

序曰：振臂，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疏云：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十四

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疏云：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授殷之後于宋。

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卽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于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其實武王時已封于宋，但

未爲殷後耳。樂記已言授殷之後于宋者，以微子終爲

殷後，作者從後錄之，故云。樂記注云：授者，舉徒之詞，謂舉而徙之，別封于宋也。○按宋世家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至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彼言復其位如故，謂還爲微子，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于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于微也。此不辨自明。

正義曰：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十五

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徐云：昔者成周革命，而興滅繼絕，爰立杞宋，使疆于諸侯，而以時相肆祀焉，固褒崇之大公，亦嫌疑之一會也。先王慮其有未安也，故告之以人心，慮其以人心爲難乎也，故告之以匪懈。

西辭何地也。我王龜卜其勝。大漆沮之宅。贊豐芑之觀。以造多士。以妥王靈。至著也。其翩々來遲者。高岡而鳳鳴。桑扈而鶯領。此其常也。未幾振々臂々于飛乎。乃白魚那在藻之居。赤鳥得愛止之屋。覆巢陸卬。宜鶯故枝之非舊。而

来

韓詩章句法簡賅、文字之雅也、亦足以先儒古訓粹靡

在西郊故曰西華

今日之舉。合天下之懽心。以事其先公。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有寒暄。至止肅。主禮者恪而趨。奉璋者濟濟。漆匕。象皆以容著之時也。故于容亦指其容言之。○玄駒白馬。掩映于駢剛之旁。黃收素啤。紛錯于采芡之側。章云。玉既改矣。何獨斯人而容之頑者。成其高遜者。任其肥客者。留其耨耳。器仍守矣。容亦孰得而我之探。厥非我。

疏云客者敵主之言左傳皇武子云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

袁云無暇問其生平。卽斯容也在彼有惡之者乎。在此有  
敬之者乎。陸云。作君作賓。其間各適之令圖。夙夜有之。嘉  
客之得人。已如此。其譽之永終。可爲幾幸也已。

靜思不無情深之感。而尚留此無窮之寥闊。仰兄先王之澤。留萬一于人間。相對亦多難言之事。而猶存此不朽之聲稱。俯修蘋藻之私。掃餘慚于地下。我客亦庶幾賴有此

十一

春哉亦庶幾夙夜以求此譽哉

書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

論詩曰、似周人經武庚之亂、喜客來助祭、勉以令終、蓋頌而輒者也。

時弋曰。武庚誅。雖聖賢不無疑慮。故客之至周也。如鶩之翔集。低徊盤舞。始下。周人窺其意而慰之。若曰。如客之德。無惡無殺。自能終譽。不似武庚之無終也。

徐筆洞曰周人于微子稱客于箕子稱師皆不臣之雖是

隆先代之意。然箕子而朝鮮之也。終是疑而達之也。子振驚之詩。至在彼四句。隱然謂若分彼此。若起惡教之心。則朝夕間譽即難保矣。其言微哉。其云我客亦有斯客。可親而心何如也。故以無惡教言之。陳氏謂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于我。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如此庶幾能早夜之間。終得善譽。此註寔好。但詩人言自渾融耳。

張叔翹曰。振驚白馬。詞意相類。疑皆為微子而作。徐玄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九

視天下非吾家物。而烏得專之。其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履實之類。非必以武王為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疏云。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使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

朱傳則以為報祭田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箋餘云。豐年百室盈止。却象賭賽一般。案字。塞字去土從貝。使天而雨珠。飢者不可食。天而雨玉。寒者不可襦。唯此填倉滿廩。真是寶貝。故曰報賽。

詩揆曰。堯九年。湯七年。雖至德通天之聖。豈能高不憂旱。低不憂澇。睹此豐登氣象。神工真無可報處。韋氏曰。亦唯有揚功以當昭格。頌德以答玄靈。書大有曰。豐。稱上瑞曰福。修神休曰降。象庶徵曰皆。歌之咏之。以為報而已矣。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九

董云。國之托于農也。非獨野政也。惟氣順而康降者其事為豐耳。周公成王之時。國度修明。即農祥為造。福神豐受。職用歲事。以開先則功成。而四時序也。瑞應而百昌滋也。樂利而兆民咸賴。延年而一人有慶也。蓋大史紀豐年矣。○陳大士曰。宣公大有年。不識春秋之與旨者。以為記瑞。君子識之以為記異。蓋太和在成康宇宙間。故豐年屢豐年。叠見于詩之所詠東門之池。魯宣預聞乎。故其何明賜之有焉。粒米狼戾。長地財也。然不曰良田。不曰膏壤。而曰豐年者。

何年者。天之爲也。董子曰。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蓋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

李敬一曰。年之不齊。金木水火更相勝焉。木之勢勝金。不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

詩志

卷之二十四

辛

此論年之大槩也。

鄭云。二氣之伸。即有一氣之體必瘠。五行之交。即有一行之心必歛。陽爲火屬。黍生于火。亦殺于火。若其相殄也。火濁則淫。黍之外或有起而爭其淫者。而黍非惟不爭。抑自不敵。陰爲水屬。稌生于水。亦殺于水。若其相逆也。水濁則貪。稌之外或有起而亢其貪者。而稌固爲不亢。又疑不安。故歲即大敗。必有一種焉。乘以黍而榮。不至極無。歲即大美。必有種焉。厭于其勝而枯。不至極備。良農所以皇也。焉叔土宜。又審物性。而神不必然。群性習乎怒萌。則各命其

致力。高下燥濕。寒暑陰陽。可使同用同得矣。

陸羽明云。百艾之植同而種異者。不知幾何。大約高之與黍同原。卑之與稌同。隔者也。又皆其就燥。不至如黍就濕。不至如稌者也。惟稽其所偏至。則相肖者可例而推也。

鄭云。豐年書者何。志幸也。言黍稌者何。示豐也。黍稌之外。不書者何。不繁書也。益以示豐也。天下之道一耳。道之貴也。不必言。聖人言其夫婦之與知與能也。足矣。則言豐年者。吳不然。言其豐年之多。黍多稌也。亦足矣。

釋草云。稌。稻。郭璞云。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職方氏云。

詩志

卷之二十四

辛

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又云。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傳曰。廩所以藏盛盛之穗也。疏云。是稅民之物。○董氏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秬。三年九年之蓄。于是焉依矣。

疏云。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銍。三百里秬。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總。禾稼也。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其穗則當廩藏。以穗隣于禾稼。雖不在廩。故毛氏特舉其穗。舉穗則自穗以往。秬及粟米。皆在廩可知也。○說文云。

尚穀所以振入宗廟樂盛倉黃而取之也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凡會同師役之事治糧食大祭祀共接盛○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陳大士曰制之益精者時之積也制之益廣者時之豐也吾聞之雍之人居食一也穴而處獨不可穴而藏乎吾聞之雍之地水土一也土厚而不淺獨不知水深而不濇乎是故藏粟于窖而即坎爲廩雖然王者制作無小安富以爲後法耳王者重穀既殷要當使出萬全耳人但知南方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幸

之有高廩而莫知西土之亦有高廩入者無算而貯者無餘是積之之具不稱也半爲高廩以視用而半爲土窖以貴本亦創之之說未全也蓋至萬億及秬而知天時之已至矣且知萬億及秬而知人事之已修矣

毛傳云數億至億曰秬詩傳云陳穀曰秬

酒醴具則周行示而乞言之志伸諸父述而和平之氣合同牢協嘉會之情行葦快兄弟之具且也賓興于國齒尚于鄉邦家盛事何一不舉古者齒年穀禮故以洽百禮爲豐年之慶亦以見杯棗之設先王必以道德將之所以飲

酒百拜不至于流而生禍也

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供祭祀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氏所謂成而汁滓相將今之甜酒也人世之福祉繁多大約以類來者耳所以先王井田之後徐而興以學校富庶之餘進而與性命相求蓋欲分途多方以致之也今則賴豐年以有酒醴而以祭以享不惟士女穀國用儲兼發我以仁孝之脉開我以文明之休舉祖所以培之累世俟之百年盡皆十風五雨內收之不能執本務盡也降福不孔皆也哉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幸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李氏曰宮律於樂者象成也合樂於庭者告成也

徐玄扈曰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樂以武名武周之不欺也樂以武名而合乎祖武周之無慚德也

疏云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懸凡此皆視瞻設之于庭也既備



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必瞽家為樂官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

黃云有瞽有瞽言上瞽中瞽下瞽之備官也辟雍疎更一變矣

周禮春官序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視瞭三百人是一瞽一視瞭相之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

正義曰周人初改懸制故作樂之始于諸樂先言懸事

諸志

卷之二十四

雷

考工記梓人為筍簋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麟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麟者以為筍簋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唇弁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于任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為鍾簋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簋鳴銳喙決吻數目顯脰小體審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

則于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于磬宜若是者以為簋簋故擊其縣而由其簋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麟屬以為筍凡攬綱援簋之類又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砥必撥爾而怒荷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荷其頽爾如委則加任焉即必如將廢惜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范云崇簋之鼓與不設崇牙樹羽之飾與不飾何關元韻然明堂清廟原不比于房中盛治文明決難仍夫土鼓夫

諸志

卷之二十四

玉

備諸無用之物乃以成一有用之器天子之書車軌物皆如是也集極可已之數乃以昭極不可已之文天子之玉戚朱干皆此類也蓋縣之也多于用見之也久于聞既竭耳力以審音矣得不竭心思以盡制乎聲音之道發于虛縣之義所以為盡善也於縣之制與所縣之器必廣肆言之者所以著創也若乃鞀磬見於商頌祝圉著於虞書非周制也周備六代之樂亦與崇虞縣鼓同設之見今日則為周庭之鞀磬祝圉而已矣蓋鼓之言郭也萬物鼓甲而出又象則雷霆也萬物應陽而動鼓雖

無當於五音。五音不得勿和一聲而為衆聲。與者鼓也。故於此一器易其制而餘器亦似煥然一新矣。

爾雅。鼓小者謂之應。釋名云。聲在前曰翔。在後曰應。大射注云。先擊翔聲。應聲應之。翔始也。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殷人楬鼓。周人縣鼓。

考索曰。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組。錡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徐云。祝之制中虛。蓋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圉之制中寔。

諸志

卷之二十四

三

蓋聲之所止。則歸寔也。

釋名云。執導也。所以導樂。儀禮注云。鼓如鼓而小。賓至。搖之以奏樂。大司樂云。雷鼓雷鼗。於圉丘奏之。靈鼓靈鼗。於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奏之。白虎通云。報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

樂書云。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異。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以為祝敵之屬。○祝合樂而致止樂。皆以木為之。

樂記圖云。祝衆也。以主衆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聖人象天以制祝。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樂書云。陰始于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此祝居官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字說云。虎。西方之獸。故數為伏虎。二十七組。離者三九之數。陽成于三。變于九。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所以止樂。樂書云。敵居官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禮記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諸志

卷之二十四

三

蕭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下。嗶嗶厥聲之上。詩人原有深意。李敬一曰。應田縣鼓。執鼗祝圉。數者之聲。皆各吐而未相屬也。執比合其中。而綿連其際者。則蕭管之聲。居多。蓋華木一聲。竹肉繁會。金石以動之。必絲竹以行之。故官者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備其大。而必備其細。使大不踰官。細不過羽。聲於是乎始。和大凡樂器之重者。從細如華之。必比於竹。而後聲之嗶嗶者。不越輕者。從大如竹之。必佐於華。而後聲之嗶嗶者。不沈伏耳。釋樂云。大蕭謂之言。小者謂之箛。博雅云。蕭大者無底。

小者有底。月令章句云。蕭長則濁。短則清。以鴈窻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易通卦驗云。夏至之樂以蕭。鄭玄注云。形似鳳翼。鳳火禽也。火數七。夏時火用事。○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

小師注。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釋樂云。大管謂之簫。郭璞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篴。六孔。樂記云。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嗶嗶之謂也。

文之德。肅肅雍雍。俱從管絃。千羽間鳴。舞而出。劉云。和且

詩志

卷之二十四

樂

敬人之道也。而樂有之。然則不足以通氣幽明也哉。此合祖之旨也。

孫云。至陰肅肅。樂之別也。至陽雍雍。樂之調也。茲已舉商宋濁亂之餘氛。一掃而歸之清明。慘毒之烈燭。一滌而躋之優容。則師尚父之發揚蹈厲。凜然如秋焉。亦既肅矣。周召治之流膏布澤。熙然如春焉。亦既雍矣。

李云。肅非他。是先王所謂取象于奮地之雷。而作樂殷薦者也。不奮不可以爲豫。不整必不可以得諧。肅而後雍可知也。雍非他。是先王所以旁通於春夏之仁。而作樂從天

者也。仁不化則義不收。風不從則律不辨。雍而後肅可知也。故和也。

陳大士曰。凡在廟者。羣臣列辟俱焉。獨稱我客何也。周二王之後也。凡有舉之。莫有忘之者矣。

笑餘云。樂者。象成者也。武王之樂六成。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後綴以崇天子。雖發揚蹈厲之中。而次第雍容。天人之數已明。不棘欲。無慙德。雖黃帝堯舜禹湯復起。義以加此者。故我客觀之。且永觀之。成字宜如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主

此看。祖曰。聽客曰。觀聲容俱妙。孔子所謂盡美者也。陳大士曰。樂可同。散于天地。客可釋。恨于存亡。神人無福。享時臻。災害不生。累孽無作。今而後可。長游于其間。而保有說。豫容。將何歲不至。止鐘簋之所。而觀此嗶嗶之盛也哉。

聖人於祖孫之際。實有威格之理。於宇宙之衆。實有鼓動之微。故一機達於渺。神明無不畢赴。一事動其本。志氣無不畢聚。非矯誣也。

黃氏曰。總之。周庭也。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故至於閨門之中。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閨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胥今日始矣。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禮樂豈易言哉。周備六代之樂。至秦而盡滅之矣。漢興。禮作於叔孫通。樂作於唐山夫人。武帝定古樂。而李延年協律。雖遠勝於秦。而昭德象功之意不傳。禮樂之用。徒以飾後世聽睹而已。悲夫。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疏云。周公武王太平時。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

詩

卷之二十四

三

此歌焉。

孔氏曰。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則衆魚皆可薦。春鮪始來。惟薦鮪而已。詩弋曰。魚肥而薦。取其味也。鮪來而獻。取其時也。

月令。季冬。命漁師取魚。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罾罟。取名魚而嘗之廟。

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公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

方氏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義。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則于廟。神道也。薦則于寢。人道也。

漆沮。我周托基焉。邇其物。有事之而西者。有祈之而東者。瞻言心愴。愴然念我先王焉。蓋培植者。經幾世矣。其澤存。其入亡。睹是魚有觸物之悲也。且北方少魚。魚爲貴。貴異物。順孝心。又思嗜之誠也。冬春以志時序。又霜露之愴也。物雖小有深焉者矣。非直告民力之普存。族物之不疾癘也。神其食舊。勿替引之。則降福多矣。君子讀漆沮之歌。其思切。其語寢。其真事死如事生也已。

詩

卷之二十四

三

李云。論水。海爲大。江淮河漢次之。澧爲近。伊洛瀍澗次之。其間名魚無盡。乃不遠取。不近索。而必于漆沮者。取物于祖所自興之地。于神嗜尤飲焉。爾于思嗜尤切焉。爾。○魏云。縣及吉日。與此皆云漆沮。豈周家根本之地。氣王而多產耶。抑天子以此地爲湯沐。故虛之爲漁獵所耶。顧云。令太和不釀于神臯。耗端先見于重地。即欲告虔。將焉取餘。即或食新。亦弗捷我。茲者盈盈一水。紆澗縈瀕。襟豐帶洛。山高水清。淵深脉遠。潛有多魚也。故因化以及其物。因物以及其地。因地以及其統。而後可以大報本矣。

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楷。楷。移也。郭璞曰。今之作楷者。聚積柴木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論詩曰。積柴以養魚。所以遂其生。非養以恣後日之取也。袁云。金寒之鄉。殺氣載金而益峻。至水王之際。寒威與水而俱深。非得木無以資其處。

陸機云。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謂此穴也。

雅異云。鯢。鯢。長而白。郭云。即白鯢。此魚好游水上。故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三

莊子稱鯢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明遊其性也。

曹氏曰。鯢與鮪俱黃。鮪色青黑。鯢與鯢皆白。惟鯢則獨得其赤。蓋用之者惟一時。而實備乎五方之氣。鯢與鮪相似。一則力能制人。一則當春穴山而出。鯢之性善浮。鮪之性躍而能飛。鯢鯢則言乎一偃一仰。蓋產之者雖一地。而實全乎兩間之美。

顧云。孝子之假廟也。寧以微福。正以報本。故雖一微之物。而先代之精神。若式憑焉。則歆吐係之矣。○馮云。繫此數物。豈輒當祖宗之心乎。乃入廟而念漆沮有深長思焉。

仁孝所激。而祖宗懷息之音。亦因以傳矣。故自此魚一躍而岐山之鳳遂鳴。鵲鳩之化遂廣。麟趾之仁遂厚。熊羆之夢遂祥。八百年之氣運。于是從兆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豈偶然哉。

陳大士曰。水澤腹堅。始伐木。而邠有詩。漁師始漁。天子親往。而潛有詩。皆季冬事也。然季冬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逆寒氣。獨無詩記其事。何也。毋亦以其事近怪。而其禮又近戲。與蓋十二月大雩也。謂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中二星在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三

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灾厲。故雩磔以攘除之。其事之怪如此。先王順俗置爲官司。官司之重其事。亦所以職掌之使不亂也。若形之詩歌。則太重矣。且事非有。關於先祖之故焉。不頌。

辭

序曰。雖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謂文王也。

鄭氏之學。以爲禘禮有四。祭法。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

注云此祭昊天于圓丘禘之一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謂祭感生帝于南郊禘之二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禘之三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夏曰禘注云此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禘之四也

名物疏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禘于其廟者謂練時還主遷廟新死者當禘祭于其廟以安之祫于太祖者以新廟之主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主

序昭穆也其祫之異者祫則未毀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祭于太祖廟中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而不及親廟其坐位所向各別○賈逵劉歆杜預之徒則以傳無祫文謂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禘諱也言使昭穆之次密諦也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祫合也言已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也二禮爲一耳先儒多以不王不禘之文譏魯僭祭不知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得祫高祖大夫

士得祫何疑周公之後不得禘哉按春秋傳有禘無祫國語云郊禘之牛蘭栗又云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香又云天子親春郊禘之盛而不及祫爾雅亦釋禘而不釋祫卽志所稱二禮之異亦俱無證據故馬端臨云魯之禘卽祫或亦有見與

論詩曰此武王初定天下特祀文王文母因加徽號祭畢而歌以徹之事

有國時以一國事其親有天下時以天下事其親而等威禮度因以異焉今日之考非昔日之考也今日之右非昔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主

日之祭也有自四方來者矣今日之相亦非如昔日庶士也維辟公矣而予一人主禮其間亦得稱天子云幸以天子故而聲稱殷禮得人肆祀廟貌亦改觀矣說者知重辟公而于天子字反畧而呼過何也

來意出于自然故曰雍雍及至廟而止則一片祇承欽翼不息故曰肅肅正義曰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其實常肅雍也○黎云穆穆者文之神也於穆者文所以棲神也疑文之體以對文游文之天以見文故曰天子穆穆

詩七日。尊爲天子。天下諸侯入而相禮。何等氣象。使皇考而在。面進一觴。豈不遂尊養之懷。故武不覺穆然悲思。恐幽明阻隔。或未能必其來饗。故下其絃于孝子。則穆穆兩字。當是摹其神情。冥漠有不勝悽愴焉。爾○末二章。亦皆其穆然遐想所及。然想及之而穆穆之懷愈無已矣。箋云。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諸侯。又助我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懽心。○疏云。薦廣牡。楚茨所謂絜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烹之類。

假字。皇字。乃末節右字意。必如此而孝子之心始安。不然。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三六

身爲天子。而親享侯禮。其安平。賴皇考燕及之功。以有此故。又曰烈考。

陳大士曰。武城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夫紂不能安人。皇天所爲怒也。而文王安之。皇天所爲燕也。在平寧之世。文德卽能安人。在亂離之世。非文德而兼武德。不能安人。故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豈拘拘小智所能辨。拘拘之小智。則以文王終矣。宜哲維人。所以文武爲后也。其燕皇天而昌厥後。以享有廣牡之薦。豈虛也哉。宜哲而曰維人。已首出萬邦。庶類之上。文武而曰維后。實

隱承帝王曆數之統。然則今日之右之也。詎曰不宜。○維人以全天下之性命。言維后以奠天下於安全言。

哀云。慮抱于獨者。不可以入萬物之心。蓋物各有一隅之隱。未易領也。宣而後達其氣類與之相親。知周乎身者。不足以質萬物之巧。蓋物各有千變之藏。不可測也。哲而後洞其本末與之相詔。是人與人皆湛此同域之照也。蓋天以性予人。而卽以權予聖。聖人以人統天。而卽以天統物。宇宙之大。全賴此一人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相持人賴於大。故合天下之人而盡之。故曰維人。此卽謂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及皇天。天之至者。天之盡。從乎其分而言之也。陳大士曰。人知文王之名。而未嘗究其實也。易名之典。從其多與尊者而言之。而不覺逃其平人。知文王之全于臣。而未嘗一標其全于君也。服事之節。從其心與迹者言之。而何所病其德。

馮云。言盡人卽已。從靈卷以及中。漠無一不盡。有不盡焉。非人也。言備后卽又舉安民以及蒼天。無一不備。有不備焉。非后也。陳大士曰。文王之德。以天下報之。而不相嘗者也。文之德。

以文王食之而不能盡者也。后稷養民千餘年，而天懷之。曰：以夏商之事擬周，禹最王於前，契最王於前，而周獨後也。後則積愈至而報愈遲，吾無以安之。獨使其後之有過焉而已矣。且文王亦養民百餘年，而天彌懷之，曰：以禹湯之身擬武，禹之前無文，湯之前亦無文，而武獨有所籍也。籍則讓彌高而得彌固，吾無以明之。獨使其後之能副焉而已矣。

焉云：服事之決天不能違文，故代興之符，身若幸釋，厥後用昌，文亦不能違天，故肇造之基，本支百世。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三

董氏曰：繫社之介，即介耳。必綴以眉壽者何？天蓋以獨夫未稔惡，猶君也。六七作之澤，猶有存焉者。抱器者猶懷故都也。於斯時而臨汝，遺集玉步，遷移，即神器擁衛，不殊今日。而仰質文心，惘乎不惘乎？是來聲從此殞也。何言昌後哉？惟夫以耄耋之齡，而享強固之安，使極君臣之變，而通飛亢之會，傷荼毒者一，無可解。戴聖明者一，無可施。猶且得餘而觀兵，徐而還，餘而戎衣，焉終不忍傷其服事之心，而曲以行其燕及之報。天心固如此也。

朱云：右烈考求諸生人父子之道也，亦右文母求諸生人。

夫婦之義也

讀鳥單卷耳二詩，大似定開千古女士翰墨之原。誠何塊于文乎？故疏云：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

疏云：此祭文王，則于禮當諱，而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言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詞不為廟諱及探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豈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董氏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故，而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載見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三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陳大士曰：載見，辟王，非諸侯助祭之詩，乃新天子始謁武王之廟，諸侯謁見，因助祭焉。新天子勞謝之詞。

鄭云：按武王年八十，生武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穉也。此即其初立，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微如此，世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康踐祚七年，而後致政，併強此詩為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據洛誥云：周公既保文武受命，維七年，使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



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

詩曰載見率見兩目晝然臣忠君孝可想周家有道氣象○周禮先王以觀禮同邦國以祀禮萃人心嗣王卽位二禮備舉如此

傳曰載始也論詩曰武王末受命制禮作樂未遑成王嗣位周公佐之典章大備故諸侯始來朝曰求厥章耳○成王幼則求章當詣周公而云見辟王者尊辟王耳陳大士曰國之有章非必待新君之立而有也然必自見而求之要使天下知人主之爲尊雖當幼弱猶不敢越命而自行

禮志

卷之二十四

四

又使人主知國典之爲重雖當紛紜猶不敢後期而乃請正義曰曰求厥章諸侯謹慎奉法能內修諸已自求其重禮儀之文章使不失法度如下文云云也休有烈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觀禮曰侯氏神見乘墨車載龍旂張緇乃朝注云墨車大夫車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故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旁與已同曰偏駕所云謹慎奉行卽指此也龍旂建之車上說旂卽是詳其所建之車也

陳大士曰龍旂以下天子車服

箋云至祭時伯又率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疏云廟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思皇多祜叙諸侯之意

楊子雲曰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得四表之惟心其周公之謂乎

箋餘云成王嗣位纔十三齡遽云介眉壽何也蓋家道不遠承先緒其見皇求福之念以壽爲先

輯熙二字是周家世德又成王祈天永命之本頌成王者併此凡三見矣夫總一輯熙也用以基命則有密之心也

禮志

卷之二十四

四

用以敬天則光明之學也用以膺福則又純常之嘏也伴者有厚望辟公之意蓋昭考之精神滿天下一處不光明多福卽受其玷闕昭考之精神屬于身一念不光明援介卽爲之中斷安足稱純嘏哉故籍烈侯之昭假以集福後欲繪烈侯之巨勳以求福耳

箋云祭有十倫之義使光明大嘏之意疏云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見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叙焉見上下之際焉祭

有十種倫理之義。大而難明。故言使光明之也。

所謂純嘏者何。嘗觀箕子飲福。錫厥臣民。王者無福。臣民之福。卽其福也。安有臣民不康。而得驕語純嘏哉。故民質偏德。多福之徵也。漢文詔祝官爲民祈福。毋爲一人得周家遺意矣。

###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按樂記。武王克殷。下車。封微子于宋。是微子原與武庚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四

並封。至是始命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微子之命。王若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太白授首。而祿父再殛。周人之心。先有不自安者。故款曲慰勞而歌此詩。

徐玄扈曰。讀此不獨周家忠厚。其真情寔意。藹然如不容

已。亦以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巖巖壁立千仞氣象。○今人多以慙德爲武王諱。不知能慙便是聖人。若莽齷止爭不識慙字。

箋曰。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

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駿而美之。說通曰。嘆不肖而念賢也。○金云。又以見聖人無宿怨府。怨之意。鑒其覆轍。而卽令庶裔弗封。防其反戈。而忍令商丘弗卜。斬人之祀。不祥而不可爲也。棄先之禮。不智而不可爲也。

馮云。我客所抱而來歸者。皆殷之所尚也。其爲尊卑。周人變其名而黃之。其爲鼓楫。周人更其制而縣之。其爲瑚六。周人益而八之。其爲俎。周人增而房之。抱器之不可用。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四

聽藏之帝乙之廟。車之大一統。咸新其變易之規。惟是周人乘騶。殷人乘駟。周客也。而亦自其馬。猶以一物存殷而已矣。○猶以一物存殷。正客之志也。父師奴。少師割。而鳴鶴又成。捕先王之祀。斬然不得已。以恪慎克孝之心。寄之於此耳。亦白其馬。客之志悲矣。亦白其馬。而客之志用慰矣。

檀弓云。殷人尚白。戎事乘駟。注云。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易曰。白馬翰如。明堂位云。夏后駟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蒼鬣。

陳大士曰。夫殷廢國也。而微子賢嗣也。廢國不可以不恤。而賢嗣不可以無輔。夫人主之思藩臣也。非必國家實薄。而彼自見。昔者養異之形。卽列侯之作弗靖也。雖乃其身自殘。而旁亦無正人君子之助。顧不謂文王追琢其章者。微子且追琢其旅也。蓋從行如此。卽在罔可知矣。且從行如此。卽其主可知矣。此所以懲前非也。此所以邀後福也。○微子不置監信其賢也。微子不必置監懲其弊也。

陳云。要者。盛之象。且者。多之象。○萬云。閔官教商之旅。琢。治玉之名。故箋云。以賢美之。故玉言之。徐云。謂治練。

琢。磨也。見其自客之治練。琢磨中來也。

萬云。成湯之遺胤。而遽疇之臣服之列。覺于意有所不安。帝乙之長子。而稍異之延揖之稱。使其心亦有所大服。其客之也。尊之也。其客之而遂有之也。有不可言者也。嗟乎。猶繫非故。而黃鉞可悲。物季盡更。而自馬猶在。當其時。望和鳩條幸。而妻且其旅。膚敘殷士。裸將于京。奉命而往。終事以還。有不可一朝之意。曰宿宿。曰信信。曰追之。周人若編其意而言此耳。

陳子常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卽此作。留則下文不須轉。

大士曰。客既留。而常有難久之意。吾遠示其期。適速之行也。吾姑因不多之日。而又少之留一日。且得一日之惟客既留。而常計所留之程。吾遂如其期。是縱其性也。吾始因已過之日。而重約之。更後期復有後期之設。蓋國家事已大定。而分已久明。故不以能臣爲多。而以有客爲重。使客留焉。而使子一人借光矜衆。不亦美乎。

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饒送之。疏云。謂已發上道。遂而送之。明先不言送。王意不欲其去也。

管稱微子之言曰。商其淪喪。我行遯矣。則其時壁歸周。剖

書本 卷之二十四

圭就宋。寧惟是傳一日之寵澤已哉。威福之說。何同人設詞之不倫也。吾以爲朝廷之上。有諸侯。宗廟之中。有天子。帝制依然。與九獻八佾之典。同其禮。與五侯九伯之規。異其儀。非客之所謂威福也。雖是縉紳家邦。聊慰遐荒之志。修其禮物。用酬抱器之心。客志在存祀。蓋卽以客之志留客云爾。

馮云。先王于先代之後。其心公平廣大。致其敬又盡其愛。則爲之斬平格。而虞與量之寵之。爲客累也。蓋威既盛。而無所復益。福孔夷。而無所復艱。意若曰。則惟此室。昆主席。

以侯殺無禮焉無息焉斯可也

都仲與曰淫凶也指紂與武庚也威謂誅紂與紂武庚也夷平也蓋言既往之事乃其禍淫之威今日嘉于善人降福其為平易而無所猜忌矣此微子始受命故舉武庚事以誦之

施氏曰昔周之滅商非武王意也願既滅之而後封之而後于微子改封之亦非周公意也願既滅之人對其後而神悅接神明之胷中有感而難言亦惟道其致留之祭已矣雖然而且欲紂之且欲紂之且修厥福之降以冀一鑒

詩志

卷之二十一

宋

之何言之懇也如謂是我周移其祚而不殲其嗣更肅客焉義至乎又謂是我客就重器而昭世守如分王焉恩渥乎而義不容忽乎若然則客之去猶留也何必一堂之長侍而後為有客也且客雖欲去可留也何妨務惟之暫駐而趨崇迂固也而何言之懇也蓋取諸其懷而與之不如弗取則殺之而懼其不殺也微夫人之失德吾焉得亡之而又焉得取之則不必殺而必欲其殺也意在吐茹之閑無能向客道之亦不啻道之矣他日武王語箕子曰吾殺紂是與非與而箕子繁嘯無詞也則此始道其留之責有

以夫否則安取此白馬淫威而修談之作惜別態也

徐筆洞曰自常情而論卽降以淫威之福豈能如當日御宇行事之大想微子之賢未必遂以此介意但周人于其來也而以此慰客之心周人不無疑案矣孰若與之相忘而游于不知哉予讀洛誥論頌之書因想周家太多事也惟恐民心之不相忘也抑世風之降而不得不然與去唐虞遠矣

尚書日記曰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同姓懲武庚事少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

詩志

卷之二十四

宋

賢以藩屏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為益加此周德之為至也

宋之後而有襄公王者之後降為伯而不成為伯其治降宋之後而有孔子神明之後還為聖而有加乎聖其道升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疏云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因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然則樂自奏大武而此詩則歌以節舞者也非以此詩奏也

疏云大武者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于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魯申公以此爲大武一成之歌。春秋傳亦以此爲大武之首章。

周公象武王之功。作大武之樂。功以武成。樂亦以武名。說者得毋以征誅爲武乎哉。不知武以止戈爲義。蓋深表其用武之意。不在武耳。

劉云。天下而可直用其文。焉所事武。惟文處其必窮之勢。

詩志

卷之二十四

聖人

而後乃信武以行之。故順以行文。謂之文。逆以行文。謂之武。武與文非對待之說也。使武王而僅以用介爲武。其去窮蹙者無幾。何足稱無競之烈。而以大武著也。文非委生民於塗炭。故其文爲允文。武非毒天下於干戈。故其武爲大武。

周家父子之際。夫子以爲善繼善述。此詩以爲開後。皆後事。據理之詞也。如魯男子閉門不納。何時學柳下惠。而夫子以爲善學。則武周不是繼述。故曰善繼述。文王未嘗開後。故曰克開說者。必舉兩代極相反之事。宛轉附會。將聖

人神龍變化。說得板腐。又賈周折。殊失尚論本旨。大凡前人啓其端。後人竟其緒。此之謂開。此之謂繼述。前人未嘗開端。後人徇而爲之。疑於未嘗繼述。疑於未嘗開。于是以善繼述以克開。揚花之耳。然則勝殷過劉。武之劍也。認真以爲繼述。則非也。故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而於非常之詞。每可從時移勢革中。想見前人令人悠然思我。穆考也。以爲非允文。文王不至此。不知何故而純熙之氣。運合以明夷牧野之干戈。合以服事會朝之清明。合以十三年之苦節。而後其間陰陽相刺。繁瘁相均。志氣情文有餘不足。

詩志

卷之二十四

聖人

之數俱若相配。乃以爲武王之嗣。夫有所受之也。云耳。畢竟克開之義云何。凡前人留有餘地。後人則有餘地。可安文王則天意人心盡欲開之。而已極意阻却之。挽回避遜之。極曾不留。後人以餘地。可仍勢窮不得不反。其實文王非開。而指之爲克開。吾故曰後事據理之詞也。識此。卽謂堯舜傳賢有以開。禹之傳子。唐虞揖讓有以開。商周之征誅無不可。

爲武王之受極難耳。且天下之大。不諱以成。天下之大。不忍。蓋際夫時窮勢促之秋。毅然以身受之。殆不避艱險而

庸任者耳。則夫稱干比戈。其事已著。何必以不血刃之說。蓋之。此詩不諱其事。而善白其心。于文言。文于武。終言武于作。樂偏言功。即合武于文。亦只以歌功真象武而作也。文王之文。以止殺爲心。以觀成爲功者也。按其當年。未始不沃如殷之熾。未始不除淫刑之威。未始不剪滅助惡之黨。與而殺終不止。而功終未定者。以不勝殷故也。迨武王勝殷。則遏劉矣。則定爾功矣。人知武王以殺勝殷。而不知其以勝殷止殺耳。人又知武王功在勝殷。而不知其以勝殷定功耳。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五

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莫看作武王之武。卽武王之文也可。見非文之開武。文王仍開武之文也。武王非以大武靖難。仍以大文克敵也。神聖舉事。不狂一時之成局。而失千古之太常。類如此。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遲而又久。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祭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泊也。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集。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服。車甲辟而藏之府庫。而弗復。

用。側載于戈。包以虎皮。特帥之士。使爲諸侯名。曰建紫龍。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鵠盧。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見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分明是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註疏觀此。則止殺不獨爲止殷之殺。謂武盡美。其斯之謂與。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五

致其如傷安民之心。以成大定之功也。

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誅紂。須暇五年。○曲禮。六十曰耆。尚書云。惟爾商後王。遠厭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疏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卽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

蔡之以力弱諸侯也。功亦幾與湯武並。不旋踵而陳涉首難。豪傑竄起。卒爲天下笑。武不止殺。所以功亦無定時。孟子曰。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之謂也。

陳大士曰：大武頌武王，而言不通物，烈而已，嗣而已，受而已。而原本于文王之開之也。孝子不忍欺其親，忠臣不忍欺其君。

武王有武功，周公作舞以象功。因奏大武，詩人又作歌以節舞。反情以詣其志，邇本以導其和，文情俱相配而行者也。意承不忍變之節，而誓師者再，觀兵者三，有世德作求之意焉。周公象為總干，山立之舞，而詩人則為之歌。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牧野侯興，肆伐而會朝，清明有迫于不得已之意焉。周公象為發揚蹈厲之舞，而詩人則

詩志

卷之二十四

五

為之歌。勝殷過劉于戈，戰于矢，索求懿德，以肆時夏，而太平有象也。周公象為武亂，皆坐之舞，而詩人則為之歌者，定爾功，故不知武王之功者，請觀大武之舞，不知大武之舞者，請誦武之章。

嚴華谷曰：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為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于文王之德，為奏象武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詩志周頌卷之二十四終

詩志周頌卷之二十五

入頌周頌于小子

陽范王孫輯者

序曰：閔于小子，嗣王朝于廟也。疏云：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疏云：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朝廟。且此下三篇一時之事，皆因朝廟而作，故首篇言朝以冠之。徐玄扈曰：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悽然酸楚之意，其不敢康風夜基，命有寄於緝熙單厥心，有由來矣。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一

歷定之例

從未有不克為人子為人孫，而堪僂居人上者。成王卽政之初，卽以父祖為念，以繼序為思，少年天子，立志已不

疏云：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于小子，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詞者，以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匡衡曰：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人子之於親喪也，終身焉可矣。先王制為三年之禮，示人有所止也。蓋不欲人以憂傷駭性而斯勉於孝之域也。成

王既免喪。猶曰。殯殯在疚。而忽思皇考之克孝者。猶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其圖所為。終身之慕焉耳。且在疚不解。不過孩提之知能。而無當於帝王之續述。未世克孝而後。此念不可限量。不可窮已。皇考得毋念哉。

試舉愛伐之事。與服事之事較。心迹覺其乖違。而成王能捨之為孝。即就純熙之時。與養晦之時較。初終不無睽背。而成王能指之為未孝。可見其平日觀型時已自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於以勉孝。何難哉。噫。武王之事。不惟見諒於天下萬世。而蚤已無欺於童稚。不知其所以對前人觀。

請志 卷之二十五  
二  
其所以示後人者而可思已。

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武王本執競之精神。以伸其不匱之恩。而從身追家。從家追國。從國追天下。用悉展其天經地義之常。而無復遺憾。不曰未言孝思。而曰未世克孝。此其義也。蓋處武王之時勢。得全於孝難。而克孝處武之時勢。其功被一世。正易以殯孝。而未世克孝。未世克孝者。其達孝之謂乎。大凡已之精神。與親之精神。非二也。但不念則隔。念之則

通。不念則離。念之則合。著存之極。如必煩對越于天焉。何左右于帝焉。猶以為念之未親也。陟降庭止。非果親之來會也。即此能念之真精神。為呈露耳。古人齊則思成。祭則如在。豈求之杳冥也哉。

宋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非一於此則不遷於彼。一於彼則不遷於此。蓋有至一者。存萬事不離一事。萬念不離一念也。武王之念文王。亮非徒愛慕不忘。懸空思想而已。其十生開基。初祭經營天下。無一非稟前人之精神而行。即萬念不離一念之意。即所謂敬也。但念于未世。其敬已

請志 卷之二十五  
三  
執念于初服。其敬當勉。夙夜者勉之之謂也。今人徒以兩

眼看真。雙手又心之為敬。殆所謂鬼窟中坐者耳。聖賢之學問。豈其然。姚云。驟而語克孝則難。夫敬直。閑予之一念。所自操存。而不容放驟。而語未世若遠。夫夙夜敬直在疚之一刻。不作遷轉而已有餘。不曰繫而曰序。序者。通衍於無窮之謂。不能續前人非繼。不能令後人有可續。亦非繼是一身而繫兩世之精神。片舍而關八百之運柁。何等鄭重。



陳云日靖未清之烈。未許孰疾者輕荷仔肩。繼者之有慎思可知。緝熙敬勝之遺。未許不聰者妄尋真緒。繼者之有精思可知。○思不忘三字分明。便是敬字。

大凡忠孝之念。誰則無之。不思則不激發耳。繼序則曰思不忘。封功則曰數時釋思。子思孝臣思忠。所以福祿無窮。宇宙相維於不朽也。

詩志

卷之二十五

四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箋云。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于廟中與羣臣謀。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卽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

故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厥命。此訪落所由作也。

論詩云。成王訪落。與顏子喟然一嘆相似。高堅前後不易。

從。不得不求之博文約禮。悠遠判渙不易就。不得不求之上下陟降。其苦心一也。

卽以昭考之聖。猶訪洪範於箕子。訪丹書於太公。而矧矧冲者乎。周家父子之際。有師資君臣之間。有朋友。宜其傳世之久也歟。

郝云。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爲落。艾老則刈。故謂終爲艾。

詩訓曰。落如籬落之落。謂人所聚居也。朕如考工記。函人爲甲。砥其朕之朕。謂朕兆也。言人之一身。必有着落之處。必有止歸之地。亦必訪而後得。故訪予之所落止者。以爲惟率時昭考而已。於乎昭考之爲昭考者。悠哉。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悠哉其朕兆未有艾也。予何從而率之。

惟分昭考分予。所以要就要繼。判渙卽從就處。繼處見也。體會真時。當體不隔。保明其身。卽予也。卽昭考也。一而已矣。不必復言就與繼矣。

許氏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陳大士曰。明主之治。先嚴于根本之圖。京師者吏民之本。而庭帟者廟堂之本。明王之學。政謹于幾微之際。其封廷。

臣如對上帝。而其對妻子如對大賓。卽此意已足。師爲治平之規。而馳驚于冥深。適自苦耳。

### 敬之

序曰。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疏云。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笑言群臣見王謀卽政之事。故因時戒之。

黃氏通解曰。荀子曰。天子卽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

### 講志

卷之二十五

六

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群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源也。六帖曰。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公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詩測曰。此成王敬學之詩。卽不必爲違答之說亦好。

天顯而命不易。得無以形求天。俱認高在上者之爲顯。而不知陟降日監者之爲顯。則此一念已開。媿情之端。故復申言之。

箋餘云。積形者蒼。閉眼不見。積理者惺。觸耳便聞。聽

是圖通之物。如菩薩。修普賢行者。從耳識而入。無行不修。無德不滿。是謂大光明境界。不聰二字。大可參悟。

章云。天下之情。人必天下之聰人也。人主而自見爲聰。卽致力微矣。周之成王。自謂不聰者也。學銳而見鈍。德成而見虧。儒士平日月懋勉。其心渾是一敬矣。

沈無回曰。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矣。學者所繇。聞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就將緝熙而至于光明。則本體昭。卽不言敬而敬在矣。○光明者敬之體。不敢以自然爲期也。惟日就月將。藉學以緝熙於光明而已。

### 講志

卷之二十五

七

張云。于莊無把捉之中。而提以一念之欲往。若有卽之可依者。各爲就。而積日爲月以統計之。更有令人目前途而未知底止者。只有將之可言耳。吳杏稱曰。積刻爲日。積日爲月。曾幾何而忽已一日一月也。此真不再得之日也。一日有一日之就。一月有一月之將。而後此日此月爲我之日。我之月也。不必云一日兼幾日之力。一月兼幾月之功也。

學無得之可言。言日月之就將。言緝熙于光明而已矣。學

亦無止法。終身此日月之就將。終身此緝熙于光明而已矣。

上天顯思之。豈惟光明之體。可以仰對文祖。教止之傳本。緝熙之力。庶幾冥合。

詩按曰。有許大氣力。肩一敬字不起。文王曰於緝熙敬止。是肩敬法。太公告武王曰。敬勝怠勝。是肩得起之謂。此曰日就月將。又是學肩法。堯兢上。舜業上。猶恐肩之不勝。況小子乎。焉得不思求助。

學記曰。其施之也。俾其求之也。佛釋名曰。攀佛也。言率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九

引佛侯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上者。拘侯而不從之也。其字从一弓兩矢。豈不佛哉。觀此則成王不欲群臣異順從已也明矣。

德之中涵者。隱而難窺。著于行則顯而易見。董子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上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即此意。

明能超迹象。必不能成功。程能化階級。必不能遺日用。觀示我顯德行。可見緝熙光明。非徒以靜揖為功。如此方為

精粗合一之學

箋曰。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揖之志。

小志

序曰。小志。嗣王求助也。箋云。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

劉成安曰。朱子以此詩作于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群叔流言。則是武王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九

有風雷之變。于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疏云。頌之。大列。皆歸神明而真。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沈仲容曰。諒落慎始也。所以處常。小志謹後也。所以處變。

○朱氏曰。王悔聽流言。而迎復周公。因賦此以答賜賜之詩也。

周氏曰。此詩所謂懲而忘者。豈悔夫管蔡之監股耶。非也。悔其不察夫流言。而輕信以疑周公也。又悔其不去夫管蔡。而輕任以克祿父也。然不言恩負于二叔。而寓言于管

鳥者何也。樂生于骨肉。蓋不忍以明言之也。

劉而強曰。天下惟使之一途。可以展英雄之譽。亦可以收貪過之功。人主惟信之一念。可以平賢詰之心。亦可以格群小之詐。寧有以使敗以信失者。矧古人狙詐作使。蜂亦未嘗不可。莽豚魚可信。虫亦未嘗不堪。允要亦自有幾。權以妙其駕馭。有真明以神其威格。而必不若予之求。發予之聲。允也。故啟吾心。發奸摘伏之明。懲而誌者得也。或并廢。夫委任推誠之路。愈而誌者不更失乎。然則奈何。取天下之賢以任。取天下之奸以明。應天下之常以誠。應天下

請志

卷之二十五

十

之變以智。庶乎其可也。

大凡輕使之過。每緣輕信之念所致。蜂鳥之喻。雖各開。而竟實相承不封。

埤雅云。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勢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

舍人曰。挑虫名。鵲其鳴名。郭璞曰。鵲鵲小鳥而生鵲。鵲者也。俗名巧婦。關東謂之桑鵲。又謂之工雀。又謂之過鵲。又謂之女匠。關西謂之鵲雀。陸机云。今鵲鵲也。微小子黃雀。其雛化而爲鵲。黃氏佐曰。鵲鵲生鵲。恐一

時之言。如李白云。權歸臣兮。鼠變虎。不得以文害意。陳大士曰。武康其先桃重也。其後鵲鵲也。故云。

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于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亂也。上重未堪字。下重集字。使力可爲。則難亦可勝。禍逼至。則患亦易耳。今以未堪之身。兼此重患。能無惶惶求助之思。

詩弋曰。一親事任。便覺有許多辛苦。叢集。學問自此便大進。箋餘云。舍曰。怡堂而能集。夢是臥薪嘗胆之策也。孟子所云。生于憂患者。此耳。四方日靖之治。其集夢之報乎。

請志

卷之二十五

十

戴記曰。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能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成王一經覆轍之後。而兢惕更覺倍之。

蜀本國經云。裴有紫赤青馬水香木等七種。離騷云。夢虫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耳。而葵藿故也。禮記。膾秋。角麥。

陳大士曰。吾讀成王之詩。深有意乎其人也。而又思周公之教之深也。抗世子法于伯禽。于茲驗焉。雖然。此非成王之言也。成王之爲世子也。切。既免喪。猶之乎幼也。且其人

中材也。當其顧命也。憑玉几以見群臣。發經遠保世之言。無惑焉已耳。此髮未燥。何爲者。明辟尚未復子也。而遽能爲性命之語乎。且訪落孰先周公。不言及之。卽此可以知其故矣。小恙或成王自爲之前。三詩斷非成王自爲之。其非成王自爲之。孰爲之。周公之作諸誥也。皆手定之。乃托于王。則三詩獨異諸。雖然。周公爲此何也。則又其微權也。托以誨焉者也。托于成王之自爲之。以示群臣之不可以不訪。而其所訪之語。又陰爲之程。使其日夜不得不勉以合于其中。蓋不覺其用意之所存。而权還矣。一曰陟降

詩志

卷之二十五

十三

于庭。一曰陟降于家。一曰陟降于事。非周公豈其能此。故曰非成王自爲之。周公之爲之。武庚間管蔡。管蔡間王室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而任以東方之事。而自蠶也。一桃虫也。吾不知其爲鳥。更不知其爲蟲。而鳴鵲也。夫物有大耳也。必有大苦隨之。成王之克成令主也。則集蓼之故也。夫詩揆曰。剖桐爲珪。成王猶有幼。小作要之事。故并蜂允桃虫童子戲也。爲物所愚。釋態可掬。想當時群臣以此爲輕。使輕信之。規未必成。王自作也。

載芟

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疏云。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于春時親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錄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繇。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詩志

卷之二十五

十三

時故以春耜之

天官甸師掌耕耨王藉。祭義云。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月令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云。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庶人謂甸師之屬。府史胥徒也。箋云。藉之言借也。疏云。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已功耳。

疏云。聖王制法。爲此藉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爲本。五祀

之事。唯祭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神明也。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簋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祭法云。王爲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二社皆應以春社之。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于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二稷焉。

從綠疇青畝。說到宗廟朝廷上去。誠有見于田事與國事相関。皇家之景色。與廬井之力作。相因。烏得以農事視農

詩志

卷之二十五

十

事也。周之重農。豈漫然已哉。

楊氏曰。周于農之務。不嫌獨詳。而要歸于慕悅其事。蓋使民漸達于教民之端。卒能自赴于利。而勿有勉強之情。故地無肥瘠。思欲使主伯亞旅之自奉其祖妣。胡考。農無上下。思欲使耕耨耘穫之自鼓其百禮邦家。勞也。而有以尊之。勤也。而有以忘之。祭祀燕會之用。歸其所自明。不必糾游惰以應良天子之名。而各守其業。役于礼。而不自已。所以通胼胝之懣。合衆心之祥和。以成一代之治。其屢豐年也。宜哉。

沈無回曰。一家之中。無暇人。無暇晷。無暇情。農夫之所得爲者。如是焉止矣。至于活而達。穫而多。可以洽百禮。光家邦。寧胡考。則非農夫之所得爲也。民服先疇。國修舊典。休徵狎至。民力普存。明賜非一日。敢自我而愆忘之。此報賽之所不容已也。

疏云。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

時說。耕耨雙提。下文復分承而疏之。箋云。將耕。先始芟柞其艸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七然鮮散。于是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耘除其根株。則此是既耕而耘。與縣七其庶爲既苗而耘不同。是又一解。

耕之爲道。是以五行生尅之運。通五穀消長之機者也。蓋借屬于金。貸威于火。金之所尅。以除其敵。火之所生。以資其子。用能濬潤于水。而發膏于土。

左傳。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蕞崇之。故除艸曰芟。秋官柞氏掌攻艸木。故除木曰柞。卽國語所謂擊葉除田是也。周禮雜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柞氏下士八人。

徒二十人

箋云隱謂新發田也。吟謂舊田有徑路者。遂人云十夫有溝。上有吟。

千耦其耘。則亦千耦其耕可知。夫耦以千計。保無人各營其見。各委其能乎。有家長以爲之主。而伯亞旅疆以悉聽約束焉。誰有意見紛起。以亂畫一之規。神情懈弛。不盡竭處之力者。農無墜業。歲用降康。豈徒微之神力也哉。觀其通力合作。可想見微之義焉。

馮云。天子率群臣以耕于籍。農家亦萃群力而耕諸原。天子三推。卿次之。大夫次之。士又次之。庶人終于千畝。主伯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上

聖旅疆次相率以從事。何以異是。王云。一室之中。而六官具焉。主也者。以爲君也。伯其公。孤之任乎。亞旅也者。以爲卿貳也。疆次其典。隸之屬乎。一耕之役。而四倫備焉。主伯而下。父子也。疆佐之。而宛然朋友之義矣。聖旅而上。兄弟也。以從之。而恍然君臣之象焉。

箋云。強有餘力者。風云。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注云。強予。謂民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証強有餘力。

箋曰。以開民也。疏曰。太平之世。而得有閒民者。人之才

度等級不同。有不能自立。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是也。

沈云。罕珍妬忌。人世之孽緣。未聞出于田畔。農人之夫婦。與恒夫婦異。宜淫導豫。天地之邪氣。未嘗流入農家。卽農夫婦之依孀。與恒夫婦亦異。蓋祖鄙之氣象。士也未甚澤于詩書禮樂之中。靚粧之伎倆。婦也未甚諳于琴瑟靜好之味。朴質勤劬而已矣。惟朴質。故其致真。惟勤劬。故其情渥。顧有史不及書。圖不能繪者。從旁觀而領畧之耳。大凡五倫之中。物各有與至之情。始克相維于不散。吾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交。使得盡如田家之夫婦。其情亦足無憾矣。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上

盧云。夫婦只見其媚依之情。而無他虞也。而神休遠矣。何也。令前此非百室之盈。則春耕有不給之苦。携束筐篋。出諸稱貸。賴有方舉劬而欣然者。安得有此媚依。令前此非婦子之寧。則妻兒有啼飢之困。勉強餉田。家無全飽。賴有時瞻女而憐然者。又安得有此媚依。令風雨不調。疾苦頻侵。則觸目有切身之痛。夫婦相向。愁苦呻吟。賴有當食而

不下咽者。又安得有此媚依。人知萬億及秭之爲神休鳥。知夫婦媚依之亦爲神休也。終之曰。振古如斯。得毋意乎。始也。極目郊原。空曠千里。何所有乎。聰暗間有貧其饑耳。指顧間有畧其耜耳。未几。驛々其達。有厭其饒矣。又未几。有寔其積。萬億及秭矣。何自而末也哉。似人之有能生乎地之有實。天之有巧。藏于人之有耳。蓋恃冥漠之眷顧。不成。非分之邀。既利器之齎。捺亦不墮。無因之獲。民力又安可誣也。

箋曰。傲載當作熾苗。既耕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苗。

詩志

卷之二十五

八

苗之而後種

大凡精于其事者。舉此事之始終節候。靡不洞悉其微。周人重農。則亦嘗精于農。其播而函。而達。而傑。而苗。固主伯重旅之筋力相配而行。亦曾孫田畷之精神相輔。而現者也。故言之畢肖其候。而狀之曲盡其情。說者以爲耘者以苗生爲候。此不過耜之始事云爾。試問鹵莽滅裂者。能道其隻字否。

董氏曰。凡農家豐歉之狀。正難爲玉食者陳也。曰此自田間細事耳。抑知七粢在廟。嘉賓在列。國老在庠。凡百供億。

悉登是類。今西成奏。大有書。天子坐總章以受三墀之賦。命大曾以供五齊之醴。酒醴既清。國典斯舉。雖亦奉歲事之常。唯一經豐享之所。醴自可載三農之含鼓。噍九土之醇和。以嘉覓覓。而几筵膠庠之間。何在。不有餘情。且視凶饑之歲。朝廷減膳。百官修教。有司殺禮。其氣象何如哉。朱云。禮之初。始諸飲食。後世達而用之。遂質于朝廟。通乎庠序。無不有以盡其情。而脩其節。蓋養道隆也。是故年之不可不豐也。小人愛其無食。君子愛其無禮。而物力既饒。人起而精求其用。材質既固。物因以變化。其天味以養人。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九

而氣以及神。簡以食民。其重以得賢。粗以食壯。其甘以養老。孝敬仁愛之端。胥是物也。然則豐年之利。洽于治矣。是故推而致之。宗廟之中。裸鬯相將。而後其生者。先其死者。君子因是以致孝。朝廷之中。獻酬相錯。而下其愚者。尚其賢者。君子因是以致教。德馨庠之中。饋祝相頤。而勞其少者。委其老者。君子因是以致讓。蓋飲食之道。先王不欲無詞而行。其情豐享之始。不欲徒利而生。其後故因其財物以致其義。而風俗以厚。教化以成。豐年之利。蓋不淺矣。陳大士曰。事有其實而萬々不可匕者。亦有其文而亦萬



萬不可已者。以天下之大。僅之衣食載足而已。而無從容寬緩之風。則天下安得其有餘之地而托焉。故祝嘏祝嘏。非亟務也。而可以徵太平。以叔季之世。僅僅富強苟安而已。而無道德文雅之事。則天下安得聖賢之舉而稱焉。故拜師乞言。非實政也。而可以應經義。

古者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禮于諸侯。來朝以賓。禮見有饗以訓。恭儉有燕以示慈惠。益去相臨之分。而通上下之情。所以否隔不生。下情畢達。福祿和平。而天下大治。

李氏曰。養老之禮。有三老五更焉。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詩志 卷之二十五 辛

為人子者。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為人弟者。親見而提于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嘏在前。祝嘏在後。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孰敢遺其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盡。洋洋乎九州外矣。

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七為養也。徐云。老人瘦露高結如垂胡也。釋詁云。考成也。言老而有成德。如大雅所謂老成人也。

箋曰。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禋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

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昔而如此。

馮云。能為逢年者。非農夫也。併能為力田者。亦非農夫也。但神明之權過盛。則人將工矯誣。而輕職業。故為之隱其旨。徵其詞。而第曰匪且也。匪今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成則報之。勿使有廢焉耳。蓋為之求端于古。而神休自見矣。故詩為祈報設。而偏不言祭。先王不以神道先民。事有以也。夫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因而議耕讓獲。教孝教弟。考其終而為之歲典。美其則而乃成國紀。故曰振古如茲。倘一家之職壞。則一歲之事荒矣。于是為之歌咏其事。以寓其鼓詩志 卷之二十五 壬

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

駱云。末枝濬巧之盛。古未有也。而獨以是事。聚天下之力。而一田野之志。蓋彊以之。眾似減于且。而依媚之風。不殊焉。珍奇難得之瑞。古弗貴也。而獨以是慶。萃乾坤之美。而普民力之和。蓋禮儀之盛。似簡于今。而仁孝之道。不異焉。向氏曰。植之也久。故其流之也長。積之也深。故其傳之也裕。周人之農事。誠非一朝一夕之故者。而沐浴歌咏于賽祭之日。殆反本修古。不忘自生之意歟。祀者。反本修古。不忘自生者也。甚矣古人之厚也。振古如茲一言。其勤勞恭。

侯敦厚淳朴之風。猶可想見。八百年有道之長。未必不本此。後世乃有視祖宗之耕具而目之爲田翁者。柰之何其不哀且亂也。

陳大士曰。農之爲事苦矣。先王有道焉。使之而忘其勞。人情莫不樂其群。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人情莫不樂所。雖婦女自饁。氣脉爲契。又相慰藉也。人情莫不樂苗之秀。與苗之實也。騶匕爾。厭匕爾。縣匕爾。濟匕爾。其無有已。火之氣所泄而雨水不時也。其無有亥水之氣所淫而水潦爲敗也。其無有寅木之氣所損而五穀不食也。于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時可自腴致有酒矣。百日之蟠。一日之澤。與主伯亞旅妻孥共之。又非人情所樂乎。而必開之以祖妣之界。胡考之宰。飲食之間有至教焉。不獨以醉飽爲德而已。所以示天下之孝也。王道也。良邦猶是志也。茶蓼朽而黍稷茂。火耕水耨。古而有之。然不及來牟。何也。一時敘事不致詳也。且月令孟春。天子食麥。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又無與于耜于趾之時焉。載芟無犂牡。而良耜有之。非有隆殺互文焉耳也。一則曰古。二則曰古。以爲飲酒無傷也。又教不惑所自以崇原也。王道也。

良邦

序曰。良邦。秋報社稷也。

詩曰。日前篇因朝廷典禮之舉而頌其功。此篇因民間婦子之宰而頌其功。意稍別耳。

祭報者。君上之事。懷其意。索之虛空。杳冥中已爾。而必陳其耕耨播種之勤。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寧之際。何也。聖人之舉事。必有深意在焉。蓋明以示天下。不忘從來之義。而陰以寓其激勸感動之意。此詩人設教也。燕子曰。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此言得之矣。

錢氏曰。猷畝之業。其事甚卑。今無以震而矜之。則其事不甚尊于人。而老弱之力不盡。故隆之于無敢褻則業賤而不遷。幻之于不可測。則力勞而能任。此其以似結妣祖之思。托之賓詞。以見志也。與。

晏上。郭璞曰。嚴利也。嚴之云者。極其利而言也。如嚴冬。嚴威之謂。舍人曰。晏上。耜入地之貌。

箋。豐年之時。雖感耜耨食黍。

疏云。少牢特牲。大夫士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饗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月令。仲夏。農已登黍。孟秋。庶人薦。

不日。鎡而日。瞻。含有情。在其笠。伊糾。其鎡。斯趙。卽從。瞻。字。寫出。若農夫。第知。薈。茶。蓼。已耳。不自知也。耘之時。夏時也。夏則日。晡。居多。雨。濡。居少。故。策。可置。而笠。必需。其舉。笠之輕者。其運。鎡之重也。其首。容之不定者。其手力之無停者也。勿謂。斯趙之所獲。無多也。蓋。深用其刺。一鎡。可斬。淺試其刃。必再。鎡。乃斷。是二人之耘。而僅効一人之力。二日。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之耘。而僅收一日之功也。又况。人不深。而根。復長。是三鎡四鎡。而止當一鎡之用矣。又况。艾不盡。而蔓。難圖。是四鎡五鎡。猶不當一鎡之用矣。今日。吹。芻。擊土。寔。邀。惠。于不根不莠之神。貺也。雖然。神亦不福。情。農。言念。庶。業之始。農夫亦曷。敢愛其力也哉。

天之生嘉種。而不能不生茶蓼也。正天心之仁愛也。蓋百穀之植。氣化。與人事。而成之。令。旣播之後。無復有竊之者。人必不盡力于耘。人不盡力于耘。則本根。不固。無以禦風雨。茶蓼。不朽。無以茂黍稷。氣化。雖至。而人事。不齊。其于。秋。

獲無几矣。其不能不生茶蓼也。所以役人力也。其借膏于茶蓼之朽也。又所以妙化工也。吾故曰。正天心之仁愛也。○林云。造物之生意。原巧。每雨。懸。以徵。人力之勤情。嬉。者。若借。茶。蓼。以警。其偷。皇。者。若借。茶。蓼。以酬。其瘁。

徐士彰曰。薈。茶。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養。薈。則凡百穀之宜下而暑者。全其生。觀。茶。蓼。爲水陸之草。可見。周語曰。民無懸。邪。野無與。草。

月。今。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燧。行。水利。以殺。草。如熱湯。可以。糞。田。噉。可以。美。土。疆。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陸農師曰。凡。稅。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粟。則密矣。就一堆而言。與其比。如。薈。就。衆。堆。言者不同。

陳云。如壙。猶意其借高。以。付。地之有餘。而林。者。又如。此。如。薈。猶意其卑。棲。以。爭。地之不足。而壘。者。又如。彼。夫壙。雖高。力。可致。薈。雖密。功能。爲。至于。積。而其崇。如之。其比。如之。果。盡。胼。胝。之力也哉。

以開百室。是計。畝。均。分。景象。李敬一曰。歲。雖。比。登。容。有。稱。貸。以。濟。匱。家。卽。無。贖。仍。需。貢。賦。以。給。公。一。鮮。獲。將。深。藏。而。登。焉。今。闕。門。以。待。取。盈。示。之。以。不。急。矣。啟。戶。而。聽。徵。調。

示之以無負矣。且也人人自愛，無妄意室中之藏者，即外戶不閉而可在也。好施有博延道左之車者，即行旅不廢而可。

箋曰：百室一族也。一族同時納穀，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而耕，入必共族而居。又有祭醕合醕之歡，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家為一族。于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鄰也。族師注云：醕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故祭以止之。古書作步，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醕五日。注云：因祭醕而與其民長幼相醕，即所謂合醕。

詩志

卷之二十五

羊

也。禮器注云：合錢飲酒為醕。族師云：月吉則屬氏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醕亦如之。又鄉飲酒禮：州長于春秋有屬氏射于州序之禮，黨正于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氏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此皆豐年所必舉，故并述之。

婦子非若丈夫之能安分而恬守也。又非若僕御之能含飢而忍垢也。稍究愁立見反唇而相怨。且一家惟婦子之職卑，供奉上之惟正備。胡考之椒馨始敢叨其潤，又惟婦子之慮纖績往歲之負貸，留他年之餘黍始肯果其腹。一

言婦子寧止。凡豐年之家，不待舉而恍然矣。

陳大士曰：社五色，而獨言得者，非錯舉也。所以順其土之氣。周角周正，而不厭揀者，非偶然也。所以專其黃之功。

疏云：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牝牛，毛之。注云：陰祀，祭地比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牝牲，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于報社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而仍黑屈也。

揀角，傳曰：社稷之牛角尺。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社稷卑于宗廟，宜與賓客同尺。

詩志

卷之二十五

羊

章大力曰：神道大體，必非望報而必以歲事供者，所以人事處之神道幽寂，非嗜飲食而必以往牲獻者，所以人道接之。

論詩曰：農年之慶，前篇說向祭祀燕享上何等禮數，此篇說轉婦子寧止上何等質實禮數，末也。質實本也。含哺鼓腹，直追上古淳樸之象。故曰：續古之人，作詩者殊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恩。

陳大士曰：因方社而所殷實與之為格敬焉，以傳恭也。索鬼神而息農夫姑與之為醉飽焉，以行澤也。事違乎古則

順而神道之教不衰與行于久則重而水土之政可強  
周禮篇章所年于田祖則飲幽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飲  
幽頌以息老物與方社之祭一時並舉古之人使之必  
報之如此

記曰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一先齊二司  
齊三百種四農五郵表毀六猫虎七坊八水庸其祝祠  
日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想當時  
之歌不過如此自周公爲之琅然笙匏遂可登于俎豆  
矣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郊特牲云蜡之祭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  
榛杖喪殺也蓋謂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亡則終  
故以喪禮之殺者送之所謂仁至而義盡也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宗廟之事先王不欲其速已也故  
一祭之間必使人反覆而無盡祭義曰既祭之後陶匕遂  
途如將復入然而其情可知已倘贊明從事成禮而退輒  
已而忘焉非禮也亦非志也此繹之所不容已也謂之曰  
繹不信乎其可繹也哉

箋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則大夫曰  
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曰彤疏云繹與賓尸事不同  
而序並言者繹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禮蓋正祭  
爲祖考繹祭爲賓尸

顧云于是乃觀其始事日者不有展器祗濯告備省饗之  
儀雜舉于宗伯肆師之職者哉而今禮之次復然于是乃  
觀其終事日者不有舉解寔筐卒度卒獲之制奉行于三  
獻百拜之後者哉而今旅而飲亡而善又復然神鑒焉以  
爲敬之惟久也宜以久報以爲儀之惟善也宜以善報胡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考之休亦類報之意也

按周禮正祭視涿濯逆齊省饗告時告備皆使小宗伯  
繹禮輕故用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箋云繹之旅士  
用兕觥變于祭也

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內枋之于東方失之矣明繹祭  
當在廟門外也則基是門外西夾之堂基也

序又曰高子云靈星之尸也郝云此所蚕之時繹而賓  
尸之樂歌明所賓者蚕神之尸也

按靈星龍星即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蚕爲龍精尸以象

之絲衣載弁者尸服也。蚤為絲故衣絲。紕潔白也。象蚤也。休匕下曲貌。象蚤形也。房為天馬。蚤馬同氣故蚤首似馬。

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鞠衣黃。桑衣先帝。太昊木德之君。司桑者薦衣所蚤也。

詩肅曰。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蚤祭惟一篇。故聖人剛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

顧云。綠衣賓尸。而用則主于獻士。朱子以清廟之祭。烈文

詩志

卷之二十五

子

獻頌相。絲衣獻士。故曰亦祭而飲酒之詩。

萬曰。古人一祭之中最多事。凡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此及烈文飲酒必受胙時之獻酬也。

入廟思敬人之情也。但未祭之先人所易忽。將畢之後人所易怠。此詩肅齋以上言其易忽者而不敢忽。兕觥以下言其易怠者而不敢怠。則其正祭時而肅將從事。不言可知矣。詩之善立言如此。

存玄云。其紕休匕制度然耳。只是首舉其人。將紕休贊美。

者大錯。邵氏曰。士祭之衣弁。誰不然。而覺可美者。則以夫人之服。綠衣戴爵弁也。

衣視其弁。首爵弁。則衣用絲。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屨。鞶。注云。純衣。絲衣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惟爵弁服純衣。

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於已。疏云。弁赤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故曰爵弁。

陳大士曰。祭之言齊也。內齊心而外齊物。一物不戒。必有

詩志

卷之二十五

王

乘于用者矣。一官不備。必有缺於戒者矣。故士雖小而得與於祭。亦求助之本也。蓋王必需告之周。而後敬謹之心安。亦必候告之周。而後對越之事起。

李敬一曰。孝子之祭也。慮事不可以不謀。具物不可以不備。然而虛中以治之。其贊糗于左右。則有司存焉。故天子意喻多士。口喻天子耳。治多士目治。

陸羽明云。王之已膳宗實。而猶踐外位者。穆乎如有思也。洞乎如有缺也。盥濯進豆。則望之在上。而敢謂必濯必具。狂殺鼎鉶。則顧之在下。而敢謂必充必潔。李云。雖陳于堂。

若有鬱人。麗于碑者有文人。列于門者有亨人。各共乃職。其敢屑越。而王心不能遂已也。顧云。有其省而告者。王于是若親歷堂基焉。而可無虞于陳器矣。亦若親睹傳頌焉。而可無虞于牲牢矣。亦若親抵殽羞焉。而可無虞于烹飪之不戒矣。想孝子於斯時。其往也如慕。士往而得以寄其慕。其反也如疑。士反而因以豁其疑。王自是蓋有事焉。士固有助于王也乎。

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卽位于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盥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

請志 卷之二十五

圭

牲。告充。宗人舉鼎。祭告潔。按特牲是說。士祭。其次與

此詩同。正義曰。士甲不嫌其禮得同君。

按祭禮。壺設于東序。盥豆。銅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箱。牲與鼎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

釋官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門外兩塾南向。門內兩塾北向。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于君。必熟思其事。

有塾必有基。詩所指。則內塾之基。與東西階相直處也。自堂之堂。則指廟堂。非塾堂也。

大全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故北面立而告之也。

鼎。鼎。只二件。孫炎曰。鼎。鼎之飲上而小口者。周禮。亨人掌其鼎饔。以給水火之齊。然則牲體皆享于饔。然後肉齊之鼎。而羹糝于饔。三禮圖云。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漆。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首于足。

請志 卷之二十五

圭

陳大士曰。後世之祭。以神道全之。故旨酒之設。獨屬之神。古人之祭。以人道接之。故旨酒之設。併及諸人。自五獻六獻而後。而王與后有飲酒者矣。誰爲之神。爲之也。若曰神嗜飲食。已多矣。方將與爾之自酢。王辟后而後。而在廟諸臣。有飲酒者矣。誰爲之王與后。休神之意。爲之也。若曰若駿奔走已勞矣。姑相以酢之。

禮之用和爲貴。不似後人拘迫。惟恐其事之不竟也。正義曰。兕觥。所以罰失禮。至旅而獻酬交錯。或容失。故此特設之。其辭。明爲罰而不犯也。

晏曰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謹不教慢也正義曰祭未  
多倦怠傲慢故美其不吳不傲則于祭前齊敬明矣  
孔子嘗曰我祭必獲福可見恭敬明神必有獲福之理非  
徒飾說矯誣也審子又云古之為享食也以親戚僕省禍  
福也此意亦佳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傳  
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  
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正義曰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祀祀

詩志

卷之二十五

肅

于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上既如此樂亦宜然  
禮疏云有誓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又大  
禮前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  
備告群廟也

時一也何云勝何云熙將以人心言然孟津之初會群侯  
已皆至矣若以封之惡稔為周之時光則其熙有不忍言  
者矣非武之志也然則云何此必在武王自心上覺其有  
與天命之時相卷舒者觀泰誓之詞曰予弗奉天厥罪惟  
均則是用大介真有時之迫而後起焉已

吳云韋誅之事雖帝王一變局寔古今一定局何也時也  
故堯舜不得不變為湯武虞夏不得不變為商周有千古  
之一時湯武因而用之何容心哉

詩七曰身維處晦方能閑寂區中事而于天人之數不致  
凌節而施故乾龍莫先于潛躍之又久雖當躍淵猶必自  
試至于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即此造字言其搏梳化工卷  
舒由我躍上乎豈復因時為卷舒其斯為乘龍御天者耶  
故曰我龍受之蓋酌者養之事也然則師者亦師其養晦  
而已內則十三舞勺尚亦遵師養晦之義與

詩志

卷之二十五

肅

陳大士曰遵養時晦或純臣也或奇兵也未知其果安在  
也後世子師昧于遵養時晦之義未達武心乃一切與天  
下相姑息不知時一純熙是用大介躍上乎若脫兔適不  
及距矣寔維爾公允師殆窺後世之弱政弱勢之事已耳  
陳云時之為義大矣哉其所以乘之者有兩候曰熙曰晦  
而所以宰之者惟一念曰公上則時乎用晦而初非乘機  
進會蓋老師堅壁之權謀時乎用熙而更非躁動急功墮  
仗義假仁之雜伯此百世師也不然而漫言乘時上豈濟  
私之物哉兩師字當一列看于鑠王師言其師天而動者



也。

趙云、凡道法之授受則有師。至于統緒間、直言作述耳。今爾公不惟可為爾祖、爾父、并可為爾師。見箕葉之外、當別有靈承也。

萬曰、酌、卽勺也。禮樂志、周公作勺、其謂此與、內則成童舞象、十三舞勺、謂以此詩為節而舞也。舞象、武舞也、謂用兵刺伐干戈之小舞也。舞勺者、文舞也、謂不用兵器、以簫而武也。勺、簫也。左傳作約。

述曰、勺、蓋大武之五成。左傳以武頌為武之卒章、以奏

詩志

卷之二十五

五

為武之三、以桓為武之六、朱氏謂桓齊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信而有証。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疏云、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為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邠云、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土、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

於所征之地、尚書歐

陽說以事類祭之、謂依郊祀而為之、周禮禡作貉、或作類、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謂祭始造兵為軍法者。諡法、闢土服遠曰桓、以桓名篇、是有威武之義。

說通曰、桓、奉天伐暴也。齊錄、賢賞功也。桓、為武之始。齊、為武之終。各有所指。時說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與分封無異。則大武樂章、不應重出。乃爾詩故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謂伐越、戲方、伐虜、伐術、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之類、是也。然則序說非謬矣。

天下如一身然、毒癩肆虐、病在膏肓矣。牧野用鉞、宇宙為之一創。是攻以鉞、殺也。若無青梁以休養之、天心正不容已也。然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之說、非天意也。惟慘殺者有于天地之和、故蕭條之景應之耳。

左傳、武有七德、七曰豐財。又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天命匪解。劉云、虞夏之興、皆在上世。周稷以同功一體之人、遷之數百年而後受事、發達即不易、竟固亦物數之自然。至如商之興也、政尚剝殺、周前十五王、皆以優游寬裕之道養之、柔道所以為久要、亦事趣之大凡也。

笑云、天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有威武之

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于是用武

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  
蕭云以受國家之馳驅提謂之臣以鍾天地之靈秀提謂  
之士茲不直曰臣而曰士者何慮泥受事之迹翻以動世  
主猜忌之嫌卽其初服之名猶足凜當年式用之心云耳  
陳大士曰夫致豐年固在綏萬邦也然識者獨有意于厚  
待殷士之一節矣卽此已應代商而王而況其他哉夫弋  
殷國而不悚其勇小任殷士而不疑其勇大桓桓武王直  
桓桓武王矣厥士指殷士言便與齊不重複

詩志

卷之二十

庚

子常云武王有封墓釋囚式廬興城繼絕諸事按周封  
同姓周公而下五十餘人異姓太公而下四百餘人通  
而言之千八百國知非先代苗裔卽殷遺多士耳文王  
篇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又書多士告爾殷多士今予唯  
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又多方我有周唯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又畢命茲殷庶士席  
罷惟舊由是互觀大士此論誠爲不誣

箋餘云孔子嘆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又曰禹湯文武成王  
周公其選也若視民之安危如秦越人之肥瘠便不閤切

聖人把天下作家看孟子所以托喻于同室之鬪也

以爲就厥士言之令厥士共治天下則難令厥士各定其  
家則易蓋用衆人之私以成其公也此聖人之權也  
董云天下大勢的之者甚固則爭之者亦甚力能不先  
下以防誰開天下以隙嘗觀周家親命之際曾孫秉錫多  
士雲從所不免競起功名之迹定一本之要寐非富之心  
則武之所以處多士與多士之所以效武者大槩可想矣  
詩弋曰英雄之主多始勤而終怠武王旣伐暴以獲豐年  
又保士以定厥家持其自強不息之心與匪解之令相爲

詩志

卷之二十五

壬

克剏真是五百年間出之君故曰皇矣間之查云武無  
代商之志而所行皆代商之道武無私天下之心而皆天  
命人心之所欲私

陳大士曰綏萬邦屢豐年固實事乎而難爲訓矣後世易  
乎不藉口也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其有大風之思與當武  
王之時一戎衣而天下且大定何有千家三叔之事亦惟  
在王室邦君室則其欲得士以安厥家也殆知有祿父之  
變也民獻十夫以救功圖終又安知非武王陰養以貽之  
也乎

齊

序曰：齊大封于廟也。齊，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疏云：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追述其事而為此樂歌焉。通篇是代武王說意中事。

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而此之錫山土田，必告于文人者，不特此也。欲因仰對而動其思耳。

尚書武城篇：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齊于四海，而萬民悅服。左傳：昔武王克商，光有

詩志

卷之二十五

聖

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蒞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虎賁之士，脫劍祀于明堂，皆大封事也。

詩摺曰：人曰封建聖人之公也。予曰：封建聖人之仁也。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天下耳。試取兩千釋思而玩之，慘然有不忍搖動萬民之心焉。若只剖士酬勞，借力固圉，于大封真精神，猶未窺其一班也。

鍾伯敬曰：兩言釋思，令人神動大封之典，其恐以土地人

民親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思也。

箋餘云：百戰而有天下者，土地人民皆祖宗汗血之所流，櫛風沐雨之可思也。勤止而有天下者，土地人民皆祖宗心血之所注，德澤恩波之可思也。雖可思同，而仁暴異，國祚之長短因之。周家卜年八百，文王其可忘與。

正義曰：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于政事，止以勤勞于政事，故有此天下之業。

玩篇中兩釋思字，可見齊人以土字者，正責人以勤勞者也。一肩其任，便無可委脫安逸處。從古帝王孜孜急，只

書志

卷之二十五

聖

求副厥任耳。然則巢許之不敢受堯之天下，非高也，其自揣力薄不能担任，志佚而不耐勞苦也乎。

金帛可以酬勞，民土豈堪假借。于教商之虎賁旅而凶其身，裂其國以爲爵，勤之物念之可爲寒心且也。縣人之頭，蕩人之業而遂席以爲安，旦定其能自必乎。故人以爲天下已定而吾正虞其未定，人以爲我于諸臣用報而不知我于諸臣反有所求。

陳大士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似教其祖父之勤勞以告天下。若曰：我當受天命久矣，天下之人亦可以自靖而

相安矣。舜禹以匹夫受唐虞之天下，無一言若以為固然。而天下亦遂安之。至武周之際，汲也世變也。夫聖人因世變，不得已而為此。聖人爲之，風俗于是乎遂成。後世循焉，而又爲其每下者，噫嘻。聖人之心，感矣。數時釋思，可釋而思者，何物？大封同姓，大封異姓，神明之後，或在獻祇。夏商未有三恪之脩也。至周亦求之民間，而祚之以土。夫以文王之勤，而諸人人人得以自利，欲人釋思之，而不明告其所以。若曰：我周無所私利，如此是亦足以答天下矣。此正所爲慰安天下之人之心，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又恐

詩志

卷之二十五

聖

天下之不吾予也。復曰：時周之命，不可不釋思也。使商不亡，周不興，彼南面而稱寡者，不幾以寡人子終是可不深思以無忘其勤勞也哉。吁，其意抑何含蓄而不露也。蓋其事難言之，姑微示其意焉耳。

大抵功臣智勇足恃，患其不思，又患其妄思。此詩始本文王之勤勞，歛歛以生其思，終醒以時周之命，張皇以捫其思，感勤之意與臨馭之方，並見于一詩之中矣。

譚云：諸臣有親見其黽求不遑，稔聞其慘怛如傷者，足履其地，心狀其儀，真有可悲可泣，何忍惠澤之不嗣於卜世。

君臣父子之間，有一段可深思而不可明語者，惻然于天下。武王蓋以已之孝作臣之忠也。

陳臥龍曰：凡與人言，初始必言其所自始，稱先王之可繹，所以開源流之思，以爲後世地也。凡與人臣言事，必不直其雄武，稱先王之可繹，所以著服事之節，以爲諸侯地也。

般

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箋餘云：武樂各章，殊事此詩，卽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李敬野曰：般其大平之極盛乎，所以終周頌也。

詩志

卷之二十五

聖

孔疏曰：詩無般字，鄭箋訓樂，言爲天下所美樂。蘇氏曰：般，遊也。曹氏曰：取般旋之義，巡狩而徧于四方，所謂般旋也。

王氏曰：天命所歸之主，無過神人共屬而已。我周收拾人心，則有時邁之典，收拾神心，則又有般之後。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王者開務之大禮也。舜受天下于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蓋受命之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書舜典所載，詩時邁所頌，皆先王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答人心者也。後

世若作廟時詞。陳寶封泰山。禪梁父。治粉榆社。立靈星祠。如司馬遷封禪書之所稱者。嗚呼。先王之意微矣。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古之人。使之必報之。及之而後祀之。故興廢何常。當其令

詩志

卷之二十五

聖

者斯為尊。因革通用。值其主者斯為貴。此周之命之所以稱時也。

傳曰。高山。四岳也。隴。山七之隴。七小者也。箋云。猶圖也。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岳皆信接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何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祭者合為一。夏。泉也。對配也。偏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于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故言河可以兼之。

時說。允猶會河。則四岳皆偏矣。大士曰。河非靈翁也。山

岳夾之。而河身東。由會河。則不由泛濫之河矣。泛河者。大陸中河也。或曰禹治河。其利歷千百年。至周而不怒。陳大士曰。禮神其大端矣。而禮諸侯。尤其大端矣。古者之天子。不如後世之尊。而必有以酬之以應往來之節。且古之天子。不如後世之逸。而必有以躬之以志上下之道。因而習扞格之所。隔瘵病苦之所。居審利害之所。伏而隱其駕馭之權焉。

詩志

卷之二十五

聖

徐筆洞曰。數字不宜落空。當云我今之號令。敷布于天下者。正以哀聚天下之心而對之也。數字與哀字正相照上之令。欲數下之心。欲哀也。數字中原。藏有命字。故末句特叫醒為時周之命耳。

魯申公以武為大武之一成。齊為大武之二成。時邁為大武之三成。殷為大武之四成。勺為大武之五成。桓為大武之六成。而春秋傳。又以武為大武之首章。桓為大武之六章。齊為大武之三章。說又不同。

詩志周頌卷之二十五

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郝仲  
輿曰。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  
于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歸則乏。贊  
以其言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嘆有餘音  
者此也。

陳大士曰：詩有四風也，小雅也，大雅也，三頌也。頌于詩爲最尊，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于神明，事神之道，視燕享受

陳大士曰：詩有四風也，小雅也，大雅也，三頌也。頌于詩爲最尊，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于神明，事神之道，視燕享受

陳戒有加焉。其後之何也。風而雅。雅而頌。邇而導之。已  
且人事終而鬼事始。微風以德化。威哭庶雅之。君臣以  
慈惠。盡下情。道德襲上志。欲其祀夏配天。收天下之豫。以  
薦帝享祖。茂繇也。頌之語。視雅莊。視風尤莊。何也。事神之  
通加肅焉。爾也。風一事也。而疊言之。卽雅亦多有此。風主  
咏。美雅主歌詠。而頌則無是也。事神之道。加肅焉。爾也。周  
頌爲章者一。魯商二。頌爲章者不一。不一。則亦有疊言者  
矣。商頌小球大球小共大共以外無有焉。不如魯頌之疊  
之也。則魯不敢純擬周也。文與時異。且作者往往不必皆

聖賢之徒。其脉浮而疎。其語誇而肆。君子有微訛已焉。先  
文王何也。周之王莫文王力也。武王續終而已。雅之先文  
王也。頌之先文王也。一也。王季周近親也。雅別有見于他  
篇。而頌則杳然矣。闕也。不然。我未之前聞也。武之頌。闕八  
篇。而始及之。十八篇。而始專及之。其或詮次之無義乎。不  
然。我未之前聞也。詩之爲詩也。幸爲有韻之文。至周頌不  
然。載芟振古如茲。以爲不叶聲寧今韻。則清廟句相德廟  
斯。又何以說焉。後世之爲古樂府也。未嘗無韻也。而獨闕  
之。我未之前聞也。周頌僅數語。愈讀而愈見焉。愈讀而愈

卷之二十四 頌總論

四十七

有焉。所謂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常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然非獨清廟也。此以爲聖人之文本性情而出言也。郊社之禮。山川之祭。莫有大焉者矣。無詩焉。我將非特舉也。時邁亦非特舉也。以爲尊而不敢以辭達乎。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殷荐上帝。樂必有章。章必有詩。而烏乎默之。且賽田薦饋靡所弗具。而獨闕此也。我未之前聞也。亡者祈年于田祖。則飲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歌豳頌以息老物。祈年始事祭蜡終事故分雅頌焉。又樂田畯燕享。

之道。息老物與成功協焉耳。則莫知其篇章之所在也。于是以小雅楚茨信南山大田三篇疑于邠者附焉。邠雅以周頌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芣六篇疑于邠者附焉。邠頌則莫有非之者也。然思文以下五篇無疑焉。而思文則否。夫王季無頌。君子非之。况后稷其始祖者哉。因其頌思文之德。偶肖于邠。而遂移用之。祀后稷之道不尊矣。魯獨有頌何也。用天子之禮樂焉。欲已諸焉。得而已諸。且諸侯皆有祖也。則皆有祭也。祭焉未有嗜而特事者。豈其無樂。豈其無詩。而詩則未有不以頌名者也。夫頌樂之章也。

詩志

卷之四

四

是即樂也。聞有禁用天子之禮樂者矣。未聞有禁用禮樂者矣。則頌無國無之而特不予其頌。受命成功之事。若周頌之爲之也者。且列國之頌。載之不勝載焉。其闕之也。夫魯用天子之禮則不可知。謂其用天子之樂。果于何而據。論春秋考仲子之官。始書曰初獻六羽。初者却辭。胡氏以爲先用八也。先用八。豈謂伯禽之時而遂用之。若樂之章則盡之乎。魯頌矣。祇見其不及焉。未觀其僭之者也。周公微論功勞。夫非魯始祖乎。頌斷自僖公而下。而一言不及周公。夫春秋立武宮立塲宮。固過。然何至其始祖僭開略。

如此。此必先有焉而後遂逸也。孔子欲益之而不能益也。若究其用天子之事。則胡所指爲受命成功之語。若三家之歌。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乎。則其僭者乎。頌無國無之。而魯獨載。此可指以生管議耳。其或孔子私焉。未可知。不然。則孔子欲削之而不能削也。錄商頌何也。宋先代之後。法得用天子禮樂。祀其先祖。其語皆天子之樂章也。杞非天子之後乎。陳非天子之後乎。用諸則皆得用也。錄諸則皆得錄也。而二國闕焉。或曰遠也。杞不足徵。孔子惜焉。春秋之中。杞用夾禮以終其身。况能即用先代之樂乎。而又

詩志

卷之五

五

况陳遠者乎。則吾未知其說之當也。吳與中國遠也。吳子季世也。則其使札來聘。得歷觀乎列國之樂。而辨其政治之得失。有見舞大夏者矣。有爲之歌詠者矣。即孔子且于齊聞之。豈有民焉。然則胡然而闕之。而獨載商頌。則孔子私之也。孔子私之奈何。孔子非魯之臣子。而商之苗裔乎。哉。且得商頌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者何氏之祖也。蓋不勝歎然。已爲故錄之。况吾又疑乎。陳與杞之詩。所存無幾。而不成錄。魯頌錄于商頌之前何也。書之費誓先之矣。商頌自比于泰誓。若托于收錄。殘篇者。然曰吾姑以自諱乎。

蓋實予而文。不乎夫天下不以文予夫子。夫子以爲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商頌時代居于周之前。而語明白易曉。勝于周頌。何也。微獨詩也。盤庚詰屈。古今稱之。然讀之反若今人之語。至八誥之文。若厥若葵及撫事如予。若亦厥君先敬勞。若克闕于乃邑謀介。固不已。八索九丘之言乎哉。晉承漢魏之後。而其文乃多強造之語。斯亦文與時異焉。卽何論商周二頌也。夫詩風有刪。雅與頌無刪。而頌尤無刪。其去十之九。除周召二南。邠風一編。宜皆在十二國矣。今卽存十之一。亦安見其不可

詩志

卷之五

四

後刪說。雅已疑向莊矣。若頌固定其祀何祖之詩。其以意刪之。孰從而刪之。故先儒于雅頌獨曰殘缺者。猶失次者。序。胡以不言刪也。惟不事刪也。商之尙以白。魯何居乎而白杜也。退與宋班焉。不敢絕擬同。何者。周公嫌也。嫌嫌爲當王也。其子孫用駢何。無嫌。無嫌何。非以王體享矣。夫周之封魯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故魯祭周公曰魯公。魯公用駢則。其公不毛。有殺焉爾矣。其盛也。周公盛。魯公盛。羣公康猶是也。頌中多言僖公之事。春秋十二公莫僖公賢焉。春秋之義。有因褒以

見貶者。前乎僖。爲代幾何也。後乎僖。爲代幾何也。獨舉僖公。僖公賢也。魯公乎人之辭也。商頌十二篇。至刪詩之時。而止其七。然有天幸焉。商不如魯之缺也。始王者湯也。中興者武丁也。那與烈祖頌之矣。殷武頌之矣。商之中興有頌焉。周之中興無頌焉。宣王敦彼淮浦。與高宗奮伐荆楚。豈有異乎哉。百世而後有繼周者。崇德象賢。卽又何緣如商之存殷武也。若此者。有司失其傳也。夫雅有變。頌無變也。周之不頌。王季也。宣王也。魯之不頌。周公也。伯禽也。則似乎其變也。故曰雅變而止。頌止而變。夫至于有君不頌。

詩志

卷之五

五

與夫無君可頌。斯亦曠印召曼之時已焉。于是接乎春秋。然詩止而後春秋作。春秋作而後魯詩登于頌。世變相尋之數。可慨矣夫。疏云。清廟祀文王。執說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列祖祀中宗。太廟祀高宗。卽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典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故澤祀文武。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而已。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身致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故死作頌。係于所歌之王。縣此而談。祖父未太平。而子係太



平頌聲之興係于子孫周頌是也。祖父已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祖父商頌是也。又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指所頌者。駟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

周頌

詩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于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疏曰頌之作也主于頌神明多錄祭祀而爲故頌序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惟敬之小恭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當是于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天下太平歌誦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發閑予小子小

詩志

卷之二十四周頌

五

盛等詩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頌神明也

詩志魯頌卷之二十六

海陽范王孫輯著

頌駟

序曰。頌傳公也。傳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正義曰。伯禽之法。可傳于後。傳公前莫能遵用。

詩曰。易以龍敎。以馬明坤。故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此詩言馬分四章。卽禮所云諸侯六閑四種之意。美傳公守侯度。思不出其位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程定之刊

疏曰。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一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任。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緹。見其善走也。四章言駕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見其強健也。

校人注曰。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

張曰。因四種之馬而舉其思。一忠臣孝子之思也。二扞外衛內之思也。三振桑起儒之思也。四憂國恤民之思也。思本乎內。而馬類應于外。此人心之妙也。

姚云。馬之種四。其名十有六。其色有五。雜其類二十有一。而其有同者。思惟一。是以皆極其盛。朱云。駟非侈言馬精言思也。

張云。無疆者。其思大地之所不能圍也。無期者。其思深世之所不能限也。無斁者。其思純時之所不能間也。無邪者。其思正。境之所不能搖也。

箋云。傳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于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傳。

疏云。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萬化起于君心。君心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二

有所注向。則字內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思馬而馬藏。凡其思之所及者。無不藏矣。

箋曰。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

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黃氏通解曰。易坤之所取象。周禮馬廐之所掌。伯益知

鳥獸之情。而畜焉。息故帝舜氏之以羶。而俾世其任。非

子牧馬。汧渭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不奪其業。

馬之所係。固非輕矣。

馮云。四章言駕馬。主給雜使。幸其不至敗群。泛駕斯已矣。

則朝駟諷魚此常有也似無足數者然正于此觀牧之成雖常有也亦不易有也夫惟取其能徂則於馬為庸于牧為經于駟為備色于國為富故詩特以無邪終焉他若市駿骨于千金長驥價于一顧荒遊來和招之諷渥洼修曲水之歌皆邪道也魯頌近旁不離于正夫子以之破三百其旨微哉

雅興曰相馬之說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艷若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

箋餘云按公嘗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遂伐淮夷似慨然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三

慕伯圖之雄而圖心馬政故燕飲用馬而曰有駟有騶蒞學用馬而曰其馬騶也閼宮公車千乘當用馬四千匹魯頌四篇篇上言馬以駟牧首所以張其盛也亦猶云僖公之志焉耳陳大士曰僖公有此馬僅一從桓公而老死膺下悲夫

疏云駟言務農重穀為政之本又善于任賢故次有騶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脩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閼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訊則是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訊皆人事小失非有損于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為賢君錄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為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為頌矣又云雖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四

有駟

序曰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沈無回曰侈詞以致禱自謂千載一時斷魯人之志也詩弋曰明也而後醉舞飲而能辨矣飲酒而即言歸飲而有節矣歲有七穀飲而知本矣徐玄扈曰可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已

傳曰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強力則能安國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傳曰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傳曰駟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箋曰飛喻群臣飲酒欲退

也。

論詩曰。讀前二章。德盛禮恭。有君臣泰交意象。讀後一章。樂利親賢。有世宙雍熙意象。且歲有之祥。兆于飲酒。有穀之慶。起于明良。以一日卜千古。又有兢業保泰意象。魯不宣頌。而是詩宣登諸頌。夫子所以不加刪也。

不曰自今以後。而曰自今以始。分明就几。遂上指點之詞。今日似香椒馨。秋毫皆獲。捭積粟所致。而又願其歲有鼓我舞我。便見君子有穀。而又願其誥孫子。

李云。國家氣運。臣主之精神。為之上下不交。而否則成歎。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五

釜鬲不隔。而泰則必豐。宇宙休和。實就此觥籌中隱。七釀之也。侯云。莫不穀于上下之釜鬲。莫穀于君臣之魚水。莫不穀于比而承之以嘏。莫穀于泰而受之以辨。今日燕飲之間。一時湛露。千載令模矣。

王春卿云。魯瘠國也。當事者羞稱富足之謨。與矣設理財之策。皆過也。又善國也。喜事者感憤優柔之習。欲思變禮教之遺。謬甚也。駱尚孺曰。計及于月。僅屬卿士調羹之周。計及于日。亦第師尹節宣之能。歲則運之周而功之成也。徒崇夫文。恐啟異日頹靡之漸。欲崇夫武。又失先王尊

親之遺。穀則道之常而味之永也。

陸云。以仁為種。以信為田。以禮義為枝幹。以綿七不絕為生意。君子有之。以為詒。閔閔如良農之望歲。孫子詒之以為有。世七如力田之逢年。即以農夫所播者喻。當其少也。胸七乎孺子也。及其壯也。莊七乎士也。迫其成也。由七乎君子也。既為君子。則穀不期有而有矣。

陳大士曰。前之駟。猶以車也。今之駟。乃僅以之給郵傳。供法駕。而君臣相與。酣飲放舞。以為樂。魯之衰。周公已見其端矣。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六

泮水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作泮之事。不見于春秋。故朱子與輔氏以他無所考。直以為飲酒泮宮之詩。劉安成云。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空皆無所見。

沈無回曰。淮夷與魯接壤。世為魯患。淮功為魯人所深願。而不可異得者。凡頌生于不足。故詩人詳言之。

因泮學而言服遠。故從文治說到武功。中以允文允武句。為上下之關鍵。然濟七多士。即大小從公之人也。式固爾

飲卽穆上敬明之德也。而文治卽武功。又不是判然兩事。准夷憬悟。要當豈第作人之趣看。

王制云。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箋云。辟雍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虎通云。半于天子宮。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按通典言魯群有泗水縣。泮水出焉。則泮乃魯水名。

正義曰。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信詩志。卷之二十六 七

公復古制。必皆修之。但先代之學尊。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于周世之學。故特言泮宮耳。

箋云。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傳曰。言水則采其芹。宮則取其化。疏云。下章淮夷攸服。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

焉云。魯之所不足者。非文也。且魯實有大憂而未之聞也。入其泮似無足樂者。迄今思之。有異焉者矣。陸師農曰。芹取其馨也。藻取其文也。茹取其味也。士之

千學也。攬芳臭而止。始則挹取其英華文采及其久也知道之味。

周禮。臨人朝事之豆。茹菹麋醢。鄭小同云。江東人名之尊菜。

正義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君之美。可爲四方所則。故爲外人之詞。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傳曰。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夜亡言有法度也。曉亡言其聲也。疏云。言車服得宜。行赴中節也。

詩志。卷之二十六 八

鄭云。影之于表。指之于臂。圓之於規。方之於矩。從之義也。提之各自從其性情。始箋云。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古人夏楚移屏之類。皆所謂怒而教。我侯則易嚴爲寬。而匪然也。

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儀禮。鄉飲酒。鄉飲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皆云。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大德行不

仕者

箋云、難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以飲酒爲端、永錫難老至末、皆飲酒時頌禱之詞、

徐士彰曰、敬明其德、就己之德言、卽大學所謂明七德也、下克明其德、是脩德以服遠、卽論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一就體言、一就用言、

錢云、思昔先王武功既振、隨規以文、摠以武爲亂局之終、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九

以文爲治局之始、今熟按國勢、默維人心、又當以文爲治局之終、以武爲亂局之始、然修整序之虛聲、吾不謂文、飭簡閱之故實、吾不謂武、惟寓折衝于樽俎、藏韜鈴于弦誦、斯文真而武亦真耳、文從敬明其德中來、故其文兼武、而文武俱可稱爲允、

陳大士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此後世所爲深求而不得其說者也、夫舞干而有苗格、退修而因堊降、制夷下敵之法、古亦有然者、但世而降也、用之則疎、德弗逮也、仍之則迂耳、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一、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曰、受成、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吾願泮宮既作之後、侯以宣王之中、與七魯而侯之臣、亦以輔宣王者、輔侯七以堯舜之治七魯而侯之臣、亦以佐堯舜者、佐侯司文教而敦孝友者、安知無張仲其人、則平淮夷而辟四方者、亦安知無召虎其人、修五教而任敬、歟之貴者、安知其不如契、則彌五刑而職明允之公者、又安在其不如皋陶、召穆公虎、魯平淮夷、與皋陶分明兩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十

對、  
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皋陶之淑問也、

詩七、云、國家養士于學、所以求寔用也、使文士不知兵、則匡主無策、故虎臣能識泮水之味、讀書不知律、則致君無術、故皋陶得分采芹之席、

不必聽鼓鼙而思將師之臣、卽此濟七之多士、而折衝有餘矣、

胡云德心人所共有也。往亡憐其奇思。不能恢張于事業。國家亦何利藉之有。廣者推而置之于國也。誠存心于君國之際。而各出肝胆以爲效。人無藏匿之私。而謀可以相集。氣可以相振。無猜忌之意。而情可以相通。法可以相守。天下事不足爲矣。

然皇亡不吳不揚。不告于訥。皆多士廣德心之所致。而多士之克廣德心。與虎臣之獻誠。叔問之獻囚。又以見魯侯色笑中之所陶冶者深也。

大士曰。淮夷之爲患也久矣。即今奮于大辱。亦初不易克。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士

不易獲也。魯之所爲應之者。未精耳。誠弓解矢搜車。傳徒競。既可以克之。自孔淑不逆矣。雖然。與人爭一日之命。而與已邀一戰之功。其事至淺。而其效至不足恃。吾以謀勝之。而以久期之。乃可以得所欲。不出數年。而淮夷盡矣。若繼之以力。則詭服。制之不盡其道。則終叛。小挫輒怯。小勝輒喜。豈魯人所爲公期者哉。

季云。張弓之妙。未暇具論。第弓之健與否。以曲而知之。命中之奇。未暇脩舉。第矢之疾與否。以聲而知之。

周禮弓人。角也者。以爲疾也。箋曰。角弓肱然。言持弦急。

○傳曰。肱弛貌。搜衆意也。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

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而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皆云彤弓一。彤矢百。則一弓又百矢矣。意者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爲兩束。二說俱不礙與。

所謂猶不在陰謀。在本計。不在敵情。在國脈。其經營悉飾原不爲外患。而始設者也。若夫動于九天。藏于九地。知者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士

不能窺其秘。巧者不得窮其變。此第將士陰謀決勝于臨陣者耳。非爾猶也。嘗稽先王之伐淮夷。必曰王猷允塞。則淮之不可力屈。由來遠矣。

憬然覺悟。覺昔日之病。卽病杞者罪也。覺昔日之附。許附徐者逆也。明王不貴異物。何取其來獻。蓋淮夷負罪引愆。慮無以自容。惟是長爲魯濫職貢。不絕庶幾。仰有耳。

禹貢。荆揚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九江納錫。大龜。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是淮夷其地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正義曰。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獻。○

蘇氏曰：荆揚之貨，其至于齊魯也，由淮而上。

箋云：大，廣也。廣略者，賂君及卿大夫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七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意畏威行賂，禮宜如此。

說通曰：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穆，曰明，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猷，明民有路，致勝有本，亦非一千頌者也。

陳大士曰：淮夷自禽父以來，與魯爲難，幾與終始，而入春秋，僅有盟戎，追戎會戎之事，初不聞淮夷何也，及其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十三

季也，勾踐引兵渡淮，與中國會盟，亦不聞有淮夷何也，魯初淮與徐並興，蓋其後徐已稱王矣，數百年間事多非舊，淮夷或已滅矣夫。

徐筆洞曰：予嘗謂魯頌四篇，如罔如駟如泮，恐僖公不足以當之，詳考春秋所書僖公之失德多矣，國人何得侈言之玩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語又玩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語當是伯禽受封，初立國而垂訓之詩，且伐淮夷事見于費誓，已有明徵，而僖公會淮被執于齊，又何有服淮之事而盛稱之耶。

### 閟宮

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嚴華谷曰：閟宮止爲僖公能修廢廟，張大其事，而爲誦禱之詞，猶斯千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非寔事也。

說者謂此詩爲修廟而作，故詳言廟祀事，郊特帶言之，非也。詩人亦知魯郊非禮，故前只以帝后稷會言之，而諸郊字後只以天錫公句領起，而未便再述耳。此詩人之微詞也。

廟始于有國，七始于有周，七始于后稷，后稷始于姜嫄，故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十四

從姜嫄說起，一氣奔到僖公身上。郊祭配以后稷，從稷說起，詩人煞有深情，不得謂重廟輕郊。

傳曰：上帝是依，七其子孫也。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故云。

無災無害，正義曰：生民篇在先生如達之下，謂當生之時，無災害，此在彌月不遲之上，是未生之時，無災害。

尚書刑德故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正義曰：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箋云：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



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王肅曰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箋云乃教民播種之于是天下大有

韓詩說云種長稼也種幼稼也正義曰先種先熟曰種後種後熟曰種鄭司農注天官內宰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蓋生熟早晚之共種非穀名

詩緝云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然後世修後稷之業遂有天下繼禹之業也

喬云天欲兩聖人之興而不能並興故先禹而遲稷天欲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五

稷之子孫必興而不能並興故歷夏而更商

徐玄扈曰致天之屈致極也與屈同義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則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即此二字形容武正應天順人之意已盡句法神品

史記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戒之曰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

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

云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冊遷祝冊告周公其後注云于周二特牛祫祭文武于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安為後者謂將封伯禽

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正義曰土田是諸侯之常山川附庸則是加賜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 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土田已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六

極無復進期于法無附庸故言錫之也謂之錫猶不使魯專臣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大啓爾宇其謂是與

明堂位注云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謂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

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 玉海云顧史知國無駭人極取鄆取邾魯附庸國也

按春秋常事不書僖公之前無書邾者至僖三十一年四月始書四下邾不從是僖邾自僖始也 楊升菴曰呂氏

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使成王果賜。惠公何復請之有。

就通曰。玩詩詞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明是創見而夸侈之詞。卽無刺意。而詩寔史矣。王云。侍詞也。若曰。吾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

熊云。禮樂之用。卽同天子。而要非無辨也。服器之周。卽兼四代。而要非無核也。至于享帝。天子冬至。我魯于孟春。天子稱小子。我魯稱寡君。以是爲匪懈不戒焉爾。

禮運曰。魯人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詩人反曰。享祀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十七

不戒。曰是饗是空。何也不戒。嫌于戒也。是宜嫌于不宣也。微詞也。

六帖曰。龍旂二句。斷主郊祭。說按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按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旂有十二旒。非龍旂而何。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又梁徐陵勸進表云。揚龍旂以饗帝。此尤龍旂祀帝之明証也。傳曰。犧。純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是天子祭天

于南郊。用赤牛。純色。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今日載嘗。是魯禮亦如天子。箋云。載。始也。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明堂位云。夏初秋嘗。冬烝春社。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諸侯舉大祭。則不舉時祭。所以下天子也。

箋曰。一祫一禘。春秋謂之大事。

大士曰。角折而不中。亡乎人也。非獨以其禘也。角食而不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十八

全。亡乎人也。非獨以其禘也。

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綏。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綏。若牛鼻繩。所以牽牛者。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今不抵觸人。玄謂楅衡設于角。衡設于鼻。楊升菴曰。周公既用天子禮樂。何爲白其牡乎。白者。殷之色也。魯君臣效宋之郊。使有以僭分。討魯者。則以宋爲解耳。何休云。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司尊彝云。春祠夏禘。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鄭司農云。獻。讀爲犧。七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

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

毛包司之封人。獻羹列于堂上。典禮曰。凡進食之禮。右殺左載。牲肉帶骨曰殺。純切肉曰載。注。殺在俎。載在豆。曲禮又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殺。

諸葛氏曰。此魯祭。卽周祭也。自魯而外。取血骨者。則不稱毛。焦以肝從者。則不稱款。獻醢案者。則不稱羹。熟羹定矣。禮記。豶豕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群公之事十二。數以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魚腊之載。以三。羊膚之益。以五。數以奇。陽之義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九

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孔氏曰。周語。郊禘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殺烝。全烝。謂全載牲幹。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棕。夏后氏以楸。殷以棋。周以房。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荐用玉豆。雕簠。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梲。獻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朱干玉戚。見而舞大武。皮弁素積。鴈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狄之樂。

于太廟言魯廣于天下也

三壽而曰作朋。非周公。皇祖之靈不及此。

箋云。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同慶。取堅固也。疏云。虧崩。以山喻震騰。以川喻故云。

厥云。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公徒三萬。亦言其復古制。

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車千乘。是計地出兵之數也。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萬二千五百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十

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公徒三萬。是鄉之所出之數也。蓋二百不同也。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漢書曰。地方一里爲井。七十爲通。七十爲成。七方十里。成十爲終。七十爲同。七方百里。同十爲封。七十爲畿。

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七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七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洿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五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小司徒卿軍之法，詳見祈父章。

易野車爲主，險野徒爲主。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合之方成。完車貝冑朱綬，蒸徒增七合之方成。選徒然非我公不有此故車曰公車，徒曰公徒。

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考工記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

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代當用酋矛也。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正義曰：弓矛所用執而已，重弓是一弓而重之，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戎狄來則當之，若荆舒，僖公常從齊桓伐焉，今不敢啓疆，非有以懲之而然耶。

僖公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亡潰，遂伐楚，亡名荆舒，其與國故連言之。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一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魯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五

楚居荊州，公羊穀梁皆云春秋之例，言州不若岡，賤楚故以荆言之，而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州，非也。舒，毛氏以爲有舒鳩，舒鄧舒庸舒龍之屬，謂之群舒，皆偃姓，其國近楚。

黃髮台背，壽眉與試，卽所謂壽而富也。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卽所謂耆而艾也。三壽作朋，指公輔之佐言。壽眉與試，則盈庭皆老成矣。

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爲望，望祭名，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是也。公羊曰：三

望泰山河海所瞻見不全屬魯也

水經注云龜山七北卽龜陰之山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一統志云蒙山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孔子登而小魯者是也地理志云顧夷國在蒙山下○鳧山一統志云世傳伏羲畫卦于此土人呼其處爲八卦山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也山下有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

馮云魯卜東方以建社其西北一隅則王城以之環拱與

詩志卷之二十六

三

國以之基置吾無憂焉所慮者惟是東南一帶耳魯于東方僅處一隅亦小匕者耳東無大于魯者并謀乃大遂者歸功于神之詞

東以南有淮夷其貢蠙珠東以北有肅慎地產楮矢疏云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于盟會者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不見于經少昊以金德王都曲阜義仲宅東以寅賓于日出

淮夷亦隸于東之南者耳杞之皆遠荒大東事經生家動以東南平對非是

箋云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疎云僖非盟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疏云僖公之從齊桓惟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淮夷蠻貊傳以爲淮夷蠻貊而夷行也予以爲原是頌願之詞卽開大言之無不可傳曰南夷荆楚也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

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只可記魯侯之功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又莫敢不諾而魯侯乃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孟

是若矣從僅革而諸則革心前之荆舒是懲從齊桓舉事倚人成功似不能專歸焉今則無有分其功者矣

我魯鳧繹二山雄峙東境其間旺氣勃鬱卽置徐海蠻夷一二侏儻之輩徘徊然綴于其下亦何不可且嗜欲雖不同而爲從隨大都與華夏相通語言雖不諳而一唯大畧去中州不遠焉得不爲我侯願之

六帖曰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爲頌齊桓北伐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列于會伯禽始封于魯淮夷徐戎並興世爲魯患故并及數國

俱蒙廟祭獲福來。微周公之靈不及此。正孝孫有慶處。且戎之順逆視主勢。國之強弱視廟畧。其君狃于恬。其臣民日媮情而不知兵。其君弛于威。其醜類遂憑陵而速之侮。乃者我侯起而振之。則格神未為無本矣。祥于祀事。而畧于郊儀。魯人為僖公諱也。作者每補出郊祭。失其旨矣。

箋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正義曰。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薛其為一處。也是常見侵于齊也。他無明文可據。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孟

春秋胡傳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方岳。故于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毋弟懿親。故特賜枋田為湯沐之邑。枋近于魯。許近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穀梁曰。用見魯之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公羊曰。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

居常是反其所侵之土。守府之能也。孝也。居許是仍其朝宿之地。朝周之機也。忠也。詩人以忠孝之事。願其君。

黃氏佐曰。入春秋以來。隱及于鍾巫。桓乘于彭生。般賊于圍犖。閔戕于卜齮。殺逆踵繼。其來久矣。此詩倦。以壽考為言。亦欲其以覆車為戒耳。底是怕死。強說眉壽。底是侵削。強說復宇。底是官府紊亂。強說令室。此可以得魯人之情矣。

箋云。僖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也。與群臣燕。則欲與之相室。亦祝慶也。令字壽字室字。俱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孟

屬僖公說佳

傳公娶齊女姜姁。曰聲姜。其母莊公姜。風姓。曰成風。庶士。周禮。上士。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九人。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說苑伊尹曰。列士。所以參大夫也。周書。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意外之獲。名雖美而不可循。如此許于內治。而本事無虧。受社亦既多矣。

今之言壽者。皓首沒齒。已足占高年。然髮白而復黃。齒沒

而復新肢。休且穀。轉于剥。復之會。壽何窮。紀耶。

前漢律歷志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尺者。獲也。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七尋兩肱也。倍尋謂之常。

古有刻其椽者。松栢有鳥。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栢強大至牢固。

春秋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栢。穀梁云。禮。天子之栢。斷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栢。斷之。斲之。大夫斷之。士斷本。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七

刻栢非正也。說文。秦謂之椽。周謂之椽。魯謂之栢。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以壞者議其不恭也。則修者事爲可善。

陳大士曰。閼宮。頌僖公也。推本后稷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而後及莊公。以逮僖公。上原姜嫄。下及成風。聲姜。蓋依然大明之旨。夫天子之尊。諸侯不得以其屬而通之。魯之祀也。斷自周公以下。以上之先王先公。當推而遠之。不敢擬于周也。先王先公。周有祀之者矣。夫魯之祭周公。有異數焉。如明堂位所載。彼誠有取焉爾。僖公何居。卽器數不過

乎。物而乃侈然遠及后稷太王武王也哉。僖公中主成風。廢矣。爾而儼然頌焉。亡乎人之詞也。

箋餘云。按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亡死。乃不郊。成七年。春。虺鼠食郊牛角。乃不郊。襄元年。春。虺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虺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改卜牛。夫以諸侯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吐之。則鼠之食若。或有使之矣。汰哉史克。昧禮而頌。不如林放矣。而魯之人冒然舉行之。曾不若鼠之靈也。嗚呼。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七

詩曰。夫子嘗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刪詩而存閼宮。作春秋之意也。明堂位曰。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卽此詩龍旂承祀六轡耳。是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卽此詩白牡騂剛。犧尊將。是也。魯侯爵也。而用天子禮樂。不加褒貶之文。而非禮自見。然則就詩人侈言之者。是卽夫子之特書與。董子曰。于外道而不顯于內諱而不隱。若削之。則沒其實矣。故其文予之。而實不予也。猶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著之以見其僭耳。魯申公曰。閼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

室及孝惠宣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之所錄也申公又以駟泮宮有駟閔宮係賜賜東山狼跋伐柯九跟破斧定之方中之後俱稱魯風次召南

**商那**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者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正義曰正考甫孔子七世祖也

論詩曰商七而和大穆七而深美有敦有奕而隆脩樂之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先

盛卽德之盛也斯其爲日躋之形容乎詩故以爲奏大護以祭是也

姚承菴云雖說商人尚聲而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誠敬故首言湯孫奏假下篇亦云饌假無言而又曰於赫湯孫穆七厥聲穆七蓋言無聲之可聞也觀下文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則所爲奏假者從可知矣

有虞氏之祭也尚氣貴生氣之有以屬亡絕也殷人尚聲用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七可升墻屋達淵泉也夫神道虛無故先虛無者以詔之

詩七曰那多也猗與那與猶云樂云樂云湯孫尚多云乎哉循聲而往載魄而來一敬相將魄兆響集商祭尚聲微矣哉

傳曰殷人植鼓箋云置讀曰植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護樂故嘆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執與鼓也

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湯于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疏云晨露九州六列蓋大護之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辛

樂別曲名

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其極貫而置之矣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爲執鼓執以兆奏鼓者也播執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是樂先播執擊鼓樂記曰然後聖人作爲執鼓控揭璫簾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筆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于先王之廟也又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故毛氏以爲樂之所成在鼓也詩所以獨言鼓

奏鼓奏堂下之樂也假升又奏堂上之樂弦歌之堂



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

琬云禮設縣樂之位皆鐘鼓在庭琴瑟磬在堂。

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夫其儼然肅然儼然也有發我于入室周旋出戶者也。若憫予之思慕無已而慰之以勞勩也或遇之矣。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圭

淵七雪七穆七皆不在聲上形容故首冠以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句中間以于赫湯孫句皆詩點晴處。

晉志曰以玉為磬取其体含廉潤也。漢書論樂器之用銅玉曰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聘義云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訥然樂也。樂書云玉磬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微有隆無殺眾聲所求而依之者是玉磬最和平者有準不如諸磬可以人力高下以和平者依之則轉覺其相入傳曰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曰秋天萬物成

就之時其聲尚角律呂數短聲調皆清玉磬聲似之。淵七雪七便是和平和平之依磬聲不係樂正搏擊之能而係湯孫奏假之神。

吳尚稗曰凡祭礼至而樂不至者不隆聲至而容不至者不脩始至而終不至者不虔當九獻之後鐘鼓在縣其氣將竭干羽在列其節漸淪而有數有奕如此蓋庸鼓非歆所以根而出之者歟矣。萬舞非奕所以婉而承之者奕矣。劉云未薦則欲其樂之脩七而後能達思相求也。方薦則欲其樂之善七而後能歡思相娛也已薦則欲其樂之盛。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圭

盛而後極其所之歡養之甚歡養之盡也。

前俱形容音樂之盛至此借古昔先民補出湯恭有恪來見我商人獨尚聲也。

章大力曰夫精者所以達深也積者所以益多也守之以溫恭致之以有恪精之道也朝夕溫恭事七有恪積敬之多也達之以精不畏幽遠積久而通不慮間隔古之人所以祭必來享能交乎鬼神者與。

六帖曰樂則自稱其盛恭敬則推于先民不敢專也。陳大士曰商人尊鬼而尚聲七者所以詔諸于天地之間。

聲召風。召氣。召神。然神俱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亡者又烈祖已焉。按我思成信哉。其後也與。

秦氏曰。聲也者。氣而已矣。氣之所傳。曰簡。亡。曰嘒。亡。曰和。平。亡。曰穆。亡。皆要渺淡漠之象也。有敦有奕。而又溫恭有恪。見聞中有不見聞者。有故邇之先民。又曰在昔。又曰自古。直欲返諸無始之始焉。卒曰湯孫之將。殆通復于一氣之中矣。此樂元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三

劉云。夫神自上而下得主而止。爲之後者爲之主。蓋先祖之副休存焉。氣性有以通也。且先祖之遺教猶能享焉。精神猶不啻也。精粗之間皆有以屬。神不當顧而享之哉。箋餘云。聲者鐸也。人知孔子爲萬世教鐸。不知已聲于契爲司徒。人知詩之教隆于周。不知已開于商頌十二篇。夫子編詩而終商頌。編商頌而首那。意亦若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則教統之從來遠矣。非僅祭統之傳恭云爾也。

烈祖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

有桑穀之異。俱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異之。號爲中宗。正義曰。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本紀云。太戊立。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道復興。諸侯歸之。

輔潛菴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聲。烈祖則及酒饌。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商頌簡古難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五

詩弋曰。廟中者。天下之象也。無言習靜。靡爭息。治國其如示諸斯乎。無疆之祐在此。湯孫之顧亦在此。豈僅亡在羹醑間哉。

顧麟士曰。頌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也。首節義如是。陳大士曰。士庶之家。不得隆重斯舉。非獨分有所窮。物無所取大也。中廢之國。不得輒議斯禮。非謂先無所開法。無以逮久也。

源長者其流遠。故量有不及其身。有一世有百世。有數百世之不同。及者。因流見源之詞也。

論詩曰。日思成。日無言。直是幽明交祭。祖孫合漢之象。○禮記思其居處等語。崔氏駁之以爲齊者湛然純一。與神明交。如禮所言。則未祭紛于念慮。當祭志于恍惚。何湛一之有。

陳大士曰。但有朝踐之遵。朝踐之豆。其于義已儉先王以不已。將之和羹。所以嗣也。但有告幽之血。告全之毛。其于事已鬼先王以人道接之和羹。所以繼也。○陳道掌曰。祭以羹定爲節。一羹之和亦非小。

王氏曰。藉非華實卑羅之世。將毋有之弗克有者。非豈泰

詩志 卷之二十六

重

類仍之代。將毋和之弗獲和者。則一羹亦先祐所存也。

錢云。悅則七日。慮則萬年。天下前定而無患。何事不有。風戒濟則水火。燮則陰陽。天下互施而各得。何往不有。均平而幸于羹見之。吳杏稱曰。既戒既平而廟中已無不戒。平者耳。既戒既平而在廟尚虞有不戒乎。

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醴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饌假無言。時靡有爭。正義曰。對朝廷群臣而稱亦也。章大

力曰。一羹之中而相濟之美。主輔之象亦如是其具也。事各有時。皆不能如祭時也。能如祭時。世可長無事矣。雖然。爭之形亦必結于朝而後微露于廟。

前云。有秋斯祐。中錫無疆。及爾斯所。故至此又仰思先祐而俯念之。

箋云。約軼。穀飾也。考工記曰。容穀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築穀約也。容穀者治穀爲之形容也。

傳云。八鸛鵲。言文德之有聲也。正義曰。在鑊以示不敢質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重

命受之于我。康降之自天。而要皆錫之自祖也。降福無疆。卽指上文言之。不必另講。授我眉壽。黃耇無疆。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總是有秋斯祐。中錫無疆者耳。

玄鳥

序曰。玄鳥。祀高宗也。箋曰。祀當爲祫。上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又云。高宗有雉雉之異。又俱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

箋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

謂之大事。按祫祭有二。三年喪畢，祫于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于昭穆，其一也。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此常祫，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使偏及先祖不獨主焉，又其一也。此詩獨主高宗，故知是喪畢之祫。

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彤日，俱而修政行德，喪服四制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興，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詩弋曰：詩詞顯頌成湯武丁，然降而生商，含有契在商之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五

先后含有太戊盤庚在不有契，孰為發源，不有太戊盤庚，孰為過脉。詩人用意埋伏，得行文虛實相生之妙。正義曰：祀高宗而并述群后，故知室為祫也。

陳曰：周生有命，商生有姓，其後世郊廟之樂，皆首紀其郊禘之事，則非獨其子聖也。乃其母亦克禋祀以康上帝，故雅詠生民，頌歌玄鳥，其義一也。按祀高禘以玄鳥至，曰古禮也。商人歌之，不遺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耳。至史稱三人行浴，見陞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其說雖近荒唐，亦不必為宇宙必無之事。然要非此詩立言之旨。故毛氏

存而不論。其實是玄鳥至日，簡狄祀高禘而孕契，如其直書，則文辭庸腐。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造句何等奇拔。蓋契為司徒，開萬世文明之祖，而其一代頌詞，亦開萬世文章之祖矣。

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匕然。據此則宅殷非指契語，意歸下文指湯也。正義曰：謂至湯身而漸大也。

契十四傳有湯，中宗湯之玄孫，而武丁又中宗玄孫之孫。論詩曰：文王篇曰新命，此曰古帝，豈時運有升降，命亦受

詩志

卷之二十六

五

其轉換，曆數有禘代，帝亦聽其推遷耶。玩一古字，便見是祀高宗而追敘湯事。

萬氏曰：殷尚白，從其母也。謂汁光之原也。殷又尚玄，亦從其母也。謂吞乙之事也。金寒水殺，皆武祥也。故反用之而為契，順用之而為湯，為武丁。

武王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湯亦自謂曰：吾甚武。箋餘云：吾讀典謨，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濟濟文明，禹曰文命敷于四海，二帝一王，皆以文著稱，未聞有武號也。自湯始，諡為武，又曰帝，命之豈時異勢殊，非武莫能勝其任乎。

抑古之聖人。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則武固沈心藏密之元神。後人毋誤看此武字。

易揖讓爲征誅。非神武之量。不能人驚爲一時之變局。而不知其不離于正也。

方者難之也。若曰商之宜得天下久矣。基隆而始集耳。又未既之詞也。若曰商之天下之不知其盡矣。物久而後固。物久而固而後不易壞。

傳云。九有九州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堯

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按爾雅九州之名。與舜典禹貢周禮職方氏皆異。郭璞曰。此蓋殷制。

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

說通曰。受命不殆。語意歸到武丁身上。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命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

倪鴻寶曰。天下有美名焉。以兩人共處其中。而分數難隱。曰靡不勝。對湯而無愧也。黃云。大凡主德之患。莫大于

有銳然自見之意。與夫苟求勝任而止。何也。氣大張者。神必薄。令天下得指而名之曰。所勝何事。則不勝處固多矣。武靡不勝。在君心之行。徒上講恭默思道。不敢怠遑。此中興之本。易之自強。書之知勗。詩之執競。皆是物也。

疏云。殷禮無可案。據周法。則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率黍稷之饌以助祭也。箋云。言得諸侯之歡心。

覲禮曰。侯氏神。見乘墨車。載龍旂。張鞶。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其在道路

詩志

卷之二十六

堯

則隨其尊卑。故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駕與王同。謂之偏駕。

疏王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箋云。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聲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

傳曰。畿。疆也。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漢志云。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同方百里。同十爲封。七十爲畿。七方千里。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畿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

邦甸三百里邦甸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爾雅九戎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曰海之言晦昧于禮義也。五百里侯服又五百里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而聲域至四海焉。陳大士曰商世以兵起武湯之後而有武丁光復舊物祀夏配天中興之運若自彼乎創之矣故曰聲域正四海雖然武丁先據山河之險沃野千里握勢重以臨諸侯故中興之業爛焉豈苟而已哉。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聖

徐云殷邦世受河決之患景員維何言以景山之勝鎮于河而四維之也。

嚴云今考湯至盤庚凡五遷湯自南啗遷西亳仲丁遷囂河豈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西亳盤庚三傳至武丁則詩所指河正亳也。卽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者也。

徐華洞曰首言宅土中言九有言正域末言肇域言景河提見封域不改山河如故而人心卽在其中可笑制義家分土地人心立論。

沈無謂曰朱子以爲宗廟祭祀之詩則契與武丁平重詩。

詞便無起伏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箋云大禘郊天祭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疏云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于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爲頌言其能降靈氣祐厥與耳。

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聖

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養則靈威仰亦則赤標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故特尊焉。夏之祖出于白招拒商之祖出于汁光紀周之祖出于靈威仰王云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

白虎通曰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上之爲言諦也。

序昭穆諦父子也。

朱子曰此宜爲禘祭之詩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

禮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神。故王肅以爲大神爲殷祭。神廟。非祭天也。然以神祇志推之。以爲神祭名。就其廟。今此篇所述。非是。各就其廟之言。又案祭法。殷人禘。而郊冥。此篇詞不及冥。則祭說亦有疑義。姑從朱子可也。

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于太祖。

箋餘云。周世有明德。自王季文王以及武王。而又有尚父以涼之。商世有哲德。自玄王相土以至成湯。而又有伊尹。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聖

以左右之雅之大明。頌之長發。其義一也。一以楊子孫不察。稍有昏惰之念。一以警奸雄不容違萌。觀頌之心。章大力曰。神明之祥。未有可得而妄據者也。世俗見有商之興起于一旦。不達其故。以爲適遭其亂。幸而得之。斯亦倖矣。大凡其爲之前。雖美不彰。唯其無以植基也。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唯其無以衍緒也。濟哲維商。長發其祥。豈偶然哉。夫物之興與也。其衰敗也。必難則豈獨崛起此位。將厯曆亦應無窮耳。

論詩曰。哲爲君德之振。而濟以養之。敬以生之。養則其脉

遠生。則其机暢。玄王之桓。換相土之烈。上湯之遲。上。以一敬爲生養。卽秉鉞亦敬。火烈亦生養。意商德至矣哉。其祥指湯之有天下言。長發則邇相土與契也。

疏云。詩言商興所由。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大士曰。洪荒之時。天地之理未脩。而商之先人固已立功于其際矣。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此其時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聖

陸太清云。今古曆教之傳。定于先天。禹治水而正四方。時且爲唐。時且爲虞。時且未及于夏。而曆教者已遠有屆也。傳云。恆襄之世。浩亡無疆。且昏墊之日。僅內地爲疆。禹敷下土。而幅輳雖長。然戎狄固豺狼也。諸夏亦禽獸也。若巧縣遠居。無教之象。以示于先。籙雖剖而俗同也。車書一而情合也。若陰啓陳常。時夏之心。以俟于後。疏云。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猶大明之言。肇華也。

淮南子云。有城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小女建疵。史記

桀敗于有娥之墟

子商姓立姓之始也。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統是也。

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疏云契不爲王湯

有天下稱王故其始祖亦以王言之。僧尚書昔先王后稷國語我先王不寤也非追號之謂。

帝曰敬敷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桓者蓋勞來匡直之有恒提撕警覺之不倦也。桓撥卽敬敷意與寬字無碍。

教人者而強以所本無則人無從應之矣。契之敷五教非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聖

能有所敷于民也不過取其固有者撥之耳故一撥便達便發。閔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射者師毋不師暴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達其所固有也發其所固有也而契反因之故曰常人之心聖人之師。

洪荒之初人心如蒙焉若黃茂之藏于艮草而未啓耳。稷

于黃茂不過取而種之契于人之有道不過因而撥之稍

順導便見天地之心。嘗動分毫氣力此之謂化工手段。

達者足此通此今各浦其量又一杭之所流灌如呼吸之

相通者然

箋云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考河命說舜之事云來賜群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

土地。

譚云高不可及者不可爲人量以神聖之資處于庸愚以尊貴之休夷于匹夫而先繩趨矩範焉夫乃知嚴謹中央有樂地也而恆安自便之情破矣。

率履不越雖設教之道亦玄王立國之本蓋惟修身教民而不責于民此其道有本而可循亦在我而可久一時盡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聖

職之所爲未必非貽厥之謀也。遂者不期必之詞也。既有所可復之詞也。

孔疏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是再世復盛五臣自禹而外未之有也。箋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

官之伯出長諸侯疏云惟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故雖

一國之君而化服海外。烈七象其桓撥也有截是截然服其德教蓋世司徒而益

光大之。蒙者一通便徹故只言達。蒙者一芽便生故只言發。積久而知識開玩愒生離跋起矣故必有截而後可



親

陳大士曰帝命之不違當契之時而未合者以禹故也遷之至久而猶不合者亦以禹故也且以啓與少康諸君故也至於湯而已不待言矣四百年之寶祚既足以荅禹而以桀之酷虐又不足以延夏于是帝之命可遷不違之命可用矣

正當桀惡貫盈天命欲遷之際而湯降故曰不違聖敬日蹙非徒頌湯之德也謂此盛聖易熱惡若然耳 陳云湯之降帝降之也虞夏禪代之脉未絕不先降有商遍發之

請志

卷之二十六

皇

祥未長不遽降蓋不輕以湯私一商而俱商之驟用之也聖敬者不待思勉生而能敬也然亦不忘乾七不息之功故日躋而昭假運七上帝是祗 日日躋日運七無所涯域之詞也然非蕩而無歸也摠結聚于上帝是祗而已矣上帝是祗非漠然冥對之謂也以義制見帝于義也以禮制見帝于禮也能不殖帝即不以殖淪也能不通帝即不以通教也一切處一切事無非是也

九州之圖內須要有箇定式方不致紛亂敬即式天下之善物也下文敷政奏勇之善皆其敬處即皆其合式處皆

其可爲九圖式處至于九有七裁則式定九圖而如一矣人皆曰帝祚湯以天下而不知蓋偶下土之紛亂而賜之以湯也

箋云執圭指璫以爲諸侯會同 小球大球謂大圭鎮圭也受謂受于天而爲天子也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卽璫也春官典瑞云王指大圭執鎮圭纁籍五采五就以朝日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乘大輅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七也退而見諸侯 正義曰天子所服所守

請志

卷之二十六

果

只此大圭鎮圭二玉而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二玉謂國外會同冒謂在其國受朝也

朱傳云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 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 舜典輯五瑞巡狩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注云器謂圭璧禮終還之 ○禮書云諸侯執命圭者必指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指笏及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指而已此所謂見于天子無脫笏也王藻云天子璫璫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茶前

訓後直諫于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諫也。

箋云：旒，旌旗之垂者。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旒，侯伯建常七旒，子男建常五旒。巾車云：天子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考工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旒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

案禮記注引詩作爲下國嘏辭，謂民之郵舍，言湯爲下國諸侯在嘏民之處，使不離散，所引齊魯韓三家之說也。

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若衰

詩志

卷之二十六

申

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則言諸侯反繫于大夫也。

共貢也。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兗州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貢鹽繡，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鈐松怪石，厥篚壓絲。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厥篚玄纁綺。揚州貢金三品，璫珉珠璣，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幹栝柏，礪砥砮丹，惟齒絲枲，包匭菁茅，厥篚玄纁幾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貢漆枲絺紵，厥篚織

縞，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

州貢球琳琅玕。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旌貢，九，物貢。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蕃國各以所貴實爲贊。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遵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手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節遠近之期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沈無回曰：不兢綵剛柔，不震動難疎，政其敬也。人心敬則一，不一則不入于此，必入于彼，無往非病矣。

優亡充裕之意，大凡量不足以暢，則糾急之象見。優亡者，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可見競綵剛柔，雖木于不微而亦生于不足。

胡云：當夏政之不綱，下國有委，轉弛街之患，時日之帶，

下國又有急策苦勤之虞。為下國駿麗則無憂其輸載矣。李敬一曰。地用其如馬以湯為馬。則履霜至冰者也。盈其陰節既應地而無疆。天用其如龍以湯為龍。則從陽極亢者也。革其乾行亦御天而首出。故為下國駿麗。又何天之龍敷奏其勇。揖讓之君。合天謀德。征誅之主。亦合天謀刑。詩投曰。敷政文也。故以綴旒喻。奏勇武也。故以駿麗喻。陳云。齋心以質玄穹。不覺戕飲之至也。而洗心時。便為宇宙震盪之會。湯自藏其敬。人自覩其勇耳。勇出于敬。則由中布外。而謂之敷勇。本于天。則從下達上。而謂之奏。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至

六帖曰。震動有張皇釋駭意。似屬太過。懸疎有惴懼畏意。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寔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血蕩然無牽無碍。不疑不沮。如着衣吃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秦勇或不專在行師上看。徐玄扈曰。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止告以天命去商。未嘗一言及西伯也。聖人之行師如此。即此想見湯伐韋。顧昆吾之意。

時說以漸而除者。其桀之改圖耳。徐士彰曰。韋顧昆吾既伐。桀即悔過。湯將置身何地哉。即謂剪其枝葉。未為不可。○沈無回曰。不得已之師。自有從容氣象。非如後世之謫詐耳。

鄭語曰。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鬻。郡縣志。湯伐桀。七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虛。遂戰于鳴條之野。寰宇記。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予記。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吳起曰。夏桀之居河濟。右恭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至

弓注云。桀以乙卯亡。是湯乙卯日放桀也。有震且乘。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七。罔不惧于非辜。是也。全。夏失其道。令人心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看真白。在昔成湯既受命。時。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爲保衡。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天下事。一入謀之則疑。所人贊之則決。以征誅伐。揖讓。創千古來未有之奇。湯縣計之得毋虞。其奇與得尹以持其平。

而其計遠定。蓋尹以親見之懷。稟納溝之取。從容于股肱之地。主臣同量。湯亦焉得不王。故當時雖有詎伯之賢。仲伯之能。仲虺之相。咎單之明。而不得分其功。二實字可思。陳大士曰。商何以繼白招拒。而用汁光紀王也。玄鳥之子。號爲玄王。天意可知矣。水德也。而尚白。何也。白者。吾之母也。周靈威仰。固不東方乎。而尚赤。從其子而已。且赤爲勝。白故祭肺焉。契爲司徒。而受大國小國。至相土益大。駿亡。手規模雄偉矣。湯應期而生。當桀暴。又當殷中衰也。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豈伊異人。非日躋莫莫已焉。三葉不數焉。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聖

何也。葛非桀黨。而隨以兵何也。肘腋之禍。不先剪之。而虜後顧也。韋顧昆吾夏桀。平敘之而不殊何也。不正其爲天子也。不正其爲天子。而湯之師始不負于天下矣。商中衰。湯至降爲卿士。非得阿衡左右之。烏能愉快乎。卿士非謂伊尹也。

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魯申公曰。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膏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云殷王知道數者也。欲平天下而先之楚。此知平天下之機也。欲平楚而必入其阻。此又知平楚之機也。若必以干羽之說格之。非其時矣。

春秋正義曰。荆楚。一本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世。荆皆書荆。僖公元年乃書楚。說者謂始改爲楚。則此詩已並稱荆楚矣。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疏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商之政。大畧振刷爲多。而靡于墮壞者。少商之君。大畧強。

詩志

卷之二十六

書

殺爲多。而牽于優柔少。曰殷武。見武之震懼有素也。漢書嚴助疏曰。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莽不可得攻。西軍也。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荆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箐。夷人據險負阻。烏舉鱗聚。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猶能哀荆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

陳大士曰。荆楚服叛不常。自殷世已然。蓋三代用車。且又都西北。一旦失其長技。而與荆楚爭舟楫之利于數千里。

之外其勢不能無重發故桓公東馬懸車而登耳摧山  
戎若拉朽然至拯八國之師僅得屈完一盟然亦殆矣高  
宗之治羗氏乃不如治荆楚之勞也三年而後克之或遣  
將乎抑自行也而西耳傳諸臣居守乎至其所以取勝則  
又用奇兵也齊桓之服楚也先次于陘而使楚人失其地  
利魏武之征馬超也日報超益兵而操大喜蓋欲取羗靡  
之衆一鼓而平之高宗蓋得道而用之尤奇入其險阻政  
所以致其兵衆也彼險阻已失師入腹不悉衆出關何爲  
迹高宗所爲其漢武之材也哉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蓋

善師者攻其所必救善致者取其所必爭攻其所必救取  
其所必爭必傾國而來故兵不再舉而蕩平也不然此攻  
則彼遁客主之形不敵縱百戰百勝亦師老而必弊也  
傳曰有鐘鼓曰伐謂聲罪致討也

六帖曰不曰功而曰緒見此舉非得已也上承祖宗下垂  
後裔不似後世大顯武而用兵四夷者

治天下如治緒然偏治則紛倒治則亦紛楚強于多辟而  
勢足以相牽多辟柔于楚而聲可以先奪故以楚爲緒之  
始以多辟爲緒之終理之得其道也高宗所以兵不再試

而天下服也

如後世使小前人觀答四裔欲臣所未臣以矜爲功是理  
緒而禁之也如頽靡不振裔夷失守而不能光復舊物是  
尋緒而絕之也曰湯孫之緒見非多事于宇宙而出于不  
容已之爲也故卽追述成湯而以商之常禮服之  
次章四机权于一隅鼓神術于天下此高宗之術術也徒  
以爲責楚便小視了徐筆洞曰只借氏羗一說而大義  
凜然故責一楚而天下遂不敢楚矣

詩志

卷之二十

素

山海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羗  
氏羗乞姓郡縣志武王伐商羗鬻會于牧野  
周書成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無馬牛所生而獻遠方  
之物不利伊尹曰方今曰臣請正東符與仇州伊尹  
滙深九夷十蠻越滙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髀劍之鬻  
蛟岐利劍爲獻正南隰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  
令以珠璣璆璫象齒文犀翠羽齒鶴短狗爲獻正西以  
崑侖國鬼親杞已聞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  
有日旄純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沙車

姑他旦畧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燄犁其龍東胡請  
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

世見曰王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藩國世一  
見各以其貨物為贊國語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時享終  
王

遠人即不享而列在職方者亦不敢不享遠人即不王而  
五年一舉者亦不敢不王而况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也

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

請志

卷之二十六

幸

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荆楚平而諸侯朝勢使  
之也

建邦設都雖出自天子而不知天之所以祥明德也湯承

式閭之命而受萬國之共球豈偶然也哉雖至湯孫商德

未衰天命不改多辟一明于天之故王豈不震而揖矣

洪水橫流下民其咨玄圭告成民乃粒食凡非牧之所在

皆禹特之所在不稽稼是務可都于禹之積乎

來辟而指為歲事多辟之奉臣職也此分而無辭所見而

準于稼穡多辟之視湯孫也甚公而無私

皋陶謨禹曰予惟荒度土功粥成五服至于五千  
制五服七各五百里禹平水土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  
是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有萬里正義曰禹之所導山  
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  
北經途所宜萬有餘里

箋餘曰伐楚說得神武不測何等大力嚴民說得謹凜不  
怠何等小心非遜荒而學必無此大學問非恭默而思必  
無此大作用商有三宗高宗尤傑出矣

天高在上而不知其降監也下民易暴易虐而不知其

請志

卷之二十六

幸

有嚴也

伐荆楚即罰也諸侯來辟不罰即賞也高宗發理乾坤提

不出賞罰二大典故推本言之嘗思啟道先罰後賞亦

惟不僭不濫之故何也賞惟後則重恩者易見恩罰惟先

則慎威者易見威耳

左傳曰賞借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柳離子曰賞德令

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

而生人之道存焉荀子曰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君先萌一敢心而夷敢于猾夏臣敢于奸君昭然以敢者

矣。故高宗以莫敢二字。揖天下。必先以不敢二字。揖其心。不敢怠遑。其中典之本歟。張云。伏羲于朝。怠遑之心。是也。王者固不專在治夷狄也。立極于朝。不敢之念。是也。王者固不專在修慶賞也。

衆賤不能相治。故天爲民而立一天子。天子惧其力不贍也。又衆建諸侯。割地分民而理。非取以相奉。凡皆以爲民也。故諸侯當慕王。靈然不知有民。猶然不知有王。王上當欽天命。然不知有民。猶然不知有天。故求辟必曰稼穡匪解。而降監必曰下民有祿。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辛

殷道中衰。王命不行于下國。而累世之福靈幾墮。高宗將殷家之福。依舊大監起來。猶所謂篤周祜云耳。

左傳。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封。卽指四封之廣言。亦好。

六帖曰。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廢修。庶政舉。便自改觀耳。詩。廟曰。聲威名也。靈氣發也。此皆自高宗持然。一奮時將此。譬服中外之勢。重新開振出來。其不可遏處。爲聲其不可測處。爲靈赫。擬諸火。濯。擬諸水。前云。湯孫之緒。後云。保我後生。此之謂中興。

陳大士曰。數十年之經營。人事出其中。識者有以知商政之不易壞。數十年之逸樂。天道出其中。識者有以卜商德之必靈長。

五福。一曰壽。一曰考。終命。一曰康寧。湯壽百年。太戊七十年。武丁五十九年。

徐肇洞曰。楚畔殷。而殷有捷然之武。以威之。楚僭周。而止聞召陵之師。出自齊桓。乃包茅不貢。南征不復之語。視莫敢不享。莫敢不王之語。雖均之責楚。而王伯之氣象。迥然殊絕。此亦可以觀世道升降之機也。

詩志

卷之二十六

辛

高宗中興。南平荆楚。北伐鬼方。而伐鬼方之勞尤甚。功尤著。而此詩不及何也。蓋其振衰起弊。替服天下之機。權全在荆楚。一伐鬼方。無關於天下之勢。故不陳也。

陳云。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輪材。不禁松柏。凡七謂擇取易直者。

笑云。權謂之虞。孫炎曰。權。斷材質也。史記。臣胸不足當權質。注云。權者。坐砧也。一曰木跖。

詩志商頌卷之二十六

詩志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范王孫撰王孫字士文休寧人寄籍錢塘是書  
乃館於金聲家時所著聲爲序而梓之皆雜採諸  
說而成於同時人中多取沈守正說通及陳際泰  
五經讀顧夢麟說約不甚研求古義也



# 詩問略一卷

〔明〕陳子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  
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問略一  
卷》提要

## 詩問略序

余于集傳不盡愜而莫敢異也及讀郝氏書乃知經  
學不必專泥朱子也且朱子于小序鄭孔諸家悉置  
弗錄矣因述所解若干條書曰詩言志孟子曰以意  
逆志是謂得之鄭六卿賦鄭詩蔓草風雨有女同車  
諸什韓起嘉之曰不出鄭志初雖此篇爲詩志庶幾  
時亦弋獲乎然不敢自謂能意逆也曰詩問仍以問  
諸有道者或嫌其略而不詳異日尙有續焉雲閒陳  
子龍識

學海類編

一 詩問略序

一 經翼

詩問略

明 雲閒陳子龍人中說

變風變雅之目宋儒本於鄭康成獨鄭夾漈曰此不出於夫子未足信也小雅節南山大雅民勞謂變雅可也鴻鴈庭燎嵩高蒸民之美宣王謂變雅可乎詩首文武成康厲王繼成王後宣王繼厲王後幽王繼宣王後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斷無正變之說此夾漈定識也夫世有升降治有盛衰詩豈有正變乎卽或聲調節奏之殊庸有之未可以正變分也召穆之賦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一 經翼

蕩與民勞凡伯之賦板與瞻仰召閔芮良夫賦桑柔衛武公賦抑皆蓋志獻替安得爲變雅而少之淇奧美武公緇衣美鄭伯秦襄同仇之烈衛文楚宮之營安得爲變風而少之如厲平以下爲變雅則周穆以降爲變書乎朱子不主漢儒而獨用其正變之說所斥爲淫詩者多本夾漈而于此何獨異焉

關雎之詩宮人爲后妃而作妃之得不得何與宮人事且文王爲世子韋爲侯國王季爲西伯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浹文王嘉止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

不顯其光又曰續女維莘長子維行則所以訪求淑配備六禮而親迎者無所不及矣會何左右無方之求若不知誰何氏之女者且求之不得而展轉反側耶琴瑟之友鐘鼓之樂皆不似宮人事此子童時授讀卽已疑其非理今思得之首章言太姒之爲好逑二三章言太姒亦欲求窈窕淑女以備嬪御爲助也後二章淑女指所求者言荇之參差指羣女年齒色貌之不同也左右流之言所居之或遠或近也寤寐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二

經翼

求之至於思服反側則太姒求賢之切可知采芣芣芣言薦也采之宮庭薦之侍御逮下之惠也琴瑟友之娣姒之情而有比輔之義也鐘鼓樂之則陶陶坎坎暢于中而聞于外化行南國而及于天下周之王業基子門內者此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聲之和也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不然從樂奏言之非以別其文義也樵之言是也豈展轉反側之謂哀琴瑟鐘鼓之爲樂乎

自平王之時岐豐之地盡没于西戎雖以其地賜秦終襄公之世不能取而有之至文公始逐戎而後有其地是時岐豐故墟有遺黎故老隱於河上者初以周亡于戎有左衽之痛既而復更爲秦有河山之感不肯仕進人亦不得而見之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蓋此輩也蒹葭之詩所爲作也其願爲秦民者先困于椎髮及見秦有錦衣狐裘黻衣繡裳去戎翟之俗復覩衣冠之舊則深相慶幸終南之詩所爲賦也

齊欲以文姜妻鄭公子忽忽辭曰物各有耦齊大非吾學海類編 二 詩問略 三 經義

耦也及救齊破戎齊又欲妻之他女辭曰奔齊以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其後見逐而無大援國人追惜之賦有女同車之詩毛氏以爲忽有功于齊齊女賢而不妻卒以無助故刺之謂文姜也若後女時忽妻陳女久矣豈以齊女而棄陳嬀耶齊則無禮而忽也守正有詞何爲刺之初辭文姜人謂忽善自爲謀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皆以成敗論而不知義理之安者也文姜爲魯桓夫人禍有明鑑作詩者不預知夫子讀詩者何取爲愚

玩詩非刺忽亦無追惜意若追惜之何于嬀無抑詞有女陳嬀也舜華舜英言色之美也同車有親迎之禮翱翔有倡隨之歡佩玉言綢繆之眷瓊琚亦甚都雅將將豈非德音而彼美之詞反若不足于言外者蓋美陳嬀正以嘉忽之能守正而不爲孟姜所移故聖人深取是詩耳解此詩者以譌相承無有晰之者邨之北風有先幾之遞衛之考槃有永矢之棲鄭風女曰雞鳴有偕隱之樂魏風十畝之閒有農圃之歡秦則蒹葭之伊人不仕于異姓陳則衡泌之棲遲不汨

學海類編 二 詩問略

四

經義

于淫靡皆高節無求超然流俗者也易曰嘉遯貞吉聖人亟錄其詩如見其人所以風世之逐于利祿而迷于濁亂不止者也  
二南首婚姻次女紅故葛覃續事也采芣蘿事也芣白蒿也爾雅謂之幡蒿蓋蘿未出以此洗之蘿生未齊未可食桑亦以此啖之故幽詩曰采芣所祈正治蘿之日也采芣爲蘿而非爲祭也明矣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注云近川使浴蠶也故于澗于沼也夙夜在公者蠶事三眠三

起勤若凡二十七日而畢若祭事不連夙夜也詩為夫人世婦而賦也古王后親蠶三灑夫人世婦登其事後夫人為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曰子以用之公侯之事公侯之宮也

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少牢禮云主婦被錫蓋別賤者後以被紒為飾故謂之被后妃祭服首飾皆副不用編況次乎詩所稱被卽次也被非祭服故知非祭祀之事此係錢飲光所述益信此詩為蠶事作也

學海類編

八

詩問略

五

經翼

周南卷耳之詩猶召南之草蟲也草蟲婦人思其夫卷耳乃軍中思其室家也金疊兕觥酌以遣懷至馬瘡僕痛終不能遣矣然但吁而無怨者何也岐周之旁小國諸侯苦為紂役文王以西伯奉命連率之咸以忠盡勤勞故咸知大義而詩語涵蓄不似北山芑羽憂我父母也且文王當日必有經營布置贍其家室俾無內顧之憂特其別離睽闕不能寘懷耳序以為審官求賢非也或以卷耳喻賢以周行喻在位或以登山喻圖治之艱皆心非未注而思以易之遂失于

穿鑿也

出車禦獵狁城朔方也城工既畢歸而在塗忽被命西伐第三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始而召僕夫趨凶門有死氣是以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大將受命于內軍士不得而知也至于傳宣王命往城于方而憂心者曉然矣而出車之初不遽軍也于此見軍機之密焉烏隼之旌在牧龜蛇之旒在郊設此建彼世所謂前朱雀後元武也于此見部伍之整焉獵狁勢強禦之使無內侵不交戰也西戎勢弱伐之使無北附無

學海類編

八

詩問略

六

經翼

肆殺也故末句曰獵狁于夷西戎靖而獵狁孤于此見廟算之審焉西北二虜相犄角為寇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備獵狁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獵狁之勢耳兵家勝算也按世歷紀帝乙二十一年祀癸巳命周公昌拒承命遺南仲者文王也

苑柳當是諸侯盟太室時詩也竹書及左傳皆有諸侯盟于太室之文何以盟太室謀伐申也時宜曰奔申王將伐之以殺太子國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

方強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繪與西戎方德申呂方強其陳受太子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愚謂諸侯盟太室不肯從王伐申以成伯服故作是詩苑柳比伯服也言柳方盛豈不足蔭息我乎而此乃上帝所怒我不敢悖也所謂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也小弁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正以鳴蜩比人之息于苑柳者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言褒姒賤妾而得天王為配也若從王伐申

以靖之後必至嬰大禍蓋指周之存亡也如毛序朱傳謂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是無王之心形于篇章夫子何錄焉

讀大雅常服黼黻及周頌振鷺有客之詩知周之忠厚古聖王有道之隆也尋殷冠而諸士服以裸將白為殷色而微子以之來朝當維新之政改正朔易服色不以為嫌也先儒熊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再則曰殷多士何嘗有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

人之國則絕人之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讀詩書并去非之言未嘗不三嘆也

大明之詩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詩人微意蓋言人主賢德為本天位不足恃適嗣不足拘也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適然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太甲雖適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文考之命而終不失為君帝乙泥于立適而不知紂之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也予謂不特此也太王泥此則王季不立矣王季不立而周不王矣堯舜之與賢不難舍子而擇之異姓嫡果不賢舍而立庶何不可哉唐高祖舍秦王而立建成尤為非宜

高皇帝明知燕王之雄武太孫之仁柔乃以劉三吾之腐言泥古昔之成憲卒以成靖難之師而肇無窮之殺戮嗚呼皆未知天下之大計通權變之宜者也生民之詩可疑者二其一帝武之說子當辨之詳讀書論世大略謂姜嫄往于郊踵帝嚳而行敏歆者急于享祿之禮也忽然震夙心虞疾病孕而生子故以不詳而棄之耳其一嗣歲祈穀之祭也諸說皆以為孟春元

日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愚按祈穀配后稷是也但周以子月爲正月爲孟春然郊天必在冬至冬至之日大抵在子月中旬或下旬若以月初祈穀則是先祈穀而後郊天耶倒置極矣諸家所泥者月令也不知月令用夏正詩乃周禮不當以月令之孟春解此章嗣歲也家語哀公問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報于上帝夫言啓蟄之月則建寅之月也是則周人祈穀之郊仍用寅月于夏令爲正月于周實三月也諸家引月令正月孟春而誤以爲周之正月謬矣月令注元日乃上辛日亦非元旦也

輅者五祀之一月令冬祀行者卽此而非行道之神也行道之神乃一切遠行所祭禮謂之祖不論四時但出行卽輅此詩專爲冬祀故曰以興嗣歲言今歲之事畢而來歲之事新也又按五祀則羊人供其羊牡若出行之輅則以大此云取羝爲冬祭之行益明矣蔡邕獨斷曰行在廟門之外而輅壤厚二尺廣五尺

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輅上出行之祭亦曰輅與此不同

叔于田注云段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夫不義安能得眾且使之愛夫子何錄焉玩詩以居人擬之其仁可知飲酒服馬誇之其好武可知蓋譏之耳下章全是諷語如猗嗟之美魯桓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汝知者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果如序及朱注是羣宵阿諛耳

匏有苦葉士傷淫俗而不肯苟婚之作觀首末兩章非詩人專刺淫也禮霜降至冰泮皆可爲昏過時而不能行禮則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禁奔非淫奔謂不備禮也禮之不備猶匏之未可用方便隨宜猶深厲淺揭也濟盈雉鳴時方仲春爭奔走爲昏途中所見也有彌濟盈言濟之多濟本欲盈不濡軌而亦濟雉本欲偶不當偶而強求士知禮者必奠鴈冰泮時爲得耳人有招我我弗應必須我友指嘉偶及媒妁言也序謂刺宣公非也牝雞雄狐不必以飛鳴分別而曰當求其雄也

將仲子毛序鄭箋及歷來語解皆謂刺莊公害弟叔段而托于畏母詩人借莊公之口以發莊公之心耳獨朱注本鄭夾漈以爲淫奔之詩文義明順可通但無逾無折有婉絕之辭畏人有廉恥之心亦猶感悅吠龍之語不得直指爲淫奔也按左傳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

山有扶蘇刺無賢也葍兮猗重褰裳皆惡祭仲足陰謀逐忽而作葍喻忽之將敗而思伯叔之援又望其涉

學海類編

詩問略

十一

經異

溱洧而來救仲足本以嬖幸進身故呼之曰狡童狂且

東門之墀懷友也風雨思賢也遵大路留賢也蔓草朋友班荆相遇也楊之水厲公之詩也槩以爲淫何淫之多而夫子悉存之今詞家選詩每斥豔冶之篇不錄况聖人之著經存教耶誤以鄭聲爲鄭詩放淫聲獨不削淫詩乎

鄭厲公突以祭仲殺雍糾出奔入櫟昭公立昭公殺子亶立齊殺子亶子儀立在位十四年子儀忌突謀奪

其國有內外蛇鬪之釁愚謂揚之水詩蓋厲公防禍之及作此以解其忌似安其心耳觀厲自櫟侵鄭因傳瑕卒有鄭國隨殺瑕其平日陰謀可知原繁之徒必有以告子儀者故曰母信人之言人實迂汝時莊公子皆死獨儀突在耳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惟子二人云其入國卽殺瑕及繁必嘗教子儀圖櫟觀厲公惡繁及繁臨死之言可推已

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之弱不能制諸侯也彼其之子指他國之當成者唐風言晉昭公弱白石比曲

學海類編

詩問略

十二

經異

沃之強也鄭風言子儀之弱僂僂臣而失兄弟也蔓草爲朋友期會之詩出自子意及讀韓詩外傳則古人有先獲我心者矣語雖陋可證愚說故附錄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曰願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東方之日卽下篇不能晨夜號令無節左傳襄公立無

常故刺之也彼姝者子指其自公來召者不必女子  
或曰指文姜在室在閭蓋言門內之亂也夫人如齊  
師于防于穀皆所謂腹而相就也

唐風揚之水本發潘父之謀而以為晉人叛昭侯無衣  
美秦襄奉宣王命伐戎報仇而以君為好戰苑柳諸  
侯不從幽王伐申而以為不肯朝周蔓草朋友期會  
而以為男女相遇采薇勞戍臣而以為遣毛序之誤  
而朱子因之然朱子于序多所駁異而偏于其誤者  
顧反有取耶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主

經翼

下泉詩以下國慨念周京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子朝  
之亂入王城稱西王敬王居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  
即下泉也下泉成周之地也自周公營洛廢而不居  
今天子居之諸國供億輸王粟其成人不勝其苦是  
以懷念京周京師者謂王城也及定公七年晉籍秦  
送天王入于王城四國乃有王矣王室之亂垂二十  
年桓肅為黍苗而王澤如膏雨矣黃父之會屈之會  
曹人皆與焉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  
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曹之賢大夫身

親其後故先言下泉之苦而思念周京後乃因王室  
之定京師之復而喜之也鄭伯必有所指今無所考  
矣何氏看此詩確不可易但以京師為下泉非也若  
周京京師即下泉乎懷念文理說不去矣

文王有聲專美武王鎬京之事以其繼文王豐邑之功  
也故首一章推本文王非並舉文武也三四章言其  
營鎬也鎬與豐時故曰正鎬為藩蔽故曰垣特未出  
鎬字耳五六章言遷鎬末二章言定都也而諸侯稱  
王后天子稱皇王後稱武王也

學海類編

詩問略

四

經翼

生民之詩帝武為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之謬也謂帝  
嘗足矣然祀郊禘之後豈無房榻宴私之事而云無  
人道何也蓋必以介止震動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  
嬰疾疾遂不敢即于宴私帝亦深信而俟之以至于  
哉生載育也踵帝步武而敏于祀事神歆其享介助  
也止恩也祭畢而憩諸郊乃震而動也以時之久也  
久而生育斯理明而辭亦順矣元鳥之詩推本有娥  
氏謂元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或以爲變文叶韻非也按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閼宮此又一證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又一證也漢原廟之祀其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爲堯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堯而止立嫄廟是也周人祧馨乃有天下而推邇之耳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學海類編 下 詩問略 五 經翼

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鴟鴞之詩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歸攝故二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爲致辟居東爲東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曰居東卽居魯也公方見疑豈得卽東征乎二年猶待

罪也及朱子註鴟鴞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爲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敘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議論而注經反疏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如顧麟士祇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鴟鴞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取  
學海類編 下 詩問略 六 經翼

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毀我室知其搆兵爲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朱子謂東都者亦誤時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若居魯則千里之遠何以書云親迎出郊耶

何彼穠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恥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召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

之館于外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爲之主啖助曰桓公殺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王不稱天以其寵篡弑瀆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爲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者若是桓王妹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卅三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書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穠矣之詩殆爲此作而詩說以姬爲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七

經義

故耳其實曾元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嫁皆未深究耳

衛莊姜戴嬀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風伯兮之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邱凱風之忠厚簡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千旌之好賢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之隆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攷之獨氓蚩靜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謂刺淫朱子于采唐辨至千言以爲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爲之言正

形容而深刺之也有狐木瓜強坐以淫何衛風之不幸也

序謂衛有狄難處漕濟桓公救之遺以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木瓜之詩是也有狐之詩明爲士大夫不得渡河喪其車服按左傳閔二年狄滅衛宋桓公逆之河上宵濟正此時也衣裳帶皆士大夫章服狐渡有尾之子無服蓋反興耳序謂男女失婚非也以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乃蒙序而臆度之辭

有狐之子指士大夫避狄難者非寡婦謂鰥夫也揚之

學海類編

詩問略

六

經義

水之子指諸國之不預于戍者非戍者謂其家室也鴻鴈之子指使臣安集流民者非流民自相謂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于樂而嚴立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爲訓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而必登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爲哉謂示戒耶男女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刪之後世詞人賡補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者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爲淫者皆以鄭聲淫一語

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也將仲子違大路有女同車葍兮荻重扶蘇褰裳風雨子矜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濛濛乃譏刺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傍人語也

宣王既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邱竝有之爲西垂大夫無衣之詩謂是作也申包胥求救哀公爲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蘇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悍樂鬪七國之秦非常日之秦也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七

經義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舊賦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葍兮叔向韓起無譏焉起曰不出鄭志鄭其庶乎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謂其淫也果桑濮里巷狹斜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

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亨毛萇衛宏皆有授受特其時代篇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廢而毛詩傳鄭夾漈考亭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元孔穎

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盡廢矣考亭曰舍明白可信之詩詞而信億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視朱孰爲可憑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何爲舍之鳴鴉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召南鄭衛諸詩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異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議入股業鋼之也

今所傳詩說魯中公培書其編次列國黜魯頌爲風附幽于雅雅有正有續有傳朱子弗之及而用毛萇朱子或未之見耶朱子既斥小序謬誤何不徵時代核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三

經義

事實改而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

又按隋經籍志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則詩說非申公書乃後人作也小雅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以及伐木其次第見左傳而詩說以伐木次鹿鳴又以小弁爲尹伯奇之傳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人心不服朱子又不敢直斥其非故托之歟若詩傳又因詩說而襲之古篆闕文托子貢尤爲可笑亦豐坊古大學之類也

吾友劉望之著詩論三篇達詩說詩傳其論變風變雅

皆宋儒之罔言也不特周公頌膚之德宣王中興之烈不可云變淇奧之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仇之義晉文欽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乎小雅怨誹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作也云變雅可乎蓋詩亡云者詩之教亡也抑鄘而外多作于春秋之世詩何云亡也宋儒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雨無正節南山都人士篇皆作于平王之世雅亦未亡也所宜辨也但望之主詩說而與小序異亦非也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三

經義

召穆公賦蕩與民勞凡伯賦板及瞻仰召閔芮良夫賦桑柔衛武公賦抑皆幽厲之世蓋忠獻替故列之大雅此足見黍離降而雅亡之說非矣賓之初筵衛武公爲王卿士幽王沈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爲宴享之戒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澳入衛風矣周之國無所謂幽也幽者七月詩之篇名也周禮蕭章逆暑迎寒則吹豳詩祈年田祖則獻豳雅祭蜡則獻豳頌一詩三用以器別之則豳謂之雅亦謂之頌云錢飲光曰公身不在朝其詩不得列于雅亦未嘗居

魯又不得列爲風思王業之始于幽以之名篇亦猶今士大夫書題姓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之東山亦公詩其餘皆爲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實非豳詩也

太子宜臼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召西戎攻王是時太子在中而殺其父申吾仇也痛恨宜何如鄭衛秦晉相與即申而立之德其立己遺畿內以戍申何爲也哉後人徒以東遷爲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母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西戎世仇也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三

經義

驪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仇亦自爲也子秦以岐豐猶曰不能自取也子鄭以號檜子晉以河南皆感而報之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東非遷也廢于申即立于中不能有其國拱手而去之藉諸侯之帥以居于洛若太原之見距于羿不得已而棄冀都夏陽非盤庚之遷股比也遷之云者周人諱其失國耳竹書紀年載西戎入周弑幽王殺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立王子余臣于檇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檇

王奸命諸侯替之指余臣也然則構王平王分立者二十年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及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之立孝侯之子邲是為鄂侯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為哀侯曲沃三舉而國人不附也武侯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公滅晉侯殺緡以寶器賄周傳王王命之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

學海類編

詩問略

三

經翼

蓋屢世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分晉不如是艱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昭侯之不悟託為黨沃之言以聳動昭侯使急為備耳豈有畔志而為詩以宣之者况屢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篡謀潘氏陰主之為內應是詩為忠于公者發潘氏之謀也凌氏曰素衣朱襮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于詩是巧于告密者皆得之矣青矜白首訓詁中亦何足與論世哉

詩問畧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子龍撰子龍字人中一字卧子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紹興府推官後魯王以為兵科給事中事敗被執乘間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裕此編乃其讀詩劄記之文曰詩問者取問諸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標已意隨拈各條非說全經故謂之畧明史藝文志不著錄見於曹溶學海類編中其說不主朱子集傳亦不甚主毛傳鄭箋大抵因小序而變其說如有女同車序以為刺忽子龍則以為美忽以簪兮狡童為刺祭仲率以意為解不必有據觀其自序知其學從郝敬人也宜其臆斷矣

# 詩觸六卷

〔明〕賀貽孫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敕書樓刻

水田居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觸四卷》

提要

## 水田居詩觸凡例

○一是編雖從序說然以古序發端一語為正自發端一語外皆漢儒續增原非古序蓋毛衛輩所得於師說者與序旨離合各半毛傳鄭箋亦遞有得失余故斟酌從之其說詳於南陔六詩論中

○一考亭疑毛鄭并疑古序故國風所指淫奔多失詩意若其所訓雅頌圓轉不滯優於毛鄭雖時與序意相背然政可互相發明考亭固陰為古序功臣

詩觸

卷一

而不自覺每為拈出

○一四始正變并十五國風小弁南陔六詩思無邪各為論以發詩人之志又於本詩之首各述古序二語每為闡發序旨蓋序旨既明詩意自透猶閱文者必揆題義也至所箋釋則斟酌毛朱標以已見雖管窺蠡測取笑大方然不敢勦襲時解附會他家

○一考覈禽魚草木及諸名物必稽於孔疏大全爾雅

稗雅本草字彙諸書具錄於本詩之後與所箋釋  
低書一格以示採擇雖無關詩旨但備博覽而已  
○二葩經自有專門名家貽孫家世治易此非其童習  
也偶為兒子說詩以為可與漢唐以後詩人觸類  
旁通故名曰詩觸若謂會心解頤則吾豈敢

采川賀貽孫子翼父書於厚溪草堂

詩觸

卷一

二

國風論一

夫三百篇之詩皆樂章也古之為詩者聲以依永歌以  
永言律以和聲而樂作焉今論詩者皆曰詩之為樂不  
過雅頌二南而已其十三國之詩多出民間里巷閨幃  
之言是謂徒詩不可以入樂也是不然古人作詩不可  
入樂則不作也夫十三國之詩雖出民間之言而豈皆  
民間之用哉採之諸侯則諸侯用之矣獻之天子則天  
子用之矣凡民間之言有似詩而非詩者皆不可以入

詩觸

卷一

三

樂以其所用者小也其類有六一曰歌擊壤之歌所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人之歌所謂蠶則績而蠲有筐  
范則冠而蟬有綏之類是也一曰謠春秋時童謠所云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亦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之  
類是也一曰謳宋城者謳所云睥其目瞢其腹棄甲而  
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之類是也一曰誦魯人之誦曰  
韞之麇裘投之無郵章甫衣惠我無私鄭人之誦曰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晉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之類是也一曰語韓非所引里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左傳所引里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類是也一曰諺蘇秦所引里諺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孟子所引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之類是也歌也謠也誦也有音而無樂調於肉而不調於絲與竹如今吳楚間山歌湖歌新月掛枝之辭而已語也諺也有聲而無音如今父老晴雨農桑

詩觸

卷一

四

之語而已若是者似詩而非詩也其似詩而非詩者廉肉豐殺與樂歌不相合也獨至於詩則其用有大焉者矣必聲成文而後謂之音諧於金石絲竹協於干戚羽旄而後謂之樂其廉肉豐殺必有不期合而合者而後大師採焉而後工歌焉季札在魯請觀周樂工為之歌雅頌二南與十三國之風是時周樂皆在於魯故季札聘魯請而觀之使徒詩而不可以入樂則何以皆謂之周樂既非周樂矣魯安得而備之魯之工安得而歌之

哉故夫詩之為樂猶漢魏之樂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也特其所用異宜雅頌用之朝廷祭祀燕享國風兼用之燕享房中至於民間之樂間亦有之樂有大小而其不能無詩一也古人作詩出口為歌入笙為吹歌者在土貴人聲也笙歌作於堂下雖民間之樂未嘗異也彼楚辭九歌巫覡之辭耳然猶曰五音紛兮繁會則是巫覡已有樂矣曰疏緩節兮安歌傳芭兮代舞則是巫覡之樂亦以歌舞合奏矣又何疑於里巷閭閻之詩哉昔

詩觸

卷一

五

者師乙謂子貢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使徒詩不可以入樂則將與村歌童謠與人之誦役者之謳等耳何人不可以歌而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之哉

### 論二

蓋嘗論之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詩之為樂者不可與言樂知詩之為經而不知詩之為詩者不可與言經知有言之詩而不知無言之詩者不可與言詩故夫季札在魯之所觀與夫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者詩也而即樂



也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詩之為詩而有言之詩所以為無言之詩也今觀三百篇中或遠言之而近或微言之而彰或曲言之而直或淺言之而深或在彼言之而在此所謂達言之微言之曲言之淺言之在彼言之者有言之言也遠而近微而彰曲而直淺而深在彼言之而在此則非有言之言而無言之言也無邪一語何以為全詩之蔽切磋琢磨何以發貧富之論素以為絢何以觸禮後之

詩觸

卷一

六

旨彼其解悟蓋已在於訓說之外者矣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而獨以可與言詩稱子夏子貢蓋以不善學詩者以有言之詩為言以有言之詩為言則必至於無以言善學詩者以無言之詩為言以無言之詩為言然後謂之可與言非謂其可與言乃謂其可與無言也惟其無言故言不可勝窮矣故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以無言之言為言此天下之至辨者也何專對之不能哉孔子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

孟子之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所謂志者在未有詩之先也迨既有詩之後則不謂之詩而謂之文與辭矣吾取詩人之文與辭與志而相遭於未有詩之天取吾之志與詩人之志而各相遭於無言之天如琴瑟之音不生於絲不生於桐不生於手如簫管之韻不在於竹不在於唇不在於空此無言之詩所以環應萬變而不窮也以無言之詩合於無聲之樂而詩之所以為樂詩之所以為詩風之所

詩觸

卷一

七

以為風者皆在是矣今夫風蓬蓬而起不知其來不知其止而天籟之音作焉使徒於山林之隈崖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求所為似鼻似白者而曰風也風豈在是哉知風之所以為風而雅之所以為雅頌之所以為頌者夫亦愈可相推而論矣

論三

變風雖多刺諷之詩然皆當時王澤未亡憫時憂國忠愛之情不能自已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殆謂此也其後王澤漸衰忠愛漸泯不獨巡狩禮廢大師不復採詩而天下人心亦久與風化相忘無復庶人謗商旅議之舊故曰王迹熄而詩亡非僅雅亡也風亦漸亡矣非僅正風亡也變風亦漸亡矣朱文公疑小序所云刺詩為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害溫柔敦厚之旨遂盡坐以淫奔如將仲子刺莊公也而疑踰牆為私約子衿刺學校廢也而疑佻達為風情有女同車刺忽也而疑薜華為妖冶諸如此類不可勝舉文公之意蓋以

詩觸

卷一

八

鄭衛之詩所謂桑間濮上淫聲也夫子嘗謂鄭聲淫矣但所謂鄭聲淫者謂其聲音淫濫如江河之水泛泛然無所底止故曰鄭聲好濫淫志非謂鄭衛諸詩所言皆男女淫奔之事也且文公既慮輕浮險薄之足以害教而不思男女淫奔之足以亂俗是猶醫者惡鉤吻之傷人而欲易以烏喙也可乎哉至於有狐氓蚩諸篇明明刺淫而文公以為此淫人自為也文公之意始終以刺之一語為輕浮險薄云爾則夫風人之作固已蘊藉深

厚初未嘗斥言淫者為何人但使聞之者足以戒而言之者無罪夫何輕浮險薄之有若必謂淫人自為之也嗟乎宣淫何事也雖穢如宣姜姜夏姬未有自言其穢即今平康勾欄之曲亦未必其人自為之也藉令有之刪詩之聖人胡存此以辱風雅也哉且夫國之有風蓋為美刺而作也今二南正風之詩固有不言文王后妃者矣而序曰此美文王后妃也文公既從而信之矣變風諸詩所謂牆茨鴉奔之類序曰此刺淫也文公又

詩觸

卷一

九

從而信之矣一小序也以為美則信之以為刺則疑之刺淫也在牆茨鴉奔諸詩痛責深詆明示人以防維者則信之在有狐氓蚩諸篇委曲諷諭嘿動人以媿耻者則疑之然則文公之疑序固不勝其信者之多也又況後人中無所見而徒以文公之疑且信者從而疑之信之非惟無以服毛氏之心抑且無以發文公之意矣

論四

且文公所疑小序之說為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傷溫

柔敦厚之旨者是文公猶未深於刺之義也夫文公知刺之為刺矣抑知不刺之為刺哉以不刺為刺者至文而諷諫言微而旨遠彼之所謂輕浮險薄者我之所謂溫柔敦厚也姑置雅頌而言風風之中有刺今人者不刺今人而美古人如大車刺周大夫也但言昔之大夫威能止奔而已羔裘刺朝也但言昔之君子舍命不渝而已有刺此人者不刺此人而美他人如伐檀刺貪也言不素餐者之不貪而貪者可勿問矣雞鳴刺不悅德

詩觸

卷一

十

也言雜珮以贈者之悅德而不悅德者可勿問也刺亂者不刺亂而言致亂之形如清人刺鄭文公也則舍文公而嘆軍士之逍遙謂軍士之逍遙文公為之也刺致亂者亦不刺致亂而刺所亂之人如叔于田刺鄭武公也則舍武公而誇叔段之服馬飲酒謂叔段之服馬飲酒武公驕之也楊之水刺晉昭侯也則舍昭侯而羨桓叔之素衣朱襮謂桓叔之素衣朱襮昭侯成之也君子偕老刺宣姜也但侈其衣服容貌而已倚嗟刺魯桓也

但盛稱其技藝威儀而已荒者不自媿其荒也還兮盧令之刺荒但述其馳驅交譽之詞而荒者媿矣淫者不自恥其淫也桑中溱洧之刺淫但述其男女相悅之樂而淫者恥矣簡兮但自譽而已考槃但自寬而已而棄賢之失已彰矣君子于役室家自道其思而已雄雉婦人自述其懷而已而勞役之愆已見矣至於牆茨蟋蟀則諱其人而指其事有狐岷蚩則諱其人而誌其言或其人不能諱者則指其人之地以醜之新臺株林是

詩觸

卷一

十一

也或其事有所不得諱者則疑其事之迹以諷之敝笱載驅是也凡若此類指固不勝屈也蓋古之君子不忍絕人於善而又不能遽禁其不善是故教化之所不能及則刑賞以勵之刑賞之所不能勵則廉恥以防之廉恥之所不能防則是非以明之是非之所不能明則諷諫以動之微其詞隱其旨吐而若茹惜而若恨驚而若疑使他人見之聞之不知其為誰而夫人見之聞之與後之類夫人者見之聞之則泚然汗下跼蹐屏營而不

能自容非溫柔敦厚之至其孰能之哉故有同一詩而歌於前為美歌於後為刺者矣范曄曰康王晏朝關雎刺之大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刺之為義非一端而已也今夫譏嫫母之醜者不如譽西施之美於嫫母之前也詆宿瘤之惡者又不如陳嫫母之惡於宿瘤之前也嫫母不自憎其醜吾亦不言其醜也但以鑑示之而嫫母動心矣宿瘤不知已之似嫫母吾亦不言其似嫫母也但指嫫母之眚以示之而宿瘤動心矣明乎此

詩觸

卷一

十二

義而後知大師之所陳工歌之所戒矇瞍之所誦莫非以不刺為刺者然則三百篇皆可為刺詩而實未嘗刺也自刺之義不明而後之為詩者遂囂然怒罵矣夫以怒罵為刺是猶以諂諛為美此今人所謂美刺而非古人所謂美刺也我知文公所指為輕浮險薄者在彼不在此也

周南召南論

風何以有南也南音和平故先王取則焉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胥鼓南南之為音所從來者遠矣而舜亦有南風之詩故曰舜歌南風而天下治紂為北鄙之樂而國亡北者敗也南為生長之音解溫阜財皆以是焉周召之詩其亦由此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先儒所謂化自北而南者非與曰彼所言者王化也非王化遠及安能和平長養播為南風哉文王之時化既南

詩觸

卷一

十三

暨樂又南音是以謂之南也若夫周南召南則序與殊註固言之矣序之言曰周南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召南諸侯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而朱註則又曰言文王之德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也言諸侯被文王之化則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也然有疑焉周南既為文王之詩矣當文王時固方伯也周公安得主內治而有王者之風武王克殷始封召公於燕而食邑於召安得當文王時遽長諸侯而使南國皆被文王之

化哉不知詩之有風蓋因其時與地而言之爾彼二南之樂固有作於文王未王之前亦有作於文王既王之後者矣吾請更為之說曰採周南之詩者在周公輔成王主內治之時以其為文王而作也則繫之周公採召南之詩者在召公分陝佐天子為方伯長諸侯於召邑之時以昔之諸侯被文王之化而作也則繫之召公取吾之說合於序註之說則周南召南之義可以洞然矣

詩觸

卷一

十四

詩觸卷一

周南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古序也或出國史所載或為子夏所記皆不可辨下文所綴則漢儒毛衛輩

詩觸

卷一

所得師說而續成之者耳今止存此一句以見古序之義餘皆不錄以下諸篇倣此○稗雅云雎鳩類江東呼為鷺鷥擊而有別生不再匹習水常在河洲之上為雉類子曰雎鳩氏司馬以其摯而有別故為司馬此雎鳩是也雎鳩氏司馬布穀也曹風之雎鳩是也雎鳩氏司馬冠大明之雎鳩是也雎鳩氏司馬雎鳩也即班鳩小宛之鳴鳩與氓食桑甚者是也祝鳩氏司徒離也性孝主教民為司徒四牡嘉魚之離是也五鳩民者也而備見於詩荇菜接余也一曰鳧葵根生水中莖如釵股其花黃取其柔順芳潔可薦宗廟也○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兼詩與樂言之也惟詩不淫不傷故其樂亦不淫不傷也樂不可得而聞矣獨有其詩在焉然說詩者亦論其大意而已如必指何者為不淫何者為不傷則失作者之意矣毛鄭本續序謂大如為文王求賢妾續也夫膠木小星后德已深何求不得而勞寤寐至於琴瑟鐘鼓

則不倫甚矣故小序但云此後妃之德也而宋儒曰  
關雎者宮人所作寤寐反側以致其思然未至於悲  
怨則不傷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然未至於沉湎則  
不淫也由此觀之為是詩者不過宮中之人既見后  
妃傾心向化故以窈窕淑女反覆咏嘆謂如此有德  
之人得之不易追思未為君子好逑之時即寤寐中  
安能求而得之今既得矣驚喜愛重無可彷彿惟有  
寫之琴瑟鐘鼓而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哉  
輾轉反側此四句乃詩中波瀾無此四句則不獨全  
詩平直無復曲折抑且音節短促急弦緊調何  
以被諸管弦乎忽於窈窕淑女前後四疊之間插此  
四句遂覺滿篇悠衍生動矣此即後人所謂詩中活  
句也豈真有求而後得之乎哉大率房中之樂稱  
頌淑德難以形容祇自述其平日愛戴思慕難得而  
幸得之狀則淑女之淑大端可見若夫琴瑟鐘鼓則  
固房中之樂所必備者不必深求之可也○朱註固

有優於毛鄭者如毛傳云窈窕幽閒也朱云窈窕者  
幽閒靜貞之意蓋淑字無所不包言后妃之淑猶言  
文王之德之純謂之純則仁敬孝慈信皆在焉謂之  
淑則幽閒貞靜皆在焉以為幽閒則淺以為淑則靜  
貞之意則深謂非僅幽閒靜貞所能盡也左右流之  
鄭箋云苕菜之茹必有助而求之者謂三夫人九嬪  
以下也覺意味索然朱云左右言無方也謂采擇非  
一端烹煮非一事也語遂圓動矣○關雎所以美后  
妃也然歐陽永叔云魯齊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  
之詩又漢儒杜欽傳曰解王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  
帝紀論曰康王晏朝關雎作諷後之疑小序與毛傳  
者以此為韓端不知古序一也所謂齊魯韓三家不  
過訓詁箋釋畧有異同耳豈能於古序外別為說哉  
即如此詩所謂刺諷者非諷文王大妃乃以諷夫不  
能為文王大妃者也如女曰雞鳴而序曰刺不悅德  
也大車檻檻序曰刺周大夫也後世有不能法古者

則詩人陳古詩以諷之故程大昌曰所謂周道闕而  
關雎作者恭以奏樂謂之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周道  
既闕后妃之教衰故奏此詩以諷刺之乃知古序云  
后妃之德毛傳以為美魯齊韓三家以為刺其實一  
也○按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窈窕以尋壑謝靈運詩  
亦云窈窕究天人字義云窈窕深遠也窈窕肆極也蓋  
指其居與地之深邃非凡人見聞想像之所及也即  
此便有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深閨似水室通人遐之  
象不言幽閒貞靜而幽閒貞靜之意自見  
此其所以為淑女此其所以費人寤寐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  
為絺服之無數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

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黃鳥即黃鸝一名鷦鷯  
名黃栗留○此絺綌既成而賦其事也首章追叙初  
夏葛盛此時尚未刈也但以黃鳥飛鳴小景點綴首  
面風致溢如次章方言治葛是刈是穫非必身親刈  
之獲之也但述其艱難而已知其為之難則服之自  
不厭矣服之無數一語澣機真至其味無窮南軒所  
謂誦服之無數之句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  
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有以哉○三章則葛成矣忽  
將澣污歸寧映帶生情事愈樸而愈真詞愈雅而愈  
厚○歸寧者古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父母在則歲一  
歸寧若父母亡則義不可歸  
矣許穆夫人所以賦載馳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卷耳卽蒼耳一名梟耳白  
花細莖叢生葉如鼠耳結子如婦人耳瑤一曰耳瑤  
草兇野牛一角。說詩之家拘文牽義莫甚於此篇  
謂以后妃之尊手持竹器親采蒼耳已不經矣又况  
乘馬命僕登山飲酒或岡或阻候罷候飢人馬俱疲  
遊宴方休此愚俗婦人稍知自好者所不爲而謂開  
國聖母爲之乎此詩不過宮中之人以后妃思念君  
子之誠曲爲摹擬無端而採無端而置無端而登山  
無端而飲酒無端而馬病無端而僕痛皆必無之事  
遇空設想旣言欲采卷耳矣復言置彼周行則是原

卷一

朱嘗采也懷人而已原未嘗采抑何從置聊從譙我懷人者想像之焉爾欲陟山以遠望而我馬虺隤我馬玄黃則高岡崔嵬不可陟也旣而酌壘觥馬則原未陟高岡原未陟崔嵬也夫待酌壘而後不永懷其為永懷之日多矣待酌觥而後不永傷其為永傷之日多矣曰永懷則是未嘗酌壘曰永傷則是未嘗酌觥也聊從其永懷永傷者想像之馬耳欲陟礪而馬病僕痼礪不可陟也旣而無可如何吁馬而已則是原未嘗陟礪也未嘗陟礪則是馬未嘗病僕未嘗痛也聊從其云何吁者想像之焉爾然則所謂陟山者猶泉水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耳彼泉水豈必果出遊哉所謂酌壘酌觥猶柏舟所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耳彼柏舟豈必真飲酒哉漢人詩云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蓋以香草譽其夫耳必如今人所言卷耳則真採蘼蕪矣又云馳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葉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皆愁思無聊不情不緒之語

必如今人所言陟岡則真游洛矣如今人所言酌觥則真加飯矣古今豈有如是迂騷詩人哉大率房中之樂無所不具以為君子不在宮人作此樂章代為抒寫可也以為宮中原有此樂而宮人奏於后妃思念之時以寫憂傷無不可也朱子托言二字深得詩趣若從訓詁所云后妃自作此詩於拘莢巡狩之日登此不遂又復登彼以此說詩其不見謂於孟氏也幾希○云何吁矣四字凡兩折與首章嗟字暗相呼應鄭康成云我將云何吁其憂矣稍得之時解云如何其吁則味短矣

詩觸

卷一

五

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木下曲曰樛。木藟葛類。一名巨瓜。蔓延木上。又云千歲藟子。蓋以樛木下垂。以引葛藟。興后妃逮下。以迎福履也。○后妃以不妬爲德。此嬪御意中語。非所敢言也。故脉脉以樂只二字咏之。嘆之。婦人感恩。無可報稱。頌祝福履。此常態也。○繫但繫之而已。荒則徧覆。繫則盤旋矣。綏但安之而已。將則助佑成則盛滿矣。其感彌深。其祝彌大。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

子○樛木之篇三祝福履至茲斯則無所用祝也但見為宜然而已蓋感激祝頌之意至此愈深矣其立言之妙全在不露正意○說說始集也薨薨飛而有聲揖揖則斂羽而復聚矣說說揖揖和在於形者易見薨薨和在於聲者難知此風人觀物之微也鍾伯敬曰說說薨薨揖揖非和也也能為說說薨薨揖揖則和矣蓋指和之象以示人也○說說薨薨揖揖則和也物群則爭羣而和則真和也和者生理生氣也此子孫眾多為感應必然之理也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天天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觸

卷一

六

序曰桃天后妃之所致也○桃三歲而花桃少則花盛實大則葉茂故以少桃為與黃實謂大實也○毛氏所謂婚姻以時者以三十而婚二十而嫁而言詩但以桃天起興非婚於仲春桃花之時也○宜者相安之意為婦之道但求相安而已宋儒謂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謂之宜然則相安亦難言哉其妙在於無一語及后妃而以爲后妃之所致也此等詩非讀小序不知其妙然唐人頌美多如此類但唐人自爲序故讀者易見

肅肅兔置掾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于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遠赴赴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詩觸

卷一

七

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註謂丁丁掾杖聲杖即擐也繫振於地張置於上也○見兔置之儀人而謂其可為干城閉柵振之聲而知其為赴赴武夫古人眼特異如此然皆從肅肅而生肅肅敬也置兔置事而能敬則其人之賢可見矣晉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丈公以為下軍大夫即此意也陸佃曰掾之丁丁以有所聞施於中遠以有所見施於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此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數語得之○好仇即好逑謂耦敵也怨耦曰仇借耳置兔置野人而為公侯耦敵奇矣腹心尤奇腹心謂其神情與公侯相合也萬茂先曰古人出則疏附后先處則安於農桑狩獵各循其分無容心也非曰有才不用而小試於兔置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見之以為可為于城好仇腹心耳平平叙述而樸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言振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頌之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芣苢車前也一名馬馬以其生牛馬跡中也能療孕婦產難及令人有子故續序以為樂有子也毛傳曰車前宜懷祗有藏之也擷拾也將取其子結執祗也擷振祗也劉氏曰祗者衣之襟以衣襟貯之也自采至擷蓋其多寡之序如此○懷祗宜男之物婦人采之何為采者不言其故作故序云后妃之美也婦人自樂有子此何與於后妃故在閑冷之中想出大和景象如一幅遊春圖淡淡數筆而已○萬茂先曰此等樂處婦人不知政在其不知處妙知則淺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  
子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蕒之子子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木上疎無枝曰喬楚薪屬  
蕒即蒹葭蒿屬也葉似艾白色江東人采以羹魚六  
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木高疎故不可蔭女  
貞潔故不可求此首二句取比之意也然終不言其  
何以不可求但以漢廣江永咏嘆留連而已漢廣江  
永猶曰隔面千里不得相見云爾漢何嘗廣江何嘗

詩觸

卷一

八

永漢有游女而不可求遂見為廣見為永耳使可求  
焉誰謂河廣一葦渡之矣屈子涉江篇云惟郢路之  
遠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非郢路真遠江夏真不可  
涉也在屈子無聊中見為不可涉耳全不露貞潔之  
意而貞潔之意已在言外漢廣漢字與漢有游女漢  
字映帶相生無迹可尋情致妙絕漢人詩云河漢清  
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即此意  
也古詩妙境如珠絲馬跡草蛇灰線若斷若續若離  
若合此類是也若從今人所謂女貞不可求猶漢廣  
不可詠求女須用媒約猶涉漢必用舟楫種種語話  
不但與喬木句重複且意味淺薄無復風人低徊流  
連之致矣。楚薪中之翹翹者蕒草中之翹翹者鄭  
箋云翹翹者刈之以喻眾女高潔吾欲取其尤高潔  
者也此解得之蓋漢女惟不可求此乃我所欲求也  
故即以之子子歸接之此時求且不可安得便言于  
歸遇空結想妙甚妙甚至於願秣其馬則其說慕至

矣却不更添一語但再以漢廣江永反覆咏嘆以見  
其求之之誠且難而已蓋漢廣四句乃深情流連之  
語非絕望之語也言秣其馬鄭箋云謙不敢斥言其  
適已而歐陽永叔云此即願為執鞭亦所欣慕之意  
二解俱妙但認認真若從今人所云既不可求庶  
幾秣馬得近之則纖纖大甚如晚唐人詩云自憐輸  
廐吏遺媛在香鸞反堪嘔穢矣。邦內之女久被王  
化故桃夭之言于歸則曰宜其家人南國人民初薄  
舊染故漢廣之言于歸  
但至於不可求而已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  
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

詩觸

卷一

九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防以捍水穹然如墳曰墳  
之枝曰條幹曰枚既伐而復生則曰肄魴即青魴以  
其廣方故曰魴其厚福故曰魴養生經曰魚勞則尾  
赤人勞則髮白。伐條矣忽而伐肄則已踰年矣婦  
人採薪感時興慨蓋嘆君子行役之久非自憫其勞  
也怒思也饑而思食故毛傳訓之曰饑意未見君子  
供紓役也既見則役畢矣不我遐棄蓋懼政暴役繁  
相見無期既見則無此患矣即此便有如燬意萬茂  
先云不我遐棄者喜河邊之骨不懸春夢非恐篋中  
之扇長委秋風也此語得之魴魚頰尾鄭康成以為  
顏色瘦病之喻蓋役及三年憔悴之狀非復昔日故  
於其既見而深悲之言君子之所以致此者王室之  
如燬耳感傷未畢忽復慰藉轉折迴環筆力甚厚父  
母二字親暱之極尊重如方伯而汝墳之婦人得以  
父母親之王政蕩蕩  
王民熙熙即此可見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序曰麟趾關雉之應也。麟膚身牛尾馬蹄一角壯端有肉陸佃曰麟似麟而無角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角也。麟謂文王后妃也趾謂公子也麟兮之麟亦公子也謂文王仁厚公子亦仁厚是亦麟語意最緊快只添吁嗟二字咏嘆便爾波折不窮可想當日絲肉流連縱送之妙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

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鵲乾鵲也能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取不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莊子曰鳥鵲巢以傳枝少欲故曰鵲也先儒謂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其為巢以冬至日架之至春乃成最為完固故續序以比國君之積功累行以致爵位也鵲鳩結鞠一名布穀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然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其子在巢在椽在棟而已常在桑故朱註以此夫人之專靜純一而鄭箋亦云鵲有專一之德也。按朱子曰此詩猶周南之有蘭也而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德也后妃有幽閑貞靜之德故其既得也琴瑟鐘鼓以樂之南國夫人有專靜純一之

詩觸 卷一 十

德故其于歸于諸侯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庸德二字甚有味婦人之德每於庸處見之故註云鳩性拙鳩之拙乃其所為專一也求闡

于以采繁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繁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序曰采繁夫人不失職也。爾雅曰繁幡蒿白蒿也俗謂之蓬蒿毛傳云公侯夫人執繁以祭王后則苻菜蓋神享其德與信沼汙澗溪之草皆可以祭不求備也鄭箋云執繁菜者以豆薦繁茹被首飾也編髮為之所謂髮髻也。有云繁所以生蚕其說非妄蓋蚕事有先後故采桑於前亦採繁於後今覆蚕種尚

詩觸 卷一 十一

用繁是也此則夫人親此以供祭非親蚕之詩也。祭必夫婦親之故采繁為公侯之事宮廟也言雖主婦之職亦公侯之事雖夫人但在東房亦公侯之宮也毛傳釋僮僮為疎敬祁祁為舒遲蓋婦人之敬無可形容但從其薦繁時見其移步而髮髻安然不動則以為僮僮而疎敬從其撒繁而歸時見其髮髻微動而不急遽則以為祁祁而舒遲蓋手容足容俱在首飾想像之細甚妙甚然繁畢而歸人所易怠則祁祁為尤難矣

嘒嘒草蟲超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

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阜螽皆似  
蝗生於草間曰阜螽生於陵阜曰阜螽阜螽一名螽  
即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而從之故草蟲曰負螽趨  
躍也鄭箋以比異種同類猶男女以禮相求也薇  
一曰繁以初生時似繁腳也薇似蕨而稍大有莖而  
味苦好生水邊胡致堂以為即莊子所謂迷陽或曰  
即苦益也說文曰似蒼徐鉉曰似萍項容齋曰即今  
之野豌豆未知孰是○草蟲阜螽之躍鳴深秋時也  
採薇則暮春事矣大夫行役自出鳴以至於厥孝時  
序已變故憂之漸深三詩全為未見起嘆既見既覯  
總是空中立想遙擬見後之樂乃以深未見之憂  
也○見猶見其面而已觀則情漸與親矣觀遇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

詩觸

卷一

十二

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  
尸之有齊季女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嚴華谷謂蘋有三  
種大者曰蘋葉間潤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  
者曰荇菜小者為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郭璞  
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也誤矣蘋可茹  
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供祭祀乎藻聚藻也  
藻生水底有二種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筴長四五尺  
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方筐  
圓筥有足者錡無足者釜宗室大宗之室也蓋諸侯  
嫡子世為諸侯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為大支  
始祖繼別子者為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  
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稱之小宗不得比之宗  
室矣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廟南向主皆東向西

南隅乃神所棲之地故所奠在此也祭禮主婦薦豆  
實以菹醢○詩意有齊季女一句故朱註云少而能  
敬見其質之美而化  
之所從來者遠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  
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甘棠杜梨也子有赤白二種  
白子味美故曰甘棠赤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  
杜是也詩云蔽芾甘棠言杜之美有杖之杜言杜之  
惡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周召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  
召所治有遠近故蘇氏曰周公在外長諸侯遠於文王  
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長諸侯遠於文王  
功德明著則詩作焉所謂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  
○愛其人故及其樹乃不言愛其人而言愛樹其意

詩觸

卷一

十三

自深非若今人稱功誦德鋪張揚厲其意反淺也三  
章愈愛愈深拜而屈之且不忍況敗之乎敗而傷之  
且不忍況伐之乎所愛所憩所說之樹且不忍伐  
之敗之拜之況其功德乎命意立言俱高人數層  
厭浥行露豈不風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  
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

序曰召伯聽訟也○雀賊曰頭如顆鼠眼如牙鼠蓋  
雀乃物之淫者鼠乃物之貪者然雀有牙而無角鼠  
有齒而無牙○風夜而行所畏者非多露也多露且  
宜避之况其他乎凜然難化之意自在言外○誰謂

何以四字皆從必無而忽有之事自疑自詰想見  
暴之無狀言雀本無角也今雀既穿我屋矣謂之  
角何以穿我屋乎然則雀之穿屋不必有角也鼠  
無牙也今鼠既穿我墻矣謂之無牙何以穿我墻  
然則鼠之穿墻不必有牙也汝之於我本無室家  
禮也今汝既速我獄訟矣謂之無室家何以能速  
訟乎然則汝之速我獄訟不必有室家也雖速我  
訟而汝於室家之禮終有未足我亦終不汝從則  
固無家雀固無角汝固無室鼠固無牙不必然之  
豈能奢必然之理哉字字婉折歲寒松柏霜雪且  
能侵況多露乎。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  
許嫁於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  
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  
家訟而致之獄女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此詩  
存之以備  
參考

詩觸

卷一

十四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  
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紵委蛇  
委蛇退食自公

序曰羔羊鵲巢之所致也。小曰羔大曰羊大夫燕  
居以及為裘眾皮不易合織絲連之以為飾也縫之  
罽元曰純界限曰紵合二為一曰總。毛傳有節儉  
正直語朱子乃之後儒訓詁遂以上二句為節儉下  
二句為正直矣似屬添設然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故必合眾羔為裘所謂五紵者雖未必拘於五數亦  
節儉之大概也若委蛇者安舒自得之意也似非所  
語於正直然孔子燕居申如也天夭如也此云退  
食委蛇燕居退食可以觀人每觀近日士大夫修飾  
邊幅出而揚揚入而孜孜雖對妻子僮僕不能姑潔

魏由平日蠅營苟苟其矜莊之態不勝其清沮之情  
縱能勉強於大庭而不能恬適於燕處故謝疊山曰  
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息不遲則速然則退  
食委蛇不可謂非正直之驗訓詁之見有時不可廢  
是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  
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詩觸

卷一

十五

序曰勤以義也。雷震百里其在山一也而聽之者  
以為或在陽或在側或在下耳非雷聲不定也或遑  
莫其稍緩也息則休止處則在家無事矣愈望愈切  
故其言之序如此。仲春雷乃發聲古之戌役仲春  
而歸故感時而作鍾伯敬曰朱註早畢事而旋歸補  
得妙望其歸情也早畢事而歸義也從莫敢處看出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項筐璧之求我庶士迨  
其謂之

序曰標梅男女及時也。梅似杏而酢其花先於桃  
李而結實反後古者冰泮則婚姻殺止況梅落之時  
乎。三章一層緊一層其汲汲從人乃所以凜凜自  
守也謂之言即未能遽行六禮媒妁之言亦當及也  
達權而後可以守  
經此詩之謂矣

嗟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風夜在公實命不同嘒

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稠實命不猶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鄭箋以三五為三心五嚙蓋以日月比夫婦大星比嬪御而無名小星比眾妾媵三心五嚙及參昴皆大星隨之也語雖有據然覺詩情與詩景索然得朱子云三五稀也維參與昴又稀也謂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也遂使殘夜光景宛然如見矣不如從朱為妙實命不同一語安分謹身知此語者奉帚平明無怨寒鴉之影承恩夜半永繫牽牛之望矣宮闈之禍何自作乎但視樛木蠡斯微有安勉之殊不獨周南召南風化差別亦見后妃與南國夫人身分氣量相去徑庭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

詩觸

卷一

十六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

我過其嘯也歌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汜者江之決而復入也渚者江之流而有岐也沱者江之直而有別也皆與也古者諸侯嫁女娣姒從謂之媵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娣二十承事君子未及從事則還待年於父母之國公羊傳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三娣姒姒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全詩語氣皆深幸其將來非追數其既往也蓋南國夫人之終容其媵全在如而能悔姒而能悔於以為樛木蠡斯也不難始而悔繼則處而能安矣及其卒也歌而能樂矣勉強從義漸與性成此之謂也黃氏曰為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為下者當如江沱之媵妾然則凡為君子者亦存乎勉強而已矣○如而能悔亦在媵

之有以感之故  
序曰美媵也

野有死麕白茅純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虬也吠

序曰惡無禮也○麕獐也如小鹿鹿屬皆善駭而麕防尤怯飲水見影即奔以其羣居相環以防物之害已此云死鹿死麕蓋田獵之餘也○死麕猶包以白茅况懷春之女而可誘以吉士乎誘字說得輕易即此見強暴無禮之狀稱為吉士者諱之也媿之也○懷春非傷春也古者媒氏以仲春會男女蓋欲及時成禮耳即迨冰未泮之意○死鹿人所棄也猶藉以樛櫟

詩觸

卷一

十七

而來以白茅蓋其重也况堅貞如玉之女乎此章更不言及於誘但言女德如玉而其不可誘之意自見○前二章詩人惡無禮而與以賦其事末章則詩人代為女子拒之之語非必實有其人也鄭箋云亂世民貧強暴劫脅不能具禮故貞女欲其舒緩以禮來也然則所謂舒而脫脫者惡其如遽無禮故以禮拒之也即此四字折而脫脫者愈婉辭之愈堅矣下二句皆以禮拒之之辭世間一種強暴順之不可逆之不能惟禮可以相止耳蘇子由曰奔走失節則佩帨動非禮相凌則犬吠故無感我悅無使虬吠以為禮也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序曰何彼穠美王姬也。唐棣一名移其花反而後合所謂偏反是也似白楊團葉弱葉微風大搖一名車下李其花或赤或白李東方之果木也性難老老雖枯枝子亦不細其品在桃上。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乃平王孫桓王女下嫁于齊襄公後人疑東周之詩不宜列於文王之時遂以平王為文王謂平正之王齊一之侯猶械櫜之辟王也謬矣不知此雖東周之詩而附見焉故不列於王黍離而列於召南所得之詩而附見焉故不列於王黍離而列於此朱子謂丈王大如之教歷久不衰信哉何不肅雖王之車蓋即王姬之車以想見其肅雖也謂天子之女車服不繫其夫似無望其肅雖也而今之肅雖者乃王姬之車也但稱王姬之車而車中之人之和且敬已悠然言表企慕深長宛然當日塞路企踵相顧謂嘆之景。以唐棣與之不足又言花如桃李者盛之極也平王之孫下嫁之車也齊侯之子親迎之

詩觸

卷一

十八

車也此處再不言肅雖但叙其兩處家世之盛而王姬之能肅雖與詩人讚賞肅雖之意自見。以桃並李二物也故以與男女之貴盛以絲為緝一物也故以與昏姻之纏綿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

吁嗟乎騶虞

序曰騶虞鵠巢之應也。葭蘆也葦也一物而三名馬蓬蒿屬散生如蓬末大于本秋風一起根且拔去故曰首如飛蓬蓋蓬陸草澤草也騶虞白虎黑文西方之獸尾長於身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仁獸也紀北豝豝小豝也一歲為豝此詩以草木鳥獸之繁而贊嘆其仁葭茁於下蓬茁於上紀獲於前紀獲於後非仁如騶虞何以致之葭蓬草之微者紀獲獸之賤者僅舉微且賤者以侈言王化而其大者自見

詩觸

卷一

十九

此詩人立言之妙也。五紀五豝非於其獲多但借以形容其畜繁而已吁嗟乎與麟趾吁嗟乎三字皆不盡之意

平卯冬訪梅道人於山中道人謂余曰君知詩樂之所合乎古人之詩不入絃歌不作也大史公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然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言似矣但詩之分章為合樂之節奏故分也有首章同疊者如鹿鳴君子于役二子乘舟大叔于田東門之墀會風鴈鳴等詩則合樂在起初合樂既畢歌吹九行猶今曲調之前腔也有末章同疊者如漢廣北門等詩則合樂在結末歌吹將畢而後眾樂起而和之猶今曲調之合尾也有首尾同疊者如騶虞殷其雷黍離桑中伐檀等詩則首尾俱合樂猶今曲調之合唱也有首章另一體製而後乃同疊者如關雎卷耳行露車鄰等詩則合樂在後猶今曲調之引子也

有前數章同疊而後章另一體製者如葛覃采芣何彼穠矣靜女大車于於雞鳴等詩則合樂在前歌吹彼穠矣後猶今曲調之煞尾也有首尾另一體製而中間數章同疊者如侯人九罏卷阿雲漢等詩猶今曲調起煞相應也歌有單歌合歌之不同吹有單吹合吹之不同單歌不用瑟比合歌則以瑟單吹止以瑟輔合吹則蕭管等皆皆輔也合歌則以瑟單吹止以歌單吹合樂處乃合歌合吹所以詩中有單合相間而行此又一體裁如伐木毛鄭原分六章朱子合為三章實則六章正合前例猶今南北相間也又有前後單合參差不齊者如蓼莪起二章合中二章單末二章又合天保前二章合中二章單後一章又合車攻一章二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俱單惟三章八章相應合黍苗前一章單中二章合後二章單桑十六章前九章單十章十一十二二十三章合十四章單十五十六章又合采芣前三章合後三章單出車前

二章合後四章單采綠前三章合後二章單斯予前  
二章單三章四章五章合六章七章單八章九章又  
合猶今曲調南北互用曲白相生也亦有全無同疊  
純單歌單吹不合樂者風如谷風蘭兮等詩雅如太  
王大明等詩風則取其纏綿淒惻雅則取其純淡真  
至使人靜對而生深思猶今曲調之清唱也大雅十  
居其三此所以為雅音也惟頌詩乃郊廟大享欲示  
祖德以告臣工每一人唱三人和朱其絃以令聲粗  
疏其越以令聲遲故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  
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有遺音者無人不得聞也漢承  
秦制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管絃亂之使在位  
者皆得偏聽亦此意也是以頌之為體韻多不叶正  
欲其聲滿耳由斯而談詩不為樂而作  
亦焉有諸體哉余旨其言遂錄之於此

詩觸

卷一

二十

邶風邶風論

說詩者慎無以己意深求聖人也以己意深求聖人而  
紛紛之辨叢生矣即如邶鄘衛三國異地而三國之詩  
皆言衛事者蓋自衛康叔封衛傳七世至頃公衛之變  
風始作此時邶鄘之入於衛久矣採衛詩者邶有邶音  
鄘有鄘音衛有衛音所得之地不同故其樂之音亦異  
隨地審音別而為風至其言衛事則一而已矣季札在  
魯請觀周樂工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詩觸

卷一

廿一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是知  
邶鄘之皆為衛詩其說非自毛傳始也後之疑毛傳者  
并古序而疑之謂邶鄘既言衛事何不并稱衛風也思  
其說而不得遂以己意深求聖人曰此夫子作春秋微  
詞所以懲兼并志首惡爾于是有黷者心知其非而欲  
有以勝之乃偽為子貢傳以敵子夏復偽為申公說以  
敵毛傳遂稱管叔為邶侯霍叔為鄘侯取二國之詩傳  
會武庚時事凡自相舟以下皆曰此為三叔而作也蓋

嘗攷之史傳武王克殷已封三叔於管蔡霍三國矣左傳曰管蔡邠霍文之昭也漢書云邠以封武庚三叔監之無所謂邠侯邠侯者其說牽合謬妄無足深辨所可笑者端木西河皆聖門可與言詩者何以所學互相矛盾且申公之業私淑西河何以叛西河而宗端木自漢迄今止傳卜序而子貢之傳無聞焉何以秦火以後至萬歷末季而鐘鼎篆書始煥然出自西蜀況申公為魯詩之祖魯詩亡於西晉久矣唐宋以來詩義林立未聞有舉及申說者何以千百年後與端木之傳一時並出巧相符合乃爾哉嗚呼西河一序自漢以來家絃戶誦已非一日後之學者猶不能無疑焉況當詩學蕪穢之日而托為端木申公之言以簧鼓天下其罪可勝言哉吾故論邠而弁及於此既以折好異者之口且以咎夫致此者皆以已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詩觸

卷一

廿二

邠風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邀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詩觸

卷一

廿三

傷心涕零離騷九章信其苗裔也晦翁引劉更生列女傳謂為婦人所作馬賓與辨其非是且更生封事所舉憂心悄悄愠于羣小為証摠之晦翁於詩不惟不喜刺字亦甚不喜怨字彼謂怨者婦人之態故不憚此種絕妙文辭歸之婦人其論此詩云怨處須還他怨亦為婦人而有怨詞耳然即為婦人之詩亦在班姬擣素江妃樓東之上而新安劉氏云此詩辭氣卑弱則又篤信晦翁而過焉者也○首章亦汎亦字便楚楚可憐謂柏舟也而汎汎漂泊乎棄置不遇之意隱然言外取取不寐輔氏釋之曰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則有所不憂也此語甚妙取取則自不能寐矣隱憂幽憂也幽隱憂之人明明欲以告人却又不堪舉似故曰隱如有隱憂則我所憂者原自取取雖非可隱之事然傷心之極如有所不堪告者視隱憂又深一層矣微我無酒語意深婉遂覺唐人酒無過夜力五字為淺若曹孟



德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果可以解憂乎如此  
等入皆平生未從隱憂中涉歷者耳。鑒能度形而  
我不可度者以我之見棄出於常情之外人情變態  
又出常理之外也不得於君臣而欲求據於兄弟固  
已無聊況兄弟不遇其窮屈子亦云女嬃之嬋媛兮申  
意之人無往不遭其窮屈子亦云女嬃之嬋媛兮申  
申其言予一腔熱腸不獨旁人不知即骨肉且不能  
見諒所謂眾不可戶說者此也苦極痛極。三章自  
微自詠微之於心微之於威儀而皆非其罪蓋求其  
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石可轉而我不可轉則堅  
貞逾於石矣席可卷而我不可卷則平直逾於席矣  
惟其如此故其形於威儀者亦既閑習而無待簡擇  
矣嗟夫彼自謂堅貞平直可幸無罪而不知堅貞平  
直即其戾時之因蓋終身以此不可轉之屈于一生自  
謂好修而不知其所以見放者即此好修也傷心哉

詩  
解

卷一

廿四

悄悄有憂而不能自明之貌即上文所謂隱憂也  
我所憂者皆羣小之故而此時羣小反含愠以待我  
翻似我得過於彼者然由是譏毀集而我之觀閱於  
羣小者多矣由是欺凌生而我之受侮於羣小者不  
少矣觀閱猶可堪也受侮不可堪也此四句非親歷  
此苦者不知其言之沉痛靜言思之所謂退寂嘿而  
莫我知進呼號而莫我聞惟於寤覺之中推心自標  
耳全詩惟此一語頗露不平然所懟者羣小耳以為  
仁人不遇所作則無一語斥其君以為婦人所作則  
無一語斥其夫必如此方可稱溫柔敦厚必如此方  
可以怨。日月食則微故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  
月而微日君象月臣象暗指君臣皆蔽於羣小猶此  
不能奮飛四字尤見忠厚蓋侮閔之狀既不可堪羣  
靡之位又難遽去無可奈何安得置之於事外乎  
屈子云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亦是此意

故鄭箋云既不遇矣猶不忍去厚之至也。胡迭而  
微如匪澣衣想頭極細開詩家許多法門迭即更迭  
轉日月解可笑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無說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

序曰綠衣莊姜傷已也。按春秋傳衛莊公娶於齊  
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  
莊姜以為己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栢舟序曰仁人不遇而晦翁以

詩  
解

卷一

廿五

為莊姜所作此詩序云莊姜傷已而晦翁云無所攷  
姑從序說據此語則此詩尚不知出誰氏之手也蓋  
晦翁之立意惡序如此。綠衣黃裏則顯晦失宜綠  
衣黃裳則尊卑失序矣鄭箋所謂州吁之母上僭而  
州吁驕者是也如此事安得不憂如此憂安得有已  
凡人憂在外者可以此意憂在內者不可已古詩云  
從中來不可斷絕即此意也既不能已又安能已  
而可亡之已者非真憂也莊姜之憂不止一身然就  
一身言之已非常情所能堪矣下二章援古自憫蓋  
莊姜至此不費排遣已能於不可已者已之不亡  
者亡之矣度越常情有非男子所能及者。綠方為  
絲而治之此人情也妾方少艾而嬖之亦人情也却  
放寬莊公一層蓋莊姜此時不復咎人但求所以自  
處耳自處之方惟求無說而已古之人必有以處此  
慎勿為好之意。黃裳黃裏中央之色尚未改也至

於寒風綿綿則無聊甚矣然亦安之而已故曰實獲我心謂古人先我而有此心也夫既與古人同心矣焉往而不自安哉彼鮑照白頭吟云古人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則是我思古人實獲我憂非獲我心也其相去豈不懸絕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詩

卷一

廿六

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燕齊人呼亂一云玄鳥取其色也一名鸛鳴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頡之頡之飛之一上一下也下上其音鳴之一上一下也燕燕者重言之也漢書童謠亦曰燕燕尾涎涎。按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子莊公卒完即位州呼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莊姜戴嬀當夫死子弑國危身辱之日兩人梵梵即令朝夕相依且無淚可揮又况分手異邦傷心永訣回思愛子投血相視長途淒涼孤影零行徘徊岐路征馬悲鳴至今遙揣情事尚為愁絕何況身當其際乎詩中黯然魂銷全於瞻望弗及處想見舉兩人心事所不忍言所不敢言者俱發付在此四字故歸者苦而送者尤苦也始則曰泣涕如雨哭而有聲泣涕俱下也佇立以泣則無聲有泣此時并不能哭矣實勞我心則涕泣俱盡吞聲飲泣而已蓋去者彌遠哀乃彌甚有怨必盈此之謂

也。婦人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莊姜處人倫極變蓋非常之情不復能以常禮自禁故遠送于野遠于將之遠送于南皆以言其變也。莊姜苦處在無限冤抑到分袂時件件說不上口若說得上口便是悵飲東郊送客金谷尋常事耳安能涕淚千古末章并別情亦不欲叙只將戴嬀平日好處畧述一遍當此愁城苦海中安得有如此好人與其晨暮追憶生平一言一動宛然如昨愈不禁悵絕矣婦人不幸為人妾媵又值夫君狂惑母后棄置之日惟有一片塞淵之心可與耐久上文任字皆從塞淵起見任謂倚任信任也莊姜久歷憂患惟此塞淵之人共當甘苦相為倚任耳下文溫惠淑慎乃其所以為塞淵也溫而且惠淑而能慎女德備矣惠與慧同處變故中撓非至終歷久而不渝也末二句又舉他別時肝腸言語共相勉勵之一端以見他好處彼何時也而猶惓惓先

詩

卷一

廿七

君語至此令人愈腸斷矣。註以實字訓塞謂不虛誰也以深字訓淵謂不淺泄也不誰不泄便是患難中好友此等詩若不看序知他好在何處國風中與觀羣怨全在序中求之善乎程大昌之言曰序不始於子夏采詩之官以發端一語上之國史若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聖人不能鑿空而為之說矣漢人去古未遠確有師承非師心自任者可比文公於此詩亦曰姑從序說不知舍此更能鑿空而有他說也哉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

今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序曰莊姜傷已也。小序于綠衣日月終風皆曰莊姜傷已也。謂之傷已則無尤人矣。即此二字不待展卷而其詩之怨而不怒可知。此其所以為古序也。故蘇子由以此一句為子夏所作。止存此一句而程大昌亦以發端兩語為古序。此後為衛宏綴語。今觀此詩傷已二字既已語約而意該矣。乃又補云邇州呼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此困窮之詩也。不惟語句拙滯。非子夏手筆。且何所據而為州呼發難後所作哉。噴矣。噴矣。然則文公所疑者。衛宏之序耳。不必深疑古序可也。首二句非呼日月而訴之。蓋與而此也。日月以喻夫君。下土以自喻。謂日月至高也。尚且照臨下土。乃如之人獨無照臨之意。而不以古道自處乎。又自原其故曰。彼所以不古處者。以其無定耳。胡能使之有定乎。寧遂終不戢。願乎願。即照臨

詩

卷一

廿八

意二句皆望之之詞也。次章六日月而且覆胃下土。乃如之人獨不能覆胃及我。而不與我相好乎。下二句語意同上。三章言旦月望皆出東方。既出東方。則國是無幽不照矣。乃如之人獨不為東方之好。而德音無良乎。此句形容狂蕩極切。德音猶云和好之音也。蓋此等人和好時所言亦皆戲慢。即下篇謔浪笑傲之意。故曰無良。惟其無良。此我所以不能自忘也。然彼之無良。惟其無定耳。胡能使之有定。而俾我可忘乎。失意之人如有一物窒碍在懷。抱間不能釋然。及其得意則忘之矣。此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之。謂四章忽呼父母。忽怨父母。最為凄苦。畜我卒。妙在怨得無理。豈有女子長留膝下乎。無聊之語。真堪斷腸。報我不述。毛傳與朱註皆云述循也。謂胡能使之有定。而豈其報我者終不循理乎。大率狂蕩之人。惟是性格無定。喜怒任情。終風且暴。願我則笑。皆為無定。傳神莊姜一生。概為他無定二字所苦。

卷一

故此詩四章終始皆以有定。即之離騷之諷平王曰。黃昏以為期。今卷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有成。言今從悔。道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今傷。靈修之數化。曰改路曰悔。道曰數化。蓋亦因其無定而望之以有定也。漢古詩云。良人惟古惜。此詩云。逝不古處。夫婦之間。欲以古人相品。是何心腸。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終風且露。患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序曰。終風莊姜傷已也。古序但言傷已而已。而漢人續云。州呼之暴。則噴矣。夫以州呼之暴。誠終風矣。

詩

卷一

廿九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豈所語於州吁哉。晦翁若於此等處。致疑則不可也。但疑漢人而并及古序。是謂因李斯而罪荀卿。不已甚耶。篇中總不斥言莊公。但以終風為比。前詩屢言無定。風而終日。寧復有定乎。願我則笑。在他人即為回心之院。在莊姜仍是鎖眉之春。蓋以謔而浪。非雅謔也。笑而教。非歡笑也。彼自謔笑。吾自心悼耳。竊意美如莊姜。原不宜失寵。但莊公所好者。色耳。故有時相顧而笑。然謔浪笑。教非其誠也。莊姜之自處曰。我思古人。其望君則曰。古處此種心腸。豈狂蕩之人所喜。朱註云。莊公為人狂蕩。暴疾以疾字著。暴字於終風之甚。切疾猶言輕躁也。今人謂輕躁者曰。暴子。曰。風子。即同此意。時解以為暴虐之暴。殊非。閨閣間口吻。靈註云。雨上蒙霧也。蓋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風猶見日也。靈則晦霧蔽塞矣。惠然肯來。仍是願我則笑之意。然非誠來。若將來而又復往。故謂之莫往莫來。蓋其往來游移。

如此所以為終風所以為胡能有定也悠悠我思雖  
知其不樂終不忍為決絕之詞也。註云陰而風曰  
暄則日光掠於上矣古有又二字通用蔽而漸開在  
不日二字想見猶是顧我則笑惠然肯來之意然暫  
開旋蔽不日又暄其狂惑何時已哉寤言則寐即悠  
悠我思意願言則曉註云願思也人氣感傷困鬱則  
為曉言憂思之甚也語雖佳然鄭箋自妙鄭云我其  
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曉也今俗云人  
道我此其遺語也蓋猶望公之見思云爾。暴風可  
霽曉暄其陰則欲霽而不霽矣迅雷易止也其雷  
則欲震而不震矣此豈復有見日之期耶願言則懷  
猶云懷不能已蓋至此猶不忍自為決絕厚之至也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予以

詩觸

卷一

三十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左  
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  
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怨君若為主敵  
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於是陳蔡方睦於  
衛故宋衛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夫五日而  
還出師不為久而其民之怨如此以州吁為眾所不  
與故也。首二語序其事也踴躍用兵非云州吁喜  
兵也左傳曰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皆言用兵之勞也  
或役土功于國或築新城於漕斯二者皆勞事也而  
南行伐鄭者視此為遠則人心之不樂戰可知已。  
平和也先和陳宋然後伐鄭也竟呼大將孫子仲之

名輕之也南行方始而卽以不與我歸為憂亦凡  
不欲行之意。三章朱晦翁謂其失伍離次無則  
也鄭箋云爰於也居處謂不還也蓋居猶止也死則  
居於鄭矣病且傷則處於鄭矣三者皆不還今於何  
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求不還者與喪其馬  
者當於山林之下蓋軍行必依山林預為死計也似  
於下二章死生意雙關左傳殺之戰蹇叔哭而送其  
子亦指殺之二陵曰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四章  
玩與子偕老句蓋行者別家之辭其意從三章來若  
謂吾與子死生契濶之期亦既有成說矣且又執手  
叮嚀有偕老之誓矣今何如哉此四句是歇後語其  
辭與意未畢故以第五章足之曰吁嗟乎曩者死生  
契濶之期不為不活矣南行以後恐此去遂不我活  
矣曩者執手叮嚀之誓不為不信矣南行以後恐此  
言遂不我信矣憂危如此真  
所謂亡國之詩哀以怨也

詩觸

卷一

卅一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  
彼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  
七人母氏勞苦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棘如棗而刺木堅色赤其色  
白者為白棘實酸為棘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  
其心之生更難於棘棘心稚弱而未成者也故以喻  
其幼時薪則成矣然棘而為薪非美材也故喻其無  
令人棘樂夏之長養故曰凱風凱風南風也四時暴  
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此詩序曰美孝子  
而漢儒續之曰衛之淫風流行七子之母不能安其  
室鄭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然則七子特以不能

養母故自責耳其曰淫風流行謂衛多淫風則其為共姜栢舟之風者寡故母不能守志以安其室非謂其母淫也特毛衛輩文字拙滯詞不達意耳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亦謂欲嫁之過小也今人見淫風流行四字遂謂七子以母淫作詩自責夫以母淫作詩雖曰自責與揚母之醜何異豈得謂之孝子哉○全詩皆自責其不能養母也母氏劬勞謂勿時乳哺劬勞今母棄我而欲嫁是母能養我我不能養母也聖善二字勿強索解大凡且子之於君親一切隆重之語無不可舉以相如豈必果聖乎又豈諱母之惡姑以聖善為微詞乎訓詁種種舛謬可笑我無令人謂母所以欲去者必我無令人耳使七人內有一令善者母亦不棄我而嫁也三章以寒泉取興蓋凱風黃鳥皆屬夏景飲寒泉者亦惟夏所宜勞苦與劬勞不同劬勞言其鞠育之勞耳此言母氏以勞苦之故致不能安其室而去彼寒泉在浚尚且潤及浚民七人

詩觸

卷一

卅二

中有如浚之寒泉則亦能養母不致於勞苦而欲去矣末章言母所以欲去者以七人中無一人能慰母耳彼黃鳥尚能和其以悅人豈我獨不能慰悅吾母乎種種自責皆所以挽母去志如此說便妥慎勿謂凱風以母有淫行作詩寬為母地致千年孝子含羞飲恨於地下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

賦

序曰雄雉刺衛宣也○雄曰疏趾以其足疏也雉死耿介妬孽護雛善聞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雄

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雄雉潘岳雉賦所謂畫墁行以分畿是也雉不再合故曰其交有時其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又云雉不能遠飛高不過丈長不過三尺○此詩乃婦人思夫之詞而序曰怨州吁也○雉之雄者美於行役則家之詩而序曰怨州吁也○雉之雄者美於雄雉婦人以取介文明之雄者喻行役之君子也全詩總嘆在自詒伊阻四字以下三章皆從此四字生出蓋自詒伊阻此人必自負才氣矜奮功名之人此下文所以有不忤不求之戒也○二章展矣君子展誠也謂君子而自詒伊戚矣誠哉君子之勞我心也下文不忤不求又從勞心後想出妙方耳○三章瞻彼日月二句愴恍無謂而意自深所謂憂來無方也猶言爾輩君子也不忤不求蓋祝以保身之道亂世君子勿求多福但冀少禍而已漢人詩云贈子以自愛即此意也蓋居危和事昏主惟是忤求足以取禍

詩觸

卷一

卅三

教身自詒伊阻之人忤求最是膏肓之病我之懷者以此勞心者以此悠悠我心者亦以此也道之云遠曷云其來亦恨山川間之不能面陳此忠告耳此語非賢婦人不能體貼君子德性至是夫豈尋常夫婦之情哉何用不忤不求所包者廣謂在朝在野行役軍旅居身接物皆用是道也妙在渾含不露使人深思而自得之大凡自詒伊戚之人患在每事自以為臧自以為臧即忤求之根也惟以不忤不求之心處之則凡所用者無不臧矣豈獨行役軍旅之間哉閨閣中語平實無奇然須久處艱危方知此言受用不盡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彌濟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臾我

反

序曰刺衛宣公也。漢儒續曰公與夫人共為淫亂。鄭箋云夫人謂夷姜即宣公所系之庶母也。《乾》與《姤》異長而瘦上曰乾短頸大腹曰姤蓋乾苦姤甘長短亦異論語曰乾瓜繫而不食以其苦也。註云乾即姤也。陸佃曰辨之矣此詩言乾記時也。乾經霜葉落然後乾繫之腰以渡水今尚有苦葉則未可腰以渡也。鴈一名朱鳥立鳥以春分至朱鳥以春分去霜降南翔冰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暑而北去每夜泊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飛則脚蘆而翔以避矰繳故古者大夫執鴈取其知保身又有去就之義若絀采用鴈則取其不再匹也。全詩皆譬喻喻只第三節稍露正意然香吐含糊若有不敢斥言者在刺詩中又是一體。首章但言凡事當適其宜雖有量禮度義之意而全不露出濟有深淺故待乾以渡乾有苦

詩觸

卷一

卅四

葉則深不可涉其可厲哉又云深則厲者對下句而言耳若謂深固不可涉矣即可涉之中又自有淺深焉未宜遽也若深而可厲無所用乾矣此意又進一層。有瀾濟盈從上章來即所謂濟有深涉也有驚雉鳴喻外又生一喻驚雉之聲先舉此二句以起下文耳蓋濟盈有道非瀾軌之謂也雉交有時非求牡之謂也反其常焉不可訓矣軌車軸也車輪高六尺六寸軌居輪中今曰瀾軌則水涉三尺三寸豈可濟哉不可濟而濡軌以濟則失深厲淺揭之常矣猶之雉之雌雄不再合其交有時而別有倫今雉不求雌而雌求雄則失雉性取介之常矣牝牡即男女之喻借耳耳鄭箋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後人因之遂謂以飛之雌者求走之牡者是謂淫亂然則木蘭詞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又何謂耶且牝雞雄狐詩書固屢言之矣。三章朱註言之頗確求不暴而節以禮六字具見作者之意然特言婚姻之常耳而

其變者不欲言也此旨更深。末章又將第三章正意推開去暗與首二章呼應深涉當懲濡軌宜慎故罕待我友而不應舟子之招也仍用原喻到底妙妙孔穎達曰用手曰招用口曰召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

詩觸

卷一

卅五

救之不我能慙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有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泚有漬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詩蔓菁也。一曰蕪菁嚴氏曰江南有菰江北有蔓菁相似而實非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天中記云葑大葉而粗莖其根似大蘿菔舊州人呼為諸葛菜蓋菰為蘿菔而葑即蔓菁也非似菰莖粗葉厚而長有毛爾雅謂之蔥菜河內謂之宿菜三月中蒸之如茹甘美可食又名芳又名土瓜一物而五名焉然葑非之根有時或美或惡故曰無以下體荼苦菜生於寒秋至夏乃秀凌冬

不彫故一名游冬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也顏氏家訓茶葉似苦莖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味甘天中記云薺菜甚小自生園間一曰薺毛氏曰谷風東風陰陽和而谷風生也治家之道和生於忍猶和風之生必習習而舒緩也。詎勉同心謂各相忍避庶幾同心一或有怒翼凌詬諍豈所宜哉即此二句便是悍婦薄夫韋弦之佩怒字暗伏末章有洗有漬意又言夫婦之道如果對菲然勿以下體而并棄之但德音莫違則當與之同死耳德音和順之音也婦有長舌德音闕矣有和順之音而無違夫子此所謂勉同心也此章蓋自述其柔婉承事不宜見棄之故不待終篇已自傷心矣。○行道遲遲去者之足尚留不遠伊邇送者之心已冷只此四句便是一齣傳奇絕妙關目茶苦以下急絃促調所不堪聞若謂人言茶苦徒虛語耳如我之苦乃為苦也蓋以茶視薺則茶為苦以我視茶茶反

詩觸

卷一

卅六

為甘矣然爾何知我苦哉。宴爾新婚而巳新昏二字已自傷心復以如兄如弟強為形容似讚似美愈難為情矣。淫以渭濁二語朱註甚透不我屑以謂爾既宴爾新婚則我為道旁之人矣。豈爾所屑與哉。猶之淫以渭濁矣。豈屑湜湜之汙哉。不屑只如此淺者便覺潛然末復援引古語自嘆自解。逝梁發筍平日家事勤苦所成一去之後翻難割棄却又自家說寬一步強為看破低徊宛轉無限淒涼。○四章復序其平日有無。勉勉勤家睦隣種種可告無罪。蓋求所以見棄之故而不可得也。傷心哉。前後勉勉二字各有苦情。首章勉勉言其事夫之柔婉。四章勉勉言其治家之勤勞。然四章止自序勤勞而已其意未畢。故五章以不我能濡承之夫婦德耦也。而曰讎猶今人所謂冤債也。治家勤勞婦職也。而曰賈益恩義已絕不敢邀將來之寵。但思舊時之勞比之路人則猶賈也。然既阻我德則賈亦不售矣。昔有四句註解甚明無

可疑者然鄙意治家勤勞上已言矣此復以兒女生育之情動之謂昔之有也恐有鞠難難使爾宗祧顛覆耳。今兒女成行既生既育矣曾不念恩斯勤斯者是情誼而比于子於毒乎。毒字較讎字更為刻至六章禦窮二字悲甚。屢屢伏雌之篇白頭錢刀之句無此凄怨有洗有漬曲盡暴戾剛很每事生端之狀。詎我肄者蓋棄置無名姑責之以難任之事欲伺其短以為詞較阻德二字更為狠毒矣。至於回念昔者追思來暨餘香未改敝席已移不獨令薄情郎心死灼灼新人能不撫心自危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黎人勸以歸也。微君之故非怨之也以激黎侯耳其怨衛意亦在言外露中泥

詩觸

卷一

卅七

中俱借用字此等詩若非古序幾不知何謂矣朱子曰無所考姑從序說不知更能鑿空立說否。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瓊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如充耳。

序曰旄邱黃衛伯也。漢儒續之曰狄人迫逐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葛蔓生可衣鄭箋曰土氣暖則葛生。閭節呂東萊曰葛始生其節密久則漸潤故黎人見葛之長感其久處衛而衛不救也。前高後下曰旄邱。序曰責衛伯而詩中屢呼叔兮伯兮則不斥其君而怨其臣立言之意自深且不



言不救但云何多日也似猶有救意若諷之若望之  
若魏之下語冷妙二章朱註自透必有與必有以其  
代衛解嘲處乃深於嘲衛耳妙妙三章言葛又言裘  
由夏歷冬時已變矣日久裘敝至於蒙戎羈旅之窮  
可為動心衛在黎東黎侯居衛而曰匪車不東微詞  
冷語令人難堪下二句隱然有唇亡齒寒之意蓋衛  
黎接壤狄患共之曰靡所與同非獨怨衛抑亦危衛  
但衛人不自知耳李氏曰衛為狄滅齊桓以管仲之  
言救之觀衛之德齊最深則知黎之怨衛最切四章  
方露怨意瑣尾流離自嘲自恨形容失意蕭索之狀  
為怨難勝褒如充耳毛傳云褒盛服充耳盛飾謂衛  
大夫服不稱也覺罵得無味不若鄭箋朱註之妙鄭  
朱云褒多笑貌耳聾之人多笑而已冷刺深怨最為  
入情鄭箋云流離鳥名象類少好而長醜存之備攷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俟公

詩觸

卷一

卅八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  
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萬舞文舞武舞之總名于  
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執籥秉翟之  
舞也榛實如小栗女子之贊苓甘草也一名國老樂  
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國老雖非其君而為君所宗  
故樂罕不用焉以其喜生下澤故曰隰有苓。此詩  
只朱子雖自譽實自嘲六字曲盡其玩世不恭之意  
妙在無一語怨憤雖末章微露不平然談笑發舒含  
蓄自深曰公庭曰公言錫爵公在日前遙思西方此  
其胸中何如寄託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脫畧竟非  
簡微也但後人讀其詩想見其旁若無人耳微字豈

可自出碩人之口乎在前上處言在前列上頭也與  
公言錫爵語皆似誇似譏其循分自安乃其所以旁  
若無人耳。萬茂先曰執籥秉翟禰正平之裸而擊  
鼓也公言錫爵東方曼倩之拔劍割肉也舞罷酒闌  
悠然有西方美人之思則依稀乎神農虞夏之懷屈  
大夫之懷君大息不足言矣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  
無限深情此人蓋以極暢懷之語寫抑鬱之情長歌  
當泣此之謂也。鍾伯敬曰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  
倒轉兩字而詞已悲意已遠又曰末章意即在前三  
章內無兩層。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  
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携  
佳人兮不能忘知  
此則知與體矣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嬖彼諸姬聊

詩觸

卷一

卅九

與之謀出宿于涕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千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  
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序曰衛女思歸也。首句亦字便可憐謂泉水亦能  
入衛況我乎聊與之謀蓋已心知其義不可歸矣。  
二章出宿飲餞追憶初嫁時事也玩下文遠父母句  
可見遠之者外之也謂當我初嫁時父母兄弟固已  
外之矣況今父母既終乎此固不問而自知者而復  
問及姑姊萬轉千迴無聊之極。三章出宿飲餞則  
又意中懸想歸衛時所宿所餞之地所謂遠望當歸  
也玩下文旋車句可見載脂載牽虛景實情以為如



是旋車則其至衛必疾矣曰邁臻者不特欲歸又欲速歸也而又自衛云如此亦有何害乎瑕何通用蓋知其有害姑為無可奈何之思耳。四章情致更楚蓋已度其必不能歸故不言思父母兄弟但思其泉思其地而已思泉而永嘆思須漕而悠悠二思字無限淒涼而又云縱不得歸衛或可藉言出遊至衛以寫我憂於萬一乎歸且不可何況於遊潒思洄腸無限傷心。朱氏曰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飲所以厚別也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蓋以義斷恩云爾吁以此為防猶有齊襄營桓夫人所為者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

詩觸

卷一

四十

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序曰北門仕不得志也。此賦體也偶出北門而與嘆爾非曰背陽向陰以出北門為事暗君之喻也天實為之安命之詞非怨天也。實貧可堪惟室人交謫實為難堪然室人之謫皆從實貧起見古來仕宦為此一語喪節者多矣於此而能聽之於天則賢者也。孔穎達曰宴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得仲又深於謫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惡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序曰北風刺虐也。狐妖獸禮北斗而能變化為一名鷄其名自呼。有北門一番慨嘆即有北風一番愁慘同行同歸同車是何賢者之多也空國而為高尚衛事尚可言哉。赤者莫非狐黑者莫非烏目之所見皆妖亂也形容刻至。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始同行既同歸終且同車矣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變

詩觸

卷一

四一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序曰靜女刺時也。彤管據毛傳所釋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薨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看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德但此詩所謂彤管則未必如毛氏所云耳。此詩古序云刺時則其所刺在淫可知然漢儒於古序後續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鄭氏箋云以君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貽我彤管之法但詩中有俟我於城隅語而全詩聲口婉媚分明是風人代為男女之詞以刺衛俗如後人懷德歌聖郎曲之類則此詩當以毛鄭而從朱註然朱註必以為淫者自作豈有城隅期彤管密約而自舉以告

人者余於國風確遵古序而已至漢宋諸儒之說則斟酌損益焉可也。或以靜女二字見疑不知此詩之言靜女亦猶野鷹之言吉士也。歐陽公曰古者針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形管是色之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遠條不鮮新臺有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遠條不珍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按衛宣公名晉莊公長子國人殺州吁而立之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聞其美乃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為夫人是為宣姜伋夫人夷姜之子即急子也。變風刺淫諸詩皆代

詩

卷一

四二

為男女之辭而諱其人與事獨衛之宣姜魯之文姜陳之夏姬詩人即欲曲為彼諱而有所不能矣如此等詩原不妨傷忠厚之旨以立千古名教之防。上二句不媿其人而媿其臺下二句不醜衛君濟倫而惜齊女失偶妙有深意。燕報獸行也宣公一人兼有焉此何等事而築臺河上喪心無恥遂至於此故詩人曰新臺有泚泚汗也酒濯也浼汗也即其類有泚之泚願比死者一酒之酒若將浼焉之浼謂彼其人不知自泚也惟新臺泚然汗下耳河水瀾瀾新臺之泚也吾不能為彼人酒也但欲為新臺酒耳河水浼浼所以酒新臺也決河水以濯新臺并河水亦浼浼其不潔矣新臺之餘穢可勝言哉。遠條龜首戚施駝背可以人而不能仰不能俯乎毒罵極矣。鵲巢鳩居便是南國夫人美詞魚網鴻離便是宣姜醜詞造詞不甚相遠而用意迥異

三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三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序曰三子乘舟思伋也。按衛宣公孫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來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朔急公也其後國人以此忍誦言但以中心養養不瑕有害半吞半吐故為憂疑使人自見此風人之旨也。全詩可憐處在汎汎其景四字

詩

卷一

四三

邶風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隱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序曰共姜自誓也。兩髦內則注云兒生三日剪胎髮為髧男角女鬋夾角曰兩髦也午達曰鬋三髦也又喪大記脫髦注云剪胎髮為髦年長垂于冠之兩旁示不忘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親歿不髦。按漢儒續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今故共伯名餘釐侯長子武公兄也孔穎達曰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蓋既稱世子蚤死是為未立而卒且其詩曰髧彼兩髦則死於釐侯未薨

之日可知矣而史記衛世家乃謂釐侯死共伯立其弟和賂士殺共伯於墓上因立和是謂武公然觀洪渙與抑之詩武公之德至矣及其卒也衛人稱為睿聖武公豈有弑兄自立而猶謂睿聖哉季札觀樂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季札讓國與兄者也而以爭國弑兄之人與康叔並稱豈其然歟楊升菴曰大史公作史曰左傳與毛傳未出故其言不類而索隱亦曰此大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栢舟之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故以為與母也天只二句望之詞非訝之也祗憤之愛在老嫗尤多惑溺故言母不及父也○不言共伯但稱兩髦者親愛之詞儀匹也當時共伯已死猶曰實為我匹則後此之非匹可知靡他他字嚴甚靡慝尤嚴蓋竟以再適為邪惡矣因音信靡蓋也

詩觸

卷一

四四

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茨一名蒺藜蔓生細葉子有刺如菱而小可以茨牆故謂以茨掃而去之則傷牆矣菁謂舍之交閭內隱與處也。左傳衛宣公卒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燕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按惠公即公子朔也昭伯即公子頑。宣姜昭伯之事風人欲諱之不能欲言之不忍但以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三語脉脉動人恥心而已雖然以為不可道則固曰道矣以為不可詳且讀則固已詳且讀矣可奈何。詩人之刺宣姜也君子偕老則以婉言刺之牆有茨則以

不言刺之鵲之奔奔則詩人并不白言而托惠公之言以刺之蓋其惡愈嚴而其托諷愈巧。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眉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揅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絢是繼緹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詩觸

卷一

四五

之蓋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翟祭服也刻繒為雉翟之形而畫彩之衛侯爵侯伯夫人人綸翟青質五色皆備曰綸宣姜所服也項以塞耳以玉為之揅以摘髮以象骨為之揚注訓翁上廣也上者高意廣者長意翁高而長即所謂春山橫黛也展禮衣也謂見君與賓客之衣即禮衣也以丹縠為之蒙於綸之上恐綸之褻體也葛之精為縠縠則縠之尤精者孔穎達曰目視清明為清揚者翁之美名顏額角豐滿也清揚顯蓋言目翁與額三者皆美也翟衣展衣與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也。全詩是一篇美人賦只子之不淑四字稍露刺意耳與詩嗟篇全首讚嘆只展我甥兮四字寄諷同意。首章君子偕老一句便有微詞而一種感傷愛惜之意則以云如之何四字吟嘆出之。次章言翟衣而忽及於髮之髮言瑱揅而忽及於翁之揚面之皙蓋服飾容貌非錯舉互稱不足以動人也服飾容貌無不動

人惜有一事不滿人意詩人不忍言也惟以極快心之語寫傷心之恨而已胡天胡帝蓋讚嘆希有目未嘗觀之意朱註所謂驚鬼神也不屑鬢髮美不屑於鬢所謂足於已者無假於外也○三章展衣之內則褻衣矣以綢繡為衣又加緹紵馬詩人何從見之然不如是不足以形容其纖媚杜甫云背後何所見足下何所著杜甫之言亦有所指此其背後足下安能備觀然不如是不足以形容其妖冶也邦之媛也四字意味悠長朱註有無德有色之語雖詩人所不言然其意已足亦不必言矣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詩觸

卷一

四六

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序曰桑中刺奔也○唐一名蒙一名鬼絲一名女蘿蔓生於木上淮南子曰鬼絲無根而生麥之小者由來大者曰年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五穀之貴者也葑蔓菁也沫即沫邦紂所都朝歌之邑也○淫風之倡自貴者始故風人歷稱貴族以刺之孟姜孟弋孟庸皆後言氏姓之盛所以媿之非必實指其人也註以為淫者自作則一人而挾三姜豈其然乎○有齊季女美其少而能敬季女斯饒美其少而能守孟姜孟弋孟庸識其長而無恥亦立言意也

鷦之奔奔鷽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鷽之疆疆鷽

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序曰刺衛宣姜也○鷽屬無常居而有常匹故稱雅曰鷽能不亂匹鷽能不淫其匹蓋鷽性妬兩相相見必盛氣而開惡亂其匹也鷽性不淫傳枝而孕不以形接鷽與鷽奔奔鷽與鷽疆疆反興以見宣姜鷽鷽之不若也○衛風至此詩人不忍言矣故借思公以刺之兄謂昭伯君謂宣姜小君也陸佃曰凡女兄也托為姊刺宣姜之語君女君也托為妾刺宣姜之詞故唐曰刺宣姜也並存之○按宣公燕於庶母報於子婦宣姜既配其翁復偶其子潰倫極矣然宣姜生壽及朔而宣公所燕之夷姜繼壽與夷姜子伋死於盜朔雖立為惠公而國人以朔殺伋之故作亂立伋之同母弟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卒其子懿公立國人終以殺伋之故不服常欲敗之與狄戰不用命遂殺懿公而惠公之後滅

詩觸

卷一

四七

矣國人復立黔牟同母弟昭伯之子申為戴公旋卒齊桓公伐狄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熒為文公蓋自宣公以來凡立六主而大亂始定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座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

與京降觀于桑土云其言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館

人星言風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騁牝三千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定星曰營室亥月昏時定星當南方之午此時農事已畢因記此星為營建宮室之時故曰宮室古人作室樹八尺之臬於室基中間以揆日景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

絕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日則影正南而影北  
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古人作室上順天時下  
順方位不敢苟也榛栗屬其實如小栗栗實有菜蠟  
自累其實色黃魏文帝論玉曰黃如黍栗今人稱黃  
玉曰栗玉此也椅梓類梓實而桐皮者椅蓋椅梓二  
木大同而小異也舊說椅即是梓故書以梓材名篇  
疏理而色白者為梓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  
禮以梓人名匠也一曰白桐以其華而不實曰華桐  
又曰榮桐花白故曰白桐材可為琴一曰梧桐皮青  
而實可噉一曰岡桐即油桐也性便濕不生高岡故  
反言曰岡今所謂爰伐琴瑟者白桐也漆木有液可  
飾器蓋種木為十年之計榛栗可充邊豆而此四木  
則琴瑟之材也桑葉可飼蚕衛跨冀充二州桑者其  
土之所宜故桑中及氓詩皆言之六尺為馬七尺為  
驂八尺以上為龍爾雅曰驂牝驪牡以罕稱也驂牝  
三千數馬以對富可知矣。衛滅復興存亡倚伏間

詩觸

卷一

四八

不容髮所恃者文公憤盈之氣耳楚丘新築宮室初  
建百事草創而能百事詳慎故曰秉心塞淵莊寘以  
來浮薄成風遂至於亡塞淵二字乃文公對治之方  
觀首二章經營肇畫已將塞淵之心描寫大端矣故  
但於末章點出而復舉畜馬之事以証之蓋言秉此  
塞淵之心何事不可為者即以此畜馬而驂牝亦已  
三千况其他乎莊子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  
牛而牛肥蓋言人臣而懷爵祿則其於職荒矣直  
里奚能忘爵祿即以之飯牛而牛且肥何難相秦而  
顯其君哉蓋文公之治衛即以此畜馬之道治之百里  
奚之治秦即以飯牛之道治之耳思無邪思馬斯賦  
亦同此意。首章言營度已詳復將種樹小事點綴  
詩情閑冷妙有別致。樹之榛栗二句亦舉一端以  
見其精細不苟耳。望楚矣又并及堂邑者審其大  
勢之完否耳景山矣并景及京者度其方面之正否  
耳言皆致其詳慎也降觀於桑觀其土宜必可植桑

以利民土宜既善然後卜吉以斷之古遷國必卜綿  
詩之爰契我龜是也。上二章建國之制悉矣故末  
章復以勤政勸農點綴景色然其歸宿處在秉心塞  
淵四字秉心實則不虛秉心淵則非淺蓋以富強之  
業非虛淺者所能辦也未句帶言更饒冷致匪直也  
人之事此言非直可以治人也秉此塞淵之心即以  
治馬亦可矣如此說方有生趣。鍾伯敬曰靈雨句  
謂好雨知時節也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隣于西  
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  
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詩觸

卷一

四九

序曰蝦蟇止奔也。蝦蟇虹也虹常雙見鮮盛者雄  
曰虹其間者雌曰霓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而為  
虹是乃天地之淫氣也先儒謂雲薄漏日映雨氣則  
生也今以水噴日亦成暈色故虹之為質不映日不  
成凡見日旁者四時皆有之惟雄虹起於春故詩  
令季春曰虹始見孟冬曰虹藏不見其曰在東者清  
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隨日而  
映朝西而暮東也隳亦虹也朝則升於西故謂之隳  
方雨虹見則終朝雨止蓋陰陽和則成雨陰方凝聚  
日光射之感不以正故陰氣散而不雨也。達父母  
兄弟者道其昏姻之常則其變者不言而自曉矣奔  
則背媒妁之言矣是為無信也婚姻有命焉舍天作  
之合而奔於悅已者是為不知命凡此皆止之之詞  
故序曰止奔也。呂東萊曰女子有行二句言女子  
終當適人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言女子分當適  
人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而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

家而不可得一則欲速去家而不可得其善惡可見矣。○古序但言止奔蓋揭詩人之意以示人耳此與衛文公何與乃漢儒續之云文公以道化民則是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序曰相鼠惡無禮也。○鼠類最多陸佃曰有一種鼠見人則拱其前足謂之禮鼠亦曰拱鼠相鼠之訓或取諸此乎關尹子曰聖人師拱鼠以制禮。○語意甚激詩教固有不盡出於忠厚者噫乃所以為忠厚也。○古序但言惡無禮而已而漢儒續之曰文公能正羣臣而刺在位則以此詩為文公自作矣蓋衛宏輩

詩觸

卷一

五十

見與蝦蟇二篇列於定之方中之後附會如此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旄牛尾也舞者持之又牛名旄牛狀如牛而四節生毛按聲音離又音毛聲尾可為旄旄即旄牛也以牛尾注於旗干之上而建之車後大夫之盛飾也旗旄上畫鳥隼取其驚捷也考工記鳥旗七旂以象鵠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旂綵之上也終旂之正幅旂旂之末垂者也析羽曰旌謂析翟

羽於旗干者則干之上有旄又有羽也蓋有旗則必有旄又有旌詩言特互文耳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駟四之者兩服兩駟也漢制大守四馬及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駟故大守曰五馬四之五之六之借以極言車馬之盛耳非必於五數六數也。○此是詩人意外欣幸之詞車馬旌旗何足為盛以其為見賢而出則見為盛耳故言之未足至於重言之復屢言之也何以畀之詩人從旁揣度若謂何幸今日見此下賢盛事不知彼賢者何所陳說以副其意乎驚喜贊嘆悠然可思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陟彼阿邱言采其

詩觸

卷一

五一

燕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燕貝母可療鬱疾與同。○按許穆夫人宣姜女也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及戰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於河甯濟男七十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公立戴公廬于漕邑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始立文公而都焉當戴公之在漕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欲歸唁于漕賦載馳。○全詩欲歸之意皆為控於大邦二語纏綿不已以婦人而為乞師興復之謀亦女中包胥也。○此詩與泉水不同泉水有懷于衛不過

思歸常情而已此則挂於大邦發願甚大非常之情  
尋常禮義不足以止之故象水之出宿飲饒不過空  
中寫景達望歸原非實事此篇驅馬悠悠全是憤  
懣連迫踰踰赴難途中實景故宋儒謂此必夫人請  
於穆公而行其大夫以為不可又請於穆公而止  
之玩詩中情景良然但許衛婚姻之國不能為之求  
援齊晉而控于大國乃出自婦人之口則亦安得無  
尤於大夫君子而為釋狂不滅之誚哉○載馳載驅  
四字便是馬上急遽光景既驅馬矣而復悠悠者歸  
情如駿惟恐馬之不前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益苦  
情所迫當大夫未至時已憂其必至既至則憂其必  
止皆是無聊實境○既不我嘉許人必不以歸唁為嘉  
也視爾不臧視許人無善策以抹衛也若謂爾既不  
以我歸為嘉則我不能旋反於衛矣然爾能禁我之  
歸寧能禁我之思乎我雖不歸而視爾無善教之策  
則我之思爾雖欲遠之而不能自遠矣下四句彷彿此

詩觸

卷一

五二

濟謂濟衛河也朱註及時解俱於視爾不臧處不能  
圓徹○陟丘是追止時途中停驂光景米蟲則託言  
也蟲可療鬱既不得止時途中停驂光景米蟲則託言  
子善懷謂爾以我之憂鬱不過女子善懷之常而不  
知我之懷衛各有所行非猶他人之懷也此句已隱  
然有控于大邦之意眾釋且狂責其不識緩急恨之  
且望之也○我行其野其麥不冬歷夏揅尚未  
以起興耳解者謂是宗國丘墟之嘆則謬矣考閔公  
二年冬狄人滅衛今麥已凡凡則自冬歷夏揅尚未  
至宜其有控於大邦之思也但欲控大邦必有所因  
之人以至於所控之地而當誰因乎誰至乎自揣自  
商情景妙絕無我有尤較前許人尤之語愈自悲切  
末二句畢竟欲歸畢竟不能歸但反覆籌躇謂汝雖  
為我思之百方終不如我自歸之為愈耳宛轉纏綿  
無限淒怨○按壽子之孝友文公之塞淵宋桓夫人  
之守禮許穆夫人之義俠皆宣姜所生蓮生污泥詎

不信哉○卷耳之陟岡虛景也而解者泥為實事載  
馳之驅馬實景也而解者偏言假托訓詁家顛倒如  
此可笑

詩觸

卷一

五三

衛風論

作詩有其體焉採詩有其地焉審詩有其音焉邶鄘皆  
 衛詩也然別為衛風僅十篇而抑戒與賓之初筵不與  
 焉彼實衛詩而不列衛風者風人之體與他詩異抑詩  
 者大雅之體而賓之初筵小雅之體也風從其體故雅  
 不可混為風也若夫木瓜以美齊桓而不列於齊風  
 以木瓜作於衛衛之國史臧焉風從其地故詩言齊桓  
 風則衛風也然載馳泉水竹竿此三詩者不作於衛地  
 詩觸

詩觸

卷一

五四

而各見於衛之三國則又何也彼衛女也能為衛音古  
 人作詩聲以依永律以和聲雖他國之詩譜而歌之皆  
 衛樂也風從其音故此三詩亦曰衛風也

衛風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僛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  
 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僛兮赫兮  
 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  
 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

詩觸

卷一

五四

序曰淇奧美衛武公也○淇園多竹漢武帝塞狐子  
 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塞又寇恂傳伐淇  
 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充耳謂之瑱瑱瑩美石也天子  
 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也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之  
 縫中飾之以玉其狀如星也孔氏云皮弁縫中結玉  
 為飾謂之綦較卿士之車古者車上橫木謂之式不  
 於式上二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若平常則憑較若  
 應為敬則憑下式而頭得俯○只有斐君子四字反  
 覆言之○一有斐耳必切磋琢磨而後得之蓋若是其  
 難也○次章言有斐而及於充耳琇瑩蓋風人之體  
 欲美是人者兼言其服飾之美則其人之美者愈見  
 猶之欲刺是人者兼言其服飾之惡則其人之惡者  
 亦見也○三章如圭如璧如金如錫有珌可仰無氣  
 可尋切瑳琢磨又進一層矣寬兮綽兮重較與寬綽  
 大樂易已無遺矣妙在復添猗重較兮重較與寬綽  
 似全不相蒙偏於不相蒙處想見寬綽自得之趣至  
 於談笑戲謔何關學問而風人於此鑽嘆不盡蓋有  
 道氣象難以摸寫但可在閑處冷處無緊要處彷彿



萬一所謂類上加三毛也。陳山齋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遺肅肅不廢雖雖僅僅不廢和和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言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堯舜在上下有巢由然使人盡樂為巢由則堯舜之為堯舜可知矣此篇與蘭兮北門北風諸篇同意故序曰刺莊公也。一寬字便有遊世無悶確乎不拔之意使隱而不寬必來北山之請寬則永矢勿諼矣此篇不必強解但從寬字想

詩

卷一

五六

有陸其旁有防中有流水此一澗中山高泉香雲露舒卷日月光華無限曠酒故曰寬而寐寐而寤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不獨無往不樂則魂清夢穩且不知世之有古今無論軒輊矣弗諼泉石之盟也弗過烟霞之癖也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弗告之意也

碩人其頡衣錦聚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教教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翟以朝大夫風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滅滅鱣鱣發發葭葭揭揭庶

姜學庶士有竭

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裴澤衣也鄭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尚之翟衣為其文之大若嚴華谷謂裴衣以穀為之莢芽之始生者螭蟬木出腐木根下有之以其白而長也蝤蛸蛸也螭似蟬而小額廣而方蛾蛸蛸其首細曲而長螭馬扇汗也以朱幘飾之鑣鑣重言以見其絨猶螭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翟魚目施之水中藏藏有聲也鰕色黃江東呼為黃魚無鱗長鼻口在鰓下鰓似鰕而小色青鰕皆健魚故其跳躍發然不罷於鰕也荏即荏一名亂揭揭長貌庶姜姪娣也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或曰媵臣也。全詩層層誇而喻君子借老為之可憫與詩人所以閔之之意不言可醜與詩人所以醜之之意不言而喻若謂他人之

詩

卷一

五七

失寵不足閔也以如此之人而失寵則深可憫也他入之潰倫不足醜也以如此之人而潰倫則深可醜也其最賞心處乃其極傷心處耳。首章侈其家世次章艷其容貌三章則羨及其嫁時之車服儀衛四章并其鄉俗土宜媵送之笑而悉稱之魚鰕鱣鮪此種瑣事與碩人何與其妙難言。笑之巧不能繪也但於其情繪之目之美不能繪也但於其時繪之此繪美人傳神訣也。莊姜之德不必論今誦其綠衣日月終風諸詩其言語文章亦足動人莊公見之自應回心長門寫怨長卿至此當為擱筆矣然莊公提不知也故詩人畧而不言但言服飾容貌車馬風土之美舉莊公所易知者陳之謂即如此亦當時希有况其他乎。此詩不獨閔莊姜兼諷莊公有如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  
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  
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風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嗟

詩

卷一

五八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  
有岸隈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  
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序曰氓刺時也。鴛鴦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  
色多聲一曰鴛鴦一名斑鳩左傳曰鴛鴦氏司事者  
也春來秋去故為司事以其多聲又名鴛鴦性食桑  
甚然過多則致醉惟裳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一名童  
容。此篇與谷風篇才情悉敵但谷風詞正此詩詞  
曲谷風怨而婉此詩怨而婉其旨微異耳且其列叙  
事情如首章幽約次章私奔三章自嘆四章被斥五  
章反目六章遠往明是一本分齣傳奇曲白關目悉  
備如此醜事却費風人極力描寫色色逼真所謂化  
工非畫工也今或從註說謂必淫婦人自作乃能委

悉如此不知今古棄婦吟經曹子建輩錦心繡腸從  
旁揣摩比婦人聲口尤為酸楚况抱布買絲車來賄  
還分明是出像會真記豈有婦人自供之理。三歲  
為婦四句即谷風何有何無窮勉求之意也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即谷風以我禦窮有洧有潰意也不思  
其反即不思其初猶言何不回思也承上文言笑信  
誓來謂爾何不回思當初言笑信誓之情乎即谷風  
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意也亦已焉哉非絕望之詞謂  
汝豈遂不思乎汝而不思則亦已矣蓋猶冀其思也  
鄭朱於此處皆未透。鍾伯敬曰子無良媒謊之也  
奔豈有媒乎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亦謊之也蓋買絲  
春時事也此時已許之矣故又謊之古今男女狎昵  
情詞不甚相遠但口齒蘊藉後人不解遂認真耳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詩

卷一

五九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漣漣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檜楫也禹貢楫栢即此也  
字說檜栢葉松身葉與身皆曲檜松葉栢身葉與身  
皆直。此詩與泉水同意故古序皆曰思歸玩詩中  
並無不見答之意不知漢人何以添出。詩中皆憑  
空設想忽而至衛忽而垂釣忽見泉源忽對淇水忽  
而巧笑與波光相嬌忽而佩聲與舟楫相聞思力所  
結恍若夢寐妙甚妙甚曰達莫致之矣又曰在左在右可見原未嘗遊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荒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序曰刺惠公也。荒蘭草一名蘿摩柔弱常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鄭箋鞶之言皆所以驅指手指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鞶能射御者佩鞶。按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註謂即位時年方十五大故詩曰童子以構殺急子之故為眾所不與故序曰刺惠公也。能不我知謂其才能非我所知能不我甲謂其才能我不敢推以為長但見其容與而舒耳直遂而肆耳帶下垂而悸耳舍此無可稱也語似吞吐而實輕薄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

詩觸

卷一

六十

不容刁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序曰宋襄公母歸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云宋桓公夫人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母出則與廟絕義不可歸作詩以自止。河既不廣宋又不遠何以不歸乎搃不說破妙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謾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序曰伯兮刺時也。謾草一名鹿葱一名丹棘味甘令人好惟樂忘憂故又曰忘憂草花名宜男以懷妊

婦人佩之生男也征役勞苦之情一也出於君上之口則為閔惜出於室家之口則為怨思此詩有怨思而無閔惜故序曰刺時也思伯而苦則首疾矣首疾豈心所甘然置伯不思則又不能故寧甘心首疾耳願言即甘心之謂當憂思之極亦欲得謾草以忘之然忘憂則忘伯矣是以不願得忘憂之草但願思伯而心病心病豈心之所願然不思愈非心之所安故寧病耳此句從焉得一轉更深。誰適為容適字有水清石自見之意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無服

詩觸

卷一

六一

序曰有狐刺時也。嚴華谷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獨行而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寡婦綏綏暫見鍾情無所用耻故序曰刺時也彼自無裳無帶無服耳何故強預人事意在不言趣甚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木瓜樹也實如小瓜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徐氏曰瓜有瓜瓞瓞有羊桃李有崔李皆枝葉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投者施於望外之詞施于望外則雖木瓜至薄亦宜瓊瑤報之以此興齊桓公再造之德出於望外施者厚矣報者豈能薄乎匪報也一轉更深蓋有投有報則

其情至于報而止惟懷無以圖報之心則尋常報施之情不足以言之矣故曰永以為好衛多難之邦未易言報惟存此圖報之意庶幾永矢弗諼耳此意在言外想出

詩觸

卷一

六二

王風論

詩之有升有降也蓋自古已然矣雖然正之降為變也漢儒言之宋儒言之吾亦從而言之雅之降為風也漢儒言之宋儒言之吾不敢從而言之也吾所謂升降因其時與勢而言之爾若夫詩之有體則非時勢所能升降者矣國風雅頌各從其體不可紊也風者風人之體至於二雅則天子之詩非復風人之體矣變雅而後雅雖已亡然風人之體未嘗廢也安得無風既有風矣而

詩觸

卷一

六三

又責之曰何不為雅則必東周諸詩盡舍其勞人思婦之體而效天子燕享朝會之體然後謂之升也可乎哉今其言曰周之西也風升為雅周之東也雅降為風天子之詩雅頌而已雅降為風是以天子之尊降為諸侯也信斯言也宜莫如文武成王矣二南作於文武之時七月作於成王之時皆西周也一為風之始一為風之終則亦可謂之降乎且所謂升降者果孰為升之而孰為降之哉以為孔子升之降之也升魯於頌降王於風

孔子不若是僭也以為詩人自為升之自為降之也幽  
厲亡國而升於雅平王再興而降為風詩人不若是妄  
也然則果孰為升之孰為降之者歟曰詩之有升降也  
乃正變之謂而非風雅之謂也彼王詩之降非不能為  
雅特不能為南耳其不能為南者何也南音和平而王  
則感傷南之教化及於諸侯而王之歌咏僅於畿內以  
其王也故不曰周以其不如西周之盛王也故不曰南  
是或升降之一說也

詩觸

卷一

六四

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  
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  
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觸

卷一

六五

小其粒紫。此詩妙在感慨無端不露正意靡靡搖  
搖如醉如噎描寫愁人無聊之狀如將見之周自東  
遷以後無志鎬京如晉人渡江但圖苟安宋人都杭  
遂忘汴洛獨一行役大夫傍徨其間然知者但訝其  
心憂不知者尚謂其有求蓋當時人心久已與黍離  
相忘無復宗廟宮室之痛故不能自言其所憂何事  
但呼蒼天而訴之耳此何人哉四字悠然情  
深蓋心知致亂之人而不欲斥言也傷心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  
有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餓  
渴

序曰刺平王也。采薇賦杜諸篇所以憫勞臣者至矣。又從為之念其室家計其歸期若是其周也。今行役至于不知其期。天子不能代為之憫。而使其家人自憫焉。蓋燕勞禮廢而優恤之意薄矣。故序曰刺平王也。○雞棲牛羊何預行役。然憂思之極。觸目生情。如之何。勿思五字。無限纏綿。苟無饑渴淺而有味。閨閣中人不能深知。樹風沐雨之勞。所念者饑渴而已。此句不言思而思已切矣。○行者思家。所最難堪者。而景故東山之詩。四章各以零雨其濛一句為淒涼。家人望遠。所最無聊者。暮景故此詩二章各以日之夕矣四字為淒涼。萬茂先曰。草虫殷雷思而平淡。君子于役思而哀傷。王化盛衰婦人之口傳之。所謂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

詩解

卷一

六六

執翽右招我由教其樂只且

序曰閨周也。黃笙等管中金葉翻蠹也。舞者所持房謂房中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教舞位。○此詩即蘭兮篇之意。漢儒續序云。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箋云。祿仕謂苟得祿仕無志於用也。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蒲蒲柳也。可為箭。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平水草亦曰蒲。可織為簞。○平

王戍申忘殺父之大仇。而以立己為德。此其過不獨勦民於遠而已。故序曰刺平王也。○語怨而辭促矣。乃不言怨而言思。不怨久戍別家之苦。而思家人與我同戍。天下豈有婦人同戍之事哉。故認其辭以舒無聊。又是怨體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歡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嘒其泣矣。嘒其泣矣。何嗟及矣。

序曰中谷有蓷。閨周也。○蓷。益母草。曾子言。見益母而悲。即此也。一名充蔚。耐旱草也。○以耐旱之草。乾

詩解

卷一

六七

者先嘆脩而長者又嘆濕潤者亦嘆則無往而不旱矣。故始而嘆。繼而恨。終則泣也。我既仳離。而所遇之人亦復艱難。不淑謀生之路。既絕而憂生之痛更深。故曰何嗟及矣。謂計無復之雖嗟何及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序曰閨周也。○兔吐也。吐而生也。凡咀嚼之物。皆九竅鬼之雄。雄獨八竅。故吐而生。子視月而孕。楚詞曰。願兔在腹。蓋謂此也。兔陰狡而雉耿介。故兔爰爰得脫。而雉獨罹也。罌。今之翻車也。所以取鳥罌亦罌也。

○天下事為者敗之我生之初無為無造無庸故周  
室雖弱而天下晏然及其亂也多為多造多庸而國  
非其國矣曰百罹曰百憂曰百言其多也善治天  
下者寂然若無事不善治者擾而至于多事多事則  
多罹矣其始以多為敗之其卒也遂至於不可為蓋  
欲求為昔日之弱而不可得矣故尚寐無吶欲舍而  
置之不聞不見也續序云桓王失信構怨連禍蓋傷  
其多事云爾嗟乎多事致亂小人也及至于亂則小  
人謝事而君子任其責矣故以免難為比無吶無覺  
無聰蓋世亂已極祈死不得為此無可奈何之辭也  
綿綿葛藟在河之許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綿綿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  
人母亦莫我有絲絲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詩觸

卷一

六八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忘父大仇則其棄  
族宜矣彼不知父又使其族人謂他人父至于謂他  
人父則流離極矣而王尚莫我顧焉豈人情也哉故  
序曰刺平王也古人於族類皆以葛藟為喻左傳亦  
謂葛藟能庇其本  
根况公室之枝葉乎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序曰采葛懼讒也○蕭艾也似白蒿俗謂之牛尾蒿  
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艾之艾蒿屬蒿為絳蕭供祭  
祀艾可療疾言非無故而采也○懼讒之人一日  
不在君側則讒者至矣故其辭促而情迫如此

大車檻檻毳衣如茵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噶噶  
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  
不信有如皦日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葵藿之始生者毳衣五色  
皆備聊舉青赤為例耳○此刺詩也古之大夫能以  
其威靈氣饒震懾人心使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而  
東周之大夫不能故陳古詩以風之亦猶陳關雎于  
康王晏朝之日也○聞其車聲見其衣服猶令人畏  
况其政治乎末章則至死不犯但相與結黃泉之誓  
而已蓋其嚴憚如此西漢之寗成  
鄧都東漢之董宣周綱不是過也

丘中有麻彼雷子嗟彼雷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

詩觸

卷一

六九

彼雷子國彼雷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雷之子彼

雷之子貽我佩玖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雷姓子嗟字蘇子由曰子  
嗟隱居丘林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為生民思其賢  
而庶幾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毛傳云子  
國子嗟之父鄭箋云著其世賢也毛去古未遠典籍  
尚多必有所稽今無從攷不敢妄從竊意子國子嗟  
指其名與字而言之耳末章之子即子嗟也將其來  
食親之之詞貽我佩玖則相得益彰矣○訓詁皆謂  
此詩淫者自作而指子嗟子國為女子所私之人豈  
有男子相竊妻妾而自叙孟姜孟弋孟庸於詩中女  
子私人而自叙子嗟子國於詩中乎且此女既私子  
嗟又私子國矣復有他女亦私于子嗟子國而強雷  
之是以一女而私二男彼二男又皆擁二女而所指

為行淫之地則丘中  
有麻也豈不可笑哉

詩

卷一

七十

鄭風論

先王之作樂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而已季札在魯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夫子曰鄭聲淫子夏對魏文侯曰鄭聲好濫淫志皆以樂言非以詩言也所謂細者謂其絲竹煩碎而無紀也陰而密也所謂淫者謂其狄成滌濫而無止也陽而散也樂由心生其始也無止其終也必至於無紀蓋未有陽散而陰不密者也朱文公舉鄭風三十一篇稍涉男女詩觸

卷二

詩觸

者繁謂之淫夫以男女之詞為淫則季札所謂細者又安在乎或曰如子所言則漆有諸詩非淫歟曰是也樂記固有之矣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而後樂器從之鄭詩非不淫也蓋自武公以降膏梁成習其志荒矣故曰好濫淫志今其樂不可得聞矣而徒執詩中之字與義謂之曰此鄭聲淫也將何以服說詩者之心哉



詩觸卷二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鄭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祭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祭兮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祭兮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緇黑色卿士朝服皮弁退朝而服緇衣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朝堂諸曹治

詩觸

卷二

一

事之處自館而還則在其采地之都。序曰美武公而續序兼言桓公者謂其世德在人父死犬戎之難子定東遷之鼎此周人之愛所從生妙在全不露好德之意但一望緇衣自然繼緒無已改衣適館授祭一時傾吐惟恐不及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也。讀此詩者只將又字還予字及四兮字反覆吟嘆則周人無已之愛自見或疑適館授祭非不愛其上之事然毛傳朱註但云周人愛之而已安知其為周民乎抑周之士大夫乎且彼特借以寫其好德耳豈必實有其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

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杞柳屬生水傍葉似柳今人以為車轂極強韌之木可以為車皮青滑澤。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難除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伐京京叛大叔出奔共書稱鄭伯譏失

詩觸

卷二

二

教也謂之鄭志。此詩蓋借莊公拒諫之言以刺莊公也莊公陰狠未嘗一日忘殺段也但內憚姜氏外畏人言不欲先發姑養成其惡以成殺之名祭仲曰無使滋蔓不知公意欲待其貳耳故其言曰子姑待之曰無庸將自及曰厚將崩此時殺段之謀已露矣蓋段之奔死不在克京之後而在請京使居之日使當時稍為裁制不獨全段兼且全母何待掘隧相見而後融融洩洩哉故左氏曰議失教也又曰鄭志所以薄責段而厚罪公也此詩之妙在不斥言莊公之過但若代為拒祭仲之言曰爾仲子無傷我弟也我豈敢有愛於弟所畏者父母耳而又為之婉其詞曰仲之長計遠慮亦我所懷也而父母之言亦我所畏也蓋明以其咎委之父母矣微詞吞吐句句殺機大約莊公此意籌之最熟斷之最專不獨大叔在其股掌之上即謀國老成如祭仲公子呂輩亦不與顯言

獨詩人與左氏冷眼微窺巧為點綴而公之陰很不  
言自見故序曰刺莊公也。樹記樹桑樹檀指大叔  
也折我樹杞謂祭仲諫而欲去之也事關骨肉姑為  
隱語以示意耳父母暗指姜氏諸兄謂公族人言國  
人之言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  
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  
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詩觸

卷二

三

有人民社稷之寄如詩所云不過狎遊公子而已彼  
淮南八公陳思七子一時譽髦尚不能為瀛洲凌烟  
之事何況服馬飲酒之徒哉序以為皆莊公驕之至  
此故曰刺莊公也。仁特煦煦而已好特款洽而已  
武特強勇而已一種貴遊徵逐輕薄  
浮蕩之態悉自狎客口中傳之甚妙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駒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  
黃兩服上襄兩駟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  
兩駟如手叔在藪火烈具舉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抑忌抑壘弓忌

序曰刺莊公也。黃馬之上色驪白雜毛曰鵠車衡  
外兩馬曰駟兩駟為駟則中者為服矣服馬制於衡不  
得如舞如舞者駟也謂其御中節也善御者轡柔如  
組駟諸如舞上襄猶言上駟馬之良者駟行者與中  
服相次第也齊首馬首齊也如手言兩駟並進如御  
者之手也刈草為防墜禽防中焚而射之曰火王制  
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禽獸所居曰藪藪謂曲折如  
磬拉謂控制使馬不逸也縱者發矢也送者發矢後  
弓隨轉向前如送矢然言其速也棚冰同左傳昭  
公二十五年所謂公徒釋冰而踞是也冰矢箭也弓  
輶也田事既畢則馬遲發罕釋冰覆矢執轡發弓蓋  
誇其從容整暇猶所謂善刀而藏躊躇滿志也。叔  
之才技誠過人矣如是而甚不仁況其所謂才技者

詩觸

卷二

四

不過袒裼暴虎射御足力而已豈能成事莊公知之  
故縱而不問俟其將敗然後制之如甕中鱉耳漢文  
于淮南王長亦深料其驕恣不能為為故屢赦不問  
卒以反誅然漢文實友愛無殺弟意僅以優容釀禍  
尚招斗粟尺布之譏况莊公志在必殺哉詩人以為  
公驕之使然故曰刺莊公也。此詩即前章意種種  
諷詞皆似出狎遊之口將叔無狃二句尤見嬌子小  
忠試將揚之水篇並誦則叔段桓叔兩人身分自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旁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  
駟介麋鹿二旁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介甲也謂以馬被甲也二旁  
車上所建之夷矛酋矛也矛以英為飾二旁長短不

同其飾重疊故曰重英喬矛之上句所以懸英也將  
軍之車左執御右執兵將在中○春秋閔公二年冬  
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  
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  
之賦清人蓋是時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故  
使高克將而禦之○此詩作于師潰之後然不言師  
潰但云翔翔逍遙中軍作好而已蓋指  
其致潰之內使人自見此風人深旨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  
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道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  
之子邦之彥兮

序曰羔裘刺朝也○舍命不渝朱云以身居其所受  
之理而不變毛傳云舍處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

詩觸

卷二

五

見危授命也三英朱云裘飾也毛云三英三德正直  
柔克剛克也似覺毛說為長序意謂古有是義則羔  
裘可以無愧惜今之  
不然故曰刺朝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遵大路

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摯執執手以挽賢者情之  
至也故謂故人情好也故人情好豈忍速去乎蓋  
君臣之分可逃而朋友之誼難割徘徊歧路無限躊  
躇故序曰思君子也○續序云莊公失道君子去之  
是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

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序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鄭箋云德謂士大夫賓客  
有德者以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加中也史記謂  
楚人弱弓微矢加諸鳧雁之上雜佩毛傳云珩璜琕  
瑀衡牙之類衡牙以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衡突前後  
也呂東萊曰婦人之佩觿釵簪管凡可佩者曰雜非  
特玉也遺人物謂之問左傳衛人使人以弓問于貢  
明星猶今曉星蓋東方啟明馬○首四句描寫賢夫  
婦衾枕之上皇皇問夜光景如見與六朝人打殺長  
鳴雞彈去鳥白鳥語意正相反射弋亦男子事即此  
小事亦欲及時不肯後人則其他可知○人以荒淫

詩觸

卷二

六

為樂其樂易盡不知勤苦之餘別有樂趣其缺之相  
敬如賓梁鴻之舉案齊眉皆自然之樂趣也此章宜  
言飲酒而要以偕老琴瑟在御而本之靜好初不過  
日用尋常之樂然在雞鳴之微勤苦之餘倍覺天機  
鼓盪真意溢如所謂趣也但得此中趣不足為荒淫  
者傳也○來謂聲氣相感有以致其來也順則所謂  
莫逆之交是已好深於報故木瓜之篇云匪報也永  
以為好然未有好而不報者報之乃所以為好耳雜  
佩可捐好之難已閨閣之內乃能以親賢取友相最  
有婦如此當在億萬萬安與山濤夫人之間矣序所  
謂刺不悅德者蓋古有是  
義而嘆當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舜木槿也舜取暉之義謂朝生暮落也。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侵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桓公之未昏於齊也欲以文姜娶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猶不敵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桓公十一年傳曰祭仲有寵于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昭公忽也宋雍氏女生厲公以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十五年傳曰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圻糾殺之祭仲殺難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立之其後高渠彌弒昭公立公子亯齊伐鄭殺亯立公子儀厲公入于櫟使傅瑕弒儀而

詩觸

卷二

七

入鄭按文姜內淫幾亡魯而詩云德音續序又云齊女賢何哉蓋忽之辭文姜也在桓公未昏之前及敗戎之後所辭之女非文姜也且詩但以忽辭齊昏無大國之助以致見逐故借言彼美孟姜以寄憾耳豈必齊女果賢且美哉。親迎則同車矣忽既辭昏則未親迎也姑託言忽與齊女同車其顏色如此其佩玉如此末復嘆其信美且都而忽之不娶齊女與無大國之助意不言而自見。萬茂先曰孟姜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閒雅也蓋冶容艷質多出于膏梁甲族華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嬭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瑤珞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焉能開雅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序曰刺忽也。扶蘇毛謂扶胥小木孔穎達曰扶胥舊已開者曰美渠松之上疎而無枝者曰橋松龍荏草如馬鬣而大生水中游言其縱也。陸佃云山性宜木隰性宜草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木扶胥在上草美渠在下松喬聳于上草游縱于下則山隰之所養以爲美者至矣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不見子充而見狡童則會是之不如也鄭康成以爲此忽好善而不用賢者反任小人之喻也

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序曰刺忽也。據落葉也七月篇云十月隕摯是也。序意謂忽弱而祭仲強也叔伯者羣臣自相謂也

詩觸

卷二

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序曰狡童刺忽也。此鄭人忠憤之詩猶箕子之稱狡童也狡童謂佞好之幼童言忽雖壯而童心猶在左傳魯昭公十九年矣而猶有童心即此意也不與我言不與我食人謀國也不與我食不與食其祿也不與能餐不能息恨之至也蓋預知權臣桓國將有廢逐之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序曰思見正也。鄭有敘童之狂使大國惠然正之但襄其裳而涉漆洧則至矣子不見正豈無他國乎末句言其狂已甚所望于大國不能緩也蓋厭亂之極不敢明言故為隱語以見意耳。孔穎達曰狂童謂突也突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故鄭人思得大國以兵伐鄭正其爭之是非欲去突而定忽也。○子謂大國之卿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又曰士鄭六卿錢范宣子大叔賦襄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望于他人乎若以此詩為淫奔則斷不賦于宣子之前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裝衣裝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

詩觸

卷二

九

與行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曰丰刺亂也。刺亂謂刺淫亂也丰昌皆美之之詞始有他志而不許見其丰美而始悔也叔兮伯兮不一人之辭不得於此又欲得於彼也註云豈無駕車以迎我者乎最為得解蓋謂前之丰且昌者既不可得矣或後更有如是者則當駕予與行不復待其俟我矣蓋其悔且望之深如此伯敬謂伯叔即前人但恐前人不如是多耳

東門之墉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予不我即

序曰東門之墉刺亂也。茹蘆菹草一名茅蒐可以染絳莖葉俱蒹葉似來蔓延木上根紫赤色一名地

血除地去草為墉阪高阜而不平者。室邇人遠疑怨之詞耳然看得此人孤高靜穆儘自不俗大凡愛其人而不見不難推而舉之最為之境雖尋常境物入有情者之目無非韻致即如門外有墉墉外有阪阪上有草所思之人宛在其中遙而指之曰此室邇而人遠者也。不獨愛之且重之矣次章子不我即猶云不可得而親也雖露怨意然其人愈遠矣宋詞云天上嫦娥人不識即此意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淒淒秋氣也瀟瀟秋聲也秋風秋雨寒氣始肅而雞鳴如故風雨晦明天地改色

詩觸

卷二

十

而雞鳴不已此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善喻也如此君子安得于亂世見之當亂世而幸得見如此之君子安得不令鬱者平疾者廖問者喜哉故曰思君子也。膠膠雞聲也唐人詩云膠膠角角聽雞鳴時解以為雞聲之和則非矣。此詩無一字涉男女而亦坐以淫奔蓋以既見君子四字生疑耳然則夢蕭蕭我皆男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禮不佩青玉謂青青子佩者士佩瑤琨而青組紱也城闕謂城上別有高闕毛

云桃達往來相見貌蓋廢學而以侯望為樂也。學校廢則朋友疎矣故思而望之思其服而想見其人欲其捐棄往來之迹與共晨夕而無間耳末章者二句責之切末二句思之殷獨學無友孤陋寡聞為此詩者不獨規友兼自箴也。左傳鄭人遊于鄉校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止之則鄭之重學校非一日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序二揚之水閔無臣也。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亦力弱也以此為忽弱不能制其強臣之喻其始也兄弟爭國其究至於寡兄弟必然之勢也故鄭康成以為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鄭無忠且皆誣上行

詩經 卷二 十一  
私巧為欺誑故又戒以人實廷女勿信其誑以滔益亡益忠愛之至也。此詩無一事涉男女而亦坐以淫奔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序曰閔亂也。縞衣薄縐不染者國策云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其薄也綦青色之小別者城門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闔閭城上有臺謂之闔閭茹蘆蒹葭益絳色衣也茶茅華輕白者吳王夫差黃池之會素甲白羽之望之如茶益如雲言其旖旎如茶言其輕白也。鄭公子爭國之亂凡五見於春秋矣

兵甲不息男女奔竄各相棄捐無足怪者此詩言出其東門見此縞縐道者如雲如荼之女也然當此離亂已之室家且旦夕不保他人妻妾雖美如雲茶豈我思所存哉吾但保其室家而已縞衣綦巾無足娛樂然能自保則縞衣綦巾亦聊可娛樂云爾玩一聯字有僥倖不敢自必之意王仲宣云未知身死處安能兩相完即是此意故序曰閔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序曰思遇時也。此亂極思治鄭之賢者各求其友思邂逅而遇也美人指賢者古人稱君稱朋友皆以

詩經 卷二 十二  
美人相况非美婦人也鄭亂已極賢者皆冥鴻矣安得邂逅以相遇乎倘或邂逅則適我願而可與之偕臧矣故曰思遇時也漢人續片云男女失時殊失古序言外之意。按鄭子驥賦野有蔓草以諷韓宣子蓋以美人喻宣子也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鄭伯享趙孟于大叔亦賦蔓草蓋以美人喻趙孟也趙孟曰吾子之惠也使蔓草為淫風則彼二人皆鄭大夫寧不自諱且敢舉淫女以辱大國之卿乎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漆與洧劉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序曰刺亂也。漆洧方渙蓋三月桃花水之時裨雅引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會于漆洧之上以為祓除此山陰曲水之鼻祖也。蘭蘭也蘭為王者香草葉似澤蘭勺藥一名江離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文無文無當歸也此花榮于仲春盛于孟夏本草云有二種一草勺藥一木勺藥。上巳祓除此舊俗也相沿而盛遂為亂階前者雷連不去而後者愈繁故首曰方秉簡兮次曰殷其盈矣治容誨淫始于游觀禮禁無觀蓋謹其漸也女曰觀乎數句文氣貽蕩曲盡游人之態蓋上巳之時人景俱媚士女相邀不獨觀漆洧又以觀夫觀漆洧者此時男女雜沓已有摩肩接踵微聞香澤之意矣既觀于消餘興未盡更相與觀于洧外至於樂而相謔俳徊不舍體以可離蓋鄭國土沃人麗故其俗淫蕩如此曰觀乎蓋

詩觸

卷二

十三

秉簡之後復欲觀也曰既且曰且往觀乎瞥見有情隨順其意也

齊風論

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國之風也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今觀齊詩十一篇無非荒淫昏亂之詞彼鄭衛靡靡尚有淇澳緇衣二武公之德在焉而齊詩獨雞鳴一篇不過陳古義以諷哀公而已其自還著以下皆刺語也如是亦安觀所謂大風也哉蓋季子所聞者樂也雖歌齊詩然以齊音譜之則大風也今取元人之詞而以四方諸音合奏一堂則清濁

詩觸

卷二

十四

高下長短之間風土之強弱澆淳亦大畧可見矣孔子學琴於師襄而得文王之志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又得其為人默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焉孔子所學者師襄非文王也然學師襄而見默然而黑之文王季札所觀者工歌之齊詩非大公之詩也然聞齊聲而得表東海之大公古人於聲音之道固有冥會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矣後之儒者執泱泱大國一語而曰齊風十一篇在是焉則不

獨不可以言樂并不可與言詩矣

詩觸

卷二

十五

齊風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懜

序曰思賢妃也。續序云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警戒之道焉。妙在匪雞則鳴匪東方則明欲將警畏意推進一步翻說轉一步幻筆化境百鳥啁啾此朝內將曉之景也若深宮重帷不聞鳥聲但聞虫飛耳既言虫飛薨薨則既非甘寢之時矣翻言甘與子同夢意婉而深豈有君未視朝而羣臣遽歸者故設不必然之想妙極末句尤妙不言以君王之故懜予却憂以婢子之故累君規微之中自饒斌媚。同

詩觸

卷二

十六

夢二字奇叛後人憤熟不覺其妙耳

子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狝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狝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序曰還刺荒也。有一作研獻狝于公大獸也故毛傳云三歲曰有狼大如犬作聲諸竅皆沸牡名獵牝名狼駢脅直腸銳頭白頰其糞烟直性貪暴喜逐獸。子之還子之茂子之昌已譽人也謂我儂謂我好謂我臧人譽已也一國風俗皆由一人之好尚蓋各以技擊馳逐為賢惟恐或後其相譽乃所以相競也



刺荒之意詩中不露但將齊兒稱譽誇詡口吻寫出而意已躍然凡看古人詩皆當於此等無字無句處求之不獨三百篇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序曰著刺時也。著門屏之間懸瑱當耳故曰充耳素青黃懸瑱之繩以雜綵為之所謂統也瓊玉之美者也所為瑱也人君以玉為瑱人臣但用美石此言瓊英者言石美似瓊也木謂之花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瓊華瓊英皆一物而借草木以比玉石之光色也。新婦至著至堂而始見其婿俟之如此其

詩觸

卷二

十七

服飾之美又如此則其不親迎可知矣詩人不言其不親迎但代為新婦誇壻之詞而其不親迎之失已彰故曰刺時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漢儒續之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室在寢內闥在門外。昧爽而來初昏而去朝隱而入暮隱而出故日月皆曰東方履卽踰而就之履發踰而去之明明繪出私奔圖故歐陽子以為此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

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暮

序曰刺無節也。柳與楊縱橫顛倒樹之皆生以其樹之成行列故柳曰柳衙槐曰槐衙樊圃也柳柔脆之木折為藩籬狂夫尚知其限蓋以內外之限喻晝夜之限耳別色為晨未別色為莫此絮壺氏之職也。與居無節刺齊君也然不言其君但言臣子顛倒衣裳忽述此亂處描寫便妙且全詩之意大約刺晏朝耳却不言晏而言早末章萬點出不夙則暮一句蓋與居無節則蚤暮任意如此人豈果能蚤哉蚤而未明則晏必莫夜矣故但言其蚤而晏朝之意已見不能晨夜卽所謂失日也較不辨蚤暮語尤為可笑。自公召之註云又有自公所而召之者蓋猶以為晚也寫出憐憫之狀如見與匪難則鳴蒼蠅之聲語

詩觸

卷二

十八

似同而實異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

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

庸止曷又從止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屨與屨為耦故曰兩冠之下結為纓纓之垂者曰綏綏必雙始可對結也屨兩綏雙言物皆有耦文姜與齊襄非耦也麻者夫婦對種之物唐人詩云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

又麻屬多子四時纂要曰種麻必熟縱橫七遍已上則無葉蓋引夫婦對種而多子之物以與娶妻句言文姜齊襄非夫婦也○按桓公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車公薨于車公羊傳云夫人譖公子齊侯云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使公子彭生乘車拉而殺之而鄭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誦之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六年公子同生而夫人歸齊在十八年則同為魯侯子可知矣左傳于姜氏如齊始言公誦者順文耳文姜與齊襄為獸之行已素非歸齊始通也公薨後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同即位後乃復歸魯然猶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其無恥如此○詩刺襄公不斥言襄公但借諷於雄狐駕言於魯桓而已其刺魯乃深於刺齊也懷謂懷襄公從謂從襄公懷與從者文姜也勒窮也窮極文姜之欲而使之歸齊者魯桓也然所以懷

詩觸

卷二

十九

止從止窮止極止之故詩人不言也但以既曰曷又自相詰問使人思之而已四如之何有深思防維之意○萬茂先曰魯桓弑君自立有危心矣結昏於齊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公恃強而行淫文姜妄行以恣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強也襄之忍於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

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

見兮哭而弁兮

序曰甫田刺齊襄也○總角聚兩髦也聚髮為兩角如卅字然○甫田未嘗不可治遠人未嘗不可思也然而小大近遠必有其序一或躡焉胥失之矣末章復言小之可大近之可遠順而因之其功自捷天下

事欲速反遲循序反速理勢必然非一端而已通篇或反言之或正言之皆用譬喻到底不出刺意續序所謂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循德而求諸侯皆使人從言外得之此則詩人忠厚之旨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鬣盧重鋤其人美且偲

序云盧令刺荒也○犬有守犬田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故盧為田犬也令犬環聲重環一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鉤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此與還之篇同意但還詩交譽此但譽人而已仁謂相愛也○事有眾人所共醜者詩人不言其醜但言其他端之美而醜者自見借老與猗嗟篇是也事有醜而不知自醜者詩人亦不言其醜但述其自美之詞而其不知自醜之意亦見此詩與還之篇是也彼列

詩觸

卷二

二十

國刺淫諸詩皆還與盧令之類也吾故曰三百篇不在字句而在無字無句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

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

歸止其從如水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謂鰈大魚鄭曰鰈魚子魴鰈皆魚之易制者然笱而敝則亦不能制矣以喻魯弱不能制文姜也鰈鰈古字通用國語曰魚禁鰈鰈故鄭曰魚子若北溪之鰈則大魚矣鰈一名鰈一名鱖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買魚得鰈不如啖茹稗雅云其性旅行故字從與○如雲如雨如水但修其從歸者之盛而已彼胡為乎歸哉又胡為乎從哉不必明指其事已令人掩口葫蘆矣

載駢薄簟第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  
轡彌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  
有蕩齊子翺翺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  
教

序曰載駢齊人刺襄公也。簟第以竹簟為第蔽車  
之後戶也。鞞獸皮去毛者朱鞞以朱色塗革為車飾  
也。詩刺齊襄乃不言齊襄但述齊子駢于魯道而  
已彼胡為而驅也曰發夕何情息也發夕而後胡為  
有豈弟樂易之容也將至汶水齊境胡為而翺翺遊  
教喜不自禁也。簟第朱鞞四驪垂轡是何粧束魯道  
有蕩是何過微行人彭彭儻儻是何耳目詩中一繫  
鋪叙不刺似刺刺似不刺不言似言言似不言所以

詩觸

卷二

廿一

謂風人也

猗嗟昌兮碩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  
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  
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  
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射皆三耦而止曰終日射  
侯者美其久而能中也。正者侯中所射之處侯畫正  
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鵠以皮為之三分  
侯之一正以布為之亦三分侯之一故射儀注云畫  
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  
布侯而畫正禮射以四矢象有志于四方也左傳魯

莊公十一年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注云金僕姑矢  
名也詩中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挾戟其  
餘皆威儀也抑若揚謂雖欲之而光自見也儀既成  
猶所謂不可選也樂必以舞而成成童舞象既冠舞  
大夏雖國君之子教於成均一也舞則選謂於舞  
之倫等最上者也。此詩若無發首猗嗟二字偕老篇  
若無云如之何四字竟是一篇贊詞然贊嘆有餘處  
即是不足處若曰威儀技藝則既美矣言其有餘則  
其不足者可以意會也。展我甥兮雖屬微詞然不少  
鑿被鑿則呆矣以禦亂兮言外之意亦不必說出大  
凡詩人妙處在不可說  
其可說者皆非詩也

詩觸

卷二

廿二

魏風論

魏地入於晉猶卹之入於衛也故魏與唐皆晉詩也何以徵之公行公路公族春秋列國皆無其官惟晉有一之也魏為亡國而其詩儉嗇勤苦與唐俗蟋蟀山樞之風相類有將興之機無亂亡之象二也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魏曰美哉泚泚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所謂泚泚蓋逆知晉國必大將與齊之泱泱同盛至於大而婉險而易行此則晉之所以霸也使非

詩觸

卷二

廿三

晉詩則魏一亡國耳安得明主而輔之以德也哉彼檜之入鄭也匪風萋萋楚茨岌岌乎懼不能以終日則不待辨而知為亡國之詩矣故檜風四篇非鄭詩也檜非鄭詩而卹為衛詩魏唐為晉詩者檜詩四篇作於未滅之先卹廊與魏詩則作於既滅之後也

魏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褌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褌心是以為刺

序曰葛屨刺褌也。三月廟見乃成婦則未廟見之先皆稱女矣內則云衣裳綻裂紉蒺請補綴乃成婦後奉舅姑事也貴室女子新至舅姑之門政當歌舞燕喜之初而遽以縫裳相強豈人情哉且裳統于要治其要衣統于褌但治其褌要之褌之未成衣也章編急皆從儉嗇來故先以葛屨履霜言之次章復巧為揅點提提其容美也象揅其飾美也古人尚右

詩觸

卷二

廿四

賓在西階則左乃主位宛然左辟言能讓也夫所貴於嫺雅者貴其度勝也今以褌嗇之人強學嫺雅無其度而擬其形雖修容矜服揖遜盤辟豈能自然中禮乎履葛屨服要褌而佩其象揅豈不可笑末後點出惟是二字似惜似諧亦有冷趣呂氏春秋曰新婦至門其監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非不便於家也然而有大甚焉此語雖謹可與縫裳例者今人謂此詩乃縫裳女子自作豈有未廟見之女既縫裳以衣其大人復作詩以刺其大人其可笑又在詩人與呂氏所嘲之外矣蘇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焉用之矣女之未廟見也而卽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殊異乎公族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陸佃云莫菜名莖大如箸赤  
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可為羹今人繼以取  
繭緒此詩言貴者始采莫而侵縵事繼則采桑而  
侵縵事也。賈澤鴻也一名水寫以卿大夫采之是與  
民爭利也。儉雖美德然踴迫大甚豈所以為貴人  
哉此公儀休所以拔葵而去織婦也曰美無度又曰  
殊異乎公族抑揚吞吐而其與民爭利之失自見。  
鍾伯敬云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生故詩人譏之  
園有桃其實之藪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詩觸

卷二

廿五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棘棗類大者棗小者棘棘叢  
高三尺花葉莖實俱似棗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  
曰謠韓詩外傳曰無章句曰謠。此詩非銅駝刺棘  
之嘆乃詩人憂深慮遠所作也。心之憂矣以下凡六  
轉我歌且謠憂中度曲無聊已極謂我士也驕三句  
只代不知者作嘲語更不自為解嘲但勸之以思而  
已思字憂字俱包孕在其誰知之四字內蓋國家多  
難不足憂也但一人憂之而舉國不知在野憂之而

在朝不知旁觀憂之而當事不知此則可憂之大者  
也然彼之不知特未思耳思之則知之知之則憂之  
矣思者治亂終始之關也。此詩以為晉詩其在驪  
姬嬖太子危里克荀卿各私其黨之日乎古人賤桃  
故雪黍以桃棘亦木之賤者桃而棘  
棘而食賤者嬖矣詩人所以憂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  
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父曰嗟以下四  
句有蘊結語有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藉語低徊宛

詩觸

卷二

廿六

轉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詩代兄作思弟詩而已絕不  
說思父母思兄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語更為淒  
涼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從兄曰  
嗟予弟行役七字脫出只有蘊結一層尚少憐愛叮  
嚀慰藉三層意然在唐  
人詩中已踴最勝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  
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周制國郭之外有場圃之  
地可毓草木。問問泄泄想見優游自得之意此人  
殆欲學曳尾之龜矣。所羨在桑者則所厭必在臣  
職十畝之間有賢則朝無賢矣然所以致此之故刺  
者不言但若為招隱  
之辭而已蘊藉最深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輅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濇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序曰伐檀刺貪也。檀可為車故曰伐輅伐輪種曰稼歟曰穡路子曰貍獸三歲曰特鵲小鳥也莊子曰

詩

卷二

廿七

吾未嘗好田而鵲生突。伐檀稼穡狩獵三者皆寓言也伐檀三句述其遇稼穡四句美其志末句美其人也。凡天下謀不遂志賞不酬勞之事皆所謂實之河干也。詩意蘊藉別有所指但將不素餐者憐惜贊嘆而其人自愧故序曰刺貪也。鍾伯敬曰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子之不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曹氏曰伐檀而置之河干此勞于事而不得食其力者也然賢者不以是自阻蓋以為不耕不可以得禾不獵不可以得獸是以雖勞於事至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謂是真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事固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故君子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序曰碩鼠刺重歟也。○首揭碩鼠二字雖不斥言已深于斥矣大凡朝廷當有事之日不得已姑以加賦為權宜久則相沿為固然矣以至三歲而不蠲則終莫之蠲矣故曰貫女又曰莫我顧莫我勞也且重歟而及于三歲此其漸宜有既哉故疾之甚而欲去之也然曰將去則猶徘徊故土未忍決絕此則民情也厚

詩

卷二

廿八

唐風論

唐堯墟也成王封其弟叔虞曰唐侯卽所謂戲削桐珪  
史佚擇日以封者是也不稱晉而稱唐者從其始也蓋  
自堯以來德澤在人其君子思深其小人儉嗇故季札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  
侯子燮改國為晉又數傳至僖侯晉之變風始作而當  
時猶不忘唐若曰此固帝堯之遺民焉爾猶之西南羗  
夷素畏漢大歷千百年猶中國為漢人益其耳目所  
習相沿已久不能遽變也 列國之風固有得於大  
師所採亦有得於國史所錄者矣蓋巡狩禮廢大師不  
得陳詩而民間之作其國史猶能隨地記錄彼晉之國  
史以其初之為唐也則亦仍之為唐蓋唐之為唐久矣  
豈待孔子刪詩而始名為唐也哉而今之言唐風者則  
曰惡曲沃武公也武公滅晉孔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  
可故名其詩為唐以寓意曰爾能滅晉之宗不能滅唐  
之號也然則季札在孔子之先又何以聞樂而歌唐乎

詩經

卷二

廿九

噫此皆後人以己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詩經

卷二

三十

唐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  
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瞿  
瞿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怡無已大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詩經

卷二

三

月後則歲將暮矣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  
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事  
畢也。刺僖公意德不可致但云儉不中禮則是風  
人舉儉而有禮者以寄諷耳且此民間之詩也諷者  
蓋謂歲已暮矣民間尚有一日之樂況國君乎。樂  
而能思所以常有其樂也思居修其業也故曰瞿瞿  
思外多為備也故曰蟋蟀思憂欲免於憂也故曰休  
休休休則無憂矣此能思之效也。日月其除謂過  
此又是新歲不暇為樂矣無已大康一句意轉  
而語不轉脉愈繁而氣愈舒此古詩不傳之妙

山有樛櫨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樛櫨有杞子有廷內弗灑  
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

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  
其死矣他人入室

詩經

卷二

三

序曰山有樛櫨晉昭公也。樛有針刺如栢其葉如  
榆可為茹榆白粉也先生葉後生葉三月落英如小  
錢栢山榆也亦類漆樹俗語栢樹漆相似如一栢一  
名櫨二月中開花白似栢子葉似栢一栢一櫨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此也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  
可為弓弩。按昭侯封栢叔于曲沃未幾潘父弑昭  
侯而迎桓叔序云刺昭侯蓋以晉亂始于曲沃故有  
他人是保之嘆然亦民間原有此詩在昭公時歌以  
志刺耳。毛衛輩續序云不能修道以正其國則失序  
意矣。史曰唐民有先王遺教蟋蟀山樛櫨衣之  
篇口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死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  
之後歸于其室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是方便慈悲



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手鵲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序曰刺晉昭公也。素衣朱繡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嚴華谷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謂素絲也。史弁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衣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湯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蓋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爆領也。朱繡以赤色為領緣也。按史記晉穆侯伐條生大子名之曰仇又伐千畝生少子命之曰成師伐條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仇者讐也成師大號成之者也。晉其能無亂乎其後大子仇立為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年五十八矣。曲沃大邑而桓叔好德晉人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在曲沃矣七年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於曲沃晉人敗之立昭侯。

詩觸

卷二

三三

侯子平為孝侯桓叔卒子代立是為曲沃莊伯伯莊伯弑孝侯晉人拒莊伯復立孝侯子為鄂侯鄂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武公伐晉弑哀侯魯又誘殺晉君小子彘又弑晉君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釐王王命為晉侯。水弱石強相為搏激蓋曲沃之勢成矣素衣朱繡此何服也從子于沃此何謀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布置已定羽翼已成視取晉如發棠振落耳夫晉甸侯也而建國本小未大誰實致之故曰刺昭侯也。叔段無能為者也叔于田之刺鄭伯以鄭伯知段之無能為而厚其戚毒也桓叔有為者也楊之水之刺晉侯以其不知桓將有為而子之以利器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序曰刺晉昭公也。椒似茱萸而小其味香烈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陸佃云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不能上達故詩以譬沃雖強盛能修其政然其馨氣下達而已廣雅兩手為一升也陸佃曰古者制大於升故先言制後言升。一椒之實至蕃衍盈升又且盈制此非常之事也既無朋而又篤則根深而基厚矣然其條達也將來之盛豈但昭公也。詩意在晉初不言及晉也但言沃之蕃盛而已此乃所以言晉也。萬茂先曰此晉室忠臣見沃日強盛為此詩也孔子龜山標云我欲望魯今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即此意也。網繆束新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詩觸

卷二

三四

此良人何網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乎今子兮如此邂逅何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祭者子兮子兮如此祭者何。序曰網繆刺晉亂也。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心宿三星鼎立三星不止心宿但舉所見之候言之春秋之時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發端網繆二字暗得束薪如許有情奇甚中間忽喚今夕何夕則意外相逢若驚若疑光景宛然猶恐是夢如此良人何五字慶幸已極口不能宣彼當境之人尚且難於形容讀者豈得從旁索解惟有悠然意會而已刺晉亂者不言其佳偶失時但言亂後婚嫁一種望外之喜風人之言深婉可思大約如此。子瞻賦云如此良夜何其意尚淺此云如此良人何其情

乃深大白詩云東方漸高奈樂何為歡已盡此云如  
此過逝何其樂正濃但將老杜今夕復何夕共此燈  
燭尤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四語合參之方知此詩之妙

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有杖之杜其  
葉菁菁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  
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序曰杖杜刺時也。杜亦棠也。子澁而酢亦棠人所  
賤也。尚特然而葉滑滑彼獨行踽踽并杜之不若矣。  
○曰豈無他人則有人矣。而曰獨行踽踽者以其不  
如我同父也。彼既不如我同父矣。安望其能助我哉。

詩解

卷二

三五

使其助我則亦猶之同父矣。以同父之義望之不如  
同父之人亦愈深其無兄弟之痛矣。反覆纏綿無限  
淒惻。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袂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序曰羔裘刺時也。續序云刺在位不卹其民也。  
羔裘君純羔卿大夫以豹飾其裘。此民怨其卿大  
夫之詞。居居民所恃以安居也。究究民所恃以究察  
其痛苦也。謂子故我斯托以安居者夫豈無他人可  
從乎。然惟子之故則托命在子矣。蓋其責備在  
上者甚深而詞意婉曲如此則忠厚之至也。

肅肅鵲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鵲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  
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鵲行集  
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當悠悠蒼天曷  
其有常

序曰刺時也。鵲似雁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  
遇驚鳥能激糞禦之著其毛即脫聞諺曰鵲無舌鬼  
無脾肅肅勞苦之意蓋鵲無後指樹止則苦故鵲羽  
本不集樹而今在初在棘在桑則肅肅而苦矣喻君  
子本不便於勞苦而今則征役而久如此也初一名  
柞櫟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橡又名皂  
斗有球自裹殼可染皂稻南方所食有梗有稂又有  
白赤大小數種梁粟類有青黃白數色本草云古者

詩解

卷二

三六

以梁為黍稷梁林之樅名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為稻  
後人專以梁之小者為粟耳。肅肅勞苦之意凡樹  
叢生者謂之苞。鹽壞也。與蠱同。敗器為蠱。靡盬謂勤  
于王事不敢鹽壞也。昭公以後遭曲沃之亂凡五  
世矣。征役不怠固其宜也。其稱王事者晉奉王命以  
征沃也。人窮呼天而曰悠悠言亂之長也。失養則失  
所矣。曷其有所謂亂未有息不知何時得所也。曷其  
有極言此亂無極我勞亦無極也。天失其常故亂天  
失其常遂使子職亦失其常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序曰無衣美武公也。七者侯伯七命衣服車旗以  
七為飾周禮注鷩冕衣三章一曰華虫畫以雉即鷩

也一日火一日宗彙皆畫也裳四章一日藻一日粉  
米一曰徽皆繡也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言  
不政必當侯伯得列于天子之卿亦可也○武公滅  
晉自立目中豈復有王哉滅晉三十七年之後始以  
寶器賂釐王而請命焉蓋已晚矣詩人至此始幸其  
猶知有王故序曰美武公也雖曰美之而其不滿之  
意故在○此詩人代為武公之詞豈曰不如四字描  
寫跋扈驕蹇之意即在欣幸嘆美之中妙甚蓋亂世  
天子乃奸雄之所借資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

詩觸

卷二

三七

序曰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此詩序言刺武公朱  
子云此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也蓋武公惟不好  
賢故風人舉好賢之詩以刺之朱註與古序政相發  
明後儒自不知耳○道左則僻矣道周則迂矣特然  
之杜生于僻且迂之地此豈可陰戮以此喻己之孤  
陋不足以致賢也時解作人民寡勢力弱之喻豈賢  
者之去雷以致賢也詩意矣噫語謂君子未必肯  
適我也飲食即縑衣授餐意不必深求蓋但言好賢  
未必好也惟有惟恐不足以致賢之心此則好之至也  
但中心好之未必中心好之也飲食豈足以致賢然飲  
食之盡而惟恐不得飲食之心無窮有惟恐不得飲  
食之心則自飲食而外凡可以致其愛且敬者必無  
所靳矣故曰中心好之又曰曷飲食之曷飲食之所  
以寫其中心好之之狀耳子思曰君之犬馬畜役謂  
緣公徒能飲食之而非出於中心好之也穆生曰醴

酒不設王之意急謂楚王不能飲之食之而愈微  
其非中心好之也皆非所語于曷飲食之之心也

葛生蒙楚欽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欽  
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  
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  
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續序云好征戰則國人多  
喪矣○欽似枯樓葉盛而細葛之生依于物欽之生  
蔓於地以興婦人不能離夫也○此古今閨怨第一  
錦衾角枕夏日冬夜空閨無聊百歲虛度之情自怨  
女舌端傳之初不及獻公而征戰不息之失自見誰  
與獨處如言誰人來伴我獨宿也獨則無與與則非

詩觸

卷二

三八

獨正以不可解為妙予美二字親暱之極衾枕為何  
人設也空房獨守而絮爛猶昔此時此景最為難堪  
然長夜不覺及旦始見故曰誰與獨旦旦可獨乎凄  
涼聞寂又甚於獨寐矣○夏日冬夜言其長也思者  
無時不思然在長晝永夜倍增無聊舉夏冬日夜則  
春秋可知只此六字不言及思而思中苦境已備矣  
末二句憂其死此無日但獲同穴猶同衾耳紫玉墳  
前連理樹韓憑墓上鴛鴦鳥千古有情同此結願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  
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  
封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苦菜名一曰茶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梅誕生曰詩有三茶一即苦菜采苓章所謂采茶絲絲章所謂茶如飴谷風誰謂茶苦是也一曰萎茶穢草也良邦茶蓼朽止是也一曰英茶茅草秀出之蕙出其東門有女如茶是也。○獻公以驪姬夜半之泣而殺其子其聽讒也至矣詩刺聽讒不言聽讒之禍而教以止讒之方又不斥言其事而借采苓采苦采葑為言蓋采苓宜在隰采苦宜在澤采葑宜在圃三者皆不產于山而采者欲于首陽之巔之下之東則無稽之喻也。○既曰苟亦無信又曰苟亦無然委曲商量似從醉夢中輕輕喚醒最是婆心蓋護言罔極期於信也信之則用之矣苟亦無信則舍之矣然止讒之方不恃我之不信而恃我之能察使不察其不然之故而徒曰我不信也彼

詩觸

卷二

三九

謹者之術益工乘間抵隙不信者有時而或信則雖舍而猶未舍也惟徐察其不必然之故而絕其土彼將無所得而自止矣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非我不行彼自不能行也此惟遠者能之故又曰可謂遠也已矣

秦風論

周平王舉岐豐之地以與秦蓋以秦戎世讐欲藉以為外蔽耳夫以數十世陶復陶穴之疆理八百里周原膴膴之人民天子不能自守而曰秦能逐戎即以與秦是猶與隣人爭田宅者力不能勝則盡棄其丘隴墳墓以與紀綱之僕而曰汝能有之即汝業也強隣之釁未已而悍僕之變又作矣然則秦之代周蓋有由來哉嗟夫岐豐之俗自古公以來忠厚開基迄於文王聲教始遠

詩觸

卷二

四十

而周南召南和平之音作焉以至於秦則一變而慷慨激昂矣夫今之歌秦風者即昔之歌二南者也民無常性在上所以道之耳裔君三見秦孝公說以帝王之道秦王唾弗顧及說以富強始不覺膝之前於席也曰久遠吾不能待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至數十百年後以成帝王乎是故二南和平之詩久遠帝王之端也秦風慷慨激昂之詩一朝富強之兆也一朝富強不能久遠秦所以代周而至於暴亂也此其故乎

子已先知之矣季子觀樂工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蓋謂此中夏之聲也彼胡爲而有之乎又曰其周之舊  
乎蓋謂此岐豐之舊民也彼胡爲而有之乎若驚之若  
訝之其寄慨也深矣其曰能夏則大則遂知其代周而  
憂之也代周而至於暴亂其憂終未有已也詩樂之道  
通乎神明至此乎

詩觸

卷二

四

秦風

有車粼粼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  
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盡阪有桑隰  
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序曰美秦仲也。白顛額有白毛又名的顛又曰的  
顛今之戴星馬也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額上當顛  
如月者以象顛之白故震為的顛蓋良馬也若準上  
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顛今俗云之顛非也  
寺人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  
亦有寺人也陳浩曰阪下濕曰隰以興秦仲所有得  
其宜也秦舊為附庸至秦仲為周大夫則受地視伯  
同於諸侯矣。有謂有之也前此亦或有之然不

詩觸

卷二

四二

如今之眾也車眾則聲盛馬眾則色奇矣寺人之令  
侍御尊嚴亦抑有之也。未見則尊嚴及其既見則  
薄佚簡易矣並坐鼓瑟草創君臣脫略體統鼓舞功  
名不修邊幅此秦之所以伯也今者不樂二句宛然  
有爭時之意雖與山樞結句畧同然彼悲而傷此悲  
而壯也吾友茂先以為當與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  
何慨當以慷去日苦  
多語並看良然良然

駟職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奉時辰牡辰  
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  
鸞鑣載猷歇駒

序曰美襄公也。駟職猶四驥言其色黑似鐵也四  
馬六轡註中已明在手謂把握其轡惟手是聽也獸

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長壯註中獻狼云云皆天官  
獸人之文蓋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供膳之文  
以解耳拔矣括也矢未為括以鏃為首故括為未鏃  
馬啣也驚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音或曰青鳳為鸞  
禮曰在車則聞和鸞之音蓋乘車則鸞在轅和在衡  
此之轅車則置鸞鈴於轅取其輕捷便於驅逐也田  
犬之長喙者曰獫狁獵者曰獸獵註云翼獸者虞人  
驅獸於一處以待君射也。素襄之先非不獵也既  
奄有岐豐則威儀雄壯即一田獵而氣象異矣故秦  
人誇而美之首章叙獵二章言獲三章則獲而息矣  
婦子從狩點綴趣甚獵者雄心也雄主易盈此時已  
有聲色自奉豐饌滿前之象矣辰牡二句言獸既繁  
多以逐之公從左以射之也此二句言御良而射巧  
皆誇其盛也遊丁北園田事既畢人遊馬閑車輕犬  
暇光景如畫然以鸞車載犬則秦之輕禮法而重角

詩觸 卷二 四三

聞亦大畧見矣班孟堅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  
板為屋室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武  
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  
屋而車鄰駟驥小戎皆言車馬田獵之事也

小戎倭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鞠蓋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  
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驎是驂龍盾之合蓋以腹  
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倭駟孔  
羣公矛鏐鏐蒙伐有苑虎韞鏐膺交張二弓竹閉緹滕  
言念君子載載載興厥厥良人秩秩德音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首章小戎句車軫之制也倭  
謂大車軾重深八尺六寸而其能收斂所載故曰收淺  
及其半也五檠句車軾之制也五束也輶一曰輶  
蓋輶端橫木駕于服馬之上曰鈞衡曰輶而車  
前曲木上鈞衡者曰輶曰輶也梁輶謂其如屋  
之梁以便服馬之進退也蓋車之進退以輶為主懼  
其不堅故五處皆以皮束之是為五檠梁輶游環御  
外轡并服馬內外轡皆貫于環中而手執之脅驅馬以  
條皮前係於衡後係於軾當服馬之脅使隔驅馬在  
外如驅馬於衡後係於軾當服馬之脅使隔驅馬在  
得內入也陰鞵句使駟馬引車之制也陰鞵使駟馬  
頭曰軾曰軾風濟盈不濡軌軌音癸車轍也又車軸也  
此軌與軾同音范車頭也軾前曰軌蓋轍頭也上蓋  
揜之故曰陰也鞵以皮係駟馬之頸于陰板之上蓋

詩觸 卷二 四四

駟馬不當衡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鞵係於陰板一環  
所謂續也蓋銷白金以沃鞵環也文茵句車上用物  
之制也文茵虎皮褥也暢轂長轂也轂形圓鑿中以  
貫軸而周圍特三十六輻也兵車欲馳驅而轂短則  
脫軸故比大車之轂為長也駕我騏驎一句則言車  
之後又言馬也馬青黑曰駟馬左足白曰騏驎二章前  
四句馬也龍盾二句車上之物也赤身黑鬣曰駟黃  
毛黑喙曰駟在中服馬也舉其四者言備色也盾干  
也以木為之猶今之遮箭牌龍盾畫龍於盾也盾以  
衛車盾狹而車廣故合而載之也輶環之有舌者輶  
駟馬之內轡也駟馬通於輶不得內入故其內轡  
不必牽挽但係於輶前輶內而巳亦沃白金以為輶  
飾故曰蓋三章首句是馬中五句只鏐膺屬馬餘皆  
車上之制倭駟介馬也金甲堅重故以倭薄之金為  
之物不和不羣曰孔羣則和可知矣公矛刃有三  
角也鏐鏐同矛戟之柄平底曰鏐銳底曰鏐西禮進



序曰戒襄公也。條山，樹也。楸梓屬，白色，美木也。楸梧早脫，故謂之楸。然至秋垂條如線，故柳謂之絲。楸謂楸線，紀堂則註言之矣。錦衣狐裘，諸侯在朝之服。瓶形如亞，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皆裳也。裳亦衣非二物也。終南，昔為周室，戶鎮自秦得岐豐之後，則終南所有皆秦有矣。君子至止，謂自西鄙至岐豐，其服如此，其顏如此，其佩如此，非復昔之舊矣。其君也哉，蓋初見驚喜，欲其克稱此位，壽考不忘，欲其長有此位也。羨美中有微勸之意，故曰戒襄公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

詩 卷二 四七

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當時殉者百七十有八，而獨哀三良者，惜其賢也。秦實殲之，而指蒼天者，怨秦已極，不忍斥言也。人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甘為之，惜之甚，亦哀之甚也。厥後始皇驪山之葬，後宮工匠俱聞墓中則穆公之罪，奚啻作俑哉。

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曰刺康公也。晨風，鶯也。似雞，青黃色，燕頤白喙，向風搖翅，乃因風疾飛，攫鳥雀食之。櫟，木似檉，馭如馬，食虎豹，鋸牙，此之馭則言梓榆，以其色青白望之似馭也。棣，棠棣也。檉，赤羅也。一名山梨，一名鼠梨，其文細密如羅。序曰刺康公，漢人續曰：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也。而朱註謂婦人思夫之詩，猶百里虞度之歌，雖亦有致然，非序意矣。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謂穆公求賢之殷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蓋以

詩 卷二 四八

穆公之意，遠康公云：如何乎？如何乎？女忘我之事，豈一端哉？鄭謂晨風喻賢人，往歸穆公，如晨風之疾也。未又舉山隰所宜有者，以興賢人者，國家所宜有也。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曰刺用兵也。韓非謂秦人出其父母懷社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頭足徒跣，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頌無衣之篇，乃知其來久矣。兵危事也，而其民樂之如此，均此岐豐也。周先王忠厚教養之餘，一變而為強毅果敢之習矣。故曰刺也。然車鄰小戎，駟驥何以為美，蓋秦仲襄公逼處戎翟，東復



仇之義為開功之功則可美也相煽成風使民情  
然而不可止則可刺也秦風至此微欣鼓舞之意足  
以相死雖欲不吞六國而併天下不可得矣事固有  
名美而實惡者著之曰刺蓋有深意云。衛之北門  
曰王事適我唐之稿羽曰王事靡盬秦之無衣春秋  
時諸侯已不知有王而其民猶以其國事為王事蓋  
當時民情之厚而文武德澤之深未艾於此可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  
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序曰康公念母也。古者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  
異姓草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之車也  
黃馬之上色乘黃四馬皆黃也孔氏曰琇者王之美  
名也塊者美石之名玉佩瓊瑤瑤之屬。然晉獻

詩簡

卷二

四九

公孫于齊姜生太子申生秦穆夫人故康公之母晉  
獻之女也文公未返國而康公之母已卒及秦穆納  
文公康公時為太子送于渭陽而作此詩故曰念母  
也。康公贈文公以車馬王帛如此蓋鄭重其行欲  
以定晉耳然其意猶歉然未足所謂言有盡而意  
無窮也。全詩語意雙關處在悠悠我思一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  
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曰刺康公也。進衡者始于權造車者始于輿故  
曰權輿始也。黃鳥之篇蘇子瞻謂穆公生不諱孟  
明豈有死之日而用其良蓋罪康公也讀晨風權輿  
二詩康公之棄賢可知矣。始曰無餘猶可飽也既  
曰不飽則已甚矣長鈇之歌禮趨而上權輿之詩禮  
趨而下此孟嘗所以得士而秦康所以棄賢也然穆

生以醴酒微禮遂行今每食不飽而猶吁嗟  
未忍決絕豈所語于禮貌衰則去之之義哉

詩簡

卷二

五十

陳風論

甚矣一國之風俗視夫一人之好尚也所尚而善敝且流而為惡所尚而惡敝將有不可言者矣是故齊尚戰功而還與盧令以勇力聞鄭衛浮靡而桑中溱洧以淫佚聞魏唐勤儉而葛屨蟋蟀以陋齋聞無怪乎岐雍土厚水深質直樸畧之民周用之為敦厚秦用之為驍雄也今夫陳固神明之後也特以武王元女大姬下嫁胡公尊貴好樂喜為巫覡歌舞之事此亦婦人常態耳而陳民效之宛丘東門之間男女遊蕩歲無虛日至於淫荒以及亂亡古語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誦陳風者夫亦可惕然矣

詩觸

卷二

五一

陳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在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序曰刺幽公也。鷺一名鷺一名春鷺青脚喜翹其色白頂上有絲羽長尺餘每取魚則解之取其絲羽為舞者之指揮翻翹也謂以鷺羽為屬也文舞以翟今曰鷺羽則素而無文非正樂矣擊鼓與笙皆所以節舞也。幽公游蕩無度毛云子指幽公鄭云子指大夫蓋詩人不斥其君刺大夫乃所以刺幽公也鄭說似為有味宛丘陳之勝地也勝地當遊蕩焉於斯鼓焉於斯舞焉於斯夏焉冬焉無時不於斯焉若是

詩觸

卷二

五二

者有餘於情必不足於望矣值遇也謂無時而不遇其鷺羽厭之極也時解以值訓植殊覺味淺。全詩是賈平章西湖行樂圖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八字是秋壑小像贊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穀旦于逝越以禮邁視爾如蔽貽我握椒

序曰刺亂也。粉白榆也栩櫟實也蔽一名茈菜一名荆葵一名錦葵春時葉末生花如五銖錢粉紅有紫紋俗曰火蟻以其花連接之密如蟻窠也椒子芳芬之物也。陳都於宛丘之側遊宛丘者必出東門故東門宛丘為繁華歌舞交會之地子仲之子大夫之女也以大夫之女而婆婆招搖于市則民間可知

矣差擇也。穀旦良辰，無雨暴風，宋詞所謂奈何天也。南方之原，宛丘高處，歌舞之勝，集焉擇此良辰，以遊勝地，皆言其好事也。不續其麻，蓋終身在歌舞場中，不復知人世間有女工矣。謝疊山詩云：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網怕禁稀。不信樓臺楊柳月，王人歌罷未肯歸。今遊冶之徒，不知續麻，亦猶垂桑之婦，不信歌舞也。繼眾也，蓋男女皆以其族行矣。歌舞游冶，此淫蕩所由招也。視爾如妓，男悅女也。秋波已神受矣。此我極極女悅男也。手澤已相私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詩觸

卷二

五三

序曰：誘僂公也。誘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而鯉尤魚之貴者。龍八十一鱗，具九陽，數鯉三十六鱗，具六陰，數香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今人以盤水養鯉，雖困鱗不反白，蓋亦健魚也。此隱者詩也。而序曰：誘僂公何也？漢儒云：僂公，隱而無立志，故以是誘掖其君。蓋陳人歌隱者，隨分自安之詩，于僂公之前謂苟如是，是亦可矣。所以誘掖隱主，無事外求，故曰誘也。可以棲遲，謂苟能自安，無不可也。雖衡門亦可以棲遲，雖泌水亦可以樂飢，可以二字與下章豈其字必字相呼應，樂飢謂雖飢亦樂也。人世茫茫，惟是居處食色，不能安其分耳。但使各安其分，斯無處不可以置身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淑姬可與晤言

序曰：刺時也。紵，科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一歲三收，剝去皮之表，紵其裏，以為布，音茲，葉似茅而滑澤。紵有白粉，柔韌，可為索。左傳云：雖有絲麻，無紵菅。刺以解字訓，晤字然曰：可與晤，則已解矣。晤，謂相晤而歌也。以聞中之秀，而可與晤，而歌可與晤，晤而語可與晤，而語何其易也。可與晤，猶云知音也。可與語，猶云知趣也。序曰：刺時，其為淫風可知矣。漢人續云：疾君昏淫，而思賢妃以配之，蓋泥淑姬二字遂失序意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皙皙。

詩觸

卷二

五四

序曰：刺時也。明星，旦時也。期，昏而及旦，甚于有約不來，過夜半矣。東門之楊，因及旦所見者，以起興耳。伯敬云：楊即楊古字通用。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讎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序曰：刺陳陀也。鴉，鴉也。大如班鳩，綠色，賈誼賦賦即此也。其肉美，可為羹，又為多莊子曰：見彈而求鴉，多楚辭注云：鴉似鴉，本草云：其實一也。按史記：陳陀桓公之弟，其母蔡女，故蔡人殺五父及桓公之太子免，而立陀是為厲公。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其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

令蔡人誘以好女遂與蔡人共殺厲公。夫也猶云  
夫夫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誰昔然矣追恨其始頗  
倒思予婉勵其終猶云汝今不思予也

防有鵲巢印有旨若誰俾予美心焉切切中唐有鵲印  
有旨鵲誰俾予美心焉惕惕

序曰憂讒賊也。若註云若饒也並葉綠色可生食  
鵲本鳥名一名鵲鳥咽下有囊如小鵲具五色此則  
鵲草也以其五色似鵲故亦名鵲孔氏曰唐謂堂下  
至門之徑也鵲磚類。防有鵲巢尚得所安印有旨  
若尚得所生今予美為讒者所俾使我心憂疑而切  
切則會鵲若之若也下章微此俾與譁同書曰俾  
張為幻指護者為誰不欲斥言其人  
也楚詞稱君為美人予美指陳侯也

詩觸

卷二

五五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  
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  
紹兮勞心慘兮

序曰刺好色也。月出既皎佼人復僚所謂月下者  
美人信覺妍素也勞心悄兮指佼人也若謂當此月  
出之時遠愁可舒矣胡為對月凝思勞心獨悄乎挑  
之也諱之也註解似覺索然。窈結憂受等字或出  
方語始從註中摸  
索而已不必深求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過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  
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春秋宣公九年傳曰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棄其初服以戲於朝洩  
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遂殺洩  
冶宣公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衛父飲酒於夏  
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  
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按夏姬鄭穆公女嫁于陳大夫  
夏御叔微舒其子也字子南。胡為乎驚訝之詞與  
匪字相呼應若謂胡為乎往株林乎從夏南耳然則  
而言從諱母也乃從夏南耳似疑似怪似隱似慙諱淫  
而首章言夏南次章不復及夏南但述其往來株林  
之狀而已既駕且乘非復微行私往矣乘駒乘馬非  
復單騎偶至矣說于株野則終日矣朝食于株則  
達旦矣輕輕點出而其宣淫之醜不言自愧矣

詩觸

卷二

五六

泗水沔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  
無為中心悵悵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序曰刺時也。蒲水草似莞而編有脊柔滑而溫荷  
芙蕖也一名芙蓉爾雅曰芙蓉其莖茹其葉遊其本  
露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按菡萏下白肉在泥中  
者花未開為菡萏已開為芙蓉其的中有青為蓮自  
目曰涕自鼻曰泗。寤寐無為情景最苦所謂傷如  
之何即無為二字註脚不必別解解則失之矣或謂  
此為女思男之辭觀碩大  
且卷自知之卷與髮同

鄘風論

創祝融之墟在漆洧之間鄭武公滅而都其國故其詩  
靡靡猶鄭風也國可亡詩不可亡故當時錄而存之夫  
周之諸侯千八百國鄘無國而存詩彼有國而無詩者  
何多也吳楚無詩猶曰夷也然許蔡滕杞邢薛邾莒諸  
邦則中夏矣猶曰小國也若魯宋則大國矣或曰魯周  
公之後宋微子之後天子寵之異數不採其詩也然國  
之樂工豈無肄業及之乎或曰孔子刪詩為父母之國

詩解

卷二

五七

諱為宋國諱也然孔子之先季札聘魯所歌國風已不  
及魯宋矣且魯備十三國之詩而乃自諱其詩聖人無  
私亦有私乎如以為魯宋民俗不習聲韻與然章甫之  
歌華元之謳魯宋之人則既習之矣如以為魯宋鄉音  
不諧歌舞與然齊魯接壤曹宋比鄰齊曹之詩則既諧  
之矣此其故蓋有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者闕而存焉若  
必鑿為之說其不滋後人之聚訟者幾希矣

鄘風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黝黝狐  
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  
爾思中心是悼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  
也禮記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賜之諸侯朝天子亦  
服狐裘。羔裘狐裘君服之宜也今所服羔裘但造  
造焉爾所服狐裘但以朝焉爾潔然盛服而無所為  
豈處小弱之道哉此大夫所以勞心忉忉也然其可  
憂之故畢竟不肯說破所以為妙。勞心忉忉憂之  
也我心憂傷則不徒憂而且傷矣中心是悼則終不  
可與國存矣然曰豈不爾思則忠孝慊惻雖不可語

詩解

卷二

五八

而不忍遽去故序曰以道去其君也註云膏脂所  
也如膏裘之美。如膏之裘日煇更妍形容盛服也  
見工致妙妙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忉忉兮庶見素衣兮我  
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  
與子如一兮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素冠素衣素韠既祥之  
服也行三年之服則有祥矣故言素冠而齊衰可知  
也素冠素衣素人以為不祥而厭見者今則不可見而  
庶幾見之矣庶者不必得之詞也棘人樂樂服與情  
俱也惉惉言曰志也茂先云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

詩與子如一身與此  
同歸如一無二義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  
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猗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序曰萋楚疾恣也。萋楚羊桃也一名鈍弋其葉與  
實皆似桃陸氏曰華紫赤色其莖枝弱過一尺則蔓  
于草上不能為樹生平澤中子細如來。國君而恣  
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命矣故序曰疾恣也有生之所  
以可樂者以其有知有室有家耳生于愁苦則曾無  
知無室無家者之不若也然詩意含蓄不言疾君亦  
不言傷已但舉萋楚一再欣羨而哀怨煩苦之思已  
自不忍見聞矣此詩朱註與古序自相發明續序及

詩觸

卷二

五九

毛鄭皆  
失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  
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

序曰思周道也。關東謂甌為鬻卽居周之東故曰  
西歸北方魚少故以烹魚比西歸為皆可喜之事。  
首二章寫亂世愁景如畫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蓋  
傷心之痛不待設及天子也但一望周道不寒而栗  
不風發車偈固已怛然矣周失其綱強大恣而弱小  
危故卽人為之心怛且冀有歸周之人而勉慰無已  
也誰將者未可必之詞西歸未必遽與周也然猶知  
有周而歸之矣以猶知有周之人而慰勉無已焉則

其思與周也至矣懷以好音愛莫助之但動之以名  
而已蓋無聊愈甚矣。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  
詩獨出于齊卽何也蓋政出于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  
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供億之困征伐之勞惟  
小國獨受其害所以思周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  
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也

詩觸

卷二

六十

曹風論

曹者武王弟振鐸之後濟陰定陶其地也其後得山陽陳雷而稍大班固謂堯游成陽舜漁雷澤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以致富臧此自曹之始言之也然曹詩四篇如蜉蝣下泉則其思苦矣曹之後世為宋所滅濟陰定陶之墟宋得有焉然曹有詩而宋無詩何也子夏謂魏文侯曰宋音燕女溺志則宋固有音矣有音則有詩矣宋有詩而季札不觀於魯孔子不列於經此吾所謂

詩觸

卷二

六一

不可解者也

曹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序曰蜉蝣刺奢也。蜉蝣一名渠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而長三四寸朝生暮死陸璣疏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自地中出管子云掘閱得玉蓋閱與穴通也麻衣謂蜉蝣甲下羽如雪也。奢不可久故以蜉蝣之衣裳為比蜉蝣朝生暮死然但言其生之可愛而其不可久之意自見於我歸處蓋彼不自憂而代之憂者欲借其歸處而警誨之耳歸息歸說亦同此意朱註玩細娛而忘遠慮即古序刺奢之意然

詩觸

卷二

六一

序但言刺奢而已毛鄭及續序必云槍人刺其君亦似添出

彼候人兮何戈與楨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蒼兮蔚兮南山朝隲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楨者其徒也戈殺皆短兵器芾與蔽同蔽膝之服以韋為之鄭箋云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大夫再命則赤芾總珪三命則赤芾乘軒鷩鷩也似鷩而大喙長尺餘額下有胡如數升漿一名滂澤一名淘河能入水捕魚遇小澤則以胡

去水得魚食之故曰淘河曰洿澤則濡味濡翼宜也  
今鶴在梁而取飽於梁不但不濡翼且不濡味矣此  
以比小人之無功食祿者也。候人句時解俱未暢  
蓋如此小人但可為候人而何戈與祿耳豈可赤帑  
乘軒而為卿大夫乎以何戈與祿者而赤帑則所謂  
爛羊頭關內候爛羊胃騎都尉也彼其之子鄙之也  
三百言其罪曾小國有赤帑者三百人曾其危哉  
之取魚勤矣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鵜鶘畏其誠  
今但集於梁而已因入之食不濡翼不濡味而得魚  
焉此候人而赤帑之謂也鵜鶘不濡翼不濡味而得魚  
不永其寵蓋知其將敗也晉文公責言不用信負羅  
而乘軒者三百人然則不遂其驍詩言固有時而駢  
矣。蒼蔚狀小人盤結之盛也南山朝陽雲氣上騰  
之象以南山草木之盛晨光炤之但見雲氣之騰而  
已喻小人盛而君復假以氣賦也小人既盛則君子  
何所容哉曰婉變言其美也曰飢傷其遇也曰季女

詩觸

卷二

六三

斯飢嘆其守也惟斯飢然後見其為季  
女惟季女斯飢然後愈見其婉變耳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  
伊絲其弁伊騏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  
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序曰鴈鳩刺不一也。鴈鳩一名布穀一名桔鵲亦  
名戴勝或謂之肩題一謂之桑鳩似雞長尾帶大帶  
弁皮弁騏馬之青黑色者凡兵事用韋弁服視朝則  
用皮弁以韋為之一名爵弁謂其色象爵也皮弁

以鹿皮為之亦曰駢弁謂其色象駢也帶弁者舉兩  
端以見其餘耳。刺朝無君子用心不一翻說淑人  
君子心如其結兮便爾蘊藉結字尤奇。心一則無不  
一也首章點出心字而先以儀一儀一則心一矣次  
章舍儀而言帶弁帶弁一則儀一矣三四章言其儀  
不忒而不及于正四國正國人謂四國人皆一心也  
又曰胡不萬年謂萬年一心也心一則儀一儀一則  
四國國人無不一矣即久而至於萬年亦無不一矣  
次章以後不言及心然四國萬年無非心也故曰一  
又曰心如其結兮結者合內外之道也。鴈之端一在  
其子七兮看其出其子七兮故或在梅或在棘或在  
榛無不在也惟其母常在子旁則母不求子而子將  
求母彼在梅在棘在榛者母皆有以致之以此喻心  
一者有常在而無不在也故子瞻曰從其在梅則失  
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則無不  
及也。儀一者有常而已惟其有常故雖周旋折旋

詩觸

卷二

六四

三千三百  
無非一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蘘我寤嘆念彼周京洌彼下泉浸  
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  
寤嘆念彼京師芄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卬伯營  
之

序曰下泉思治也。苞草之叢生者稂莠梁莠屬陸  
璣曰禾黍秀則穗及其不成則謂之童梁蕭蒿也俗  
謂之牛尾蒿著科生如蒿生而條直異於他蒿高五  
六尺多者至三五十莖可以為筵故曰神物著滿百  
莖則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寒泉而下流  
則不但不足以及物而其浸漬反足以害物此衰周



無王之比也陰雨則異于寒泉矣陰雨之音黍苗則  
異於寒泉之沒苞稂矣此四句有王之比也鬼爰詩  
曰尚寐無訖此曰懷我寤嘆蓋沉憂之人夜甚于晝  
惟寐則忘之及其寤則百感生矣懷嘆者懷然寤中  
發嘆也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實無王耳四國既知  
有王則大厥修乃伯連帥之職而小國獲安如西周  
盛之有邠伯以勞之而今則不然此所以懷我寤嘆  
也邠伯勞之與誰將西歸同意但匪風傷天下無王  
也以其作于周轍未東之時故西歸好音猶庶幾望  
之下泉傷天下無伯也以其作于周室久弱之後故  
不敢復思西周也但願有如桓文者修邠伯故事其  
亦庶幾乎可矣蓋亦無可奈何之極思也。王制云  
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  
左傳畢原鄭邠文之昭也

詩觸

卷二

六五

幽風論

幽風者周公之事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幽岐之間故  
孔穎達曰幽者周公之采地也不曰魯而曰幽者魯無  
詩周公又未嘗治魯也周公之詩無所可係故從七月  
而係以幽也幽人敦尚稼穡周之先公遺民在焉公所  
以陳七月者重民俗崇祖德也自鴟鴞以下則莫非周  
公之事矣周南諸詩文王之化也而皆係之周公鴟鴞  
以下莫非周公之事乃不見之周南而見之幽者蓋周

詩觸

卷二

六六

公居東成王疑矣故亦曰變風也變者時也處變之時  
而不失其正非周公聖人其孰能之乎季札觀樂工為  
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夫周公  
何以東也周公之東周公之變也然周公雖東而觀其  
樂聞其歌猶曰樂而不淫則猶有周南遺風所謂變而  
不失其正也變風者子夏之言也變而不失其正則子  
夏之意而亦夫子之意也彼季札觀樂幽在衛後而夫  
子於十五國風獨以周南始之幽風終之夫豈徒然也

飭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飢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女執懿範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桑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桂蠹蠶月條  
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麥五月鳴蜩八

詩觸

卷二

六七

月其獲十月隕穽一之 子駱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三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  
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擊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火心星大火也晉天文志東  
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大子  
後星為庶子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午位七月西  
流暑退寒來之候也授衣家長舉衣褐而授之眾也  
威發風寒眾烈氣寒也蓋有風而寒非寒之至無風  
自寒乃至寒耳說文云威衆者人吹角也其聲悲栗  
故以名之冬風之聲似也倉庚黃鳥繫白蒿也鶯生  
未齊之時未可食桑故以蒿啖也崔寔桑扈也註

詩觸

卷二

六八

云以爲曲薄者曲薄如今蘆席可以栖蚕也蚕長非  
一月故不言何月但曰蠶月然既曰條桑則蚕盛之  
時建辰之月此詩獨闕三月蓋僅于此也蚕吐絲三  
俯三起二十七日而化女桑桑樹之小者猗猗長也葉  
盛則條猗猗而長也賤伯勞也鳴則其聲賤賤賤思  
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為賤賤  
伯勞賤害之鳥也至七月則鳴之甚者七月鳴則陰  
氣極而眾芳歇矣王則公云蚕生于陽氣之淑時故  
以倉庚為候候成于陰氣之應時故以鳴鵲為候  
今之達志也又名小章蠶之蟲名秀髮者物成之  
初鳴也今之啜也初鳴也初鳴也初鳴也初鳴也  
蠶之鳴也今之啜也初鳴也初鳴也初鳴也初鳴也  
斯之乃起既行復歸同音謂之桑扈也桑扈一名  
斯之乃起既行復歸同音謂之桑扈也桑扈一名  
斯之乃起既行復歸同音謂之桑扈也桑扈一名  
斯之乃起既行復歸同音謂之桑扈也桑扈一名

詩

卷二

六九

潤如漆本三物而朱註以為一物而三其名殊不可  
解五月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股謂兩股相切  
作聲振羽飛而索索有聲也自在野至入牀下皆謂  
蟋蟀也若莎雞並無在字而反戶之事古人章法多  
用倒揮類如此也室謂二畝半在邑之室也入者由  
田廬而上之也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  
之甜與棣相類一名雀李與黃李也二者相類同時  
熟莢花紫黃色然有紫白二種其心隨日光所轉熟  
低覆其根花可食菽豆也其葉謂之藿藿實未熟擊  
之不落遇熱則不擊自落故刺素者素熟之候也刺  
擊也謂熱而落之也稻稈糯之通名此云稈稻以釀  
酒則糯也者壽者年老有毫髮秀出也介助也養其  
氣體以助之也壺飯也長而瘦上其枯者可以為壺  
苴麻子也故訓拾取麻子供食也茶苦菜也構惡  
木但可為薪江東人呼為鬼目以葉脫處為目也其  
木最無用莊子所謂不材也場圃謂築場於圃而以

納禾稼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輕然未非徒  
黍稷重穰而已其餘秬稻之類尚多故中用一禾字  
以總括之鑿冰於深山洊寒納於冰室藏之以備暑  
也至仲春則獻羔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以薦祖廟至  
於夏月則頒賜朝之祿位喪祭于是用之以節陽  
氣之盛也祭韭者以時韭所出故祭之也。周公以  
七月告成王亦猶周書之陳無逸也蓋周家八百年  
紉造之業其大端不過勤儉而已而其所以為勤儉  
者又不過發計而已此幽民之治家以此幽先公之所  
以治國亦以此也蓋一歲之中有一暇日則一日之  
衣食匱矣一家之中有一暇人則一人之衣食匱矣  
待其匱而後皇皇圖之亡羊補牢用力多而收功寡  
欲求一日之暇一人之暇豈可得哉惟其不能早計  
是以欲暇而暇不暇也幽先公之教民不寒暑晝  
夜無一日暇耕稼桑柘無一人暇舉凡日星風霜草  
木蟲鳥移推變遷無一不動其憂勤之感時未至而

詩

卷二

七十

國之時既至而先之夫然後煖衣飽食眉壽可介武  
功可績入室可處朋酒可饗羔羊可殺公堂可踴兒  
觥可稱且以告昇平而祝萬壽而敬老親親尊上之  
事無不舉焉蓋惟其不肯自暇是以多暇也首章  
以衣食結一篇之要二三章衣之事四章福之事五  
章於衣福既備之後復詳禦寒之事六章食之事七  
章言禾稼又食之首事也末章以冰食獻壽終食之  
事而總結之篇中皆以月紀事或隱言之者或詳言之  
或重復言之或顛倒錯綜言之或隱言之者或詳言之  
桑是也或更端言之者一之日二之日四之日是也  
其點綴變化之妙如魚龍出沒不可端倪。首章舉  
七月流火蓋暑退寒來之初也待寒而始求衣則晚  
矣故寒事在冬而衣福之事始於秋待秋而後求食  
則晚矣故穡事在秋而于報舉趾之勞始於春皆所  
謂蚤計也感發栗烈承上起下此授衣之故而衣福  
所宜豫也一家之內于報者舉趾者無人不踴

躍于農事所以田畯之大夫喜之既為民喜亦為公  
家喜也。二章三章皆言衣之事故皆以七月流火  
始之再言九月授衣者謂欲授衣于九月不得不豫  
圖于九月之先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句詩情間  
冷如見女子在桑陰下日煖鶯和景色動人懿美也  
筐而言懿亦詩人點綴語執懿筐遵微行求桑桑想  
見女子性情秀求博擇惟恐不廣惟恐不好之意遲  
遲言春日之長也遲遲字着在桑女上便覺冷妙若  
以言農夫則無味矣首章末句言田畯之喜此言桑  
女之悲悲喜無端妙不可言果桑與公子同歸何涉  
詩人之言離合斷續不可思議言治葛而忽及歸寧  
父母言桑柘而忽及公子同歸俱于不相涉處映帶  
生情此法惟漢魏人知之若云女子將嫁故及時桑  
桑以為奩具則同病人說夢矣。三章言七月流火  
而繼之以八月崔葦者謂崔葦樓桑之物亦已備之  
八月則其無所不豫可知也條桑達揚所以畢取無

遺也。女桑以上屬。垂鳴鵲以下屬。續載玄載黃三句。合查與續言之。八月載續則麻熟之時。其事又重于。推其矣。為公子裳。蓋績已染不自愛。而以泰公子君。民至此。真如父子家人矣。為公子裳。獻新于公。亦此。義也。四章終首。章無揭之意。而兼言裘者。盛地苦。寒故禦寒之事。獨詳狩獵。在冬而自四月言之者。四。月純陽秀英者。物成之初。一陰將生矣。陰生而蛸鳴。則秋氣之漸也。其獲物已成矣。墮獲物既改矣。皆指。將寒之候。而次第言之。貉賤於狐。獻其貴者。微小。于。新獻其大者。每事不忘君也。其同者。羣獵也。繼武功。者。繼於貉之役也。幽近于狄。故民習於武功。獨舉冬。獵者。為裘者。取皮在冬也。五章又從裘揭外。悉為。禦寒之備。蟋蟀依人。則寒至矣。必歷舉斯蟲。莎雞。蟋。蟀。為言者。蓋以虫為室處之候。亦猶二三章記倉庚。鳴。以鳥為垂績之候。四章記秀英。其獲物既以草。木為取皮之候也。豫能生寒。鼠能入隙。室寒使寒氣。

詩觸

卷二

七一

不出塞。墮使寒氣不入也。嗟我婦子。老者謂其婦子。也。十月改歲。蓋以周正言之。若首章言何以卒歲。在。二之日。則夏正也。觀夏書有。三正之語。則子丑。之建。非獨商周為然矣。六章言食事而舉老壯。異。糧為言。以見。商民每食必有禮也。饔與饗三者。葉也。葵菽藟也。瓜瓠苢茶。所謂養食也。養老者。謂肉之。外。別有菜酒嘉蔬。以助眉壽。蓋老者眉壽。必於甘旨。是。資而養食。則農夫之常也。食我農夫壯者。自言亦猶。上章以嗟我婦子為老者之言也。想見當時門內。尊。卑大小。蕭然。雖然是田家一幅。家慶圖。覺潘岳賦所。云。青鵲巢悲。瀕和浮杯。引絲竹。駢羅席。長筵列。孫。子。陸。摘。紫。房。水。挂。紅。鮓。等。語。有。此。興。味。無。此。真。樸。七。章。言。農。事。而。并。及。乘。屋。其。果。屋。亦。以。為。農。也。我。稼。同。矣。而。邑。中。之。宮。室。又。宜。修。東。屋。急。矣。而。明。年。之。播。穀。又。難。緩。此。曷。有。已。時。哉。麥。熟。以。四。月。今。十。月。納。禾。稼。而。察。黍。稷。重。稼。禾。府。穀。麥。言。之。則。一。歲。所。稼。在。

是矣。故曰我稼既同。茅以蓋屋。絢以縛屋。夜以息。晝之勞。今曰亟其乘屋。則冬夏皆作矣。冬以息。夏之勞。所以運而不息也。故曰其始播百穀。八章終食之。事。而及歲。水獻。壽者。以祭。肥。燕。享。亦。食。之。餘。也。鑿。冰。冲。冲。孔。穎。達。曰。非。貌。非。聲。故。曰。鑿。冰。之。意。獻。羔。祭。韭。者。獻。羔。以。祭。司。寒。而。出。冰。先。獻。於。祖。廟。也。蓋。鑿。冰。皆。農。功。既。畢。之。事。君。既。藉。以。致。孝。享。於。神。民。亦。得。以。致。誠。敬。于。君。故。下。文。有。稱。觥。之。事。肅。霜。者。濂。場。之。候。也。此時可以為樂矣。朋酒斯饗。五句。想見君民一家。真。率。簡。易。相。愛。相。歡。景。象。恭。勤。農。省。耕。上。非。以。為。德。也。稱觥祝壽。下非以云報也。而當時君民聯洽。盤結。實。有。莫。可。解。而。不。容。已。者。問。之。幽。民。幽。民。不。自。知。也。蓋。周。家。王。業。肇。基。於。此。不。可。為。非。忠。厚。然。忠。厚。豈。足。以。盡。之。哉。東。遷。以。後。幽。地。皆。以。與。秦。於。是。幽。民。不。賦。七。月。而。賦。無。衣。矣。可。嘆。也。

詩觸

卷二

七二

鴉鵲鴉鵲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閭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瘃。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序曰。周公採亂也。鴉鵲鴉鵲惡聲之。驚鳥。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鴉。鵲。翔。翔。也。拮。据。手。口。並。作。之。貌。拮。据。言。手。卒。瘃。言。口。者。互。文。也。惟。手。口。並。作。是。以。手。口。俱。病。拮。据。茶。苦。和。則。並。作。之。事。也。茶。毛。傳。朱。註。皆。謂。即。在。苦。可。將。取。以。藉。巢。者。按。金。縢。篇。云。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不群我其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於是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鴛鴦蔡氏金縢註  
東避居國之東也流言初起未知罪人為誰居東二  
年成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及  
感風雷之變成王親迎以歸管蔡懼遂挾武庚以叛  
成王始命周公征之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者蓋周公居東二年而東征往返又三年也據所  
云則此詩為居東之詩而東山乃東征之詩也當作  
此詩時武庚管蔡尚未誅也朱註竟以此詩為東征  
詩而史記亦無避位語又所不解然鄭箋亦云周公  
避居東都其言甚有條理與古序所謂救亂意相合  
今從金縢註為居東詩而朱說以侯別考。鴛鴦以  
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蓋挾武庚而叛者管蔡  
也今曰既取我子似以敗管蔡為武庚罪而寬為管  
蔡地者親愛之道立言之法也思斯勤斯二句似專

詩觸

卷二

七三

言取子而意實在取室如云取子已不堪矣况并我  
室而毀之乎若向鴛鴦求憐者詩有詞在彼而旨在  
此者此類是也。次章從無毀我室來蓋公自述其  
深愛王室先事預防之故其意未畢故以下二章足  
之或敢侮予未可必之詞也。三章四章緊承上意  
既以求雨綢繆防下民之侮則凡可以成予室者不  
憚為之拮据卒瘁皆以予室未成之故耳蓋予之所  
患者鴛鴦是以手口既病而予羽復殺予尾復斂若  
是其勤也豈料予室未安而風雨又從而漂搖矣然  
則向之取我子者鴛鴦而今之毀我室者又在風雨  
此所以嘆嘆哀鳴而不自已也蓋是時不利鴛鴦之  
言流布國中舉朝之人亦有一篇之警策與首章鴛鴦四句  
蓋指是輩故此句乃一篇之警策與首章鴛鴦四句  
暗相呼應不可畧也。曰我室曰予未有室家曰予  
室翹翹蓋毅然以國事為家事王室為己室矣通篇

借鳥詞言情哀詞切  
更妙在不補正意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蝟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  
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  
逮至有敦瓜苦烝在梁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

詩觸

卷二

七四

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祝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

序曰周公東征也。蠟似蚕大如指蠟有獨義孝桑  
葉中如士卒獨處古者車戰止則為營衛與整柵無  
異兵械器服皆在其中故獨宿曰在車下果臝括樓  
也生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而小果蘗延于空  
下室中無人之狀也伊威一名鼠婦生下濕及土松  
中常慈着鼠臂多足其色如蚶背有橫文孔氏曰一  
名委黍在壁下甕底中生如白魚蓋室無人掃則  
伊威出也蠨蛸名長跗喜結網孔氏云小蜘蛛而長  
足者俗呼蠨蛸蓋無入往來則戶有結網宵行虫不  
似蚕蠟下有光如螢毛傳以熠燿為螢則與下熠燿

詩  
解

卷二

七五

其羽戾矣。町疇為鹿場宅舍。有宵行家。無人故也。鵲如衛士。禹步其石。自轉啄而食之。里人學其法者。每縛其巢。觀作法解之。乃鋪沙其下。印其足跡。而倣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垤蟻塚也。蟻亦知雨。故避濕而上。塢黃白曰皇孔氏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也。駟白曰駟孔氏謂馬色有駟處有白處也。駟赤色也。駟亦馬之上色。蓋駟能食虎豹。其形似馬而駟馬之文似駟。晉侯乘駟乳虎見之。而伏。以其文象駟也。禘禘也。禘卽脫中注云。施衿結帨。蓋衿者衣小帶。帨者佩巾。卽禘也。婚。潛言結帨。此言結禘。則禘常是帨母為結禘。欲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東山之詩。周公所以體恤軍士而憫勞之者至矣。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死也。全篇皆喜其既歸之詞。翻從不歸說起。且言喜而先言悲。言安樂而先言愁。苦言歡聚而先言離別。蓋喜在悲後。倍覺可喜。安樂在愁苦之後。倍覺安樂。歡聚在離別之後。倍覺歡聚也。每章俱用寒雨。其深四字。點綴便爾。情深蓋思家遇雨。最是苦境。有此四字。不待終篇。已自點然。魂消矣。首章班師遇雨也。次章長途遇雨也。三章抵家遇雨也。四章相聚遇雨也。車下獨宿。雨景也。鷓鴣聲飛雨候也。以及桑蠟果實。伊威蠨蛸。苦瓜栗薪。雨中觸目。無一不攪人愁腸。步步有景。節節生情。真是千古絕調。漢魏詩人皆在下風矣。○首章濛濛微雨。亦久雨也。此景最悶。既東歸矣。又曰西悲。妙處可想。而不可言。少陵云。翻畏消息來。又曰喜心翻倒極。詩中兼此二意。一經註破。便索然矣。制彼棠衣二句。悲中暗喜。情景可掬。語意未竟。無端忽及蠨蛸。衣上全文全不相蒙。若合若離。若遠若近。如雲隔山。腰石斷水。波其妙難言。在三軍之中。而曰獨宿。言外之情。可思。亦在二字。自幸生全。出於望外。語婉而深。○二章家鄉將近。熟悉園廬荒廢之狀。言之傷心。果羸伊威。蠨蛸鹿場。

詩觸

卷二

七六

甯行凡五物五事寫蕭條光景如在目前漢人從軍行云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老杜云行見空巷日夜氣慘悽但對孤與狸豎毛怒我啼彷彿似之伊可懷也意卽在亦可畏也句內惟其可畏所以可懷懷從畏出故懷字倍為情深耳時解初念轉念等語俱是痴話。三章鶴鳴則婦嘆矣此逆揣之詞鶴鳴必兩故行者苦而思者嘆也鶴鳴在途婦安得聞婦嘆于室我何從知政在此等不相涉處想見其妙婦方洒掃而我征聿至湊巧湊趣望外之喜難以言喻却又無端感及苦爪粟薪與前意連而若銜合而忽離妙極三年遠歸別情萬種俱不及吐卽於小物纏綿不已且不言旣見而言不見之久用意較深一層。四章詩意蓋羨新婦之樂強為描畫便呆此從新婚時春鳥和媚及馬色之良結稿之誠儀文之盛鋪張點綴而已詩語極熱鬧而詩情最閑冷其妙趣全在其舊如之何五字如之何

詩解 卷二 七六

者欣慕讚嘆無可形容之詞也蓋常人之情舊不如新然別離重逢新不如故詩人似以其新孔嘉句挑起下句其實以其舊如之何點動上句此古人筆端活潑處也訓詁呆講真堪發笑。孔嘉二字從上文皇駁其馬三句說來此句不言樂樂處在如之何三字想出妙甚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旣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吿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旣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鉞今之獨頭斧。破斧缺斨其勞至矣然當時不以為勞而以為此公之哀我也

蓋民心之忘勞忘死至此極矣。○皇匪將大叱化道  
做此毛氏所註朱子仍之姑以此想像大意而已然  
又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所謂四國有王正是四國  
又何所指乎大約當時四方之國感於流言故周公  
東征但正武庚管蔡之罪而四國反側自安矣  
故曰哀我人斯哀者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我邁之子遵豆有踐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婚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  
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故曰遵豆有踐瓦豆曰  
登竹豆曰籩木豆曰豆同牢之禮有醴醑二豆醴  
也。○古序曰美周公績序又曰刺朝廷之不知也蓋  
美周公即所以刺不知周公者無二義也鄭康成謂

詩觸

卷二

七七

成王感風雷而迎周公時羣臣猶惑於流言疑於王  
迎之禮故匪斧不克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以類求使  
賢者先往匪媒不得謂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  
往其說雖妥但康成解次章終不如朱註為得朱子  
意謂周公居東人以昔日見公之難也故於首章  
言之既而幸今日見公之易也故於次章言之二章  
皆用比喻全不露出正意甚妙且於古序美周公及  
績序刺朝廷意俱無不合者蓋東人且幸得見公如  
此何朝廷乃不知乎即此已  
深於美周公深於刺朝廷矣

九戢之魚鱉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  
所于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是以有衮  
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序曰美周公也。○九戢鱉罟九囊之網猶今之百囊  
網也鱉魚似鱉而目赤陸佃曰鱉魚圓魴魚方鴻之  
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  
也。○此詩績序亦云刺朝廷之不知也鄭箋前三章  
與所解伐柯篇意同然以前章為迎公當以禮二三  
章又為朝廷曉喻東人之言四章乃東人番公之語  
前後相對不如朱註之渾成首章喜見公也下三章  
顧番公也鱉魴之魚非九戢之網不得蓋其難也今  
我何幸得見衮衣繡裳乎衮衣繡裳與洪亮充耳琇  
瑩同意蓋公之德不窮言美其服即所以頌其德也  
遵渚遵陸鴻之偶也豈能久於渚陸哉以興下文公  
將歸矣公豈無所哉特於女信處而己公歸將不復  
至矣特於女信宿而已蓋惜之也朱註東人自相謂  
五字最有情景蓋公自宜歸成王亦自宜迎公以歸  
東人總不顧也但相與低徊踟躕不忍舍公又不能  
番公其總總無已之懷俱於自相謂中見之所謂私

詩觸

卷二

七八

情也四章用是以二字緊接惟公於女信處於女信  
宿是以東土偶有此衮衣之人而幸見之既有衮衣  
之人豈能遽舍故又以下二句一氣疊去公歸則我  
悲矣無以公歸無使我悲猶冀王之不遽迎也想似  
痴而情愈真文似繁而意愈婉妙不可言時解謂周  
公鬱鬱東人憤憤大似代公作鳴冤錄殊堪捧腹○  
歸飛二字腰間押韻女  
處二字隔字用韻俱妙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蹇其尾載

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  
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愛其尾故曰跋前疐  
後疐有三等赤舄為上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  
諸侯與王皆赤舄李盧陵曰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

履鄭氏曰凡人所憑以為安故凡言安也。狼跋而尾蹇者狼之才薄也周公才全德厚履變而不失其常則與跋前蹇後者異矣孫如春秋公孫於齊之謂周公遜位居東也不敢斥言其避故曰孫註中讓字似亦孫意但云自讓大美則失之矣公孫碩膚謂雖孫於東上而大美愈彰也赤鳥凡所以言碩膚之狀蓋公之大美豈能彷彿形容但於赤鳥凡几想見之耳猶淇澳篇云寃兮紳兮倚重較兮寬綽何從描寫但於倚重較兮想見之耳觀聖賢者俱從開處着眼所謂頻上三毛也。嚴華谷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屨故赤鳥凡几所以為周公之聖也。瑕玉病也德音不瑕鄭康成云今名不可瑕疵也

七九

### 二雅論一

二雅之說大序既言之矣雖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不敢確信其出於西河然漢初相傳源流自古且其文辭質茂非毛衛諸人所能作也今其言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為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為雅雅者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學者於此有疑焉政孰大於澤及四海者乎小雅之藹蕭澤及四海也政孰大於南征北伐者乎小雅之六月北伐采芑南征也政孰

### 詩解

卷三

大於安內攘外者乎小雅之天保治內采芣治外者也又况常武出車皆行師也卷阿鹿鳴皆求賢也行葦蕭椌皆兄弟也鳧鷖既醉魚麗嘉魚皆飲酒也一以為政之大一以為政之小此老師宿儒所畢世而不能通其說也其所不能通者以其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也吾欲取其說而通之則莫若因其畧而詳之就其偏而全之凡序所謂政之大者法祖也敬天也受釐陳戒也而序之所謂政之小者燕也饗也小雅燕饗之政也王肅以



燕饗之政為小則凡屬於燕享者皆小矣大雅受釐陳戒之政也王者以受釐陳戒之政為大則凡屬於受釐陳戒者皆大矣故自鹿鳴以下所言未必皆小以其為燕饗而作也其君若臣相與賓歌而慰勞則從而繫之曰小雅雖燕饗之詩不忘釐戒乎然當其燕享則亦燕饗之詩而已大雅自文王以下所言未必皆大以其為法祖敬天而作也其君若臣相與受釐而陳戒則從而繫之曰大雅雖受釐陳戒之詩不廢燕饗乎然當其受

詩解

卷三

二

釐陳戒則亦受釐陳戒之詩而已昔者鄭玄嘗言之矣曰小雅諸侯之樂大雅天子之樂也然學者愈不能無疑焉既以天子諸侯之樂別大小矣又從而稽之曰饗則上取燕則下取天子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卿之君與天子饗元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則是天子不必皆大雅而諸侯不必皆小雅也且夫采薇天保天子之詩也而謂為諸侯之樂此其所以愈疑也然吾謂

玄之言可與大序互相為証則何也雅者政也序所言者政也而玄所言者樂也有政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樂周室盛時政在天子故天子有雅詩而諸侯無之然諸侯雖無雅詩而未嘗無雅樂當其為樂則諸侯得進而用小雅此所以為諸侯之樂也既以小雅為諸侯之樂而饗則上取者天子以天下為樂所以示無私也若夫小雅既專為燕饗而作矣然天子諸侯燕饗之樂兼用大雅則又何也曰先王作小雅於燕饗之時故以小

詩解

卷三

三

雅為燕饗之詩及後王取詩以合樂則雖受釐陳戒之詩皆可用之於燕饗矣是故國風民間之詩也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大雅小雅王者之詩也序所謂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也然而國君之樂兼用國風而鹿鳴四牡皇華嘉魚諸什則雖鄉飲酒之樂亦得進而用之此先王之樂所以無私也序曰用之邦國馬用之鄉人焉此之謂也

論二

惟序以政之大小為詩之大小舍樂而專言詩含詩之體而專言詩之事夫是以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也請言其體則夫大雅之體全乎雅而小雅之體兼乎風全乎雅者其言春容而廣大兼乎風者其言咏嘆而低徊抑非獨言也彼其比於金石調於絲竹者蕪肉豐殺之間必有判然不相為同者今雖不可得而聞然而可以意會也先王以其體之小者歌咏夫政之小者而為燕饗之詩曰小雅又以其體之大者歌咏夫政之大者而為

詩觸

卷三

四

受釐陳戒之詩曰大雅由夫政之大者而為樂之太天子用之諸侯饗禮亦得進而用之焉由夫政之小者而為樂之小諸侯用之天子燕禮亦得降而用之焉此周政所由興也厲幽以降變雅始作當時君臣之義薄而燕享朝會受釐陳戒之文缺於是賢士大夫憂國愛君哀思怨誹之心油然而生不復悉言其政之大小也但各以體之大小從之而已今觀幽王之世大雅僅二篇而小雅四十有四厲王則有大雅五篇而無小雅此非

幽王之失政小於厲王而厲王之失政大於幽王也刺幽王者從其體之小者為之則小雅變矣刺厲王者從其體之大者為之則大雅變矣變者時為之也當幽王之後而雅亡矣大雅尤其先亡者此幽王之時所以小雅獨多也昔者季札觀樂不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美哉申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夫小雅之鹿鳴天保不全乎周衰而大雅之民勞桑柔不全乎

詩觸

卷三

五

文王也季札特就其多者論之而已從其多者論之於小雅之中而得其思與怨者焉則小雅非哀而亦哀之漸也由此觀之季札以大小為盛衰而大序以正變為盛衰則以小雅為變體之多焉爾且夫季札固精於言體矣其於大雅曰曲而有直體言其體之直則彼思與怨者其不能不以曲為體可知矣曲者思之至而怨之深也思至故不貳怨深故不言思與怨者幽王之時為之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非幽王之時為之而文武成

康之澤為之故曰先王之遺民也由序之言政通於季札之言體夫然後畧者可詳偏者可全也

詩觸

卷三

六

南陔六詩論一

南陔六詩至秦而亡今所存者古序發端一語而已自古序外漢儒未嘗贊焉以是知六詩之序獨古也詩三百一十有一篇存者三百五篇漢儒皆於古序之外引而伸之徃徃牽合附會有害詩意蓋自二毛以來及于衛宏皆以講師所說遞相傳授各彙所聞補綴於古序之後沿習既久皆稱為西河所授不能復辨其非矣不知古人作序語短而意長辭質而旨奧如序關雎曰后妃之德蓋舉詩中所已言者綜括其要而意中之言無窮也序桃夭曰后妃之所致蓋舉詩中所未言者直探其隱而其言外之意愈無窮也漢儒則不然其序關雎也則綴之曰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序桃夭也則綴之曰男女以時婚姻以正國無繆民也於是其義始隘其旨始偏舉詩人意中之言與夫言外之意汨沒而不可復見矣則甚矣序之害詩也非序之害詩而講師之言足以害序也今觀南陔六詩既亡而所存者

詩觸

卷三

七

僅古序發端一語而已。是以知三百五篇之序皆以此發端一語為古。而其餘非古也。昔者程大昌嘗引鄭玄釋南陔六詩之言曰：六詩發序之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始分冠篇首。則鄭玄在漢蓋嘗親見古序。然則發端一語之古，其來已遠。若程大昌者，庶幾可與言詩之徒也哉。

## 論二

自宋儒疑毛衛之言，并疑古序。又因古序而并疑南陔

詩觸

卷三

八

六詩謂六詩未嘗亡也。以其為笙詩故，但有聲而無辭耳。觀於鄉飲酒禮之言曰：笙入三終，而不言歌。是以知其為有聲無辭也。不知古人作詩出口為歌，入笙為吹。比歌以瑟輔笙，以磬豈有無其辭而可謂之詩也哉。今就鄉飲酒禮言之，其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者，謂工升堂而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既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此升歌之事也。其曰笙入三終，主人獻之者，蓋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而一

終三篇既終，主人亦酌以獻焉。此笙入之事也。曰間歌三終者，問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焉。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是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是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為三終也。歌者在笙者之上，所以貴人聲也。此間歌之事也。曰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者，謂堂上堂下歌者。笙者瑟磬一時並作也。工歌闕雅，則笙吹鵲巢以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以合之。工歌卷耳，則

詩觸

卷三

九

笙吹采芣以合之。既畢而後，工以樂備告之。樂正此合樂之事也。然則鄉飲酒禮所謂笙歌者，不獨南陔六詩。又有鵲巢采芣采芣三詩矣。使笙詩果無其辭，豈其於笙入間歌之時，則吹無辭之詩，而於合樂之時，獨吹鵲巢采芣采芣有辭之詩耶？彼夫授靈之有薛鼓魯鼓也，特以方者繫鼓圓者繫磬，以示魯薛二鼓之音節而已。今既列於雅而有詩矣，又從而釋其義曰：南陔白華言孝子也，華黍言時和歲豐也，由庚崇丘由儀言萬物也使

六詩者僅同於薛鼓魯鼓也彼序者豈皆無因而強爲之說哉先賢有言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微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矣甚矣六詩之有關於世道如此其重也今夫狸首者諸侯之射節也而投壺之禮亦云工歌狸首則狸首非夫子所刪明矣自諸侯統僭騶虞不獨狸首之詩亡并其義而亡之矣鄭玄曰燕禮之詩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詩觸

卷三

十

宮亦詩也然其辭與序今皆亡之由此以觀詩自春秋以來迄於暴秦不獨篇章散亂無紀卽一古序而殘闕遺亡如狸首新宮者寧可勝道而南陔六詩既亡之後猶幸存古序遺義於灰燼之餘乃欲憑後人之臆見疑而去之此吾所未服也

中興變雅論

宣王中興之主也六月雲漢諸篇詩入美中興之辭也然小雅鹿鳴以下之樂廢於厲王而變於宣王夫變雅何以始於宣王也所謂變者謂小雅已廢有六月諸詩則小雅廢而復興矣然其廢也適在宣王之前故不曰正而曰變也大雅文王以下之樂變於厲王而仍變於宣王夫變雅何以仍於宣王也所謂變者謂大雅已亡有雲漢諸詩則大雅亡而再存矣然其存也亦無復文

詩觸

卷三

十一

王之盛故亦不曰正而曰變也且夫中興小雅首紀六月者武功成也中興大雅首紀雲漢者民事重也武功成矣姜戎遂逞卒喪南國之旅民事重矣千畝不藉空料大原之民是其於治天下也猶暴暄而含冰左書而右息之前者熱其衣而後者去其薪功將日隳而事將日壞欲望其變而復歸於正豈可得哉

詩頌卷三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頌

卷三

十二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鹿仙獸善決驂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害己者性愛其類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鹿樂也常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口必懷瑾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口不能復急走矣陸佃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草今名蕋蕋又曰顧蕭青色白莖如筋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獨陸佃以草為萍謂藻也則草為水上浮萍矣陸蓋從毛傳也姑存以備考鹿得草呦呦然相呼應誠之至瑟為堂上之樂笙為堂下之樂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蒿青蒿也本草註云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荆楚人謂蒿為葍葍如以葍葉如竹葉陸佃謂生澤中下地誠禮之大者獻數如燕在暖饗在廟饗者燕大牢以飲賓獻也○飲食樂幣此好德無已之誠也雖嘉賓不以

詩頌

卷三

十三

飲食樂幣而始好我而我之心以為非此莫將也有飲食樂幣以將之而其心猶恐飲食樂幣不足以將之所謂無己之誠也懷此無己之誠庶幾嘉賓其好我乎何以好我示我周行是已式燕以敖燕樂其心是已燕樂在示我周行之後其言愈謙其意愈深○乞言特示我周行之一事然既曰嘉賓不獨示人以言而巳典型在望亦周行也下文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做亦所以示我周行也註引禮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言人君以私意為惠而不歸本於德則君子不肯自留今其飲食樂幣無已者惟在示以周行此嘉賓所以樂告以誠也若必待燕享而始乞言待醉飽而始贈人以言平日之訐謨安在哉使音孔昭三句此賓之所以為嘉賓也視民不忮二句則又德音所以孔昭者民風厚薄關係在此一人嘉賓安得不重哉君子同有生民之責者也君子是則是做則又不獨民矣式燕以敖謂嘉賓借旨酒以

游衍也湛謂和樂而永也燕樂嘉賓之心不必深看如云旨酒豈足為敬特借以歡娛其心而已皆所以形容好德之誠也時解君臣一心地天交泰等語傷甚杯酒過天地之泰設何容易哉大抵詩人之語深求反淺淺看自深

四牡騤騤周道倬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騅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歌將母來詠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求也○騅馬故列勞苦爾雅曰

白馬黑鬃曰駱廣雅曰黃馬黑鬃曰駱蓋馬無分黃  
白取其尾鬃一或朱或黃如界者若今衣齊絳綬  
故曰駱也雖壹宿之鳥釋雅云鴝鵒也壹宿壹於所  
宿之木也其性怒孝慈謹一曰鴝鵒一曰楚鳩註云  
勃鳩又云夫不也夫不爾雅作鴝鵒鴝鵒音浮杞杞  
也本草云名仙人杖根名地骨藤華谷曰詩有三杞  
將仲子兮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  
此詩杞杞四月杞柳北山言采杞杞杞也註云啟  
處跪居也蓋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坐者雙  
膝着地而坐居即坐也大意謂不遑居處耳○此詩  
與鴝鵒羽同竟但鴝鵒出於行役者之口則為哀怨  
此出於勞使臣之言則為體恤耳惟其體恤故能周  
知其痛苦而代之言曰豈不懷歸又曰王事靡盬忠  
考備思義兼矣忠不忘孝義不撓恩故懷之而至不  
傷惡也次章啟處且不忘况歸乎既曰懷歸又曰不  
遑啟處奉公既誠則歸亦付之空懷也翻翻者雖三

詩觸

卷三

十四

句代為傷悲之語雖猶得止豈子獨不能養乎不遲  
將父不遑將母乃其所以傷悲也忠孝難全賢者所  
憂人君能憂其所憂則其感之也至矣五章將母來  
諭言母則父可知矣鳥鳥之私臣子所不敢言而為  
君者曲為悉之蓋聖人以孝治天下教孝乃以教忠  
故代言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欲使君上知卿命之臣  
有此苦情耳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以此來告安得  
不聽其請乎蓋勞使臣者逆探其情而為之辭云爾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  
轡如濡載馳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  
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驅周爰咨詢

序曰皇華君遣使臣也○皇華毛傳云忠臣奉使能  
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也駉毛淺  
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駉孔氏曰雜毛是體間有  
三種之毛和雜也走馬曰駉策馬曰駉○每懷靡及  
一句該全詩之意人君遣使臣必勉其無所不及而  
人臣奉使常恐其有所不及有歉然有所不及之懷  
則必裕然無所不及矣每懷靡及者每事必懷不  
及之懷也遣使臣而原其心如此既美之且以勵之  
也懷者君體臣臣奉君之責也既畢使而勞之則曰  
豈不懷歸甫出使而遣之則曰每懷靡及一以悉其  
隱痛一以寓其虛懷○左傳叔孫穆子對晉行人子  
員曰皇皇者華若君教使臣必咨於周臣聞之於善  
為咨咨事為難若君教使臣必咨於周臣聞之於善  
五善敢不重拜杜預註咨事謂咨問政事也咨禮則  
禮之所宜也咨難咨事之難易也咨親咨於親戚也

詩觸

卷三

十五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閱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  
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儼爾還  
豆飲酒之既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豈  
其然乎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今郁李  
也花郭上承下覆相親也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語

詩解

卷三

十六

唐棣之華所謂移也此與采薇維常之華則移也青  
 令雪姑也鳴則天沙大雪大如鷓鴣長脚長尾尖喙  
 背又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杜陽人呼為連  
 錢又名雞黍青令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  
 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或曰若令飛則  
 意行則首尾相應亦手足相救護之意○全詩大  
 意難又言外侮大莫如兄弟二句以言既言死喪又言  
 寫世態以兄莫如兄弟之故蓋同父之人平時則  
 骨肉一旦有事則朋友惟易起故往往寬於疎而刻於  
 兄弟為我則朋友惟易起故往往寬於疎而刻於  
 兄之不力即血誠已竭亦謂分所宜然安樂重見  
 國之生食外侮之同皆足以生凌生怨舉而若孔  
 懷又難樂種至情願忘之矣惟思及變故之時  
 死喪莫如兄弟急難莫如兄弟急難莫如兄弟又思

及安樂之時酒食朋友如兄弟之好合莫如兄  
 弟展轉反覆舉其如兄弟之言究之圖之然乎否乎  
 層層換醒字字欲注○凡今之人不獨外人也下文  
 朋友妻子皆包在內○死喪變之大者原隰哀矣兄  
 弟求矣二句又舉孔懷之大者言之孔懷從威字看  
 出便深死喪之威人所畏也威而懷之自非骨肉  
 不能二矣字跌宕生情○急難謂救難也左傳所謂  
 急病讓夷也永斯謂愛莫能助也急難之事即良朋  
 有氣誼者而付之浩嘆勢利之交可知矣○周禮非  
 兄弟之良也及至外侮之來則舍小怨而爭大義矣  
 若朋友雖良豈能助我與戎乎妙在將良朋二字攪  
 高朋友一層將閑牆一事攪入兄弟一層又妙將死  
 喪大故漸說到急難又漸說到外侮他人由淺入深  
 語愈詳而意愈淺此由洋入淡語愈淺而意愈深○  
 國語富辰曰古人有言曰兄弟之誼猶水也百里也此  
 弟以誼言相問而外侮之人猶避我於百里也此

詩解

卷三

十七

與此詩同意每見結驚不遜之輩而悶悶爾爾往往  
 有之不獨友愛者為然○五章我亂總承上三章而  
 言不如莫如暗相呼應小人樂從所陳承上三章而  
 類如此刻畫入微○六章孺子妙即孟子所謂孺慕  
 植弓所謂孺子泣也蓮豆陳而飲酒似亦既可樂矣  
 然何如兄弟畢集而其和樂如孺子乎○七章言妻  
 子好合八章言樂爾妻擊安頓兄弟既翁於中問詩  
 情最妙蓋人情各私其妻子自非賢者鮮不為狂席  
 所移故教以和樂且湛飲其永有非此室家之樂也湛  
 永也常人以前之樂為樂故但私其妻子而已古  
 今管蔡之流徒以兄弟不和為樂故但私其妻子者  
 無論矣即使尋常閑恨相怨一方試當滿堂歌舞家  
 人惟笑之時偶一念及能無動心為樂未畢嘆嘆隨  
 之矣君子之樂從其久遠言之故必妻于合而兄弟  
 又翁然後和樂可永而室家可宜妻于合而兄弟  
 廷國二語欲其熟思而遠慮之月○左傳富辰諫襄

王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英既有肥羜以速諸  
 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  
 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



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五月羔為對劉氏曰。八則蓮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又謂乾飯為饌。毛云。湑也。音縮。即上文醴酒意。謂以茅裹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醴。以數曰湑。此上下通用之樂章。不必專言天子。蓋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不藉友以成者。言友而先以鳥言鳥而先以伐木言鳥聲而先以出谷遷喬。而先以波折嚶嚶。衆鳥聲也。出遷二字。著在鳥上。巧而不纖。鳥曰友聲。奇矣。求友聲尤奇。求聲在嚶鳴。看出觀物甚微。求謂志氣相感也。神之聽之。言其誠而壺也。求友生。昔其和好。如嚶鳴之鳥。則誠而壺矣。誠而壺者。鬼神聽之。亦鑒其和平。况於友生乎。時解謂鬼神。以和平之福。則天下泰和。方隅砥平。陽甚可厭。○二章許許。衆人作力之聲。蓋舉重邪。許非一人所作。以興君子之德。必藉衆友而成也。酒

詩觸

卷三

十八

食非所以求朋友然非此無以將其誠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是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躬自厚而薄責於友也蓋朋友之疎適不來微我弗顧躬自厚而薄而不以望人此交道所以長也微我有咎亦即此意諸父諸舅尊者之稱註云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曰諸父異姓曰諸舅豈諸侯以下遂無朋友無父舅乎八簋亦但言其盛非必獨舉天子八簋言之也。三章阪木所生之地也伐木者必於衆木求之猶取友者必於衆友求之也兄弟朋友之同類者無遠二字親洽之極遠不必我疎之也情意稍睽即遠矣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如羊斟不之也情意稍睽即遠矣民而靈公賦之類亦是一種在朋友中豈必有此人然君子於友必防其漸故作事謀始勿以小者示陳則其大者又可知也況乾餱未具我實不德彼何責焉穆生以醴酒去楚子思以鼎肉去衛豈必失德之民

我是必君子之於朋友故舊不以有無為辭也有則開尊酒共酌不限以期不約以數即此六句但有氣誼更無形骸區區勢分不足言矣湑我以下四我字妙甚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縢為鑄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詩觸

卷三

十九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序曰天保下報上也。○爾雅曰山脊曰岡大旱曰陵蓋岡為山之老者陵為阜之大者炊黍稷曰饌自殷以上曰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去夏禘而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春祠猶食也夏禴新菜可禴秋嘗當新穀也冬烝進品物也劉須溪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恒強也每月八日九日月體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上弦則漸滿矣不言望者貴將來也承謂新舊相接也松柏之葉非不凋也但舊葉方落新葉又生故曰承。○註云古為誦日擇士神日者報謝祭日而卜其吉凶也擇士者大射以



廣啟跪也象弭以象骨飾弭左傳左執鞭弭曲禮云  
右手執簡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骨飾之則弦之上  
下不齟齬也魚服以海魚皮為弓衣也路車之制革  
鞞而漆色上進大白龍勒而飾纓天子諸侯之車方  
諸侯也按車制對敵有革車駟敵有輕車橫陳有廣  
車負重有輜車古者戎役兩期而還故轍作是今歲  
之春暮止則來歲之仲冬正兩期之時也陽止亦次  
年之十月也獵仇北狄即商之獫狁漢之匈奴也北  
狄畏其耐寒又秋氣折膠弓弩可用秋冬易以犯邊  
故留屯以防之宋人曰防狄是也○王者能恤民之  
勞則人忘其勞矣故於其遣戎役也必有辭以恤之  
當始遣之日而首言曰歸末言曰來思者所以慰其  
心也蓋成役而不及將帥者王不得已用兵之意  
將在轉輸知而兵不知且疆場之事功歸主將而  
勞在戎役故但言戎役也前章歷叙出成之事四

詩解

卷三

二二

五章預言在成之事末章則預言歸成之事其言公  
義而本之私情則章章有之○首章微作是出成之  
時歲暮則來歲歸時事也此皆代為軍士之言預指  
曰歸曰歸者其辭若憫其隔歲之久其意則示以兩  
期即還不遠期也重言獵仇之故蓋自念其出成之  
不得已則遣成之不得已隱然在言外矣又代言其  
靡室靡家不遑啟居勤苦如此似恤之實勵之想見  
立言之妙○二章載饑渴蓋急於公事道路之苦  
不暇計也成畢則定矣今政在成程限未滿更番未  
代寧有定乎靡所歸歸體恤故深遠行之人其執平  
安所謂烽火三月家書萬金也今我成未定則不暇  
使人歸歸矣公獨忘私之意可見○三章王事靡盬  
不遑啟居即首章不遑啟居之意可見○三章王事靡盬  
為王事則義無所逃矣言曰歸曰歸亦陽止則來  
矣又曰我行不來者蓋代為獨軀致死不肯生還之  
語嘉其義作其氣也○四章言遣成而及於君子之

軍者三軍以主將為命也言成守兩及於一月三捷  
者善守由善戰乃固也一月三捷原非實事然在軍  
中不可無此快慰此乃狀其不敢定居之心耳五章  
言車馬軍容之感蓋以戎車者君子所依以備禦小  
人所隨以進止也則隨也戎車者君子所依以備禦小  
之前四一月三捷矣此曰日戒曰孔棘者惟能日戒  
惟懷孔棘而後能一月三捷始為處女則其後為脫  
兔不難矣六章成歸之苦一自遣成時悉之楊柳  
即采薇之時雨雪即莫止之時首尾暗相呼應昔之  
往也骨肉不見獨有楊柳依人可哀也今之來者長  
途重關又值雨雪遲遲尤可哀也行道遲遲言其遠  
也歸心如駛雖離卿已近愈覺其遠月道途勞苦莫  
甚於饑渴故載饑渴在方去與既歸之時反覆言  
之饑渴細故尚且勤王者之憂況其他乎以王者代  
為成役之言而曰莫知我哀則固已知之矣且當初  
遣之日而即預為莫知我哀之想則他人不知而王

詩解

卷三

二三

者已深知之矣○鍾伯敬曰四五章教之奮揚教之  
戒懼此不是身家語然為身家計亦不出此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請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如矣設此  
旆矣建彼旄矣彼旄旆旆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旆旆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苦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居畏此  
簡書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于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倉庚喈喈采繁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東

序曰出車勞還卒也。○都外有郊郊外有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兵家先陽故取象鳥畢畫鳥畢於旗以示猛鷙也。○兵家尚陰故取象龜蛇龜蛇於旗以示威武也。○施以制後旗以統前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武在武則龜蛇施則旗施皆有之蓋前車在牧此云出車在郊則為後軍故所見者建施設旄耳蓋旗不可見而但見旄而所建之旄亦旄也旄謂以毛注旗中左青龍而右白虎旄則兼前後軍言之交龍為旂旗是為白虎經文偶畧耳古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

詩觸

卷三

二四

此簡書則天子遣將之策命也。○勞還帥詩句句是大將舉止出師尚嚴肅首三章便漂如秋霜歸費和讀後三章便如春露如見北風圖過體皆寒及見雲漢圖過體忽煖且其間有整有暇有勤有慎有威有斷我出我車責任專也。○天子所寵命渥也。○象一字移向采薇杜執執復醜恩威著也。○全是專圖氣時事也。○前四句想見即命握符雍容鄭重已非偏裨規模矣。○命彼僕夫以下號令嚴肅便有君言不宿於家之意。○二章前六句想見軍容之盛然其運籌決勝智深勇沉全在憂心悄悄二句蓋悄悄乃所以為赫赫而有今日之憂乃所以有捷歸之樂也。○僕夫沉瘁蓋以主將之憂為憂者。○三章在憂心悄悄戒懼之後不可無此一箇奮揚曰天子命我重其車也。○蓋訓屬士卒必藉一人之靈冀為之鼓動赫赫在南仲而於襄在玁狁威名所攝已令狄入氣奪後來執訊

復醜之功在此張本。○四章黍稷方華王荊公以為季夏時而雨雪載塗則春凍始釋時蓋凍釋則為泥塗且照下文春日遲遲言之耳豈不懷歸追述未歸時情事凡此皆代為將帥之言既著其功又慰其勞又恤其私也。○五章復代為室家感懷之語蓋其體悉慰勞也。○至矣薄伐西戎蓋室家想望無聊遙擬之詞若謂南仲何不歸乎或者以彼赫赫威名既成北征之功復卿西伐之命耳此雖詩家冷趣却似代為南仲增聲價妙甚六章因北歸而舉春日數語點綴生色甚有閒趣室家方思而南仲忽至此景如畫旋歸於執訊獲醜之日功在異域而身在故鄉其樂可知前曰於襄若其城守彈壓之望此曰於夷著其凱還底定之勳篇中凡三言赫赫南仲天子不自有其功名而歸於大將此則其所以能將將也

詩觸

卷三

二五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遑止

序曰杜杜勞還役也。○將帥所喜者功名故出車之詩著其功而兼言其情軍士所恤者妻子故杜杜之詩但述其室家之懷而已始去則遙望其歸故采薇之遺役也必預言其曰歸之期與懷歸之事既歸則追憫其去故杜杜之勞還也但述其未至之思而已蓋舉人情之最篤至者為體悉也使此詩出於室家

所自作則與雄雉若于於役諸篇同一哀怨矣惟下  
之人不言而上之人曲盡其情代為言之彼見九重  
之上不獨問我勤勞且能念我家室即令我家室自  
陳其痛苦不過如是也惟切也夫是以感激奮勵樂為  
之死而不辭矣故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篇中妙  
在以物紀時杜牧實秋冬之間也故曰日月陽止  
謂十月也杜牧實仲春二月也采杞則春莫三月  
也且其描寫事情恍惚無神思擬其眼望其歸忽  
訝其不歸忽料其將歸忽遠想其車馬忽祈請於卜  
筮思而憂憂而復望望而疑疑而忽信兩年苦境一  
時逼露唐人閑思詩所不及也○首章以杜牧實  
為陽月戌單之期而冀其暇也杜孤特所以與征  
夫之無依也續嗣我日猶言日復一日造語工妙本  
之王事靡盬者見民情向義雖婦人亦知有王事不  
以情掩義也連止二字亦有味謂縱不得歸豈至此  
猶不暇乎暇者將歸之漸也○二章成畢交代當以

詩觸

卷三

二六

仲春抵家故以杜牧實起興蓋謂實落而葉又  
生也升木葉則百草皆春不止一杜蓋感傷愈深  
矣歸止謂此時可以歸也○三章米杞則春暮過期  
矣曰憂我父母則又不止於室家之情矣鴉羽篇王  
事靡盬父母何怙方且大聲疾呼而上若罔聞此不  
待自言而代為歌咏之所謂體悉之至也車痺痺而  
徹焉瘡瘡而罷若見其將至矣故曰不遠不遠者望  
之之辭也○四章因過期不歸故以不遠不遠為疾  
期逝猶過期也而多為恤王荊公云饑渴疾病病歎  
死傷歎是何期然而不至也極似閨中猜疑語氣且  
得多恤二字神情然總勿與呆人說呆人指定此三  
者講去有三者可指則不多矣惟其多恤故決之卜  
筮也凡事卜筮不相襲今日借止蓋闕思無聊求之  
龜又求之筮婦人常態也會言近止蓋權以卜筮之  
言為喜所謂鸛雀燈爆望梅解渴亦無聊之情也過  
止將至而未至之辭但前曰不遠猶在疑信之間今

白通止則信矣篇中到底不言及歸家之喜蓋言喜  
則思淺言思則喜深喜在思後故深也

南陔 詳論

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續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于罍 鱣 鰻 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罍 鰻 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罍 鰻 君子有酒旨且多

詩觸

卷三

二七

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序曰魚麗萬物咸多能備禮也○罍註云以曲樽為  
筍而承梁之空毛謂曲梁也寡婦之筍以其用功寡  
而待魚之自至也鱣毛云揚也稗雅云以其性浮而  
善飛躍故曰揚也燕首魚身頗骨正黃魚之有力而  
能飛者一名黃頰魚一名黃揚鰻也今吹沙小魚  
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一名  
吹沙或曰鰻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  
刀劍鞘吹沙則小魚耳鱣稗雅云玄鱣也其首戴星  
夜則北向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諸魚中惟此  
膽甘可食梅生云一名鯛圓長斑點有七道家忌  
之以其戴斗也註云鱣也但考鱣魚一名鮓今鮓亦  
曰鮓末知孰是鮓鮓也無鱣多涎即鮓魚也稗雅云  
鱣魚黃鮓魚青鱣魚玄鱣魚白鮓魚赤五色之魚備  
矣此詩鱣鮓之味不如鮓鱣鮓之味不如鮓鱣則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

魚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  
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然來思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序曰樂與賢也。嘉魚鯉質鱗鱗肉美食乳泉出於

詩  
角

卷三

二八

丙穴其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丙向故曰丙也罾  
簞也以荆為之故名楚簞或以竹為之捕魚籠也汕  
鄭箋曰今之撿窖也爾雅曰罾也註曰櫟也音喇與  
罾通用陸佃曰嘉魚欲逸則罾之使入嘉魚欲伏則  
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鮑有苦有甘其甘者  
可食○此詩蓋好賢之至樂與飲宴故言之不已又  
屢言之曰樂曰衍曰綏曰又皆我樂之之詞也樂衍  
未已而又安之一燕未已而又燕之極言其樂與之  
誠也首二章以取魚之畫道興燕賢之畫誠三章以  
木之下垂而引鰲興與賢者之極誠而賢安四章以  
離之飛而引鰲興與燕之畢而復舉所謂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也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栲北山有桤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臺一名夫須即莎草也  
可以為筓又可為策萊草名葉香可蒸為茹南人謂  
之萊蒸杞山木而滑似檇枸枳枸也其子味如蜜長  
數寸大如指俗謂癭漢指頭一名木蜜能解酒毒以

詩觸

卷三

二九

其木作屋則屋中之酒皆薄人家左右有此樹則  
酒不成映鼠梓也亦名苦楸樹葉木理如楸譬書以  
荷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面  
如凍梨之色故曰黃荷○拘音舉與拘杞之拘不同  
○全詩或先德後壽或先壽後德或專言德或專言  
壽或言德而壽之意已兼或言壽而德之意亦寓錯  
綜變換自有踈落之致○國家有賢如山之有草木  
以自覆蓋故以南山北山起興德音不已德亦壽也  
保艾爾後壽亦德也古人萬壽無疆不但以祝君如  
士冠祝辭曰眉壽萬年之類也保安艾養蓋欲保艾  
其後來之壽也大全輔氏獨以為保艾後世  
之子孫則又不但及身而止也亦自有味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偉革沖沖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蕭荻也。香蒿也。脩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脩也。革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沖沖也。以皮為之。故曰脩革。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和在軾。鸞在衡。軾車上橫板。手所憑者。衡車前橫木。駕馬者所謂軌也。升車則馬動而鸞鳴。和應矣。裊裊曰鸞。雌曰和。雄曰鸞。○此詩序云澤及四海。

卷三

三十

朱註云天子燕諸侯之詩蓋諸侯朝於天子天子燕之四海內外五等之爵無不在也言四海者舉其遠而近者可知也天子能慈惠諸侯則天下安故曰澤及四海也鄭箋專舉遠方諸侯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澤及四海夫序意矣○朝會燕享天子諸侯維繫聯屬之義於是乎在天子樂其笑語之誠而諸侯亦勤其服事之忱是以上下盤結無貳無虞此周初所以大一統也後世子孫日驕日偷其始也天子大尊而簾遠於堂其既也天子漸卑而枝大於幹矣故蓼蕭廢者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之漸也天子下堂者諸侯不朝之漸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詩中神情全在各章既見君子四字一種款洽俱從既見後思出我心寫令一寫字極狀傾倒之誠方來朝之初體統尊嚴豈容假借朝罷而燕則降色以後於是含笑語矣笑語而本於我心之寫推誠之至也是以字有字亦有意君臣相歡是以有其聲馨和樂一或有間

雖欲保其譽處豈可得乎警勸諸侯之意悠然言外矣○誦我心寫今燕笑語今二句大平天子和藹氣象恍然如遊春日方知唐人以九天閭闔萬國衣冠等語描寫大平終是鋪張聲口耳○龍光二字離合言之奇甚諸侯承天子之澤以澤一方是猶龍也光者陽也龍德之著於外也龍陽物也陽氣澤物為見故易曰見龍見者陽之光也王子安滕王閣記亦用龍光語毛朱皆以龍字代龍字失其解矣諸侯為龍為光則其德不爽矣故以壽考祀之祀其長為天子之龍光也不忘猶言不已壽本之德儼勸之意亦在言外○孔燕豈弟猶言大哉燕飲之時如此乎其豈弟也於其燕飲之豈弟則知其有宜兄宜弟之令德矣有宜兄宜弟之令德則知其可以獲壽豈矣豈樂也諸侯之樂莫大於壽故曰壽豈註云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此語最有關係斗粟尺帛自相剪滅欲保其令德壽豈其可得乎讚美之中箴戒及此

卷三

三

可謂大哉王言矣○冲冲雖離卽德也德不可見於其冲冲雖離者想像之而已曰萬福則不止於壽而壽亦在其中矣全詩皆以蕭露起興蓋取香草以喻諸侯之德而以零露之降自天者喻天子之寵也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按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所謂敢不醉者猶孟子所云不敢不飽也天子而懷無不醉之樂歎於笑語之燕矣故首二章曰不醉無歸在宗載考諸侯而凜

不敢不醉之命嚴於監史之設矣故下二章曰莫不  
今德莫不令儀此所謂禮也○厭厭毛云安也註  
中又添久足二意透甚久足二意在不醉無歸內見  
之蓋不醉無歸乃所以申厭字之義耳露必日始  
飲必醉始歸與而此也燕必以畫而曰夜飲者以燕  
禮又有宵則設燭之儀所以曲致其勤也夜飲必於  
宗室親之也考訓成謂成禮也鄭云讀則不成不許  
其讓故曰成也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蚤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是不成也湛  
湛之露杞有之棘有之離離之實桐有之梓有之此  
來朝之諸侯莫不令德令儀之喻也醉可以觀德言  
令德令儀於不醉無歸之後其意自深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

詩觸

卷三

三二

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古者賜弓矢而後  
征伐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按彤弓色赤茲弓  
色黑周人尚赤故赤一而黑十賜弓矢不張故曰召  
謂弛而體反也載抗也謂抗之於弓繫使其體常正  
也繫韜也謂韜之于弓囊使其色常新也皆所謂藏  
也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獻如命數其禮重於燕古人以右為尊故  
曰右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獻酢之外主人  
又酌賓曰醕○呂東萊云受言載之言其重也中心  
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三句最有味重  
則不棄不濫故其得之者不敢以為輕矣誠則不疑

其受之者不敢以為私矣連則不惜不吝故  
世之法也○凡賜出於不得已若非中心貺之也  
中心貺之不獨見天子有道樂易無虞亦見朝廷有  
權操縱在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  
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

詩觸

卷三

三三

序曰菁莪樂育才也○莪一名羅蒿葉如青蒿可食  
可食生澤國漸洳之地草初生而玄盛則青詩曰何  
草不玄言其初生何草不黃言其死菁菁者莪言其  
盛也貝二為朋百朋者言多也貝肉如科斗而有背  
尾以其背用故稱貝孔氏曰貝有五大貝小貝牡貝  
么貝不成貝是也然相貝經又有紫貝珠貝霞貝綴  
貝之類則貝之名非一而足也○此詩序曰樂育才  
而註謂燕飲賓客但詩中並無燕飲語或者燕賓客  
時所歌而實則育才之詩也○言國家之育才如大  
陵之有莪菁菁其盛也既見君子毛以君子為人居  
朱以君子為賢者但序云樂育才蓋言上之人以育  
才為樂則樂且有儀當屬人君而君子則賢者也君  
子成才之稱育才而成則君子矣故既見而樂之又  
且有禮以相接也錫我百朋君子也人君樂得賢才  
如錫我以重貨也當其未得賢也如揚舟之浮沉而  
靡所止及其既得而見則育才之願畢矣故休休然  
而安也凡此皆所以為育才之故南有嘉魚曰樂與賢  
南山有臺曰樂得賢此曰樂育才育才猶言長養賢



也才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獵狝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  
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顯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獵狝匪茹整居焦獲優  
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  
啟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

詩觸

卷三

三四

稅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  
仲孝友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續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  
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君臣缺矣常棣廢  
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  
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鰲  
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  
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  
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  
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  
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憂衰矣

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  
矣○按續序紀小雅廢于六月之下者蓋言有六月  
之詩而後宣王中興小雅可復也凡諸續序義隘而  
偏辭澁而拙殊不似先秦人語獨此序與東山篇續  
語則辭義俱達若皆如此即以為子夏所作誰敢疑  
之大約續序非盡無其本因漢之講師謬為附益遂  
真偽混淆耳○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開  
車革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  
敵致師之車也常服戎車之常服周禮兵車輕車  
凡皮去毛曰韋韋者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韋  
常則弁亦韋也統前所謂前朱雀也鳥章在前其旆  
章鳥章所以統前也織文鳥章旗幟之文而畫鳥章  
央言其鮮明也白作帛非白色也元戎陷陣之車  
綬輪馬被甲衡軛也如輕如軒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  
云元戎選鋒也如輕如軒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

詩觸

卷三

三五

也○首二章出師也中二章行師也末二章班師也  
美宣王而及吉甫者言將之能而將將可知也每  
章皆言車及四牡四驪者西北平原利在車戰也○  
首章六月以夏正言也六月句與我是用急相呼應  
六月未有出師者今六月樓樓則急可知矣六月樓  
樓而車飾馬強衣裳皆備倉卒中能整暇也樓夷  
王辭義正大此則出師之本也鄭康成曰于日也蓋  
宣王之言也○二章蓋當大亂之後而車馬器械如  
此則其有餘於力可知矣戎車取其齊力而已今四  
四驪者馬既有餘則亦不取其同色也閑謂習熟也  
曰閑矣又曰維則言習熟之妙隨人屈曲而終不失  
其規矩所謂伏習眾神巧與法合極大道理不止于  
論馬偶於論馬言之耳六月成服所謂速也成服即  
行所謂敏也獵狝孔急而師行三十里所謂不失其  
常也朱註於此章言之甚明○三章善為將者莫大  
於肅與敬舉嚴翼二者合言之蓋惟敬故肅也肅敬

則可供武事而定主國矣以奏者行師之意欲求如此以定者行師之道足以如此也○四章焦獲毛傳云周地按于獵獵者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以此鎬鎬非鎬京故毛傳亦云鎬方皆北地也盤據于焦獲掩襲我鎬方遂遠及于我之涇陽孔熾如此所以建此旗節選鋒銳進而不客已也懺文四句言前軍之盛也前軍如此後者可下章戎車四壯則大隊隨之矣○五章如輕如軒說車制語簡而盡為戎車者必先求其可以自安而後可以陷敵如輕如軒則戎車既安矣輕似覆軒似却覆却自如求安者先試于不安之道所以為安也駕車之馬不恃其力而恃其閑重言既信而繼以且閑謂不但信而已也薄伐至大原而止所謂王者之於戎狄猶蠶蠶之蠶體毆之而已古之為將必文武兼資而後功名及遠今吉甫具此文武全才所以能佐天子匡王國而為

詩觸

卷三

三六

萬邦之憲也○六章燕喜者吉甫有功歸于飲至之後與其朋友燕喜也末點出張仲孝友句為一篇波瀾甚妙燕喜而得孝友之人雍容尊俎豈但上客光四坐已哉然曰諸友則不止於張仲一人矣且當時同事者又有壯猷之方叔焉詩人皆不言而言張仲一人則以其孝友也佐天子匡王國憲萬邦非孝友之人其誰成之○萬茂先謂吉甫燕喜與頌會侯燕喜一例還歸以下乃言私燕也不然既字無着落矣亦可從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輦篚魚服鈞膺偉華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琤瑟珣欵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嘒嘒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詩觸

卷三

三七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芑苦菜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之苦薺菜軍行采之入馬俱可食也詩有三芑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靡維芑白梁栗也田一歲曰苗始反草也二歲曰畝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一重車載輜重隨之其中坎家子十人守衣甲五人廐養五人供給五人是一兵車共用人百入故註云其車三千當用三十萬眾蓋極言其盛也路車方叔所乘之車金路車也金路赤飾輿赤也簞第以簞蔽車而車上所載又有魚皮之矢服五路惟金路有鈞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馬領有鈞而馬膺又有樊纓皆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樊馬大帶纓轡也以五采繅為之繅華見蓼蕭篇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為臨陣所用也次章言交龍之旂者即左以該右言龜蛇之旂者即後以該前也車之轂以皮束之曰約軹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曰錯衡鈴在轡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則八鸞矣禮三命赤芾瑟珣瑤瑤玉聲

詩觸

卷三

三八

言佩慈色之珩于裳其聲琤然也隼鷁屬迅疾之鳥  
 神雅云一名雀鷹或曰即鶴也鄭云隼以靜之鼓以  
 動之鉦鼓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文爾然考周禮  
 鼓人以金鑄節鼓以金鑄止鼓原無鉦名蓋鑄鑄皆  
 名鉦也而節止則俱用之於鼓矣陳師而鞠之陳旅  
 而鞠之曰陳師鞠旅者省文也陳而告之欲其守金  
 鼓之法為進退也伐鼓淵淵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  
 則入而振旅又復伐鼓淵淵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  
 以鼓行也○獵狝之患近北伐之事急蠻荆之患遠  
 南征之事緩故六月采芑詩詞各異焉○首二章美  
 軍容也然曰師干之試則其所訓練之素可知也且  
 言軍容而并及路車八鸞赤節玼則其雍容整服  
 又可知也故大金彭氏曰此時方叔精神氣敵已見  
 於旂車馬佩服之閑矣又曹氏曰帝精神氣敵已見  
 路非式車和鸞非戎馬詩言及此猶吳起將戰不帶  
 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數語

可玩錄之○三章嚴紀律也隼之迅疾而能止所以  
 興師之精強而不暴也軍中紀律皆于金鼓進退間  
 見之其進也鼓聲淵淵進而能和故不罵也其退也  
 鼓聲闐闐退而能整故不亂也孫武子所謂戰如守  
 行如戰也○四章美功成也方叔惟其元老是以克  
 壯其猷蓋老成持重不以力為壯而以謀為壯也又  
 況嘽嘽煒燁如霆如雷力與謀相資而壯乎征伐獵  
 猶而蠻荆來威蓋言其威名素著先聲奪人北伐南  
 征勢如破竹不但修其功多而已也顯允猶言明  
 信也明信二者缺一不成大將矣六月美吉甫而曰  
 文武采芑美方叔而曰顯允古人命將各見身  
 分然皆於其平日觀之非急忙承乏苟焉而已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騤騤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  
 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

詩觸

卷三

三九

設旄搏獸于教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  
 繹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  
 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  
 序曰車政宜王復古也○我車既同毛云宗廟齊豪  
 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然曰四  
 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黃又不獨齊足而齊  
 豪矣豪謂毛色也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山之間士  
 季設七覆于教前則教山之平曠可以屯兵鬪晉  
 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也諸侯時見曰會衆

見曰同決即衛苑蘭所謂韓也決以骨為之拾以皮  
 為之決着於指拾着於臂伏謂決與拾相依比也弓  
 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得矢之輕曰調柴積禽也互  
 等之殺君各取其十上奉宗廟乾豆中供賓客君庖  
 止取其下其餘以頒士大夫之習射者故不盈也○  
 序言復古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也蓋建國于鎬  
 京所以爭天下之形勝而鎮撫西南之戎狄營都於  
 洛邑所以攬中原之要領而節制四方之諸侯周衰  
 而東都朝會之禮廢矣宣王舉而行之因田獵而大  
 閱武事故曰復古也○首章命駕也曰既攻既同自  
 是中興振刷景色會同田獵俱在駕言徂東內雖不  
 指其事而此時布告號令既已聲人觀望矣二章出  
 狩也甫草田獵之地田者刈草為防驅禽獸而納諸  
 陽中然後焚而射之也三章選徒而狩也之子者不  
 業非區區田事已也三章選徒而狩也之子者不  
 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也人衆則聲必衆然但聞數徒

詩觸

卷三

四十

不聞獵之聲卽一獵而馭衆之法已如此矣是以信其為君子而必大有成也有聞無聲四字可以意會而不可言求既已有聞何云無聲既曰無聲何以有聞且三章曰選徒驚鷃則有聲矣七章曰蕭蕭馬鳴則又有聲矣既有聲矣而謂之無聲此非至肅者不能也至肅者宣王精明之氣中興之象也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而穀人不知若陳成子者可謂肅矣而不可謂至肅也蓋無聲者肅也惟有聞而無聲則至肅也有聞無聲者不按樂不啣枚而人自不聞其聲也然則雖八萬鎗鎗伐鼓淵淵而詩人以為此皆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虞虞溱溱

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旣張我弓旣挾我矢發彼小豸  
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  
祭祀內事也田獵外事也故戊與庚午皆剛日也伯  
馬祖卽房星也房四星龍爲天馬故房星曰天駟主  
車駕周禮夏官校人春祭馬祖今將用馬力故又禱  
之也漆沮在涇水之東北云漆沮之從猶車攻言教  
與甫草也承北曰犯殪一發而死也兕野牛重千斤  
一角青色善抵觸其皮堅厚可以制鎧發犯殪兕言  
能中微而制大也○前章狩于東都此章田于西京  
也從禽者古人所誠而車攻吉日美之不置者從宣  
王中興之氣象言之也故呂東萊曰可以見王賦也

詩觸

卷三

四一

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蓋一事而數善具矣○首章微具備也升彼大阜二句預言車牛馬健欲以升阜從醜此時尚未升未從也二章言所獵之地也差擇也言于孔阜之中擇而齊其足也獸之所同四句猶言獸之所聚在何地與其在濇沮是從順也中原承濇沮而言毛云祁大也言大而且也有也鄭康成改祁作麋不知何據儼儼趨而爭先之貌獸三曰羣曰或羣則非一羣已也獸二為友曰或友則非一友已也卽此八字畫出禽獸充拓形態如遊上林雲夢之間如見長楊羽獵之盛或羣或友尤得野類性情竟是李伯時趙子昂得意妙筆矣左右從王之人也悉率左右射者御者各自相率以安侍天子人心動順于此二語見之亦猶車攻之射夫既同助我孳柴也四章畢獵而禮義備也既張二句承上章

悉率言之發彼二句言巧與力齊也天子得禽不以  
自奉而命有司以進賓客且更酌醴以燕諸侯與羣  
臣亦備車攻大  
庖不盈之意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  
維曰百堵非一家也○續序云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勞求還定安策之然詩作于安集之後而猶追叙其  
離散之苦者蓋痛定思痛故哀鳴在安集之日為甚

詩觸

卷三

四二

但言時昔離散之苦而安集之德乃見故曰美宣王  
也○首章思往日也鴻鴈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  
當其避也但聞羽聲肅肅而苦以與人離散故也  
子往而劬勞于野且其劬勞可矜之人皆鰥寡也蓋  
離散之時室家相棄無人而非鰥寡又不但老而無  
妻老而無夫者矣二章樂安集也以水鳥之集中澤  
與流民之歸故鄉既歸故鄉是以築室以居百堵皆  
作雖劬勞而終獲安宅也既歸則獲安宅矣而曰究  
者以此時尚有築堵之勞也三章述作歌之意也哀  
鳴嗷嗷所以作歌之意哀鳴在百堵交作之後其意  
則喜而其情愈悲然惟此哲人知我之所歌者時  
昔日之劬勞而情不能已耳若彼愚人顧以我獲今  
日之安集而宣驕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蓋峽猿之  
慘惟斷腸者知之促織之恨惟久客者聞之哀絲悲  
管自非悲人皆以為歡笑之資耳蓋當時  
作歌之人預求知己之難如此亦可傷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  
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嘖嘖夜如何其  
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中央也未央猶  
云未及中也庭燎者樹之于庭而燎之也○司烜供之  
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註曰庭燎之  
光公五十候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按列女傳  
宣王常晏起晏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勤  
于政事早朝晏退固宜有庭燎之詩也○三問夜如  
何其想見望皇不敢安寢之意夜未央問中語也猶  
云夜尚未央乎庭燎以下皆想像之語猶云庭燎  
已光矣君子已至而聞其鸞聲矣未艾急於未央卿  
晨又急于未艾庭燎夜燄則光盛迫曉則光漸微而

詩觸

卷三

四三

晰晰鄉鄉是則細光相雜惟見火氣矣鏘鏘僅聞其聲  
嘖嘖則聲漸近而聞其和至觀其旂則已辨色矣此  
立言之  
序也  
汚彼流水朝宗于海歎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汚彼流水其流湯湯歎彼  
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忘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序曰汚水規宣王也○朱註以此為憂亂之詩夫曰  
憂亂則規宣王之意有在矣毛鄭所解殊為牽強蓋

詩觸

卷三

四四

序意本深特以毛鄭二人舉詩中之言字字求合于  
 序遂覺序意反淺耳。○憂譏即憂亂無二意也。周室  
 歌此憂亂之詩以規之末章詭言譏言在當時必有  
 所指特無從考核耳。○首章言水猶有歸鳥猶有止  
 何人獨不念亂乎。○兄弟曰邦人曰諸友已盡乎  
 人矣而皆莫肯念亂。○一身遇亂固不足念豈父母遇  
 亂而亦不肯念乎。○即暗指譏言之人念亂則必思  
 所以止亂舉父母為言者蓋以人所最切者動人也  
 二章以水盛隼揭興已憂方深也不蹟猶言不道也  
 亦指譏者而言載起載行言憂思之甚寢處不安而  
 或起或行也。此句描寫憂態工甚不可彈忘蓋欲強  
 為抑制而自不能已也。三章言鳥不自縱而人反縱  
 譏也。詭言即譏者之言流布而成詭也。詭言寧遂莫  
 之懲乎。使有以懲之則譏正而詭息矣。今既莫之懲  
 則當盡其在我。西邑敬者盡其在我之謂也。我友而

能敬矣不懲人而自懲譏言又何自而興  
 乎然則敬者念亂之實而止譏之方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序曰鶴鳴詩宣王也。○鶴似鶴長頸疎身高脚頂赤  
 身白頸黑常夜半鳴淮南子曰鶴知將旦鶴知夜  
 半性善驚行必依洲渚止必集林木其鳴高亮聞八  
 九里聲也。○鄭云臯澤中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  
 喻深遠也。○又韓詩云九澤九折之澤也。穀惡木也。上  
 各指其皮可以為紙。○此詩凡四層每一層作一喻

詩觸

卷三

四五

全不露出正意毛鄭專主求賢朱註分明好惡各有  
 一見然總勿道破更覺味長蓋西伯中立言甚廣取  
 義甚闊目擊道存觸境皆是自求治用人學問經濟  
 世世居身觀變體物以及日用居室之間萬事萬物  
 無往而不在焉若執一辭以求之舟痕未移劍去  
 久矣。○鍾伯敬曰此如易之取象不止于譬喻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  
 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饔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祈與圻同即畿也圻父司馬  
 也司馬所屬曰司右曰虎賁曰旅賁皆奉事王之左  
 右也。○不敢怨王而怨圻父所以深于怨王也。宿衛  
 非遠戍之卒孤子非從軍之人一事而兩失焉所刺  
 也刺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絜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藿豆葉也用以作羹。○  
 絜之維之及金玉爾音皆大夫之言也。宣王之時賢  
 者不用而去故大夫代為招隱之辭招之不可而欲  
 其毋金玉爾音則好德之至也。其刺宣王處即于讚

嘆愛惜無已處見之今人皆作宣王口中語不獨有  
矣序旨且豈有天子留客而繫其食苗之駒者耶莊  
置驛陳遵投轄遂與周天子繫駒共成佳話矣豈不  
可笑○食苗繫駒皆托言也留賢而欲留其所乘之  
駒又美駒之食我苗蓋重惜其去知不可留而欲以一朝  
還一夕之嘉客蓋重惜其去知不可留而欲以一朝  
一夕之歡為永也永字活甚趣甚○三章知不可留  
而姑為款曲慰挽之詞蓋無聊之思無已之情也爾  
公爾侯作大夫口中語便妙若作天子自語則公之  
侯之可矣何待商量乎若謂爾其貴然而來乎爾之  
來也天子將以爾為公為侯則爾之逸豫無期矣何  
必以優游遁思為遠豫乎慎勉云者挽留極苦之語  
蓋深恐其優游遁思也○四章則果不可留矣繫維  
既無所用公侯亦不可待惟秣以東芻而深美其人  
之如玉如二疏去國道路之人望其車塵嘆息以為  
賢者而已至於目斷心傷但欲惠我好音眷戀纏綿

詩觸

卷三

四六

傷于渭城之曲迫于小山之辭矣○還心即註所謂  
達我之心與陶詩達心不同蓋在彼空谷即所謂遠  
心也此還心從金玉爾音看出不過望其於空谷之  
中不我遐棄而已高人去國一往不顧為此言者朋  
友無聊之極思耳鍾伯敬議考亭未讀陶詩不知此  
處還心二字深求之則味淺不若淺求之其情深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  
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序曰刺宣王也○宣王之初舉流離之民而勞來還  
定安集之於是乎有鴻鴈之歌當時異鄉失所者咸

相率而歸于王迫其哀也政息俗偷州里族黨相恤  
之禮微而民始咏黃鳥矣婚姻故舊相調之情虧而民  
始咏我行其野矣民生無依怨懟復作以莫非王土  
之民而曰此邦曰復我邦族故曰刺也○黃鳥者異  
鄉來歸之民呼本國之人而告之如所謂無寓人於  
我室我將反也首邦族次諸兄次諸父情愈親而思  
愈苦矣○不可與明謂不能察  
人之疾苦猶云聽之不聰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  
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詩觸

卷三

四七

序曰刺宣王也○樗莊子所謂擁腫卷曲不材之木  
也蓬蒿菜也一曰牛蒡一曰羊蹄菜似蘆葦而長赤  
梅誕生曰蓬一名馬尾草一名蕩一名蒺藜亦惡  
菜也一名當大葉白華白根○此詩大意註所引歸  
川王氏論之詳矣重言昏姻之故見相依非無因也  
至于不我畜而終無憾詞但曰復我邦族言歸思復  
而已蓋其厚也厭貧而趨富此風俗所以日偷也然  
詩人以為此非以人之富而棄我之貧特以我之故  
有異于彼之新耳似代為出脫者然此  
則忠厚之至也然詞愈婉而意愈深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尤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  
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



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  
子攸寧下筦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  
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其泣噍噍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  
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  
父母詒懼

詩  
鄘

卷三

四八

序曰斯千宣王考室也。○竹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  
伊洛以南維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維熊似豕山  
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謂之熊白其味甚美其胆  
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引氣所  
謂熊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  
熊似熊而大猛態多力能拔大木遇人則攫之俗云  
熊能眼直惡人橫目也虺似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  
大者長七八尺稗雅云虺小於蛇銘曰為虺弗摧為  
蛇奈何是也蛇古字作它古人少居患它故相問曰  
無它稗雅曰魚屬連行蛇屬紆行故曰委蛇委蛇  
蒲席也漢氏又謂即燈心草竹葉所以覆席也○古  
人成室必燕飲以落之則有頌禱之詞故凡稱宮室  
制度之美者所謂頌也如張老以美侖美奐為頌也  
凡稱似續子孫兄弟室家所謂禱也如張老以歌哭  
聚國族為禱也然篇中首言兄弟終言子孫尤厲美  
頌善禱使有國家者兄弟無其豆之泣而子孫有瓜

詩  
鄘

卷三

四九

其之繁天下之福孰大于是哉○首章頌宮室而禱  
其兄弟相好蓋其宮臨水而面山故秩秩言其水之  
環如松茂以言其山之遠其下如竹苞以言其基之固其  
上如松茂以言其工之密而又祝其居是室者兄弟  
相好而無尤此二句一正一反禱不忘規所謂善禱  
也蓋惟相好無尤故能聚國族于斯一或戾焉雖欲  
長保是室不可得矣繼體之君所嫌逼者莫如兄弟  
故相好無尤從其久遠言之也二章頌宮室而禱其  
似續妣祖曰似續妣祖則中興堂構維新在是矣為  
室者先其垣墻言百堵者舉外以包其內也西南其  
戶則培以內之制矣言西南者舉西南以該東北也  
若處笑語則所謂歌于斯也三章頌其垣墻之美而  
為君子攸芋蓋築室者板築之固如此則風雨鳥鼠  
可無慮矣天子之尊大豈在宮室雖茅茨土階未嘗  
不尊大也所謂尊大亦就其規模氣象言之耳若蕭  
何云非壯麗無以示威唐人云不觀皇居壯安知天  
子尊則非詩意矣四章由垣及堂而頌其為君子攸  
躋前四句註解已明若其形容工妙則張平子班孟  
堅賦中數百言不能悉者此以四句寫之君子攸躋  
天子氣象儼然在望矣五章由堂及室而頌其為君  
子攸寧正者陽室也曰噲噲其正則上句之為明可知  
矣寧謂休息也六章則由堂而及於寢矣自此以下  
皆禱辭也乃占我夢禱者設為夢語筆意空幻與前  
數章映帶聯絡妙在無端若無此數段便似後代宮  
殿通用麗語不見古人文字波瀾矣七章設為占夢  
之語也八章九章設言占夢而驗也至此想愈幻而  
意愈達矣裳下飾璋半圭不衣而裳不至此想愈幻而  
人有漸故也為天子之子孫則朱芾矣有室有家生  
人之常為君為王又天子子孫之常而禱者必及於  
此所以豫祝其成人之福也女子之福蓋女  
可有儀乎無非見女子之德無儀見女子之福蓋女



詩觸

卷三

五十

子惟所遭不幸而後有善可見若福德之女吉祥無事則但無違夫子而已若揭揭然自著其善是即非之大者矣故必無儀然後見其無非猶易之言無咎無譽者必無譽然後見其無咎也下二句乃其所以為無非者酒食中饋女子之事舍此皆外事矣女子而強與外事此父母所憂也故曰無父母詒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說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濔濔

序曰無羊考牧也。羊性善羣每羣以一雄為主舉善聽之俗所謂壓羣是也。羊以瘦為病六畜之死皆善聽敗而羊為甚有疾輒相汗故善牧羊者求其不騫不崩而己。騫虧也。崩羣疾也。羊羣則欲其和戢戢者。和也。牛病則牛燥濕者潤澤也。牛之黑唇者曰牯。黑背曰抽。黑耳曰聾。言其牯者則其餘可知也。牯雅曰牛耳無竅常以鼻聽故盟于神者必執牛耳。蓋以不聽為戒也。斯干考宮無羊考牧皆有頌禱之辭。蓋宜王當大亂之後機鋒流離所不能免故於考牧之詩而以年豐民殷為禱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章則因牧事而言富庶之祥所謂禱也以誰謂發端驚喜之辭見畜牧耗而復盛也。羊之和於角見之牛

詩觸

卷三

五一

之安於耳見之言其安且和則牛羊之盛可知矣。角獸耳濕已具盡意降池飲阿或寢或訛則不獨畫其形體并其性情而形容之矣。韓退之畫記一篇皆從此三句脫出。爾牧來思以下又畫出牧人何蓑笠負饒糧奔走追隨於風雨隴畝之中筆墨生動光景閒適妙絕。三十維物備色也。爾牲則具備用也。皆所以言其盛也。三章又從牧人取薪蒸搏雌雄言之。蓋牧者既有餘閒則牛羊之欣欣可知已。矜矜以下專言其性則無騫崩之患。故舉羊而牛可類推也。矜矜得愛牧人也。兢兢羊畏牧人也。古人蔡龍馴虎各有其道。時其饑飽審其欲惡。故雖暴物可擾而狎也。今牧羊者能得羊之饑飽欲惡使羊愛而畏之矜矜然兢兢然惟牧者之命是聽。故不騫不崩之羊無待鞭策但麾之以肱而三百之羣皆畢來既升矣。蓋人之與羊始則相狎既而相忘則得其性之故也未章幻

牧人一夢最為奇絕。蓋前三章但侈言牧之富則一烏氏僕谷量牛馬可以當之矣。與中興天子有何異。涉故此處將歲豐年和生齒繁庶之事從牧人夢中寫出。映帶聯絡離合斷續妙在無迹。泉旒旗蕙塊恍惚占夢數語尤為空幻。誦詩者但觀其大意所在而已。若必求其說而實之則所謂痴人說夢也。

詩觸卷四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慆慆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詩觸

卷四

弗問弗視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恤仕昊天不儻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威威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醕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觸

卷四

二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僭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言一娶姊一娶妹相亞次也。序言刺幽王而詩則言尹氏蓋刺尹氏即所以刺幽王也。作詩之意在於諷王然前八章無一語及王至九章始致慨於我王之不寧十章又屬望於王心之式訛則忠愛之至也。古人作詩曰奇人孟子作為此詩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訕皆直揭其名不難以身為怨府可見直道遺風雖權臣擅國至於不敢戲談然詩人之詞終無忌諱乃知三代而後不獨君子不能如家父即小人中求一能容家父之小人如尹氏者亦不可得世道淪喪可勝嘆哉。首章正言尹氏誤國之罪也此詩為告王而作故其辭危其旨遠鑄京面對終南山首言南山者從所見以起興也師在保傅之上尹又世卿之家此其所見以起興也望重責深宜何如以副之乃大肆威虐使人憂心如惓而不敢戲談則國雖未及卒斬而卒斬之形已見矣蓋國之元氣小人斬之然以其未遽斬也遂輕忽而無所警懼其勢不至於卒斬不已既卒斬矣而尚不察則終莫之察矣曰既日卒皆危之之詞二章言尹氏誤國本於心之不平也不平是一篇大意以下種種亂政皆從不平而生草木山之實也草木之實生於南山其猗猗其長者無不平均以此反興尹氏之不平也不平謂何一語最警惟其不平是以天怒而喪亂繼之入怨而謗譏隨之至此而猶不懲則嗟亦無益然使猶知有嗟嗟二字合言甚妙不懲則嗟亦無益然使猶知有嗟尚有懲時彼且不知自嗟焉能自懲哉三章重言尹氏位高責重以見其不宜不平也氏猶本也王介甫解此句云言尹氏者京師以大族為氏言大師者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從出也均猶平也曰國均則非不平之人所宜秉既已秉國之均矣宜有以持四方而輔天子而使民不至迷亂失所矣今以不平之人處之遂使昊天不懲而至於薦瘥喪亂

馬則豈宜久居此位而使人類漸滅至於空我師乎  
空我師猶言靡有孑遺所以甚其罪也四章著其不  
平之實也王委政於大師而大師又委之姻亞之小  
人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之人誤大臣也家  
父於此乃舉秉均之道以譬喻之曰所謂平者以大  
臣之於大事必躬之親之若弗躬弗親盡委之人安  
能見諒於庶民乎况所用之人必問而謀之衆仕而  
試之以事其未問未仕者勿市恩以同其君惟坦夷  
其心知不可用則已而退之無使小人有危殆之禍  
焉則可也今汝之所用者姻亞也大臣之所以鼓勵  
賢才者惟此職仕耳瑣瑣姻亞而皆職仕則職仕皆  
穢途矣欲無小人殆豈可得哉姻亞上着瑣瑣二字  
鄙薄之極五章言已亂在於平心天生尹氏以禍天  
下是用降此鞠訕大戾然君子處此豈無回天之  
道哉使君子能自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體王之  
心亦平其心以任人躬之親之問之仕之以求屈平其

詩觸

卷四

三

極庶幾民心可息矣既躬親既問既仕則所謂夷  
也君子而夷庶幾民之怨怒可遠矣民心息而怨怒  
遠則不備不惠之天庶幾其可回矣屈極也即無遠  
弗屈之屈君子指王而言言君子如屈如夷則尹氏莫  
敢不屈不夷而民心可息怨怒可遠猶所謂君子如  
怨亂是過止也下文式說爾心亦即此意時解以尹  
氏為君子則失之矣六章傷尹氏惟不能平心所以  
禍亂愈生也尹氏所為不為昊天所恤故亂未有已  
與月俱生而使民不得所安此我心之憂不但如懷  
而且如醒也如懷者惓惓威方張猶有憇時如醒者  
酹正濃何時可醒耶誰秉國成憂而詰之詞也猶  
云是誰秉國之成乎乃不躬不親不自為政而以任  
之姻亞小人使我百姓終受其勞瘁則亂何時已也  
七章言天下將亂而無所歸也家父自謂我駕非無  
肥壯其項領可以無所不聘而遙瞻四方則感賦而  
無可聘者蓋憂亂之甚難以四方之大而常若無以

容身者作者至此詞促情迫視此身為桎梏視宇宙  
為囹圄矣八章極言小人講張之狀以見君子所以  
窮戚也當其怒也無故而戈矛及其喜也無故而醕  
醉寫出小人情狀極為刻畫其傳神尤在如相齕矣  
一句包藏無限殺機蓋小人之怒易測而喜中之怒  
難測戈矛可避而醕醉中之戈矛難避此所以四方  
戚戚而靡所騁耳九章所以深咎尹氏也惟天生尹  
氏以禍天下故言尹氏不平而又曰昊天不平見尹  
氏之不平天為之也昊天不平則我王安有寧乎不  
懲其心而怨人之正已者此古今小人常態使皆知  
懲已而怨人則無復有小人矣十章家父自言作詩  
之意特以窮究王訕之所自而終以萬邦之膏冀望  
於王心之式訕蓋其望王也深而規王也至乃知從  
前所以責尹氏者皆所以責王蓋其忠愛篤摯如此  
其極也合全詩言之前後反覆皆言不平之禍而不  
平之禍始於用人篇中凡六言天六言民蓋天子大

詩觸

卷四

四

臣之心與天民心原相感召也用人而不得其平  
則天怒民怨從之矣然玩弗躬弗親不自為政等語  
則尹氏亦似非巨奸大惡但以用人不平私其姻亞  
遂至罔上誤國冒千古小人之名家父歷歷言之可  
為權臣千古鑑矣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涼涼哀我小心瘋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  
侮愛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予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

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  
不弱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  
大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  
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

詩觸

卷四

五

輶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屨顧爾僕  
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會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  
有嘉穀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仇  
彼有屋蔭救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掾胥矣富人  
哀此惻獨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錫蜥蜴一名蠃蜥一名蠃  
蜥一名蠃虎一名蛇醫蛇體有傷輒啣草傳之故曰  
醫也又名守宮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搃之萬并以點  
女人體終身不滅如赤痣偶則滅故曰守宮其鱗色

如蛇而四足輔兩旁夾車之木也輻以固轂輔以益  
輻故以輔為賢人喻也。訛言亂國此小人所藉以  
傾君子也然君心非有所惑訛言亦何能為哉此詩  
意在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句然僅一言而止而前後  
反覆纏綿或呼天或援民或號父母或自哀或哀人  
既痛恨於小人復感傷於君子不極淋漓不止乃知  
凡詩文到痛快透徹使人可歌可泣者皆哀世之言  
也。首章憂訛言之大也霜降匪時訛言孔將蓋天  
人皆變矣凡虛偽反覆以惑人聽聞者皆訛言也訛  
言足以動衆而罔上故衆人不愛而我一獨愛之  
夫此衆人不愛而我一獨愛者是不愛而我一獨愛之  
愈甚也夫使人有愛而不敢明言故憂愈大而心  
哀惟我自愛之而不敢明言豈不可哀然人病  
也鼠愛穴中誰相為憐此獨愛之喻也二章自傷不  
幸值此訛言之世也至於怨及父母則無聊甚矣不

詩觸

卷四

六

先不後政明胡俾我瘠之意好醜即毀譽也訛言之  
人毀譽任其所私好醜皆憑於口所以我憂益甚而  
覓侮於人也侮字從上章獨字看出舉國方且安危  
而利災見有獨愛者反以為過計而侮之矣所謂飲  
狂泉者以不狂者為狂也三章窮訛言之禍也我所  
憂心惻惻者念我何不幸而將與此無辜之民同為  
亡國之臣僕乎既為臣僕則將受祿於人矣所可哀  
者我此人不識不知流離何所又將食誰人之祿如鳥  
飛三匝不知誰止也謝疊山曰忠臣不事二君豈食  
他人之祿我所哀者但一世之人從人受祿耳此疊  
山自言已志耳若詩人忠憤之言不過為危語以諷  
上猶箕子所謂我罔為臣僕而已未必有如此周旋  
况食毛茹菽亦其祿也何必事二君乃為食祿乎四  
章以止訛望之於天蓋無聊之思也瞻彼中林所存  
特以方殆之民見目前小人之勢若有以勝天遂以

詩觸

卷四

七

天為夢夢不知此乃未定之天耳及其既定則將無  
人不勝而豈小人足以勝之也哉夫天非有意於憎  
小人而終欲勝之也各報其人之天而已各報其  
人之天所謂定也知有定之天勝小人也非以憎小  
人則知未定之天之時為小人之勝者亦非以寵小  
人為陵今乃以高為卑此即說言之類而王乃莫之  
為王既不能懲而滿朝之人又不能辨說則說寧  
有已哉蓋王之不懲王自以為聖而謂人莫敢說也  
滿朝不能辨說滿朝自以為聖而謂人莫敢說也  
以召故老而訊之皆未知聖之為說猶鳥之雌雄人  
所易辨而亦莫能辨焉則予聖一念誤之也亂朝之  
人妄自誇負其實朦朧千古一轍六章言訛言不懲  
使人無以自容也天本高也而今之戴天者僕行而  
局焉則無為貴高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踴者而非天  
也地自厚也而今之履地者累足而踣焉則無為貴

詩觸

卷四

八

非倖事也八章指亂本也言我心所以憂而如結者  
以今日之政胡以遂致此厲乎此句已隱以致厲之  
人指褒姒矣燎之方揚易滅也而反難滅赫赫宗周  
難滅也而反易滅則褒姒之故耳此蓋詩人忠憤之  
極若謂王之棄賢信訛皆由此人則當赫赫未滅之  
時而滅之形已見矣明皇幸蜀百姓伏轅下皆曰草  
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亦此意也九章十章一反一  
正皆以任賢為已亂之方也終其永懷教之以深思  
遠慮也車方涉險而又不寤於陰雨泥濘以此喻難將  
至也此時而尚不任賢譬如重載之車而棄其夾輔  
至於傾輻而九齡將伯助予之謂也又言若能無棄輔以  
益爾輻而又數顧爾僕勿待既敗而後將伯求助則  
可以嗟乎以周室磐石之固而褒姒一婦人以枉席間  
滅之此時此勢已深知其不可救矣然猶諄諄然論  
之曰無棄爾輔曰屢顧爾僕曰終踰絕險似猶冀望  
於萬一者此則忠愛之至無已之情也十一一章知其  
終不可為而復嘆也魚不能相忘於江海而畜於沼  
於沼已昭然而不可避矣以喻已處亂朝即欲蹈海  
而不能是以憂心慘慘惟痛念於虐國之人而已十  
二十三章極狀小人之得志之禍也云字毛朱皆訓旋  
謂周旋也小人之得志方且與其隣里昏姻嗚呼樂  
怡悅不已彼之所樂我之所憂也然憂者愈憂樂者  
愈樂此未艾也小人有屋蔽者今方有穀則小人之  
得志尚未艾也小人有屋蔽者今方有穀則小人之  
穀此民之所以無祿也然天實拯喪吾民亦何尤焉  
其殘酷乎哥矣二句蓋於眾苦之中哀其尤苦者猶  
言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於同勞之中傷其尤勞者耳  
夫使人情展轉較量至此欲國之不亡其可得乎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緊子內史蹇維趣馬檮維師氏艷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汚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於

詩觸

卷四

九

向擇三有事豈侯多藏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詎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罔言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蹲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微我不敢微我友自逸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交謂晦朔之間日月交會也。隋張胃元曰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朱子曰赤道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

道內半在赤道外會時日月在黃赤交處相遇望時日月正對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掩日故日為之食月食謂之闕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闕至明之中必有闕虛望時日月相對無分毫相差為日闕虛所射故月為之食也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日與月亢則月蝕又曰日月非真有蝕也陰陽偏弱之徵也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魂掩日而日似為食若月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魄掩日而總虛而月似為食總之不宜並而宜對而不對皆陰陽之病徵故宜修人事以答之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相值則不食惟羅計恃強爭道而二曜讓之則見食矣日食已屬天變矣又十月純陰之月辛酉陰全卯為陰木日皆陰則陽氣衰微之甚也。全詩言天變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則陽氣衰微之甚也。遷徙則皇父所以播惡而致怨者然非幽王用之不

詩觸

卷四

十

至於此故曰刺幽王也鄭康成以此為厲王之詩毛氏誤改為幽王然詩中所謂艷妻煽方處業已明指褒姒矣月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即詩中百川沸騰山冢萃崩之據若謂幽王司徒為鄭桓公又安知不與之先後任事也哉。三章歷言天變而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十月夏也十月之交純陰之月日有食之猶正月繁霜在憂也四月純陽之時也微虧也謂陽氣弱而見虧也陽弱陰盛此臣奸君女惑男夷猾夏之象災見於天而民受其禍所以哀也。日月告凶者垂象以告人幽王也不用其行月不避日也四國二句乃告凶之故用良則陽為政不用其良陽弱之驗日月之食皆由月不避日所致故月食非常也然猶曰陰不勝陽視之日食則為常也日食則陰勝陽矣此其召之者必有平之時電不炫目宣示光耀而已雷不驚人號令起

發而已今雷電而致於不寧不令則天之示變非但  
日食一端也況川沸山崩地變又從而應之乎為谷  
為陵言沸崩之甚也不斥王而曰哀今之人者婉辭  
也惜則懲矣不懲不懲是以天變為不足畏故哀也  
○四章言天變之由在小人用事即所謂不用其良  
也皇父小人之魁一小人乘權而衆小人得志蓋布  
置甚密滿朝皆其黨與矣從古小人蔽君怙勢植黨  
營私未有不與椒房之寵互為與援者小人蔽於外  
豔妻媚於內羣陰無陽災異所以繁興也○五六章  
以作都從向寧答皇父也皇父之罪非一事而作都  
徙向其大者也豈曰不時曰予不戢揣皇父意中之  
言以狀其驕恣也皇父以天子之卿作都畿內強民  
徙而居之明知興作不時而乃自謂豈曰不時其氣  
酸固已不可嚮邇矣又不謀之於衆而遽撤其牆屋  
使其田卒汚萊而無所食而復自謂曰非我戕汝種  
在則然蓋其假大義以相壓使人莫敢誰何如此描

詩  
騷

卷四

十一

寫驕態宛然如見孔聖者皇父自謂甚聖即以其自  
謂者譏之趣甚建國擇卿而取其多藏者且不勉  
一故老以衛王但擇有車馬者皆從而往向如漢  
富人以實五陵欲以封植私國蓋其殃民背君又如  
此者○七章言皇父信讒也小人以類相召當彼  
灼之時復有小人附和以肆讒虐者故雖龜勉還徙  
不敢告勞尚以無罪而後讒夫龜勉無罪尚且被讒  
況不龜勉乎自天由人兩相呼應言此下民之災歷  
天為之讒者為之耳噲皆背憎刻毒最工噲聚談也  
皆重復也讒者相聚詬曲繫繫貌悅背毀小人情狀  
彼此皆然既操是術以惑亂王室及其得志人亦以  
此惑之而各不自知此其所以為小人也○八章嘆  
己之憂勞以終一篇之意也章內四我字徙者對居  
者言之也此時天下大病矣寧復有羨者逸者而曰  
四方有羨民莫不逸者蓋身在憂內但見他人之樂  
如身坐鼎鑊者見夏畦揮汗烈日中飢羨其清涼也

蓋傷心至此已極矣末二句無可奈何自  
解自慰不怨之怨可以深於言怨者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  
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替御懣  
懣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

詩  
騷

卷四

十二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於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  
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元氣廣大曰昊天仁  
覆闕下為昊天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蓋  
凡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此詩命  
題之意不知其故續序強解之與詩意殊不相涉反  
覆味嘆以求其義莫如朱註所云居者責去者之說  
為安然序曰刺幽王而篇中多責同列之詞蓋幽王  
暴虐當時必有以去為明哲保身者然使入人為明  
哲則君臣之義廢矣故作者絕望其君而願望其臣



其缺望其臣者乃其所以深於刺聖也。首章述饒  
饒以發離散之端也。當時在朝之人必有借饒饒而  
去以避讒害者故於篇首及之離散之端原不在天  
始為無所歸咎之詞以志悲焉耳。昊天曰不大旻天  
而獨怒以天為弗應弗圖者怨極之詞也。二章言人  
心離散也。周未滅而曰既滅者謂雖未滅而有既滅  
之形蓋危辭也。靡所止戾亂無已也。正大夫離居先  
去以為民望誰復與我共事而念勞勩哉惟正大夫  
既去於是內而三事大夫亦莫肯風夜在公外而邦  
君諸侯亦莫肯朝夕匪懈蓋身雖未去而心已離無  
復君臣休戚與共之義矣。凡此皆周宗既滅之形而  
王獨援出為惡則此亂終何所止戾哉。三章因人  
已散而以各敬其身望之也。蓋承上章而呼天以訴  
之。奈何有法度之言而王不能信如行邁者一往  
而不知返則我不知其所至矣。然王雖為惡凡百君

子豈可因王惡而忘敬哉。各敬爾身而已。知各敬爾  
身則知相畏知相畏則知畏天矣。而胡不相畏乎。胡  
不畏天乎。蓋當時之人皆以王惡已稔不可圖存其  
離居而去者則曰尸位無益也。其莫肯風夜朝夕者  
則曰勤勞無施也。故詩人責之曰此非不敬王也。乃  
放素而不自敬其身者也。各相推諉而不相畏者也。  
不知疾威之所底而不畏天者也。深切沉痛殆使人  
無所逃罪矣。四章責其不言以明其不能敬身也。兵  
戈之禍成矣。勢不可退也。饒饒之象成矣。生不能遂  
也。曾誓御猶知慘痒而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  
是一人憂之而眾人不憂小臣言之而大臣不言也。  
聽言二句極描滿朝落窺望之狀。聽言者探君所  
聽之言答之而已。若一語招說即惴惴而退矣。若是  
者各愛其身而非各敬其身者也。畏讒畏禍而非相  
畏非畏天也。五六章代為憂時感事之言以責其去  
也。蓋不可去之義前已悉責之。然責之而不原其情

彼將有辭自解至此始權為寬假之詞。若謂今日諸  
臣固亦有萬不得已者矣。吾方責爾以言而今之言  
者則可哀矣。上方好佞而惡忠忠言則躬痒巧言則  
處休而欲求百爾君子之用。此實難矣。吾方責爾  
以去而今之仕者則林且殆矣。上方好枉而惡直直  
則見為不可使而得罪於天子枉則見為可使而取  
怨朋友而欲求百爾君子之敬身此又難矣。但所貴  
乎賢者謂其能於極難之中竭吾力之所能為。循吾  
分之所當為。焉爾若皆以難而去之將委天下事  
於何人乎。蓋揣去者意中之言以塞其辨寬之乃所  
以嚴之。縱之乃所以擒之也。匪舌是出猶云咄咄不  
能出諸口也。忠言似咄咄與如派相反。怨及朋友懼  
清議也。當此時尚有顧忌朋友之人蓋亦賢矣。此詩  
人所以責望獨深也。七章窮去者之情也。蓋不可去  
之義與不得不去之情既前後反覆言之矣。此詩無  
可相讓則以室家為辭故又詰之曰吾謂爾宜歸而

遷於王都爾則曰子未有室家且畏禍甚深至於憂  
思泣血無言不疾蓋其詞道其情懼如此獨不念爾  
去國之時又誰從作汝室家乎。豈出可作室而歸獨  
無家乎。窮詰至此愈無辭以自解矣。此皆大夫責其  
同列之詩或因曾我誓御我字遂以為誓御所作不  
知詩特舉誓御之慘痒以起下文凡百君子耳。然則  
哀我填寡豈小宛  
亦填寡所作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印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逆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  
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序曰小曼大夫刺幽王也。○詩意刺王誤用回適之  
謀而已然篇中專指謀者誤國之罪薄責其君而厚  
責其臣此則詩人忠厚之旨也凡刺幽王詩自節南  
山以下諸篇無非咎其臣之詞不獨此篇為然說詩

詩編

卷四

十五

者反覆而咏嘆之則詩人言外之意躍然矣。○首章  
言謀猶回適無所歸怨而歸之於天也不臧即回適  
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不待其謀之敗而誤國誤民  
之病已先見矣故以孔印嘆之孔印即所謂何日斯  
沮也二章就上章而申之見小人回適之謀皆喜同  
而惡異也淪淪訖訖從來小人情狀不出於此小人  
相聚雷同附和淪淪然如蚊聚蟻中眾口同聲然其  
雷同附和之時無非以排誠正人為事者故此四字  
必合言之乃全蓋當淪淪時而訖訖之象已具矣若  
是者彼所謂可喜吾所謂可哀也具是違具是依二  
具字又從淪訖生出舉國之人依之違之如出一辭  
無復敢為他論此所以蒙蔽天子而有不臧覆用之  
事也伊於胡底言淪訖終無已時此其所以孔哀之  
故也三章言小人回適之謀皆競智而避禍也我龜  
二句極肖末世謀論多成功寡之象蓋天下事任與  
議常相類也今謀夫孔多紛紛各肆其說則有議無

任并其所議亦付之空言矣安能有所集哉發言盈  
庭二句形容小人攬權避事尤為刻畫蓋成敗可付  
之君國則各逞胸臆為數陳禍福稍屬於身家則共  
相回互為觀望夫謀國者必身任其成敗禍福然後  
智勇畢出而事無不集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蓋謀者若是其不易也今之  
謀夫孔多者外飾虛詞內圖弛責當其盈庭則人人  
居其功事敗則則言者辭其罪是非鋒起臧否愈湣如  
行道者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地安能進於道哉  
四章言小人回適之謀皆舍遠而圖近也小人所見  
不過目前故雖鄙瑣猥賤之適言亦聽而從之即前  
章所謂不臧是依然就彼適言之中亦且置陵詬詈  
而不自已蓋小人相謀而不能相下故常角立互持  
以至於相爭即前章謀夫孔多是相下故常角立互持  
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為國而與適言之人爭之非

詩編

卷四

十六

徒無益而反害之矣所遂吾成哉五章責以用賢也  
吾所以惟適言是聽是爭者豈皆無可與謀哉夫國  
雖靡止民雖靡盬然有聖者有肅謀哲又者固未嘗  
乏人也今皆舍而不用如流泉之往而不返則雖舉  
國皆賢亦徒付之一慨而已六章因小人回適之謀  
而懼及於禍也小人但知其已然而不知其將然知  
暴虎馮河之患而國家之變有大於暴虎馮河者則  
不知也惟身在憂中而不知憂此則可憂之甚者我  
所以戰戰兢兢如臨  
深履薄而未有已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岍宜嶽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詩經 卷四 十七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鳴鳩斑鳩也。似鴉鳩。項有綉文。大豆曰菽。螟蛉桑上小青虫也。果臝卽今細腰土蜂。純維無于連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祝之曰類我七日而化為子。故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大蜂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而非此細腰土蜂也。一名螻蛄。春令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故又名離渠。渠之為言動也。以其飛且鳴之勤。與兄弟之風興夜寐也。桑扈。竊脂也。好竊肉脂食之。而不食粟。淮南

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裨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嘴曲。食肉。則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是也。素質者。其翅與領有文采。則所謂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是也。岸與犴同。犴地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故以牢獄為犴。犴犴一作軒。此詩序云刺幽王。毛傳遂舉詩中之言。牽合附會。於王身不獨失序。意且失詩意矣。朱子謂此非刺王乃大夫遭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也。但既曰兄弟相戒。免禍。此即所以刺王。者。詩人之旨。深厚可思。豈必如後人醜詆。怒罵然。後為刺耶。朱子之言。蓋與序旨暗合。而不自知。乃特角而攻之。亦可笑矣。全詩兄弟相戒之意。皆從有懷二人而生。然其所以懷二人者。則本諸敬而已。末章乃所以為敬者。亂世自全之道。莫如能敬。故詩人於幽王之詩。凡屢言之。然敬與憂懼不同。孔子語禮。此其故可思。首章相戒之端也。鳩非戾天之物。

詩經 卷四 十八  
鳩鳴而戾戾。天力不及。而心有餘。以興連亂憂傷。而念昔人如鳩。天心力不相。也。明發。迨旦。即懷二人。則無時不懷。可知矣。二章兄弟相戒。以敬也。酒力與人爭勝。溫以克之。所以杜酒禍也。彼昏不知者。質本昏矣。又專壹於醉。焉則昏者。日益其昏矣。以其有餘於昏。故曰富。溫克者。愈醉愈見其齊聖昏者。愈醉愈益其昏。則不敬其儀之故也。敬與不敬。天命去之。故兄第交相儆諭。而曰各敬爾儀。一不敬則天命去之矣。且可以告其子也。中原之菽。可采而得。然不采不得也。螟蛉之子。可祝而似。然不祝不似也。以興善道可學而至。即不似者。終有時而似。在我教之誨之而已。式穀之道。不越於能敬。蓋亂世兄弟但求各敬爾儀。以免於禍。然必上念父母。下念子孫。則其意愈深矣。四章兄弟以風興夜寐相儆諭也。脊令飛而且鳴。其勞如此。今我兄弟日月逝矣。風興夜寐。雖

所進之道不同。然其不敢自暇自逸。以忝於父母。則一也。無忝所生。綰上明發二句。最為有情。得此一綰。遂覺此詩前後無非為父母而作者。蓋亂世人心。最為急。玩故以人情最切者。警之。人情最切。無如父母。既念父母。未有不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則自無不敬矣。禮曰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敬其親。是傷其本。本傷則枝葉從之。此之謂也。五章言憂亂之切。以見其不容不敬也。桑扈不食粟。而食粟病寡。不宜岸獄。而宜岸獄。蓋必無之事。而今忽有之。則亂之甚也。所以心煩意亂。握粟出卜。以求所以自善者。握粟出卜。極狀貧窶之態。貧窶如此。而不忘自善之道。則情愈迫。而意彌警矣。末章極言其敬也。集木臨谷。履冰皆所以為敬也。恭人小心。謂他人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亂世君子。皆無罪而憂懼如此。我獨能無履冰之恐哉。君子無時不敬。豈為免禍而履冰。

然而免禍之道亦終不越此矣。朱子語錄云：今人看文字，敏者揭開，但曉然於意味，却不曾得；但看百遍，自是強於五十遍時；看二百遍，自是強於百遍時。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初看也只尋常，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解不得的，意却在說不得裏面，數語可為讀書之法，錄之以示學者。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詩

卷四

十九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施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笥。我躬

不聞遑恤我後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續序云：大子之傳作焉。一名鵲鵲，郭璞曰：雅鳥也。雅與鵲同，小而多羣，腹下白，蓋鳥之不反哺者，謂之雅鳥。古序止發一語，而已自一語而外，皆毛衛諸儒以其師說續之也。故續序之混，古序前已辨之。審矣及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可廢者，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宋人不察，遂稱大子宜臼，自作夫臣子得罪於君，父宜引慝負罪，之不遑乃託之歌，咏以刺君。父豈非高子所謂小人非趙盾所知也。而孔子以為魯由趙盾為臣子者，無所逃罪，則雖不知猶之知也。申侯親率犬戎弑幽王，而立宜臼，當時宜臼居申，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討賊，又從而為之，成申成許焉。此其罪非趙盾所可同日而語矣。而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以

詩

卷四

二十

纂賦之賦，而稱其仁且擬之以五十而慕之，舜則亦異於孔子矣。及見漢儒續序曰：太子之傳作焉，而後知古人諷諫之深。而孟子親親之言，為不誣也。夫纂賦之罪，此宜臼異日事也。當其被讒，見廢之先，宜臼固無罪矣。無罪而廢為之傳者，豈能無辭哉。先王之教太子也，大傳在前，少傳在後，欲其知君臣父子之道也。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太子以觀大傳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子，以有罪而廢傳之罪也。太子以無罪而廢，亦傳之責也。為宜臼傳者，既不容已於言，而父子之間，又有難於言者，於是托為宜臼哀慕之辭，庶幾幽王之一悟，所以曲全其孝而嘿動其慈。人臣諷諫之道，無以踰此。故曰：小弁刺幽王也。三百篇中，凡涉諷諫者，皆稱謂刺，所謂刺者，旁引而刺之，中之謂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人子不幸而當親之大過，慘傷痛割，所謂怨也。怨者

詩解

卷四

二十一

必慕故其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  
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哀怨慕之言仁人孝子至性  
之言也而豈宜曰篡弒之賊所能哉特為宜曰傳者  
於其初之無罪而廢也遂舉宜曰所不敢言不能言  
者代為言之使若出於宜曰之口者宛轉纏綿以明  
宜曰之仁孝此則立言之道所以善處人骨肉之間  
也然則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者非謂宜曰能為  
親親之事特以所謂小弁之怨親者非謂宜曰能為  
已孟子嘗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宜曰之  
人則孟子固已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宜曰之  
其傳而置其人於不誦其詩不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可廢者也○詩中憂字凡七言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  
之本也首章自反也○以驚之得所歸而飛興窮人之  
無所歸也民莫不穀孝子自反之辭也謂民莫不善

詩解

卷四

二十二

之故耶而天生我之辰果安在乎是不得而知也  
四五六章怨慕無聊之極也蟬依於柳葦依於淵物  
皆有依而我獨如舟流飄泊而不知所至是以憂耳  
前言假寐永嘆至此則雖欲假寐而不得憂之至也  
鹿走猶念其羣雅鳴猶念其雌物各有親而我獨如  
壞木之瘁而無枝何哉壞木無枝言生意已盡也寧  
莫不知猶云我病如此豈王猶不我知乎蓋尚冀王  
之見知云爾鬼與死人非與人有親也當其觸於不  
忍之心則雖窮鬼來投尚或憐而先之矣死人在道  
哀極而隕涕無聲也路塚曰瑾左傳道瑾相望是以  
忍字淺看謂忍而不憐我也若以為殘忍則失立言  
之意矣七章言信讒八章言易言蓋信讒者立罪之  
本而易言尤信讒之因也信讒者來則受之如飲醴  
爵者來而不返字法工妙聽讒者舒緩而究察之則  
讒者無自而入矣伐木四句乃言其所以不舒究之  
故也使君惠然而舒究之如伐木之倚其本而惟恐  
傷折薪者之隨其理而惟恐壞則自不至舍彼有罪  
而惟予罪之加矣舍彼有罪而惟予罪之加矣舍彼  
謂子曷辭乎申生曰我辭焉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  
不樂今舍彼有罪之言所謂辭也此太子所不敢言  
矣今所為莫高者匪山也泉則深矣今所謂莫深者  
匪泉也匪山匪泉則不得謂之高深矣况宮闈之內  
寧有如山泉之高深者而可易其言哉呂東萊引唐  
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而止之復曰願陛  
下還宮勿露此言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  
矣以此為無易由言之証極透蓋當時幽王必有易  
伯服之事左右嬖倖乘醉飽之後窺王意旨以樹功  
見致禍之本在此也而又以遊梁發筍設為戒伯服  
語似尚有復返東宮之意立言婉妙却又說轉去以

見我已廢矣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為也此四句蓋古語之最婉痛者故詩人屢引之蓋屬望之極非決而絕之詞也大凡為決絕之詞者皆感憤無聊其中有所大不忍決絕者在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恤昊天已威子慎無罪昊天泰憐子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泣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覓遇大

詩觸

卷四

二十三

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煙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謂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毛云鼫鳴曰微腫足曰煙孔穎達曰鼫足腫也。鼫瘡也。脰有瘡足有腫皆涉水所為也。此大夫被謗之詩。序曰刺幽王而詩中皆深惡讒者無一語怨王此其所以為忠厚也。首章訴啟讒之端自天也。以昊天為父母猶小弁何辜於天以父母為天也。亂如此恤世亂君昏此無罪無辜所以罹讒也不言君而言亂者隱詞也。慎審也。身已

被讒而反覆自審則無罪無辜也。二三章本講所由生也。初者始亂之兆。又者既亂之形也。諺始既涵一涵字。描盡庸人信讒之態。蓋信讒之人必不自以為信讒。當讒言之來。姑持兩端。自謂精明。渾厚。隱忍。以徐察其後。既而猜忌中起。是非外搖。於是疑者有時不勝其信。迷不知不覺。而自入讒者之彀中。所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也。故諺始既涵。由其間諺而不敢怒耳。君子聞讒而怒。則不涵矣。不涵則諺者自不敢入。故亂可速沮也。君子見賢而喜。則并不待怒。而讒者自不能入。故亂可速已也。又言君臣由相疑。故盟盟已非矣。況屢盟乎。屢盟則亂長矣。信盜則亂暴矣。讒者乘間抵隙。以害君子。猶穿窬然。故曰盜言盜言。美而易入。如置毒芻豢中。使人不覺其毒。但見芻豢適口而已。故曰用餒共敬也。惟君子能止於敬。小人諂曲側媚。亦能貌為恭敬。然非其止共也。非其止共而王悅之。則適足以為王之病而已。四五章

詩觸

卷四

二十四

言讒入之情易知也。寢廟大猷皆以難者與易者。他人有心。即讒者變詐不測之心。故下二句以狡兔形之。兔遇犬則獲。讒遇智則窮。惜其不遇耳。夫豈終無遇之。日哉。此章與在上四句比。在下二句又是一體。又言柔木易樹。君子樹之行言易辨。君子數之行言者往來行道之言好醜。襟出然以君子之心辨而數之。無難也。數者辨之精也。惟辨故能數。然辨而數則辨又不足言矣。蛇蛇者。碩言自然之度也。出自口者。口如心而出也。若讒人巧言如簧。則與蛇蛇出口異矣。然巧言之病在不知耻耳。使其知耻。則自不至於讒矣。末章極其醜之詞也。彼何人斯。鄙之也。居河之麋。據地卑也。既微且煙。醜惡甚也。此必明有所指。詩人特為隱語。以斥之。蓋讒人本不能為其力。易除而勢易敗。特未有除之敗之者。遂使得為亂階。然亦終將自及矣。此處作不了語。趣甚。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  
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  
其身不愧于人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  
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違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  
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  
吹噓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

詩觸

卷四

二十五

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續序曰暴公為卿士  
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墮墳同土  
墮竹曰麓朱鮮詳矣城如蟹三足一名短狐含沙射  
人之影其瘡如疥神雅曰城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  
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凡盟者盟將來詛者詛既往  
三物如鄭莊公令出難犬馬以詛射類考叔者毛遂  
取雞狗馬之血以盟是也。○首言其心孔艱末言以  
極反側即此二語已曲盡小人情狀矣暴蘇舊交因  
終隙末以至構讒與他讒人不同故以彼何人斯頻  
頻相喚苦為不知其人者且篇中但言其可以相見  
而不肯相見若媿之若恥之若為瞻望若為疑揣若  
憐其消沮若冀其悔悟雖痛心刺骨備極刻畫而終

不言其所譜之事與被譜之由所以為高。○首章其  
心孔艱四字無限含蓄已包反側之意蓋君子用心  
但見其易小人用心惟見其孔艱雖未遽至反側然  
其勢將必至於反側矣此詩之妙在不直指讒者為  
暴公而設一從行之人為言便有波折胡逝二句訝  
其始密而今疎也伊誰二字因其不入故怪而問之  
維暴之云似信似疑吞吐趣甚。○二章二人從行謂  
暴公一人而從暴公者又一人也前既曰維暴之云  
矣此復為不知之詞謂此二人者其誰譜我而構此  
禍乎方信而不知之詞謂此二人者其誰譜我而構此  
乃不責其譜而望其信意更深婉謂爾之不入唁我  
其意固以我為不可矣則始者親厚之時何嘗云不  
可乎即此一語已曲盡小人反覆之態矣。○三章逝  
陳又逝於梁矣魚梁在門外陳則堂下至門之徑也  
譜人者外若示和若譜在門外陳則堂下至門之徑也  
然而中虛情愆欲進復却起不前故逝梁而不入逝

詩觸

卷四

二十六

陳亦不敢入但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蓋一事負友跡  
跡閃爍遂至於此故又謂之曰汝之不入豈有愧於  
人乎豈有畏於天乎而汝固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也  
冷諛巧諛趣甚。○四章其為飄風形容小人不畏於天也  
測卒遽無序之狀最肖自南自北而不相值我心猶  
可自反不如不相值之為得也。○五章以下微詞緩語轉  
入轉深妙甚謂爾當徐行時猶不違息今爾之亟行  
又何暇脂爾車乎爾既亟行則今之臺來云何徒僕  
我空望如此也。○六章又冀其還而望之多方攻詰  
小入至此無處逃閃矣謂爾之往也既托於亟行而  
不肯入矣若以還時肯入則我心安矣若還而又不  
肯入則爾我心不可知矣爾其於還時臺來而使  
心安乎蓋自處處高責人愈婉其立言愈忠厚而用  
意愈深刻使觀者但見其忠厚而不覺其深刻所以  
為妙。○七章又將始者不知如今云不我可之意而透

發之伯仲者同官親愛之稱。堦箠者兩人唱和相得之喻。而譙周古史考遂以爲暴辛公善吹堦箠成公善吹箠不知何據如貫者速而不解之喻言旣如此則豈不我知而譙我哉如曰不我知也則請詛之詛者以禍福相要皆反覆攻詰之辭也。○八章始極發其情之奸言汝非鬼蜮也覲然面目而可以視人罔極乎反側二字末始言之然終不露一譙字高極

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  
言也謂爾不信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遂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卷四

二十七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掘  
井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  
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巷官道名。即所謂永巷也。永巷猶言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周宣王時。姜后待罪於永巷。是也。巷為寺人之所居。伯長也。寺人職掌永巷。故曰巷伯。錦文如貝。故曰貝錦。裨雅曰。貝中肉如蚪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曰貝南箕。即箕宿也。常見於南方。故曰南箕。豹似狗而長尾白頰。而黃身。諺曰。瘦如射豹。體細瘦。故也。窮北之地。多寒。不生五穀。投之有北。使之凍餓也。此詩大率遭讒於官刑之先。既刑而作。是詩以追恨之。故班固於司馬子曼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萋菲小文。猥

史致其罪有似貝錦然貝錦似錦而實非錦成其錦者萋斐耳大甚者小而文以大罪也哆微張貌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諛者因我有近嫌之事而成其罪猶因箕星之哆然微張而侈大之也誰適與謀謂誰主是策而使爾詭幻若此也毛傳曰侈之為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鄰之嫠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夫避嫌而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鄰之嫠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男子閉戶不納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使巷伯避嫌如魯人則南箕不得成矣緝緝者諛人以其罪績而益之如女之績也翩翩者諛人伺人過失往來輕颺如鳥

卷四

二十八

之飛也捷捷幡幡言讒口便利反覆也謀欲譖人謀欲譖言與上章誰適與謀皆有非出一人之意慎爾言也既其女遷身受其禍反若為之叮嚀為之商量為之說報應冷甚趣甚好好得志而樂也草草失意而憂也王聽不聰故呼蒼天蒼天而訴之也視彼驕人猶言彼蒼當鑒觀此人也但言視之而已未及禍福而禍福之意已在言外矣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恨之深也豺虎無所不食而不食讒人有北無所不受而不受讒人則讒人且為豺虎有北所共棄矣姑付之有昊使制其罪蓋至此愈恨愈深矣記曰惡惡如巷伯此之謂也楊宜下濕以楊園下濕之道而有時加於畝丘安知刑餘賤者之言不有補於君子哉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敬者止讒之方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真予于懷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風從上而下曰頽。頽風回旋  
如車輪有周旋不舍之意。此朋友相怨之詩。作於  
幽王之世。則為刺幽王矣。蓋風俗厚薄在於一人。故  
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維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此  
朋友相須之喻也。將恐將懼。四時曲盡。小人薄態。轉  
字有味。急則相持。緩則相棄。在轉移間耳。維風及頽  
頽風回旋。轉不舍。喻朋友相周旋也。置予於懷。小入意  
氣相傾。自是如比較。愛若加膝。語尤為刻。畫棄予如  
遺。則都不復記憶矣。三百篇中。每有與後人詩造意  
同而工拙迥異者。如小弁維憂。用老漢人云。維憂令

詩觸

卷四

二十九

人老少一人字換一用字便深一層。此處棄予如遺  
漢人云。棄我如遺。跡又覺漢人多一跡字。意致更為  
無窮。則句法長短限之也。末章言谷風在山。其為長  
養草木者廣矣。其有死草。萎木者。天也。豈可以長  
長養之大德哉。小人之交。德厚不知怨。小必記。自是  
常態。此二語乃古今覆雨翻雲。凶終隙末之本。使反  
是焉。則白頭如新。寧復有不全之交哉。然朋友相棄  
而先自居於小怨。若為分任其咎者。亦見古誼。巷伯  
篇中。嗟兮。後兮。亦先自居於避嫌之。不審蓋朋友之  
道。莫如自反。先責已。而後責友。此所以為君子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  
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嚴華谷曰。我蘿莪也。蒿草中  
之高者。莪。壯蒿。無子者。梅。誕生曰蒿。類甚多。一曰蓬  
蒿。召南彼茁者蓬。是也。一曰青蒿。又名藟。小雅食野  
之蒿。是也。一曰牡蒿。又名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小雅匪莪伊蔚  
是也。一曰白蒿。又名藟。召南于以采芣。是也。一曰香  
蒿。又名藟。白蒿。莖粗。科生。有香氣。大雅取蕭祭脂。是  
也。一曰藟蒿。一名草藟。青白色。莖如筋。而輕肥。始生

詩觸

卷四

三十

香可食。小雅食野之華。是也。或云。莪。蒿。蔚。皆一物。  
始生為莪。長為蒿。蔚則蒿之尤粗大者。莪可食。蒿蔚  
則無用矣。此行役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與刺幽  
王何與。特以幽王之時。人民勞苦。致有不終養之事。  
則以為刺幽王云耳。刺幽王非作詩者本意。特序者  
從旁而撫時。增思感。傷流連。則以為孝子傷心之語。  
皆可以刺幽王也。谷風諸篇。其義亦復爾爾。匪莪  
伊蒿。匪莪伊蔚。蓋自傷不副父母所望。以我為不  
知其是蒿。是蔚。耳。哀哀二句。蓋於親殺之後。感念初  
生。自爾情深。故其言與陟岵。鴛鴦。無異。而其心則較  
陟岵。鴛鴦。倍慘也。餅以喻親。罍以喻子。猶左傳子大  
叔引此。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蓋餅。喻王室。罍。喻  
晉也。餅。資於罍。父母依於子。理相似也。鮮民猶言孤  
子也。生不如死。撫膺極痛之辭。然其最傷情尤在久  
矣。二字。三復自得之。銜恤。靡至。非親歷者不知此言  
之痛。生人之常。非出即入。今其出也。抱憂與俱。其入



也置身無所則無時而非可哀之事矣既入矣而曰  
靡至此句尤可思父兮一章又舉劬勞二字而痛快  
言之連用九我字見我之所以有我者父母也生鞠  
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字一層倍苦一層顧復二字情  
景尤真腹字更奇謝靈運曰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  
則回顧之復者兒行而父母未行則追喚之腹者懷抱  
于腹間也父母出而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遽去父  
母入而自外至懷抱其子而不忍置皆就襁褓時而  
言數語得之哀哀父母言德已淺矣言報抑又淺矣  
故但曰欲報欲報若無可報也無論承歡聚順服勞  
奉養不足言報即摩頂放踵而頂踵亦父母之有豈  
所以為報乎至於無可為報則德不足以言之矣無  
所擬似庶幾罔極之昊天耳昊天覆育生成豈萬  
彙所能報哉唐人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亦  
是此意此等語意須從他父母後思之方見其慟  
末二章見孝子觸目皆悲故觀南山遇飄風無不關

詩觸

卷四

三十一

其親歿之感者民莫不穀以終養者言之我  
獨倚害我獨不卒慟極而無可控告之詞也  
有饒簞殮有採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桃桃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有冽沆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採天畢載  
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序曰大東刺亂也。續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  
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於俎也其制如  
匙孔疏曰七用桑三尺吉禮則用棘杼持緯者也曹  
氏曰梭也袖受經者也璫瑞也佩璫謂以瑞玉為佩  
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四時周流名曰  
天河一曰雲漢織女在漢旁三星鼎足如跂鄭氏云  
襄駕也言更其肆也蓋日月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

詩觸

卷四

三十二

經緯者右轉而經星與天同其左旋一晝夜一周而  
有餘也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周天十二次一晝夜  
為十二辰晝日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故曰七襄也牽牛河鼓星也一曰黃姑籍者車內容  
物之處故明長庚皆金星也蓋金星朝在東所以故  
日之明故曰啟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故曰長庚  
金水二星或先或後皆附日而行但金星行在日先  
則晨見而暮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不見獨言  
金星者金大水小故也天畢畢星其狀如掩兔之畢  
故曰畢也箕星為教客為口舌按箕四星二星為踵  
二星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北斗七星自一至四  
為斗自五至七為柄柄西則天下皆秋矣。前五  
章至不以其長皆備寫東人之苦忽從維天有漢以  
下憑空幻出一段奇怪皆以絕無義理中顛倒縱橫  
以寄其憤懣不必深解深解則失之矣毛鄭必欲句  
句牽合幽王君臣因失詩趣後人又執以為東人望

詩觸

卷四

三十三

天怨天之語亦未得作者言外之情也口首章困極而思古也錄其皆富足之意以此為反興也錄滿而抹曲則其物力之充裕可知矣周道錫京之路也周室威時朝覲會同率由此道如砥而平如矢而直四方諸侯大夫往來王畿者莫不履此而沿途小民亦凝眸屬目瞻望車馬一統之威今何時也有瞻顧出涕而已朱註東方賦役由此而輸於周語甚有味此小之國也杼柚其空織事廢也葛屨履霜則禦寒之無備可知矣佻佻公子嬌驕本不耐勞而亦奔走周行則賤者又可矣既往既來言非一往來也當其威也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此大夫所以撫時興慨不容自己也三章言薪已獲則枯矣况復浸以寒泉能無腐乎民已勞則傷矣况復重以力役能無病乎契刻也謂憂苦之事刻於心也末四句申言上意惟薪已獲故宜載之

無待其浸惟民已勞故宜安之無待其病尚者庶幾之辭亦可二字酸甚此處哀韻在二也字猶楚辭入情處皆以此字今只也諸虛字嘆出之四章但形容東人之勞西人之逸而已雖不言及群小得志賦役不均之事然已悉於言外見之矣舟人私人舉卑者近者以例其餘也五章前四句極寫西人暴殄之狀東人食且不飽安所得酒今饋西人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衣且不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則其用之也必甚輕矣此東人所以重困也自維天有漢至末三章又從窮戚無聊中發為不必然之想怪怪奇奇不可捉摸若謂東方之人力與地利盡輸於西矣意者天其憐而助我乎然天不能助東人反若助西人以害東人者蓋煩苦之思無所歸咎望助既切則見似助者而喜之畏害既深則見似

詩觸

卷四

三十四

害者而疑之總是作者想頭靈變平地波瀾詩思至此擬議路絕非復拘文牽義鑽舟求劍者所能索解矣維天有漢句歐陽永叔曰不言日月而言雲漢者以其光之不能下燭也此語得之若謂天之有漢不過監亦有光而已織女在天不過終日七襄而已豈真能憐我而助我哉雖則七襄以下層層剝換轉入較深然皆一意自為委折非更進一層也七襄似影杼柚意服箱似影往來慈然總不必牽合觀其大意而已鄭箋云人織用緯往來反報而成章織女徒織其名耳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不成章語最聰明然其實詩人止就織女二字點綴生情耳非真責其報章也織女不能助日為織而使錦牽牛不能牽而輸物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織而使錦牽牛不能牽而輸物啟明禽獸南箕不可簸揚線紉北斗不可挹取酒漿是數者皆空有人間器用之名而於我全無實用且南箕反禽其舌若助西人而吞噬我北斗反揭其柄若助

西人而挹取我紗在畧於貴雲漢牛女金畢而詳於責箕斗二星蓋怨恨之極痛心刺骨傷於西人之蠶見星之形有類於噬者即畏之傷於西人之取見星之形有類於取者即畏之畏其真者而并及其似者鬱憤中作此無理之談似謔似呆種種不平未嘗有求於天而若有求於天未嘗有怨於天而若有怨於天箕舌張而曰翕蓋張則必翕噬則必吞反言以見意也徐巨源曰觀詩中所叙之星皆戌亥月夜所見之候也而有履霜之語作詩者因時有感而借以發意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率莫我有匪鵲匪鵲翰飛戾天匪  
鯁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蘇微隔有杞棣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鵲與驚同音。鵲前鵲之  
奔奔音純。鵲也。此則鵲也。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  
鵲。其飛上薄雲。蓋驚鳥也。一名驚。一名沸。河今大  
鵲翔翔水上。魚令上沸。波攪而食之。禽經曰。海河  
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湧。是也。其翮可為箭羽。  
蓋鵲華六翮。皆乘風輕動也。為鵲類。亦驚鳥也。爾雅  
曰。驚其飛也。翔以厚風。回翔布翼不動也。鳴則風生。  
風生則塵埃起。故曲禮曰。前有飛鳥則戴塵埃。杞棣

詩觸

卷四

三十五

杞也。根名地。骨本草云。仙人杖。又曰。西王母杖。葉  
實根皆可食。棣赤棣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皮好  
叢生山中。可為車輞。輞車輪外圍也。○首二三章自  
傷也。憂則苦暑。秋則苦病。冬則苦風。此三時者。本無  
美惡。但得意者。觸景皆喜。失意者。觸景皆悲。耳。宋玉  
悲秋云。皇天平分此四時。今獨悲此。涼秋曰。平分  
則天意無美惡。曰。獨悲。則人情有歡怨。可與此三詩  
相發明。先祖匪人。謂豈神人。路隔先祖。神而匪人。乎  
胡生則念子。段則忍子也。語及先祖。無可歸怨之  
詞也。四五章寫怨也。皆反興。以起下意。山有美材  
則人知其美。今國有殘賊。而人莫知其惡也。泉水有  
時而濁。尚有時而清。今我之構禍。則無時而善也。南  
國以江漢為紀。無情之水。尚為地之所有。今我之盡  
瘁。率不為朝廷所有也。莫我有如云。不我眷顧也。猶  
左傳。不有寡君之意。七章傷避亂無策也。鳥可戾天。  
魚可入淵。我非魚鳥也。欲高飛。深入其可得乎。以此

四句合謂天蓋高四句。觀之想見亂世。君子展轉側  
側。無聊之態。八章述作歌之意也。我作此歌。惟以告  
哀而已。豈敢有他望乎。蓋無可奈何。安之若命。明知  
告哀之無益。而不容已於言者。情也。篇中言憂言秋  
言冬。而不言春。至此忽感嘆於蘇微則春生之物也。  
然則四時無非悲怨矣。○先祖匪人。謂先祖匪以我  
為入乎。胡使我至此。  
此極也。此說亦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或

詩觸

卷四

三十六

意。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  
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  
風議或靡事不為。  
序曰。北山刺幽王也。○梅誕生曰。馬駕具在。腹曰。鞅  
在傳。齊大子光抽劍斷鞅。是也。鞅。所以拘物。王事鞅  
掌。謂為王事所拘也。或曰。鞅。以輕馬而執在手。一釋  
手。則馬奔而不可御。故總攬國事曰。鞅掌。○詩為勞  
役不均。而作然有勞苦之情。無憤懣之語。所以為忠  
厚也。○首章述行役也。陟山采杞。役者感物傷懷。借  
借註訓。強壯其實。即言從役共事之人也。憂我父母。  
猶言遺父母憂也。二三章嘆獨勞。也不言獨勞。而言  
獨賢。寓意深婉。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  
四方。又將獨賢。意而暢言之。詩意本言勞役不均。而

詩詞似誇似喜其怨嘆傷嗟之情皆以感恩知已之語出之占地甚高立言甚厚四五六章又遞相比勘以見不均之意言雖重辭雖複而終無一語怨王此所謂可以怨也然其妙尤在將勞佚二意演為十二句於勞字一邊不其形容獨於佚處極力刻畫似讀似羨以志不平如燕燕居息燕燕而安之甚也偃息在林高卧而廢人事又甚於居息矣不知叫號深居不聞人語無復知世間有愁苦叫號之聲又甚於在床矣棲遲偃仰疲於佚也蓋佚者之疲於佚亦猶勞者之疲於勞終日飽飧熟寐懽懽困人如病如癡故棲遲遊衍或偃或仰使其筋骨脉絡鼓舞搖蕩以舒其情寤寐之氣也又甚於不知叫號矣湛樂飲酒則歌舞沉湎道遠醉鄉又甚於樓連偃仰矣出入風議則不獨居已於事外也且以事外而彈射事中之是非蓋優閒之人無處栖心故其一出一入惟以風議他人為事則又甚於湛樂飲酒矣楚辭卜居篇亦將

詩觸

卷四

三十七

忠依二意演為十六句亦於忠處不甚費力獨於佞字一邊深文巧詆窮極工妙以寫其騷怨與此篇筆意彷彿相似深心者自辨之○慘慘畏咎一句較前後五句獨深有此句而後知向之畏勞者不過畏咎耳亂世任事之難如此此所以有不均之嘆不然經營四方亦賢者所樂有事也又何怨焉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無將大車維塵雖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云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諸害自悔與小人也○將大車者車未行而塵先起以興君子而進小人則事未集而憂已生矣塵者小人之喻猶王茂

弘所謂元規塵汚人是也思者追悔之意一為小人所誤則嗟嗟無及故曰祇自底兮知思之悔之之無及而欲無思則悔之深也真寔者明為塵掩也將大車則塵盛而明掩用小人則憂生而智昏矣不出於顯憂多思亂若或蔽之耿耿然若滅若沒自知而不自見此沈憂之態也頗與耿同謂小明也墮者蔽之深也重者憂之加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亢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

詩觸

卷四

三十八

瞻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亂世征役之大夫與在朝之大夫皆履危端故悔仕於亂世者厭已勞於征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又念同列在朝之友而以靖共之道戒之自傷未已忽復戒人蓋戒人乃

所以自傷於自傷之極又進一境耳其曰小明者所以別於大雅之大明爾亦猶小旻之別於召旻無深意也故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明四詩以小明篇別其為小雅也然大雅宛弁獨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首三章皆行者悔仕之意明明上天二句言其久苦而呼天也我征二句言其遠也二句言其久也其毒大苦謂所憂如中毒而甚苦也共人僚友相得之人也在位宜共在亂世為甚故稱以共人所以相勗也末二章靖共爾位義不出此蓋以勞役而視在朝者則勞役為苦然以罪罟譴怒反覆而視勞役則彼在朝者豈得晏然哉所以念之而涕零如雨而又不言我豈不懷歸而與共事哉但畏此罪罟而不歸耳不復簡書而畏罪罟其情迫其辭感矣日月方除舊而新即上章所謂二月初吉也曷云其還乎歲聿云莫矣以春二月西征至歲暮而不還即上章所謂載離寒暑也身獨而事眾則其不暇可知夫既

詩觸

卷四

三十九

憚我不暇而又念彼共人惓惓懷思而顧念之情之至也譴怒者罪罟所顯加也若下章反覆則罪罟之所隱中矣政事愈感亂亡之象不止於我事孔庶矣采蕭采菽此歲莫事也自詒伊戚無所歸咎而自咎也興言出宿寫憂思甚微當與漢人詩出戶獨傍徨引領還入房二語互觀一則畫不能安於外而欲歸內一則夜不能臥於室而欲宿外其展轉無聊之狀則一也四五章以自勉之道戒友也君子即共人也無常安處安息謂勿狃於安也一恒字無限長慮憂隱皆在其內靖共謂自靖以恪共其職也居亂世者隨風而靡易與回邪為親故又戒以惟正直之人是助惟正直之人是好則神聽而穀祿與之景福介之矣恂仕於亂世者知君寵之不可恃罪罟譴怒反覆之不可逃而冀福祿於神聽蓋可必者我也不可必者神也以所可必者聽之不可必者無可奈何盡其在我此又忠告之至意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湑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瑟瑟琴瑟鼗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周禮地官鼓人以鼗鼓鼓役事註云長丈二尺妯動也瑟琴堂上之樂籥鼗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全詩刺意渾涵首三章刺而婉末章刺而隱鼓鐘於淮水之上聞者宜何如樂也今曰憂心且傷曰憂心且悲曰憂心且妯則時事可知矣淮南子曰載哀者聞絲竹而悲蓋亡國之政其民困故其聲之所感無非憂也淮有三洲舉所見者而言始則湯湯湑湑至於歷時之久水落而

詩觸

卷四

四十

洲見焉蓋流連忘反極矣鼓鐘者幽王而思及古之淑人君子感慨最深懷允君子謂懷之信不忘也然但言懷之而不言所以懷之之故尤見蘊藉其德不回樂與德稱也不猶謂不如今之荒亂也同音以琴瑟笙磬四樂言也不僭以雅南籥三事言也雅南者樂章也籥舞者樂容也此章再不言憂而憂之意自在言外非淑人君子之人而奏淑人君子之樂亦愈見其可傷也已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蹕蹕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詩醵

卷四

四十一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續云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茨疾蔡也布地奠生子有三角倉貯於室更積於場安坐以妥尸也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既奠祝出迎尸於廟門外尸入升筵視主人皆拜妥尸遂坐俯勸也尸告飽視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剝判其皮也烹熟也肆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持而獻之也剝烹肆將各有其入所謂濟濟跽跽也。○將持而獻之也祭於初祭求神之時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初尚曰求諸遠者歟註索求神也蓋訪者神所栖乃

詩醵

卷四

四十二

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於此以求之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故註曰皇大也君也饗禮也饗以煮肉廩饗以炊米燔者火燒之也難熟者近火故肉曰燔炙者遠火也易熟者遠火故肝曰炙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於俎所謂從獻也蓋執饗賤者也賤者踏踏而敬則貴者可知矣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而敬則卑者又可知矣獻酬交錯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為錯然此是導飲非祭舉之飲也賓者孫者主人酌尸酌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尸遂出蓋君迎牲而不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於阼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於神故迎送皆以廟門為斷也廢徹是送尸以後撤饌之時儀禮尸俎佐食撤之是也不遲者不留神惠也燕私是撤饌

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以胾俎豆籩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燕內兄弟於寢是也。○此詩但觀只東萊所謂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事於神者詳二語便見詩人思古傷今無已之意故力農奉祀以告民力之普存而庶事之修舉蓋農事若是其重也篇中所謂濟濟跽跽踏踏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救者咸儀之盛也倉廩牛羊俎豆苾芬者物品之豐也妥侑蒸嘗所謂交神明也獻酢燕私所謂達羣下也萬壽攸酢萬壽無疆卜爾百福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四者皆本於德盛政修而所以德盛政修者則在乎致力於民而已後世政煩賦重田萊荒蕪不致力於民而求享於神是以誠敬薄而孝愛衰祭祀不饗福祿不來也故詩人於此三致意焉全詩皆以祭祀為主而首章先必以力農則其大意可知矣。○首章言酒食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俎豆佐之然黍

詩觸

卷四

四十三

稷則酒食所自出也言說黍稷而先以除田去茨見  
農事之難也以此祀以受以侑四以字皆言黍稷  
也次章言牛半也祀事幽也而曰孔明幽明之故非  
先王孰能通之一明字包孕甚廣不言薦馨告虔而  
薦馨告虔之義已備矣三章言俎豆獻酬之事也禮  
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謂皆合  
於法也卒獲謂皆得其宜也凡人之敬勤於始而怠  
於卒故君子之禮儀笑語必從其卒而觀之也四章  
承上三章而言之蓋飲福受胙時事也工祝致告徂  
使受福既而以所報者往予主人也祝致神意告主人  
於此句偶遺其解耳必勞孝祀以下皆綴詞也朱註  
解極明如幾如式語實而與最耐尋繹如幾謂意之  
所至即與福期也如式謂眾福所備如有一定之式  
不缺乏也蓋訓整謂不亂也稷訓疾謂不緩也匡訓

詩觸

卷四

四十四

一篇之意人君福祿莫大於子孫前五章言福言祿  
皆屬君身獨留子孫於燕私稽首之詞以足前章所  
未盡詩人補綴  
之法老甚妙甚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  
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  
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是烝是享茲  
茲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續曰不能成繼王之業疆  
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地官小司徒云  
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疆如方里爲井十里爲成  
千夫有遂遂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如  
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  
洫上有塗是也周禮土田之制百畝爲夫夫間有遂  
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尺疆理  
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以一夫言則百畝之遂徑  
爲疆中間畝畝爲理以十夫言則千里之溝畛爲疆  
中間徑遂又爲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洫萬夫之川莫  
不皆然南東其畝註解固確然大抵言疆理之中田  
畝繡錯或南或東不遇舉南東以該西北耳同雲者  
雪候也天覆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也農事冬  
雪欲其盛而過故言霽霽春雨欲其微而潤故言霖



霽俗云蝗子產於地中若冬有雪寒氣逼入於地則  
春麥不能出矣又俗云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  
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鷹刀刀有鈴其音中節禮  
云割刀之用而鷹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主人執鷹刀以啟毛蓋是時牲已殺矣收毛告純也  
取脂也取脂尚未病也病骨則莫熟後事耳朱子曰  
古人於祭蓋欲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故先作樂發  
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故先焚燎鬱鬯以陰  
氣求之求諸陽所以求魂求諸陰所以求魄也故曰  
周人尚臭蓋灌鬯降神之後乃迎牲於庭取血告殺  
取膋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蕭蒿也禮曰  
既奠然後蕭蕭合蕭蕭註莫謂薦熟也染蕭以脂合  
黍稷燔之所謂升臭也○此詩大意亦在重農事瓜  
瓞穰穰所以佐黍稷也前三章薦黍稷獲福之事首  
章從原隰引起我疆我理所謂田之也南東其畝與

詩觸

卷四

四十五

西南其戶語同妙一見萬戶千門紛錯之奇一見阡  
陌條理規制之盛二章又以雨澤引起同雲二字狀  
雪景如畫既優既渥三句兼雨雪言之冬雪微則土  
氣不沾春雨既足則害稼故冬雪盛而春雨微微而能  
久所以優渥足於生百穀也徐巨源曰雪者風雨  
相持而成也隆冬陽伏於下則凍而無雪故將雪必  
微溫溫氣升矣迫風而上與雨相遇而為雪故雪  
初至地輒融溫氣在地上也久雪則雪氣勝溫以有  
質之陰勝初達之陽陽氣復抑而下於是雪積矣雪  
積則陽溫之氣復深而土受其濕故為來歲豐年之  
兆春雪則不然陽氣方達而雪壓之故冬雪瑞而春  
雪不瑞也以此詮優渥足之義最徹三章則正言  
黍稷祭祀矣昇尸而并及賓者三獻之後主人有獻  
賓之禮賓謂助祭者也朱註陰陽和萬物遂從上章  
雨雪而生而人心懽悅一語補綴自妙壽考萬年從  
人心懽悅看出尤晦翁極有體認之語四章因獻瓜

苴而獲福然瓜苴亦因屬黍稷而并及之耳中田有  
廩漢書註曰井田法人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廩舍  
在內蓋公田百畝之內以二十畝為八家廩舍每家  
廩舍二畝半也疆場有瓜謂田畔種瓜王介甫所謂  
地無遺利也蓋秋嘗時偶值瓜熟故割為苴以獻之  
也天子之福莫大於壽壽考則受天祐矣五章奉  
犧牲而獲福然亦因黍稷而并及犧牲故曰從以騂  
牡謂黍稷薦而騂牡從之也血骨以上既灌而迎牲  
也必芬以上既奠而升臭也祀事孔明以下  
則合而言之也萬壽無疆即所謂介福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詩觸

卷四

四十六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  
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當其旨  
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鄭箋云刺者刺其倉廩空虛  
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故傷今而思古也井田之法九  
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  
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千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十  
千是一成之數每畝穀一鍾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  
以驗豐登也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陳陳相因而食



詩觸

卷四

四十七

我農人也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康成曰倉  
 庫有餘民得賒賈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  
 受存新穀也耘去草也舜耕歷山象耕為耘蓋象行  
 必端正履必深耕田者法其端深鳥之啄食務疾畏  
 奪耘草者法其疾畏也耕墾其土以附苗根謂耕也  
 稍轉壟草謂耘也又云因墾其土以附苗根謂耕也  
 凡禾之患不與生而俱死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秕  
 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苗稍壯每耨輒墾其  
 根及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黍稷蕪蕪而  
 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髦士農夫之通稱  
 萬物者進而慰其耘之勞也社者五土之神能生  
 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共工氏之霸九  
 者四方之神東句芒西蓐收南祝融北玄冥中央后  
 土是也田祖先嗇也孔氏曰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  
 祖先為稼嗇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

茅獲屋曰茨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也梁車梁小  
 所謂梁輶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京高邱也未刈之禾  
 曰稼露積之禾曰稌全篇為勸農之詩故其詞皆美  
 農人也首章勞農也倬者公之限甚明也謝疊山  
 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生於三代之後其  
 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予民  
 常多倬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予民  
 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  
 水旱霜蝗吾民常如年者上之人故散得其道也  
 農夫耘耨而黍稷茂故有年者復有年也巡省則見  
 止息之地進髦士而勞之蓋農夫不能遍為慰勞故  
 進髦士與之言而因之以諭眾也二章奉祭也上五  
 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以報秋成而上五  
 祈來歲之豐也齊明犧年禮之盛琴瑟擊鼓樂之盛  
 亦互文耳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舉方社以見田祖

詩觸

卷四

四十八

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甘雨  
 得則黍稷生矣黍稷成則士女育矣曰以祈以介以  
 穀者相承而言也三章省農也康成云曾孫謂成王  
 也蓋傷幽王而思成王耳今亦以主祭者泛言之省  
 耕之時曾孫適至曾孫在上農夫在野而田畯又至  
 勸農而撫摩之熙然無間也田畯司嗇之官鄭云漢  
 之嗇夫也攘其左右審其旨否上下相親如家人父  
 子攘者農夫左右相輔之食不敢以獻故強取而當  
 之以著其相忘也描寫奇甚又見其耒治而畝竟而  
 知其善而且多矣長畝者履畝而行知其竟畝如一  
 也終者言其常常如此也惟禾易長畝終畝且有故  
 曾孫不怒而農夫益敏於事曰喜曰不怒皆互文也  
 田畯見而喜曾孫見而不怒是以農夫不待趣督而  
 自勸也四章收獲也曾孫之稼之庾而曰農夫之慶者  
 蓋補助勸勞者上之德而耕耘收穫者下之力故歸  
 笑於農夫而欲厚報之民以萬壽祝君君亦萬壽祝  
 民者君民一體欲以常享年之慶也輔慶源曰用  
 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戢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衰薄  
 之所為古無是事是以歸而欲厚報之也徐玄扈  
 曰詩與文不同文則不容錯亂若詩人作詩一章自  
 為一義或更端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  
 述往事或更端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  
 波討源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非拘拘以  
 時日為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於秋祭  
 之時首章述耕耘之勤二章述祈報之禮三章省農  
 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  
 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為秋祭無疑三章不論為省  
 耕省獲無不可者故以此詩為兩年事者固謬有謂  
 前三章更耘一時者故以此詩為兩年事者固謬有謂  
 因遂以二章之祭為在耘耨之時而三章亦省耘之  
 事者皆曲說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鄭云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至災害穀風雨不時萬物飢饉於寡無所

詩

卷四

四十九

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凡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曰南畝鄭云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云實未堅者曰阜孔氏曰乎者米外之皮甲在乎外若鑿也毛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蟊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孔云四種虫皆蝗也穉幼禾也蓋穗之低小者曰穉刈穫所不及也一束曰積束縛之所不及也合束曰秉蓋載之所不及也一莖曰穗穗謂刈之散亂者也騂黑者南用騂北用黑各隨其方色孔氏所謂舉二方以就韻是也○前詩言農夫之慶此詩言曾孫是若交相歸德上下之情所以通也首章言農事備也田大則稼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種與器者農之備也既種既戒則既備矣既備乃可有事於農矣器戒故章招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而庭碩是若者人君以農夫之事為事農夫之欲乃其所欲

故農夫不自以百穀庭碩慰其望年之慶而以爲此曾孫之所欲此則上下相孚之極也二章言苗實而無損也既生房矣既就實矣既堅熟矣既齊好矣而無稂莠以亂之無四虫以戕之然後害不及穉穉且不害則庭碩者可矣矣狼莠既可力去而四虫必藉田祖之神以昇於炎火此則曾孫之福豈農夫之所及哉三章言雨澤溥而收成倍也既無稂莠又無四虫則所望者雨澤也然農夫所有事不過既種既戒而已不能必重之必去雨之必時也今虫去而雨復時此天神之惠而即曾孫敬天神之惠有渰萋萋濕潤上行萋萋其盛也朱子云雲欲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和言其徐也數語得之雨豈有先後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者蓋以天澤即君澤農夫不敢妄邀天恩而以爲皆吾君所致也穉穉四句寫豐年粒米狼戾之狀即從惜福廣惠中看出甚妙坊

詩

卷四

五十

記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夫曰不盡利則義而有慈雖農夫也而鄙吝之私消矣曰遺民則惠而有術即農事也而暴殄之戒深矣蓋一事而眾美備焉非豐年有餘何以致之四章收獲之後而以報美備焉非豐年有餘何以告曰曾孫來矣二句情景活甚以其婦子三句亦見上下相忘不啻家人父子也精意以享曰禋方謂四方之神據詞義當云來禮祀方今云來方禋祀者例文也蓋當省敘之時又值禮祀報賽故農人以景福祝之此君民之通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琇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韜蔽膝之衣稱乎冕者  
即韜也。韜韜不言弁而常弁常衣在其中故曰兵事之  
赤也。韜韜不言弁而常弁常衣在其中故曰兵事之  
服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一萬二千五百家為卿  
凡起徒役每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總  
七萬五千人為六軍也。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  
子玉瑋而珖珖珖珖珖珖珖珖珖珖珖珖珖珖珖珖  
戎事之服也。○此詩與車攻詩大意畧同但車攻作  
於宣王之時則為美此詩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也  
成王營東都不獨據天下之中而洛水上游尤四方  
朝貢輸輓之所集故瞻彼洛水之泱泱而見諸侯朝  
宗之盛焉。君子至止鄭康成以為諸侯世子來受爵  
命於東都蓋從續序賞善罰惡之說也。晦翁獨以為  
天子來會諸侯於東都然玩六師一語則晦翁之說

詩觸

卷四

五十一

為長蓋錫京非不可以示尊而朝會必於洛邑者所  
以布德振威安不忘危故有如茨之福祿而又親御  
棘輪講武以作六師焉。作者所以鼓其氣也。君子萬  
年所以長有其福祿也。福祿既同一人之福祿與諸  
侯共之也。保家室保家邦者天子以天下為家也。首  
章福祿與講武並言次章言講武而不及福祿三章  
言福祿而不及講武錯  
落互見此作手之妙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  
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  
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此詩與蓼蕭語意不殊  
但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耳我觀之子鄭康成謂古  
之明王晦翁謂天子所以美諸侯覺晦翁之說為長  
首章我心寫兮尚未言其美也。次章維其有章則美  
見矣。三章則有章又見於車馬矣。四章又從美之可  
見者而及其不可見者矣。左右特借用之詞毛傳以  
左為陽事右為陰事非也。左曰宜右曰有互文也。未  
二語專承有之尤自錯落有致似字字法妙甚凡文  
章威儀經緯變化無一非其所以也。即上文所謂譽  
處有章沃若皆似也。蓋譽處有章沃若三者雖皆其  
所有然有使之譽處使之有章使之  
沃若者則譽處有章沃若乃其似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

詩觸

卷四

五十二

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  
不難受祿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續云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陸氏云桑扈竊脂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  
兩會參也。釋鳥所云桑扈竊脂鴉鵲則謂青質嘴曲食  
肉好盜脂膏者是也。故曰率場啄粟以性之竊脂者  
言也。又云桑扈竊脂棘輪鴉鵲此桑扈之又一種也  
對竊丹者言之則所謂素質其翅與領鶯然有文章  
者是也。故曰有鶯其羽以色之竊脂者言也。小雅所  
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釋鳥亦兩解也。猶之無羊云  
九十其特良邦云殺時特壯爾雅有黑唇特又有牛

七尺為傳亦兩解也。兕觥罰爵也。毛傳云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然陳設而已。蘇角上曲貌。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舉古君臣燕接有禮之詩以諷之也。其頌禱之中不忘期望規儆此王言所以不瀆也。通篇以桑扈之有文章與君臣之有禮法威儀然首言受天之祐次言萬邦之屏則福厚而功高矣。福厚功高驕盈易生故三章言不戢不難。四章言彼交匪敖此功所以愈高。福所以愈厚也。旨酒思柔柔者臣道也。飲酒而思柔凜然童殺之罰矣。思字妙甚不言自求多福而曰福祿來求福祿豈有求人之事乎。句法最警。

駕鸞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駕鸞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

詩觸

卷四

五十三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序曰駕鸞刺幽王也。駕鸞匹鳥有思者也。雄雌未當相離人得其一則思而死俗云雄鳴曰駕雌鳴曰鸞。張子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畢小綱長柄者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斬芻曰摧飼粟曰秣。此詩續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所謂交萬物有道者指駕鸞馬以例其餘也。宋人謂諸侯頌禱天子之詩蓋駕鸞馬以答桑扈亦猶裳裳者華所以答瞻彼洛矣也。然以其作於幽王之時即如宋人所說其為刺詩則一也。首章以不一而足為興也。二章以理有同然為興也。三四章以馬為人所養福為人所安為興也。然上之祝下必舉其德又志其戒下之祝上讚美與規儆俱無所可

施也。但首稱其福祿之宜然而已。次稱其所以艾之綏之而已。此桑扈與駕鸞二詩之別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入兄弟匪他。萬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入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入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詩觸

卷四

五十四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續云暴厲無親不能樂同姓親睦九族孤特將亡故作是詩也。萬寄生也一名萬木凡桑柘柳楊楓等樹皆有之。女蘿兔絲也。蔓延草上釋文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霰霰與雪同爾雅曰雨霓為霄雪郭璞所謂冰雪雜下謂之霄雪是也。徐巨源曰雪多作於戌己之日戌已者土土數五水數一。方冬之時水氣司令土氣下動以水遇之故一得五而為六是以其花六出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王於冬至春而休木氣不與其事而水氣復休故其花隨土氣而為五矣。是以雪之初成也為霰而後下氣薰之然後蒸薄而為花其六此之謂也。雪之始降者何以不能蒸為花而先集霰也。曰氣之初相遇則回斜飄颺空中花輕而霰重輕者花者薄以輕輕則回斜飄颺空中花輕而霰重輕者

後至而重者先集也此與朱註之說互相發明朱註  
祖鄭箋也。幽王惟不能親睦九族故舉同姓安樂  
之詩以刺之也。賓維伊何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層層  
喚醒謂王服此皮弁者何為乎燕同姓也又言所燕  
者豈他人乎兄弟也重言之以見敦睦宜先也。萬籟  
松栢有相附之勢喻兄弟不自為尊托於天子以成  
其尊也。天子之兄弟不難於富之貴之而難於見之  
見之則情通而意合故未見而奕奕既見而說懽親  
親之義以類相見為得也。次章時者善也物得其時  
則善矣。炳炳愛之盛也不見則兄弟之間猜疑紛起  
此憂之所以盛也。見則無此患矣。惟然相親所以有  
臧也。三章言兄弟而及甥舅則親親之殺也。又以震  
之必雪喻老之必死情至之語不覺淒然死喪無日  
二語所以極歡趣耳。然而慷慨流連意悲詞促即作  
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雨雪四句由樂而哀末二  
句又由哀而樂哀樂循環妙在無端彼所相勉者一

詩觸

卷四

五十五

久之歡耳他非所計也。維安維字即曹子桓所謂偏  
當痛飲酒也。秉燭夜遊為樂及時安知達生之言不  
重其傷生之痛哉。然作此詩於幽王時者山樞  
宛死之悲見於王言固知其非盛隆氣象矣。  
間闕車之聲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  
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  
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序曰車牽刺幽王也。○牽車軸頭鐵也車行則設之  
維之健者為鵠其尾長六尺字說曰鵠尾長而走且  
鳴其首尾喬如也。雖有多種其類不同若王后羣衣  
夫人掄翟王之服自驚冕而下是也。鵠又下驚一等  
故有集維鷽以取象。鷽御也四足之美有鷹兩足之  
美有鷽柞樹也。○詩美新昏所以正夫婦之始也。  
褒姒嫉妬亂政故引令德之季女為諷。猶關雎之思  
淑女也。首章末至而迎之也。問闕然設此車牽乘以  
往迎者為思此變然之季女耳。非饒而若饒非渴而  
若渴其深於饒渴者冀季女德音來括耳。括會也。果  
其來會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燕會而得好友此  
人生至樂。今有德音之季女則所樂何減。好友哉。蓋  
得良內助如得一賢友也。二章三章既見而樂之也。  
鵠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之事。辰謂嫁之及時也。  
字法奇。淑而老碩大也。謂女以德而大也。來教謂來  
相助我為內治也。碩女來相助我是以式燕且譽而

詩觸

卷四

五十六

悅慕無厭雖無旨酒嘉穀令德以與汝而汝亦庶幾  
飲之食之歌之舞之蓋悅慕之極無以申其無已之  
懷但慙其物之微德之輕而已。庶幾者冀望之辭也。  
四五章則又舉始終而咏嘆之也。析薪而葉滑然以  
興所得副所求也。鮮我觀爾猶言難於觀爾也。高山  
而不得仰景行而不得行新昏而不得觀此其心必  
有所不自已者矣。今幸馬服御良可以來括是宜其  
既觀而慰我心也。表記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  
之老也。僂焉日有華孳孳而後已。蓋此悅慕季女之  
詩也。初無與於好仁而夫子以為即詩人之好仁不  
過是也。仰高山行景行鄉道而行出於中心所安欣  
然油然不知老之將至此豈肯中道自廢哉。故曰中  
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聖人說詩圓通旁徹不可以言語拘牽如此故  
朱豐城曰凡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所

謂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景行而不達於國都也此語可與表記之言互相發明云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有二種蒼蠅善亂聲青蠅善亂色故雖鳴曰蒼蠅之聲而青蠅則以刺讒於蠅之大者其色正蒼俗謂之麻蠅青蠅首赤背若負金蒼蠅能遺糞俎豆中而青蠅則善點汚人變白為黑古云蠅蠹點玉蓋蠅能敗物雖玉猶不免况其他乎故以營營狀蠅與讒人也蠅好交其前足搖翅自扇其聲皆在翼傳曰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喜熱而惡寒遇冰輒側翅而去故冰不可致蠅所為夏

詩

卷四

五十七

虫不可語冰也。營營往來之聲聚之成羣驅之不去雖止於樊止於棘止于榛其漸且入於簾幙几席之間此不可不慎也詩刺幽王而以豈弟君子屬王則立言者忠厚之道也護人之毒至於交亂四國而其始不過構我二人而已首揭無信讒言以見信讒之端甚微而其禍則甚大也罔極謂其變亂反側不可窮盡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蓬豆有楚般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瑟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籥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為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詩

卷四

五十八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無爵不識矧敢多又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鄭云豆實菹醢也蓬實桃梅之類孔穎達曰微是總名此文散核與蓬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是般鐘鼓既設者將射故射也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先射鄉飲酒之禮故也此詩乃諸侯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歡之樂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醉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賔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父錯以循也大侯君侯謂天子諸侯之侯也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眾耦故曰同蓋將射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懸以避射位既旅然後張弓及矢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也籥舞文舞也言文舞以該武舞言笙鼓以





臧醉者不恥而醉者恥之此常態也式勿從謂以  
下設為不醉者意中之言欲持以告之而不可得也  
勿無也謂告也若曰爾盍無從而謂之曰汝縱不能  
無醉其亦無至於大怠乎蓋汝之溺於酒者皆大怠  
之所為而不自知也倘其無俾大怠則不至於可恥  
而不當言者不言不當從者不語矣汝若由醉而言  
則罰汝出無角之殺羊蓋脅以必無之物使之深戒  
且當載號載嗽之時危詞謠論俱無所施姑為此無  
義理之語以責之對醉人言自應如是耳而又云汝  
飲三爵時已無所記憶矣矧敢又多而加爵乎玉藻  
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  
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此之謂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鍋宣樂飲酒魚在在藻有  
莘其尾王在在鍋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

詩觸

卷四

六十一

在鍋有那其居

序曰刺幽王也。續云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鍋京將  
不能以自樂故思古之武王焉。此詩朱子謂諸侯  
美天子之詩而序言刺王也蓋幽王時萬物失其性  
故舉魚藻之得性者為諷幽王在鍋京將不能自樂  
故舉武王在鍋時之豈樂飲酒為諷以諸侯美天子  
之詩而作於幽王時則刺也朱子與古序及續序互  
相發明諸說紛紛或欲從序或欲尊朱皆偏辭也。  
藻者魚之所居水靜藻生魚在其中見首掉尾得其  
性也王在於鍋居重馭輕室樂飲酒大平無事至  
於有那其居則苞桑永固此豈樂飲酒之故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感涕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聲嘒嘒載駉駉君子所  
屬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  
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  
是率從汎汎楊舟緇繩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  
君子福祿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序曰刺幽王也。大豆曰菽金路以錫同姓繁纓九  
就象路以封異姓繁纓七就玄衮玄衣而畫裳龍衣  
卷也以龍首卷然謂之袞也蓋九章第一章也黼纁  
於裳如斧形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公衮冕九章一

詩觸

卷四

六十二

龍二山三華虫四火五宗彙皆畫也六藻七粉米八  
黼九黻皆繡也九章之內衣五章裳四章也侯伯鷩  
冕七章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四章也鷩鷩即華  
虫也子男鷩冕五章則宗與以下衣三章裳黼纁二  
章也鷩鷩雖即宗與也孤卿綈冕三章衣粉米裳黼  
二章也綈刺粉米無畫也大夫玄冕則玄衣纁裳  
而五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專舉上公之錫蓋從其  
厚者言之耳感涕泉出之貌搖泉湧泉也芹水菜一  
名水英一謂楚葵滑滑動也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  
馳驅以狀其敬也蓋車行則旂見矣馬動則駉鳴矣  
駉服外兩馬也駉則駉與服兼也分之二為駉合  
之則四為乘也赤芾服於腰而垂於股所以蔽膝而  
謹拜跪邪幅邪纁於股之下所以束脰而利趨踰也  
序謂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會而



無信義蓋舉古天子厚錫諸侯之禮為調耳朱子以為天子所以答魚藻則夢蕭湛露之廣也然即如朱言亦愈深其諷刺之旨矣首章言錫予之厚而天子之心猶不足也曰何錫予之曰雖無予之曰又何予之展轉躊躇以見好之之心無已也予之以車馬子之以衣敝而以為此先王寵綏諸侯之故事而未有以加故雖厚而以為薄也二章見諸侯來時之車旂以為喜也觀其車旂聞其聲見其驂駟即此時之肅然雍然則見其所至而知其為君子也三章美其入朝之恭敬也觀君之禮不止帶幅然即二者以例其餘則其敬可知也紆綬也人臣情慢之氣設於身體則其上交之儀非疎而教則急而緩矣故桑扈曰彼交匪敖而此曰彼交匪紆微之不敬在外而紆之不敬在內故匪紆為尤難也彼交匪紆此所以為天子所褒予也凡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所謂命也天子有命則福祿自此申之而不替矣四章美

詩

卷四

六十三

其平時之功德也軍後曰殿取其鎮重故毛傳云鎮也入則龍光出則屏翰則其鎮重可知能鎮天子之邦則為萬福所同矣平毛云辨治也左右之人能辨且治則其敬可知然置諸侯而美其率從之左右蓋即左右以見其無所不敬云爾五章申言之而嘆其至也舟繫於紼臣結於主此所以與之意也天子葵之謂天子能揆度其心福祿之謂福祿積而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謂其所以至此者優游自適而非有勉強不得已之懷也亦是二字所以傳優游之神而咏嘆之也凡出於勉強而不得已者君疑其臣臣驕其君或踟躕而凜罪咎或跋扈而有德色皆非詩人所謂優游也

駢駢角弓翮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為瘠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饅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雨雪濛濛見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要驕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蠶如髦我是用憂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角弓以角為弓周禮以六材飾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猱猱狄之屬一名猱輕絕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俗所謂金線猱者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毒矢射之取其尾為藥也猱甚愛其尾中矢毒即嚙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患也髦西夷之別名書作髦故誓曰及庸蜀羌髦玁狁

詩

卷四

六十四

彭濮者是也。幽王不親九族九族化之至於骨肉相怨然王之所以不親九族者以其信讒耳故末二章推而言之首章以角弓起興言弓之為物張之則來弛之則往猶王之於九族親之則附而近不親則離而遠也次章言王之遠豈獨一人之遠哉爾遠則民皆然矣故爾之遠爾之教也爾教民以遠則民皆相效以遠矣三章相承而言惟令善之兄弟則綽綽有裕不為爾所移耳彼不令之兄弟則無不胥然胥傲交相為病矣綽綽有裕謂其廣大而兼容也蓋引忍所感則責望潛消若遞相較量居己於是但見己是而兄弟皆非嫉人之肥但見兄弟肥而已獨瘠語言必報錙銖不遺彼以逆來此以逆往是非一人之病而兄弟交相為病也煮豆詩云相煎何太急斗粟諺云二人不相容知此二語可繹綽綽有裕交相為瘠之義矣四章又承上文言之謂天下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互持城府而不酌以彼此之曲

直以至兄弟之間名位各爭蓋小人之情不能一日無名位既有名位則又不能恬於名位所以受爵不讓相壓相讓不至彼此同敗不止所謂至於已斯亡者猶言至於亡斯已蓋倒句法也諺云兄弟爭財相殺而後已此至於已斯亡之喻也五章即受爵不讓之語而申言之言小人不量力如老馬之不受其後而其無厭又如食者酌之不勝任者故此章必有讓己以取爵位而不自知其不勝任者故此章及之若其點綴至情喻外設喻嬉笑怒罵不痛快不止則詩家之極致也六章又承上言凡若此者皆由王之遠以教之耳民已薄矣而王復導之以薄如教孫塗附而不知所終也若使王敦睦九族而有微猷則小人亦相屬而不至相遠矣而奈何其不然也末二章推言王之所以疎九族者以其信讒也讒者遇明者而止如雨雪之消於見視也而王乃尊而信之

詩觸

卷四

六十五

使小人得志而莫肯下違是以安居而屢驕耳妻者不一之詞也彼兄弟婚姻所以驕然有恩以相接者中國之教也而今之交相為瘡相怨一方如蠶如髮胥中國而夷之此大亂之道我之所憂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脛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苑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

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序曰刺幽王也○天子之尊非能獨為尊也使天子獨尊於上則嚴威之極凌替乃生上肆其虐彼不勝其虐勢必至生其慢矣上過求而無厭彼不堪其無厭勢必至違命而僭篡矣故天子之尊貴有以養之

也諸侯見幽王之暴而不肯朝故以苑柳起興而又以上帝尊王謂王威嚴若天神也苑柳人所願息也天子亦人所願朝也然天子威嚴如此豈可昵而近乎使朝而靖之則後之所求者必多矣俾猶言假使也惕亦息也極謂極欲過謂過分也末章以鳥飛至天而止興王心不知所至也居以凶矜謂徒以取凶而可矜也始但畏其極欲相求繼則畏其過分相迫終言凶矜則畏禍愈深矣諸侯朝天子所以靖王室也曷予靖之猶言予何為靖之也忽尊以上帝忽呼以彼人怨憤不平極矣以天子而彼之人之猶左傳所謂夫已氏也其目中宜復有王乎然則所謂上帝者亦鄙薄之甚而謬為此過量之稱耳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綢直如髮我不

詩觸

卷四

六十六

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姁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臺夫須一曰莎草以為簾笠可避風雨緇布冠制小僅撮其髻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自有制度不得言撮矣王介甫曰臺笠緇撮在野與眾偕作之服也緇密也緇直謂髮密而直如其本然不假髻也尹氏世為公卿周之世族吉與姑同姑氏后稷之元妃與周室世為婚姻故李氏曰尹吉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蠶螫虫也長尾為蠶短尾為蝎卷髮如蠶謂髮傍短髮上卷皆美飾也

○周人經行都邑，今思昔所傷在此，所思在彼。故曰：波都猶洛陽父老，想漢宮威儀也。首章孤裘黃，言其服之盛也。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則其德可知矣。有是德，有是服，所以係人思也。此後數章，雖不止言此，而莫非言此也。末二句慨嘆之意，但以讚賞想慕出之，謂如此之人，而歸於周乎？歸則萬民望之矣。蓋久慕而忽見，如久出而忽歸也。二章言夢笠緇撮，以見其沖淡也。言綢直如髮，以見其閑雅也。美都人士而忽及女粧，蓋服飾之妖，必先兆於婦人，而濃纖之態，必首倡於王都。所謂都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也。故綢直如髮，觀其髮之間雅，而知其為君子女也。三章男皆佩玉，女皆尹吉，舉貴家大族，以見其餘也。謂之尹吉，則不獨尹吉，彼都人士之女，無非大家舉止也。蓋有周歲時，貴賤皆佳，濃淡並宜，如此，此其所垂帶貌，古大帶垂三尺，故曰厲也。帶身飾也，髮首飾也。

詩觸

卷四

六十七

也舉其兩者以見一帶之垂一髮之卷其美而有章如此，則他可知已。言從之邁如所謂行與子同歸，蓋思慕之極也。五章又承上章帶髮而咏嘆之，蓋服飾之美，不如無意於美，為至美也。帶之垂非有意垂之，帶自有餘耳。髮之卷非有意卷之，髮自有旒耳。從風之帶與體相適如雲之髮與首相忘，描畫至此，飄飄仙舉，覺腰帶十圍尚費於莊開掃，慵來終有俗態。若夫胡粉飾面，弄姿搔頭，又無論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朶，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張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鯀。維魴及鯀，薄言觀者。

序曰：刺怨曠也。○綠與菜同，草名也。一曰：玉芻爾雅註：綠，草也。今呼鴨腳菜，藍草，可以為靛，藉以蔽膝也。以卷耳之懷，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怨曠矣。采綠，未盈忽念及髮之曲局，歸而膏沐，蓋好飾者婦人之性。此時遙揣君子將還，故膏沐以待耳。此中情景宛然。如見五日六日猶言自昨日至今日也。蓋踰五口而不至，又是六日矣。況六日又不詹乎？末二章思境所至，無所不言。君子若歸乎歸，而狩則為韋其弓，路而釣則為綸，其絕釣魚而出，則相與觀之一種親暱之態，總是痴情所生妙極。

汧汭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詩觸

卷四

六十八

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序曰：刺幽王也。○任，謂器物人所負持也。輦，車也。我任我輦，謂載任器於輦車也。我車我牛，謂駕牛於重載之車也。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旅屬於師，然有徒行者，有御車者，則皆師旅之人，別而言之，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此詩續序云：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朱傳云：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之詩。蓋幽王不能續宣王之緒，故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以宣王時，徒役南行者，歸美召公之詩，而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幽王也。首章舉召伯之勞，以引其端也。謝在周之南，故曰南行勞。謂慰勞所謂以佚道使民也。二三章役者與征者慶幸之詞也。任輦車牛，徒御師旅，八者皆以人言也。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遇征夫又如此，故役者征者

其相慶幸以為勞我有召公則此行非苦惟待竣事之後即與爾歸矣蓋云者預擬之詞也四章肅肅言其整而密也烈烈言其勇於趨事也營者董治之成者鼓舞之也末章王心載寧言召伯之功不徒恤下抑且慰上也呂東萊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此宣王九重宵旰之憂也必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此真知職分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觸

卷四

六十九

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在野思見之而不可得故曰刺幽王也桑宜在隰潤之地故桑在隰則美而其葉那而或沃而光幽而深綠似黑也既見君子皆從未見時遙擬之詞其樂云何欲自言而不能也此句已有遐不謂矣之意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膠好賢者與賢者德音膠固欲自解而不能也末章合上文而咏嘆之詞愈宛轉愈惻惻謂我既愛之則何不言之但中心藏之乎苟其藏之何日而忘之乎蓋愛之深者非不欲言有不能言者也其所以不能言者即問之於我我不知也大學不啻若自其口出楚辭思公子兮未敢言古詩云脉脉不得語唐人刀環歌云嘗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百種心宋詞云盡在不言中合而參之則詩意見矣何日忘之語尤可味蓋但言不欲忘則其意淺惟欲忘而不能忘則其意深大凡為欲忘之言者其中有必不欲忘者在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叩烘于熒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懞懞視我邁邁有鷺在梁有鵠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

疾兮

詩觸

卷四

七十

序曰周人刺幽后也○熒無釜之窻若今火爐也無釜之窻其上燃火謂之烘然可烘而不可烹飪也烘謂燎也鷺鷥鷺也一名扶老狀如鷺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嗜魚又善啖蛇亦能與人鬪其性貪惡○序言周人刺幽后而毛傳鄭箋皆皆為中后之詞蓋周人代為中后之言以刺幽王也且序言刺幽后而毛鄭代為宜白之言以刺幽王也且序言刺幽后而毛鄭以之子無良為斥幽王蓋刺王即所以刺后亦猶鷺鷥奔刺宣姜而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則斥宣公也今人以小弁白華為宜白申后自作而改刺幽后為刺幽王失其旨矣○首章白華野菅也白華為菅尚以白茅束而漉之今王與已本自相依而王獨遠我白華之不若也二章英英白雲之貌水上輕清之氣夜則騰而為雲曉則降而為露以養彼為菅之茅或曰露者霞露之露非雨露也即此二句描寫曉景與蒼蔚朝曦語濃淡各妙又言天運方艱難而之子不圖則曾不如白雲之露菅茅矣不猶謂宗社將危於內嬖而不知圖所以自救也三章以漉池北流小水尚

且可說物興碩人徒有尊大之勢而使我嘯歌傷懷  
念之不置也嘯歌本以舒懷而憂念之極反足傷懷  
然則長歌當泣而當其情至之時則又甚於泣也前  
曰之子此曰碩人以後或稱碩人或專稱子若疎之  
若尊之又若親之幽怨之辭固不倫也四章抑我也  
桑薪宜以炊爨養人今反以燎於無釜之竈猶以正  
嫡而居卑賤是以念碩人而勞我心也五章鼓鐘於  
宮謂王不能治內猶鼓鐘於官中不能使外人不聞  
也我思是以念子而憂心惛惛乃王之視我終邁邁而  
不顧也六章以鷺喻衰如以鶴自喻言鷺飽而鷓鴣餓  
也七章言鷺鷥為匹鳥常戢其左翼以相依今王之二  
三其德誠有愧於鷺鷥矣八章言以至貴而寵至賤  
則貴者亦賤猶以扁然之石而履之則履者亦卑所  
以之子遠我而俾我病蓋不獨為一身之病也毛氏  
謂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禮也鄭氏謂王后出入  
之禮與王同其登車履石申后昔亦然而今默而卑

詩觸

卷四

七十一

賤矣亦  
自有據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  
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遺忘微賤則各思所以自  
託故曰微臣刺亂也○英雄無資身之策而以意氣望  
人雖曰可傷亦可賤矣首二句托黃鳥為言倦飛則  
止於丘阿矣然道遠則其勞未已無所可望惟望人

之賑恤而飲食之指點而教誨之舉揚而後車以載  
之蓋其窮迫若此之甚也後二章豈敢憚行畏不能  
趨詞愈婉而意愈切蓋凡無故而  
甘自抑損者此皆有求於人者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克斯首炮  
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克斯首燔之炙之君子  
有酒酌言酢之有克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  
之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瓠葉新生可以為茹凡治兔  
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則燔之醕導飲也主人酌  
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酌以獻賓  
曰酌其主人又自飲者欲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不

詩觸

卷四

七十二

飲奠於席前○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況牲牢饗饈  
乎惟其棄禮而不行故大夫援古以志刺也○新葉  
為茹兔首可為醢苟其真誠不必嘉蔬珍羞矣  
故先王之禮豐則可為魚麗儉亦可為瓠葉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  
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稗雅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  
雨故天雨則豕涉水波也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  
亦汚今羣然涉波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可知已故  
有豕白蹢久雨之微月離二句將雨之微也停滯就

多雨歎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滂沱大雨矣月水之精而畢星好雨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凡征役愁苦之情出於征夫自言皆刺詩也。使上之人以此恤之則出車采薇之篇矣。首章前二句言其險也。次二句言其遠也。漸漸高石非攀援不可登也。况所歷之途山盡則水斷之水窮則山隔之山川相間又悠遠而不可極乎。此武人東征所以戴星櫛沐而不遑朝也。不遑朝語意最苦。朝且不遑何暇寢食哉。處乎次章即前篇之意而深言之。卒者山巔之末險而可畏又甚於高矣。沒則深箐懸峭杳冥無際又甚於勞矣。不遑出謂但見其入不見其出又甚於不遑朝矣。末章又舉征途之極苦者言之。蓋征途遇雨已苦矣。况履險涉遠又值積雨滂沱其苦更倍也。不遑他謂但知有征役而不遑及他也。凡行役之詩多念其父母妻子如鴛羽揚之水諸篇是也。此則不言父母妻子但備寫其險遠之狀而已。險

詩觸

卷四

七十三

述勞苦如此身且不保遑及其他以為吾之父母妻子皆他也。蓋傷心愈深矣。

若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羶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序曰大夫閔時也。若陵若也一名紫威一名凌霄。蔓生依大木延引至巔有華至夏月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其若黃之極也。牂羊牝羊也。羶首謂大首也。牝羊本首小今已羶癯則首大而身小矣。罍中無魚但見水中之星而已。此詩寥寥數語而悲慘之意凋殘之景對之傷心周室至此欲不亡不可得矣。若華柔脆之草其黃其青皆不可久以喻周之不可圖存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人心至此慘於荑楚阿離之感矣。牂羊身瘠而首大則陸產窮矣。罍中無魚而有星則水產竭矣。人得以得食為幸而不望飽則凶荒饑饉存至矣。天下將亂必先之以饑饉而後兵戈隨之。此詩人所為深憂也。三星在罍寫景奇甚。人食鮮飽二語酸鼻。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言有棧者乃車之狀也。此久役而自傷也。其情哀其

詩觸

卷四

七十四

詞促周室至此無復可為矣。故曰刺也。何草不黃。荒涼之世無不死之草也。無日不行。無人不將。民力盡矣。草青則茂黃則枯。玄則死無草不玄。黃變為玄也。無室曰矜。何人不矜。言征夫有室亦如無室。是天不無不矜之人也。民之所以有生者以其有室家之樂耳。今皆棄其室家是先王以民視民。今則同於草芥而匪民也。猶是民也而獨為匪民。是可哀也。兕虎所以在曠野者其性適也。民非兕虎也而率彼曠野傷其性矣。芘尾長貌。芘狐在幽草猶有樂時。征役在周道曾無休息。此反興之詞也。

詩觸卷四終



周之慎終矣多士曰文王以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  
 桑文所訓而桑文得穀以爲衣自然之報也以爲食  
 穆言欲德之深遠也文王敬無可擬似故以移穆想  
 像之而已穆移深遠此明體也凡人患則必移穆想  
 必明而己穆移深遠此明體也凡人患則必移穆想  
 之命去來之有以緝之緝明也明之體原無間斷非  
 試觀有商孫子其數甚衆然上帝天命既集則盛德  
 不可爲求而皆維服于周矣維服于周此武王後事  
 也當文王時猶方伯也纣三分有二亦就人心向背  
 言之耳當時有商孫子其數甚衆然上帝天命既集  
 故就成王時助祭所見者而推其受命之本言之也  
 五章天命靡常一句最爲警揚靡常者善則就而惡  
 則去也膚容貌之美敏應事之捷也三恪皆以容禮  
 遇之故服其黼冕用商之衣冠夫以商之孫子服  
 商之服以奉周之祭天命靡常最可念也故呼成王  
 之蓋臣而告之曰汝其無念爾祖乎無念者念也成  
 王而反於王之蓋臣乃所以深於武王也六章修德  
 者念祖之實事也修德則合於天命矣永言者心與  
 口常相念也自求多福求其在我而不必求之天也  
 求福在我則不獨天無權即祖宗亦無權矣不觀殷  
 之先乎當其未喪亦曾克配上帝矣我周今日之盛  
 猶殷先王之盛也故曰宜監于殷命不易不日之盛  
 所謂靡常也七章言既知命之不易則當思所以永  
 命者無使天命過于爾躬而止也宣昭義問所以永  
 善譽也古人論名必與實俱故宣昭義問所以修  
 德也有虞殷自天謂之無愆殷與之於天也然欲度  
 天命而上天之事者無愆殷與之於天也然欲度  
 文王即天也但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亦如其信文  
 王矣天命與人心不遠故言乎萬邦則配命可知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扶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韋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續女維華長子維行爲主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尙父時  
 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親迎之禮天  
 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兩船特舟單船  
 北船爲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舟行兩船特舟單船  
 馬白腹曰驪檀弓曰戎車乘驪蓋因武王所乘遂爲  
 常法也○此亦周公作以戒成王前敘文王之德後  
 及武王伐商之事以見天命之不易其而祖宗得天  
 下非苟然也全詩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爲一篇之  
 要領以後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君臣皆盛德之  
 所彙集節節與明明赫赫二句相聯終然其關繫則  
 在文武二人而武王之功又必本之文王蓋善必歸



詩解

卷五

親亦武王志也故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明在下君之德光天不可掩也明者明而天復命武王  
 可聚也難信者善則就而惡則去耳惟其難信則可信  
 矣所以獨不易蓋安危禍福惟王獨聖所以其難信則  
 王為獨不易也蓋安危禍福惟王獨聖所以其難信則  
 紂所居天位不得扶四正者也所以不得扶四正而有  
 藍有使之天子聖母以產文王也天而生天子失其尊  
 二章言天子聖母以產文王也天而生天子失其尊  
 聖人之母亦自聖母以產文王也天而生天子失其尊  
 生民言後稷而追及姜源長發言契而追及有娥也  
 曰仲其子言之若曰此孽君之中女王季之元配而  
 則從其子言之若曰此孽君之中女王季之元配而  
 文王之生母也乃及王季猶言乃與王季之元配而  
 行猶言一維德是行也但言大任之德而王季之德

雖略舉而自見此作者錯綜變化之妙也三章言天  
 人交與文王也故者德之與也敬之至者其德愈大  
 而心愈小故能昭事上帝而聿懷多福昭明也故以  
 昭為體故言敬止則曰新昭言小心則曰昭事也故以  
 人相感皆一志之所通也故帝曰予懷明德而此曰  
 聿懷多福半懷多福自集則非有以選之而若以翼  
 而己小心翼與而福自集則非有以選之而若以翼  
 德之也朕德不同者敬之心於方國而方國自我受之  
 焉偶然哉四章言天又生淑德為文王配也天之赫  
 赫在上則其監在下矣有命既集者商將為周也天  
 有所厭必有其所與非監觀之久豈易集乎不言方集  
 而默定其配洽陽渭洪大邦有子皆非人之所為也  
 天也大邦華國也大邦氣勢所在英靈鍾焉所謂深  
 山大澤實處龍蛇者也五章文王親迎也倪謗也言

詩解

卷五

大如之德與天伯仲天之妹也古人用語巧不累  
 則如帝王曰天子賢士曰天民黃帝稱廣成曰天師  
 也親迎于渭納采之終事也親迎之時比舟為梁昭  
 示後人敬昏禮也蓋殷時未為此制文王始之後遂  
 為沿禮也敬昏禮也蓋殷時未為此制文王始之後遂  
 生武王也續謂大任在前大如在后也變和也謂順  
 之武王承之也保護也右助也變和也謂順順天之  
 所氣也師克在和天人之間微有德則順順天之  
 害氣也師克在和天人之間微有德則順順天之  
 而內虛三千之族稅羸而氣藏故曰維予侯與末二  
 句設為眾勉武王之詞以見伐商之役武王所以奉  
 天而無私也當陳師牧野之時而較強弱計利害則  
 王心疑矣故眾勉之曰王奉天討上帝臨之豈可懷  
 疑以貳其心哉蓋眾勉之曰王奉天討上帝臨之豈可懷

以下歷指周師之威蓋人心所屬即氣絃之所在不  
 以形勢之強弱論也涼佐也或曰嚴肅之意變伐以  
 德言肆伐以威言德與威合所以為王師也會朝會  
 師之朝甲子昧爽也當癸亥之夕猶陰靈之蔽日也  
 甲子昧爽一戰之後則穢濁洗而四海清明矣會朝  
 清明言不崇朝而清明猶云一戎衣而有天下蓋其  
 神速也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藟藟茶如飴是始爰訓爰契我  
 龜曰止曰時樂室于茲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

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採之陳陳度之  
甕甕簞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鑿鼓弗勝廼立畢  
門畢門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  
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珣附子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瓜蔓生大曰瓜小曰  
瓠毛云瓠也蓋小瓜在枝間也朱子云瓜之近本

詩觸

卷五

七

初生者必小至末而後大也蓋瓜之大始於瓠比周  
之盛始於其微也陶器之始也陶去其土而為之故  
謂之陶復也陶若平地則不造但累土為之謂之  
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造但累土為之謂之  
復其土之高者則鑿為穴皆如陶然董烏頭也烏頭  
與附子同根似烏為之頭蜀人謂之董草契即所謂  
楚煇也楚制也卜者以楚煇之木燒之既執之以  
灼龜也言周之原地肥美其所生菜蔬苦如董荼亦  
甘如飴也司空掌營國邑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  
故次召之朱子曰國都如井田蓋為九區面朝背  
左祖右社其中區則居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  
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區為  
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則一區為左則宗廟  
社稷焉五區為地古人以牆為壁故多言版築之事  
勢畢同藝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以鑿鼓役事畢

詩觸

卷五

八

難難以見祖宗之篤於王業一則居幽時事一則遷  
岐後事也其敘大王獨詳則欲成王知周室起於  
微歷盡險阻由陶復陶穴而遷岐而服昆夷與化虞  
芮附後先奔走禦侮四句所以該通篇之喻也末章突  
語實相承接作法奇甚歐陽永叔曰此篇初讀大不  
疏遠相後乃曰文王甚歐陽永叔曰此篇初讀大不  
岐還岐後乃曰文王甚歐陽永叔曰此篇初讀大不  
斷續相去絕遠而氣脈聯絡終始知永叔此語者不  
此詩矣○首章原居氣脈聯絡終始知永叔此語者不  
故以瓜瓠為喻而緣聯則不絕也公劉以前語者不  
君不窕用失其官而緣聯則不絕也公劉以前語者不  
於此民幾無生至公劉而始居焉故之國語云我微  
一初生民時維維姜嫄此公劉而始居焉故之國語云  
公劉之自土沮漆見氣勢以漸而開也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二語蓋為下文築室作廟畢門應門張本然

章後也蓋上之役下以仁其後而弗急故以畢鼓  
節之下也故曰鑿鼓弗勝考索隱而弗急故以畢鼓  
能止也故曰鑿鼓弗勝考索隱而弗急故以畢鼓  
之郭門也故曰鑿鼓弗勝考索隱而弗急故以畢鼓  
有藏於此故也門者取其外故曰門其庫門者則  
門則居此以應治也門者取其外故曰門其庫門者則  
門則居此以應治也門者取其外故曰門其庫門者則  
別名也門則居此以應治也門者取其外故曰門其庫門者則  
門則居此以應治也門者取其外故曰門其庫門者則  
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王初作畢應二門後三  
墉植亦以依神有壇而下以無木曰冢土大社也  
王遂通立以周社於天壇下以無木曰冢土大社也  
社稷也社稷一曰社稷一曰社稷一曰社稷一曰社稷  
二木也皆生而有刺曰社稷一曰社稷一曰社稷一曰社稷  
任此則復難本於見祖宗之然詩述文王而追美王季大  
月陳陳猶難本於見祖宗之然詩述文王而追美王季大

詩解

卷五

七

七月之詩曰上入執宮功曰亟其乘屋豈必時在密  
 龜土室之中或者地近成狄則板屋向穴民間風俗  
 居半耳二章由幽遠使來朝走馬三句見大王避  
 狄遷岐時相地卜宅精神警策奕奕動人雖倉遠之  
 中整而目暇不為苟且此其所以開岐周無窮之業  
 也愛及二句鄭康成云與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  
 大姜之賢智也然則大姜內助之功已在大任大姒  
 之先矣三章定宅也地之美者徵於草木故董荼之  
 苦者皆美蓋王氣所集也始謀之已既謀之人繼則  
 謀之龜先人事後卜筮則可以止於足而築室矣四  
 章定民居授田畝也乃若始事之詞慰者慰其勞也  
 止者予以安也若分佈其居於左右也疆理解見信  
 南山篇宣者導其清源故者易其田疇也於是自西  
 水滸而往東凡開闢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為之  
 矣遷都大事今曰居雖改而丘甸如故人情晏然百  
 務肅舉此所以為興王也五章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也俾立室家該宗廟門社而言也其繩則直以下則  
 揆其基址向背繩以直之築其垣墉版以載之而所  
 先者則宗廟也故曰作廟翼翼六章治宮室也上章  
 引經束版特就束版者詳之故竟言築堵不復及引  
 章治宮室特就束版者詳之故竟言築堵不復及引  
 繩束版猶作廟不言束版者詳之故竟言築堵不復及引  
 也豈費其土之於衆也登其桮桮也馮馮牆聲鏗  
 也陳陳焉其狀荒荒也登其桮桮也馮馮牆聲鏗  
 築牆之事宛然目前如聞如見矣削其墜者存其脫  
 後則其重也牆脫則墜墜則墜墜則墜墜則墜墜則墜  
 馮馮則集者用力之厚可知矣此句猶詩人精於奈  
 物之語足補考工所未滿者鼓弗勝如當食時則  
 擊鼓當息時則擊鼓今民自就勸鼓弗勝如當食時  
 此篇出人心樂事之狀尤為入徹七章作門社也門  
 社皆曰乃立者明始建也戎醜攸行則將然之事謂  
 他日舉大事則舉宜祭於此蓋兵凶戰危祭社以求

詩解

卷五

十

福宜故謂之宜祭也二門建而大社立大社既立而  
 大衆攸行岐周此時勃興之勢固已咄咄逼人矣八  
 章服冕也服冕者不殄不隕就大王言之作祓以下則通  
 大王服冕而自服其冕其後相承續功累仁則昆夷  
 之盟而不墜其聲其後相承續功累仁則昆夷  
 不期服冕而自服其冕其後相承續功累仁則昆夷  
 大王未卑卑焉漢文王珠絲馬跡妙在無痕中問暗補  
 王季草蛇灰線妙在不露處周鼎成生齒漸繁他人  
 累言不盡者此則罕譬而喻但從木拔通輕輕則  
 出其辭簡而意已盡矣罪之甚不顯矣故駢奔突  
 之甚張口喘息故喙絀其受命之則不暇他謀惟得  
 而已則盡人微力章文王受命之則不暇他謀惟得  
 其平則無爭也脈生者物然奮出政與首章初生意  
 人自稱也蓋詩人見王業非一時驟興亦非一人獨  
 建也故自念之曰文王所以繼大王而起者固自由

然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力也得此一結不獨作  
 全篇之波瀾且足補前詩所未及而於勸戒成王之  
 意亦無滲漏且意含不盡若結外更有無窮議論妙  
 甚疏附者導下親上使疏者皆附也先後者引君當  
 道導先而相後也奔走者傳宣君德使人歸趨也  
 之也禦侮者折衝之材也此所謂文王四友也  
 允其械櫜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我戩戩士攸宜泝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口械小木叢生有刺材理全白  
 直理易破可為櫜牛輻又可為矛戟矜慎謂恨枝相

附而生也。禮藉以待其乾而用之。蓋薪之用於今日。行正禮諸士各執璋璣以助亞禋也。網紀鄭云以網。大綱舉網為張之綱。理之為紀。孔穎達曰。網者網之。縷故曰理。之為紀。○文王能官人。此其所以得人也。首三章言得人。從二章言文王能作之。又能網之。紀也。此則官人之方。而左右所以趣也。○首章以山木。茂盛與賢人衆多也。辟王謂文王濟濟敦容也。趣也。能盡也。二章三章。指髦士六師而言。然非髦士六師所宜奉璋助祭也。我則奉璋時盛壯之容也。髦士六師。宜美其無所不宜也。言淫舟舉當時所見以爲與也。文王未有六師言六師者。後人追美之辭耳。六師及之者言汲汲恐後不待戒命而至也。蓋偶舉此二事以見其得人之盛。非專於此二事得人也。四章雲漢

詩觸

卷五

十一

亘古倬然其爲章于天。非一日文王自以至於茲。舞賢才者非一人。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興者作之謂也。然則文王作人之盛。自豪傑而凡民無不勃然而興者。由其講考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五章金玉質也。追琢之即成章矣。以興之質質之至者。文亦至焉。追之琢之。即成章矣。以興文王之德之純勉。勉不已。即網紀四方矣。四方者文王精神之所在也。精神無在而無所不在。綱以總之。而在焉。紀以理之。而在焉。蓋聖人之與四方猶一身。惟其精神無所不在。故其筋絡毛髮觸之皆靈。牽之皆動。然則網紀四方者。乃聖人之筋絡毛髮所觸之而靈牽之而動者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沚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序曰。受祖也。○楷似荆而赤。萬貢所謂惟箇。籜楷是也。榛可充。籜楷可爲矢。玉瓚圭瓚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爲中央。形如槃。容五升。口徑八寸。孔氏曰。瓚如勺。爲槃。盛之。故形如槃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鬯。酌而裸之。其酒黃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按秬黍黍一稊。二米鬱。金草也。其草似蘭。體銳圓。似蟬。色黃。似金。煮以合鬯。所以灌也。本草云。其花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五月間采之。即香遠。方鬱人所實也。產鬱林郡中。及蜀地。色冲氣也。周人尚臭。以鬱草

詩觸

卷五

十二

芬芳條暢。故謂之鬯也。傳曰。鬯。草生庭中。曰德至於地。則蓂莢起。秬鬯出。此之謂也。○此詩續序云。周王先王世修。后稷公劉。出此之謂也。○此詩續序云。周王德也。是以君子指大王王季也。紫陽謂此咏歌文王之祖也。但漢儒之說。未必無據耳。至詩皆從君子德福之相因者。反覆而贊嘆之。而豈弟則其所以爲德也。○首章言受祿以德。而德之氣所凝。故豈弟君子每章及之。薄也。旱麓之足。則草木所以望澤者。莫不資其深厚矣。豈弟樂易。祿必集焉。君子豈以豈弟干祿哉。但自詩人言之。則見以爲干祿之道。莫宜於此。是焉耳。若曰彼所致福者。非他乃豈弟也。語以拘而愈靈。句以縮而愈深。意以折而愈合。今人無此筆力矣。次章言德福所以必應也。金疊不陳。濁醪而黃流。必注圭瓚。此福祿所以必降於豈弟也。辭者不期然而至。若從天而

詩解

卷五

十三

降也三章言君子之致福不自一身而止又能錫福於人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昌其邦也蓋各適其性而已其飛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則豈第君子可不作人乎蓋君子在上使人自鼓自舞勃然與感而不知誰之為之者猶魚之不自已於飛躍也四章五章言德盛者神歆以歆歆豈第之必獲福也酒皆德馨所薦也此章不言豈第而意之在焉又言木茂者人之所燎德盛者神之所慰也豈第君子宜欲得為善之利哉以其為神所慰也應予以為善之利耳六章原其致福之本也福莫大於子孫故以萬萬延蔓於餘枝而茂盛喻于孫依緣先德而昌熾也夫豈有觀觀俸於其間哉一有觀觀俸俸之心即為回邪矣求福不問其與于祿豈弟句呼應表記引此詩而言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功又云得自是不得自是言君子不以得求福不問之義矣故

大明之詩之言文王也  
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晉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刑于寡妻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序曰文王之所以聖也○孔穎達曰大姜大任大妣皆獨大者尊稱也武王姬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又曰春秋傳云昔蔡邕魯衛毛明都諸曹路畢原鄭邠文之始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此特其見

詩解

卷五

十四

於書者耳然亦可見其多故曰百斯男○首章言文王之聖本於大任而成於大妣也思語詞言此莊故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媚於大姜以盡婦道而大妣又配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專言大任者蓋王季之德人所易見故稱文王而及其母妻以見天之生聖人非偶而成之者非一端也二章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國家也承上言惟文王之聖非偶故格先公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舉此二者而幽明該矣然上言大妣嗣徽音此云刑于寡妻者見大妣雖有內助之力然儀刑之者則文王也御治也刑法也嚴肅以濟其愛也陳止齋曰古人於蓋其法近於忍而不止於敬也三章推而進之見文王所以事神齊家者和之至也肅肅敬也惠疑於肅肅肅在廟以惠為肅肅之至也蓋文王之和且敬無事

不有無時不然非有所作而致也我之自處雖不可見而其戒慎則常若有赫然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而其操存則常若有守而勿失者所謂文王之德之純也四章言文王之聖不受不損亦不待人益也戎疾大難也夫難之來聖人所不能免文王雖不殄之使無而光大之德終無瑕玷所謂樂天者也未嘗不合於法焉有所聞固為法矣即無所聞而亦未即無諱之者而亦自入於道焉不必從諫乃聖也五章言文王之化及於天下也此與前章凡兩言肆者皆指其効而言古之人指文王也譽聲望髦俊人也天下之成人小子皆賴文王以有成由文王德威無厭故天下之士譽起而才俊如也此也樸樸子麓兩言造就人才為量也然則聖漢為章千古常在焉飛魚躍天機流行即所謂古之人無斁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湛其  
栲啓之辟之其櫟其柎攘之剔之其縻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詩

卷五

十五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幽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開闢崇墉言執訊連連攸誠安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崇墉  
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序曰美周也。木立死曰腐。自斃為弱。孔穎達曰立  
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腐生木自倒枝  
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木叢生者曰樹。木行生者  
也。毛傳曰柳也。江東呼小栗為柳。即茅栗也。柳河  
柳也。今河邊小楊亦莖者是也。陸氏曰一名雨師松  
葉似松。松也。陸氏曰節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  
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廩山桑也。柘木裏有文可旋為  
器。廩柘二木其葉皆可飼蠶。又可為弓。幹稗雅云桑  
實曰甚。柘實曰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蠶書曰柘葉飼  
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考工記曰弓

詩

卷五

十六

人取材柘為上。櫟次之。櫟桑次之。櫟次之。木爪次之。  
刺次之。竹為下。故弓材莫良於櫟。柘也。毛云鉤鈎梯  
也。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臨衝車也。衝柘也。毛云鉤鈎梯  
之具。櫟城也。誠割耳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也。鄭  
箋云。訊言也。執所生者而訊問以言也。類。謂皆櫟  
於所征之地。蓋將出師則類祭上帝。至所征之地而  
禱祭黃帝。蚩尤始造軍法者也。此章序云美周也。  
而續序則云天整代殷。莫如周。周世修德。莫如文  
王。最得詩人立言之意。蓋此詩言文王受命皆天也。  
天視四方求可以代殷者。莫如文王。然文王之受命自  
大王王季時已先定矣。絳綵章追述王業本於大王  
而因及文王。其言文王皆意在大王不在文王也。但  
言大王則無波瀾。故必以文王為餘。與此詩言天命  
之集大成始於文王而首及大王。王季其言大王王季  
皆意在文王不在大王。王季也。但言文王則無曲折





弟交壤墨胎之慶未墜而父命之尊天倫之重兩  
 分而任之伯夷亦不得獨有其光矣故處王季之時  
 有錫光也惟其如是是以受天祿而無失至於子孫  
 慶錫光也惟其如是是以受天祿而無失至於子孫  
 伯夷立而不立以與王季文王宜為而不為以待武  
 王此皆所謂至德者此意又當於言外見之四章帝  
 度其心猶言天肅其心也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朱  
 伯之懷而篤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大  
 自清靜而曰類能辨人之善否克長以教人而克  
 事之是非非克類能辨人之善否克長以教人而克  
 曰君慈惠而服曰順左傳曰教誨不倦曰長克長  
 能為人君故王此大邦而能慈順親比其民也頃王  
 季未畢忽以此於文王接去如長蛇渡水仰屈生動

而不可捉摸其德靡悔猶言無復餘憾也凡德欽則  
 多悔德盛則靡悔言王季之德傳至文王而愈盛是  
 以受帝之祚而施于孫子也施於孫子與上卷有  
 方暗伏武帝王妙在無痕五章帝謂文王一節皆設  
 帝語也天何言哉誰為聽聞兩無然字天語諄諄  
 得上帝頤頤欲動奇甚妙甚此背畔也接攀援也欽  
 蕙謂動於欲也誕大也凡伐人者一有畔援欲則  
 功名之念盛而貪竊之事生無此二病乃可登岸利  
 欲溺人如沉波而貪竊之事生無此二病乃可登岸利  
 以涉水為喻也惟王者無欲然後可以伐不順如身  
 登於岸而後可以拯人之溺是以密人違命侵阮至  
 共於岸而後可以拯人之溺是以密人違命侵阮至  
 畔援歛羨之心為之所至公而無私也六章依其  
 在京謂文王未親戎事安在周之京也文王在京  
 而所整之旅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進兵以侵阮密  
 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過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阮密

境故既過之又進而伐之也其曰我者據後得而言  
 故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所陳之陵即為我陵即為我  
 阿所飲之泉即為我泉即為我池而人無敢陳兵於  
 陵飲水於泉者蓋其氣餒所攝如此所謂德威也於  
 是相其鮮原而作邑以安新附之眾且其所謂德威也於  
 居岐山之前而為下民之則去舊都而遷於新邑  
 國之所向而為下民之則去舊都而遷於新邑  
 也後竟徙於豐焉孔疏則據汲冢周書謂文王徙宅  
 於程紫陽從之未可知孰是姑兩存以備考七章凡兩  
 舉帝謂文王往復觀其妙甚天無口而謂天之無心而  
 懷德即帝則也以此而曰予則為爾詩人點綴之奇也  
 明德即帝則也以此而曰予則為爾詩人點綴之奇也  
 不暴著於聲色也夏革之義亦然故呂東萊曰聲色  
 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蓋凡聲  
 色夏革皆知識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蓋凡聲  
 色夏革皆知識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蓋凡聲

自然之則此則明德之實也怨偶曰仇凡為暴亂於  
 天下者皆我之仇也紫陽以崇侯謂文王為仇似不  
 廣大同方文王之仇也與國也文王為方伯故得率  
 之與國以伐崇鈞援臨衝攻城之具曰以與皆出  
 自天語者見文王伐崇崇莫非順帝之則而文王無所  
 與焉者也八章伐崇崇莫非順帝之則而文王無所  
 如不強戰也八章伐崇崇莫非順帝之則而文王無所  
 屹堅壯以駕其驕悍負固之狀也執訊伐言言高安  
 屹堅壯以駕其驕悍負固之狀也執訊伐言言高安  
 已不妄殺也類其驕悍負固之狀也執訊伐言言高安  
 肆縱兵而不掠也絕矜其世也伐者聲罪而不暴也  
 其國而己不掠也絕矜其世也伐者聲罪而不暴也  
 侮矣而四方乃以無侮及其始之緩攻而致肆絕忽也  
 宜於致掃矣而四方乃以無侮及其始之緩攻而致肆絕忽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厥



序曰民始附也。虞植木以懸鐘磬也。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直者曰虡。橫者曰枸。於枸之上加大板，爲業而業上刻如鋸齒以彩色畫之，以懸鐘磬，其色檄檄然。爲檄又謂之崇牙。黃大鼓也。列東序鋪大鐘也。列西序論倫理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者，曰於論於樂於嘆詞也。辟璧也。靡澤也。謂水旋丘如璧體圓而內有孔，故此水之圓如璧也。辟，靡能上騰，具十二肖內蛇內最後在尾，欲兩則鳴，故以純識風以灑識雨，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江淮間。

卷五

三十一

謂之鼙更舊云鼙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霧致雨其皮堅厚取以冒鼓律雅曰鼙鼓者非獨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達達然象鼙之鳴故謂之鼙鼓也毛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眊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凡詩皆使矇眊為之奏公矇眊以奏樂為公事也樂作必先擊鼙故聞鼓聲而知其更端奏樂為也○此皆周民樂文王之語詩人繫括之而成章耳呂東萊謂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然孔穎達云辟雍與三靈同處想當時臺下有圓囿中有治文王登臺而在圓觀治囿而幸學其民因所見而樂之詩人因所聞而紀之耳首章毛氏云神之精明者曰靈以文王化行似神之情明也蓋民稱文王之靈如此後世遂仍其名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則稱觀臺也作臺以望氛祲察灾祥因為遊觀之樂焉當時文王築臺之初民即樂而成之至於上借其力下忘其勞蓋其君民相與之情如

此大章言臺成則園沼皆成矣因而遊焉鹿適其性  
鳥樂其天魚忘於水蓋卽物類之樂而文王之樂可  
知已三章文王旣遊園沼遂於辟雍作樂也古之教  
者不廢樂凡釋奠於先師必有合樂之事春誦夏弦  
大師詔之瞽宗所絃誦者皆樂章也而大射亦先作  
樂於辟雍蓋有周盛時人主與賢士大夫甚親卽一  
遊宴而俊髦偕焉樂固學宮之所常肄故敘臺池鳥  
獸兩遂作樂於辟雍也於論鼓鐘二語換章疊用蓋  
當時咏嘆不盡之詞以見文王之  
樂未艾而民之樂其樂又可知也

下武維則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嶠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詩  
角

卷五

二十一

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詩觸

卷五

二一十一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詩觸

卷五

二十四

特以先世以來皆以安民為孝欲追而及之耳文王  
通追來孝在於伐崇武王孝思維則在於伐殷故曰  
達孝也王者追稱也后者本稱也四章公功也翰輿  
也文王之功所以濯濯昭著者以其築豐之垣而四  
方同倚為楨榦也蓋豐垣之帶礪有象而維榦之  
心無象以無象之勢同於有象之勢此其所以為王  
后也五章以下言武王之事也見豐水東注於河則  
知禹之為萬世之功以水勢皆朝宗於東也見四方  
之同歸於周而知武王為天下之君以人心皆効順  
於周也皇大也武王有天下故大也六章鎬京者武  
王所營也武王既王朝貢輻輳豐邑又不足以容之  
故又營鎬也建國君民以立學為先故遷鎬而辟廋  
成焉四方之服武王非一日矣至辟廋成而人人僉  
深故曰無思不服也七章考卜維王所謂朕志先定  
也志定而卜所以定眾志也惟龜能正其決惟武王  
能成其事鎬京不拔之基豈偶然哉八章鎬京在豐

水之下去豐邑二十五里故此章與五章言篇必及  
豐且以見文武之業相因也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  
王豈不以澤及子孫為事乎諒雖不止於遷編然  
遷編亦其事也孫者無窮之稱也謀其不測則其謀  
遠矣燕安也翼敬也翼于指成王也惟敬能安故不  
翼亦不燕此則戒成王之微意也王者為天下甚重  
而其自為也輕故謀及子孫所以為萬世之天下慮  
也漢武帝云吾居其勞而以逸遺汝似亦此意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詩觸

卷五

二十五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訥訥克岐克嶷以  
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麥幪幪瓜瓞  
嗷嗷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邠  
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  
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

序曰傳祖也○禋祀敬祀也弗無子求有子也弗之  
為言較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高  
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於郊禋  
之前蓋燕以春分來其來主為乎乳故以弓矢於郊禋  
之候祭以大牢者尊顯之也授以弓矢者重其事也  
禮天子所御幸者尊顯之也授以弓矢者重其事也  
也古所謂立高禘者祭天於郊而以先禘配之至高  
辛之世有吞卵之事故改為高禘從高辛也變禘為  
禋者神之也但按帝嚳高辛氏元妃有邠氏之女曰

詩觸

卷五

二十六

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三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  
有赤龍之祥而生稷有姚氏女曰簡狄祈於高禘有  
飛燕之祥而生契姬嚳氏女曰常儀生子摯則是高  
辛三子一感神跡一感赤龍一吞鳥卵豈不荒誕也  
哉故舊明允曰毛公之傳詩也以鳥卵降為祀高禘  
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玄箋而後有履巨  
人跡及吞燕卵之事當毛公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史  
之說起於疑詩而鄭之說又起於信遷也而揚用修  
亦曰月令玄鳥至是月祀於高禘以祈子意者姜嫄  
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祈子有驗故曰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  
此辨足以破惑矣然史遷巨鳥卵之說相沿已舊  
而朱子謂稷契皆天所生非可以常理論之類謂  
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且置之隘  
巷平林未有父母而恐殺其子故後儒以為無人  
道而生子父母以為不祥而棄之是或一道也姑並



七章后稷祭祀之事也春榆錢味為饋事也謀惟吉  
綱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燔烈獻尸事也數者舉  
五祀之一以例其餘也農事所以供祭祀而祭者亦  
以為農事既為農事而舉則亦以農事而迭舉故上  
章曰以歸肇祀此曰以興祠歲今歲所肇之祀來歲  
嗣之是為後來無窮之祀也八章言尊稷配天之速  
也祀天用木豆陶器質也香升而帝已散格天之速  
如是是豈但薦臭之得其時哉蓋自后稷肇祀以來  
天心眷之久矣子孫罔敢闕越至於今日得以郊天  
蓋惟稷配天惟天眷稷南郊之祭尊祖敬天所以然  
也鍾伯敬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  
仍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  
肇祀者郊社之禮祿嘗  
之義合而一之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詩解

卷五

二十九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洗爵奠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  
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

序曰忠厚也○葦大葦也初生為葦稍大為蘆長成  
乃名葦其花遇風吹揚如雪聚地如絮以其在行道  
之旁故曰行葦其葉初生則泥泥而柔澤也敦謂句  
萌之始也筵亦席也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

下席在上設席於筵之上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已  
更其僕御又加几使有所憑緝御猶言更僕也劉氏曰  
曰夏曰醢殷曰醢周曰爵醢之多汁者孔氏曰醢  
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醢所以濡茹有醢必  
有醢醢凡言歌者必扣弦以和之故曰比有琴瑟若徒  
擊鼓則謂之嘏而巳按荀子云天子雖有諸侯若徒  
大夫則謂之嘏而巳按荀子云天子雖有諸侯若徒  
又畫之鏃箭鏃以鐵為之也鈞平也矢鏃重羽輕必  
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搢挾一搢挾一搢挾一搢挾一  
四矢故搢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  
一矢今言既挾四鍤則已偏釋之矣孔氏曰勺五升  
俎六寸長三尺所以謂大斗也台也也老人氣衰皮  
肉消瘠背若鮐魚也○行葦與唐棣同意但唐棣因

詩解

卷五

三十

燕兄弟而言兄弟之樂故列之小雅行葦則言兄弟  
而因及於燕兄弟之樂故列之小雅彼感人情此陳  
忠厚其旨稍異故序曰忠厚也首章言行葦未有生  
意懼有以傷之兄弟本至戚懼有以遠之蓋兄弟  
相遠則疎相親則親既相親矣其於肆筵設席之事  
自有不客已者故遠具通四宇語斷而意連不遠  
即通也二章肆筵二句侍御之盛也或歌一句歌樂之盛  
也凡此皆所謂莫遠具通也三章既燕而射也賢謂  
射多中也不侮敬也既以中多為賢又以不侮為德  
也為是序者豈以賢愧不賢以中多為賢又以不侮為德  
也盡凡兄弟之歡使之畢飲而已此皆莫遠具通之興  
趣也四章見無窮之親愛也曾孫成王也天子稱為  
曾孫非必對祖考言之也天子為王族為賓言忘  
分也醕厚也以醇厚之酒醴而酌以大斗以求黃耇  
所以祝壽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壽而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  
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傲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

序曰太平也。○太平之世君臣之情洽而宗廟之禮行各盡其歡而暢其願十倫全而百福降雖言飲酒而意不在飲酒故不徒曰醉酒而又言飽德也大抵小雅為燕享而作故燕享之意多大雅為受釐陳戒而作故受釐陳戒之意多比篇祝頌之詞雖與天保無異而作者之旨微有不同異故其序天保曰下報上而序既醉則曰太平也首章臣子飽天子德在平日之恩澤而不在燕接之殷勤然即燕接之殷勤而平日之恩澤愈見故曰既飽君子成王也人君以壽為福耆頌之壽百不一見而祝頌之詞勳曰萬年愛君者無窮之願即天子無窮之福也君子萬年則萬福可知然曰景福則祥胤無所不包矣次章爾殷既將雖淺於既飽以德然事愈淺而德愈深德不可見見其所以明德者而已所謂一飽不忘君也老至則榮及矣此神堯所謂多壽多壽也既祝萬年又言昭明光大盛蒼所以愈詩愈康也三章融者明之盛也高

詩解

卷五

三十一

則又自其昭明有融者而極稱之令終所謂考終命也猶言順受其正也倣始也令終而言有倣有敬則無終矣蓋臣子無窮之祝如月初恆如日方升但見其始不見其終也公尸嘉告嘏辭也若謂此非人臣酣飽之溢詞也宗祝傳公祝之意已以此告之矣四章其告以下至末章乃詩人代尸意以美之皆所謂嘉告也靜嘉者所以言其敬也嘉而曰靜肅然惴然無復有羣氣應之者矣靜嘉在邊豆上看出尤為微極傳曰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也此可謂嘉矣而非靜嘉也靜者嘉之微而敬之至也朋友賓客祭者也攝以威儀所謂濟濟漆漆是也助祭者各以威儀相攝則主祭之威儀又可知矣祭義曰以為主人則其視也聽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此之謂也五章孔時者禮有先後節次各如其節也君子謂王也君子既孝而君子之子又孝蓋尸嘏成王願其有孝子以報成王之

孝也蓋天生孝子源源不匱君子能孝則天之所錫以類相從此不與之報也六章室家之間紫陽謂居於深遠嚴肅言無有外患也以屬強詞室家之間謂得賢內助卽末章所謂釐爾女士也蓋天之報孝子也既錫以孝子之類必先錫以閭德蓋能成君子之孝者室家也既有內助故萬年不替而長以福祿與子孫也祚福祿也庠子孫也祚非庠無所承庠非祚無所藉故善禱者必於二者合言之也七章錫以庠者乃所以托祚也故必先被以祿而為天命之所附爲福之附身也猶僕御之附近於人故曰有僕景命有僕者祚也然言庠者必及之此以見祚庠二者不相離也八章女士鄭箋謂女之有士行者也謂生淑媛爲妃也賢子孫非女之有士行者不生故釐以女士則從以孫子斯君子不墮之孝而無窮之祚庠也蓋曰釐以女士則所謂室家之間者非一世矣曰從以孫子則所謂君子有孝子者又非一世矣觀大羹

詩解

卷五

三十二

之生王季大任之生文王太姒之生武王邑姜之生成王則子孫可以類推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饗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般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般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淶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豐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詩綱

卷五

三十三

序曰守成也。○鳧大小如鴨青色長尾背上有文翠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屬蒼黑色鳧好沒鷖好浮深水會也。說文云淶小水入大水也。鄭云淶水外之高者也。毛云豐山絕水也。朱云豐水流然中而岸如門也。鄭云豐門也。○守成即太平之意。故續序云太平君子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天子之祭取孫列之貴而賢者為尸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之以尊尸故曰釋也。公者尊之之稱也。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長享其福此鳧鷖之詩所以歌咏太平也。鳧鷖水鳥以居水為安故首言在涇繼言在沙在渚在淶在豐所處愈高皆以得水為安也。公尸來燕則安而寧稱而宜靜而處尊而宗和而重重矣。蓋釋為尸之故既言清馨復言多嘉謂福祿欣芬芬反復以嘆其美也以禋將茲芳之辭而與公尸燕飲則福祿成矣成就之也為助下猶降也崇者積

而高也。無有後艱言福祿永長無有艱虞所以克保其後也。蓋愛之愈深祝之愈遠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詩綱

卷五

三十四

序曰嘉成王也。○紫陽謂此公尸答鳧鷖之詩似出杜撰。○詩之所以美君子者以其有顯顯令德也。有顯顯之令德則受祿于天矣。詩意至此已足故復以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明其令德受祿無有已也。次節美及于孫乃君子所以受祿無已者。三章四章又復舍于孫而言君子舍受祿而言令德斷而後聯歌而復續章法妙甚。紫陽謂後二章皆美子孫蓋以子孫千億一語直趨至民之攸暨耳。不知詩人之言本無端倪如微雲觸石忽沒忽生如遠水赴源若去若留忽言君子忽言子孫忽復言君子而及臣庶非可一律而論而其大指則歸本於君子故序曰嘉成王也。○首章嘉美也。嘉樂君子詩人美而樂之也。顯顯光明也。宜於庶民者教養得也。宜於在位之人者用舍當也。所謂毋得罪於羣臣百姓也。有令德而人民宜之斯受祿于天矣。故天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中命之也。次章王君無心于祿而有千祿之道焉。故得百福也。福莫大於子孫之多而且賢千億者言其多穆穆以下言其賢也。穆穆者德之聚皇皇者德之充也。故或為之君或為天下之王而皆宜也。惟其宜故不廷於度不忘於心遵先王之法而無過也。末世

之君狹小前人變亂攸生故頌子孫之賢者必以不  
愆不忘為至也三章抑抑者容止之無間也秋秩者  
晉舉之不替也夫人主而有私怨私惡則眾賢不為  
之用矣惟無怨無惡者老成是諷不參以意見委任  
既專不主以偏當故率由羣臣所以能盡用天下之  
賢也人君如此宜其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矣綱  
網之大總也四章承上章而言凡綱言張之為綱理  
之為紀君若臣之綱也綱舉則紀自張矣故曰之綱  
之紀燕安也朋友羣臣也言羣臣者上下泰交則  
君臣之間有朋友之道焉天子安而羣臣亦安此太  
平之餘休也君燕其臣媚其君太平喜起之象宛  
然矣不憚于位此羣臣所以媚于天子而天子所以  
燕羣臣之意也天子所以燕羣臣者將以用之非以  
肆之而羣臣所以媚于天子亦將以報之非以順之  
也故惟無怠無荒則綱舉紀張而為民之所暨也暨  
安息也臣解則民不息臣不懈則民息太平之世其

詩解

卷五

三十五

君安則臣安而民亦安而臣之所以安民者有在  
敢自安之心故君之愛臣以燕及朋友為至而臣之  
奉君以不懈  
于位為先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囊  
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  
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嶽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韞琇容刀篤公劉逝彼百  
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飽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  
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  
鞠之即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疆者田之大界場小界今  
之小田也豳也積蓄積也餼乾食糧米食無底曰索有  
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者干猶也戈矛戟之屬威斧  
揚鉞也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

詩解

卷五

三十六

名天錢舟毛云帶也謂佩帶也以舟為配古字有此  
解蓋周以前語也韞刀鞘也韞刀上之飾也容刀容  
飾之刀謂韞中有韞飾之容刀也三單賦法也微稅  
法也按小司徒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  
成出一車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  
五百人其餘皆為義謂之制丁公劉始遷滿三軍之  
數而止單者無義率也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  
也皇過二湖名兩湖相對而居曰夾一而相連而居  
曰迺來云芮水名即洧也洧在邠地鄭箋云芮之為  
言內也凡水之內曰洧水之外曰洧二說互異○周  
自后稷封邠生不密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  
稷之曾孫也公劉遷豳復振故周公陳七月而召公陳此篇  
矣至公劉也然七月言民俗之厚故列之風此篇言  
皆公劉也然七月言民俗之厚故列之風此篇言  
皆冠以篤公劉為雅周家忠厚之慶世世以之故每章



詩觸

卷五

三十七

居而邇民之從遷者卽衆且多其來居者旣安而偏蓋其得民心如此其無長策也宜矣長嘆者念舊必雖有君王之令能使民有趨新之勢而不能使民無念舊之思能使民無念舊此則篤厚之至也蓋由公劉初遷之時躬親其事旣陟嶽而相其高者復降原而相其平者且以如是之則佩而上下於山谷之間其勞身以厚民又如此民服其誠而樂其業此其所以卽安而無永嘆也三章定都也上章旣言安民至此方言相宇亦猶縣之詩四章言居民五六章方言宮室宗廟蓋厚民者必先民而後宇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瞻溥原以溥原在百泉之側觀其包絡則形勢定矣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高丘以高丘在南岡之下覽其拱峙則向背宜矣京高丘也京師者高丘爲衆所聚也風雨之交陰陽之會人居稠盛故曰京師之野蓋山水環遠靈秀鍾焉是亦都會也評中曰遠于京依其在京岐也王配于京鎬也此則邠

詩觸

卷五

三十一

夷以為田畝故美其廣且長也景以審田畝一定之  
向岡以審田畝高下之宜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相陰  
陽使種植各得其性觀流泉使灌溉皆有其資是以  
其軍三軍就授田之中而軍賦已寓矣度其隰原濊  
田為糧即授田之中而稅法又寓矣度其夕陽又推  
廣而言之夕陽山西也蓋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倍  
幽人之居至此益大蓋贊其盛也允信也荒大也凡  
此皆厚民之至也六章合言之以結通篇之意也於  
此斯館初至此時未有定居如客有館不過寓焉而  
已及涉渭而截水橫渡以取村焉又且取鍛以制器  
取厲以磨器而宮室始成止基有定矣於是廼疆理  
其田畝則爰衆而日就於庶爰有兩日就於富且其  
所居之民有交澗相望為廬者有連澗相次而居者  
其止其旅日以稠密乃復即詩鞠以居之蓋氣候漸  
隆生齒漸多周室至此漸有勃然莫禦之勢則又不  
獨度其夕陽已也以厚始者亦將以厚終天意人心

蓋已黑有所屬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序曰各康公戒成王也○此戒成王之詩也而以頌  
美之詞出之蓋其頌美乃所以為戒也若曰豈弟則  
為民父母矣亦惟豈弟然後我父母也豈弟則民皆  
歸於我息於我矣亦惟豈弟然後我歸我息也言外  
之意蓋使成王深思而自警耳○洞酌彼行潦之水  
而不可飲也然挹彼注此尚可澄清而以此之饒  
焉以之濯濯濯焉況君之於民也無遠近之殊無  
挹注之勞無彼此之隔寧有豈弟君子而不為民父

詩觸

卷五

三十九

母不為民所歸民所息乎蓋愷以強教之故民有父  
之尊悌以悅安之故民有母之親父尊而不親母親  
而不尊惟豈弟君子兼此二者故父母之道全也民  
既尊之親之則歸往之矣民既尊之親之則安息之  
矣故雖有妻子未有不樂歸其父母雖當勞  
役困苦之極未有不以父母為休止之處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  
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舊矣爾土宇暇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颺颺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颺颺其羽亦傳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蓁蓁萋萋雖雖啾啾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詩觸

卷五

四十

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  
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類說略云鳳有九  
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  
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短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  
揚九曰腹文戶註云周當作朱戶所由出入也又云  
鳳有五德頭戴青戴仁也縷義也背赤負禮也胸黑向  
智也足下黃踏信也山海經云鳳凰出丹穴山形似  
鶴京房易傳云鳳五采高二尺雄曰鳳雌曰凰○各  
公元老大臣其所以戒成王者皆深婉以出之蓋於  
喜起廢歌之中而格非之意係秦之圖皆在是矣前  
四章寓諷於祝無厭深情溢於言外五章以後則諷  
以求賢用人而其言巽其旨壯其旨遠使聽者油然  
勃然自茲自新而不能已末章車馬四言之外蘊藉  
含蓄詞已竟矣而意不可止故曰矢詩不多後世為  
也告君之體微而彰約而盡固無取乎多也後世為  
極諫直言痛哭流涕於太平之世者不可謂非忠愛

詩解

卷五

四十一

也及人主撫時繹思萬一有不若是其甚者則無乃  
 竊竊然疑之疑斯厥思萬一有不若是其甚者則無乃  
 言者之意亦從此而輕矣而後知為大臣者不可無  
 體也口首章賦也毛鄭以為與則非也毛傳又以駢  
 風興惡人卷阿與德化失之愈遠矣大率毛鄭拘牽  
 文義固不如宋儒之渾融也卷阿紀地風紀時也  
 成王遊卷阿雖竹書紀年所記不足盡信但釋詩言  
 則召公從成王來遊卷阿適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  
 有欲遂失此詩為戒也矢音與末章遂歌呼應蓋以  
 所飲陳於言昔為王陳之也二章洋洋優游國家閒  
 暇此樂最不易得惟不易得故以保終之道祝之也  
 彌滿足也彌國性猶言足其性分也養性者必善終  
 能似先公之善終焉則可矣蓋言先公所以善終者  
 必有其道也三章土宇昭章合幾句要荒而言之孔  
 厚謂不拔之基也足於性者天地山川皆依之以為  
 主故曰百神爾主也四章壽命長第祿康從已然者

頌之也純嘏爾常則就將然者祝之也壽考福祿即  
 所謂純嘏也壽考福祿致之始易保之資難故祝以  
 常有此純嘏也所謂常者本然之性足已我得其常  
 則壽考福祿皆有常也五章以下方言求賢之事蓋  
 當人主求賢來歌優游洋洋與之時而遽以責難陳  
 之詞進則無乃扞格而不能相入惟先以壽考福祿  
 廣其心而後以求賢勸其志此大臣進言之法也為  
 翼孝德之人皆人主彌性之資也馮可為依翼可為  
 輔有德者翼此非常之才難得之士也而繼之以四  
 孝有德者翼此非常之才難得之士也而繼之以四  
 於至庸至常之問求之也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  
 之則四方以王若為法則矣然但美得賢之益而不  
 及求賢之勞以翼為祝者必從其後効而言之也六  
 章言既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之如是則主德顯  
 印而尊嚴主璋而純潔令聞播而令望服四方皆以  
 之為綱矣綱之者則之以四方而則一人知以京

詩解

卷五

四十二

紀而統於一綱也七章以鳳凰為興者見吉士為國  
 家之瑞猶鳳凰也七章以鳳凰為興者見吉士為國  
 鍾君子者和氣之所集也求賢和於朝此休徵也故  
 曰吉士和而氣之所集也求賢和於朝此休徵也故  
 用之必盡其長也媚於天子者愛天子也八章前  
 陳謨勅忠孝公宣猷者皆所以愛天子也八章前  
 亦集愛止此言亦傳于天見鳳凰之飛而集朝也  
 飛往來郊野為王者而出猶賢者之翔於盛朝也  
 媚於庶人者愛百姓也廣天子之惠以愛百姓則其  
 媚於庶人者愛百姓也廣天子之惠以愛百姓則其  
 為朝陽猶以山西為夕陽也蓋前二章以鳳凰取喻  
 吉士又終之以媚天子媚庶人其意已足矣忽復借  
 喻作勢驟起烟雲游衍紆徐無限姿態而其點綴生  
 動尤在鳴字生字字字二矣字鳳凰神鳥也乃取其聲  
 音性情與其所鳴之地所食之物而悉言之空腸幻

筆遂為齊諧釋史開一生面且神鳥世所希有今日  
 鳳凰鳴矣似以幻為真梧桐人所常見今曰梧桐生  
 矣又似真為幻古人用筆游戲不測如此末二句  
 即就梧生之狀鳳鳴之聲收住作結不露正意與下  
 章君子之車君子之馬若斷若續離合變化難可揣  
 倪此聖手也十章所指車馬即卷阿來游儀從所見  
 者而言然則此外之所未見者可知矣車馬且多馬  
 閑且馳寧僅以供宸遊已哉將必有以用之也所謂  
 安車駟馬招來賢者之意俱未及言而即終之以  
 詩不多其旨自深矣詩即矢音也若曰吾所陳之詩  
 不多不過因王求歌而遂歌之而已  
 而我所欲言者則非歌所能盡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

勞止亦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述無縱詭隨以謹恪  
假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  
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  
小偈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繼繼式遏寇虐無  
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詩觸

卷五

四十三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此詩序云刺厲王朱子以  
此為同列相戒後人各守師說不知戒厲王之乃所以  
刺王也厲王剛愎道途以目雖有憂勤惕厲之言損  
而不召召穆公托為同列相戒之辭以諷之此則  
忠愛之至也鄭箋奉公以為穆公進諫之語失序意  
矣篇中大意在於無縱詭隨一語蓋君側之詭隨即下  
民之寇虐也從古小人未有不詭隨者不合言之則小  
竊其柄而寇虐民者然詭隨二者不為能使其不詭  
人之奸不為蓋羣小婦寺以隨為道使其不詭不隨  
便樂容悅常態而已巨奸大猾以詭為能使其不詭  
則人主亦不至傾圯而聽之故小人之隨乃所以遂  
其詭也詭隨之小人以言其心則無良以言其口則  
僞惓以言其毒則罔極以言其惡則醜厲以言其奸  
則繼繼至於終綏而詭隨之能畢露無遺矣故曰無  
縱曰謹曰遏皆當其未用而止之也及其既用則縱  
矣用而縱之為寇為虐此時雖欲謹之過之其可及

詩觸

卷五

四十四

也蓋同列之臣平日勤勞王室今以一小人亂之則  
前功盡廢矣故凡為姑息優容之說於王前者皆所  
以棄爾勞也惟無縱詭隨則不獨可以無棄爾勞且  
亦可以息民勞而佐王之休美矣三章言小人詭隨  
之惡縱而容之豈復有窮極哉及其罔極而圖之則  
何救矣故無縱詭隨者所以謹罔極也無俾作虐  
其隱也凡寇虐之人其心必有不可問者吾不能使  
之無隱而能使之有隱而不作則過之之力也君子  
小人並不立有德者近則無德者遠然威儀不慎若  
子去之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以修身者親賢之  
本而親賢者除奸之方也身修而賢親將小人不待  
擊而自去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其道莫捷於此大  
臣所以正己而正物也四章小人在朝莫捷於此大  
結而不可泄無縱詭隨則憂可泄矣醜厲者深詆  
絕之詞也戒雖小子蓋老成謂其同列之言謂汝雖  
也戒汝也戒雖小子蓋老成謂其同列之言謂汝雖

乎蓋用小人之責在於王而縱小人之責在於大臣  
故穆公以此反復相戒且以諷王也○首章言民勞  
勞與公卿此不致望太平也或者補救有道則勞  
幾小康耳即此二語已自楚楚動入中國即京師也  
乃所以綏四方也蓋小人播惡於朝自中國始君子  
布惠于野亦自中國先此必然之勢也無縱者慎厥  
始也無縱詭隨所以謹之過之也詭隨之禍至於為  
寇虐而極矣寇所以流民財虐所以戕民命此豈可  
縱乎寇虐之人無所忌憚故不畏明命惟過此寇虐  
無忌之人故可以柔遠而綏四方能適以惠中國定  
我王室以迄于小康也蔡九峰曰柔者寬而撫之能  
者擾而習之也投習二字妙解入微二章連聚也謂  
中國者四方之民所聚也惜微二字曲盡小人之憂  
生端謹譚無常之態惟其惜微二字曲盡小人之憂  
非也上有寇虐則下有憂民矣棄爾勞猶言廢前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謏謏老

卷五

四十五

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燭燭不可  
救藥天之方儕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  
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  
璫如玳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佺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吳  
天曰旦及爾游衍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鄭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入為王卿士半圭為璋合二璋而成一圭故曰璋判而圭合也○此詩序以為刺厲王朱子以為責僚友嚴華谷謂一章至五章責僚友六章至八章則責僚友因而規王而不知責僚友即所以刺王特從責僚友以及於王則詞更婉而意更深也全詩之意括於首章其餘皆因首章之意而痛快言之耳首章板反也上帝何嘗反常乎特因朝廷之上所為盡反其常若上帝有以使之以致下民皆病即謂上帝反常亦可也以下則言其致變之由者出話四句曲盡小人情態凡小人在朝必先設為不然而之議論以簧鼓主聽而變亂人心而已乃得操其顛倒之權古今國家之敗當必由之撫今思昔可類推也不然二字所包甚廣凡借道理以亂道理假經制以壞經制進害強以擾民生事皆所謂不然而之話也出話所以宣猶出話不然為謀安得遠哉小人所計者一時之利害

詩觸

卷五

四十六

所爭者目前之是非此其所以不遠也夫人惟知有聖人所以戒謹恐懼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敢不遠今也自是冥行靡聖管管則驕詐虛偽無所忌憚也豈能真實以歸於誠信乎管管毛朱皆訓無所依旋不知何義竊意管小物也彼不然之話不遠之猶小才小慧非聖叛常猶小物不能成大小竅不能見大也故曰管管也末句又從其為猶不遠而反覆言之若謂爾所為皆狃近小而忘遠大致然此吾所以不容緘默為此忠告之詩以大諫於爾也二章承上言我所以大諫者蓋以天方艱難憂之且不暇況憲憲而安樂乎天方顛厥圖之且無及況泄泄而弛緩乎又從其出話不然者以矯之曰爾辭能和衷而無違於衆則民情自治矣爾辭能懼悅而無拂於人則民志自定矣既以天警之又以民動之反覆致戒者深矣三章承上章所謂辭輯辭懌者但能一矯其不然之話而已洽矣已莫矣何煩再計哉然爾尚不我信

詩解

卷五

四十七

也不知爾與我雖不同職而同僚故我言諄切如此  
奈何我與爾謀而爾不聽然我之所言實為今日急事俱勿  
以為迂闊而笑之也先民不云乎窮莫與圖況大諫  
手真切病快皆以深曲之筆傳之遂覺字字刺人肺  
腸矣四章又以危語動之謹謹較憲憲泄泄更可痛  
哭蓋至此直以國事供其戲具矣老夫凡伯自稱灌  
漑強聒也謫謫舉趾高也謂言者之心愈苦聽者之  
氣愈驕也拙拙至此又令人且哭且笑言爾惟聽者之  
足以及老夫以痛切之語強入爾耳以沃爾心而爾氣  
揚揚高踞謫謫莫肯相下也爾蓋以老夫之言老且昏  
矣不足聽也而不知我言老故實以憂為諫耳且昏  
愛不可諫也而不知我言老故實以憂為諫耳且昏  
燎原禍端猛熾而不可救至此雖欲灌漑之言已無  
及矣五章方直言其所憂之故也情天怒也夸毗與  
前詩隨隨二字皆為千古小人罵然蓋為侈大欺人

詩解

卷五

四十八

肅之易則亦有然者矣肅民以善固易而導民之非  
亦自無難因其易與為善而肅之可也若復以不然  
之話不遠之猶導之彼民於困苦卒瘁之後既多流  
於邪僻矣而又立之僻焉是益之亂也七章言天子  
所恃以衛國家者數者而已藩在垣外所以為限德  
望之价人是吾藩也垣在藩內可以為衛德兆之大  
師是吾垣也屏設於門所以為輔同姓之大宗是吾  
屏也翰當藩邊所以為輔同姓之大宗是吾屏也蓋  
德望老成所及者遠而民情次之方伯連帥又次之  
同姓貴戚禍福相倚之人又次之也然是四者惟德  
是寧有德則天下安無德則親戚危數者之中同姓  
最近同姓貴戚為吾所資以立者是謂之親戚危數  
戚為吾所恃以固者是謂之城王不修德則豈獨幹  
傾亦致城壞而大宗宗子皆不可保同姓不保王一  
獨夫耳可畏孰大焉蓋觀於厲王之世多穆公苒良  
大衛武公之言不用价人棄而藩毀矣百姓遂王於  
獻大帥敗而垣決矣用榮夷公為卿士諸侯遂不享  
靖匿召公之家百姓欲殺殺大夫公以屏廢矣大夫  
以死大宗宗子受其禍而翰與城胥壞矣凡伯之言  
久而皆驗凡伯同姓也憂國憂家其意尤苦故於宗  
子大宗獨危言之又重言之焉八章又為專戒僚友  
之言以結全詩之意謂凡爾所為憲憲泄泄謹者  
皆不敢天之故也夫今日之天其怒與變甚矣所謂  
板也難也與夫蹶也虛也憐也足俱未有艾也其敢  
不敬而戲謔以自慢馳驅以自恣乎夫人之於天猶  
水之於地無在而不與之俱也彼其照臨甚明且旦  
爾一出而有有所往而天已及之矣爾一游而有所  
而天又及之矣蓋難至暫之時至微之事而有所不  
能避也當戲謔馳驅之時語之以無然彼且謂天  
念無非天矣故不復言無然而直示之以無敢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福德女與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欽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洒爾以酒不義從式既從爾止靡明靡悔式號式呼俾畫作夜文

詩觸

卷五

四十九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蟬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憂于中國暨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校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序曰召穆傷周室大壞也○蜩蟬皆蟬也律雅云蜩一名蜩其首方廣有冠俗云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古云腐木化為蟬又云蜩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所謂蟬者謂其變蜩而蟬也鬼方遠夷之國胡新安曰夏曰舊謂商曰鬼方周曰蜩說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其實一國而異其

名也○詩有諷諫之義焉變風變雅率由是也如此詩召公傷周室大壞而作也而通篇無一語及周室蓋諷諫之義至此始添矣賈山之於漢文帝也借秦為喻後人以為有諷諫之道風今此詩之言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不言周鑒殷而言殷鑒夏則較借秦為喻更有進焉者矣且文王曰咨咨誰聽誰受憑空設想立言自妙此難也今觀民勞之篇則設為成列王不用以及此難也今觀民勞之篇則設為成列之言以諷之傷之篇又設為文王戒殷則之詞以諷之其忠愛婉轉旁引曲喻如此則其答不在驟諫但如厲王者驟諫諷諫俱不能不用則所謂法語不從異語不驕吾未如之何者也○板之詩云上帝板蕩之篇云蕩蕩上帝皆以天之主宰言也毛鄭云上帝王也王反先王之道而蕩廢法度也夫以天帝語君楚詞有之而非二詩之旨今乃以二詩為托詞寓言此則毛鄭之謬也且以蕩蕩稱天猶論語言則天而

詩觸

卷五

五十

曰蕩蕩無能名所謂昊天則毛傳所釋小旻旻曰仁覆閔下謂之昊天矣若蕩蕩之名篇不過從發端一語命之召旻則因末章言及召公故稱之以別於小雅之小旻耳無他意也漢人續序于蕩之篇則綴之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於召旻則綴之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而毛鄭復為訓詁以暢其說然則竟之以蕩蕩則天豈亦則天之蕩蕩無綱紀文章耶而小旻之旻天豈亦幽王也又何可以不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耶此漢儒續序之謬而毛鄭固沿而不能知也○首章原疾威之天以引其端也首四句無端而怨天中二句撫端而疑天末二句又無端而代天解嘲宛轉低徊立言之意甚深言天本廣大而居民者也今乃疾威而多僻何哉豈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耶雖然未嘗不可信也人自初而無終耳命即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是也惟皆受中以生故得稱

詩觸

卷五

五十一

然或能者養之以福或不能者敗以取禍則鮮克有終矣蓋疾威者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天命有初鮮終者亦厲王也不言厲王而王其言然民二者皆微詞也二章以下皆原鮮終之故也其設為文王嘆紂之言者不斥言厲王也厲王之惡有似於紂所謂與死人之同病者不可生與亡國同政者不可存也曾是者怪之詞也言此驅禦者也指克者不可使之在位德在服乎且是驅禦者又指克者不可使之在位歸怨於天矣而女又興起是人而力行之則亦不得位文王嘆紂任事蓋已暗指紂言其貪在位則亦不得借文王嘆紂而言爾當重義類之人彼義類乃愛民者故取怨而多對又且巧飾其惡而流言以對流言者取浮浪之言以惑主也人主惑其流言而信之則是以致盜攘竊之人居內用事夫是咒詛頻興靡有窮極也作詛也祝咒也屈極窮也蓋驅禦之人欲以其貪殘之術要君而固寵不難以一身任天下之怨人主喜其力能任怨也以為公忠無援是以排衆論而用之而不知漸已陰移其怨於上矣民之怨小人既敗而國亦隨之矣故夫怨上遂詛咒而無極焉對者靡屈靡究之漸也可不慎哉四章魚魚言其氣勢威聲如虎如狼也借文王嘆紂而章魚魚言其氣民之資矣又用羣不逞之徒滅氣以凌中國不啻以作怨之人為有德之人以作怨之事為有德之事歟聚衆怨積小成大至於靡極如積德者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此皆不能明爾之德是以無知人之明與取人之則遂使爾之背無人焉爾之側無人焉非無人也有而無賢故也且爾自有德而不能明則豈但背側無人哉亦且舉國而無陪臣卿士矣夫無陪無卿也有陪有卿而皆驅禦格克飲怨為德夫

詩觸

卷五

五十二

是以謂之無陪無卿也五章因厲王沉湎無異於紂又借文王嘆紂而言天未當使爾沉湎於酒汝自不知用人而以不義是從是法蓋凡以酒亡其國者必有小人進崇飲之說從而法之夫是以德爾容止至於明晦靡間而飲酒不忌叫號譁呼以盡為夜蓋飲酒失日故棄國事而不恤如此則小人得以行其奸矣六章借殷商言人情怨亂如蟬之鳴如羹之沸蓋底世之民肅亂世之民鬱此其善喻也鳴如羹之沸蓋小者大者皆近於喪亡矣爾尚由此而行樂其所以亡而不知自改則民怨寧有既哉蓋不獨內興於中而怒謂之憂蓋言此時之遠則亦可畏之甚矣凡不醉氣而疾視其上也七章借文王嘆紂言商今之不振使爾能用德則時亦猶夫舊矣汝不用舊法皆壞耳老成乎雖無老成而先王之法尚存可操而舉也惟其人與法皆莫有聽而用之者是以大命從此傾覆耳蓋當時必有謂滿朝無人之說者故召公就其辭以折之其實厲王之時如衛武凡伯荀良夫之輩皆老成也反覆抑揚總以見其不能用人舊耳八章借紂王言汝殷商今日之天下如木之仆且拔也揭然將踣雖枝葉尚如故也而其本實已撥絕無餘矣蓋紂國若安亂邦若治四四方方帖然未有變故然生民而氣已竭不可救矣殷鑒二語總結前意然但言鑒焉而鑒殷之意已自躍然蓋廢典存亡千古一轍前人鑒前入後人又將為後人所鑒可不慎哉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謔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  
如彼流泉無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質爾人民謹  
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詒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  
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詩觸

卷五

五十三

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  
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子民之靡盈誰風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通其德俾民大棘

詩觸

卷五

五十四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隅者角也廉者  
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故觀外可以占內以此喻有德者必有威儀  
也○全詩皆自警之辭故紫陽因引國語楚成之言  
以証而以刺王為序詩者之誤耳但諷諫之術多端  
凡伯召公既為戒同列之言以諷之衛武公又為自  
警之言以諷之彼意蓋以為人臣必先能自責而後  
能責難於君故此詩自為爾女小子之稱而使人口  
誦於其側蓋武公樂於聞諫自卿以下至於工師  
史無人不有箴規之言而值懷諫監謗惡聞其過之  
主亦將使聞而知之以庶幾其一悟觀前八章諄諄  
致戒而後四章則反覆求詳於聽言者蓋其諷諫  
而其意彌深矣然則謂武公以此詩刺王亦以自警  
可也即謂武公以此詩自警亦以此詩刺王無不可也  
毛鄭必以此為對王之言而謂武公以爾汝小子稱  
王是以起紛紛之論耳○首章言威儀所以觀德故  
威儀之抑而又抑者必其德之可畏可象而有廉隅  
者也世之自謂哲者多矣而其有威儀者少非無威  
儀乃無德也哲而無德雖哲亦愚故天下極怪之  
人即天下極賤賤之人也愚人之愚乃其本然之疾  
無足怪者乃號為哲人也愚人之愚乃其本然之疾  
極矣二章鄭註競訓疆邇訓大言天地之間惟人最  
強但能盡人之性則舉天下無與之競者而四方皆  
以為訓矣有大德行則天下莫與之抗者而四國皆

詩觸

卷五

五十五

順從之矣故凡大謨必有定命非朝出而夕改也達  
 國必以時告非慢令而致期也凡此皆敬慎威儀無  
 敢戲豫所以四方訓人謂己之辭非指厲王而托  
 章曰今日汝雖武公使人謂己之辭非指厲王而托  
 其德惟酒之意自見言爾今章尚此迷亂之政以傾  
 緒甚重而不廣求先王之遺樂是從獨不念汝所承  
 此責己之意始切矣四章承三章而言汝之明德乎蓋  
 止此天所不尚也無倫謂以亡如泉流滔滔而不可  
 類凡可以為民章者同敢忽焉所以為民章大而不  
 者自車馬弓矢戎兵凡所以戎作而過蠻方者罔不  
 修焉此則詩謀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五章言君德  
 無修則風俗醇故人民之質可以觀德也五章言君  
 禍可戒矣蓋守常之道即取變之方也然其道無他  
 不遇慎出話敬威儀而已蓋辭氣容貌皆德之符所  
 以治民亦所以謹度也二者無不柔和而嘉美則其  
 慎之敬之也至矣然是二者惟言尤難慎故末後以  
 斯言之玷戒之如前章之定命辰告後章之無易由  
 言莫捫朕舌皆反覆於斯言之不可玷者也六章  
 上章慎爾出話而終其義凡言之不可玷者易心也故  
 情言者無以易為易而由己言之則苟矣惟無以為  
 苟則不易矣莫捫二句申言無易之故無言以下又  
 再申之謂言之出也而有如賈然物惡則賤售之物善  
 則貴售之且言以彰德有德有報皆理之不真者但  
 能無易之且言以彰德有德有報皆理之不真者但  
 則子孫繩繩不絕而萬民亦承奉而不違矣此德之  
 所以報而友於君子之時其類之韜柔無敢憤越於  
 義言觀爾友於君子之時其類之韜柔無敢憤越於  
 君子之前而猶自肯曰豈不有過乎蓋其防身之密  
 如此斯可以無愧君子矣蓋敬肆之間君子小人之

詩觸

卷五

五十六

別也豈待友君子之時而後辨哉必觀爾於平日之  
 居室也能不媿屋漏則其無所不敬可知矣故爾無  
 謂爾室之內不媿屋漏則其無所不敬可知矣故爾無  
 媿爾室之內不媿屋漏則其無所不敬可知矣故爾無  
 在爾室之中不媿屋漏則其無所不敬可知矣故爾無  
 厥威儀謂爾不厭則敬矣非敬鬼神也自敬而已故曰敬  
 屋漏莫非鬼神猶敬之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也爾室  
 賢士大夫以精神猶敬之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也爾室  
 此召公凡伯衛武公之白謂日光所漏入也白字亦奇  
 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謂日光所漏入也白字亦奇  
 甚八章辟若也雖武公使人謂日光所漏入也白字亦奇  
 暗指厲王也謂君乎爾之為德必藏且嘉慎爾室止  
 使不愆於儀不至僭差以誠善則鮮不為民之則矣  
 如吾說者感應必然之效如投桃報李不能與也不  
 如吾說則是以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此其誑爾小  
 子如虹之變幻不測也可不察乎九章言柔忍之末  
 蔭然則可被之弦以為弓矣恭敬之人溫溫然則  
 可以為德之基矣蓋威儀者溫恭之達於外故抑而  
 又抑者德陽也恭敬者威儀之潔於內故溫而又溫  
 者德基也築室者基址繩直而廉隅嚴整則趾翼矢  
 棘鳥草翠飛之象也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故  
 必浮氣盡去而後浩然之氣始全蓋所謂恭人即哲  
 人也未有不明於理晰於事而能恭者維此哲人知  
 恭為德基故告以此言即爾所言而行之若彼愚  
 聞之反謂我言僭差而不信矣所以然者民各有心  
 此愚人之所謂我言僭差而不信矣所以然者民各有心  
 聽言故抑抑溫溫哲人愚人也此章以下蓋反覆以望其  
 雖曰自警而謂王之意已通露無遺矣十章又因其  
 愚而深責之所謂小子雖使人謂己之辭亦未嘗不

時指厲王也未知臧否惡甚也手提面命長者教  
小子之常示事提耳則非徒長者教小子之常也蓋  
其詳且切者如此豈猶未知乎曰未知也則汝年  
已長既有子而抱之矣蓋非知識之不開盈滿之為  
累也盈則出話不慎威儀不敬而柔嘉輯柔抑抑溫  
溫之意微矣使其不盈則哲矣哲則知則成矣風  
知則成矣蓋聽言則風知聽言而行之則成矣風  
知晚成不心然之事也十一章天道惡盈曰明日且  
此其所以孔昭也天之可畏如此生皆懼得罪於  
天之曰欲求逸樂豈可得乎今視爾之夢夢愈令我  
慘慘矣海者諄諄不厭諄諄聽者藐藐終自藐藐不  
以我言苦口為教反以我言逆耳為虐借曰未知則  
小子也倏忽而莖至矣由抱子而既老石火電光豈  
可恃乎十二章告爾舊止者老成之見古昔之言也  
能聽我舊言雖有既往可悔之事尚可不至於大悔  
彼天方艱難國將喪矣我所言取譬非遠不過言天

詩觸

卷五

五十七

道之常治亂禍福纖毫不差成人所易見易曉者而  
已今爾之德惟回邪而適僻如此是以俾民困急而  
至於艱難喪國也蓋至此語促而詞迫已逆知有出  
羸之禍矣倘謂無關於王室則此與賓筵之篇皆諸  
侯詩也安得  
列於二雅哉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旆旐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  
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

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艱瘠孔棘  
我國為謀為寔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遘風亦孔之僇  
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瘁哀恫  
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牡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

詩觸

卷五

五十八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迫維彼忍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  
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  
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適職就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履背善



又堅以為吾如是亦可謂之善矣此所以不能通  
天下之志而自舒肺腸所用者特左右之私人使  
民眩然不解發憤為狂而已九章言在位不相善也  
彼鹿性尚且善羣豈在位之友乃相譖以爭乎譖則  
不能相善矣是以進則見排退復見搆使我進退無  
地也十章譏其愚也聖人之明無所弗見即百里之  
遠亦無遁情若彼愚者禍至猶狂且喜則雖近弗察  
矣我嘗以此時豈不能言哉胡若斯畏忌而不敢言耶  
蓋自狀其憂譏畏譏當時監察之事已畢露於言表  
却復以胡斯二字自相詰問作歇後語吐而後吞詩  
情自妙十一一章譏所用皆忍人也良人者民之父母  
也素而弗用忍人者民之寇仇也念之不已上忍則  
民亂矣民不避亂而反貧於亂亂之興也天下將受  
其荼毒而念亂者甘心為之蓋無聊之極禍禍如驚  
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也十二章言君子小人本不  
難知王自不能知也遂道也大風之所從來其適在

詩觸

卷五

六十一

空谷之中猶君子小人各由其性君子所作皆式用  
善道彼不順之小人凡有所往其中皆垢穢而不可  
問矣獨奈何棄此以取彼哉十三章言王用貧人使  
言路不通也大風所行有道若貧人之行則非道矣  
故貧人必敗善類彼非君子之道安得不敗君子之  
類哉我以貧人敗類之語為王言之王聽則對矣然  
王必不能聽也不能聽則此語但吞吐於我之喉吻  
間然調而如醉而已蓋有懷不達不飲自醉也我亦  
惇惇甚矣然我豈惇哉由王弗用良人反使我心醉  
而如醉耳十四章責同列小人也朋友即王所用之  
同列者言爾今且以予之作此詩為不知矣然予豈  
不知而作哉予縱不知豈無偶中而弋獲者乎今以  
吾言往告於汝是猶陰庇於女也女反怒而誅我乎  
鄭箋云口拒人謂之赫是也十五章所以直窮小人  
之情狀也言民之貧亂而罔極者由小人大詐似信  
人以為諒而不知其反覆善背貧忍殘害自利而不

利於民一似夫求勝於民而惟恐弗克若是以迫民  
至於此極也且民之同邪而過僻者亦由小人競力  
為虐驅民走險不得已而出乎此也十六章又言民  
生所以未定者亦由小人為盜以寇於民故至此極  
也彼小人與君子信諒之時亦未嘗不以小人為不  
可矣然而附正之言終不勝其護黨之念故始則以  
小人而非小人既復以小人而詈君子反覆譎張此  
其所以為盜也豈言孔甘必曲自捷覆以為吾我之  
言非予言也則我既已窮爾之情正爾之罪而作爾  
之歌矣然則謂我胡斯畏忌至此而有不復畏忌者  
矣謂我諂言則辭至此  
已有不正於諂言者矣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詩觸

卷五

六十二

既大甚蠱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暵乾畏去胡

寧瘧我以旱僭不知其故祈年孔風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詩經

卷五

六十三

漢漢者水之精而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南行至七星南而後此其同旋之度也釋雅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而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仰昊天有嘒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按曹氏以雲漢為一物俾雅則又以雲漢為二物也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是也牲用騂玉用赤璋玄璜是也魃旱鬼也孔穎達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為風其名魃見之大旱一名旱母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魃不耕師氏執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縣夫飲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此詩美宣王憂旱憂旱所以憂百姓也憂百姓

詩經

卷五

六十四

而至於展轉反側則若人之心也故續序曰天下喜於王化復行而百姓見憂也首章言索鬼神而旱如故也王曰以下則以其憂之詞何幸今之人蓋欲引咎於己也飢饉則天降喪亂矣所以重民食也於神無不求於牲玉無所愛而天莫我聽號呼瞻戀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二章徧舉諸祭於天地鬼神而旱如故也三章隆蟲蠹者亢陽之氣蘊蓄隆盛蟲然燠災而病人也禮祀相繼不絕自郊祀皇天至於宗廟凡牲玉酒食之屬既奠之於地復瘞之於土蓋無神不尊而奉之矣然莫親於后稷之神而力不能以勝旱莫尊於上帝之時力能勝旱而不肯臨降以至耗教下土以憂吾民則寧丁我躬而己蓋欲代民受災也三章極言旱之可畏也旱既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兢業業畏天之可畏也旱既不可推而去遺則民不可保矣民不可保君將安托是昊天上帝亦不我遺也如是則宗社亦不可保而先祖自此而滅矣安得不懼也四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親也旱既不可止矣旱勢赫赫旱氣炎炎我將死靡所民命近於死亡則何所瞻仰顧望我公先王凡前代有遂忍於見棄耶蓋望之以恩之詞也五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天也將滌山川極募久旱之狀山藁川涸無復留物如滌而又滌也羣公先王神之卑者既罔聞矣而尊若昊天上帝又不能使我逃遷於今日之世是此禍不先不後我實當之將如何而後可免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恭也言為民上者責所難逃去將何之是以龜勉而不敢去也然天何病我以旱曾不知其致此之故豈孟春祈穀孟冬祈雨年或早曾不知其致此之故豈孟春祈穀孟冬祈雨年或社神或有莫歟然既已不莫矣其敬恭如此明神宜無悔怒矣而不免於悔怒者此必有致之之故而曾不知其故也七章言羣工皆盡力救旱也從前章曾

不知其故而推言之曰豈華工或不盡力歟當時諸臣雖饑饉之際職事散亂似乎無復紀統然其為憂早計者衆正為百官之長者計慮窮矣冢宰為衆官之長者形容病矣以及掌馬掌兵掌食之官左右侍御之臣何人不足以周牧民生為事無有委之天數以不能而遂止者夫其勞瘁如此則其致此者非華工之罪矣仰天而訴其如我之憂何也此與上章宣王引咎之意見於言外矣八章與羣臣交勉以同天也前既雲漢昭同此復有昭其星則不雨者終不雨矣大夫君子雖精神已竭而昭假無遺然死亡近矣在我者不可不盡也爾其無棄成勞益求所以昭假者而勉之若此者非以為我亦以定衆正也蓋民安則大夫君子皆安未有民困而衆正定者也於是又仰天而呼曰何時而惠我以安乎蓋雖不敢違天而終不忍絕望於天也

詩觸

卷五

六十五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踳踳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饒

于鄙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邁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續云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五嶽嵩為中嶽然毛傳云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鄭云四嶽者卿士之官主曰嶽之祀堯時神農之後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然則

詩觸

卷五

六十六

此詩所稱崧高維嶽非以崧為嶽也堯舜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蓋是時尚無五嶽之稱也甫侯即稷王時作呂刑者之子孫也呂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作呂蓋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故因申伯而並及之以其同為四嶽之后也介圭大圭也圭大尺二寸曰珎圭蓋王圭長三尺公桓圭長九寸侯伯七寸無尺二寸者惟為州牧則以王之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皆有介圭此非朝會及諸侯相見所執也召公司空營築城郭司空之職也○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王者不私其外戚故詩中歷敘其功業德望以及天子眷顧之隆周人欣幸之意其源美申伯之賢能稱此封典者即所以美宣王也首章言其始生之異平日之功也山之英靈實產名賢故既生甫復生申以再鍾而愈奇也○翰番宣功之已著者也○維周之翰言能夾輔王室也○四國于蕃言其保障侯國也○四方于宣言其澤布百姓也○蓋申伯入為

詩解

卷五

六十七

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以為封謝之基也二章敘  
 封謝之事也申伯之先舊為諸侯故王以其舊壘勉  
 進于德而使之繼其事而邑於謝以式於南邦所謂  
 加地進爵也名伯宅鄭重其事也世執其功謂申  
 伯子孫世常有其翰蕃宣之功也三章舉微土田  
 遷私人分封後之事而謂之也謝人因其民居  
 稱密遂以為都也庸城也作城所以建國也微治也  
 言治其井牧賦稅也微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紆  
 內顧分封舊制皆於王命見其鄭重然微土田則命  
 召伯遷私人則但命傳御而已此又輕重之等也四  
 章又舉築城建廟分封謝之二大事言之也申伯之  
 功名伯是營宮室之任然以封申伯之功皆召伯營之  
 也召伯雖有司室之任然以封申伯之功皆召伯營之  
 其事此古今異數也如此其數必有功德乃能堪之  
 非但元舅之親而已有似其城謂謝故無城今創立  
 之若廢廟則先宮室而成之矣廢廟成而望之說

其深則就封有日矣故又錫之車馬以壯行色也五  
 章述王命申伯之語也我國爾爾居莫如南土擇重地  
 以付之非漫與以國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侯圭之  
 外別有大圭以為之寶非漫與以圭也往近王舅南  
 土是保則樹屏翰而德蕃宣屬望殷矣此則國居錫  
 土之意也毛傳云近已也鄭謂讀如彼己之子之已  
 頗費詮解大率近語辭也猶言往矣王舅也六章王  
 使申伯之事也申伯信謨言君臣相得初不欲離至  
 此始果行之也饒於耶者孔氏云自錫適中則道不經  
 耶時宣王省視岐周故饒之於耶還南者從岐周南  
 還於鎬然後適謝也謝于城歸猶言城歸于謝即首  
 句信謨之意蓋省恩天子屈勉辭去至此則果歸於  
 謝案及其歸謝也無復道路艱難之苦蓋當召伯營  
 謝之時業為治其土疆歛賦稅積餘糧以待之故賡  
 市止宿委積有備遂無雷行凡此皆王恩竟所周匝  
 也七章至謝而周人相慶也番番言其武勇也徒御

詩解

卷五

六十八

嗚呼儀從甚威也南藩得不則京師根本愈固故周  
 人喜曰法今其良翰矣不願申伯言申伯甚願也文  
 武是憲則不徒元舅之威而已上言番番則其武可  
 知矣然武非文不宣故又兼文武而言其全也八章  
 重言申伯之德以表作詩之意也柔惠而相資此所以文武是  
 近於說隨矣柔惠而且直則柔相資此所以文武是  
 憲也操者矯而正之謂猶言治也治此萬邦四方  
 之國莫不聞其聲譽善其平日之樹立如此不獨入  
 謝而後聞也詩者工師所誦以為樂曲故曰作誦孔  
 頤者氣象博大也肆好者意味深長也吉甫自言其  
 詩則博大風則深長豈妄作哉乃以贈申伯耳蓋必  
 如申伯而後不虛其詩古人作詩自愛自賞如此蓋  
 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快意之詩詩者易得其人則言  
 其中所欲言非匿情而實美故其旨易暢其辭易工  
 也使當之者稍有愧色而後之者必有惡詞方且格  
 格於喉吻間安能如也哉此子雲其新孟堅

銘憲所以有  
 總於文詞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濟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嚶嚶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按國語稱樊仲山甫則是  
仲山甫為樊國之君樊邑在東都畿內祖者送行之  
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  
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較於門外是出門而後

詩釐

卷五

六十九

祖祭故云出祖也○仲山甫不過城齊一出耳尹吉  
甫相之揚厲德業遂成大篇此古今贈行第一好詩  
也篇中為仲山甫占地步處在將城齊一事全不入  
講僅於第七章末句輕點曰城彼東方而已以上則  
言保哉天子天子是若王躬是保家職有闕皆冠冕  
鄭重若謂山甫重臣也自宜朝夕敬沃城齊瑣事不  
過偶以相煩耳故末以式邁其歸仲山甫永懷結之  
謂山甫身在東方心在王室而山甫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之意已於言外見之矣大凡送人遠行詩不言  
行而言歸幾人出外詩不言外而言內皆題外波瀾  
也○首章以天生凡民之同以見山甫同中獨異也  
言天地間莫非物也有物必有當然之則與生俱來  
不可越也是乃民所秉執以為常道故於美德莫不  
好之而況天親有周周家先代昭明之德感格於天  
以保佑後之天子而篤生賢佐如仲山甫者乎蓋於  
東洋之中而淑氣獨鍾所關於國家運會不小也二

章言其德也德之柔者惠不能嘉是不過乎則者也  
柔嘉之見於外者令儀令色是也柔嘉為學問也威儀  
是力者令儀令色古訓是式者以柔嘉為進修也上以  
承順乎天子此柔嘉也下以宣布乎王命亦此柔嘉  
也故柔嘉維則之道即五章所謂柔不茹剛不吐者  
也朱紫陽曰人之資稟有以柔勝亦有以剛勝者如  
范文正富鄭公是剛德勝者也如范忠宣范淳夫趙  
清獻蘇子容是柔德勝者也但柔而非一於柔所謂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是也若夫進德之功則剛健不  
息而已三章備言仲山甫之職也此斗為天之喉舌王  
有喉舌焉出將王命入而復之端揆之地絲綸之所  
出入者也賦政于外六官之長布政於四方者也發  
言以應之也蓋必有是全德而後命之全職也四章  
言山甫之盡職也肅肅尊嚴之意王命即上章所謂

詩釐

卷五

六十

王命山甫也王命付托重責大尊嚴惟山甫奉而行之  
邦國之政有順有否惟山甫明而辨之此其人非明  
且哲者不能也蓋天下惟達於事晰於理者禍惠所  
不得而犯也人惟謀以巧趨避為明哲遂誤以儉  
生苟容為保身皆其平日視身大輕所以視富貴勢  
利大重視君父國家大無情惟君子視此身為君父  
國家社稷生靈所倚為安危存亡之身受而寶之敬  
而守之以不富貴勢利損其真而虧其氣則誠之至  
也誠之至以明哲生為明哲則保身不待言矣故繼  
之風夜匪懈以事一人人臣而以事一人為心此其  
所為明哲此其所以保身蓋天下智巧之小人每足  
殺身而誠盡之君子乃可保身則以自謂智巧者皆  
天下之愚人也誠盡之乃可以保身則以自謂智巧者  
其身者以其身為富貴之身則不足以保身重其身  
者以其身為君父家國之身故足以保身然則居上  
不驕為下不倍既明且哲之謂也功蓋天下而主不

於位極人臣而無不忌以保其身之謂也若夫揚雄  
之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避於不虞以保天命此則詩  
明哲保身之詩以誤其身并以誤天下後世者也五  
章言其過人則柔合宜也吐茹者取喻於食物而言  
已過人之柔者則茹之過人之剛者則吐之此常情  
也惟柔茹之山南不隨人以分剛柔故常不茹不吐  
惟不茹不吐不侮於寡惟不吐故不畏強禦自守既定  
則非見物而後言者也六章言其德之至可以格君也  
德非可以輕重言謂之輕者以其為人所固有隨人  
可舉而兩解克舉者物有所蔽斯力有所虧也惟仲  
山甫才全力學故能舉至重亦能舉至輕蓋舉至輕  
者難於舉重以如毛之小見有所不能及權有所不  
能設力有所不能施也惟能舉則愛之矣愛者好德  
之本懷也愛而莫助愛之至也助生於所不足彼無  
不足我何能助既莫助矣而欲助之心猶不容已此  
其所以愛也德既能舉斯可以致用矣以己之德備

詩觸

卷五

七十一

君之闕此格心之事而保茲天子之道也七章言山  
甫出往城齊也重言四牡從夫入鸞者總其車馬僕  
從之盛點綴其行色也身懷靡及以惟恐弗勝任為  
懷所謂夙夜匪懈也城彼東方毛云去蒲姑而達於  
臨瀛按史記世家齊大公封營丘五世胡公徙蒲姑  
子獻公徙臨瀛但在夷王之時與此稍異然諸侯遷  
都築城必稟王命天子親命重臣為董其事諸侯不  
敢擅也東遷以後天子若貧荒無復此制城邢城楚  
止出自方伯之命矣宣王當厲王失政之後能行大  
典故全詩雖言甫美仲山甫之詞而序以為美宣王  
蓋推作者之隱而言之也八章望其過歸國以表作  
詩之意也式適其歸欲其畢事而歸也蓋每懷靡及  
任事者之虛衷而式適其歸好德者之願望也穆如  
清風自言其詩意味深長如清冷之風足以開人之  
懷而暢人之志則以仲山甫身在東方心存王室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無時不以保王躬補王闕為念故

以此清冷之風暢而慰之庶幾不至永懷以傷其心  
耳然前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曰吉甫  
作誦穆如清風古人誦美大臣功德既不自嫌其  
名字且復自讚自評賞心得意如此亦以其所贈之  
人足以不愧此詩所謂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績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  
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第錯衡玄衮赤舄  
鉤膺鏤錫鞶韞淺幘脩章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詩觸

卷五

七十二

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鱉鮮魚其藪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遵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鱉甫南鹿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  
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  
受命固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貺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瑯瑯實實私實藉獻其貌皮赤豹黃黑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交龍曰旂章者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旂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黃旗之表章故云綬章第漆章以為車轂的鷹繁纓也毛云馬眉上飾曰錫刻金飾之今當虛是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而之錫當虛者當馬之額虛在眉上也制車軾中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鞞則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矣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懷勝悞字異而義同皆所以覆軾也玉藻云有羔幣鹿辟春官巾車犬幘紆幘皆以有毛之皮為之覆在軾上也儻草纓首也以儻皮為纓其有餘而垂者謂之草也金厄以金為小環纏攝纓首也搯與厄同筍竹萌也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地莠大如七柄生噉之甘脆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詩簡

卷五

七十三

媵之以姪婦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蓋嫡妻有娣有姪二國之媵亦各有娣有姪則是一娶九女也貌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豹似虎其花如錢而小於虎又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借霧氣以成其文彩也赤豹毛赤而文黑也羅大於熊有黃黑赤羅貌言皮則豹熊亦獻其皮也○穆王之時荒服不朝夷王觀禮不明下堂而見諸侯厲王失政諸侯畔之故崇高之建國親諸侯此宣王中興曠典也韓奕之除喪入朝見天子而聽命嗣位尤中興曠典也故序皆曰美宣王也余以此推明作序者之意此亦春秋微旨也○首章言韓侯入朝而天子命之也梁山韓國之重鎮故美其山之貌奕奕謂之韓奕也韓為周同姓武王之後也韓侯嗣位來朝受命而歸故詩人送之言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此以朝周者也言韓侯而及於梁山言梁山而及於禹甸詩人之波折委徐也王親命之重其嗣服之始也以下

則親命之詞續或祖考謂其繼世為諸侯也無廢朕命譬戒之詞風夜匪懈度共爾位勤而能敬也能如

是則無廢朕命矣故又勗之曰朕命既出不復改易苟四方之國有不來庭者汝則幹而正之以佐爾時可也幹者使之畏威懷德不庭者皆來庭也佐指韓侯時者宣王自謂也二章述王所錫之禮也首二句從韓侯親時所乘之車馬言之也介圭二句韓侯所執之幣也淑旂綬章王所錫之旂章第錯衡王所錫之車玄衮赤舄王所錫之服鉤膺鏤錫王所錫之馬而符鞞淺幘又屬之車條草金厄又屬之馬則言其備也凡此皆嗣服諸侯之禮也三章述王所餞之事顯父餞之王餞之也清酒五句燕之盛也路車乘馬餞行之時又從而錫之蓋殊恩也汾王者屬王奔燕之時在汾水之上遂謂之汾王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也顯父周卿士厲王之婿姑其姓也韓侯迎止五句

詩簡

卷五

七十四

言其親迎之盛也諸娣四句言韓姑來嫁之盛也不言韓姑而言諸娣之美又從韓侯一顧上點染生色此詩家趣致生動以開冷為闌熱者也五章韓姑于歸也其實詩人專美韓侯耳今乃以美顯父為女擇婿之能及韓國風土之饒韓姑從夫在韓之樂而美韓侯之意自在言外可謂巧於立說矣六章言王之委重于韓而勉其修職以終首章續我祖考幹不庭之意也言韓城之博大者名公昔日以燕衆營之也爾韓之先祖乃武王之子封之於此能固是百蠻而歸服馴服之今王復錫韓侯以追貺諸夷奄受北方荒服之國而為之方伯其任重矣韓侯北陲慮患宜詳實瑯瑯實實以固其國實私實藉以足其食且貢獻者諸夷所觀望也三獸之皮以其方物來供歲事所以表率追貺使之來享來王幹不庭方之功莫大於此故終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詩觸

卷五

七十五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永嘉陳氏曰淮之南北皆江漢所伐淮南北之夷也若在北則江漢所由入之路矣常武所伐淮北之夷也若在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呂東萊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耳杜絕黑黍酒也謂之黑黍者香醴也爾雅森自蟲註云尊彝為上蟲為下百居故曰由中尊也○六月采芑與江漢常武皆宣王征伐之事也然一列之變小雅一繫之變大雅者不獨詩之體裁與樂之康肉豐殺微有區別乃其文詞則小雅詳瞻大雅莊嚴且六月采芑為燕勞吉甫方叔之詩耳而常武江漢

一則天子錫土一則天子親征命題亦自有大小也○首章出師也前四句言兵勢順流也來求其渠魁也後四句言軍容已整也來鋪陳師致討也匪安匪紆謂人心戰動不敢即安也即此精神鼓舞當出師之始已有吞淮夷之氣矣二章成功也經營可以告成蓋以謀勝非以力取也宣王之時北伐獫狁南征蠻荆淮夷又定矣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成功告于王也四方平則王國定矣時靡有爭王心寧矣此其所以告成也三章平淮之後疆理其地也式辟四句王命之詞也辟闢也徹疆土則式辟之事也甫平淮夷而即治其疆土似乎病民而急民矣然而匪病匪急也以徹法者王國一定之制所謂極也於是疆之以正其經界理之以分其土宇至於南海之遠而止言南海則淮夷之地盡矣四章因賞功而述祖德以勗之也召虎召穆公也召公則召康公與也召穆公宣布也十日為旬故曰旬也召公則召康公與也召穆公

詩觸

卷五

七十六

平淮之事命虎徧治而宣布之蓋由文武之時汝祖召公實為績餘汝今之功毋以為子一人之故也汝祖召公是似矣汝既開敏汝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焉蓋勉以先業而又期以復功也五章言錫祉之事而述其辭也釐爾圭瓚秬鬯以供祭祀又告于文王之廟錫以山川土田者祭統也且使王在錫京而使召虎受命岐周如文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蓋岐周室所由興召康公與與之所憑藉故使之就之蓋古之勉勵臣子者無他惟動之以忠孝而已教之以孝乃所以教之忠也若曰北山川土田非吾之有吾祖文武之賜也而汝今日江漢之功亦非汝之功汝祖召公之教也使虎忠孝之心油然而生思所以不負召康公之思所以不負文王武王之心則必不負宗社不負朝廷矣故虎當此時感恩圖報無以不為地但稽首颺言以天子萬年致其區區祝頌之私然非區區祝頌所能

盡矣六章召虎受賜而拜祝也鄭箋云此虎答王命時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祖受成王命之詞如此則天子萬壽以下皆康公之語非召虎語矣豈不舛謬朱紫陽又謂四章策命之詞此章則虎作康公之詞蓋勸策命之文於廟器之上而銘其後也後儒沿之遂謂前之虎拜稽首首拜於文廟後之虎拜稽首者拜於家廟但從來豈有儀括功臣策命及爾茲銘而可為詩者乎且豈有王言不答君命未拜而遽拜文廟者況方拜文廟旋拜家廟當時盡錦之榮後人何從見之憑空杜撰尤屬可笑不知三章王命召虎以下詩人述王言也四章王命召虎以下亦詩人述王言也其言未畢故以五章整爾主瓚六句終用錫爾祉之意虎聞王言而拜稽首曰天子萬年其語亦未畢故六章復以虎拜稽首接之皆一時對王祝頌之語故曰對揚王休蓋君勉臣以濟桓臣祝君以萬年此賜言之體也古人文字典重質典

詩觸

卷五

七十七

作天子賞功語即似功臣策命作臣子祝頌語即似鼎彝銘文紫陽因五章似策命遂疑其為策命六章似鼎彝銘遂疑其為鼎彝銘耳豈必真有是事哉對揚王休謂聞王言而對答以宣揚王之休美也考成也謂王勉以召公是似又以先公待召公之禮待之敬不為召公作成以答王意乎作召公成謂召祖始之虎成之也於是復申前祝曰天子萬壽而又望其長享令聞且勉之以文德蓋忠臣愛君必所以長久而告以所不足淮夷之役虎以武功事王而乃云矢此文德洽此四國蓋從出車設旗之後而欲進於中羽兩階之化也令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

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緝騷震鷙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闢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繚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王曰還歸

詩觸

卷五

七十八

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淮夷恃遠負固其為周室之梗非一日矣當武王既崩同武庚管蔡以叛者此淮夷也既而同奄以叛者此淮夷也成王封伯禽之時又同徐夷以叛者此淮夷也穆王之世又同徐夷以伐西周至於河上者亦此淮夷也宣王即位既命召虎以平淮南之夷矣又命皇甫以討淮北又命程伯休父討之又自將以親征之自親征一出而夷王以來衰玩之氣忽如雷霆乍驚日月重光矣此召公所以為詩志美而首之以赫赫明明也○首章親命大將也南仲見出車篇鄭云南仲文王時人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而言及其祖者表世功也家宰以下六卿也大師而下三公也王命卿士大師皇父蓋皇父以六卿而兼三公也然十月之交幽王時亦有皇父豈與此皇父為兩人乎未可知也赫赫言王命將隆盛明此皇父為兩人乎未可知也親征也蓋宣王親征淮北而命大將皇父整修其戎

詩觸

卷五

七十九

事師嚴恭備既敬而不驕肆既戒而不妄殺所以惠  
 此南師而為時雨之師也二章策命副將也時尹  
 吉甫掌王策命故王命尹氏策命伯休父為司馬蓋  
 皇父以六卿兼三公為大將而程伯休父以六卿副  
 之也程伯休父伯爵休父其字也左右陳列謂左右  
 結隊而行也戒我師旅所以嚴紀律也率循也循彼  
 淮浦以淮水環繞於徐故環而視其要害也省此徐  
 土謂省視徐之土地以用師也兵宜神速師老無功  
 毒民妨農故不畱不處則徐人三農之事可就緒也  
 命大將曰既敬既戒命副將曰不畱不處師廢而戰  
 途徐人震驚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言天子親征威  
 靈氣微如此也雖以天子之威靈氣微然必紆徐保  
 安而後作而動焉蓋其慎也夫用師者急則輕緩保  
 則縱敵今匪急而徐徐而徐徐而徐徐徐徐徐徐徐  
 驚有如雷震之作於上而如是之震驚者蓋用兵之

法攻其心奪其氣而已今之驕驕震驚徐夷之心已  
 駭氣已奪矣四章王師至淮而無敵也震者其聲也  
 起者其色也聞起貌虎之自怒然非激而使之怒  
 也鋪者威陳其旅敦者厚集其勢仍執言其氣勢之  
 大若就而執不費力也蓋極狀當時王怒於上將怒  
 於下師徒眾盛屯集於淮浦之間其勢甚大執之不  
 勞當時淮浦之上截然其不敵近則非徐夷之淮浦  
 而王師之所也五章極言王師之所以制勝也準彈  
 築言其威也如飛六句是六篇中最高之語非深於  
 兵者不能言之如飛如翔如矯如捷如如如如如如  
 險阻而廣肆也如山之苞靜而難撼也如川之流  
 動而莫禦也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翼不亂左右相輔如翅斯張也不測者出鬼入神人  
 不得而知也不克者握奇機勢人不得而敗也此所  
 以能洗淮徐國也六章歸功於天子也王之謀猶信  
 實不欺非以詐力相尚也而徐方既附而來矣徐方

詩觸

卷五

八十

既集而同矣此雖諸臣之功而即天子之功也蓋天  
 子無功天子之德乃其功也彼諸臣之功不過奉行  
 天子之德威而已向者儼然蠻荆已服其罪矣獨茲  
 淮徐未附耳今四方皆平徐方之人稱臣來庭向化  
 不同則王師振旅而歸矣復何求哉蓋美不忘規慮  
 其狂勝而喜功故於卒章首言允塞終言旋歸亦猶  
 此四國之意也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屈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  
 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梟為鸇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  
 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  
 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威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詩觸

卷五

八十一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嘯也○與鴉異其音鴉音  
驕其不孝鳥也○鳥食母猶獸中之能食父也蓋  
鴉也其親者也鴉攫鳥子而食賊及他人者鴉性鳥  
章刺幽王也但褒姒滅之一言止耳此篇反覆感嘆  
無非指摘褒姒者惟三章兼言婦寺五章則指介狄  
夷狄之禍皆以女戎為亂者此他日所以有驪山之  
事也然當時設有正人在朝當不至此詩人所以痛  
憤於姦賊而傷心於人之云亡也○首章言仰天而  
天不我惠我亦甚病而不寧矣且降此大厲使國公  
靡有所安至於士民皆病者皆由小人任事如姦賊  
之害稼穡無有夷屈之日所以網罟之害至今不  
亦無有夷屈之日也填病也夷乎也豈止也古復  
而先言姦賊網罟之害者謂此幽王昏淫之所致也二章  
又以姦賊網罟之害而言之之前四句則奪之不露

詩觸

卷五

八十二

此所以至於傾城也四章極言哲婦之害也婦人之  
惡能探人主之隱窮而究之以操人主之喜怒如鞠  
獄者必窮其原本而後已彼其窮之之意不過忤害  
與變或二者而已彼始則譖人既而所譖不驗與其  
前言相背在他人或自咎曰此何足為惡乎蓋婦人  
也彼則不答其不極矣且曰此何足為惡乎蓋婦人  
愚寵待智以謂吾言縱消君知之而必不我罪故敢  
於妄誕而不自以為愚也夫婦人之無與公事譬如  
君子之不治商賈也今賈物而有三倍之利君子識  
之此豈君子所宜哉婦人休其蠶織為事世婦奉繭以獻  
是而己蓋古者王后皆以蠶織為事世婦奉繭以獻  
於夫人夫人副帶而受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  
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使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  
黻文章服成而君服之必祀先王先公也五章言天  
何以責王而見災乎神何以不禍王而富之乎蓋以  
王將有夷狄之大禍舍之弗慮乃以予之譖言而忌

而後蓋善後在於法祖而法祖可以同天忠臣惟不絕望於君所以不絕望於天故始曰昊天不惠猶望惠於天也繼曰亂匪降自天又曰天何以刺皆不欲委咎於天之辭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秬靡共潰潰回通實靖夷我邦阜阜訖訖曾不知其玷藐藐葉葉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輝胡不自奮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溲

詩觸

卷五

八十三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威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直水中浮草也棲直謂草歲之草枯槁無潤如直之棲於木上也按直有數種梅誕生云麻之有子者曰泉無子者曰直又直菜又直杖以竹為之喪記註云直者藉也言其貌若蒼直也又苞直謂藉也以果實相遺者裝而藉之已上皆音直而此則水上浮草音茶也○板之詩序云凡伯刺厲王作也此與瞻印二篇序皆稱凡伯刺幽王豈凡伯之子歟若出一人則自厲王末季越共和及宣王至幽王即位蓋七八十年凡伯已百餘歲矣然凡為周公之胤同姓世臣休戚共之故三詩皆極其

詩觸

卷五

八十四

沉痛而此與瞻仰則辭更危意更悲蓋幽王之昏浮於厲王而驪山之禍亦甚於奔彘也○首章言昊天疾威於上故喪亂之降篤於下病我飢饉至於民盡流亡使內之居與在外之邊圍無不荒虛矣然其致此者小人也故下章及之二章言天之降此罪罟於民使民手足無措者亂不在外而在於內如蠶之賊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註潰也蠶賊之人自為內潰方且昏亂其神志極喪其精神而不思恪共其職業但相與潰潰為邪僻之行耳此其人豈可靖夷邦國哉而乃使之靖夷我邦其可乎三章阜阜頑慢訖訖諂毀也孔填與瞻仰篇孔填毛朱皆訓甚久不如以甚病訓之為妥蓋賢者憂時而病也言小人頑慢諂毀有玷於朝而王曾不知其玷至於憂國憂時之君子兢兢業業其心若有甚病而不敢即安者乃更見貶斥用者非賢而賢者不用則亦顛倒謬亂之極矣四章言民生憔悴如陸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水

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生意盡矣凡皆蠹賊昏秬之人傷其根殘其技以至於此故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嚴華谷曰谷風有洌有潰潰怒也小人是用不潰止潰亂也蓋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潰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潰亂之甚者為潰潰其理一也五章俯仰今昔感慨情深若曰昔日之富豈若今日之病也而今之病不意如茲之甚也彼賢奸之辨譬諸疏櫛精裨區以別矣奈何不自替廢以避賢路傾使使我愴然無緒相引以長也蓋幽王之世賢奸倒置故詩人絕望於王而反致望於小人不能使君子登朝而但欲使小人退位明知君子不能去小人而尚冀小人之或避君子蓋無聊之思不必然之詞也時與是同兄與是同六章頻與潰同潰也言亂之所以甚者以人皆昧於亂之所由始也譬如池水必自崖而注泉水必出於內而涌池之竭也崖無水



以注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崖泉之竭也內無水以滿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內則感之甚者也如是而其害天下也亦甚溥矣我一人豈能獨免故又曰此豈不哉我躬乎非專為身憂也乃深嘆其害溥之極耳但誦此詩者不言如池之竭如泉之竭而曰池之竭矣泉之竭矣非比非賦吞吐含蓄意在言外費力詮註反失其旨朱子語錄云看詩不須索解只平地涵泳自得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如朱子此語斯真能解詩者也七章言昔文武受命之日不自為治也所用多賢不止召公一人然有如召公者能令先王日關圖百里而今也不然此吾所以傷心而長嘆也然今之人豈遂無故老舊臣乎此章無限苦情舉凡伯所不欲言不忍言者皆以於乎哀哉四字發之且始但言先王用召公以關圖而不言今日棄賢以感國然言關圖之故而感國之故不言而自見矣末但云有舊而不言用舊然言有舊而舊之當用亦不

詩觸

卷五

八十五

待言而自見矣蓋詩人感嘆之意直露反淺含蓄乃深也至於瞻仰卒章最以皇祖此詩卒章最以召公瞻仰卒章望其救後此詩卒章告以有舊皆於犬壤之後尚有不忍絕望之詞此則凡伯之厚也

周頌論

頌之為言容也治功成而頌聲作焉故曰美盛德之形容也美盛德之形容而以成功告於神明其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後乎故其頌文武也不專頌文武而頌其主祭之曾孫若謂吾祖吾父之功德此不待頌而後見也今日者曾孫太平之福實吾祖吾父所詒燕焉有曾孫如是以繡服而承祀則吾祖吾父其亦庶幾無憾矣是故頌者廟中之詩也然有為祀事而作者亦有因

詩觸

卷六

一

祀事之後而升及焉者訪落敬之小毖諸篇是也其皆謂之頌者其初雖非為祀事而作既作之後大師樂工取而被之絃歌以告神明後世子孫遂襲而用焉其事不一然其旨和樂其辭肅穆其音雍容悠遠則一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矣夫取朱絲而練之以為絃則聲濁取瑟底之竅而疏通之則聲遲一人唱之三人從而嘆之則其和寡聲濁而遲和者又寡此非極音也然其中有不盡之遺音焉蓋至文

無文至音無聲無文者文所不能盡無聲者聲所不能盡聲不能盡而其冷然之韻悠然之情令人尋繹於絲肉唱嘆之外低徊而不可窮故曰遺音也是以風雅諸詩作者以能盡爲工而頌詩作者又以不盡爲工此不獨絲肉唱嘆之道亦可因文詞以想見其大略也

詩解

卷六

二

詩解卷六

采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序曰祀文王也○續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呂東萊曰朝諸侯謂周公相成王以朝諸侯非自居南面也尚書洛誥成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駿牛一武王駿牛一茲此周公居攝七年事也新邑洛也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於洛而周公作此樂歌也言虞者歲必有祭也言烝祭文武而

詩解

卷六

一

頌止稱文王者父之德可以兼子也孔穎達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蓋祭宗廟之盛也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也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容也廟之爲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故立宮室以貌之耳○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此惟周頌爲然者商頌則祭時頌先王之功非以成功告廟矣魯頌亦傳公之德特頌禘之詞如後世文人獻頌之類耳此詩告廟於營洛之後雖非所以頌文王然頌文王之德不可見即祭之首而見故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當見文王者慨然如復見文王焉所謂如在其上也如在其左右祭之盛者也○謂於乎穆哉此清廟也祀文王者必於斯焉文王之德吾安得而見之哉助祭頌相之諸侯既肅然而敬雖然而和矣而執事之濟濟多士亦莫不秉文王之德焉所謂文德者亦

惟是肅雖而已今顯相乘之多士亦秉之豈非文王之德所在哉故文王之神仰而在天既對越而如見焉倘而在廟復駿奔走而如見焉凡此皆文德所感者而豈不先顯承順乎信乎文王之德沒世不忘而無厭於人心矣

繼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序曰大平告文王也○周頌為成功告廟之辭故此詩言我其收之又言曾孫篤之謂文王創始而我收成而曾孫龜勉篤厚以上慰文王之靈爽也天作篇子孫保之亦同此意曾孫指主祭者而言凡子孫主祭者皆稱曾孫故書曰有道曾孫周王發而鄭氏曰自孫以下皆稱曾孫也○於穆不已言天道循環流轉

詩觸

卷六

二

而無窮也蓋凡有為者必有窮天道惟無為故無窮所謂至健不息是也不顯顯也純者無雜無間之謂文王之德自始至終無有間雜猶天道之運而不已故言於穆者從其不已之深遠者擬之而不顯者從其紀之昭明者擬之也舉天與文王並稱不言法天奉天者天與聖人為一非可擬而合之也紫陽以假訓何以溢為恤以收為受然不如鄭箋為妥鄭箋以假假訓嘉溢訓盈收訓聚或曰假大也大以溢我謂王澤及後人如水之盈溢而不止也我其收之謂聚歛而收拾之也以祖宗之澤與其在天之靈雖不肖孫無不欲裕而佑之但我無以聚歛而收拾之則滿我者橫流而無所歸故我必有以收其溢者始有以慰其在天之靈然其所以收之者惟大順我文王之澤愈衍而為主祭之曾孫者又世世篤厚而不忘斯德愈長矣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聲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曰奏象舞也○鄭云象武者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熙即清也緝熙謂常有其清明而不已也典猶則也聲禋始祀也自始祀至今有成皆用文王之典以安文王之天下此所以為周家之禎祥蓋符命非祥而清明之德乃為至祥也秦象舞而歌文德明武功非文德不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序曰成王即位諸侯助祭也○鄭云新王即位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儀禮賓三獻尸宏

詩觸

卷六

三

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烈光也烈文猶言煥乎有文也辟公諸侯也以其為一邦之君曰辟又舉五等之尊者而命之曰公也祉福者天子所自有也諸侯助祭安能錫主祭者以祉福哉但以諸侯主贊享瑟趨踰之盛因而獲福猶諸侯錫我以福也諸侯既錫我以福矣寧僅一時之惠哉蓋惠我以無疆而子孫亦世世長保之矣又言汝無封以殖貨靡以傷財則王當尊而崇汝且汝既有此錫福之功吾之子孫繼汝以保矣汝之子孫豈無所以美其報乎所以此之詞曰莫疆於人若能自疆則四方以為訓矣莫顯於德者能自顯則百辟以為法矣前王之所以不忘於人心者用此道也此語無限蘊藉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皆從鳴呼二字傳之妙甚○頌以告成功此詩似非告廟之辭振驚有客諸篇亦然蓋獻助祭諸臣之樂歌也朱子曰古者之祭每一受胙主與賓

尸皆有獻酢之禮既畢然後亞獻亞獻畢復受酢唐時尚然今併肸於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俱隔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大王遷岐以避狄也遷岐之後周道浸盛則有似天作之也天者莫之為而為者也莫之為而為之所為必成故曰作也毛傳云荒大也謂大王能廣大之也朱云荒治也二說無不可者既曰天作高山又曰彼作矣言大王之作即天作也大王作之而文王安之言大王之業至文王而始就也徂毛云往也朱云徂者險僻之意蓋以徂為耳不如毛義為長言大王既往岐矣都會遠謂高山之

詩

卷六

四

下邳為沃壤民歸者衆遂成平易之道而子孫世世保守勿失以無忘先祖勤勞也嚴華谷曰成功告神多言及子孫子孫能保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序曰郊祀天地也○按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常昭註講成王即位始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也而又謂成王非指成王謂乃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業則前後非謬矣鄭氏之說與章相合既屬承詠而朱文公則直以為祀成王之詩又與小序郊祀之旨皆戾至今莫有明其故者夫豈成王即位郊祀天地以崇二后後世相沿以為故事遂歌此詩以美之

武并以道成王之德獻末可知也○高昊天祚周之成命文武既受之矣文武受之成王又承之是以成王即政之初不敢自安必夙夜求所為承藉天命之基而其所基命於夙夜者廣大而不為狹小是其有也靜深而不為疎浮是其密也夫此有密之心豈有間斷昏昧哉故曰於緝熙單厥心居心如此故能安靖二后之天下而保其成命也康安也靖亦安也必有不敬自安之心然後可以安天下單盡也單厥心即不敢康之心也厥心既單則天下靖矣天下靖則二后可質天命可凝矣歌成王之德於郊祀天地之時亦所謂告成功者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詩

卷六

五

保之

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陳氏曰古者冬至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曰天尊之也配稷於郊所以尊稷也明堂曰帝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蓋郊者古禮而明堂則周公以義起之也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稷也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爾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蓋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此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雖言文王然以天為主而以文王為配故首言天末章言畏天蓋法文王即所以法天法之不己即所以畏天也將奉也享獻也右猶祐也儀

式刑皆法也。銀錫福也。奉其牛羊以獻天。庶幾天其祐助我乎。然而不敢必也。我所不敢必者。天而所可必者。文王我。所不敢必者。我與文王音容之接。而所可必者。我與文王精神之通。文王之典。文王精神之所在也。我惟儀之式。之刑。之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佑我。且享我矣。然而終不敢必也。我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夫畏天之威。則其儀之式。之刑。之終。無敢懈於。是或可保。天與文王祐享之意。乎夫保此。其所以法文王。此其所以畏天也。○考亭訓天。其右之謂天。在牛羊之右。殊可笑。然訓其右之其謂其者。不敢必之辭。又甚有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詩觸

卷六

六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孔氏曰。櫜。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為韜也。韜與綏同。夏樂章之名。九夏有肆。夏有韶。夏有納。夏此三夏者。又九夏中之大也。顧師古曰。三夏歌之大者。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別名也。故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鄭氏云。以鐘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過執競也。渠。思文也。○按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望秩于山川。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所謂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五岳四瀆之神。望而祭之。故曰望也。然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則此時非如周制。十二年巡狩之期。乃武王初即位。告祭而柴。

望。故考亭謂此詩。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巡狩之禮。春岱岳。夏南岳。秋西岳。冬北岳。各以時告祭。故曰時邁。言王所以時往巡狩者。昊天其子之。乎其者。冀望之詞。蓋發端姑為是。冀望不敢必之語。此後即信其為天所子。故繼之曰。實右序有周也。右。謂佑助也。序。為帝王相傳之序也。天實右序。我周也。右。謂佑助也。序。者。帝王相傳之序也。天實右序。我周也。右。謂佑助也。序。又。能懷柔百神。及於河岳。使河不泛。濫。岳無。騫。崩。蓋就河岳之懷柔。視之。而百神可知也。以諸侯則震疊。以百神則懷柔。人神宜矣。故天下信王之宜為天下君也。在神人則稱后在天。則稱子。信其為神人之后。即信其為天之子矣。於是復嘆之曰。明昭有周。我周也。當巡狩而考其典章。次其功罪。以式序在位。五等之諸侯。且偃武修文。惟懿德是求。焉懿德文德也。更始之際。能消人不逞之志者。惟此文德而已。以此懿德而播之樂章。陳於時夏。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而有。

詩觸

卷六

七

以副昊天子之意矣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序曰。記武王也。○此詩序言祀武王而紫陽謂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然詩中言無競武王。不顯成康。則考亭之說當矣。蓋祭必統於一。尊祀武王。世室而以成康配之。故父可兼子。祖可兼孫。詩言祭武王。成王康王。而序止祀武王。不及成康。猶清廟之詩。洛誥以為烝祭文武。而序止言祀文王。不及武王。序與考亭之意其實一也。毛鄭不知序意。而泥序語於昊天有成命。則以成王謂成其王業於此。詩則以成康為成。

大功而安之宜其有牽連附序之謂乃尊朱者歟毛  
鄭而并機小序夫亦愈不知序意矣○執持也競強  
也能執則競可知矣執持其疆競之心以勝也競強  
故天下無可與之競其烈焉不顯顯也顯哉成康之  
德亦上帝所命以為君而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一也  
又言武王既以開創之功奄有四方矣乃成康又以  
繼體承緒而奄有之且其照臨四方又斤斤乎察之  
甚也蓋武王革商之暗以就於明至成康尤為明備  
故曰斤斤也由是而象功昭德則有樂矣樂大者難  
於和今鐘鼓則唯唯而和矣樂小者難於集今磐筦  
則將將而集矣皆三后之功德和之集之也樂備而  
和且集功德播於上則福降於下矣而降福穰穰亦  
三后降之也既穰穰而多則簡簡而大矣此時祭者  
威儀反反自終而要之於始莫或懈焉故祭終飲福  
既醉既飽福祿之來反覆重復  
而未已也或曰醉飽指尸言也

詩觸

卷六

八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序曰后稷配天也○來小麥年大麥也秋種冬長  
秀夏實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穀長養  
形似小麥以皮厚故為大麥也月令麥為首種而各  
至郊祀惟二麥生蓋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廣則種  
四時而成故謂之首種獨舉來牟者以其為五穀成  
熟之最先且當夏月缺乏之時能繼續絕其關係  
最重也○我將言文王配帝於明堂而此詩則言后  
稷配天於南郊也文德也稼穡乃閭閻小民樸  
之事然經緯事業本之粒食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故  
思先世之文德不獨文王又有后稷也后稷有文德  
故能配於天而無慚以其粒我眾民莫非爾德之極  
也且遺我下民以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帝命后稷

育下民使其教我稼穡盡於四方無有彼此疆界之  
限是以陳其久常之功德於是夏而歌之也夏之屬  
有九此則所謂詔夏也時與是同○朱註謂思語詞  
陳常於時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國中前時  
適篇亦訓時夏為國中其  
說相沿已久今並存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痔乃錢鐻奄觀鉦鉦艾

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保介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耜指之於參保介之御問註云衣甲也以保介  
為車右而衣甲也而耕農源曰保介助工耕藉田商  
介有副意故朱子云農官之副也其說稍異畬三歲田

詩觸

卷六

九

也凡田一歲曰蓄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  
三歲曰畬乃成熟也錢鉞也錢鉞也鉞鉞也鉞鉞也  
孔氏曰鐻鐻也柄長尺其鐻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  
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鉞一鐻若其事立蓋錢鉞  
啓土故五耕用錢鐻以去草故五耨用鐻○此詩序  
云諸侯助祭遣於廟而紫陽謂戒農官之詩但農官  
非作頌之人戒農官非作頌之事當時周人重農因  
諸侯助祭遣於廟而戒之以民事耳臣工者諸侯之  
卿大夫也公謂諸侯也諸侯來朝於其將歸也天子  
勅其卿大夫曰嗟嗟臣工爾其敬爾在公之事蓋有  
周天子無事不有成法以示人是王賜爾以成法也  
女國有事當來諮謀而茹度於朝無自專焉可也又  
命其車右以時事曰爾歸矣春莫耕耨之時將何所  
求乎將如此新田何蓋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舉新  
以兼舊也而又嘆美之曰大哉此二麥也蓋莫春麥  
將熟矣將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上帝又將賜以

當年以為新田之慶蓋即來年之熟可為新田嘉穀之占也於是命我眾民具茲錢鎛以治其新田雖錢鎛用於莫春而秋成鉅艾之獲奄忽之間已至見之矣此則敬淵在公之首務也天子遣諸侯而戒之不斥言諸侯但戒其臣工與車右而已此天子之厚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周禮三十里為一郭一吏主之其吏皆大夫又周禮遂人夫間有遂萬夫有川三十里萬夫之地也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是三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鄭云報廣五

詩觸

卷六

十

寸二報為耦一川之內萬夫故言萬耦胡氏曰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以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朱子以此詩為成田官然成田官無作頌之理當依序為春夏祈穀之詩但詩云成王則是事始於成王而頌則康王以後所作也毛鄭以成王為成是王事謬矣○噫嘻數美之詞噫嘻乎成王之為民所穀於帝也既為爾眾庶而昭明而感格矣於是率是農夫而播厥百穀播必先耕故必有以大發其私田蓋倡民力者莫如使民各私其夫民各私其私齊心並力合眾私以成天下之至公故民皆服其耕萬人為耦而並耕也此昭假之功而亦新穀之効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數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鷺水中白鳥雅云一名春鋤以其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也鷺色雪白頂上有絲髯然長尺餘微取魚則頰之青脚喜翹高尺七八寸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辟雖有水此鷺之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言振振羣飛之鷺集於西郊之辟雍其色潔白且復翔舞舒閑可觀也我客之來助祭也其容貌亦猶是已周家待二王之後加於諸侯一等故尊之曰客觀之曰我客也容者助祭時之容止也又言我客在彼國中則臣民奉之而無有惡之者矣在此王朝則敬以賓禮而無有厭之者矣蓋勝國之餘猜嫌易起改玉之際厭棄易生今無惡無數惟我客為然則庶幾夙夜循環望矣此周家忠厚之至也

詩觸

卷六

十一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羣祀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序曰秋冬報也黍禾屬而黏者稌稻也稷也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稷揚下濕其穀宜稷豐年則高下無不熟故多黍多稌也○此報賽田祖先農以及方社之樂歌也年若非豐則旱且澇矣旱則無稌澇則無黍多黍多稌而年若非豐則旱且澇矣旱則無稌年也由是高廩之內所入之穀有萬有億有秭有未而已以其廩之所藏者為酒為醴可以供宗廟祭祀而進予祖妣諸凡朝聘養老尊賢以及大小吉凶百禮皆可備而洽焉此則豐年之所致而神之所賜也故終言降福孔皆報賽之祭所以歸功於神也

有駉有騂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

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也○鄭箋云簫也周禮上簫四十人中簫百人下簫百六十人有眠簫者相之毛云業大板也所以飾柷為懸也刻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謂虞橫者為柷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蓋業所用以懸而業下有虞則持柷以載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樹以五采之羽皆以飾業也毛云應小鞀也田大鼓也鄭云田當作鞀小鼓也蓋毛以應既為小鞀則田宜為大鼓鄭以經傳無田鼓之名而大師職云奏鼓鞀注云鞀為大鼓先引鼓以田為鞀也鞀鼓周鼓也蓋夏后氏足鼓則以鞀承之殷人楹鼓以柱貫之周始懸於簋虞故謂之縣鼓也

詩觸

卷六

十三

執小鼓兩旁有耳又有小柄持柄而搖之則旁耳自擊也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椎連底桐之圓亦作鼓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鉦鉦以木長尺樂之執以節樂也磬以收樂也祝以起樂也鼓以止樂也簫編小竹管為之故曰簫管管如笛併而吹之鄭云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王介甫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宋詞云吹簫寒食賣錫天本此所云鳳簫亦本此○首二句言樂工備也設業六句言樂器備也喤喤厥聲以下則極言作樂之盛也雝雝和矣然必本之以肅故肅雍二者合言之而後謂之和也樂記曰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和鳴則先祖是聽矣蓋三者之功德即祖功宗德也故其精神與先祖交相投合而可必其神之來聽而二王之後至此亦永觀厥成焉則盛之至也劉安成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

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祝圉以上樂之大者簫管樂之小者以既備乃奏安於簫管之上執磬祝歌之下章法不則妙甚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鰋有鮪鰭鰭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序曰季冬獻魚春獻鮪也○毛云潛慘也又作霖猶紫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而王介甫以為潛藏之潛蓋魚性喜潛謂其取之深也鰋白鰋也鰋雅云形狀而長若條然故謂之鰋今江淮之間謂之鰋魚性浮似鰋而白○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當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者明漁非常事重之也冬魚之性其味潔美春鮪新來故思其所嗜而進時物也蓋常祭之外另舉此祭以薦新也

詩觸

卷六

十三

猗與漆沮之詞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取諸漆沮者未忘本也凡宗廟之祭四海九州之味無不陳也而此則薦新於廟故言其與王之土地所產之物而已即一嘗魚而孝子告虔之心已順故享祀而介福也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序曰禘大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周人禘嘗而序曰禘大祖鄭氏又以大祖謂文王者何也蓋禘者五年之大祭記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者禘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始祖即大祖也周以文王為大祖禘於大祖之廟而推其所自出者為馨而尊之故仍曰禘大祖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之明堂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大廟蓋魯以周公之廟為大廟當時亦必以周公所自出者為馨禘於周公之大廟而仍曰禘祀周公者猶此之禘馨而曰禘文王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朱註以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蓋既疑序云禘文王與祭法禘嘗之說不合又疑詩中所謂皇考為武王禘文王之辭耳然祭法云父曰考祖曰王考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則皇考非獨子稱其父之辭也且即以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又安知非禘於文王之廟乎○諸侯來時雖離其和至廟則肅肅無象但見其穆穆而深遠而已於是天子薦無文至和膺之牲以告虔而辟公又相子陳其祀事大哉皇考

詩觸

卷六

十四

庶或饗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皇考周子孫稱文王且武以盡后之道如是則能安人矣皇天以安人為心蓋天之福國必予以賢子孫故克昌厥後乃厥為燕及皇天也又言厥後昌矣且安我長壽助我之多福者此豈獨見助於皇考亦又見助於文母蓋我之獲佑文王考妣與有力也○蘇子由曰周人只講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之祀文王也曰克昌厥後乃知諱其名而遵養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然余觀武王名發而噫嘻之頌曰駿發爾私然則古人臨文不諱不獨子由所指克昌厥後一事其與後世泰皇諱政改正月為征月漢高諱邦史記凡言邦者皆曰國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啟以微子啓為微子開者異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雉草有鷁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交龍曰旂執前曰和旂上曰鈴蓋建旂於車上懸鈴於旂之竿也雉草雉首也有鈴毛云有法度鄭云金飾也朱云鸞和也三說各異蓋雉草有金以厄轡首故鄭曰金飾也○此詩蓋諸侯來朝遂率之以助祭也辟王成王也王者之禮樂刑政自昭考時已奉為世守矣故因來朝辟王而重申之若似乎率求於新王之朝也龍旂三句言其車服之盛也休有烈光燁其增輝於上國也略旁武廟也后綴為始祖自二世以下左昭右穆十五世為文王十六世為武王武王稱文王為穆考成

詩觸

卷六

十五

王稱武王為昭考也○序曰成王率之也孝者盡孝享者盡禮天子之孝享合天下之孝享為孝享故曰以孝以享以有成王以之也孝享則可以之介眉壽矣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大且多之福皆烈文之諸侯助祭者有以致之是諸侯安我以多福而使後繼明於純嘏也純嘏多福之全也福本光明不繼則晦矣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祖廟周之祖廟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也殷尚白白馬

者仍其權也敦琢者治玉之名嘆其從行者之美也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稱以客者不敢臣也望其馬  
則白見其威儀則欲慎觀其從行之旅則敦琢蓋愛  
微子則無所不變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故於其既  
朝而歸也猶冀其一宿再宿又托言欲繫其馬已去  
矣又欲追而還之且左右無方以安而雷之則愛之  
之至也威等威也微子在宋得用天子禮樂則浸淫  
於等威之外矣言天子所以寵微子者既有淫威則  
其所享者自然威大而降  
福孔夷皆愛之之詞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過劉耆定爾功

序曰奏大武也○禮記明堂位云上管象朱干玉戚  
而舞大武即此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也內則

詩觸

卷六

十六

成章舞象謂象用兵刺伐之舞也漢氏云左傳宣公  
十二年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賚為第三章植為第  
六章然周頌皆一章無疊章也或者後世互取而解  
之未可知也○言大哉武王也其功烈天下莫能競  
焉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之故武王嗣而受之其勝  
殷也不以征誅為武而以止殺為武所以耆定爾功  
嗣文德而無競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序曰嗣王朝於廟也○鄭云嗣王成王也除武王少  
喪始即政朝於廟也○閔予小子哀慕不忘之思也

遭家二句正言其可憫之故遭家不造謂王業方成  
而武王沒此國之無祿而即家之不造也梵梵者失  
父孤特之貌在疚者去喪未遠心志未安猶在病也  
念我皇考武王長世能孝其念我皇祖文王也儼然  
若陟降於其庭者蓋孝皇考即皇考之孝皇祖為  
孝念皇考即以皇考之念皇祖者為念無時不孝無  
時不念斯無時不敬矣夙夜敬止是亦永世克孝之  
謂也文王曰敬止武王亦曰敬止此所以繼武王而  
克孝也於是自念而嘆曰於乎文武乎我思是以繼  
此相傳之序而不敢遺忘也篇中意篇悽愴之神皆  
從閔予小子及於乎小  
子於乎皇王三句傳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詩觸

卷六

十七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序曰嗣王謀於廟也○鄭云謀者謀政事也○落始  
也曹氏謂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也言我  
將與羣臣謀訪於治政之始以率循我武王而武王  
之道則悠遠而未有既也將使予匪勉以就之而其  
所以繼續乎道者猶有彼此之殊判渙而不能合也  
蓋有就則有去有續則有斷若此者二之而非一也  
而又不嘆夫淵淵中人邁茲多難此昭考所以愈不  
可下率也率之之道亦惟紹其上下於朝廷陟降於  
厥家也凡所以治內治外者無不循之庶幾藉我昭  
考之休以保吾身使無缺明吾身使不晦而已此其  
所以不能已  
於訪落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故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衍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此詩乃成王在廟所作蓋與羣臣謀於廟而羣臣戒之故前逃羣臣進戒之語後復自述其受戒之意又頌之一體也言敬之哉敬之哉天道顯然昭著其命無常至難保也豈可謂其高遠而不我知哉以為高遠而不我知則其慢天也孰甚故敬天者必視天之與我所顯而不易者曹何事非天所陟降何日非天所監臨若予小子則不聰而未能敬也不聰昏也不敬怠也由昏故生怠而治昏者莫如學我惟往而學焉日有所成月有所長以此學績而明之明明不已以至於光明而後敬之體始全矣然小子特願學焉而非曰能之也我所仔有之任重矣所望諸臣弼是仔肩者而示我以光明之

詩觸

卷六

十八

德行蓋敬體原自光明彼示我光明之德行者與吾緝熙之光明相觸如雨鏡引光本是一光水月相涵本是一月而非有彼此之殊也

子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并峰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序曰嗣王求助也○釋雅云蜂善採花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窩脾有兩衙應潮其王之所居疊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是也誅罰微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類如鋒故謂之蜂詩曰莫予并峰自求辛螫并使也言使蜂而得辛螫雖小物不可不慎也桃蟲鷦鷯也陸機曰似黃雀而小化為鷦鷯俗語曰鷦鷯生鷦鷯說苑云鷦鷯小鳥巢於葦若繫之以髮彈雅曰鷦鷯性拙鷦鷯性巧故鷦鷯一名巧婦一名女匠一

名工雀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義然故一名微雀其化鷦鷯蓋鳥之始小終大者○詩言是而序言小

此者天下之變未有不始於小者故此詩欲慎之於小即訪落之意也管蔡既誅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以自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前事而與諸臣謹於後患乎而將何以懲且艾乎蜂雖小而能螫人莫予使也使之是自求辛螫而己其初但見挑蟲而信其為小豈意其大而拚飛則維鳥哉我方幼冲處多難之地既已莫堪况使玉室新造辛若之事又復多端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也蓋成王之時變生骨肉實有不忍言者故但借蜂與鷦鷯以為隱語然而痛定思痛傷弓之鳥其鳴淒以惻矣○當時武庚三監業已叛首而云集蓼者蓋病加於小愈而亂生於初定此成王所不敢即安而求助於羣臣也

詩觸

卷六

十九

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嘒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秣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飮其香邦家之光有板其聲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序曰春藉田祈社稷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周官蒞氏掌殺草柞氏掌攻草木芟柞未即是耕蓋將耕先除草木也耘者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應亦耘也蓋新闢之田始則芟柞以除地上之草及反土既耕而耘則除土中之草既苗而應則除苗間之草也毛傳云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詩觸

卷六

二十

亞仲叔也旅子弟也疆強力也以用也鄭云疆謂有餘力者以謂閭閻民若今時備質也春秋之義曰能左右之曰以蓋備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酒之甜者曰醴稻米首也斷木為之胡考老也謚法保民者艾曰胡○此詩序言春祈而朱子以為報賽之詩蓋以詩中多夏秋之事耳不知祈穀者必盡舉一歲耕耘收穫之事而預祝之所謂頌也篇中自萬億及稱以上描寫鄉村耕鑿樸野直率恬愉自得之狀如話如畫後世陶淵明及王儲韋柳田家諸篇此其鼻祖也此後忽說宗廟忽言邦家由小現大閃爍光怪而禱之意章法妙甚○載芟二句反土之耕也芟如薙氏之芟草作如作氏之攻木也澤澤者凍釋而土膏動故解散而澤澤也千耦二句反土之後耕而耘也言千耦者衆也或徂隰或徂畛自田中與田畔無非耘者農無情夫野無曠上也侯主八句始播種之耕也家之主伯亞旅以及鄉人之疆有力者賃傭者胥來競助也嗇者饁而羣飲食之有聲如嗇也又言思媚者乃其婦也有依者乃其士也婦饁而媚其夫夫耕而依其婦和樂之風也蓋有冀缺寅敬之森嚴不可無思媚有依之親愛寅敬之中親愛寓焉然皆人從旁觀之耕者饁者不自知也略者其報也略利也報利則入土深而用力易也於是始事南畝而將種矣播厥二句種也實種子也既播則其實含氣而生矣插厥二句苗也苗生而未齊時也活則漸達矣故澤澤然達而鳥可已也苗生未齊其先長者傑也厥者生意獨飽也厥厥二句苗齊生而耘也前曰有厭則尚有未厭者矣至此則無不厭故曰厭厥也於是可耘而去苗間之草矣綠綠謂詳密也耘不詳密則遺莠得公獨苗之生氣故必綠綠其庶也載穫三句穫也濟濟謂獲者衆也穫者在野積者在場實者積之實也萬億及稱積數多也酒醴者積之所聚也

詩觸

卷六

二十一

既可烝昇祖妣則百禮無不治也既香椒馨者酒醴之氣香如饁馨如椒也年豐歲稔嘉會設而賓客集則邦家之光也眉壽介而景福來則胡考之寧也皆稼穡之所致而神之所賦也匪且三句感神休之遠也且此也神之所賦非獨此地乃有如此之事也非獨自今也斯有今日之慶也自古如茲繼茲以往尤望勿替也此所以不容已於藉田之祈穀也○自戴芟載作至侯疆侯以序次耕耘文氣甚忙忽著有嗇其饁一句從閑冷無閑係處巧為點綴大有畫意思頗有依描田家夫婦歡樂之趣皆從天然中流出遂覺全篇生動如一幅桃源圖此二句則其桃源花厓亂處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厥厥其苗綠綠其麋苗之情性備矣驛驛二宇論苗尤為奇深

畎畎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饁伊黍其笠伊糾其鉶斯趙以蔣荼蓼蓼芟止黍稷茂止穫之掙掙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將牡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序曰秋報社稷也○黃牛黑唇曰特周人尚赤牲用駢此祭方社各用其方色故言特牡○前載芟篇舉一歲之耕耘收穫而追述之所以為報也若其始言勤苦後言逸樂則良報與載芟皆然七月之詩亦然七秋報之樂歌也農事既成不忘所以歸功於神也○此述始事終事之勞以答神貺也畎畎二句始耕也

二十三

綠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鼐及鼐鬯  
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114:11

蹠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允師

序曰古成太武也○酌即勺也肉則十三舞勺勺簫舞文舞也○朱子謂此詩之名酌如曰武宿夜也蓋武王至商停止宿夜士卒歡樂待旦故其曲曰武宿夜樂記曰齊莫重於武宿夜是也朱子意謂此詩有酌時之義是亦宿夜之意云爾蘇子由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時及其可而後為之此所以為酌也○於乎武王之節練然其也在此所以為酌也○功而遵守養高與時皆晦至於紂惡日稔周德目隆此時既純光矣然後用大介以伐商焉此武之所以為武也後之寵而受此踴躍之武功者將何以副武王哉亦惟武王故時之事是師耳蓋難開創與守成其事不同而其所以斟酌而裁度者則一也故師武王之功者師其意而已介甲也踴躍武貌也公功也○按鄭箋釋遵養時晦為大王用師率殷畔國以事

詩

卷六

二十四

紂養是晦昧之君晉王導保全羣賊謂陶侃曰豈非遵養時晦以待君耶侃曰此所謂遵養時賊也則沿鄭解耳紫陽以武王遵養時晦為與時皆晦紫陽之意蓋謂晦曰時晦照曰時照武王惟自晦其明闇而日章故照也以晦為照則其為照也鑠矣此其所以為時也似覺紫陽之意為長

紂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序曰講武類禡也○此頌武王之功而後世用之於講武類禡也言武王之所以伐紂者非毒天下乃以紂萬邦耳惟其繼之是以和氣相召而屢豐年也夫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今曰屢豐年則天之命周可知矣然天之命周未有厭息以有多士為之用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茲多士使得以全其功名而用之於

四方四方定則周家亦定矣此德之所以昭於天君天下以伐商也○用也皇君也間代也左傳信公十九年衛大旱甯武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此詩所以頌豐年也○萬茂先曰後世創業之主與其臣拔艱掃穢出萬死以得一生而為盡弓藏往往而是蓋刻薄之風熾保全之義微矣漢高祖大風一歌帝王氣象千年在聲響間至今誦威加海內安得壯士之語頗與此相類○四方意微相彷彿然韓愈彭越使功名之士聞此氣盡雖三代而上君臣相得並無保全之意不宜並論乃俯仰古今亦有見其不相及矣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詩

卷六

二十五

序曰大封廟也○續云賁子也所以錫予善人也○此詩宋子曰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政

與序合大封功臣武王之事而首言文王者謂分封在今日而所以致此者則文王也我皇考文王其勤勞天下也至矣我今有而受之不敢自私而敷此封建之典於是者於乎汝其緝而思之哉又言我此封建者蓋往而求天下之安定爾然是周之命也新國報功其命匪易於乎汝其緝而思之哉兩言緝思重復叮嚀令人悚然○於繹思雖訓戒之詞然歌頌藉朱絃疏越一唱一嘆其音悠長故此三字即以合曲亦甚有吞吐轉換之妙漢樂府收中吾妃呼稀之類皆以叶譜為工但彼不可解而此則可解耳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序曰巡狩而祀曰嶽河海也○鄭箋云般樂也說文云般旋也巡狩而徧四嶽般旋之義也蘇眉山曰般

詩觸

卷六

二十六

遊也。毛云：墜山山之墜，墜小者也。朱云：山狹而長，曰墜。蓋同一高山，然其中有狹而長者，則為墜。山有高而大者，則為喬嶽也。俞河者，河善泛濫，河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然鄭箋云：翕合也。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祭者，合為一，似於序四岳、河海之義，為全存之以備祭。故曰：言於呼美哉，是周也。當巡狩而祭高山，以崇望彼狹長之墜山，高大之喬嶽，皆陟而祭告之矣。然此特祭一岳耳，又由翕順之，河以周四方之岳焉，所以然者，以普天之下，莫不仰望於周，故聚而朝之於方岳，以答所望耳。然是祭告與朝會者，是有周之命，一王之制，載在方策，不可紊也。爾侯國可不不知所守哉？猶由也。哀聚對答也。丁大全黃氏謂此武王革命時祭山川之詩，然余觀此詩與時邁同義，若皆武王時詩，則革命巡狩不應樂章重復如此。疑時邁一篇為武王得天下時巡狩樂章，重歌樂而此則成王時巡狩所作耳。蓋時邁篇薄言震

之懷柔百神等語，全是開國帝王氣象，而載於詩，載於矢等語，則革命時止戈偃武規模也。若此詩，數天之下，哀時之對，特子孫守成之事，太平天子之語也。請以質之高明。

魯頌論

或謂周之有詩雅頌，降為國風，此其說妄也。風有周南，有召南，有幽，是詩之作，莫先於風也。風作於文武之時，文武之時有風而無雅頌，至於成康而後，頌聲與雅樂作焉。及幽厲而雅變，及平王而雅亡，風之變也不自幽厲而自懿王、雅亡之後，變風之作，尚未有已。故詩之作，莫先於風，詩之變，亦莫先於風。而詩之亡，則莫後於風也。惟頌聲一作於成康之時，後此寥寥無敢繼者，是當

詩觸

卷六

二十七

風雅未亡之時，頌已先亡矣。頌息雅亡，既久，至襄王時而魯頌興焉。然則不獨風雅有變，而魯頌亦頌之變也。變風者，風亡之漸；變雅者，雅亡之漸。頌獨先亡而後變，其先亡而後變者，源流既遠，沿頌之名而失頌之意，夫名生於所不足以有餘之言，覆所不足，故魯人之頌猶祝也。鄭氏譜曰：魯自伯禽受封，歷十九世，至僖公養四種之馬，牧於垌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遂伐淮夷，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遍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

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今考春秋傳則僖公特當時一庸主耳其詩皆生前頌美之文而死後請而播諸樂章者故其辭僅比於雅而體則已降於風其事僭其旨誇然則魯頌者不獨頌之變而亦詩之降也其仍為聖經所存者蓋魯之大師既已被之管絃矣孔子能刪詩而不能刪樂魯頌者魯人郊祭之樂尤不能刪也且夫變風變雅可以垂戒聖人且不欲刪之况魯頌乎

詩觸

卷六

二十八

魯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駒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騶有騶以車伍伍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騶有騶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詩觸

卷六

二十九

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毛傳云駟駟腹幹肥張貌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牧於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駟馬白蹄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駟黃駟曰黃蒼白雜毛曰駟黃白雜毛曰駟青黑曰駟青駟曰駟白馬黑駟曰駟赤身黑駟曰駟黑身白駟曰駟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駟象駟曰駟二目白曰駟魚彭彭有力有容也伍伍有力也騶騶善走也祛祛強健也朱云彭彭威貌騶騶不絕也孔氏釋毛云駟馬脊也駟馬白蹄者駟黑也跨馬髀間也跨者言所跨之處也黃白曰皇者黃而微白色雜也純黑曰駟者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駟故知駟為純黑也黃駟曰黃者駟赤色謂黃而微赤也蒼白雜毛曰駟者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也上云黃白曰皇黃駟曰黃者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駟者批批馬也赤黃曰駟者周人尚赤而牲用駟是



駢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微黃猶上云黃駢曰黃者謂其黃而微赤也青黑曰駢者青而微黑即今之驪馬也青驪驪曰驪者驪色有淺深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驪也赤身黑鬣曰駢者駢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是駢馬故駢雖赤身而鬣則黑也陰白雜毛曰駢者陰淺黑色今之泥驪也形白雜毛曰駢者形赤色今驪黃馬也毫駢曰驪者毫在駢而白也駢脾駢蓋驪下之名也二目白曰魚者以其似魚目也○考牧國之大政故此詩專以牧事頌之猶無羊之頌宜王也美衛文則稱駢牛美魯信則稱駢牡各舉其類以見孳息之盛也傳言者魯舉之以見其盛也在洞之野適其性也舉色之備者有十六種所以驗其盛也以車者馬以之也思無疆非必為馬也思馬斯臧言無疆之思無所不通即以為馬而馬斯臧此則思之神變也馬之泛駕奔蹏者雖可致遠而行有疆惟馴良者行地無疆故驪稱其德言臧也思馬斯臧

詩經

卷六

三十

者思無疆馬亦無疆也馬行有期非馬之才也馬之才者謂雲追風是也思馬斯才者思無期馬亦無期也作者奮起之新氣也氣竭斯厭矣數厭也馬以氣用難至千里而氣猶作豈有厭乎思馬斯作者思無數馬亦無數也人有邪思者往則易窮馬有邪行者往則必蹏馬正而不失其馳無所往而非康莊也思正而不失其位無所往而非坦夷也思馬斯思者思無邪馬亦無邪也秉心塞淵驪牝三千思無邪思馬斯思惟心與思神變如此其視後世之赤岸成澤飛龍成龐大宛三千餘疋僅傳佳數曲東封四十萬駒徒寵毛仲一官者何霄壤哉然特頌者之詞耳未必信公果能之也

有駢有駢駢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駢有駢駢彼乘牡風夜

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駢有駢駢彼乘駟風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序曰頌公君臣之有道也○毛云駢馬肥強貌青驪曰駢孔疏云今之驪驪也○此詩以燕飲而作頌頌之變極矣有駢二句謂來燕者所乘之馬肥強而四馬皆黃也風夜在公謂或風馬而在公或夜馬而在公在公明明者修明其職辨且治也振振鷺鷥謂舞者所持鷺羽如羣飛而振振也駢于下謂舞或坐或伏如駢之下也咽咽猶淵淵也醉言舞二句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毛傳云有駢者馬肥強則能進遠臣猶力則能安國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鄭箋曰潔白之臣羣集於朝君臣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也

詩經

卷六

三十一

然朱子以鷺為舞羽情景悠然饒有風致此紫陽說詩圓通處也二章風夜在公勤也在公飲酒惠也若恤其勤故與之飲酒而樂毛傳所云若有餘惠臣有餘敬也三章在公載燕載則謂在公之暇則與之燕也有謂豐年也殺善也蓋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治於子孫則無疆之休也然年豐必君臣相樂而相敬頌之善者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從從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蹏蹏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敎明其德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誠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  
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  
桑黽懷我好音憬彼淮夷求獻其琛元龜象齒大略南

詩觸

卷六

三十三

金

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毛云泮水泮宮之水也  
天子辟難諸侯泮宮辟難者築土壅水之外其圓如  
璧泮之為言半也半水者東西南有水而北則無水  
潔白有節其氣芬芳而味頤不如故列子曰客有獻  
芹者卿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也節萐菜也一  
曰蘆菜葉大如手赤圓而滑其莖堪噉三月至八月  
蘆細如釵股名絲萐九月十月漸粗在泥中名塊萐  
本草注云三四月後味甜體軟霜降以後味苦體澀  
釋雅曰一章曰薄采其芹取有香也二章曰薄采其  
藻取有文也三章曰薄采其芣取有味也蓋士之於  
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  
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也知味之味又嘗而學焉  
則采芣之譬也觶弓徒貌鄭氏云持弦急也周官大

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蓋以束矢  
當百箇也搜失疾聲也鴉惡聲之鳥也所鳴其民有  
禍難桑實也曹氏曰傳曰桑黽甘甜鴉草響是知  
鴉食桑黽則其音變為美也元龜尺二寸漢志云龜  
不盈尺不得為寶蓋龜滿千歲則尺二寸也南荆揚  
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鄭氏云大略廣略也謂賂其  
君及卿大夫也○此美僖公能修泮宮之詩然在泮  
飲酒而樂上則述當時事因慶幸而贊之此下則頌  
禘之詞也僖公修泮宮之事不見於春秋蓋因舊而  
修故序曰修泮宮也首章思發語詞思樂哉此泮水  
也有芹生焉采芹所以為樂也然非樂泮水也非樂  
芹也樂魯侯能修泮宮也樂魯侯則無所不樂故當  
魯侯之至止於泮宮也車行旂見馬鳴鸛動魯侯之  
旂鸛非有異於昔日也及見其至泮則旂為之增色  
但見其旂代而飛揚鸛聲為之悅耳但聞其鸛鳴而  
清和國人之環橋門而觀聽者小大皆從焉蓋一人

詩觸

卷六

三十三

重學而舉國樂之如此其誠也次章踴躍盛貌魯侯  
至泮國人樂於曠典忽逢遂覺魯侯之馬亦踴躍其  
威也奇德音也即下文所謂色笑是也德音昭然  
其若故其接人也假之以色笑循循善誘暴怒不形  
而敷教在寬也王介甫曰所謂德音即洪範而康而  
色是也或曰國人播傳其聲昭然於國中也不遠老也  
泮飲酒視學之暇因而飲酒也難老不遠老也長道  
道之可久者也羣醜魯國之羣衆即上所云無小無  
大也頌禘之詞不厭繁疊一端未已又更端以言之  
故既言其飲酒羣醜又願其長道服衆也鄭箋云羣  
醜淮夷也四章穆穆魯侯贊詞亦呼詞也敬明謂敬  
而明之也內則敬明其明德外則敬慎其威儀內外  
皆敬此其所以為民則也允文則非飾具也允武則  
非耀兵也烈祖周公魯公也二公文武兼焉故謂之  
烈祖魯侯允武則可以對二公而無有不孝矣故雖  
烈祖錫以多福而實魯侯之自致也五章克明其德

此安撫之本也既作泮宮之後而淮夷服焉則文章  
修而武事亦修可知也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反釋奠  
於學以訖誠告其受成獻誠皆於學者先文而後武  
也誠所生獲斷耳者也淑問善問也所因厲者有善  
問如皋陶所以訊其罪之輕重也獻誠獻因皆頌詞  
也六章濟濟多士將士之衆盛也克廣德心此功臣  
立功立名之本亦保全功名之方也德心者忠愛之  
心也人皆有此德心惟其不廣是以趨利避害而戰  
不能勝幸而勝矣又多忌喜爭鬪陵誅以殺其成  
皆私利禍隘為之也今濟濟多士既有德心而克廣  
之矣是以能桓桓于征奮厥威靈以過彼東南之淮  
夷且其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合而大也望皇然不諱  
諱不輕揚師嚴而和無以爭功之事訟於公者惟以  
所獲之淮夷獻功於泮而已此克廣德心所致也七  
章角弓雖然持強急也束矢搜然發矢矣也戎車孔  
博衡災利也徒御無數士卒勸也孔淑不逆既克之

詩觸

卷六

三十四

後有順命無衡命也式固爾猶審固其猷不為苟且  
之謀也此淮夷所以卒獲也卒獲謂淮夷永服不特  
孔淑一時而已也八章言淮夷既服而貢獻修也彼  
翩然飛鵲惡聲之鳥也然當其集泮林而食桑則  
有時懷我好音是泮宮之教尚且及於惡鳥矣今蠶  
絲淮夷亦於作泮宮之後而憬然悔悟來服於我遂  
獻其琛寶焉貢徐州淮夷之貢不遇蠙珠及魚厥  
篚玄纁縞而已其產非龜象也其地又非荆揚也今  
既服矣非其土之所有者亦用以輸誠焉如元龜象  
齒及荆揚之金無不大賂於我此則極其頌禱之詞  
也○僖公伐淮夷之事不見於春秋惟僖十三年當  
從齊桓公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當從齊桓  
公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鄭然皆齊桓之事非僖公  
自能服之也故曰魯人之頌生於其不足也

閱宮有恤實實校校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稂稊  
蔽麥登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詩觸

卷六

三十五

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歲羹蓬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  
千乘朱英綠縢二子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纁烝徒增  
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  
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  
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易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奕斯所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閔宮毛云閔開也  
先妣姜嫄之廟在魯閔而無事孟獻子曰是媒宮也

詩觸

卷六

三十六

朱云閔深閔也宮廟也謂魯廟非姜嫄廟也蓋諸侯  
五廟惟魯於五廟之上加周公大廟為六廟也從朱  
為妥先種曰種後種曰種蓋重穆種稱乃生熟早晚  
之異稱非穀名也種黑黍也山如龜蒙鳧繹是也川  
如汝沂河濟是也土田如常許灌郭是也附庸如句  
須顯更是也交龍為旂四馬故稱六轡也嘗秋祭也  
福設於牛角衡設於牛角鄭箋云秋將嘗祭而豫於  
夏養牲福衡其牛角防其牴觸蓋牛觸則不肥也公  
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剛牡也  
不毛不純色也周公雖賜王者之祭然不敢與文武  
同故用穀人所尚之色也若魯公用騂剛則無所嫌  
矣犧尊畫牛於尊也毛魚豚也燔去其毛而魚之也  
歲切肉也羹大羹羹也羹大羹大古之羹不和錫菜  
以錫器和肉汁與菜而為羹也籩竹豆供果核豆木  
豆供菹醢大房所以載半體之牲者房謂足下附也  
上下相間有似於堂房然朱英矛飾也以朱羽為之

懸於牙之上句也膝繩也以繩約弓使弓體正而綠  
其色也二牙夷牙首牙也重弓備折壞也萬二千五  
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  
舉成數也貝水虫有文者謂兕瑩以貝為飾也纁  
纁也朱纁以朱纁綴之也刺者楚之本號以荆山得  
名舒楚之與國也鄭云常作當在薛之旁左傳魯莊  
公三年魯侯築臺於薛而六國時齊孟嘗君亦食邑  
於薛是也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  
廟之地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蓋其地近鄭故  
鄭易之也僖公娶齊女曰聲姜其母莊公之妾風姓  
為成風黃髮未遽白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皆壽  
徵也○序言頌魯侯能復周公之宇朱子謂此歌咏  
魯公修廟之事其說不同然此詩末章獨詳修廟之  
事則朱子所言非無據者蓋因修廟而歷敘祖宗以  
頌其能復周公之宇魯人之頌猶祝也祝其能復而  
未遽復也序特舉其大端而朱子則推其作詩之所

詩觸

卷六

三十七

自也首章推閔宮之祖所由出也閔宮有他惟其深  
閔是以清淨也實實盤基鞏固也枚枚結構整齊也  
姜嫄以下原其始也魯為周親周為后稷之胤后稷  
之所自出則姜嫄故先言姜嫄也赫赫姜嫄以下后  
稷降生之異也降之百福以下后稷功業之盛也奄  
有下國謂封郕也奄有下土謂稼穡之功相為終始也  
繼禹之緒謂與禹稷平土教稼之功相為終始也二  
章推后稷以下至於周公伯禽也大王未必有剪商  
之心然周家王業以大王肇跡則若剪商之勢從此  
而始也屈至也文武績緒周德日隆紂惡日甚致天  
命絕商已極故伐商於牧之野而當時之人亦力贊  
其決皆曰此舉也王其無貳無虞上帝實臨女矣於  
是奉天伐商而此治商之旅者咸具佐命之功若我  
周公則元功也故遂述成王告周公分封之意而以  
元子伯禽侯魯以輔周也三章言伯禽至魯公而因  
及邠廟之重典也乃命魯公四句舉伯禽封魯之事

而修其威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明其為僖公也龍  
祈承祀謂伯禽既封而郊廟之祀亦於是錫故僖公  
承祀而有龍旂六轡之盛也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廟  
祭之誠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駉犧郊祭之誠  
也由是后帝后稷既鑒其誠而享是宜降福孔多  
矣然豈獨郊祭降福已哉即周公皇祖亦鑒汝廟祭  
之誠而錫汝以福矣頻言福者禱詞也蓋成王命魯  
公以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駉犧魯之僭郊  
又甚於僭禘矣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魯人侈  
為盛事而頌之此魯人之誇詞也然諸侯郊天其事  
非宜今日是享是宜則又魯人之微詞也四章專言  
僖公祭廟而獲福也秋而戰嘗夏而福衡白牡駉剛  
言備牲也載尊將將毛魚載羹豆大房備物也萬  
舞洋洋備樂也孝孫僖公也有慶祭而受福也熾而  
昌福之盛也壽而熾壽之善也俾爾者神資使之也  
東方魯也常者久而勿失也魯公以元勳封大國富

詩觸

卷六

三十八

貴已極無所復加也但願其常而已惟常故不虧而  
常盈不崩而常鞏不震而常靜不騰而常平且與岡  
陵作朋並稱三壽而常與也五章頌公武功禱公福  
壽也公車千乘萬井所出也朱英飾牙牙必以二綠  
膝約弓弓必以重以是牙弓戴之於車則車之盛也  
徒步卒也貝以飾胄朱綬又以飾貝燕徒增增而衆  
則公徒之盛也千乘之車其徒不止三萬此特詩人  
偶舉之詞耳庸謂彼入寇而我當之懲謂我伐寇而  
寇畏之承禦也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僖公  
四年從齊桓公伐楚遂至召陵與伐狄皆齊桓  
之事僖公非能專也以此頌僖公則尤誇詞也昌熾  
以下皆禱也昌而熾福之大也壽而富壽之永也富  
謂後日之日不窮也黃髮台背願其壽徵先見也壽  
又舉前言而反覆頌禱之也萬有千歲極言其壽之  
無算也無有害無後艱也既眉壽矣且無後艱福壽

康寧此則無已之禱也其章頌公保邦以服遠也秦  
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而陰則齊故秦山為魯國  
所瞻望而龜蒙則境內之二山也大東魯國極東之  
地也遼荒大東者願自此開荒東土而愈拓之也既  
荒大東而至於東海之邦則愈遠矣而南方淮夷亦  
來同我會盟率而從魯則又不至於荒大東矣此則  
魚侯服遠之功也七章即上章之意而廣言之也鳧  
繹亦境內二山之名以其在境內則曰保有在境外  
則曰遂荒焉貢徐州峯陽孤桐所謂澤山即峯陽也  
徐宅海邦連於東蠻貊淮夷連於南皆境外之地魯  
所未有者故以遂荒統言之也率從者率而從魯也  
諸者順令聽命也魯侯是若謂此魯侯之心而今得  
如之也蓋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淮夷來同蠻貊率  
從皆不必實有是事但出頌者之詞則若或有之也  
八章申言其獲福之全也言天錫者本上章郊祭言  
之也純嘏者無福不備之稱也國君之福其自有之

詩觸

卷六

三十九

所不可知者壽耳故惟眉壽能長享其福也保魯者  
保周公之舊封也常見侵於齊許見易於鄭居常與  
許此僖公未有之事而頌者願其有之則遂謂之居  
常與許云爾居常與許則可以保魯而復周公之字  
矣故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蓋頌其已然而又  
冀其將然也魯雖大國而勢常居弱故每以恢復  
字為頌所謂頌生於其所不足也前二章曰大啓爾  
宇此又曰復周公之字復則無改於啓字之初故曰  
保魯也燕安喜樂一身之福也令妻壽母一家之福  
也宜大夫庶士朝廷之福也邦國是有邦國之福也  
有即上文所謂保魯復字是也如此則其受祉也亦  
既多矣而天之錫祉猶未厭也更有黃髮兒齒為之  
壽徵此乃所謂純嘏也九章言修廟之事也松言祖  
徠柏言新甫若高山之上斧斤罕至故松茂而柏勁  
也斷者截於所生之處也度者量其制用之宜也尋  
只者適其長短之質也皆所以致松柏之用也柏櫟

也松猶有易制之偉也路寢廟後正寢所以藏衣冠也路寢孔碩制之弘也新廟者廟本故而新之也新廟奕奕制之美也奚斯公子魚也蓋魯君命之而奚斯作之作謂董其事也孔曼且碩言其規模甚長且大也萬民是若順民心也興作而不順民心則怨讟生矣惟能若萬民則羣臣可知此其所以可頌也

詩觸

卷六

四十

商頌論

鄭氏譜謂宋國政衰散亡商之禮樂至於戴公當周宣王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三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錄詩之時得五篇而已然則商頌之作其來舊矣其與周頌迥異者周頌以子孫治定功成告於文武之廟而商頌則直頌其祖父之功而已蓋周自受命以來武王薨矣武王新崩武庚新叛天下猶未平也至成王卽位漸久周室治平無事而後頌聲作焉若商

詩觸

卷六

四十一

頌則成湯纘禹舊服凡十三年天下迄已恬熙又三宗迭興太平屢著故所作之頌皆歸美其祖宗而子孫不與焉大史公謂宋襄公欲爲盟主正考父賢之遂述契湯之所興作爲商頌嗟乎使商頌五篇果爲宋襄而作也則何以不爲史克之頌魯僖乎然則大史公之說謬矣且夫周頌平夷商頌典險周頌和穆商頌嚴厲以辭考之一代大文自非宋襄以後所能作者蓋商人先罰後賞政尚威武故雖雍容歌舞之詞而殺氣飛揚聲容

之間不能自己即作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讀商頌者夫亦可慨然興矣

詩觸

卷六

四十二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嚶嚶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爽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觸

卷六

四十三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執則鼓之小者故連及之然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執將之注云祝執皆以節樂是樂之成亦由執也執以執鼓者人懸鼓則鼓從之置猶植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盈鼓周人懸鼓故曰置也執雖不植然貴而搖之亦植之類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則磬聲作蓋玉磬和平始終如一無有隆殺故依之為難若堂下之石磬則所以止樂孟子所謂金聲而玉振者非此磬聲也庸大鐘也秉籌執翟文舞也朱干玉戚武舞也二舞合作則為萬舞也○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必先求諸陽故曰樂由陽成也首四句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之時○猗與嘆詞也那多也簡簡和也衍樂也美商之樂辭不能盡故贊嘆而多之也置我執鼓執以節樂鼓以統樂小大備矣由是滌滌其聲奏鼓簡簡和聲所感固已樂我烈祖矣湯孫八句樂三闕乃出迎牲時也湯孫主祀

若之稱不獨太甲也緩安也和者諸音相濟平者高下適均也湯孫奏樂以格先祖精神相感如或見之蓋祭者所思必在祖考之居處笑語嗜欲如或見之則思成矣思成則祭若之心安矣我安其思一似乎聲考安我之思而成之也於時就鼓淵淵而深遠管之玉磬其聲清越非可以入刀高下者最為難諧今堂下執鼓與管聲無相奪倫而依于磬聲焉此所以和且平也故又嘆美之曰於赫哉湯孫也就此聲音之道亦且穆穆而深遠矣況其功德乎庸鼓四句鐘鼓交作凡獻既終之時也有數言其盛也有美言有稱也蓋先是諸舞則鐘鼓大發也萬舞武舞文舞之總序也蓋先是諸舞則鐘鼓大發也萬舞武舞文舞之總序也蓋先是諸舞則鐘鼓大發也萬舞武舞文舞之總序也蓋先是諸舞則鐘鼓大發也萬舞武舞文舞之總序也

詩觸

卷六

四十四

此而夷憚焉則子孫臣庶又可知已其曰嘉客者專之詞也自古在昔六句復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莫之也謂商人雖尚聲而其所以本之者則敬也祭必以敬非自今日而始古昔先民有作之者矣我是以溫恭朝夕無時不敬執事有恪無事不敬夫有所受之也如是則祖考族幾來享以顧我燕嘗乎然孝孫之心終不敢必也雖然我湯孫也以湯之孫而將湯之祭氣類相接神所憑依或在是乎噫此亦緩我思成憚憚無已之意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鵲鵲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子烝宮湯孫之將

序曰祀中宗也○鄭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太戊而商道復興廟號中宗大戊後三十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但祖甲親盡之際商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四馬則入鸞鵲鵲聲和也約軼錯衡也鸞右鑣○此詩序言祀中宗朱子以為祀成湯故鄭箋從序以及爾斯所句爾指中宗而朱子以為爾指主祀之王故其說五異也烈祖四句本奉祭之由也秩常也枯福也申重也謂嗟嗟乎烈祖成湯也既為天子而有常福矣而天又重錫以無疆之福焉乃及於爾中

詩觸

卷六

四十五

宗之所也清酤八句因陳祭時事而頌之也載清酤謂載清酒於尊也賚予也賚我思成猶緩我思成之意也儀禮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猶熟也古人以羹熟為速賓行禮之節不敢預勞賓也故清酤和羹皆祭之始也戒風戒也言及其祭也酒之清者載而在尊而中宗之神已予我思成矣然不獨清酤亦有和羹也此時廟中之人既風戒而和乎其奏格也肅敬之至無諱言焉無忿爭焉則又緩我以眉壽黃耆永保於無疆矣曰緩我曰及爾明爾之為中宗而我為祭者自稱蓋因頌而禱之詞也約軼八句亦禱詞也約軼錯衡助祭諸侯所乘之車也八鸞者助祭諸侯所駕之馬其聲鸞鵲然和也諸侯助祭以假以享於中宗之廟合天下之權心以祀其先則我之受命也博且大矣是以天降之福豐年穰穰祖考復來格來享而助天以降福於無疆也顧子烝嘗二句與那章小異若謂中宗之惠然來格來享以顧子烝嘗



者豈有他哉以中宗湯孫而我又承湯孫之緒者氣類自相接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禧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序曰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為裕裕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維維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與崩而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

詩觸

卷六

四十六

年而禘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玄鳥也一名燕燕色玄故謂之玄鳥也春分玄鳥至古者玄鳥至日以大牢祀高媒意者簡狄於是時祈子有應而生契歟然史記與鄭箋俱謂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媒胤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而生契其說相沿固已久矣祀高宗之詩本之契又本之湯者原其所由始也凡稱人功德者必美及其先世故頌文武者必及后稷大王季頌僖公亦稱后稷文武周公也天命玄鳥言契始生之祥有商興王之業肇基於契故不言生契而言生商猶言后稷者不言生稷而言厥初生民也契為司徒賜姓曰子而封於商至十四世而生湯遂有天下而仍契所封之地以為國故曰生商也芒芒大也宅殷土芒芒者竟以殷土封契契宅之也帝上帝也武湯者以湯有武德故稱為武也帝命武湯而曰古者由後人進言之也正域彼四方謂帝命四方封域皆受正於湯也方命厥后

九有九有謂湯能受帝之命而有以命其諸侯奄有九州也先王猶言先王指湯也武丁孫子猶言武丁之為人孫子也自先王受命所以至今不殆者得武丁為之孫子也便先王無武丁則有商之命豈不殆哉然武丁之為孫子也亦甚武矣武者精明果銳之氣中興之象故因武丁之號而亦曰武王也惟武丁之武無所不勝故能朝諸侯有天下如運之掌而諸侯莫不乘龍旂奉大禧而助祭於商雖邦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疆域所開已極乎四海之廣視武湯之奄有九有無有異也肇開也惟開城及於四海故四海諸侯之來至於商者祈祈其來而商都景山之下四周皆河形勢又如此其盛也然則湯以武德受命於先而武丁又以武德受命於後殷之受命咸宜矣矣命之所宜祿亦歸焉故擔荷百祿無所不任者以其宜也景山名在商之都春秋傳云商湯有景毫之命而殷武之篇亦曰陟彼景山假至也員

詩觸

卷六

四十七

猶周也何荷同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遵聖敬日躋昭假靈運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難不疎百祿是總武王載飾有虔秉誠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曷苞有三葉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

序曰長發大禘也○大禘五年之祭也王者祭其祖  
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也○或曰大禘不宜及羣廟  
之主疑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乃於祭  
也其言亦有理豈大禘即大禘字以相傳而訛歟存  
其說以俟考訂可也○鄭箋云小球鎮圭又有二寸  
大球大圭三尺皆天子之所執也按鎮圭者以四鎮  
之山為球飾也大圭持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或曰  
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

詩觸

卷六

四十八

主所謂輯五瑞是也凡旌旗之事曰九旒七旒蓋旗  
之垂者謂之旒嚴華谷曰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  
繆以天子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繆為旒所綴著也  
韋顧彭姓昆吾已姓○全詩皆頌商家發祥之長也  
惟清故哲聰明之人本於沉潛所謂聖明作元后  
也逆推商后世有濟哲故曰長發其祥也長遠也  
謂商家有天下之祥非自湯始也洪水芒芒以下皆  
言其長也洪水芒芒則述有城生子之初也外大國  
是疆言外大國本與中國隔絕自禹治水而敷土則  
外大國皆屬疆土之內中國之幅員既以廣長而契  
之母家有城氏始大故盛氣所集生子為契而虞帝  
立為司徒商之王業由此生也前玄鳥章生商謂生  
商人此生商謂造商家也頌者必本之有卻頌契  
者必本之有城見有天下者不獨宗德祖功而外家  
之源流亦自遠也言大任而曰摯仲氏任言大姒而  
曰維莘川澤之藪蛟龍生焉鄧林之墟杞梓出焉豈

詩觸

卷六

四十九

徒然哉二章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桓武貌契為  
司徒無武可見然其德剛健明決故能發昏而使之  
明撥亂而使之治也受小國大國者謂受帝命敷教  
於大小之國而其教化無所不達也率履不越猶言  
循禮而無過也視猶示也惟率履不越故表示其民  
而民皆奮發以應凡此皆所謂達也曰遂曰既則以  
言其達之之速也相土契孫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  
常為王官之伯而長諸侯惟其剛斷真武故諸侯歸  
之雖海內外之國亦載然整齊而向化也商道尚  
肅故雖以契之明倫而稱桓桓相土之繼體而稱烈  
烈蓋其祖德已崇然不可犯如此矣此皆其發祥之  
長也三章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謂自玄王以來上帝  
之命無時或違於商獨至於湯而天命始集也湯降  
不淫謂天之生湯適當商運隆興之日也聖敬三旬  
謂湯作聖之德始於一敬今聖敬日以躋升至於臨  
假於天遂久不息而惟上帝是敬焉非為上帝而始

敬也其昭假之心無時不祗如有上帝臨之是以  
帝鑒焉而命以為法於九州也四章受小球大球言  
湯為天子而輯五瑞也綴旒謂以一人而聯屬諸侯  
若旒之綴於旗也如是則荷天之休命矣然其所以  
荷之者敬也惟敬急所當急而不失之競焉緩所當  
緩而不失之綈焉用剛而不倚於剛焉用柔而不偏  
於柔焉四累皆去而一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百祿  
之所由聚也百祿之所由聚天休之所由荷也五章  
受小共大共言諸侯貢方物而湯受之也駿虺謂以  
天子負載諸侯若馬之駿厚而能載物也如是則可  
以荷天之寵矣所以荷天寵者亦敬也惟敬故能敷  
布其勇以敬為勇若臨事而懼神武不殺其無所不  
畏者乃其一無所畏者也一無所畏者外不攝於人  
而至於駭而震焉提而動焉內不怯於己而至於恐  
而難焉懼而疎焉此其所以有天下而總百祿也百  
祿既總則天寵之荷信可知已六章武王湯也以其

用武故稱武王也度故也有度秉錢謂以聖敬而更  
錢奉行天討皆上帝是祇之心也惟其成生於度故  
如火烈烈不敢嚮過其可得而過乎所以一本之義  
與旁出之義皆不得暢茂條暢以肆其惡而九有截  
然歸於商矣夫所謂苞莠者桀也所謂藥者韋也顧也  
昆吾也先藥而後苞莠其枝葉而後及其本根此又  
行師之序也七章樂世也震懼也業危也謂相土之  
後成湯之先中衰之世當國家震業之際而湯以聖  
敬日躋允為興王之天子故天降卿士曰伊尹者實  
維阿衡焉阿衡官名阿依也衡平也言伊尹者乃湯  
之所倚依而取平者也蓋湯降不遲湯之生適當帝  
命不違之後降於卿士伊尹之生亦適當中葉震業  
之會君相之降生皆天為之故湯既為開國之烈祖  
而尹亦得為佐命之元勳故曰左右商王蓋言伊尹  
配享之所  
自云爾

詩觸

卷六

五十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  
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  
彼景山松柏九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楠有挺旅楹  
有閑寢成孔安

詩觸

卷六

五十一

序曰祀高宗武丁也○孔氏曰周武王時始封熊繹  
為楚子不知武丁時楚君何人嚴華谷曰禹貢有荆  
州即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  
別荆岐耳蓋楚至周而始封熊繹非至周而始有荆  
楚也氏羌夷狄在西方者漢志隴西域有氏道縣羌  
即西域之屬也鄭箋云享獻也世見曰王孔穎達  
曰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其父死子立或  
嗣王即位乃來見謂之世見言一世始一見也○武  
丁親盡當祀其所以稱高宗而為百世不遷者以其  
有中興之武功而所以稱高宗而為百世不遷者以其  
伐楚也殷武丁也商自盤庚改國號殷故稱武丁  
曰殷武也荆楚雖服易叛商道中衰武丁以其醜積  
於楚默思道之三年而迅發於干戈省躬之一日故  
曰捷曰奮也采芣也哀聚也荆楚左枕江陵右握黔  
中負蒼梧北依涇塞恃其險阻以抗大邦今能冒  
入其險聚致其眾而俘之撫之且盡平其地使戡然  
齊一此皆湯孫武丁之功也不言功而言緒者見武  
丁所以為武者祖宗之志也二章因克楚之後而實  
之詞也言汝荆楚雖恃其遠阻然特居商國之南  
耳獨不聞我昔成湯雖氏羌之國亦莫敢不來享來  
王曰此乃商之常禮不敢廢也夫氏羌遠者且然爾  
荆楚猶聲教之所及也而敢失事商之常禮乎三章  
服諸侯也蓋先時荆楚外叛諸侯亦多并髦王室至  
是荆楚平則諸侯自服聲勢自相應也多辟諸侯也  
諸侯雖受命於天子而亦天之命故曰天命多辟  
自禹荒陬之後諸侯各得建邦設土故曰設都於禹  
之績歲事來辟諸侯所修之事也來辟猶來王也諸侯  
各以歲事來辟則可以免天子之譴適矣雖天命多  
辟然不憂天之禍適而畏天子之過譴者恪共王命  
即所以保天命也若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故土  
地荒蕪則天子有憂以稼穡者尤歲事之首務也盡  
我稼穡而不敢有解乃所以免禍適之道也四章頌

詩觸

卷六

五十二

其畏天畏民也。有嚴謂有威也。封大也。天雖高而其實視其下。民雖卑而其實倚之。以爲視聽。是天下有威而可畏者。惟下民也。僭實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賞不傳而刑不濫。兢兢業業如是。則其不敢怠遑可知矣。以天子之尊而對下民也。則曰不敢怠遑。此下民所以有嚴也。天子能畏民則畏天矣。畏天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下國而大建其福也。下國即天下也。對天而言故曰下國。所謂福者。即平判。楚服諸侯。光復舊業。中興之事。莫大焉。故曰大建也。五章極頌其中興之象也。商邑王都也。安內攘外。王都既尊。此商邑所以翼其整飭而爲四方所表極也。播之風聲赫赫其威發爲威靈。濯其光享國五十九年。其聲靈之盛與年俱長。壽考安寧。至我後生而四方猶仰赫濯之餘烈。皆此捷伐之殷武保之也。後生主祭者也。對前王言故曰後生。六章詳立廟之事也。景山商所都也。景山之上。有松柏焉。取其九九而直者。斷之於山。

詩觸

卷六

五十三

思無邪論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言詩有美刺正變所以勸善而懲惡則作者三百篇之思皆歸無邪又能使天下後世之凡有思者同歸於無邪者也。故東萊呂氏以爲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而吾亦以無邪之思讀之。獨朱紫陽駁之曰否。詩三百篇有善有惡。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吾以無邪之思讀之。紫陽之意以爲詩有鄭衛此孔子所惡而放之者也。烏得無邪乎。不知鄭衛之有桑間濮上此則聲也。鄭衛之有桑中溱洧此則詩也。鄭衛之聲孔子放之。鄭衛之詩諷一勸百所謂無邪之思者也。孔子烏得而放之乎。夫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思而無思也。無思之思此固邪正二途之所不涉者矣。然聖人不以是立教也。聖人所以立教者則思無邪而已。故三百篇爲天下之中人而作也。彼二南者非文王大妣之詩乎。使人皆文王大妣則不獨無桑中溱洧亦并無關雎麟趾矣。使人皆宣姜文姜則不獨

無關雕鵲趾亦并無墻茨載驅矣蓋上焉者非待詩而後勸而最下者又非詩之所能懲也惟其不必盡然所以美刺生焉是故詩之有正風非以勸夫能為大姒者乃以勸夫耻為宣姜文姜者也而其有變風也非以懲夫宣姜文姜乃以懲夫不能為大姒者也詩之正雅非以勸夫能為文武成康者乃以勸夫耻為幽厲者也而其有變雅也非以懲夫幽厲乃以懲夫不能為文武成康者也今夫鑑以照妍媸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妍也然

詩解

卷六

五十四

修容者不以姪而憎鑑知設鑑之意固欲使之無姪也繩以準曲直不能使天下之物皆直然準物者不以曲而毀繩知設繩之意固欲使其無曲也詩以謹邪正不能使天下之思皆正也然作詩者不以邪而廢詩知作詩之意固欲使之無邪也無邪者詩人之思而使人無邪者詩入以其思坊天下後世之思者也夫人之去正而趨於邪非一日矣吾欲驅之為正禁之為邪此不得之數也有道於此不必驅之為正但以其善者歌之咏

之使民鼓舞而自趨於正不待禁之為邪但以其惡者諷之刺之使民慚媿而自去於邪其為力也寡而其收功也多此三百篇所由作而思無邪一語孔子所獨揭之以蔽三百篇者其或在斯乎其或在斯乎

詩局

卷六

五十五

詩觸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賀貽孫撰貽孫字子翼禾川人是書前後無序  
跋不著作書年月考陳士業筠莊初集有賀子翼  
制藝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彙書中多引鍾惺  
詩經評亦皆明末之書當卽其人也是書以小序  
首句爲主而刪其以下之文以爲毛萇衛宏之附  
益蓋宗蘇轍之例大旨調停於小序朱傳之間作  
詩之旨多從序詩中文句則多從傳國風多從序  
雅頌則多從傳每篇先列小序次釋名物次發揮  
詩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每曲求言外之旨故  
頗勝諸儒之拘腐而其所從入乃在鍾惺詩評故  
亦往往以後人詩法詁先聖之經不免失之佻巧  
所謂楚旣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卷首冠以四論其  
第三篇論浮詩第四篇論風刺皆爲有見第二篇  
論以意逆志是其全書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聰明  
全書之病卽坐於是第一篇論詩與歌謠謳誦諺  
語不同三百篇皆樂章其說甚是而謂漢魏之樂  
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皆同此列則不盡然無論

宋詞元曲各有宮調其句法之長短音律之平仄  
字數之多寡具有定譜不可增減與三百篇迥殊  
卽漢魏樂府有倚聲製詞者亦有採詩入樂者觀  
郭茂倩樂府所載孰爲本詞孰爲魏樂所奏孰爲  
晉樂所奏其增減字句以就聲律者班班可考何  
嘗有一定之調亦何嘗田夫販婦一一解音律哉  
故三頌者郊祀歌之類也自諧管絃者也二雅十  
五國風者相和歌之類也採以被之管絃者也貽  
孫所說似是而非蓋迂儒解詩患其視與後世之  
詩太遠貽孫解詩又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近耳

# 詩意一卷

〔明〕劉敬純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意無卷數》提要

詩意

武進劉敬純著

關

關昨詩意卷之三美初記之德三章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意

全詩首一章分下二章未窮究之德說去宮中之人乃皇宮中舊時人非文王宮人也下二章當字最重章內曰憂曰樂皆是在宮中說不可作文王說君子雖指文王但後世追稱爲文王作詩義只君子字還他

首章窮究就幽閑二字講疏義云幽則潛深閑則安重深潛則不淺露安重則不輕躁此貞靜之德容也朱子又以貞靜綴於幽閑之下蓋幽閑即是貞靜也但幽閑之意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

註中和樂恭敬是朱子餘意蓋和樂恭敬因相與而後有非始至意注衛註亦與始至有碍作詩義當有斟酌

朱子曰淵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太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淵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乳之使也能淵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乳也

二章註內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一句是將寤寐求之以下通有在內了所以下文繼以憂思之深至於如此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憂只承寤寐思服句來講轉轉相足身不安寐皆由心不忘思故也不可以心身兩平看許氏曰先儒皆取於於策之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者豈非正以其潔淨與柔順之故乎

末章友之是我去友他樂之是我去樂他琴瑟樂之小者也故見親愛意鍾鼓樂之大者也故見和平之極意

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齋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手三百篇與記言世不族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出字字要按緯按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固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似其原如此

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乳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詩了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外戚

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而紂之滅也廢婁已周之興也以太任太姒而其以也廢妲己故易基乳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

文王之聖固無待於后妃之助然隆佑然相之功亦不可誣也異日魯衛毛肅之盛邦晉應韓之賢麟趾振振孰謂不本於此

### 葛覃

首章是末為締結以前事二章是為締結時事三章是既為締結以後事

首章朱氏曰葛覃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

念念不忘之意矣

二章為締結為字就織經言服字兼燕服禮服說上句已貴而能勤下句已富而能儉

言告師氏已告於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於君子也薄字雖訓小字不可泥者詩中此類甚多私則汚之禮則滌之亦是不難施意大抵常服謂之私暫服謂之衣或以衣作朝祭之服非也獨言言滌者因上句之文也

朱氏曰即為締結為裕而知其能勤即滌濯無數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滌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絳織之章

則知周之所以亡

書大誓武王伐紂責其作奇技淫巧召公戒武王則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周人之心也何莫而非葛覃之風也

### 卷耳

朱子語錄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注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注故欲酌酒以自解其要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

首章二句分

末章不必如輔氏所謂馬病猶可資於人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注矣詩人初無此意且馬駕車而僕將之馬病矣雖僕不痛亦且知之何哉云何吁矣言我將如之何其憂嘆我以上三章只是變文以成章非謂登此不進而復登彼也



輔氏謂至此非酒所能解則似哀而至於傷非所以語后  
妃情性之心朱子語錄以飲酒解憂通繫於僕馬之下甚  
有意思

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  
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  
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云其自言不永  
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性情之心獲見  
於一端者參之闕睢首章樂而不淫又可備見其性情  
全體也

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記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子  
錄卷耳於闕睢首章之次其意深矣以此坊民後世  
猶有如齊同行如荳同注如春秋所讚者

### 樛木

樛木有下垂之勢故為舊篇所累君子有可樂之德故  
為福履所綏此興之有意者也三章一意無淺深但終將  
成三字要明白樂只即是德註中連下無嫉妬之心是  
也言后妃是心固樂易底君子猶所謂豈第君子也就  
后妃身上說舊作可樂之君子則是自我樂他說了亦不  
可不知後凡言樂只君子者做此福履當況說大意不外  
富貴子孫而已緣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或則有終久之意  
呂東萊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  
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大抵陽以清情為恩陰以不私為義故五日之御禮有定制  
并姬之賤春秋書之所以昭盛德而廣嗣續也周公制禮設

六宮三夫人九嬪世婦御妻之官其亦先世家法之善教  
也子孫宗族之盛宜哉

### 螽斯

三章平說無淺深呂氏始化已化不可入講蓋所謂螽斯  
者指其已成物者而言非謂其始化者而言也集而飛飛  
而聚亦猶闔閭求而采采而筆也凡詩之序類如此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也無年之詩年言角牛言耳狀  
物多如此

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妬忌而眾妾有祝願之誠螽斯后妃  
不妬忌而眾妾美其子孫有眾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乎  
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妬之心  
則無下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行福履之綏子孫  
之眾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漢史紀馬明德皇后未廣而薦進左右唐書稱長孫  
文德徽所御飲藥以賜侍卓手不可尚矣漢世昭臺未  
廣而後宮希得進見梁氏未亡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可以  
語此也卦

### 桃李

女子之賢就被化成德上說不可就男女以正二句為賢  
此二句只是推原女子所以當桃李天時于歸而詩人因以  
起興意宜其室家下賢字一層就後日說惟其今日有  
是賢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知字要挑得出

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有違此非勉強所  
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

幼義不味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效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應之幾矣  
朱子曰室家家室家室人變文以叶韻耳  
朱舜在上而於民於變成湯在上而用典厥師風俗固上倡之何如耳有之教微北鷄之妖熾風俗不良甚矣文王之化一施狙且如此況其他乎

### 兔置

此詩一節深一節干城好仇腹心皆就于說趙趙是燕文讓非美之也美之在下句公孫維是文王作時義不可直指

疏義云此止美其人非美其兔置也但借其所事為起語

而用肅肅趙趙相呼應肅肅就誤置言

書商王受力行無度臣下化之明家作仇齊權相戒其俗不良甚矣今文王之化一施而賢才衆多何哉記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

### 采芣

此詩以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另作一等相樂語言入講今作時義者起講處類用幸而生聖人之世需聖人之澤向看來不可用蓋當時婦人但知無事係累遂賦事以相樂豈知所謂文王之化所謂輝輝而不知為之者也  
輔氏曰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報曰得則心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報曰得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  
有既得之也疏義云得之者得之而為己有也蓋積於

地而未飲也一說只是見采芣所生之處  
劉氏曰社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報之有無多意之序如此

不觀萬軍卷耳無以見化行之本不觀兔置采芣無以見化行之效此固文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所致然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后妃之德亦不為所助也

### 漢廣

此文王之化自近而遠上三詩既言其家齊國治之效此又歸廣汝墳則是以南國之詩附之見天下有可平之漸也以詩三章皆一意不用分

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及覆輿比

一章言不可求思見而贊美之辭二章三章言秣馬秣駒悅慕不已之辭又可以見其好德而男女皆被文王之化之深也

疏義云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

朱氏曰歸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易家人利女貞言正家之當先乎內也睽之柔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言女志之難正於也文王化及游女而使天下之家正焉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 汝墳

首章要重追慰意疏義云一章述未見之思也二章陳既見之樂也三章則閨其勞而勸以義也漢唐變淫風汝墳

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間

全詩舊在首章分以未歸既歸立說今看末首二章句法相當還在二章分婦人於君子之歸必述未見既見之情而極慰勞之至也

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禁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通易地皆然也

麟之趾

謂為五始言公子繼言公族以麒麟為次序

按註王者之瑞關雉之應則吁嗟麟兮宜就公子說或

兼言文王后妃誤甚 三章平講

問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然則下文吁嗟麟兮

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夏之瑞者敬承之啟也商之瑞者悔過之太甲也後世乃

有悅百麟之祥而拒撫床之諫耽饕餮之瑞而忽命惡之嗣瑞其所瑞而忽其所當瑞惜乎無以是詩告之

召南

鶉之奔奔

三章平首首為注迎次為未嫁末為成昏姻之禮

疏義云專靜則有常統一則不二女德之心而類乎鶉之拙

者也鳴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之盛

禮與主鳴得鶉巢蓋取得所宜得之意也

盈字註解聚膝姪嫁之多見得與有所取義作時義當

點在成之內蓋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姑姪嬭其盈門

昏姻之禮不於是而成乎

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記曰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文王后妃

有為

采芣

一章言所事之事二章言所事之處三章言事事在事之

時章章見誠敬意不可專就末章說

昔章是女工采芣是婦職故曰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書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

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文王之謂歟

禮言諸侯之祭曰居純冕立於阼階夫人副禕立於東房

言乎夫婦共之也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

君鯀以爵言祀典之係於侯度者甚重也今窺夫人之敬

而公侯之敬固可想矣推其本得非文王在廟肅肅之化

有默入其心而不自覺者歟

禮曰然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又曰身致其誠

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

也采芣之祭其知禮者歟

草蟲

則字重者必既見既親而後我心則降今也未見未親我心

如何而不憂乎蓋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

輔氏曰草蟲之鳴卑蟲之躍蔽薇之生皆時物之變也南

國諸侯大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變如此而

思念其君子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心乃自降下矣此

可見其情性之心是皆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

子也曰汝讀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傳

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心也

### 采蘋

通章是敬而依大全在瞻今而以尸之二句總承

詩人於大夫妻之奉祭必歷敘其事以美之也

謂之能奉然祀亦以其能盡誠敬故耳與采芣同詳於

彼故畧於此也首章之敬亦只於采物上見之不必如臨

川王氏作所采有常虞藻豈必皆采於行潦但取其蘋

之叶耳此等處當以活法觀之

二章不必以蘋藻各居一器謂之有常

既義云盛之而後湘之循序也盛之必以道官湘之必以錫

釜有常也必無一不親爲之嚴敬也事必循序器必有常

### 整饬也

末章宗室要講得明白蓋小宗繼嗣天子不終皆非奉其

之所也必於大宗之室所謂別子爲祖大夫之所自出繼別

爲宗宗祀之所由承則大夫者大宗之子而大夫妻則大宗之

婦也有蘇季女重齊上季是帶說

易曰二簋可用享又曰享乃利用禴祭先之道在誠不在物

也誠則蘋藻之微可薦神明不然則三牲之俎八簋之實

### 宴用執

### 甘棠

要見文王德化

此詩一節深一節見愛愈久而愈深也勿字還作不可如此

說時說泥於集傳以不忍言之不知集傳是直探其意而

言之耳非謂其詞如此也草舍是息者非築舍也

疏義云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

其後謂召伯去後或作後按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

召公尚無恙而是詩又在制作之前豈得以爲後漢其說之

失蓋因聯續後人二字而誤也

朱氏曰讀是詩者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逮矣召伯之政教深

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書召公告武王則戒其狎侮小人告成王則欲其誠于小民

無非爲民也吾觀於書而召公當時布政之德可想見矣

### 行露

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二章述其自訴之詞三章述其自斷

之辭

劉氏曰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

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

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 羔羊

通三章一意下二章不過變文協韻而已疏義所謂反

復咏嘆者是也在位者當指大夫說曰位者非指一人之

謂也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

正直疏義云從容自得由其心無愧怍而然德行可法故

容止可觀也

劉氏曰此詩亦猶周南之有兔置也在朝在野而賢才如此

則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之也

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篤怙侈戕義服美于子臨深

矜諄將由惡終俗之不良可想也一旦文王先之以卑服道之

以敬止曾未幾時而在位者若此此所以為聖神感化之妙也

殷其雷

疏義云思念之意反復道之此因其所聞以起興蓋雷以與此八南山之陽以興此所在字則與達字反相呼而其政或皇一句若無所屬豈殷殷有舒緩之意以為勤勞迫促之興乎

振振汎汎以平日為人言或專以處夫婦言非也

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君子之時故得故得慰其勞而勉以心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怒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

標有梅

疏義云時以漸而晚勢以漸而迫三章之意以次相承也蓋過時而嫁雖非其願而昏姻不備則不行期可謂之貞女矣

輔氏曰懼時之過者情也詩士之求者禮也

謂之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劉氏曰此詩懼昏姻之迫時固不若桃李之樂得及時矣然召南之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有桃李也

朱子曰向見東萊嚴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求思之亦自是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視龜天則少貶矣行露死麕於漢

廣亦然

小星

全章要說美夫人意出不敢當夕是朱子推解以小星起興之意不必以此重講是以深以得御於君二句註亦說詩之辭作時義源於講末用之自見美夫人意

寔命不同言非夫人之勞我也

當夕專夜也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劉氏曰見星而注選者或在昏時或在旦時也

三五在東要點出初昏將旦字方與下夙夜字相照應劉氏曰此為眾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摎木蠡斯之類也

江有汜

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樂

疏義云江猶有汜若有所容而嫡乃不能容其膝乎此以人不如物為興

三章平看輔氏曰不我以與適者款也悔處嘯歌者理也後欲者躁急而褊狹沒禮者安舒而和樂後欲而悔猶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其後也處順理則裕也

嘯歌平分承悔處二字說玩註自見

朱氏曰江汜之嫡而能自悔則亦可以驗夫聖化行而美俗成矣

野有死麕

首二章是與人誘女子之事無美之意末一章是女子

拒人之詞美之意在此

疏義云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心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二章輔氏曰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與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蓋上章之意也

末章疏義云斯言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所謂極其形容也

胡氏曰莫勸我之悅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大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

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諸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

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心而行露死腐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何彼穠矣

首章專美王姬二三章各以興之取義為主一言其男女之俱盛一言其男女之成昏

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其和敬亦不敢斥言王姬之意也要接小序厭翟續總講方見盛意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況有於王者之室乎王姬之賢文王太姒之化逮矣

駟虞 聖見王道之成意

仁恩及物是憐即愛表意有裁成輔相的道理或作以和召和者却但將款款說了似非集傳之意駟虞者蓋惟仁

心自然故其人有同於駟虞也駟虞只可作仁物不可與麟趾例作瑞物看

書稱帝堯命官下及孽尾毳毼之末而伊尹誦有夏之德叙其鳥獸魚鼈咸若古者仁民餘恩未嘗不及於庶類也焚咸丘而遺春秋之識者可以鑒矣

邶

栢舟

通章以不得於夫作主苦不見禮於兄弟見愠於群小皆由不得於夫所致也細分之則首章言不得於夫而難解其憂次章言不得於夫而思以自處三章言不得於夫而固以自反四章言不得於夫而見懼群小末章言不得其夫而無可去之義則安焉而已矣

首章上三句喻德不見取於夫下承言憂之深而難解也耿耿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不能寐也蓋不得其夫終身失其仰望憂自不得不深也雖有酒可以教遊其得而解之乎

不可如謂不能度其所以不得於夫之故注想蓋欲為其度之也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依據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其無聊亦甚矣

匪石章雖總是自反無闕然上四句主存於中言下二句主形于外言不可轉不可卷皆有常之意棟樑富而閑習之毅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

憂心悄悄主不得於夫說愠於群小由不得於夫也觀閨

二句本上愠于群小來開病也病嫉惡也為彼所嫉惡  
末章日月非真有更迭而虧之事但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此  
比體與其他又較不同讀者當以意會之

朱氏曰莊姜之憂憂已之不得於其夫也已之不得於其  
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妻之分於此乎  
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于一國怨生於衽席而禍延  
于後世則其憂也豈唯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  
而亦何能自已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  
以垂戒天下後世也

朱子曰婦人不得于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怨而不過如此凡於人  
倫有不得者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

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  
此都也又失之速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觀  
群怨不阿不理會得

綠衣

前二章義半情淡二章止乎禮義

首章言失所二章言失所益甚亦不可忽憂直憂其  
嫡妻易位耳謝氏之說及其流禍也害處只指廢夫嫡  
言不必兼指嫡妻言大全陳氏謂憂而不傷怨而不怒  
真見莊姜法古自勵處

謝氏曰嫡妻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  
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  
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一章以表衷喻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  
謝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  
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歎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燕燕

前三章述已之情後一章笑嫡之德

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嚴氏曰風人言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別之恨而子就國危  
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末章備言嫡妻相與如此以見涕泣勞心之故也

以思相信嫡妻相與之情於是為至淵慎其身謂善能謹  
慎其身也上句即其事身字正與上文心字對說蓋備舉其  
內外之德而言也孔氏曰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終

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  
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

塞實則不虛安淵深則不淺靈溫和則不剛懷惠順  
則不乖戾

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公之狂感也使其然然  
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嫡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  
立子完以為之嫡命石碚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顧乃  
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  
惑而可乎

日月

謝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詞也呼父母而遂  
言富我不卒親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

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劉氏曰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意

輔氏曰龍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數莊公不以古道處己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己莊姜之處己望人皆有則矣

不古處謂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也

俾也可忘疏義云莊姜之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始責其不以古道處我終責其不循義理

以報我性情之厚而獲於心者也報我不述於終風首章可見

終風有惠來之時則公猶未絕於姜也栢舟有德惡之語則姜猶冀夫兄弟之助已也綠衣思古人日月呼父母則無可奈何亦已而已四詩次第當然

### 終風

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為比而莊公猶有顧嘆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為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綠衣惟自憂嘆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為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猶不忍斥

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雨土蒙霧者爾雅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三章末二句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末章呂東萊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暝之陰翳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 擊鼓

疏義云首章言其戕行之事二章本其戕行之故三章陳其怠慢之狀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極其室家之思皆所以怨之也

李氏曰土圍城漕非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也未知也鄭氏曰南行送軍南行伐鄭

不我以歸承上鋒鏑死也說

左傳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敕邑以臨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劉氏曰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 凱風

疏義曰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主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

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



雄雉

疏義云前三章極思之心後一章致願之意胡氏曰此亦  
斷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首章疏義云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輔氏曰我之懷  
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自詒者見忠君報國臣子之分當自盡也豈上人故為此  
以苦我哉

疏義云上章托物為君子之行後勞苦而起興二章托物為  
已之思念勞心而起興也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章句是見日月之注來而思其君子送後之久不可依  
氏日月送注送來而君子獨久而未說

末章君子送指行役之人言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渾  
厚處也收求不但貧富上凡功賞名利皆要收不求只

就行役上說亦不可開諱蓋憂其速行之犯患其甚善  
處而得全也 不收不求所謂德行之也

疏義云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有及於德行者此雄雉所  
以為最也呂氏曰思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

解之如此  
朱氏曰不收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

婦人能言之其可謂賢矣此其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  
易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又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此聖人處

憂損之道也  
勉有苦葉

疏義云一章言事適其可為宜二章言物反其常為怪

三章言古禮不可悖四章言非類不可泛

總看來首章是喻男女之際當度其禮義末三章皆是  
刺淫亂之人不度乎禮義也

豈芭章疏義云陳古義以刺今此章可以當之輔氏曰此  
章言昏姻之常禮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此章首二句亦只是且言酒鴈及旦意下二句方言士若飲  
冰泮之時而歸妻必夜此未泮之時以此鴈及始旦之際以

納采而請期焉  
公風

首章言夫婦之道前四句重和上後四句重德上德亦不  
外乎下章之勤勞治家意

行道章見棄之時不忍絕意於夫而夫則絕意於已也劉  
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

則比已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  
淫謂章言已之容顏雖衰而德猶可取者然夫既絕意於已

則已無可奈何矣在已且然况暇為新衣計哉輔氏曰不忍  
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者知也

淫以二句上句是喻容下句是喻心  
就其章則皆自許之辭言其不當見棄上六句即濟水隨

其淺深而期其必渡與治家隨其有無而期於必成下二  
句則睦鄰也

能情章言故夫棄我之確然如此患難相保安樂相違可  
然也我德即治家睦鄰

末章又承上章之意而然其有始無卒也上四句是與其同

乎苦而反棄於樂下是言其薄於今而追言厚於昔也  
言其昔如此便見今日不然故曰怨之深也

朱氏曰公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皆其節之可取也  
至於見棄矣而寧、忠厚之意猶滿於言詞之表  
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為棄  
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  
可與怨者矣

### 式微

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  
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  
方伯連師無救恤之意

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

己死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今日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  
似黎侯有為已亡之意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  
有胡為乎之言耶

疏義曰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雅丘河廣作於衛者也  
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為  
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况黎許國小宋無風泉水竹竿不  
知出何國列於衛何怪乎

### 雅丘

疏義云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  
微處困而思奮雅丘責人而不可謂賢矣

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處亡國寒矣  
其後衛為狄所滅齊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衛之德齊為

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  
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 商兮

疏義云一章自譽其位處二章自譽其才備三章自譽  
其勢寵四章乃言其情實而有鬱鬱之意為夫所思者  
在西方之美人則當世人后無有可其意者故玩之如此  
碩人章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  
而實自嘲也

錫爵勞賤之道也

註既曰輕世肆志而又曰玩世不恭輔氏曰意惟輕之是  
以玩之志唯肆為故不恭也

### 泉水

疏義云一章思歸而欲與決其疑二章三章致問而得與  
決其疑四章則疑已決而不忘也

出宿二章一是嫁來之時如此一是旋反於衛則如此

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洎清自衛  
而來所注邑故又思之

章下楊氏註要者

此詩說者以前三章為發乎情以後一章為止乎禮義  
非也大凡思意皆屬於情謀意皆屬於義大抵此詩作  
於不得歸時緊要在義上言情特以起義耳

### 北門

前一章嘆其貧窶而安於命後二章歎其貧窶勞苦而

安於命

首章二句分上是比其事暗君故致其憂下是又歎其貧之甚不見知於人而歸之於天也

二三章在四句分首二句是因於外中二句是因於內內外雅人也實天也故又歸之於天 推謂摧折沮抑之

輔氏曰揚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蒙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

謝疊山曰同行同歸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輔氏曰惠而二句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二句見幾而作之也二章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寒矣喻禍害愈急也

問狐與鳥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

疏義曰北門之虞困忠臣也北風之知亂智者也又北風與魏風十敵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辭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靜女

靜者閑雅之意此淫奔者自相稱美之詞非真閑雅也

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遂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新臺

謝疊山曰遷除不能俯威施不能仰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名之既無人道亦

非人形也

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二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陷南蜀喪失天下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蘇氏曰國人傷其性而不返汎然凌見其景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然

不瑕有害者不忍忘言其死且為君諱也泉水之害害於義也此所謂害其身也

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為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看宣公之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為萬世戒也

柏舟

疏義云自誓之意以漸而深

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夫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意可解而慮可釋矣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范氏曰哀亂之世淫風大行其妻得禮之心而能守義故以首飾與也

牆有茨

反復譏刺

朱氏曰宣姜本似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耻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即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於以其身處於污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首章言服飾之盛而德不相稱焉可責張氏曰此章三截上

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其副并之服既服此宜送

一而偕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今乃不善將云何哉中三句應副并六珈下二句應君子偕老責之也王加於并以為飾也飾之有六飾之盛也

二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而致其間辭輔氏曰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字二句言服之美也鬢髮二句言質之美也八

手已者無待於外也王璠二句言飾之美也揚且句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如天帝然豈豈可以後居哉

三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若可喜而實可惜也張氏曰此章末則谷之曰此邦之媛也惜之也

桑中

劉執中曰采唐麥詩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

以采此也許氏曰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采唐唐三姓之女也

鶉之奔奔

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鶉則鶉自相隨強強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曾鶉鶉之不如而我反以為兄也哉

君小君也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公九年左傳巫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

定之方中

首章言其作邑之時是一詩之主也二章言其初擇之時所謂本其始也末章言今日當盛之時所謂要其終也當在首章分

詩人美賢君營建之不苟必本其始而要其終也

次節是首節前事故註言本其始末節是首節後事故註言要其終此詩大抵以首節從居楚丘作主

首章俱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地勢也飭種樹備國用也致詳慎之意為永久之圖新造之時蓋如此

棟栗以供遷實所以備禮椅桐梓漆以供琴瑟所以備示見文公得立國之本

二章升而望景降而觀下是始之周其謀也始字與終字相應善字是下文富庶意自望景觀下上承

末章言文公當國家新造之始即為勸課農桑之舉此固見其秉心塞淵也然非獨此心塞淵見於勸民事者然也

蓋無所為而不成其所畜之馬駉而北者亦至於三千之衆

矣須如此訓方明白 縣北句是驗其操心之塞淵也  
誠實則無虛浮之欺淵深則非淺近之謀

春秋文公之在衛也於齊則忘桓公之德而伐其喪於邢  
則棄同姓之親而滅其國楚子執宋公而不能廢天王居  
於鄭而不能救無乃晚節不終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阜人民以土均之法作民職以土  
圭之法求地中是遷都定國不可苟也文公得之矣

魯頌僖公牧馬之盛而先之以思無邪此詩稱文公縣  
牝之富而本之曰秉心塞淵此可以見富庶之有道也  
內多慾而勞師大宛之求德多慚而招來骨利之購者  
烏足以語此

### 綴鍊

一章賤之第二章惡之第三章深責之

連父母兄弟與衆水竹竿不同彼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  
不可犯義而行也

二章以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奔之事害男女之心也  
許氏曰衛因淫邪以致禍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  
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理知命真君子之言  
也

###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三章反覆譏刺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  
呼爲與輔氏謂綴鍊相鼠二詩皆文公化行而人心去邪

反心之時也故其疾惡如此而後篇又繼以好善之詩有  
干旄

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爲次序也馬止於四無六馬五馬之理  
詩人特言其盛固不可以辭害意也

禮善於外意本於中車服之盛如此則好善有誠矣何以異  
之是不知其所答者何物也非是慮其所以答之也

衛有好賢之大夫當德之君子而詩人識報施之禮皆可  
爲賢矣妹字要見畜德意

綴鍊疾淫亂也相鼠惡無禮也干旄樂善道也非文公  
之更化何以臻此

易蒙之六四惟其獨遠乎實故爲困窮而致吝損之六五  
惟其虛中求益故十朋之龜自有弗克違者遠賢者亦將

下賢者蓋自古然也衛之大夫其知此矣

### 載馳

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大夫追及之時三章歸許在道  
之時四章歸許將至之時

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  
以爲憂則夫人之行亦故知其於義有不可背矣特以惻怛

之情有不能自己者此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二句固要依註平看而亦自不失得意爲佳善  
懷指歸瞻註云多憂思者如下章控于大邦誰謂誰極

之類故繼以亦各有行各字對多字者  
末章四句分總見其思衛之切故望於人者深也  
控于大邦誰謂誰極亦哀思切處非必真可爲也不然宗

國且不待歸豈有適異國之理百爾所思者當時夫人既不

得歸衆人必曲爲之處如致書遣人之類

朱子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遺戚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衛壽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衛

淇奥

疏義云一章言由進德而成德也二章以成德言也三章極言盛德之至也

與至五句止有匪君子是已做成君子了言君子之所以要

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瑳琢磨中求切瑳以學問言就知說琢磨以自脩言就行說此二句是言其進德之功也瑟謂二句是言其成德之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瑟謂與大學不同蓋大學自存於中者言之此就著於外者言之

二章集傳見其德之稱只于充耳琇瑩二句見之其下四句是遂言德之著於外而人之不能忘耳蓋充耳以石會弁以玉諸侯之服飾皆然惟武公德稱其服乃見其尊嚴意大矣劉氏以服飾尊嚴爲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修爲釋下四句恐非集傳意

疏義云首章先言進德後言成德義兼首尾此兩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瑳琢磨也

末章言德底于成動有不中禮半動中乎禮亡見其德之成也蓋上章猶有事於於持此則動周旋自然無適而不中乎禮也鍛鍊精純生質溫潤是就金錫圭璧上說武公之德如之所謂精純即義精仁熟禮純知微之謂所謂溫潤即粹面盎背可愛可親之意

寬綽中藏有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之言其儼然在重較之上也非即謂其在重較之上然也

特言重較者卿士之車其送客安舒必與他車不同

不爲虐即是戲龍之善處

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佞數煩志今按衛有淇奥之歌鄭有羔裘之美聚曰淫志煩志得乎

禮記玉藻冕弁旁佩皆有定制而周禮司空弁師追師皆有

定職武公服飾不備不差一準於禮且德又有以稱之是可美也其視鄭人鵠冠楚人瓊弁者不同矣

易曰不習無不利又曰旁行而不流武公之功其造於此

考樂

一章有志望二章其願足三章其樂深

碩寬俱重或見碩字帶人言謂只重寬字非也不忘此樂謂不忘碩大寬廣之樂也

朱氏曰賢者隱處淵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心而不拘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見其無涯而獨樂也

學古八官君子素志考樂君子甘於避世何耶記曰道合

則後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碩人列於俳優之流邦樂事於執及之賤此爲何時而可仕耶考樂君子其量之矣

碩人

一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稱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送賡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

邢周公之後譚也齊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士女俊好是其禮儀盛備也

既

一章約奔二章遂奔皆述其初奔時事以起悲悔之端也三章悔奔四章旋反在道而悲之深五章依桑歸宗而悲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悔無及也縱欲敗度失身遂人此意永終知故之謂哉

竹竿

一章思歸而託辭以決之二章思歸而以正義決之三章四章則思不能忘而義若不能決也然則所以自處者有道矣 以上疏義說

四章不用公思歸者情也不歸者義也每章皆有情義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上下以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言與衆俱行獨能從善之象也此聖賢之大道固非婦人女子所可語也今按衛之爲俗在上則有新臺借老之譏在下則有靜女有狐之咏竹竿婦人乃能以禮自守如此操之聖

賢其有得于介石獨復之道乎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興童穉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

二章言射皆男子之事尤非童穉所能者才能甚不稱其佩服也

此其必有所托而言也朱子謂不敢強解故後人不敢解言之耳

河廣

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爲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

玩范氏以爲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疏義云既量於目力知其近又量於足力知其近說范義公爲太子請於桓公立自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欲見母也而

曰見舅蓋恐傷其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善而不致過焉不幸而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一章憫夫之才二章明已之志三章四章則極其憂思之苦而言之

有狐

謝靈山曰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濟未及梁未可裳也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厲必脫去其帶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

木瓜

許氏曰此雖男女贈答之辭然推而克之亦足以爲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之此厚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也

王

黍離

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是如此

李氏曰呼天而慟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著其辭不款指斥其人也

謝疊山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

戒訓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時重有感也夫

劉氏曰小弁曰辨、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慙慙兮憂已兆於廢如母子偕亂之日大夫追悲之辭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

前章極思之心後章致願之心

前章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親物與思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也

後章輔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

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信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謝疊山曰四牡之使寧樂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言甫在路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蓋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之令夫行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以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記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通其志也無遠恐小民之詛呪君牙戒寒暑之怨咨知其情也

君子陽陽

此詩四句一氣說下言行役勞矣公負賤憂矣我君子陽陽得志陶和樂不知其爲勞亦不知其爲憂樂有黃也則

執黃以招我由房舞有朝也則執朝以招我由教是其心廣體胖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其樂有如此夫既曰陽陽陶陶又曰其樂只且便是深嘆美之意不可於陽陶處裁亦不可於樂只且上講夫婦邂逅意講則失之遠矣

揚之水

戒守專爲中成甫與許則以中之故以事勢輕重爲先後之序也

輔氏曰不與我戎中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注耳懷我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

劉氏曰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叔父之重者皆自時昔然父一念之差所致也



中公有雅

乾者已嘆修者又嘆濕者亦嘆其為早勢可勝言哉  
輔氏曰方其歎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  
怨懟遇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  
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  
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免爰

哀傷之意反喪道之尚猶也尚庶幾也二尚字義不同

葛藟

先言父次言母次言昆弟此三章相承之序也  
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采芣

思念之意以漸而深

呂東萊曰葛為絛絛蕭共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  
之由不於此亂義也

大車

首章異子不敢其辭微二章異子不奔其辭顯至三章所  
云則顯然其辭確欲之所發以漸而深

哀痛如黍離可謂忠矣以刑政治民如大車亦庶乎其有  
能者矣東都之大夫則寥僅見者也

丘中有麻

始則望其來即已繼則望其良於已終則望其有以贈於  
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深

鄭

緇衣

殷勤為學之意及盡道之

三章平者不必分截每章每句皆有好意不可以首句為稱  
其服而下始為好也且首二句相連不可分斷要見此衣之親  
之既親之又良之好之無已如此

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選予二字上看  
輔氏曰一句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二句欲其服之常新也四句  
欲其果之常繼也

將仲子

自父母而諸兄自諸兄而眾人言之序也

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  
無忌也故列於鄭風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

耕于田

愛念之意反喪道之

仁好武酒要各就居人飲酒服馬上說

楊龜山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  
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奪惡其所謂

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是以觀之則俗之好  
惡可知矣

大耕于田

一章是才勇無全而恐其有所傷二章是言其馬與夫射  
御之善三章是言其馬與夫畢事之無傷也三章開說羅  
總是詳其田事之始終以誇美之意

多林好勇註雖在首章下二三章亦是此意

劉氏曰章首四句所謂林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

人愛之詞也

一說不要依大全註分貼多才好勇固是但今之亦不妨  
二章末四句美其之才藝也藝控見其善御縱送其見善  
射拔矢括也矢漸弦處彌方預頭也覆倒也既獲矢則子  
隨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縱則放矢送則送矢  
末章鄭氏曰田事且畢則馬行遲獲矢希蓋矢而韜于  
疏義云昔懼其或傷今喜其無傷昔末南章相應也  
鄭氏曰隄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封之責而所好者馳騁  
戈獵也所於者禮儀暴虎也所賢者射御之力也出而人思  
之者飲酒服馬之傳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  
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亂得乎

清人

前二章言其遊戲而不歸後一章陳其遊戲之狀也是時  
狄侵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鄭故禦之

羔裘

三章平說觀次章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則知三章各有為  
說不必如大全輔氏朱氏將末章為總結蓋舍命不渝則  
順理而成章與毛順而美稱也邦之司直則剛德不回而甚  
有力稱也邦之美士則文采可觀英華外炫與三英稱也  
司直是專主於直也凡事皆然不可專就事君上說  
書曰怙修藏義服美于人春秋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大  
夫之賢雖不可見衣服如此可以占矣

春秋傳鄭國諸臣如子皮之好善公孫僂之多智子太叔之  
寬洪皆賢臣也是詩所美無亦數子之流乎

道大略

女曰鵲鳴

故舊已不可遽棄而况情好之人乎留之之意以漸而深  
首章是夫婦相語下二章是婦語其夫然看來雖曰夫婦  
相警其實重在賢婦語夫上昧且句亦只是因其鵲鳴之語  
而答之耳總以三章混說為長

疏義云始則相勉以男子之事繼則願相以閨門之職終則  
助其先施以篤親友之好

女曰二句以聞見立說

二章首二句見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意琴瑟三句見落夫  
婦飲酒相樂期於偕老固安靜而和好矣而琴瑟之在御者  
亦莫不如此

末章輔氏曰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已也  
順愛也謂其逆也

鄭自季世以來緇衣之風頹美裘之政息殺童寒裳之詠  
洋里巷以德業為事者幾何八執鵲鳴夫婦乃能互相戒  
勉而不流於宴耽如此不謂賢乎春秋傳曰民生在勤  
不墮其賢夫婦有焉

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春秋傳曰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禮之善物也吾於鵲鳴賢夫婦見焉  
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婦人欲夫親賢友善其賢矣乎

有女同車

王氏曰於鵲鳴言德之容於時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山有扶蘇

狡甚於狂故以爲序

擇予

次章要成也輔氏曰爾能倡予則予將成汝之志視前章所調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狡童

戲之之意反覆道之

寒雲

輔氏曰婦人沒一而終者也狡童寒雲二詩縱欲賦理甚矣

丰

既悔不送其人繼又變志於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

東門之墀

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一章慕之第二章思之切而冀其速來就已之辭

風雨

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子衿

一章二章致思而微責之三章切責而深思之

揚之水

誰女則斯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欺人也多矣其誕妄也久矣

出其東門

自足之意反覆道之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鷄鳴與此詩爲詩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野有蔓草

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漆洧

縱欲之意反覆道之

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繼衣之賢諸侯之賢大夫女曰鷄鳴之賢夫婦出其東門之獨行君子於淫亂之風而得之亦甚爲之喜幸也

齊

鷄鳴

一章聞若蠅之聲而疑於耳二章見日月之光而疑於目三章乃極其情以致戒為首二章下四句乃詩人原其聲言畏之心非賢妃語也未一章則專述賢妃之言註欲令君早起句不可作賢妃之詞通篇是叙其事美之意在其中或以首二章首二句為叙其事下二句為美之然則末章不為美耶

李氏曰自古人君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以成其德周宣之善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陵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教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拜師述學遂成名賢

易曰臣道也妻道也地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還

反讀稱譽一章還字與儀字相照應茂與好昌與飛亦然皆就田獵上說還便捷之類儀輕利也茂字昌字即便捷意好字飛字即輕利意

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連也謂我儀與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劉氏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贊其為哀公所致也

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著

由著而廣由廣而堂此其序也

齊俗不親迎此婦未必知也但云其俟已盛飾故歷叙之初無刺意又乃克耳以雜色飾之故有素有青有黃仁母章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言之

是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也假綸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亦山東望國也獨不聞此乎

東方之日

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東方未明

一章二章述其事而刺在言外三章則刺其人也

南山

呂氏曰前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佚者何也後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而桓公縱之以窮極其惡何也

輔氏曰既曰歸止靡止告止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心也曷又懷止送止鞠止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心也

甫田

前二章示人以戒後一章示人以法

輔氏曰厥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安作者之所為也思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安想者之所慕也安作則事不遂安想則心凌勞

末章疏義云為學為政其道皆然輔氏曰棘欲者無幸成

之理治理者有必成之功

此章只以大小遠近字講時義不必用疏義為政為學罷

盧令

仁與鄭風并于田所謂仁者同是美其德也髮與德是美其貌也美字是稱其便捷輕利之意作時義當三章平

淑句

反復讀利

載驅

無差惡之心非人也其文美之謂乎四章皆是此意反復讀利之耳

豈第本為盛德之稱此云爾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

猗嗟

劉氏曰射則戒不出心舞則選四矢反皆彼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輔氏曰抑若揚芳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况於揚之乎

華陽范氏曰射足以潔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

越

葛屨

前章直刺其偏急後章是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補急故也輔氏曰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徐雷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矣以興摻女手本末可以縫裳然自補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

末章言進止之安舒燕謀之有節服飾之貴盛而中心補

急實不稱其外也蓋表裏之不相符如此不能不刺之也補心應上摻四句說

沘沮洳

公族比公駘公行為貴故一詩之意自輕而重也

每章末二句轉其語而識之

園有杕

憂患之意反喪道之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

歌必合於琴瑟謠則徒歌而已故曰合曲曰歌徒歌曰謠然亦歌謠對文故如此註散則歌未必合樂也

輔氏曰黍離之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杕之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

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岵

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所以念己者又想像其所以祝己者斯人也必能以親之心為心也疏義云三章皆以慎言則凡所以謹其身者宜無不至矣劉氏曰詩人以已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已雖曰設為親念己之言實以深寓已念親之心也

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後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賤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間

閭閻是注未自得其實有黠陟不知理亂不聞意

代價

漣漪之下須補云我之伐檀以爲車猶稼穡以求禾稼  
猶以求蠶也寧稼穡而不得亦寧狩獵而不得歟若不稼  
不穡胡取禾狩獵微以此須如此講方見其志而甘心不悔意  
亦始得透徹彼君子二句是詩人嘆而美之也

全章是反復道之

責之初九曰舍車而透明夷之初九曰三日不食伐檀君子  
以之

### 碩鼠

通章是比三平者

魏國土地削小儉嗇禍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  
之使賢者思去其位民人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  
乎

### 唐

### 蟋蟀

通詩以勸儉爲主上四句言至歲晚務閑乃敢相與燕飲  
爲樂固勸儉也下四句方燕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  
意亦勸儉也三章平說勿以休爲暇之勸

戰思其居或專就稼穡說或兼狩獵周禮四時皆有獵入  
田獵意亦似無傷

良士輕者只是樂而有節而有所似耳或作法賢者非也  
戰思其外不必逐事分講只是云事變之未罷思外吏使  
有爲之敏意與上章無已四句一樣文勢不必如勸氏作兩  
意者

戰思其居亦謂思其職之所當要者耳看來亦只是東展

事如云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休：是無顧慮危  
亡意不可作以之效  
春秋晉之季世靈公厚飲以雕牆而平公有虎祁之樂  
其下化之竟之遺風吟矣欲聞蟋蟀之吟得乎

### 山有樞

疏義云此詩究其死矣他人是愉是保入室之意豈果有此  
乎詩人無非勸人及時爲樂之意上章好樂無荒其言有  
制此爲之谷罔將以廣其意而寬其憂然其言不免愈  
憂而愈憂矣

### 揚之水

一章二章喜其叛三章隱其情而助其叛  
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

不振自就華蒨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  
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爲足以  
失民心而威靈氣焰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人心之衆固  
非奄：欲盡之氣所能絀屈也

### 樹柳

此以樹之蕃衍與沃之盛大蓋用蕃盛之意爲興也觀沃之  
將來而勢愈盛猶樹至速條而實益蕃此則比也或欲不作  
後日說只是言沃之盛者其所由來者漸也看來語意不倫  
且沃至極林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則此詩以速條比其方來  
之盛蓋不爲無謂也

### 綢繆

爲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

李氏曰：濯佚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昏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秋杜

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每章五句，分上足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於人也。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利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吾嘗固序說，而擯為之解曰：羔裘，郭袞大夫服也。服是服也，而豈徒也？吾人所由以安居之故也。章服天命也，豈無他人也？而維子之故也。自我人亮，吾人之疾苦，所由以察也。豈無他人也？而維子之好也。

鴉羽

首二句比下三句也。言鴉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樹，而樹止矣。如民之性，本不使於勞苦，今乃送王事，不得耕田以供子職，而勞苦矣。此比之顯而正者。鴉之樹止，亦是以已急言之，非實然也。

輔氏曰：王事靡盬，昔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憤，皆不可知。天子不恤厥國，厥國不恤其民，使民久沒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饑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虞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矣。

無衣

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寒，結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心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音也。此心與唐蕃鎮貶其

主帥而代之以坐樂，莊節者無以異。

有秋之杜

不足休，息就秋杜上言，非就道左言也。需藉以勸，言蓋勢既窳，藉則不足以行其道，故不足恃賴而賢者不至末二句正見他好賢之切實處，不可以致賢養賢對待說。

舊生

前三章則思之切，後二章則思之專。輔氏曰：大序所謂悲乎情氏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芣

碑雅曰：芣生於隰，詩生於國，則首陽之顛，不必有芣，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曉矣。按此說，有以闡分隄有芣可證。

每章首二句，分上喻其聽說之非，下示以止說之道。言芣生於隰，首陽之顛，未必有芣也。今子欲采芣於首陽之顛乎？以比言根於理，說人之言未必有理也。今子欲聽言於說人乎？人之為言，以下則是止說之道也。

素

車鄰

章有有，創見誇美意。首章假其所有，固是此意。下二章當樂其所有，亦是此意。

駐坐鼓琴，豈復彈箏拊解之為樂乎？豈復擊磬扣缶之為聲乎？

輔氏曰：未見素君而觀其車馬之盛，詩人之令而誇美之矣。

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而泣坐數日而又嘆以爲苟今時而不作樂則折者其羞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未樂故至於此

嚴氏曰既見君子泣坐數日則俗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遊者其羞百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亦以此

勸其爲樂與唐風山有樞不同彼則憂愈深而意愈感此是逸樂是急而易於滿足

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幾在是歟

### 軋鐵

首章出獵二章獲獸三章畢事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

其事而誇美之也

首章嚴氏曰首句言馬之良二句言御之良三四句見便嬖之使令於前也

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逐禽左右逐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御必由左御之善也射無不獲射之善也以見獸之多也

末章首一句是節人之勞下三句是節物之勞

輔氏曰秦本保子而戎自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爲諸侯盡有周而都畿內此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

張南軒曰讀車鄰軋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

過盛其車馬秦秦之事較爲射獵之爲而已蓋不及於用治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書傳說謂其邦設都不惟泱泱惟以亂民而周公之作無逸亦曰文王不敢遊于盤遊于田秦君始備中國禮儀之初而仁民澤物之政不聞而秦于田獵車馬之末何執

### 小戎

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軍容之盛下四句是後及其私情也先後二字可玩蓋所謂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者是也

收歛所載必有軋也小戎軋深四尺四寸視大車之制則淺矣軋形窄隘上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應錄然矣爲之遊環制轡馬使不得外出爲之脅驅之轡馬使不得內入

不但以板陰映其軋而且於陰板之上有績刺之虞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爲不但坐以虎皮之褥而且於車軋之中外持輻內受軋之數又長於大車之制爲駕車有馬也則青黑之軋左足白之軋右

濕其如玉謂其和厚而不慘刻如玉之溫潤也此亦大緊言其爲人如此或導以夫婦言未當

四牡孔阜有以耐於馳驅六轡在手有以制其遲速

閑于繁也其狀如方弛則縛之於手裏備損壞也以竹爲之然則置弓執策以繩係之

厥之二句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秋然

有序今乃從從後我是以思念之也

德音是馨譽宜沈諱有序是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問之



言

史記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及周幽王用褒姒諸侯叛之西戎大我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此傳所謂不共戴天之讐也

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而春秋乾時之義戰雖敗亦榮者重其能復讐也小戎之詩不出於平王之口而出於婦人亦可憫矣

蕭鼓

蕭鼓云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淳奔豈朋友相念而作與

終南

此詩要創見誇美意誇美就家貌服上見或以爲秦始

有岐豐故至於終南之下在此上認意非也壽考不忘只是願其居位長久意不必作祝壽說不忘疏義謂只是無窮之意此句無誇美意

疏義云車鄰駟鐵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烏乎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復周公之字魯人所以頌僖公而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譏之終南入秦國欲不止得乎

黃鳥

此詩首四句分上言其沒葬之人下惜其賢三章一意

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送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

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八之一亦何爲哉

晨風

如何二句承上二句諒言我不忘君子如此而君子何爲忘我之多乎數言六者據所見而言也

無衣

結恩愛正款赴患難文意自相照應三章皆一意與師宜汎說乃未然事

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讐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莊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與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王子與師宜汎說而此指復讐之言結中用之亦可書豈九作亂而其俗至於奪攘矯虔商辛倡惡而其俗至于驕淫矜誇大抵風俗美惡感之何如耳

渭陽

上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是送之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以送爲主贈乃送中事也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璆璫玉佩諸侯之所服者不必用摠注王氏送之速贈之厚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歎然以爲薄之說

然我思固是因送舅而念母之不見作時義要含蓄而不

可太露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因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全孤之後然欲害乎良心也

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殽秦康公納公子穀於秦不道此也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詩人之意重在道上夏屋四溢始而禮意之盛者樂道之心也終則引然其忘道乎夏屋須作宮室說猶授孟子室之謂也或以爲夏屋猶頌言大房亦是盛嚴蓋度之其甚非也輔氏曰註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餽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陳

宛丘

一章刺其蕩二章三章刺其久於蕩

東門之枌

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游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逆其美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乃淫欲之端也

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

衡門

一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二章三章則自足而無欲羨之心

首一章雖是自樂下二章雖是無求然上下要相承蓋上章亦有無求下章亦自有樂意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者必能無求也

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淫一詩刺惡人汙穢之風不良之徒

皆可惡者惟衡門之隱君子則卓立乎流俗者也賢哉

東門之池

愛慕之意反讀道之

東門之楊

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爲興也點應之意反讀道之

墓門

序以爲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思加於萬民焉

疏義云前章絕之孩童微教之此見詩人愛人無已之意

防有鵲巢

憂慮之意反讀道之

月出

思念之情反讀道之

株林

朱氏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澤陂

思念之情反讀道之

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

檜

魚藻

輔氏曰勞心切之思之也我心憂傷臣之也中心是憚則知其不復可據也蓋哀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憚則其所關者蓋可知矣

許氏曰美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美裘以視朝可也而以視進朝則狐裘以朝天子可也而以自朝其群臣則不能強於政治惟服其服尸其位而已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故其發言如此

###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其素冠也庶見其素冠也庶見其素冠也庶見其素冠也

註至於二字可見李氏于情上加以今無此人句恐截斷詩人之脈還依朱傳先將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

投起而以庶見一串講下者為得詩意蓋憂勞者因庶見而憂勞也下章倣此同歸如一只是其望之深而

言轉切非見素冠則如彼見素衣則如此也蓋亦是作詩之法也

輔氏曰言庶見素冠芳而繼之以棘人藥之予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

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藥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悼而憂也次章曰言庶幾欲見

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相之同歸矣此李氏註於詩意未為不盡但於

文氣上欠一直說下而於庶見字欠加重耳

同歸謝靈運山曰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之謂非

之同歸其家也

大抵言我輩見彼素衣之人能服喪禮於久曠之餘猶見之切我心至於傷悲然常人皆不能服此服也我則誠愛慕之而與之同歸於天理民彝之中也皆承庶見束總是未然事

輔氏曰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如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 隰有萋楚

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數不知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

有所覺矣

### 匪風

匪風則有天之變也匪風則有天之變也匪風則有天之變也匪風則有天之變也

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頌其興復見文武之德在人而不能忘如此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時觀之

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青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共德

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曉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患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 曹

### 蟋蟀

於我婦妾則將告以細娛不可玩遠慮而不忘庶幾其

有備而無患也

候八

歸義云一章二章即其衣服言三章即其思寵言四章即其威勢言而且深歎於此以其惠於彼也

首章反與其所宜與其所不宜也

二章亦反與也言維鵲在梁尚不濡其翼彼其之子曾不稱其服鵲之不如也然則君亦胡為而使之如此哉

鵲鳩

首章是言君子之心二三章是言其儀之足以法乎人四章則併祝其壽也首章雖兼言儀一其實重在下句也二章集傳所以不承心一言者蓋帶絲弁駢即儀一中事知儀之一本於如結則二章之承首章有不必言矣集傳以此

詩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者據其本而言耳時說不悟乃以儀一即為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而于帶絲弁駢駢夫其儀不忒亦以是言之是正集傳所謂拘、為是而豈所謂積中義外之謂哉

儀之一者之暫隱顯一致也蓋由於心之如結也如結云者無實無雜收歟之至如結之然也

劉氏曰鵲鳩之子雖非一而鵲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

飛性雖無常而鵲鳩居以詩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回國人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

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爲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是以其帶弁亦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

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心回國表心回國則其終也可以受

天之祿而壽考萬年豈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之感通之理也

自亂成儀成王所以誥康王也威儀失度左氏所以譏子南也威儀之所係大矣鵲鳩君子其賢乎

蟬蛻楚：晉蔚朝陳曹何時止其間乃有鵲鳩君子者出焉可謂不爲習俗所移者矣吾聞曹有禧賀霸者良大夫也此詩之所美者豈其八歟

下泉

在三章分上是傷今下是思古二意不可平蓋因傷今而思古也

末章只是顯比而兼有興意說者不知拘于上二章之例於荒二句下更作比語然後始說下二句誤矣

幽

七月

授衣臨民家長自授衣於家衆也此但言衣而下兼陽者蓋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後而言故兼言獨也

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祿者小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教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困於力鄉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畯所以喜也

二章首二句是再言以引起下文見得女工不可不及時也理

未傳時言女工之始故又本於此句還當在首二句分末二句

只是言其時事如此不重：在治桑上  
春日載陽二句與春日暉：相對執轡三句與祈：句相對蓋春始生也則執轡道以桑禱桑桑未齊也則未載以時之

貴家大族以及閭巷分貴賤長幼無非治家之人故采菘者眾也

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在末二句上見

劉氏曰後章言為公子采菘為公子采者皆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為難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第三章在載績分上章主祭此章主祭績此章舊以歲今歲立說款二句分今看文意大非如此收菘蒹葭特以起下文耳本不甚重且前采菘蒹葭意相連屬脉絡貫通實有不容斷者鳴鴈二句與條桑四句相對上上春為而桑所以為常也下是秋為而績所以為布也以終首章言衣之意衣既滿矣可不奉上以潔寒乎於是奉上而為公

子裳使感農之風栗烈之氣有所禦焉不可作邪民以為我之所居歲皆公之土地也我亦所績皆公之桑麻也等語註中謂上以是施下以是報亦是就下以見上也劉氏所謂非邪公有以施之安能若是者是也

曲薄所以棲衣用荏葦為之

第四章秀萸者物成之初鳴鴈者歲秋之漸首四句所謂俯察昆蟲草木之化所以知天時也故註言經乾陽一陰四陰以至純陰皆以時言不重物上

武功是田獵也田獵之事年不廢故曰載績

取飲狐狸二句見其愛上之心至獻獐又見其愛上之無已縱耕皆承也承皮不可服今云終首章無獨意幽人豈亦服之乎豈亦服地土而事不墮且后稷公劉之世去洪荒未遠

其俗自是如此今遠東人尚獵野猪皮為鞋履則此意猶無疑矣此章在陳祥分

第五章在牀下分蓋因假蟲之變化而知寒之將至也改歲不必用束菹三心之註固有天下始有已如此不過是驗寒之將至而知歲將改耳事亦已只指農事蓋垂績之事八月已畢而狩獵之事則此月之後方舉也然事亦已示只是帶說還重在既寒上下宜折開平講

第六章為此春酒幣十月穫稻句疏義云供老疾奉賓祭皆自以介眉壽一句生義凡子弟舉酒於長必祝賓主勸酬祝燕不徒燕祭而後有燕故併以祭言之

合上章上是感時治室而老少同居此是隨時取物而老少異其養

食瓜斷亦去團為場之漸據此則輔食謂是詩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細觀之則亦有次序者得詩人之意矣

第七章終始農事說不必過求分截要見自相儆戒意不重治室上重農事上

飯農事之終戒農事之始俗俗之憂勤也

合上章上是飲食適豐儉之宜此是治農周始終之務

末章上四句是祭祀下七句是燕享祭祀重飲水上蓋獻羔以祭司寒之神既祭而後飲水以廟薦也不重在廟薦上作時義要闡預字方見忠愛意

沖一急於取冰之意

朋酒是醕祭之酒民間自飲之也

合上章上景為農相警武而有憂勤之意此景為君相勸戒而有忠愛之心

四之日四陽作勢承起矣泰所以竭清明之敬致齋肅之誠以終所以變理除陽調元替化者在是

書克命義和曰敬授人時舜咨十二牧曰良哉惟時蓋良者民之根本也異日成王命官勸農其有得於周公之誨哉

伊尹訓太甲告以無輕民事而周公之戒成王反復以民俗言之文中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秉其國非大臣也

書曰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春秋傳曰民生在勤則不匱曰備曰匱亦人有焉

司馬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象心安定謂之俗故四方風動可以想唐虞之盛而商俗靡靡可以觀其亡也觀此風可以得

興王之兆矣

周公之作無逸歷言稼穡艱難闡明聖賢此詩五相戒也書曰崇廉惟勤春秋傳曰修德之大也餘德之共也自養以儉事農以勤耕飭俗其厚矣

鴟鴞

疏義云一章斥武庚作亂之罪二章自述其所以防亂之意三章言其所以勤勞之故四章言其所以作詩之故首章末二句正以重戒其不可更毀王室也

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妹則有憫惜之意蓋為親有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臣曰管蔡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群弟流言乃皆以公義直言之者也

迨天章孰敢侮予蒙見陰雨雖至亦不能漂灌以盡其害下民孰能制吾命哉

劉氏曰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蓋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己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章字痛予手裏要入口字口裏要入手字觀拮据注可見合上章上是比已深愛王室此是比已勤勞王室

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据茶舊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辛瘠亦言之法也

本章註中多難疏義云當是時王心疑於上群情惑於下亂賊乘機伺間於其側而國勢之危甚於雨之漂灌也

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大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嫌良以曉

曉之音出於忠愛之誠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謗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又曰集傳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也迺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家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更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詩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

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後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

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  
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  
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自成言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  
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周公贊易於豐之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涕洟零疾有  
孚獲若蓋事君之見疑者惟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其固  
公自謂乎

武王豈不知周公外考之洛誥不曰公德明光于上下則曰公  
功業迪篤成王之知周公深矣

東山

首章四句分上是述其勞苦之情下是述其喜幸之情序  
云言其寔者是舉其所重而言非謂包括一章之義

制彼裳衣二句要見其喜幸意不可以兵危事而顯不款事  
之也行陳澍校作時義分開對讀下好

款彼二句正所謂寔也在車下則無鋒鏑死之憂亦幸之  
全師而歸生民之福亦國家之福也歸士以是自慶主將以是  
勞之亦所以自慶也

二章四句分上是述其勞苦下是思家之情

伊可懷也三句言室虛荒廣如此其誠可懷也不可作款  
除去果實手物

三章樹鳴于埭南句共承零雨其濛濛故集傳於婦歎  
于室特下亦字或作婦聞鶴鳴知其將雨而歎於室非也  
亦在四句分

末章四句分其新孔嘉句用本章講其舊句括上章講二

句平說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非言舊日  
為樂也

經唐念小人之休戚君子防小民之怨咨體悉人情賢君自  
古然也

夫子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  
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破斧

疏義云破斧缺斨託言之以見其公後而甚勞耳聖人位  
伐焉用斨

周公東征四句通就周公心上說蓋管蔡桀虐以叛不  
甚矣周公東征所以討不逞也討不逞則四國之人孰敢復  
有不逞者哉大全朱氏所謂殺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是已蓋

數使其知犯順者皆王法之所不赦耳思于紀者天討之所  
必加莫敢萌其觀觀之心一於心而後已耳四國是望便是哀  
我人之大哀我人之大哀承四國是望望蓋其哀於人心之不  
正尤莫哀於四國之下正周公東征直款使四國之人莫敢不

一於心此便見他之心不為身家之計而真是天地之心也  
或言四國既正則無復作亂者而斯人永無鋒鏑死亡之禍  
是哀我人之大也此是又推出一層了不必如此

四國是望者蓋四國惡於三豎之叛薄惡成風邪僻成俗  
美周公東征蓋將使惡者化而為善邪者化而為正耳

四國是通蓋四國惡於群林之害叛亂無統後散無歸矣  
周公於此蓋將分其離而萃其渙耳

輔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

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易曰三三所助者信也周之公信乎於天下故八悅之然不能  
化管蔡何耶蓋公之所能者信也其所不能者所遇之變也  
所謂聖人末如之何者也公亦未之何哉

### 伐柯

疏義云伐柯事之小者也娶妻禮之大者也物有大小而選  
其所款則均可喜也東人之於周公未見而願之深既見  
而喜之甚引伸觸類無非可譬者也

易中孚之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蓋月幾望者不虞也  
也馬匹亡者不為常也周公位極人臣而天下信之如此乃能  
退處東都而避之其盡六四之道乎

### 九罍

首章公上畏東人得見周公而喜幸之下是國王迎周公而  
欲留之不可在末章分

輔氏曰伐柯喜其得見九罍顧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加而  
加無已也

聖人作而萬物觀理勢之自然也夫何周公之元聖能動  
人之愛而不能止二封之流言能感風雷之變而不能使  
成王之自悟能致穀梁重譯來獻而不能使武庚之歸  
化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厥后武庚討管  
蔡誅金縢放則人之天亦定矣申包胥曰天定亦能勝  
人詎不信夫

### 狼跋

碩膚即所謂忠聖也公之被毀本以管蔡之流言耳然一

詩人不欲使諱辭之口加乎公之忠聖故特曰公孫碩膚此  
義集傳言之既備且盡而語錄又引春秋公孫于齊以  
証之則尤為易首矣

楊龜山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也周公之遇譴  
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  
則詩之意得矣



詩意

無卷數  
兩淮  
馬裕家藏本

明劉敬純撰敬純武進人是書大旨宗朱子集傳  
雖間採諸家然皆其發明集傳者亦科舉揣摩之  
本也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首一卷

〔清〕孫承澤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孫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朱傳

翼三十卷》提要

詩經朱翼序  
昔元晦夫子。於五經俱有論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與本義同行於世。有程傳。兩書微有不同。程傳主義理本義。兼象數。然義理中象數存焉。象數中義理備焉。異而未始不同。故本義中每曰程傳備矣。見本義之外。於程傳也。與集傳同行於世。有詩序。詩序不知作於何人。託名子夏。偽也。傳為毛氏作。而衛宏潤飾之。其言近是。漢鄭康成為之箋。唐孔穎達

詩序一

為之疏。宋呂東萊之詩記。嚴華谷之詩緝。段子武之詩解。皆宗之。朱子晚年著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大約淵源得之慶源輔氏。

詩序二

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異授。學有專門。畢力於六

義之旨。而詩明迨嘉隆。而後士習浮薄。日趨新異。於集傳一書。臨塲涉獵。僅備科舉之用。而津津樂道者。猶是詩記。詩緝諸編。詩記詩緝。豈無佳處。然擇之不精。惟取與朱子戾者。以志新異。而其時號稱理儒。如崔仲亮。鄧

詩序三

潛谷郝仲輿所著詩說。又不盡同朱子。士趨益迷。焉得不視集傳。僅為科舉之書也。蓋詩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

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蓋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者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

詩序四

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惟其迂滯故拘曲者信焉反以集傳為冲澹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註詩有

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列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略為推衍以暢其旨朱子註經之法不以己意解經而以經還經余顧學焉不敢以己意衍傳而以傳還傳俾學者觀小序之

詩序五

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詞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說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

桀紂蓋桀紂罪在一時輔嗣罪  
流後世也毛氏之罪豈在輔嗣  
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  
者翼經也吾黨其共勉焉  
康熙十一年壬子夏六月朔  
都門八十老人孫承澤譔

詩序六



孫熺書

詩經朱翼卷首

北平孫承澤學

朱子詩旨

集傳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

詩翼

卷首

一

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千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子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過于

詩異

卷首

二

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邠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

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詩異

卷首

三

呂氏詩記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主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三氏之區域至于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于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

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嘉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嘉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嘉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于

詩翼

卷首

四

之悲恨云爾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曰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勸之意自見于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

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辯斷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鄭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

詩翼

卷首

五

爲鄭鄘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于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類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士風而賢于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勝其美惡

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于麗雜矣今于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于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狐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

詩翼

卷首

六

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于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于戰國策劉元城于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

哉

詩序辨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

詩翼

卷首

七

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爲決詞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縲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



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曰詩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細釋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箚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箚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詩翼

卷首

八

論讀詩之法曰讀詩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又曰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稍多

宋儒王氏應麟曰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

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祖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乃又證諸楚辭一洗宋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風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

宋儒王氏柏曰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于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

詩翼

卷首

九

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詩之爲教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謂詩萌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風咏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

詩條理無出于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于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又曰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為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切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自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

詩翼

卷首

十

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其為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于宗廟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是謂捨本而逐末矣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為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悉愛人之氣質鼓動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

出于志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所不取也至于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問巷風上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

詩翼

卷首

十一

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

又曰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氏者最後出其言不行于天下而獨行于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為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義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進三家獨得盛行于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于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

之之果的也且其自謂其學傳于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于子夏哉若傳于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于史至西晉而已亡陸機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于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元儒吳氏師道曰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

詩翼

卷首

士

說至于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畧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白雲許先生謙因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

大序 照集傳本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其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翼

卷首

士

宋黃震曰大序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倫晦菴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爲大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居後爲關雎之序元儒吳澄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篇毛公分以實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篇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分其以實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漢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

詩集

卷首

古

詩經朱翼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學

國風

國風國各有風也上行下效之謂風古哲王重之太師陳詩以觀風司徒因風以施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考政治焉蓋其重也周公作樂因列國山川封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周太師所歌列國之次第是也其後述摠詩以孔子博采考觀其存者芟除蕪穢屏斥靡蕪表二南爲風始其列國詩繁善敗得失之原爲興替存亡之統足觀省而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表其響應究其治化所極而正人心移風俗之大權在焉以表裏乎春秋王風降於邶鄘衛而曹檜之後有幽何也蓋王化之原本之衽席周之先用周南召南興東遷政教不行衛始壞先王之典章而恣行吞并故首列衛而次以王明王之不復爲諸侯主也鄭以畿內之侯敢於自貳于是齊桓晉文相繼稱伯而風之變至曹檜極亂極而思治非周公其孰挽之故以幽風終焉

詩集

卷之一

一

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教于衽席之上，闔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劉安成曰：男女亂倫而鄙鄙，鄙鄙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吹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福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

### 周南召南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

### 詩翼

#### 卷之一

#### 二

召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德教自岐行于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

孔疏曰：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

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

崔仲鳧曰：言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尊之非實，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乃其分爲周召，則各據食采之地名之。姚應仁氏所謂言周不言召，懼無別于豐鎬云爾。按仲鳧之說，本於宋人段氏詩解，而其言精矣。

### 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 詩翼

#### 卷之一

#### 三

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朱子曰：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者

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一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于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又曰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于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

詩翼

卷之一

四

失其旨矣至于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

鄒氏曰二南之首關雎何居說者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皆是義也第詩所以首關雎義不寧惟是蓋關雎爲四始之始豈待仲尼始之周公實始之周公表先世之詩爲房中之樂舍是奚先

關雎王者之風雖備房中之樂而其用則自天子達于邦國鄉人實一代聲教之所自出逮其後格神八

和上下有清廟明堂之什志大定象功成有大成桓酌之章煌煌鉅典皆出一代詩人之手後世莫京焉而其始蓋本于宮人關雎之一詠惟德足以成之故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也

文王修齊之化始于閨闈故以后妃言之宮人于太姒之始至興言歌咏謂彼關關之雎鳩相與和鳴于河洲之上夫物則亦有善匹矣況此窈窕之淑女以德配德寧非君子之善匹乎只淺淺語意自足

卽其關關見鳥之貞靜爲善匹卽其窈窕見女之貞

詩翼

卷之一

五

靜爲好逑此興義也洲逑取其叶韻河洲句不重集傳中和樂恭敬及情摯有別是餘意不是正解窈窕訓幽閑不可直作德淑其德也豐城朱氏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興也

二章俱以荇菜起興荇菜水草之潔柔者所謂淑也輔氏曰荇菜先儒皆取其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劉氏曰詩人所謂思只借以形容既得之喜思樂總非實事

首章咏太妃之始至得見窈窕之淑女樂可知也乃從樂處反描一段憂狀既從憂處又照出一段樂意

詩翼

卷之一

六

婉轉關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記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六帖曰關雎在詩則為首篇正始也在樂則為卒章

成終也此夫子所以嘆也

葛覃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朱子曰此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

詩翼

卷之一

七

此詩后妃既成絺綌而追敘其事也婦功則執麻枲治絲繭皆是此獨以葛為言者於時夏也月令曰孟夏天子始絺綌語曰聖人制衣裳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一衣服之制政端肇于中闡風化洽于邦國此王業所由興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賦也

此后妃自敘之詩追憶初夏時景物見葛有可治之漸女工所由始也只閑閑綢繆當葛葉萋萋猶記

昨一段光景如此不必說到動女工之思后妃女工無日不在念豈待黃鳥始興感乎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賦也

言盛夏之時葛已成矣于是而刈之于是而穫之取其材而柔其性以之爲精者之絺與夫粗者之綌焉凡此絺綌我之服此服也蓋心實珍惜而有不忍厭棄者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

詩翼

卷之一

八

寧父母賦也

言綌綌既成之後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而又心口相語查薄治我私服之汚薄澣我禮服之衣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于父母矣夫后妃于治葛一事而屢敘其始終如此勤儉孝敬之德可以備見而周家王業之本具有自矣

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舉

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紉之事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詩翼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

卷耳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詩翼

卷之一

九

朱子曰此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歐陽文忠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也國君不能官人于列位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使后妃越職而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

此詩是后妃思其君子朱子曰此豈當文王朝會征



伐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與通章俱是託言。不是實事。然情真語切。備見其貞淑性情。故曰君子好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賦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則事為情奪。不能復采。而實之大道之旁也。

黃氏佐曰。唐人閨情詩云。暮庭前。青階上。承提籠。忘採桑。昨夜夢漁陽。即首章意也。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即後章意也。思念之詞。雖非經歷實事。然而寄意深矣。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賦也

詩翼

卷之一

十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賦也

言懷人之念。欲登山以望之。庶可少遣也。奈馬病而不能進。登高之行無由也。于是且酌酒以自解。其不至于永懷也乎。次章略同。

陟彼砠矣。我馬瘡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賦也

言懷之不已。計又欲陟彼砠山。望之奈馬則瘡。僕則痛矣。我將如之何其吁。嘆乎。夫后妃于君子不在有思念而無情欲如此。可謂貞靜專一。得情性之正矣。

宋氏曰。說崔嵬。又說高岡。又說砠。不過變文成章。亦

見無所不至之意。蓋說詩更無別法。最怕執著。又忌說盡。如輔氏謂馬病可資于人。僕病斷不能往。是馬僕真病矣。何吁亦勿依輔氏說。我將如之何。惟有吁嘆而已。薛方山曰。輔氏謂至此非酒可得而解。則是哀而傷矣。非也。

徐玄扈曰。未滿頃筐。正宜采也。只動懷人之念。便爾都無意緒。便欲登高酌酒。而不勝其憂嘆。于此體貼。可以得詩人之性情。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如此一詩。不過閨門情態。而用之得正。便足以美教化。厚風俗。

詩翼

卷之一

十一

稍一邪僻。便有幾許傷義之事。便有幾許喪國亡家之禍。幾微之端。不可不審。故先王以此為教。而夫子言詩。則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如此詩其較著者也。

楊用修曰。如朱子解可也。但婦人思夫。陟岡飲酒。携僕望砠。即為託言。亦傷大義。蓋后妃思文王行役而云也。陟岡。文王陟之也。馬玄黃。文王之馬也。僕痛。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異文。王酌以消憂也。登身。在砠。山耳。此說極新。然于前後我字說不去。

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龜山楊山曰婦人無嫉妒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妒之心則性之也故以樛木況之木之樛與生俱生非矯揉而成華谷嚴氏曰讀此見文王宮庭之雍穆矣

后妃德修于已而恩逮嬪御洋洋乎化且徧中宮矣故葛覃卷耳之後受之以樛木螽斯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興也

后妃能逮下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言木之喬疎者物不得附託而俱升南土有下曲之

詩翼

卷之一

十三

木故其下葛也藟也皆得纍繫之惟我君子有可樂之德和平樂易逮及羣下則盛德所感福祿自爲之安之也

詩測曰詩中多言福祿而此獨言福履者易序卦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蓋履者禮也爾雅注云禮可以履行九卦又曰履以和行履和而至惟福而履以履爲福乃可以綏可以將可以成而與樂只亦類應矣

碩人稱文王爲美人以其繫人思也此詩稱后妃爲

君子所以戴其德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

荒則不止于繁而奄覆之矣繁則不止于荒而旋繞之矣將謂陰扶默相也成謂全固周備也衆妾之美夫人也無誇詞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衆妾情性之正也

陸氏曰人無絕盛之數德以不專爲大福以不居爲完天亦無偏至之理以善下而通其仁恩遂以相成

詩翼

卷之一

十三

而見爲基盛

螽斯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朱子曰螽斯聚處和而卵有蕃多故以爲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南軒張子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妒忌而已故繼樛木之後

螽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振振兮 此也

此詩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比之言造化生生之氣惟和而已以和召和斯孕育蕃盛不觀之螽斯乎彼螽斯之羽蟲說說焉其和集和故能育宜爾子孫之振振昌盛固爾以和自取之也而豈倖致也

后妃不如忌故衆妾俱得進御所以生子衆多衆妾感激之情有不能形容者姑借螽斯咏之通只說螽斯說螽斯即是說后妃朱子曰此便是說實事如螽

詩翼

卷之一

丙

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

螽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繩繩兮 此也

言螽斯羽不特說說而已但見薨薨其羣飛之和又如此和故宜爾之子孫繩繩不絕若自薨薨者感召之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此也

言螽斯羽不特薨薨而已但見揖揖其會聚之和又如此和故宜爾之子孫蟄蟄無盡若自揖揖者感召

之矣振振與繩繩易明蟄即蟄蟲之蟄伏藏盤聚有不知其盡藏意

毛氏曰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慎也蟄蟄和集也詩從曰振振繩繩蟄蟄則多而賢也此宗毛說也是詩止言其知謂多而賢則蛇足矣言羽者螽斯羽蟲也時說謂后妃恩養羣妾若羽翼之穿

華谷嚴氏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妒忌而致此也

桃夭

詩翼

卷之一

五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朱子曰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于此詩又專以爲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三章一意屢咏之以致嘆美之意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興也

女子際桃夭之會以于歸詩人美之言以木少則花

盛興之子及時往嫁而以其素所聞習者順施于室

家可必其無不宣也

桃之夭夭有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

東萊呂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

以此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

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室家家室家人亦

詩翼

卷之一

七

變文以叶韻也

曹氏曰宜其家室男女之順也女德不徒取其順取

其順而正也至于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之其

為道也必正矣

兔置

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者得之

此詩贊美之意以漸而深文王之時固多賢者此特  
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

肅肅兔置施于丁丁趙趙武夫公侯干城興也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即野人有可用之才故詩人因

所事以起興許氏曰擊斨于地中張置其上也聞柝

柝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為干城者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趙趙武夫公侯好仇興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趙趙武夫公侯腹心興也

好仇謂才能與聖人相耦非特干城而已腹心謂志

詩翼

卷之一

七

慮與聖人相契又非特好仇而已是何人才之盛哉

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又涵濡

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雖以兔置之野人

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職者可知矣

范氏曰國家氣運不興則人才不生風化不及則人

才不成兩者合而蔚然起矣故武夫之趙趙其才具

固然應運而興者也化行于上而後椎魯之士皆知

學問之故負氣之倫亦通心性之事不然輪囷離奇

不中繩墨者耳故干城好仇腹心總歸之公侯

茅苜

序曰茅苜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此序朱子無評語傳闡曰茅苜之序推美后妃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夫太姒固為衆母母乃婦人誰不樂有子者而必以為后妃之美是欲歸功后妃而祇取隘也

此詩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茅苜而賦其事以相樂語有次序無淺深賦茅苜便是相樂不可另作相樂語被化意言外見之

詩翼

卷之一

太

采采茅苜薄言采之采采茅苜薄言有之

賦也

采采茅苜薄言掇之采采茅苜薄言捋之

賦也

采采茅苜薄言結之采采茅苜薄言禰之

賦也

此婦人采物而歷賦其始終之事言當此景物而為野外之行采之者茅苜從道旁而求之也有之者茅苜從道旁而得之也既有之從而掇之拾其穗不悉其根也既掇之從而捋之取其子因棄其穗也捋之既多非一掬所能容則薄言結之以示貯之而執其衽焉結之既久非手執之所能便也薄言禰之以衣

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焉詩緝曰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辭讀之自見喜意

文王之世何世乎虐紂在上四海如焚獨此一區深聞有尋芳之意結伴有陌上之遊豈是易得事歌王化而及茅苜當日之光景可想而不可道也

婦女嬉遊非美俗遊女不淫其本事若移此于成康之世君子必譏之而周南采為盛世之風則何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是以觀風者貴論其世也

詩翼

卷之一

九

漢廣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朱子曰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

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為楚宮有簠簋殽之為小東也序以為德廣所及夫二南孰非文德之漸被何獨此篇稱廣如云德與漢俱廣則亦當

云與江俱長矣。經文明言不可求，乃曰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何耶？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休息韓詩作休息以四思字成章于韻甚叶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而

文王之化先及于江漢之間，詩人因所見而咏嘆之。

謂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以興漢

水有遊行之女，高潔不可求也。於是陳其不可得之

辭，比之如漢水之廣，不可泳；江水之長，不可方，所以

詩翼

卷之一

二十

深嘆其不可求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言遊女既不可求，我將何以致其悅慕之情耶？彼翹

翹然秀起之雜薪，欲取翹薪者，則言刈其楚矣。況此

出遊之子，倘順時以于歸，願為之秣其馬，所欣慕焉

然則之子，其殆漢之廣而信乎？其不可泳乎？江之永

而信乎？其不可方乎？

東發黃氏曰：朱子言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

之至。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解已盡一時之意。鄭康成箋謂楚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求之過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蔦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又言翹翹錯薪，則言刈其蔦矣。況之子于歸，我則願

為之秣其駒焉。秣駒雖切，終不可求也。其殆真如漢

之廣而不可泳，江之永而不可方乎？夫一遊女反復

嘆美其不可求如此，其得于感化深矣。

詩翼

卷之一

三

豐城朱氏曰：夫觀聖人之化，不于其他而必于江漢

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以見

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詩曰：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

民忌故詩多熙皞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

變淫靡之風，其民悔故詩多溯洄而露江漢行露之

類是也。召南之所以不同于周南亦然。一採之都內

一得之列國故也。

汝墳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傳聞曰序以汝墳以道化行亦未甚失而贊之曰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所謂道化行者僅如斯乎

此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既歸而作此詩蓋相離而思相見而喜猶是夫婦常情惟得于久役之後而絕無怨上之言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勉非被化何以有此

詩翼

卷之一

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餞賦也

此章因今既見而追賦未見之思言君子今既喜其行役而歸矣追惟彼汝墳之上條枚生焉嘗遵其旁而伐之矣此往歲時也此時君子未歸故其憂念之深有惘然如重饑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

今遵彼汝墳之旁伐其成枝之條與夫復生之棘蓋踰年矣此時君子畢役既歸方幸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

會說曰夫憂喜者固吾之私情而許國者亦爾之公

義也魚勞則尾亦見其勞未見其甚惟魴魚本白而亦赤則勞甚矣君子之盡瘁事國備嘗艱險者猶是也如此之勞乃王家之政役事繁興如火烈然豈終無可望哉幸有西伯之德如父母然所謂可怙可恃者也向以西伯之命而供王家之役今亦可以西伯之德而忘王室之勞矣父母孔邇汝墳與岐豐甚遠非地之近也大抵仁德之君與民一體民之望之近固近也遠亦近也尊之親之謂其人孔邇耳夫一汝墳婦人既篤夫婦之情而又勉以君臣之義其亦被化之深者矣

詩翼

卷之一

三

王民皞皞而猶若感恩懷德何也孔邇之呼如燬之政激之也白雲許氏曰昔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則皆然

麟趾

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朱子曰之時二字可刪程子曰麟趾不成辭言之時  
謬矣

郝仲與曰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雎化行若桃夭之  
女子兔置之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  
其肯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頭角振振有端厚  
之風故詩人托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化成而周  
道大興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興也

三章俱以麟與公子詩緝曰有足者宜踧唯麟之足

詩翼

卷之一

三

可以踧而不踧是其仁也今振振然信厚之公子有  
貴勢而不恃遂嘆美此公子即麟也此詩之辭寂寥  
簡短三嘆而有餘音也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  
指公子言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興也

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也公室子孫  
其傳彌遠而信厚不替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興也

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邵氏二泉曰麟仁獸也一身之間無非仁者趾也定  
也角也其一體也仁德于是乎形焉故重嘆之公子  
公姓公族猶夫趾定角也非文王后妃其何以有此  
嘆麟所以嘆文王后妃也

郝氏仲與曰文王之化由桃夭兔置芣苢漸及漢廣  
汝墳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竟以公之局自終子  
子曰麟兮公姓曰麟兮公族曰麟兮明積久有必報  
之數蓋不王于其身必王于其子孫也故以麟趾終

詩翼

卷之一

圭

焉

周南之國十一篇

詩經朱翼卷之一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學

召南 說見周南

鶉之奔奔 見南國諸侯大夫修身以正家者如此甘  
棠以下見齊家以治國者如此而王道成矣終之以  
騶虞蓋鶉巢之應也

鶉巢

序曰鶉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詩翼

卷之二

一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于閭門之內而諸侯  
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  
是而詩人美之也嚴氏曰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  
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鄭氏曰小序德如鳴鳩非也張子言專靜均一端然  
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要之鶉巢鳩居於義無取夫  
人堪享之必其有專靜均一之德意當在言外矣故

朱子言猶周南之有關雎

維鶉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

此詩美南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而作言鶉有成巢  
鳩來居之而女子之賢者其嫁亦宜有百兩之迎也  
百兩送迎侯國常禮賢女自見其宜耳

呂東萊曰詩人本取鳩居鶉巢以興夫人坐享成業  
益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風肯全在言外

維鶉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  
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鶉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  
盈滿也成謂成其禮也

詩翼

卷之二

二

曹氏曰詠鶉巢一詩蓋與關雎之義同關雎之詩未  
嘗言后妃之德而但言以琴瑟友之以鐘鼓樂之則  
后妃之德可知鶉巢之詩未嘗言夫人之德而但言  
以百兩御之將之成之則夫人之德可知后妃之德  
宜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鶉巢二詩為二南之首聖  
人之意深也

采芣

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

鄧氏潛谷曰采繫不失職也宗廟之事夫婦親之傳外內之官采繫敬豫事也僮僮夙夜敬將事祁祁敬成事也是不失職也亦始終一德之效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脩外內之官也官脩則具脩君純見立于東階夫人副祿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嘑夫人薦豆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鬱尊交應之義也

水土之藟有七而繫居一采之沼此謂累言之詳其為水草之藟潔芳之所出也

于以采繫于沼于止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采物備敬以奉祭祀而風人賦以美之公侯之事鄭重之辭也事在公侯

詩集

卷之二

三

自當夙戒以襄一人也

馮氏曰是事也為格親公侯有子道焉利用以婦道

配之于以成公侯之能子為秉鬯公侯有君道焉利

用以臣道佐之于以相公侯之能君

又曰公侯之祖禰于夫人無骨肉之屬也無骨肉之

屬則不能如公侯之視無形聽無聲而默接于志氣

之微也若無根本之愛以主之則無以盡其明信曰

公侯之事是以公侯之義通之也此夫人愛敬之本

也

詩故曰祭有蒸有禴蒸以薦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

歲味莫先於繫孟春始芽極其芳潔故采而薦之祭

之事近鬼先王以人道接之故思嗜之忱必選味以

進焉

于以采繫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賦也

宮廟也說文曰亡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

者所以藏主列昭穆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賦也

被之僮僮僮僮疎敬也疏曰是未祭而視灑濯饔飧

詩集

卷之二

四

之時諸侯之禮夫人先一夕視灑濯朝視饔飧所謂

夙夜在公也被之祁祁祁祁餘還也箋云祭事畢夫

人釋祭服而髮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

知

被之僮僮時解以為助祭之時其被僮僮然疎敬按

天官內司服后六服禕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

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

首皆服緇衣進朝于王之服首則展衣凡諸侯大夫

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祿衣以下侯

夫人得綌翟以下被卽次也夫人祭祿不應服次

祭與祭畢時以爲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終不確不如作未

文叔黃氏曰國君夫人采芣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和此豈勉強所能致乎作序者曰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可以云者是亦以夫人之德言之歟

草蟲

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朱子曰未見以禮自防之意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詩按曰卷耳自蒙難之變憂在君父故其詞傷而漸

詩翼

卷之二

五

追草虫是行役之常情屬夫婦故其詞憂而就平

嘒嘒草虫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而思念

之言草虫鳴而阜螽趨時物變矣此時而未見君子

憂之所以忡忡而不能釋也必其既見既覯然後此

憂心可下也

朱子集傳是晚年所著極其精粹早年有詩經折衷呂東萊詩記中取錄者是也解此章云丈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以思其君子如此是動于情欲也不如

今傳遠矣故朱子不取詩記有由無然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賦也

南軒張子曰未見則憂既見則喜性情之正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

夷平也

三章俱一時所感然草虫鳴阜螽趨深秋候也采薇

采薇暮春候也由秋而春亦見時之入

詩翼

卷之二

六

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虫大夫妻之思其君子

也汝墳殷其雷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

分雖殊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

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正

采蘋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

鄭氏曰序意重祭祀而先言循法度所謂法度不過王氏之解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

皆有常而不敢變已耳鄭氏以爲教成之祭考之昏  
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此教成之祭也鄭氏又謂既嫁  
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所學所親之事以爲法度  
則又非教成之祭矣及其釋牖下云凡昏事于女禮  
設几筵於戶外孔氏亦以爲外戚之義則若仍是未  
嫁者彼蓋據昏禮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  
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故云爾然亦非所律於教

詩翼

卷之二

七

成之祭也原鄭氏既引昏義又不欲倍序既拘牽于  
序又欲附會昏禮故其說游移無定不自知矛盾至  
此愚意此詩只作祭祀與采蘋正相類采蘋是美諸  
侯夫人此是美大夫妻以見俱被文王之化序中能  
循法度四字姑置之可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賦也

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刑于其妻處于祭祀風人賦  
其事以美之首言采物之各于其處所以備物將敬  
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也  
蘋藻既采矣由是而盛之則維筐及筥無或混焉蓋  
物辨則潔雜則汚盛之各一其器使物各別其品也  
既盛矣由是而湘之則維錡及釜無或褻焉蓋物別  
則馨混則穢湘之各一其具使味各如其性也此於  
綜理周密分別不苟見其敬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賦也

大夫禮宜祭于宗室故蘋藻于此而奠而牖下則其  
棲神之所也凡此薦豆之事誰其主之乃能敬之少

詩翼

卷之二

八

女也少而能敬固可貴而化之被及者實遠矣

諸侯之嫡子世爲諸侯其第二子以下不得稱先君  
故謂之別子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  
者謂之大宗直宗室以祀之爲百世不遷之廟大夫  
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故宗室  
爲大夫奉祭之所即大宗之廟也  
室制南向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深隱故謂  
之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牖穿壁  
爲窓以通明也

呂東萊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  
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叙而有常積  
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  
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詩詠季女言大夫也。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也。

甘棠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疏曰二南文王之風。故不得言美文王。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

召伯在文王時。食采于召。武王伐紂。封于燕。爲伯。以長諸侯。故布政文王時。作詩在武王時。而輯此詩在周公制作時。而補傳又曰文王化被南國。而召伯聽訟。

詩翼

卷之二

九

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之文王。蔽蒂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

召公當文王爲西伯之時。奉命出使于召南之國。觀省風俗。布宣教令。嘗止于甘棠之下。迨其去也。召南之人思召公。往日之教。因愛其所止之樹。故言甘棠蔽蒂。然茂盛勿剪。斷其枝。勿斬伐其幹。此召伯嘗蒞舍于其下。不可去之也。

蔽蒂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

蔽蒂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

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上之人不可無休養生息之德。又不可屑屑然日見其有休養生息之事。令陝之民聚族而思曰。某事也。召伯之恩。某政也。召伯之德。可縷縷而追陳之。而召伯淺矣。舉目皆伯也。舉目無所爲伯也。偶于甘棠。寄意焉爾。又令陝之民于甘棠也。朝時焉。暮歲焉。賓賓。

詩翼

卷之二

十

然羣鄉之父老子弟。而墀之社。之于歲時。伏臘而尸之。祝之而民之于召伯。亦淺矣。若不相忘也者。又若相忘也者。第相告以爲勿伐勿敗。勿拜焉爾。

行露

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序中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二語最佳。朱子集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

蓋取諸此

此詩通篇總是以禮自守訟獄原非實事不過預設此以絕人正見自守處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賦也

此章設爲行道而借言多露見已平日嚴于自守言厭浥然而濕者行道之露我豈不欲晝夜而行我特畏其沾濡而不敢耳徐氏曰託言于行不欲以露害吾躬也假言于露不欲以晝夜害吾口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

詩興

卷之二

十一

速我獄室家不足興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興也

二章大意言我之自守如此多露之沾濡幾可免矣但世之爲多露以誣人大率不過訟獄今夫雀誰謂其無角鼠誰謂其無牙無角無牙何所據以穿我之屋與墉汝于我誰謂其無求室家之禮無室家之禮何所據以速致我于獄我本無傷事出無因雖速我于獄而室家之禮不足大禮不備貞女不行我惟有

自守而已

雲窩曰速我訟速我獄卽是多露妄加處然曰不足不從助行露自多也吾躬自潔也雀之角鼠之牙其如子何

詩曰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盟義不污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強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曾斷于召伯也不然豈化行于女子而格于丈夫乎

詩興

卷之十一

十二

羔羊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范氏曰止就服飾步履一稱述之其人之賢俱于言外可見或不必指出節儉正直四字

南國之人歌咏其君而不得歌咏其大夫而已矣歌咏其大夫而亦不得歌咏其服與度而已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賦也

國人賦召南在位之臣用羔羊之皮以爲在公之服但見飾之素絲而素絲所飾以爲純者其數有五蓋冲澹而有常也至服此服退食而自公也委蛇然舒泰而自得又優游而自得也夫何以得此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絨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賦也

絨裘之絨界也總其總合之處也此再舉三舉其服容而美之賢哉大夫覆于文王之化者深也

范氏曰國事叢勝則近臣勞時勢多艱則功名著是

詩集 卷之二 三

故奇節多見于庸君而盛功必紀于衰世而化文王之政者朝廷若無事矣間井若無聲矣公庭若無訟矣察署若無官矣淮南子曰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殷雷

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卑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朱子曰詩無勸以義之意

徐立扈曰古者以役仲春而歸園中思婦此時獨切蓋以至家之期望之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雷聲重始振故言草虫阜蠶草木萌動故言采芣苢俱卽時景而詩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性情之正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其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

召南婦人有其夫從役于外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雷聲在彼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

詩集 卷之二 四

此而不敢少暇乎遂稱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爲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其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其或違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

此二章與只變文叶韻無淺深在陽在側在下見雷聲無定在也息止息處居處卽暇字意也振振君子

是記憶其人而嘆之而冀之不是又美其德即小戎  
溫其如玉厭厭秩秩之意也

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  
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于既見君子之  
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于未見君子之日  
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  
賢文王之化皆可見矣

標梅

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詩翼

卷之二

十五

女得以及時也

朱子曰此序末句未安

沈無回曰南國染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者  
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爲風而採之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賦也

貞信之女有感標梅者言桃夭昏期也自今觀之標  
然而落者有梅矣其實之在樹者止存其七矣求我  
之庶士尙其及此吉日而行婚姻之禮乎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興也

標有梅實之在樹者過此將不止于七條而三之矣  
求我之庶士是尙可以迨吉乎哉及今爲文定之禮  
可也

標有梅頃筐塋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興也

標有梅實之在樹者過此又將不保其三且條而頃  
筐之盡塋矣求我之庶士是尙可以迨今乎哉及今  
一謂之而徐俟六禮之行可也此貞女之守也可以  
觀聖化矣

徐筆洞曰三迨字乃言要從容有迨之意言時雖迫

詩翼

卷之二

十五

而禮宜迨即如迨水未泮迨字乃求之不暴而節之  
以禮之意作急迫恐晚者非是迨吉是審天時也迨  
今是定人事也迨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今日  
吉中所訂之盟也

小星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  
御于君知其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劉氏曰此爲衆妾美夫人之詩詩緝曰小星樛木之  
化也



杜預釋例云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  
婦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奉骨肉至親所以息  
陰訟陰訟息  
所以廣繼嗣

嗟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衆妾進御于君者

因所見以起興而美之言仰觀嗟然之小星則或三

或五在天之東矣況我于此時進御肅肅然見星夜

行而夙夜在公以承事君子雖有宵征之勞實我

賦之命不同于夫人之逸分固當如此耳敢言勞哉

嗟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詩翼

卷之二

七

參伐也昴雷也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宋

氏曰參昴二星同在一宮終不並見本無相妬之情

亦成相讓之勢

參寔三星下三星曰伐以伐與參爲連體參爲列宿

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

物成就繫留也

詩測曰以賤妾得進御于君非情欲之得歸則僭恣

之可行又不然則怨嗟之易起宵征之時不出此三

者而惟肅肅然勤于夙夜謹于衾裯又且引而歸之

于命是貴不后妃賢則后妃也讀此詩者得其一種

肅肅之意宛在目中則已之性情亦庶幾矣

江有汜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

時江沱之國有嫡不以其嬖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

亦自悔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又曰只看詩中說

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

得勤而無怨之意安成劉氏曰此詩媵妾所作序

之首句非是

詩翼

卷之二

大

此詩媵妾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后嫡

被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

而因以起興蓋此詩作于來迎之時悔處歌三字俱

是想像其如此言下有無陵處幸之意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言江水猶有決而復入之汜而之子之子歸也乃不

扶我而偕行然雖不扶我以偕行其後也必悔悟其

非矣豈終不以哉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與也

與謂與之俱往也處安也蓋既迎之後禮順心安自  
覺得其所處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興也

過謂過我而與借也嘯未迎之先悔悟甫萌乃蹙口  
出聲以舒憤懣之氣歌則既迎之後得其所處而樂也

呂東萊曰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箋餘曰汜渚沱雖不敵江之大然與江同一體故分  
而仍合腰雖不敵嫡之尊然與嫡同一要宜挈之偕  
行嫡之悔而處而歌合本于此

詩集

卷之二

充

沈氏曰小星江沱詞無怨怒意寔悲涼何如樛木益  
斯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  
之者自不得不異

野有死麇

詩序曰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  
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此詩美女子貞潔自守而作其言非出於女子之口

詩人探其意而言所謂極其形容也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興也

詩人美貞潔之女言野有死麇取之者尚以白茅包  
之此懷春之女彼吉士者何不以禮娶之乃欲以非  
禮誘之乎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興也

言再觀林有樛櫟野有死鹿取之者尚以茅純束之  
此懷春之女有如玉之貞豈可以非禮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賦也

詩集

卷之二

干

此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爾當舒徐引退無動我悅  
而近吾之身無驚我犬而近吾之家蓋甚言其不得  
妄誘也其凜然難犯之意見矣

呂東萊曰此詩言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  
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異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  
其貞潔不可犯也至于其末拒之益切矣

范氏曰夫陰陽之理不能以孤立而其事常有以相  
求故雖聖王在上不能使人無情亦第使之不淫于  
其事而已

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朱子曰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文理不順當云王姬雖嫁于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

詩緝曰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

## 主

爲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詩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于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于文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爲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于武王之世。而爲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

正義曰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  
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云諸  
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  
妻得上攝一等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興也

詩人美王姬之德。言何彼穠穠。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者。乃王姬之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則固宜其肅雍矣。有約損而無驕。盈道路之間。幾不知爲帝女之所乘也。不亦可美也耶。曷不者。驚出望外之詞。蓋王姬似難責以肅讎。王姬之車似難著以肅讎。今則曷不肅讎也。宛然塞路。乘

主

觀相顧嘆賞景象。章氏曰：王姬便見素沐德教，從文王肅雍之化來，所以見之車者如此。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興也

王姬之德如此。則下嫁之事。何莫非可美者乎。桃李之華。其穠然而盛者。何其稱也。況今下嫁者。平王之孫。上要者。齊侯之子。是其男女之相稱。不猶桃李之相輝乎。曰。文王之孫。見王姬肅雍之德。其來有自也。其鈞維何維絲伊緼。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興也

再觀釣之維何其合絲而爲繆者何其宜也況今以

詩記曰、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咏之、非有他義也。

詩翼

卷之一

# 三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子曰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  
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  
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名南之終至于  
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  
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

箋餘云麟趾以應開睢駟虞以應鵠巢義例相合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賦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國治民安而餘恩及于庶類  
詩人美之舉葭之壯盛而植物以茂可知舉祀之衆  
多而動物之蕃可知此其化被草木恩及禽獸是卽  
騶虞之仁也

雲窩曰發非發矢也  
縱指視便見五靶並逐耳

詩翼

卷之二

主四

詩謂日并不必說田只云彼苗者蔑一發其中視之有五犯焉蓋犯藏于蔑如此乎生育之蕃息也只如此此開闢舉說其一種太平氣象已溢于言表免

彼苗者蓬壹發五穠于嗟乎騶虞

蓬草名。穠小豕也。

說文云一歲爲豨二歲爲豨則豨又大于豨葢叢高故豨藏焉蓬叢低故豨藏焉

于苗字上見葭蓬之盛于五字上見麋糝之盛又于  
葭蓬麋糝上見草木禽獸之皆盛又于草木禽獸之  
皆盛處見泰和洋溢造物同流景象此等景象化光  
並育萬物共圓而不知不可得而名言之也故但以

騶虞嘆美之騶虞不食生物舉此爲嘆取其與物兩忘之意象也猶云此標枝野鹿之世境云耳不可着我侯二字亦不必贅仁恩自然意

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

朱子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闔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感德之事蓋詩之正風也

詩翼

卷之二

重

鄭氏曰二南爲正風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其詩也

詩經朱翼卷之二終

詩經朱翼卷之三

北平孫承澤學

邶

釋文曰從邶訖幽十三國並變風華谷嚴氏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于衽席章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于衛地者爲衛得于

邶邶者爲邶鄘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

詩翼

卷之三

也

劉安成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乃有十九然觀綠衣則妾憐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如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施丘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先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于此所以居變風之首與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栢舟

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

朱子曰栢舟之詩小序不知其出于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為不遇于君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蓋以謚法中墮廢社稷曰頃便將栢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漁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傳會作小序美刺

崔仲見曰正風以關雎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栢舟為首者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

詩翼

卷之三

二

門為風化之原故夫子謹之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此也

婦人有不得于夫者言彼汎然而流之栢舟不用以乘載無所依薄但亦泛其流而已我之不得于夫而失所依何以異是故我耿耿然不能寐如有隱憂而莫可誰語者豈我無酒可以敖以遊而解之乎不能解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達

彼之怒賦也

言我憂不得于夫必有其故然惟心之明者能度之如我心匪鑒既不可以度我見棄之故亦有兄弟又不可依以為據故我往愬而反遭其怒其不可據也如此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

言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席雖直尚可卷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以威儀為可簡則無禮又不

詩翼

卷之三

三

敢改其度也而何為其不得于夫也其故難言之矣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親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懷

賦也

言自反無缺而猶不得于夫是以憂心悄悄然而憂反見愠于羣小見病亦既多矣受侮亦不少矣靜言思之惟于寤覺之間但拊心有標然而已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潄永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此也

言日當常明而月有時微此常道也日居月諸胡為

更迭而不宜微者亦微乎。今衆妾反勝正婦。何以異此。是以心之憂矣。如衣不濯之衣。靜言思之。婦人從一而終。義無可去。不能奮起而飛。亦惟守吾之正而已。

朱克升云。栢舟與關雎。鵲巢爲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

邵二泉曰。夫婦之義。無所逃于閨門之內。故曰不能奮飛。知義之言也。

綠衣

詩集

卷之三

四

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僮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惟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嚴氏曰。莊公溺愛亂常。寔胎衛禍。聖人存綠衣以明夫婦治道之原。非取女子之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此也

莊姜傷已失位。而言綠之與黃。色之間正。則有分矣。今綠不宜爲衣而爲衣。以綠爲衣。反以黃爲裏。嫡妾

失宜。何以異此。是以使我心之憂矣。曷能以自己也耶。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此也

言綠間色不宜爲衣。而今以爲衣。綠以爲衣而黃不特爲裏也。且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愈甚矣。嫡妾失宜。何以異此。是以使我心之憂矣。曷爲其可忘者耶。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此也

言妾之所以尊顯者。豈無故哉。譬之綠方爲絲。而女又從而治之。此綠之所以爲衣也。然則妾方少艾。而

詩集

卷之三

五

女又嬖之。則其尊顯宜矣。我亦惟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于有過而已。

綠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也

言妾尊顯則已。幽微譬之。綠兮綌兮。當暑之服。而遇淒然之寒風。我以過時見棄。則幽而微者宜矣。我思古人。有遇此而善處之者。其所爲之善。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是則我之用以自慰矣。

詩緝曰。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辭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詩緒曰讀綠衣之詩可得儒者反身克己之學

燕燕

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朱子曰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媽之驗

戴媽之歸以桓弑也別爲非常之別故痛爲非常之痛但當時國危子喪既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不敢明言者故只敘別離之感而言外之痛自隱然矣末復敘戴媽之爲人如是其別已自難堪復提出先君之思于當日情事若隱若現最爲凄婉

詩翼

卷之三

六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典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

立以泣典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典也

莊姜送戴媽大歸于陳言嗟我仲氏今日與衛絕矣

彼燕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相隨後先而不忍違矣況

我之子往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于野奄忽瞻望弗

及而泣涕如雨之下也再觀燕燕于飛則頡之頡之

上下追逐又若不忍遽違者然況我之子于歸我則

遠于將之至瞻望弗及而佇立以泣殆又甚于涕泣

如雨者矣再觀燕燕于飛則下上其音又若不忍遽

離者然況我之子于歸我則遠送于南至瞻望弗及

而實勞我心殆又甚于佇立者矣

箋曰差池其羽與戴媽將歸顧視其衣服頡頡與戴

媽將歸出入前却下上其音與戴媽將歸言語感激

聲有大小

詩翼

卷之三

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勗寡人賦也

言我于仲氏之歸不能爲情如此以我當見愠羣小

時獨仲氏以恩相信可爲倚賴其操心塞焉而實淵

焉而深而又持身終溫且惠善能謹慎而置身于無

過之地至于先君之念時相勸勉惟恐寡人以見棄

之故而忘所天蓋凜然大義之箴規也仲氏之賢如

此此我所以不能忘情也

徐玄扈曰玩先君二字當時笑笑發婦相依相恤之



意凄然在目

郝仲與曰不言夫死子弑國破人亡而託興燕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凄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

日

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吁州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朱子曰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

詩翼

卷之三

八

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于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胡新安云此篇分明作于莊公之時胡能有定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賦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前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賦也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呼日月而訴之言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其于人道之乖違皆其所周察也乃有如是之人逝不以古夫婦之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不我顧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固無所不及也乃有如是之人曾不歡愛以相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其不我報也日

詩翼

卷之三

九

居月諸出自東方固無微不至也何乃有如是之人雖有德音而無實意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爲使我爲可忘也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固無處不被也何父兮母兮乃養我不終使我至此耶何乃有如是之人其心志回惑胡能有定哉而何其報我不循義理也夫以見棄之餘猶有望之之意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輔氏曰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終風

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朱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序說誤矣須溪劉氏曰州吁無戲笑之理分明是怨莊公也

此詩亦莊姜不見答于莊公而作以終風比莊公蓋不忍斥言之每章末句俱有靜正自守意

詩翼

卷之三

十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放中心是悼

此也

莊姜悼莊公之不見答言終日之風且暴疾則乖戾而不和也甚矣然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夫笑爲歡也謔浪而笑不古處也何歡焉中心悼之而已

終風且蠶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此也

言終日之風不惟且暴而又且蠶翳蔽而不解也甚矣然雖其狂惑如此亦有惠然而肯來之時其來順也倏而莫往莫來何常焉唯有悠悠然長思之經解

日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知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此也

言終日之風不特且蠶而且曠既曠矣不旋日而又嚏夫狂惑暫開而復蔽如此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至于感傷閉鬱而成嚏疾也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此也

言不特旋日有曠且曠曠然其常陰陰陽相擊又虺虺然其雷聲將發而未震夫狂惑愈深而未已也如此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惟願言懷思不怠而已

詩翼

卷之三

十一

蔡氏劄記曰邶風以栢舟爲首處變不改其常靜思適止于義性情之正也繼之以綠衣之我思古人燕燕之終溫且惠日月之逝不古處怨而不怒古道自處皆有衛先公之風季札所謂憂而不困故其聲雖變自足以翼國風之正

擊鼓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

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

州吁之亂其民不和隙在內欲藉外交于是有南行之役南行以伐鄭爲各伐鄭以修先君之怨爲各國人知其意不在鄭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也故此詩不曰伐鄭而曰平陳與宋

擊鼓其鐃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賦也

衛人從軍者先敘南行之苦言我衆之從軍而南也

所爲者擊鼓其鐃而踴躍以用兵之事此時顧我衛

詩翼

卷之三

三

國之人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彼非不勞猶在境內而我獨南行其苦尤甚耳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賦也

言我之南行本爲鄭舉所從者孫子仲由是而平陳

與宋同爲伐鄭之舉耳軍旅方興不與我以歸憂心

不有忡乎孫子仲衛世卿只言王帥之人非薄其人

也詩記詩緝俱誤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賦也

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

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于何所居處于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賦也

嚴氏曰承上章訣別之辭言居者生行者死一死一

生自此間濶矣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

言執子之手期于偕老不謂今日便爲死生之別怨

辭也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賦也

詩翼

卷之三

三

嚴氏曰歎從今之閒濶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

婦相違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也其怨深矣

蔡氏劄記曰擊鼓其鐃踴躍用兵言踴躍者喜兵于

上之詞也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言獨行者怨兵于下

之詞也至于及死生契濶亦可悲矣

凱風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

朱子曰以孟子之說証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鄒氏傳闢曰凱風自訟寓發諫之義所以不失為孝序謂美孝子則舛矣慶源輔氏曰韓退之姜里操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甚合此詩之意得其解矣

詩傳曰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為賦凱風此勝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此也

七子自責之諒言彼凱風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棘心至于天天而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氏

詩翼

卷之三

古

生我衆子幼而育之亦猶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亦甚矣

此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大言風與棘而以母與子相應故屬興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興也

言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至為薪則已成矣然非美材不有負于風之吹乎猶母氏養我七子至于成人

可見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令善之人實負于母之劬勞矣寧不睹棘薪而痛自刻責也耶聖善即就養

育上說令亦善也母以養子為善子以養母為善無

令與聖善反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興也

言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尚能有所滋益以養人況我有子七人反不能養以安母身而使母至于勞苦乎是寒泉之不如矣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興也

睨睨然鮮明者黃鳥也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七

子乃不能慰安母心乎是黃鳥之不若矣

止齋陳氏曰瞽叟日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

詩翼

卷之三

主

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此詩每日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雄雉

序曰雄雉刺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曰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廉此

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程子曰婦之于夫思之深而勉亦正也沈氏曰總

是極思念之情。卽末章莫其保身正思之懸至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

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彼雄雉于飛則泄泄其羽何

舒緩而自如也況我所懷之人乃從役于外是急于王事而自阻隔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也

言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何飛鳴之自得也況我君子以從役之故而成日隔之疎誠哉此君子實有以勞我之心也

詩興

卷之三

六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賦也

詩緝曰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

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以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賦也

詩記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于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忒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

也黃東發曰東萊說極徑淨

集傳曰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二語最精

朱克升曰仁則不忒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又

曰思君子之詩多矣未有及于德行者此雄雉所以爲最賢也又曰不忒不求此聖門克己之學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亦可謂賢也

賈石齋曰臣所以事君婦所以事夫總是心耳不有焦心王事勤勞萬里之外非人夫也不有懸心遠塞

詩興

卷之三

七

憂勞空閨之內非人婦也故君子之勞我心展矣實勞我心也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朱子曰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

此詩刺淫亂而作通篇俱是微詞隱諷未嘗明指其失卽其正說處亦只陳昏姻正禮以微諷之蓋男女之際有難顯言此風人溫厚之旨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比也

刺淫亂者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渡以此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後行也有溺濟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此也

言禮義之當度如此何今人之不然乎彼濟渡之處有溺然而盈雌雉之聲有鸛然而鳴夫濟盈必濡軌今濟盈而乃不濡其軌雉鳴當求其雄今雉鳴而反求其牡則物理之反常甚矣然則淫亂之人犯禮義之正而失人道之常何以異此不亦深可怪也耶

雌雉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賦也

詩翼

卷之三

六

言盍觀古人之昏禮納采以請期皆奠鴈用昕故以離離然和鳴之鴈莫于旭日始旦之時蓋貴其偶而又重其始也欲歸妻于冰泮先及冰未泮時而行此納采請期之禮是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胡今之不然耶

孔疏云婚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輯錄注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唯親迎用昏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永未泮正月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此也

試觀舟子招招然召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何

哉蓋舟人非我友我須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耳然則涉水猶須友如此況婚姻而可不待偶相從耶

沈氏曰人能審時度勢自無棘欲妄從之失則女適其嘉耦臣遇其配主友獲其良朋濡軌失身吾知免矣

谷風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子曰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詩翼

卷之三

九

此詩婦人爲夫所棄而作然無一指斥語而夫之涼德自見所謂可以怨者是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也

棄婦之詩言觀天道必有習習之和風然後以陰而隨之以雨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當黽勉以同心不宜至于有怒也不觀之采葑菲耶不可以根之惡而棄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色之衰而棄德之善但德音能不違于其始即可以及爾偕死矣

程子曰夫婦之道貴在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于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此也

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章述其見棄言我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者念事與心違也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纔至門畿而已無恩之甚誰謂荼苦菜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荼猶甘如薺甚言已之苦也故夫安其新娶之妻其思如兄弟以新棄舊

詩翼

卷之三

千

矣

涇以渭濁湜湜其汜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也

不觀之涇渭乎涇濁渭清人皆知之然涇未屬渭雖濁未甚見惟二水既合清濁益分是涇之濁也以渭而益甚也然則別出之汜流出稍緩而其湜湜之清自在也已何爲見棄乎特以夫安于新昏不以我之德爲潔而與之耳而我終不忘有家之念也彼梁以通魚笱以取魚慎勿逝我之梁而發我之笱然則新

昏豈可居我之處而行我之事哉然又轉而思之此我去後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又暇恤我已去之後哉

六帖云毋逝四句致絕意之詞乃是不能絕意之甚者羅景倫曰太白棄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女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特忿恨決絕之詞耳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興也

詩翼

卷之三

千

今之見棄豈我治家未盡道乎試觀渡水者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蓋不計淺深而期于必濟如此況我于家戮力同心初何計其有何計其亡而黽勉以求之期于必成且又周睦其鄉里凡民之有喪則亟亟然匍匐盡力以救之我于汝家可謂盡力矣

不能我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毒

賦也

言我之治家勤勞如此今既不能慍養反以我爲讎

恨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有勤勞之德而不見取。如賈者有物而不見售也。追念昔日與爾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于顛覆。此所以何有。何人。而勉以求之也。今也家道成而既遂其生而育矣。乃比于子毒而聚之乎。

師古云。情謂動而痛也。言不能念我勤勞而痛之也。程子云。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湑。既

詩翼

卷之三

三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與也

言夫之比我于毒如此。我有旨美之蓄菜。以御冬月之無時也。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之新昏。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于富厚。則棄我矣。洗洗然武湑湑然怒。既遣我以暴而習以爲常矣。曾不念我昔日者之來息時也。怨其忘前日之其艱苦也。未以初嫁取憐之事。終之回頭一顧。許多悲涼。張叔翹曰。余讀谷風之詩。未嘗不掩卷太息。蓋其比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且詞意婉至。詳委熟便。

則後世能文之士。或未之見也。乃獨見棄于夫何哉。然跡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略無怨懟過甚之詞。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臣之際。何獨不然。彼逐臣遷客。讀此寧無攪涕哉。

式微

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朱子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

鄭箋曰。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

詩翼

卷之三

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中露。

賦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

黎侯爲狄所逐而寓于衛。其臣勸之而作。式發語詞。

微猶衰也。式微式微。衰之甚矣。何不歸哉。且我所以

甘受窘辱。而靜靜于此者。正以主憂臣辱。爲君之故。

與躬耳。使非以此。亦胡爲有中露泥中之辱哉。

當時黎國已失。歸將焉往。玩其語意。實有抑鬱無

與其寄寓他邦。不如歸國自立。責衛之意。然言

詩測曰。按黎于衛地相接。狄之患衛與黎實共之。故



黎不寓于他國而寓衛蓋以不得不救望衛而衛之救黎寔自爲也奈何衛之不然耶

旄丘

序曰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朱子曰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然無所考與上篇姑從其說

此詩黎之臣子久寓于衛不見救而作不是始而怪旄丘而疑三而諷四始面責總之自爲問答以諷衛也

詩翼

卷之三

五

何多日也何其久也何其處也皆問詞而答之曰靡所與同褒如充耳須知皆是設意而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

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

及其後也葛長而節濶故嘆云何其節之濶也時久

物變如此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乎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

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而相與同救

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暇也苟無

他故何爲不見救乎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

言叔伯之久處不救猶意其有與有以矣容知有不

然者我黎之臣子旅寓日久狐裘敝壞蒙戎然雜亂

其藍縷之狀可見矣所寓在衛之西非不乘車而東

以告于衛而衛之諸臣無與我同其憂者夫豈真有

與國之約他故之擾也哉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

賦也

言叔伯獨未聞吾憂困之極乎今君臣失國細微不

詩翼

卷之三

五

振尾末不張瑣兮尾兮我流離之子甚可憐也凡有

耳者未有不聞之而惻然而衛之叔伯乃褒然如塞

耳漠若無聞何哉雖盡其辭然先罪已而後罪人顛

沛之中可謂不失其序矣

錄式微旄丘美黎有臣也式微勗君子義旄丘感衛

以仁窮不失義困不遺君古之貞臣也其錄于衛何

刺也黎君臣在廷流離瑣尾殷鑒烈矣上不能修舉

方伯連帥之職次不能觀鑑以自強于政簡賢冒色

惟日不足焉能無及乎故終之以載馳載驅猶旄丘

之志也是其應也

簡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朱子曰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伶官賤役耳今以賢人爲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召爲祿仕全身遠害屈于賤役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賦也

賢人有仕于伶官者言身爲伶者輕率自如簡兮簡

詩翼

卷之三

美

兮方將爲萬舞之役且當日之方中在前上之處置身明顯衆目觀瞻何其快也

碩人俟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賦也

上言善舞又言不止此也碩人有俟俟之大而處公庭以萬舞且其力甚強而執轡如組之柔蓋其才無所不備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賦也

執籥以備樂音秉翟以飾樂容而顏色充盛有如渥赭之赭于是公嘉其能而飲之以醴賚予之親一

何榮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

終言我之所事雖在此而我之所思不在此彼山則有榛矣隰則有苓矣山隰各有所有如此我當公庭萬舞之餘常忽忽若有所思而思果云誰乎思彼西方之美人耳一時人物固所願見者奈何彼美人兮乃西方之人兮道路遠邈徒使我西向神馳而已則夫萬舞錫爵安能固我之思也耶

詩翼

卷之三

五

沈氏曰重言簡兮而卽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詞矣日之方中豈晦冥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伎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卽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顏色氣槩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所以動西方之思也然詩人却不露意中事

泉水

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詩因不得歸而作。其歸之不可合下已知。若知其不可歸而輒已焉。無情之甚者也。衛女知其不可歸而懷思之情不能已已。故委曲計議。展轉思維耳。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悠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與也。

出宿于姊。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賦也。

詩翼

卷之三

天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賦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

衛女思歸之詩。言慈然之泉水。則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故即此美好之諸姬而謀之。以審其歸之宜也。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于姊。餞于禰。女子有行。遠其父母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今日者。我有諸姑。問我諸姊。我有伯姊。問我伯姊。亦

惟以不永懷也。懷哉懷哉。不且宿于干。餞于言。載脂。

坐我還車。疾至于衛而返。于義有瑕乎不也。而且謂有害耶。無害而我思肥泉。胡為乎茲之永歎也。思須

與漕。胡為乎我心悠悠也。計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已矣。只如此敘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矣。

以不得歸而思。故發此寄慨。試思肥泉果誰地之泉。須漕果誰地之邑。蓋惟係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

不能不慨想。然却非徒思地。要知思父母之意。隱然言表。出遊即擬遊衛之肥泉。須漕以寫憂思。蓋女子

詩翼

卷之三

天

于衛。靡日不思。此蓋于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乃是真情。朱傳安得二字。是解經妙法。

北門

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安城劉氏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注。然集傳以此

詩為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同。

此篇賢者不得志。衷情在莫知我艱一句。是此詩之

所由作也。謝疊山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秋杜之

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

此先王之所以體羣臣也。當是時也，安有如北門之悲者乎？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賦也

仕不得志者，遊息偶出北門，因感所遇之困屈，是以殷殷而憂也。窶，貧兼言之。見其貧而又貧，無復有知其艱苦者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譴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賦也

詩翼

卷之三

三

言我之困窮不止此也。王命之事，既適我矣，而國之政事又一切埤益于我，其勞如此，且又以貧窶之故，室人乃交徧譴我，傷哉遇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賦也

上章適字，是事事歸于其身。此敦字，謂投擲不復顧恤也。埤，益埤遺，乃輻輳叢集之也。譴者責其不諫，摧則摧折沮抑，拂亂其所爲矣。

鄧潛谷曰：簡兮賢德也，然適自遘北門賦而哀賢困矣。然業受埤益，義何得去？雖甚艱窶，一舉而委之天安之耳。

北風

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朱子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程子曰：考詩之辭爲君子見幾而作，非爲百姓相携

詩翼

卷之三

三

而去也。

北門之安命，北風之先幾，所處不同，同歸于道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此也

賢者見世之將亂而欲去之速，言北風其涼，氣寒則雪，雨雪則雱然而盛矣。然則國將危亂而氣象愁慘，何以異此？故惠而好我之人，尚其携手以同行，是尚可少寬乎？尚可少緩乎？既急也哉，不可不速去也。是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此也此喻禍亂愈亟喈疾聲也霏雪甚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此也言國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今所見無有赤而匪狐無有黑而匪烏不祥之物大率類此而顧可以不

詩

卷之三

三

爲哉禍亂既亟而去不可以不速矣

程子曰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于人矣程子不作妖孽說

按北風與魏風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靜女

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朱子曰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須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賦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言此閑靜之女甚美而俟我于幽僻之處時相愛而未遽得見故舉首引望而踟躕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懌女美賦也

靜女變然而美遺我赤色之管以結殷勤其管煒然而赤我非悅此彤管之美乃悅此女色之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賦也

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

詩

卷之三

三

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記曰男女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靜女美其人以及物親相授受而不顧厚別之禮衛之政教可知矣

新臺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于詩則皆未有考也

此詩第言齊女失所配而雲賓倫不待言矣

二南變而爲邯鄲泰變爲否也至于新臺二子乘舟三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汎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遂條不鮮賦也

衛人刺宣公言新臺鮮明在彼河水之上固爲齊女設也但此女本與伋求爲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惡之人也

新臺有汎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遂條不珍賦也

蘇氏曰病而不死者也嚴氏曰惡之欲其死也

詩翼

卷之三

三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與也

設魚網而得鴻與求燕婉而得醜疾之人然遂條戚施宣公未必實有此疾特惡之之辭

詩揆曰形隨心變心惡則形亦惡彼以爲冕而旒者君耶我以爲龜而胸者遂條耶駢而背者戚施耶極其醜詆之也

箋餘云汎瀾汙也言臺不能爲之隱若代爲愧報耳

酒雪恥也言臺不能終爲忍若無計釋慚耳不鮮者

言河水沐日浴月不能爲彼洗面使之鮮也不鮮者

言河水東流北注不能爲彼滌疚惡而使之殄也

李氏曰新臺之詩人道斯焉滅矣一變而爲乘舟也慘不可言也父既下報子且上烝再變而爲墻茨也

垢不忍言也華既卽狄狄又竄華三變而爲楚丘也禍不忍言也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

詩翼

卷之三

三

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過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嚴氏曰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齊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莊席之禍一至此耶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賦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賦也

上見其去而憂之下見其不歸而疑之總是發其傷悲之情此時二子已遇害矣而終不忍顯言其死但想其去時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含蓄不盡所以為風人之致

鄧潛谷曰二子乘舟哀也二子爭相為死赴如歸也國人傷之始見其景汎汎然行則願思之心養養然曰我聞有故不敢以告人既見其往而不返者景也又願思之曰得無其有害乎誠害之痛如何也憂深

詩翼

卷之三

美

情至矣

邶十九篇

詩經朱翼卷之三終

詩經朱翼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學

邶

自周遷邶邶之民于維邑後其地封康叔故衛詩入邶莊姜盡禮無懟心共姜守義無二心故柏舟為邶邶之首

柏舟

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詩翼

卷之四

一

朱子曰此事無所見于他書序者或有所傳

共伯衛侯公世子餘也武公之兄序言其蚤死則史記謂武公殺共伯而立其子謬矣

孔叢子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典也

共姜守義自誓言彼汎然而流之柏舟則在彼中河有定在矣然則髮然而誓兩髦之飾者實維我之定匹夫既為定匹即至于死誓無他適之心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何其不諒我之心乎

劉記曰：髮彼兩髦，朱子言不忍斥言夫也，以死爲一以嫁爲有它，以死爲正，以嫁爲愚，是非之辯何其哲也。

集傳註：剪髮夾兩鬢者，頭合腦蓋也。髦，眉爲僞髦，夾十兩之兩傍，故曰兩髦。古者生子三月，剪胎髮爲髻，帶之，首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以爲飾，示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俱脫，此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云。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典也。

特匹也。又獨也。獨有此而無二也。慝，邪也。守義乃婦

詩翼

卷之四

二

人之正反是爲邪也。

徐氏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後乎此者爲牆有茨爲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錄栢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牆有茨

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三章總不可言刺之極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典也。

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喻公子頑，雖可疾，欲道之，恐傷國體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典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典也。

褒除也。詳，詳言之也。長，難竟也。束，束而去之，卽除也。

詩翼

卷之四

三

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想其語氣似國人爭道之詳之讀之不置者，故曰寧道路得之史冊書之，而不可污吾齒頰。非愛彼也，自愛而已。吁，此正其道之詳之讀之之甚者歟。

按宣姜本伋之妻，一失身于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洩，再失身于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由其飾義虧于前，故無所顧于後耳。豈獨宣姜驪姬半夜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志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之語，無不暴白于天。



下後世吁可畏哉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朱子曰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

詩緝曰此詩惟述夫人服色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  
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荅但中間有大夫風退二語猶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

詩翼

卷之四

四

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  
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

刺宣姜者言夫人分當與君子偕老故有是君夫人之服有副焉編髮于首而兩旁有衡笄其番于笄而懸之者則以六珈爲之飾夫既以偕老之義而有是服則必發于容儀者委委佗佗雍容自得如山焉而安重如河焉而弘廣而後翟羽之象服以是而安今

無偕老之德雖有法服祇見不稱耳云如之何哉

詩測以爲夫人之所以爲夫人者不在服飾容貌咏夫人而但盛稱其服飾容貌之美則其所不足者居然見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掄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

又以服與容而觀之彼玼兮玼兮所服之翟衣何其鮮盛也黑髮如雲不屑假他髮以爲髢而自然潔美也然不特翟衣已也又以玉爲瑱以塞耳以象骨爲

詩翼

卷之四

五

掄以摘髮服又何盛耶不特鬢髮已也又見其眉揚然而廣且其色皙然而白容又何美也以如是之容服如是之服見者莫不相顧駭愕曰胡然而有此天之神乎又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不然何容服之異常若此哉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紕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賦也

又見其瑳兮瑳兮而鮮盛者其見君及賓之展衣也且以是展衣裳彼縹緜之上是所以繼紕自飾欽也

服之美何如而又目視清明眉上揚起頰之角又極其豐滿容之美更何如以是容而兼是服信如此之人而爲一邦之媛矣

詩記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桑中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詩翼

卷之四

六

朱子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爰采唐矣沐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爰采麥矣沐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爰采葑矣沐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俱是自叙淫奔之情一期一要一送繾綣淫褻處言之不能盡故三章皆用之不更一字

鄧潛谷曰桑中之詩恥心亡矣而淇沫之間上宮之地風潰四流而莫或可止也亡微見矣故記以桑間爲亡國之音鴉奔又探本斥之而衛亡明衛有狄道故狄滅之也

鴉之奔奔

序曰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鴉鵲之

詩翼

卷之四

七

不若也

楊龜山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鴉之奔奔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興也

詩緝曰鴉奔奔然聞者不亂其匹也鴉疆疆然剛者

不淫其匹也宣姜與頑非匹偶也鴉鴉之不若也人

之不善者我以爲兄爲惠公恥之也

鴉之疆疆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興也

君小君也謂宣姜

崔仲晃曰：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爲殿著其所以存。

定之方中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檄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詩作于富庶之後，追叙立國以來事。

段氏詩解曰：百姓說之，非但爲不妨農不廣費等事，奔走寄寓之際，招集還定之餘，卓然便有規爲久遠。

詩翼

卷之四

八

氣象民心慰藉當如之何，所以說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賦也。

此追言營建之事，營建大務必定，星昏見正，當天之

中，于時農功已畢，土功可興，遂揆之以日，樹臬以定

東西，正南北而楚室于是乎作焉。既作宮室，乃植榛

栗及椅桐梓漆，凡六木。他日于此伐之，以爲琴瑟，美

其製造之初爲永久之圖也。

衛自宣公懿公之後，人道絕矣，不再造，不可以爲國。

今宮曰楚宮，室曰楚室，見改遷楚丘有重新之象焉。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賦也。

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章追本謀遷之初，言文公始在漕邑，升其故城，以望楚丘及其旁之堂邑，又望其大山及其高丘，于是自漕邑之虛而下于楚丘之野，觀其宜桑之處，人謀既定，乃命龜卜之，而卜言此地之吉，於是建國而居之。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景山依毛傳作大山，營室正方面，則用日景，此審大

詩翼

卷之四

九

勢何日景爲景，乃商所都之景山也。卽商頌景員維何，陟彼景山之景。

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人也，秉

心塞淵，騷化三千。賦也。

營建之後，其勤民也。見方春時靈雨旣降，農桑之務

作于是，命主駕者蚤起，見星夙駕，往舍于桑田而勞

勸之，此其爲民之心實而不浮，深而不淺，秉心誠塞

矣。淵矣，然匪獨于人爲然也。塞淵之心，卽操及于牧

而騷化者，已三千牧事，亦旣考成矣，則其塞淵也不

可徵乎然則尤復舊物而赫然中興也孰非是心爲之哉

蘓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

蔡氏劄記曰三代教化得其本原故不分精粗唯知

是學至春秋季世此教不衰衛文公之詩曰秉心塞

淵騷化三千魯僖公之頌曰思無邪馬斯征歌賦

最盛于漢兩漢號爲醇儒雖味其精者何嘗有此

范氏曰魯僖之元年齊桓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

持翼

卷之四

十

楚丘傳曰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皆美桓也然竊有異

焉夷儀之役邢雖以自遷爲文而齊桓卒有救患之

功故城邢詞繁而不殺楚丘之役桓雖以恤鄰爲義

而衛文寔有自強之術故楚丘詞略而不書細玩此

詩則衛國忘亡豈盡齊桓分灾救患之力哉蓋桓城

三國楚丘爲大春秋沒而不序將有所歸美焉非獨

不與其專地而封也

蝮螻

序曰蝮螻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

國人不齒也

衛至宣公宣姜人類化爲禽獸剝極矣文公再造人

始知有性命噫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蝮螻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違父母兄弟此也

刺淫奔者言彼蝮螻在東天地之淫氣也人之見之

莫之敢指然則淫奔之惡人不取道亦猶是也況女

子有行以適人當違其父母兄弟自有大婚之正禮

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程子曰蝮螻陰陽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

詩翼

卷之四

十一

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隲惡故其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蝮螻之東人所隲也

朝隲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違兄弟父母此也

言是蝮螻也方雨而朝隲于西則其雨卽終朝而止

蓋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之人害男女

之正亦猶此也

范氏曰朝隲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終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出適

于人自當與兄弟父母相遠貴得陽倡陰從之正耳

南軒張氏曰蝮螻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爲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此與朱傳合

乃如是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賦也

何乃有知是之人但知男女之欲而一于懷婚則  
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大無信而不知天理之命  
也不亦深可愧哉會說曰信以所守之節言命以當  
然之理言其實一也

程子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  
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  
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

詩翼

卷之四

十一

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說通曰今不必作文公刺之即作國人刺之亦見風  
俗之頓變矣

只是泛刺無禮不必言刺在位嚴華谷曰文公君臣  
涉歷禍變懲創前朝相與洗濯磨厲氣象一新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興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興也

嚴華谷曰視鼠虫之賤但有皮齒體而已人異于鼠

豈可徒有形體而無禮儀容止乎謂之人而乃無禮  
儀容止則亦鼠之類也其不死亦何爲乎不死又何  
待乎何不速死乎皆惡之之辭也凡獸皆有皮齒體  
獨言鼠者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又曰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  
儀喻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點撥此由誤加尙字耳  
尙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  
而無儀則何異于鼠如此語意方瑩

干旄

詩翼

卷之四

十三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  
以善道也

朱子曰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  
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  
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

王介甫曰栢舟之仁人見愠于羣小以至于親閱受  
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  
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予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昇之賦也

衛大夫能下賢國人美之言衛自渡河以來渡郊無  
下賢之儀从矣彼渡之郊妹子托處焉大夫建此子  
予之干旄在浚之郊將望賢者之廬而躬造之但見  
建于車之旄以素絲紕之其載夫旄之車則有良馬  
四以駕之設此以見賢則移爲載道之光者何非禮  
意之勤劬也彼妹子將何以與之報稱禮遇乎式  
廬造請之餘賢者斷不虛此曠典矣

禮意之勤全在干旄等句雖是大夫本等儀衛然設

詩翼

卷之四

十四

此見賢便見禮意勤處

予予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妹子何

以予之賦也

予予干旄在浚之城素絲視之良馬六之彼妹子何

以告之賦也

旗爲隼之旗也旌析羽之旌也組練視屬也駕車不  
過四馬而曰五六亦侈言其盛也予之告之猶昇也  
自衛懿好鶴而不好士此士所以遁光膠口而焚澤  
取敗也文公以善道倡之乃有干旄下賢之大夫非

憂則思思則善心生乎君子謂楚丘之烈于旄之詩  
振之也

載馳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聞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  
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  
夫人聞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歸季思曰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意不在于歸唁衛

滅野處許爲婚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救衛而許人

詩翼

卷之四

五

不能故作是詩以歸唁爲詞而未洩其言所以諷也  
沈無回曰通詩俱思極而妄成之非寔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賦也

託言宗國淪亡我爲衛之女子豈能忍然其載馳載

驅將以歸唁衛侯此時衛侯廬漕故驅馬悠悠然而

連欲言至于漕奈漕未至而許之大夫有跋涉而來

者我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告我我心能以無憂

哉要知皆夫人意中之言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于亡故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賦也

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于衛然爾雖不以我歸爲善而我痛念宗國之亡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釋且狂賦也

詩翼

卷之四

七

既不得至衛而歸途之際登高以舒憂想之情又采蕝以療鬱結之疾然女子之所以多憂者亦各有道蓋宗國破亡天理人情之所當念者也乃許國之衆人以爲過而有如不我嘉不我臧之說焉意者衆人其勿釋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于此也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賦也

言我之返國也行于郊野之中而涉此芃芃之麥斯

時痛宗國淪亡思欲控告大邦借援恢復然未知其

誰爲可因之人而誰爲可至之國乎然竊計宗國且

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則所自盡者惟有一歸唁

而已爾大夫君子無以我歸爲不嘉臧而有尤爾百

方思所以處此者不如我自歸宗國得盡其情之爲

愈也然卒止乎禮義此所謂思無邪

衛之滅在去歲之冬而芃芃其麥已爲今年之夏經

歷三時四鄰諸侯未聞賑恤以從簡書者夫人所爲

托歸唁以控也厥後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中興

詩翼

卷之四

七

之業赫然再振彼二君者豈其聞是詩而興起與

昔黎之亡也控于衛衛不救是以有漕之役且其時

憤然而嘆式微者尙不乏臣衛何寥寥也獨一已行

之女扼腕悲痛寫所懷以代控乎其日不如我所之

微詞也

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

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是何所觀法哉以是

知人能自強于善則惡人

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初夫人許求之齊亦求之夫人日許小而達齊大而近一旦有車馳之難就可與慮社稷嗟乎此數語者假使衛公聽而自結于齊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宜其顛覆之後不禁悲咽也已

鄒國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四終

詩翼

卷之四

大

詩經朱翼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學

衛

淇奥

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儆而賓

詩翼

卷之五

一

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傳闕曰衛之賢君自康叔後未有過武公者實筵懿戒乃其自賦而衛風之淇奥于旄則國人美之也大學于淇奥首章既全引之又從而爲之注脚詩義已明其後二章可迎刃解已楚史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夫其學修粹密如此卒躋膺聖有以哉故孔叢子曰于淇



與見學之可爲君子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僛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言彼淇水之奧綠竹生焉則猗猗  
然進盛木可量矣有匪君子以耄耄之年而猶箴儆  
于國蓋已精而益求精如治骨角者切而又磋又如  
治玉石者琢而又磨工夫並進有加無已吾摹其恂  
慄之衷殆瑟今其嚴密而且僛兮其武毅乎而瑟僛  
中存光輝自著又殆赫兮其宜著而且咺兮其盛大  
乎則此有匪之君子德盛如此民之感之終不得而  
諼矣

詩翼

卷之五

二

朱子曰盛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而聖人既先得之  
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怠也乃  
大賢之成功聖賢之能事則武公之德固不可以淺  
近窺矣又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之人抑之一詩義  
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  
兮僛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也

言瞻彼淇奧則綠竹青青然茂盛矣況我有匪君子

切磋琢磨以成其德而尊嚴之度溢于服飾之表者  
有充耳焉懸之于瑱而以琇瑩之石有會弁焉飾之  
以玉而有如星之耀是凡爲諸侯者皆然而惟載以  
有德之躬自若見其尊嚴耳然則卽其服而想其衷  
叩其衷而覘其貌其真瑟兮僛兮赫兮咺兮有匪君  
子終不可諼也哉宋氏曰充耳二句全在德上說見  
服飾無非德之形見卽此便是德之尊嚴非謂服飾  
如此而又以德稱之也瑟僛四句雖是重咏亦自上

詩翼

卷之五

三

而見出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與也

言瞻彼淇奧則綠竹如簀密比而盛之至矣有匪君  
子功深于切磋琢磨而形爲服飾之尊嚴德綦盛矣  
覺鍛鍊之精純渾乎無渣滓也殆如金而如錫又溫  
潤無圭角也殆如圭而如璧德成如此由是而動容  
周旋安往而非盛德之至哉但見寬綽自如宛如在  
重較之上而樂易有節又善戲謔而不爲虐也何莫

非金錫圭璧之揚其休哉信乎有匪君子係人心于  
不忘者有由然也

宋氏曰如金二句正形容上面之德此德即切瑳琢  
磨時已成到此方形容其成非到此方成也武公俱  
自工夫上來不重生質只復其本體便如性生下四  
句即常情所忽易致差失處言其盡善正見盛德之  
至

詩弋曰非首二章猶王敬末章方化于自然蓋盛德  
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僂赫咺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詒

詩翼

卷之五

四

如孔子時而踧踏色勃時而申申天天豈寬綽善詒  
時便不瑟僂赫咺者乎

考樂

序曰考樂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  
窮處

朱子曰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  
明然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  
矣若世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孔叢子曰吾于考樂見遜世之士無悶于世

考樂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賦也

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言成此盤桓之居于澗谷而碩  
人處之其心寬裕略無戚戚之意雖其獨寐而寤獨  
寤而言猶自永誓不忘此樂也

考樂在阿碩人之邁獨寤寐歌永矢弗過賦也

曲陵曰阿邁亦寬大之意過踰也弗過者所願之足  
其樂更無可踰也

考樂在陸碩人之軸獨寤寐宿永矢弗告賦也

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

詩翼

卷之五

五

告不以此樂告人也

淮南子曰人皆鑿乎止水而不鑿乎流潦犬可以揚  
清激濁抑貪止競者其惟隱者乎茲夫子刪詩存考  
樂意也

李氏曰碩人固宜有用于天下即不用于天下何至  
若是之相忘耶觀其寤寐之際長懷嘯歌有似乎悲  
涕之無從而出此者碩人之心益重有不得已也且  
弗諼弗過弗告則竟弗諼弗過弗告矣何爲而矢也  
矢者情深而志銳之詞也知其無可奈何而決之之

詞也其本心豈常一日忘天下哉

碩人

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于見答而君不親也

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使

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唯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

詩集

宋之五

六

碩人其碩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妹譚公維私賦也

美莊姜而無子衛人傷之言惟此碩人其碩然而長

且衣錦于內而加裝衣于外以此容服已見其端雅

而不爲艷冶之飾矣而族類之貴則爲齊侯之子貴

相敵也爲衛侯之妻體相敵也以東宮爲之兄而彼

爲之妹則同出夫人所生貴矣以邢侯爲之妹而譚

公又爲私則皆聯諸侯親屬貴矣夫以容服如此而

又族類之貴如此其可親爲何如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螬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賦也

又就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有如始生之柔膚

之白而潤也有如寒凝之脂領如蝤蛸既白而且長

也齒如瓠犀既白而且整也其額廣而方正也則如

螬之首其眉細而長曲也則如蛾之眉又且巧笑倩

然而口輔之美好美目盼然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

美如此其更宜親厚倍當何如

此章妙寫媚麗爲後世騷賦之祖未有素以爲綺今一句或謂孔子刪之非也夫聖賢方藉此以開先賢

詩集

卷之五

七

後文之義既存其美于語又何嫌而刪其句于詩蓋逸于秦火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賦也

追敘始嫁時言之碩人敖敖然優游舒徐自齊來嫁

于衛說舍于近郊整其車服而後入四馬騶然而壯

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又以翟茀爲車之

蔽茀以此入君之朝見其雍容閑雅禮文之備也莊

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答豈吾君疲于政事而未暇

與夫人相親耶若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

使吾君勞于聽斷可也不言其惑于嬖妾而言勞于政事得風人之旨

邵二泉曰碩人一詩四章之中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露其意所謂婉而章者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汛濊濊鱣鮪發發葭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賦也

又就來嫁時所見言之齊地西臨大河水洋洋而盛大其北流也活活而長流施汛于水者濊濊然有聲所得之魚有鱣有鮪發發然而甚盛且葭葭之生于

詩翼

卷之五

人

水中者又揭揭然而長大以齊地如斯之廣饒固天下之大邦矣而碩人之來也禮儀有不盛備乎第見從嫁之庶姜則孽孽然盛飾而其從行之庶士又有揭然而武勇卽其土地廣饒士女佼好如此而況容貌之美族類之貴又如彼其宜親厚又當何如而奈何其不見答也

說通曰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貌益所不重也推而至于歸來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未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

更求矣詩人備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備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通之見卽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議矣況德懿文章其美又不止此乎雖鋪敘贊美之詞而語外寔有疑怪吞嗟之味詞愈緩而刺愈深矣

莊之愚也不足責矣獨是莊姜家受備其身受備治嫁受備食而心受備德又足以蓋其夫有一于此天必棄之況欲以一婦人而奪古今之全乎士忌才華女忌嬌娃有由來矣

氓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

詩翼

卷之五

九

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子曰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呂東萊曰見棄而悔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干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賦也淫婦爲人所棄述始者已爲男子所誘也鄭箋曰此氓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氓誘

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于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  
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我期時氓欲為近期故  
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期嚴氏曰言已初為  
遲疑為男子所迫趣乃許之也

詩記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  
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賦也

此述已為男子所惑而奔也言既與之期矣于是及  
期而乘彼坳垣以望復關望而未見泣涕漣漣既而

詩翼

卷之五

十

見之則載笑載言問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  
則爾當以爾之車來迎我即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而與也

此述其既奔而悔也桑之未落其葉沃然潤澤喻已  
之容色光麗然豈可恃此而縱欲哉于嗟鳩兮無食

桑甚多則致醉矣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耽則失身矣  
士之耽猶可解說女子一失身于人無可解說矣蓋  
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即愧悔已無及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也

此述愛弛而見棄也桑落而黃隕喻情眷衰弛之時

也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食貧者之食不嫌淡薄  
今我見棄而歸渡此淇水湯湯然而盛漸漬其事之

帷裳因自嘆此豈我之過哉我女也固未嘗爽差但  
為士者實貳其行反覆無窮極而二三其德無專一

之操以至此我之見棄過益有所歸矣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

詩翼

卷之五

十

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賦也

此述其將至家而見笑于兄弟也言當三歲食貧之  
時不以治室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夕之暇與爾謀

家之言既遂而爾遂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咥

然其笑亦何所歸咎哉但有痛恤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晏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賦而與也

此述其怨而自解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初不知老  
而見棄徒使我怨也則以不思故耳淇水則有岸隰

則有陂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可知也我自總角成人之初與爾宴樂言笑宴宴然和柔信誓且旦然明曾不思其反覆一至于此反覆至此是始焉不思之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

老不是真老只色衰便見其老借老不必言白首為借老即同死之謂若白首相棄亦不得為借老矣詩緝曰此婦始笄便為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為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也

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

詩集

卷之五

十一

初之不正也

詩弋曰詩之存氓也不以人廢言乎吾于士也同極二三其德見君子立不易方之訓焉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見君子永終知敝之戒焉

竹竿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朱子曰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翟翬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賦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賦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賦也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

衛女言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以翟翬之竹竿釣于

淇水之上此固我衛之景物也私心豈不爾思而勢

則遠莫致何也衛之左有泉源自西北而東南流入

淇猶依然在左也衛之右有淇水自西南而東流與

泉源合猶依然在右也我女子當有行之日已遠其

詩翼

卷之五

十三

父母兄弟而欲與二水周旋左右能乎哉惟其遠父母所以在右在左之水風景如故非不可以巧笑瑳然佩玉儺然以樂其樂而今不得笑語遊戲其間豈悠悠淇水無檜楫乎松舟乎是皆淇水所有也但以有行遠父母之故安得駕言出遊以寫我思衛之憂也哉吁不言義而言情則為義所制之意隱然言外矣

詩論曰載馳思歸唁之詩境變而思迫泉水竹竿思歸寧之詩境平而思婉

詩曰思衛者情也不可往者止乎禮義也首二章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置身于淇水泉源之間掄楫松舟之上矣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序謂刺惠公以惠公年少卽位也然詩人忠厚不應直以童子目其君朱子闕疑良有以也不如作泛刺童子于義爲長

詩翼

卷之五

十四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興也

刺童子躡等者言芄蘭弱草而有蔓生之支此童子年少而佩成人之觿然雖則佩觿而其能曾不足以知于我惟見其舒緩而放肆垂帶悸然而已其如此觿何哉下倣此

芄蘭之華童子佩褕雖則佩褕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興也

童子成人則佩觿能射御則佩褕程子曰甲長也朱

子曰才能不足以長于我也

說會曰此詩病根全在末二句諫者德之基也驕心勝則無以進德故佩非所佩而才弗克稱難免夫不衷之諫矣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有蘊者必不矜于外觀也

河廣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曰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

詩翼

卷之五

主

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賦也

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爲或人以遠沮已已爲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爲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爲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爲近若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于言外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也

鄭箋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東萊呂氏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詩翼

卷之五

七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適時而不反焉

朱子曰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東萊呂氏曰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塲兮邦之桀兮伯也執父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顧言思伯甘心首疾此也焉得謾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賦也

此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言我伯塲然武貌其才爲一邦之桀今乃執父爲王前驅而從征役也故自伯之東吾之首有如飛蓬之亂焉是豈無膏沐之故以伯方執父無所主爲此容故耳然思其無主必望其有主彼其雨其雨與其將雨也乃杲杲然而日出我之望夫不歸不猶是乎是以爲無主之故願言思伯極憂思之苦而至于首疾亦所甘心焉憂之不堪

詩翼

卷之五

七

如此計惟謾草可以忘憂今焉得謾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無奈無主之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但願言思伯雖憂思極深至使我心瘳而不辭耳伯兮伯兮安得早畢役而言歸哉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則亦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



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但不  
曾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問恤之情亂世  
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

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  
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育人民也

朱子曰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

詩翼

卷之五

六

者之意蓋曰衛于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  
之正意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

此寡婦見鰥夫欲嫁而作故託喻以言其意言彼有

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則在彼淇之梁焉在梁則將濟

水可以裳矣我也目擊心憂憂之子之可裳而病于

無裳也安得爲之裳乎有狐綏綏則在彼淇厲以衣

涉水可以帶矣故我心之憂憂子之無帶也安得爲  
之帶乎有狐綏綏則在彼淇側出水既濟可以服矣  
故我心之憂憂之子之無服也安得爲之服乎夫不  
欲顯言其人而托物以爲言不欲顯言以適其人而  
託無衣以爲言風人之旨隱矣爲人上者何爲使民  
至此哉

觀此詩風淫俗惡言之醜矣但周禮十二荒政曰多  
昏以聚萬民爲慮何周也當此之時國有凶荒征役  
不息至于寡人妻孤人子不得相聚而怨曠作焉是

詩翼

卷之五

九

豈爲民父母之道哉鄧潛谷曰桑間淇梁哀皆衛  
之所以亾

木瓜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秋人之敗出處于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

報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

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爲春秋之罪

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果如序說則桓

公之德僅可比于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  
遽自擬以重寶尚為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

此詩相贈答之詞言有限者物無窮者情今夫投我

以木瓜雖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干木瓜也我之報

之當以瓊琚之佩玉重為報焉然猶未足以為報也

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曾足以為報乎二三章

詩翼

卷之五

子

同

劉氏曰自彤管結恩而為干旄衛之所以自亂而反

于治自干旄好善而為木瓜衛之所以自盛而趨于

衰可以觀世道升降之機矣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

但考之春秋桓公方沒不念舊德遽伐其喪報德者

固如是乎恐報德非衛所及也故以朱子為正雖然

略其男女之會通以報施之情亦不失為厚道也故

曰報者天下之利

衛國十篇

嚴坦叔曰夫婦之經萬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綱  
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詩也衛禍  
基于衽席覃及宗社故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必  
著其名者不與衛之滅也

崔仲鳧曰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于首變以喻二南

之化非為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

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

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卓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

詩翼

卷之五

主

先邶鄘者尊天王也擅滅人國春秋不許也或曰鄭

并十邑而不分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

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

詩經朱翼卷之五

終

詩經朱翼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學

王

呂東萊曰河南周之王城也洛陽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周至此已同于列國即夫子亦不得不因而風之矣蓋哀之亦因以垂戒也

王伯厚曰范甯穀梁傳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

詩翼

卷之六

一

魯史脩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

詩傳名物抄云王風十篇黍離爲大夫行役而作餘皆民間詩也是以亦列于風蓋王者巡守采民間之詩以觀風故云風

鄧潛谷曰二南西都即鄜衛殷都王東都各以其重

地爲次經尊二南爲王正風王城次即鄜衛爲王變風亦以著王城非王都又傷王于此都也云爾是春秋之志也

黍離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補傳曰序詩者道東周大夫之情狀簡短數語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

詩翼

卷之六

二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行役大夫賦所見以志感言彼何地也但見昔非黍而今見黍之離離矣昔非稷而今又見稷之苗矣我能不行邁靡靡然而中心搖搖然乎有知我者始謂我心憂彼不知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今所以致此盡爲黍稷者果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

三章一時無淺深曰苗曰穗曰實變文叶韻大凡

人心有所憂與意有所求往往低回不去故謂我何求蓋怪之也本文分明說有知有不知不可懸以為

不知詩人實是心憂實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政自

難言耳

嚴華谷云如醉昏而不醒也如噎謂氣逆也孔云咽

喉閉塞之名

詩翼

卷之六

三

元城劉氏曰小弁曰敗敗周道鞠為茂草則黍離之

感不待于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亂

之日大夫追怨之詞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

序曰君子于役利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

朱子曰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塹日之夕矣牛羊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賦也

行役大夫室家言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

亦何所至哉又莫得其定處也夫雞則棲塹矣日夕

則牛羊下來矣物之出入尚有日暮之節而人之行

役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佑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

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賦也

君子在外之久不可計以日月又不知其何時可以

來會也則亦庶幾其得免于飢渴足已此憂之深思

之切而為是不能必之詞也

詩翼

卷之六

四

詩故曰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

之勞入有秋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為盛典而寵勞之

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

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之而夫子錄之正

以傷周之日微耳

謝疊山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棲

棲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

日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日我行永久

不如是無以體羣臣也本推以及人之恕為叙情閑

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怨之意泯然矣

君子陽陽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朱子曰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輔氏曰朱子之意蓋欲仍舊也

朱子舊解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

詩翼

卷之六

五

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以相招爲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于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于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蘓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賦也

賢者處于亂世俱爲伶官其友陳其相呼執役之事

言其君子陽陽自得不以賤事爲恥左手執其笙簧

右手招我相從於小寢之內將奏房中之樂君子之

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爲矣

君子陶陶左執翺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賦也

陶陶和樂之貌翺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程子曰陽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

輔氏曰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工如

詩翼

卷之六

六

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摯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爲樂則時可知矣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朱子曰先王之訓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

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侯實啟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于民又益甚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

詩翼

卷之六

七

戍申者嘆靡室靡家之苦言彼悠揚之水其勢微弱即束薪亦不能流矣況我今奉命出戍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往戍申邊塵慘苦室家仳離懷哉懷哉不知何月畢戍使我得旋歸而遂室家之樂哉彼其之子古注云指其室家而言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也黃東發曰彼其之子歐陽程蘅皆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獨勞周人詩記詩緝皆從之獨朱子集傳從古注覺與下懷哉相貫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興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

楚木也蒲草也曹氏曰楚小子薪蒲輕于楚

宋氏曰此詩興意特取之不二字相應作詩之由原為畿內之民役非其職但語意含蓄不露止云不與我戍申天下豈有婦人同戍之理詩人亦非真欲室家之往此中即寓不當役之意其思之子而曰懷懷之子而曰歸見全不以戍申為念亦非欲圖室家之樂也

詩翼

卷之六

八

戍申而兼言戍甫戍許者非既戍申而又戍甫戍許也甫許與申地相近故因戍申而并戍之也

中谷

序曰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國與成厥功故讀詩者于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暴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于此亦可見矣

中谷有雅嘆其乾矣有女化離嘸其嘆矣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興也

中谷有雅嘆其脩矣有女化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興也

中谷有雅嘆其濕矣有女化離嘸其泣矣嘸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

詩翼

卷之六

九

此凶歲婦人覽物起興自述悲痛之詞雅生谷中乾者先嘆既則脩而茂者亦嘆雖生于濕者亦嘆見早愈甚早愈甚則化離之愁愈甚故始而嘸嘸既而歎則悲出于口不止于嘆既而泣則痛入于心不止于歎遇人之艱難蓋以飢饉荐臻飢寒不免其自爲謀且不暇何暇爲妻子謀不淑是遇不善之時非謂其人之不善也蓋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日不淑淑善也以吉慶爲善事則凶禍爲不善事矣何嗟及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按周禮大司徒保息生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豈有相棄怨如此詩者乎采詩觀風周之政荒民散可知矣序以爲憫周信然

兔爰

序曰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

周室君子見諸侯背叛由于刑罰不中故憂周室之

詩翼

卷之六

十

政而作此詩反覆以道其哀傷之意君子受禍小人倖免似于諸侯無干然內亂則外叛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吽此也

君子嘆其所遭言張羅本以取兔今有兔爰爰然以狡得脫而雉以取介乃反離于羅然則小人致亂以巧計倖免君子無辜反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此夫小人得志則天下從此多事矣追昔我生之初雖非全盛紀綱猶存天下尙安于無事夫何我生之後逢時

多難如此但庶幾尙寐而不動可以免禍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尙寐無覺

比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尙寐無聰

比也

罟與罟皆掩兔之網也無造無庸皆言天下之無事

也無覺則不醒無聰則不聞皆言不欲見世之亂也

徐氏曰無叱不動口也蓋動則離羅無覺無聰付天

下于不知不聞非欲死也言必如此始免耳

詩集

卷之六

十一

無爲無造無庸人主安靜之福也無叱無覺無聰民

生無措之象也主安靜則民歡樂民無措而主上之

政可知矣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朱子曰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

作此詩以自嘆

詩弋曰朱說是也卽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

睦族可知卽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是

所爲刺也諸說以爲直刺則淺矣

絲絲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興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

興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興也

衰亂之民嘆無所托言絲絲之葛藟在河之滸是依

河爲生我當此衰亂窮困之秋乃終遠我兄弟而謂

詩翼

卷之六

十二

他人爲父以情依之求其顧我也雖謂彼爲父而彼

亦不我顧焉其窮而無托也至此極耶下二章同

此詩絲絲與終遠相應絲絲是長而不絕終遠則不

得常相聚矣曰兄弟見同父母終遠兄弟不自得相

保已之父母謂他人父等句非真以彼爲父母昆弟

正以至情依他人如已之父母昆弟望其顧望其有

望其聞耳莫我顧謂飢寒安危不相恤莫我有不以

爲有莫我聞付之不聽大凡疎者不能強親其莫顧

莫有莫聞正以他人之故無足怪者他人二字下得



好此詩人所以自嘆其窮而不責怨于人也

細玩詩中語意自當以朱傳爲正。宗序者至引鄭伯

朝周王不禮爲證穿鑿甚矣

采葛

序曰采葛懼讒也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輔氏曰采葛采蕭采艾其說託言明矣至于思念之

情流而不止如此則爲淫奔之辭者宜哉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

詩翼

卷之六

三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賦也

淫奔者託采物之人以相從而因覺思念之深未久

而似久也國風諸詩多在男女人情間觀風者因其

所得而采之如采葛之詩序以爲懼讒何處見其爲

讒疏以爲桓王時詩益無據

按窈窕成風江漢丕變其后靜女見于衛南山見于

齊澤陂見于陳扶藎穉兮見于鄭皆列國之風也至

于采葛屬于王風則列國之淫皆王風倡之也

大車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

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朱子曰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周衰大夫猶

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

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賦也

淫奔者畏大夫之刑政言彼乘大車檻檻然而聲之

整肅服毳衣如綦然而色之鮮明其威靈氣焰凜然

詩翼

卷之六

古

溢于車服之間者祇令人望而知畏故我也豈不爾

思正爲乘此車服此服之子爲可畏畏之而不敢耳

大車噉噉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賦也

言大車則噉噉然而重遲毳衣則如璫然而色赤我

也望此車而觀此服已惴惴而心懼矣豈不爾思但

畏彼噉噉如璫者而不敢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賦也

言我畏之如此恐終不得遂穀則異室矣庶幾死後

得以同穴而畢吾願可也此吾由衷之言如謂予同

穴之言爲不信則有如皦日在上以鑒我矣

東萊呂氏曰此詩雖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于東遷之初而已

慶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爲有二南之化也豈至于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丘中有麻

詩翼

卷之六

五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也

淫女望其所私者不來而作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子國亦男子之字之子指前二人

來食就我而食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言子

嗟者我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彼雖留之而我之望終不已安得施施而來以慰我心也哉三章總是疑詞意以漸而深有麻有麥有李所疑非一處也子嗟子國所思非一人也大車知畏此視大車之風又遠矣尙可以爲國耶

宋氏曰昔二南之化江漢有不淫之士野麕有守貞之女是以騶虞麟趾樹四國之望焉無何西轍不同

詩翼

卷之六

六

南國化杏葛覃既變爲采葛矣卷耳之懷復變而爲丘中之思哉惟有麻有麥有李茲其所以黍離也與

王國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六

終

詩經朱翼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學

鄭

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

地理志曰鄭國土險而狹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亾乎

緇衣

詩翼

卷之十

十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詩記曰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云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為武公好賢遂曰有國善善之功焉失其旨矣

會說曰序以此美武公蓋桓公武公雖皆善于其職而世繼其善者尤可美況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弑時此詩作于東都則為武公之作明矣正義曰子能

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賦也

武公繼桓公之賢而為司徒周人愛之言武公為王卿士而服此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周人當為子更為之矣然又將適子之館以致親就之情既還而又授子之粢以表敬養之意蓋一念之好有加而無已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皆未然事

詩翼

卷之七

十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粢兮賦也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賦也

箋餘云惟緇衣宜也則子之館宜聽政故欲適子之

粢宜食采故願授好恰好也席安舒也總是相宜

疏曰緇衣卿士冠禮所謂主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卿士既朝于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者也館諸廬也

鄭世為周卿士親也桓公死難之節武公定策之功

繙衣之詠周人愛之無已再傳而爲莊公遂以其狡黠之材與周交惡中肩之役春秋深沒之以統其名而莊之罪于是乎不可追武謂有子也哉

陸氏曰鄭克有終繙衣永無敝可也奚煩此適館授祭惓惓歌不置哉君子以爲周之望鄭深于愛也三復其篇愀乎有弱小之慮焉怒乎有交質之防焉以好賢盡之者未可與讀繙衣者也

將仲子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詩翼

卷之七

三

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朱子曰首四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于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

女子屢言以拒人然皆假托之詞杞卽里域之杞也桑卽墻下之桑也檀卽園內之檀也由踰里而墻而闔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弟而衆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須知其所畏非畏禮義也特畏人言耳如知畏禮義安得謂淫奔之辭也

輔氏曰此詩雖爲淫奔之詞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蕩然而無忌也故列于鄭風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

詩翼

卷之七

四

叔于田

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朱子曰國人之心貳于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姜氏爲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不

度將襲鄭公及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按此則所謂得衆與說之者乃私黨之輩非通國之人愛之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賦也

叔段好田獵馳騁其黨謏說之謂叔之往田獵也人皆從之里巷之內無復有居人豈盡無居人乎雖有居人但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段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賦也

詩集

卷之七

五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也

好卽指其飲酒之善也武卽指其御馬之能也

詩弋曰段之多行不義莊唯旁觀冷覲故以國君介

弟雜處井里無賴之中而莫之禁耳段有才而小而

露莊無德而毒而深鷙鳥將擊必伏其翼叔段于

田服馬特輕蕩子耳其黨噴噴稱揚亦諸媚臣耳公

知其無能爲也而縱之而參之若曲沃深謀密計其

黨爲之諱曰不敢告人視此爲何如哉

大叔于田

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畋不義而得衆也

朱子曰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嚴氏曰公子呂云厚將得衆謂其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爲得衆非謂其真能得人

心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賜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佻戒其傷女賦也

此詩鄭人美叔段也言叔出而于田也駕一乘之馬

詩翼

卷之七

六

矜其多能代御人御自執馬轡如組文之齊比其兩驂之馬如舞者之中于樂節皆見其善御也叔在林藪禽獸所聚之地以火烈而焚之同時皆舉叔乃祖去褐衣徒手搏虎以獻于公所其私昵之黨乃致媚愛之辭曰請叔無佻習此事數數爲之恐其或傷女也此篇毛氏謂叔之從公田也詩緝從之觀獻于公所焉知非使人進獻乎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鷹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賦也

兩服馬皆上駕其馬最良也兩駟馬如鷹行其首差退也既言叔良御忌遂言其能磬以駟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其良御也既言叔善射忌遂言其能舍拔以縱矢能覆彌以送矢則矢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也

補傳曰磬謂使之曲控如磬折謂於控制不逸拔括也矢衡弦處彌與箭同弓梢也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駟如手叔在藪火烈如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曳弓忌

賦也

鵠鳥騶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駟在旁稍

詩翼

卷之七

七

次其後如人之兩手此言駟服之盡制也田事既畢則叔馬行遲矣叔發矢罕希矣釋棚以覆矢矣以曳豐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也

嚴氏曰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不能自己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粗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公何為不早禁止之乎

清人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

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來侵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春秋問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是也

詩翼

卷之七

八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賦也高克所率清邑之人在于河上之彭地狄去無事乃使四馬被甲驅馳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首矛夷矛長短不同其英飾相重累翱翔于河上之地何為者耶詩意謂彼既無事不召之使還將潰散矣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賦也消河上地庶庶武貌喬矛上之鉤也英敝而盡惟存其喬見師之久留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賦也

師久不歸厭其處則復還故自彭而消自消而軸翺  
翔徧于河上之地既閒暇無所作爲乃使在左之御  
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抽兵刃以習擊刺將居  
中央爲容好而遊戲以自樂也

此詩本作于已潰之後然不言已潰而言將潰東萊  
所謂其情深其詞危也夫高克者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及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至于  
師潰而克奔陳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羔裘

詩翼

卷之七

九

序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朱子曰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  
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  
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子貢傳曰子皮爲政忠直  
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賦也

此美大夫之詞言彼羔羊之皮爲私居之裘其裘旣  
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美而可愛矣彼其之子而服  
此者當生死之際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

蓋稱乎其服者也

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于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  
子能安于命臨利害而不變

詩探曰首言舍命不渝下二三承之直不本于命則  
爲矯激而沽名矣彥不本于命則爲粉飾而炫采矣  
詩弋曰此詩得力在命字尤妙在舍字如人造舍不  
無費多少工夫纔得休止出入于此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賦也

飾緣袖也甚武而有力卽自其所飾之豹言也司主

詩翼

卷之七

十

也謂主乎直道也此自其言行之不阿而言見與武  
力之服稱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賦也

晏粲鮮盛也三英裘飾也彥美士也此自其德業之  
不羣而言見與晏英之服稱也

傳曰文不貴其驟者德備而始覺其美也故三詠而

後見其文

范氏曰鄭自厲公以來晉楚爭盟無日不受師矣子  
產執政諸侯多親之國賴以安人知子產之能爲鄭  
也不知子產之能爲鄭國子皮實委政焉無子產則  
不國矣無子皮子產不執政矣當時子皮死子產繼

自晉未至而哭之且曰吾已矣無與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夫是以賦羔裘之三章其爲政也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子產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德誰敢犯子當時子駟之倫欲攻之子皮以禮抑之無敢致害子產者然則卒而誦之不及其私抑又何與夫子皮固非私子產而愛之也誦之以私吾懼其傷君子之志也故只從國人之志而歌之使人讀其詩若不知子產之爲之焉

遵大路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朱子曰淫婦爲人所棄之詩

子貢傳制人夫婦相棄夫婦相棄賦大路

詩翼

卷之七

十一

遵大路兮慘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賦也

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單其袪而留之日子無

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于故舊也謂去之速也

遵大路兮慘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賦也

無我醜無以我爲醜也好情好也

大凡衣故不棄物故不毀故以故字動之美必代醜

貌不勝心故以好字動之留之意以漸而深婦人一

失其身人所賤惡而至于見棄如此聖人刪詩而存

之所以防淫也

雞鳴

序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朱子曰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歐陽永叔曰賢夫婦相儆勵以勤生之詞

輔氏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昵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爲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

滯甚矣

子貢傳曰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國人美之賦女曰雞鳴

詩翼

卷之七

十二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

鳥與鴈賦也

此述賢夫婦相儆戒之詞女曰雞鳴蓋儆其夫以早

起也而士曰昧旦則不止于雞鳴矣女卽語其夫曰

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何如意者明星已出而

爛然則常翱翔而往弋取鳥鴈而歸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賦也

婦人謂其夫曰子弋射鳥鴈加而中之我當與子和



其滋味之所宜既和其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與子以偕老飲酒之時琴瑟在于侍御莫不安靜而和好蓋由心而寄之聲者覺其無不協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賦也

婦語其夫謂知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吾將解雜佩以贈送之知汝所和順而莫逆于心者吾將解雜佩以遺問之知汝所好慕而尊敬之者吾將解雜佩以報答之南軒張氏曰讀女曰難鳴之末章以婦人之

詩翼

卷之七

三

見而及于其夫子同學成德之事其道行于家人可知矣

朱子曰讀此詩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于宴私相安于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有女同車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

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朱子曰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

浦氏曰鄭詩惟此篇爲男說女之詞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詩翼

卷之七

古

美且都賦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也

上章敘其相從而悅其色下章敘其相從而悅其德上章之且都非真有開雅之度也下章之德音非真有美淑之名也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其可美耳

臨川王氏曰于瓊琚言德之容于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余以爲卽如小序刺忽之說亦大謬不然稽忽之始辭者文姜也文姜內淫殺夫幾亡魯國何賢之有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敵荀之譏何德音之有且齊嘗以姜故加兵于魯嗣後魯再被兵桓公爲戮齊于甥舅何有而獨急鄭乎夫祭仲匹夫也驟起而置君如奕棋忽之不振有由來矣于忽之辭昏何與而國人刺之耶

詩集

卷之七

主

山有扶蘇

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朱子曰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情理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

二章俱道其戲謔之事如此非真以爲狂狡也不見乃見正是戲詞非所見非所期也顧氏曰喜極而謔之之辭

蓍兮

序曰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朱子曰此淫女之詞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

淫女有從人之意期男子先爲之倡而遂有以和之也

蓍兮蓍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興也

要成也言與之成其好也輔氏曰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詩集

卷之七

主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朱子曰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仇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大抵序者之于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于忽文義一失而其害于義理有不可勝言者

永嘉陳氏曰說者以衛有雄雉鄭有狡童觀有碩鼠

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彼貧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

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雖絕我而

不與言然豈因此故而使我不能餐也

彼役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

息安也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

詩翼

卷之七

十七

朱子曰此序之失蓋本于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

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澹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賦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日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

澹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于子

哉狂童之狂也且謹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澹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賦也

戲謔之意反覆道之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褰

裳褰裳二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丰

序曰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

須溪劉氏曰諸詩朱氏一以爲淫女之詞其識甚遠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賦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賦也

婦人所期之人已爲之相俟而婦人偶有異志不從

詩翼

卷之七

十八

旣而悔之作是詩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賦也

裳錦褰裳衣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賦也

言已衣用錦爲之其上加褰衣裳用錦爲之其上加

褰裳服飾盛備如此將必以駕車有相迎而偕行者

則雖失子亦何悔也

士昏禮升堂奠鴈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

女于寢室蓋昏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焉所以備正始

之義也若丰之咏則漸滅盡矣

東門之墀

序曰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

東門之墀茹蕣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賦也

東門有墀其墀之外有阪茹蕣之草生焉此男子所

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

也其人甚遠未得就之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賦也

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已也

詩翼

卷之七

九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朱子曰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昵非思賢之

意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賦也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蕭蕭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賦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賦也

輔氏曰喜甚于瘳瘳甚于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

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子衿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朱子曰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

似也

人因子衿二字遂以為學校之詩細讀詩意如不往  
下未幾達一日三月等語豈可用之學校人又因朱  
子自鹿洞賦有廣青衿之疑問一語遂執之以為學  
校之証古言其父母衣純以青則朱子所言青衿蓋  
漸章取義未必用  
鄭風之青衿也

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

詩翼

卷之七

二十

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

淫女思其人而望其常有以相通也子衿子之衣領

也蓋言服以指其人也嗣音繼續其音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賦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

挑輕躍也達放恣也二者生人之所大禁而狹邪反

以為佳而思之是非廉耻之心蕩然矣

子衿之詩如從序前二章猶可強解至末章委曲附

合迂滯不通平心細讀始見集傳之有定見也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

以死公而作是詩

朱子曰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迂女

興也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東楚也終鮮兄弟則維

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

詩翼

卷之七

壬

言特証女耳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

興也

集傳雖曰相謂實皆女語男之詞始以不正而合終

恐以不信而離也細味詩意與忽何與如以爲忽也

按忽與子壘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曰莊公之

子猶有八人安得謂終鮮兄弟也

出其東門

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

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朱子曰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

奔者之詞序誤

子貢傳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淫淫俗賦出其東

門

須溪劉氏曰舍序讀詩詞意甚美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貞

賦也

此人見淫奔之女言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

詩翼

卷之七

壬

存也若我之室家所衣者縞衣綦巾貧陋甚矣而聊

可以自樂也輔氏曰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

王之澤于此可以觀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蔥聊

可與娛

賦也

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茅華之輕白可愛者也茹蔥

茅蒐所染之絳色也匪我思存者見其守之定我貞

與娛者見其分之安

曾南豐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于新

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蔡白石曰緇衣卿士之賢也羔裘大夫之賢也雞鳴

東門士庶之賢也

野有蔓草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

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朱子曰男女相會于野田草露之間而賦其事以起興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婉今邂逅相遇適

詩翼

卷之七

三

我願兮

賦而興也

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婉矣邂逅

近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賦而興也

偕臧謂並協所欲也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漆洧

序曰漆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

之能救焉

朱子曰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

此淫奔自敘之辭言漆洧之水方渙渙而流而士與

女共采蘭于其上女問士曰盍往觀乎士言既觀矣

女復要之曰且為往觀洧水之外信寬大而可樂也

于是士女戲謔而以芍藥為贈以結親好之意也

詩翼

卷之七

書

漆與洧洧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勺藥

將當作相賦而興也

鄭國二十一篇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猶為男悅女之

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

而鄭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夫子論為邦獨以

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

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于亂之極焉

近世論詩者言夫子惡亂雅樂者惡其聲非惡其詩  
不知聲者詩之聲也寧有聲淫而詩不淫者此特回  
互序文非薦論也集傳定諸篇爲淫詩劉須溪所謂  
其識甚遠也

詩經朱翼卷之七

終

卷之七

三

詩經朱翼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學

齊

華谷嚴氏曰政令僅行于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  
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  
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起數煩志齊  
音敖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白石蔡氏曰齊風十一篇季札所贊風風乎美哉卽  
此詩也小序皆以爲刺非也故朱子別釋鷄鳴以見  
其勤後世之惡功亦由此矣別釋還與盧令令以見  
其好後世之喜誇亦由此矣

鷄鳴

序曰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儆戒相成之道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

此章段氏詩說全錄朱子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  
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鷄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

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鷄之鳴也乃蒼繩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

上二句是憶度之詞下二句則詩人因妃之言而發其微畏之心詩測以末二句亦賢妃語若曰如以爲匪鷄則鳴豈蒼繩之聲乎季彭山曰于蒼繩之聲則曰此疑其已遲之詞也于月出之光則曰此幸其尙蚤之詞也

詩翼

卷之八

二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賦也

此再告也東方明矣會朝之臣亦既昌盛矣君可以向明而治也然東方實未明特月出之光耳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懽賦也

此三告也夜將旦百蟲交作斯時也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但羣臣之會于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其母乃以我同夢之故而致憎及于子也此則其告君之言益迫而徹君之心益至也

徐玄扈曰賢妃警畏之意詩人口中不要說出放在

言外大槩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爲机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

還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之好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

郝仲輿曰詩人述民間尙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特雄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詩翼

卷之八

三

假兮賦也

嚴氏曰國人好田成俗俱出田獵而相從既歸而相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于猺山之間我與子並行驅馬從逐兩肩之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假利也以子之能尙且見推此自矜于其党以氣凌之之辭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賦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賦也

傳曰茂美也昌盛也臧善也

呂東萊曰當是時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于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

鄧潛谷曰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雞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著

詩翼

卷之八

四

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詩緝曰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下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賦也此刺俗而設爲新婦之詞言其夫待我于夫家門屏之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爲紃也其紃之末加以美石

如瓊之華謂璵也服此服飾而俟我于其家門屏之間也俟字正與迎字相反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賦也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賦也謝疊山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瑩瓊瑩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體耳

呂東萊曰婚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于著

詩翼

卷之八

五

乎而此婚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婚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于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東方之日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朱子曰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

失道者尤無所謂

歐陽永叔曰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今履我卽兮

也與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今履我登兮

也與

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

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六帖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將行

詩翼

卷之八

六

也

詩中之興語不相應義不相因者始見于此

東方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朱子曰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

也

天有自然之運晝作夜息是也人君憲天出治自無

匆迫之意象而有明作之治功蘓子曰夫苟不知爲

政之節常不能及事之會矣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賦也

此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

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已有從公所而來召之者則彼

猶以爲晚也

東方未晞顛倒衣裳倒之顛之自公令之賦也

令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此也

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

詩翼

卷之八

七

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蹢然而驚至于晝夜之限

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范氏曰此詩作于哀厲怠政之時雖云與居無節而

至于晏朝之時爲多獨舉其早言之而末句始曰不

夙則暮含蓄隱見

南山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犬夫遇是

惡作詩而去之

朱子曰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此也

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佚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平易之道而歸魯既曰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東萊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佚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

詩翼

卷之八

八

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此也

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也冠之纓綏貴而在上雙止言冠之有匹也屨與屨為兩綏與綏為雙物各有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

藝麻如之何衛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與也

欲樹麻者如之何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

麻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于父母然後可以得妻言其事賒重而不苟合也今魯桓公之取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曷為不能禁止而使之窮極其惡以至此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與也

匪媒不得并上必告父母俱以昏姻之正禮言呂東萊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為又使窮其姦而至于極也

詩翼

卷之八

九

沈氏曰末二章詞歸魯桓意主齊襄一恥之一惡之也

甫田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朱子曰未見其為襄公之詩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又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敘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

實之功亦何益哉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

此戒職等之語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

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

比厭小而務大則大不可至忽近而圖遠則遠不可

及也

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

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卅然幼

詩翼

卷之八

十

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

成人

東萊呂氏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

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鄧潛谷曰嗟夫戒之母田甫田也田甫田歎于大也

窮大而失其歸荒矣又戒之母思遠人也思遠人美

于遠也遠人以爲思蕩矣婉孌而卅也已突而弁也

亦毋庸遠思爲矣故易積小以高大記行遠自邇而

學近慎以思知自然之爲體也爾朱傳于詩知學哉

盧令

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朱子曰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

獵者相譽言同事田獵者有盧大焉領下環聲令令

可喜非喜其田犬也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鬋

賦也

盧重錡其人美且偲

賦也

詩翼

卷之人

十

重環子母環也重錡一環貫二也鬋鬋髮好貌偲多

鬚之貌仁美其德偲偲美其貌也觀田者之所譽則

風俗之不美可知矣

敝笱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朱子曰桓當作莊

詩是桓公身沒文姜獨入齊之事自莊二年夫人姜

會齊侯于禚以後不絕書

敝筭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此也

文姜數通于襄公齊人以敝筭不能制大魚此魯莊  
不能制母故歸齊而僕從衆也

敝筭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此也

敝筭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此也

筭敝不能制魚猶壯公弱不能制母夫母不能制其  
從獨不可制乎如雲如雨如水極言其多正極言莊  
之弱也

鄧潛谷曰敝筭刺也集傳以爲刺莊不關其母是也

詩翼

卷之八

十一

姜從淫主弑春秋權之曰夫人孫于齊稱孫明大歸  
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父之所絕子不得而復屬  
乃屬而復歸也歸而從如雲如雨如水也于敝筭豈  
有異哉

載驅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朱子曰此亦刺文姜之詩

載驅薄薄簞第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賦也

言有疾驅其車之聲薄薄然以竹簞爲車之第蔽又  
有朱色之皮革以韞車之前後者乃魯之道路蕩然  
平易而齊子文姜以夕時發于魯而來齊也其來何  
爲無恥甚也

四驪濟濟垂轡滿滿魯道有蕩齊子豈第賦也

文姜車駕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其六轡  
之垂者滿滿然而柔樂易安舒恬然無慚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翺賦也

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汶水湯湯然大

詩翼

卷之八

十三

其處行人彭彭然多文姜自魯渡汶水而來其道路  
蕩然平易衆庶往來觀瞻所係而文姜翺翺徜徉無  
恥甚矣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賦也

湯湯滔滔皆流貌彭彭儻儻皆衆貌從行之衆亦以  
見其無恥也翺翺遊敖卽豈第之意

謝疊山曰豈第曰翺翺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  
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  
人鋪叙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四章皆是

此意反覆訛刺之耳豈弟盛德之稱此云爾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猗嗟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

呂東萊曰詩中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詩

卷之八

十四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賦也

齊人傷嘆此莊公之貌甚昌而盛壯矣又頤然脩長矣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又美目揚起矣又巧爲趨步而踰然矣又射則臧善矣其威儀技藝之美如是所可惜者蓋有在矣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矣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

又傷嘆莊公名稱之美目視之清明威儀之成備當

賓射之時終日射所張之侯不出于侯中之正展誠也謂威儀技藝之可名如此誠稱爲齊之甥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

又傷嘆莊公變然壯好其目清明而其眉揚起婉然而好舞則甚精射則穿貫其華每射四矢皆復其故處射藝之精如此蓋足以禦禍亂也技藝之變又于此可見矣夫衆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無憾矣而每爲人所不足者又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

詩

卷之八

十五

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辭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子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以莊公乃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旬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詞不遑迫而意深切矣

齊國十一篇

魯升爲頌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矣  
聖人蓋微之

詩經朱翼卷之八終

詩翼

卷之八

去

詩經朱翼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學

魏

魏國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  
萬魏風其實皆晉風也

華谷嚴氏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  
晉之所滅也魏而後唐猶卽鄘先衛也唐無淫詩蓋  
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葛屨

詩翼

卷之九

一

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陞陞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膏福急而無德以將之

漢廣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  
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于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  
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圖有桃三詩皆  
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襟之好  
人服之興也

言魏之男子葛屨旣敝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

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未嫁之女其手  
纖纖謂其可以出而爲人縫紉也要之謂治裳之袷  
襪之謂治衣之領治衣裳之要領以爲好人之服而  
利其備資也皆急于趨利也朱子曰好人猶大人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維是福心是以爲刺也  
上章旣言其民機巧趨利此章言由上之儉嗇福急  
所致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而安徐其辭讓而左  
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又以象骨爲搔首之帚而佩  
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議者獨其中心之福急爲

詩翼

卷之九

二

可刺耳好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

詩紀從毛鄭指新婦初來容儀如此不當師督以縫  
裳不如傳

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隘而  
福急若此岌岌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暑短何以長世  
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公之十六年  
止五六十之間耳立國規模可不慎哉

汾沮洳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勦刺不得禮也

朱子曰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思集注其君作君

子

郝仲興曰不敢斥君而但指其大夫以諷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典也

言魏之貴人儉勤于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  
萊以爲蔬此人之德美信無限度矣雖其德美無限  
度然采莫之事特異乎公路之所爲耳言儉嗇不似  
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詩翼

卷之九

三

公行典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典也

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宜與民  
爭也無度不可量也如英華采之煥也如玉溫潤之  
形也公路掌公之路車公行掌兵車之行列公族掌  
公家之宗族

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是其人生平所自矜者末句  
轉其語而譏之曰異乎公路則美可度矣異乎公行



則英之落矣異乎公族則王之瑕矣如玉如英無度者何不自愛而圖其美之全乎令其爽然失據以上二詩蓋皆爲在位者儉嗇褊急非居上之體所以刺之故曰國者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園有桃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朱子曰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詩翼

卷之九

四

魏以河汾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皆宜蒿目而憂而徒以怡堂屠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已無日長慮却顧者安得不思而憂也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典也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穀矣與我心觸于國事而有憂則寄之歌且謠矣乃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

國之人所爲已是而予之歌謠獨何爲哉此一念憂國之心蓋無有知者然亦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小國無政不免危亡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典也

行國出遊國中以寫憂也罔極謂其心縱肆而無窮極也

詩人原以憂心托之歌謠行國而所以可憂之故未

詩翼

卷之九

五

管顯言

魏之大夫非私憂過計也蓋聖人方泰而謹復隍之憂未濟而預承祢之防以其識不早力不易勢極重不可反故也魏之君臣恬不爲怪而彼憂之迨夫晉獻之兵一入而魏卒不可支乃知園有桃爲先見之士也

陟岵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親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還見役之人自審危亾而作此詩曰夙夜無已知征役不息也日猶來其來也未可知之詞也况又子代父言如此則知異其來者屬望之心而子身固自不可知耳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子之行役也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其慎之哉猶可保其身以歸

詩翼

卷之九

六

來無致終止于彼而不來也父曰二字蘇氏嚴氏俱作述其將行之戒不如集傳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

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

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勞之甚棄謂棄其身于外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

傳曰偕俱也言與同役者俱無獨行也

孝子至情全在瞻望二字其親之念已祝已俱從望中想像而出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不言已之自慎而必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念其親者益切而所以保其身者益至岵岵岡皆高處可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疏義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

十畝之間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詩翼

卷之九

七

朱子曰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蓋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也

此詩是不樂仕于朝與見幾而作略異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

言農圃之中桑者往來自得蓋理亂安危不關于心致足樂也故將與之同歸而共其閑閑泄泄可也閑閑無累自適貌泄泄舒而不迫貌

說通曰美在畎畝則厭在朝廷可知畎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上危可知葉云此人猶不忍以去國之故明指宦危而微以歸田之願托云野樂耳

伐檀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朱子曰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兮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詩翼

卷之九

八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

此美賢者勵志之詩言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得食也乃寘之河干但見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不可得矣然賢者之心豈以是一事之不遂而自阻乎其志蓋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食獸是以寧勞于事雖窮餓而不悔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爲是真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之事固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爲其事而能有其

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

伐輻伐木爲車輻也直波文順也億禾秉之數也特獸生三歲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詩翼

卷之九

九

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

伐輪伐木爲車輪也淪波文轉也困圓倉也鶉鳥名歸季思曰擬一必通之術以觀其不必通之遺又就不通之時還揣其不倖通之志蓋千古有難定之遇人世原不可問百年無坐糜之餼吾心自不可疚木莫堅于檀質無取其脆者四民之中工爲下職必居其賤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事必取其勞者卽其托業已無敢苟焉者矣按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

弗乘也明夷之初九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夫弗乘不食豈矯世哉蓋君子之恥決于義而已魏以糾屨之俗采莫之風而乃有勵伐植之志之君子焉真有廉靜無求之節而可以激頑起懦者矣

碩鼠

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朱子曰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

詩翼

卷之九

十

碩鼠比其君也

魏風始于儉嗇終于貪殘夫儉則算錙銖算錙銖則箕歛腹削勢所必至以此殷魏明葛屨之應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

民困于貪殘呼聚斂之臣爲大鼠言汝無食我黍矣我三歲之久習困于汝汝不肯眷顧于我我今將去汝而適彼樂土謂適有道之國也彼樂土樂土我得其所也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于彼以見其厭苦于

此也

詩故曰貫憤通三歲貫女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而遂相仍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爲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

章末一句不是說樂正是說苦不是說得所正是說失所借彼影我深情可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

詩翼

卷之九

十一

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直猶宜也謂得生養之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

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

張南軒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于詩著其情于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于爾之士者

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魏國七篇

蔡氏曰儉德之共魏風之葛屨汾沮洳可謂儉矣而無救于以人有主而儉則近于有德無主而儉則入于急迫矣此飾之爲美而苦節亦不可貞之道也

詩經朱翼卷之九

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學

唐

嚴氏詩緝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

鄭氏傳聞曰按史記晉世家唐叔生晉侯燮竹書紀康王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是時周

詩翼

卷之十

室方降諸侯何得擅改其國號改必命于天子蓋晉之爲晉所從來矣然蟋蟀山有樞二篇詩述以唐侯發端豈猶在叔虞之世耶蟋蟀猶不可知若山樞何其憂生之促似非盛世詩也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意是詩其作于是時乎于是而繼之椒聊揚之水無衣則皆爲曲沃作然晉之稱晉已久而詩述于山有樞曰唐侯于無衣曰唐人刺之蓋猶仍其故稱如稱殷曰商稱楚曰荆耳又曰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朱子謂仍始封之舊

號者得之序乃謂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者亦第拾慧于季札所聞工歌或僅蟋蟀一篇耳夫堯以天下讓而曲沃以一國爭爭而至于篡陶唐氏遺風固若是乎

蟋蟀

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朱子曰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

詩翼

卷之十

二

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諷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謂此也

朱子以爲民間相戒之詩諷詠詩詞自見其然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

唐俗勤儉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雖當歲晚燕樂之時卽相戒以節樂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于此時而不爲樂日月忽去而將不及樂矣然宴欲易縱得無有過于樂乎蓋亦顧念其職分之所居者以圖居之心節其爲樂之心使不至于荒航而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焉可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

詩翼

卷之十

三

盈而反以反爲文夫禮減而進故欲其及時樂盈而反故欲其無荒也

黃葵峰曰周禮八蜡于歲終息民孔氏曰終歲之苦一日之樂何爲已甚也則蟋蟀之詩以歲暮及時爲樂亦所當然而遽以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言之以此處世豈有過乎

詩測曰好樂無荒着良士說瞿瞿卽其無荒處也言良士未嘗不好樂好樂無荒而瞿瞿然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賦也

遜適皆去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歐陽氏曰蹶思其

外者廣周慮也輔氏曰思慮在常事外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故曰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賦也

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矣慆過也朱子曰休休

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于淫所以安也

輔氏曰此詩所戒者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

詩翼

卷之十

四

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于憂

也蹶蹶却顧周旋之貌未見于為也蹶蹶則見于為

矣蹶蹶動而敏于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蹶蹶蹶

蹶之效也始則蹶蹶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

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

皆自近而達自淺而深所謂憂深思遠也

山有樛

序曰山有樛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

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因人作詩以刺之也

朱子曰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誤

此民間歌詠之辭以上章云好樂無荒其言有制此為之答以開廣其作樂之意而言及身後則憂深思

遠而意愈憂矣

山有樛樛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與也

詩翼

卷之十

五

此勸及時為樂以解其憂也今夫山則有樛矣樛則

有榆矣子有衣裳有車馬矣有是衣裳而弗曳弗婁

以為樂有是車馬而弗馳弗驅以為樂一旦宛然以

死而衣裳車馬他人將取之以為己樂矣徒憂亦何

益哉

山有樛樛有榆子有庭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與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與也

山隰有常而樞榆之榮悴無常是山則有樞而樞則未嘗有山隰則有榆而榆則未嘗有隰也

謝氏曰始言他人是榆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詩弋曰前篇甫樂而憂思即隨之此解樂而死亡以動之蟋蟀之志氣固局促而山樞之情肯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頻蹙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

揚之水

詩翼

卷之十

六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朱子以序說不誤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于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蕩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強沃是歸是知天下之大人之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比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

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彼石本

生于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綏弱而白石之在其中者鑿鑿其巉巖矣然則曲沃本生于晉也今晉微弱而沃盛強何以異于是哉夫素衣朱襮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我將以是服而從子于沃苟既見君子則依歸之欲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纁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比也

朱纁即朱襮也鵲曲沃邑也

詩翼

卷之十

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比也

命桓叔傾晉之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命字止作謀字看

嚴氏曰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昭公無叛心也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

又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



而昭公不知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謀使公聞之而蚤爲之脩也所云從沃者亦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黨耳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齊陽生事爲比不知晉之異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十七載迫于王命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于詩使采風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設爲莖密正所以深告昭公也

詩翼

卷之十

八

蔡氏白石曰揚之水還是晉之君子不服曲沃之詩其曰云何不樂諷夫樂小惠者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不敢以告卽所以告昭公也蔡氏之意與詩緝同

椒聊

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朱子曰此不知其所指亦以爲沃也

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

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興而此也

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桓叔以子孫衆多之故其碩大盛強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于今日之所觀故復嘆是椒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桓叔日強昭公其危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詩翼

卷之十

九

且興而此也

兩手爲躬篤厚也嚴氏曰篤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福慶未艾也

箋餘云石之粼粼椒之蕃衍取木石之張皇喻強臣之跋扈

綱繆

序曰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朱子曰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詩弋曰婚姻者治亂之氣所先見者也周南桃夭以時淡漠焉而已召南標梅及時遂有汲汲之恐降而

綢繆失時反有欣欣之喜吁世道可知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典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況今夕果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乃獲遂有家之願乎又喜極自謂

詩翼

卷之十

十

日子兮子兮此之有家誠望外也惟今之夕其如此良人何而情始有以自盡也哉

婚姻亦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過時而無他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典也

此夫婦兩相語之詞也隅東南隅也邂逅彼此相遇之意

綢繆束薪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祭者子兮子兮如

此祭者何典也

此夫語婦之詞也戶室戶也祭者美也

親迎以昏三星心星也即大火也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水泮皆昏姻之期故舉參為候至三月心星出矣皆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以後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戌位而心始東出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為此

呂氏詩記曰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于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于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倘相

詩翼

卷之十

十

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祭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杖杜

序曰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朱子曰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

詩考曰此民間所自作采風者取之以見親昵扶助之情在他人不如同父所以敦友愛勸親親也劉記曰杖杜悲無兄弟也常棣樂有兄弟也

有扶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與也

此自傷無兄弟即求助于人而人不足以爲助也言  
彼狀然特生之杜其葉猶滑滑然而盛我一身獨行  
乃踽踽然無所親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  
與同行者哉特以不如我同父之兄弟情聯一本是  
以免踽踽耳嗟此行路之人胡不憫而相親焉人  
無兄弟此情最苦也胡不憐而見助焉使我雖孤特  
而猶有所賴哉然難言之矣

詩翼

卷之十

十二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畏畏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與也

菁菁亦盛貌畏畏無所依貌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

章耳

扶杜雖高特還藉本身枝葉爲能滑盛青慈人之在  
世必藉同生兄弟爲之輔佐扶持行人則路人耳安  
可同于兄弟詩人之爲是言者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此意

子貢傳曰晉大夫賢國人美之賦羔裘詳味詩意是  
美非刺傳勝于序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賦也  
國有賢大夫而人美之曰惟此大夫以羊羔爲裘以  
豹皮飾祛蓋祭然服飾之美矣我欲從我人居居于  
以親炙其光輝焉所以然者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  
蓋以子之聞譽彰于人也素矣我之欲從以居居者  
職此之故耳

詩翼

卷之十

十三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賦也

褻亦袂也究究從之以詳究其議論也好心誠好之  
也

徐氏曰維子之故正言其人之可與居也維子之好  
正言其人之美有可究者也

鄒氏傳聞曰詩人美其人并其服飾之間所見無非  
美者故以羔裘祛袖爲言亦如召南之羔羊鄭詩之  
羔裘云爾然而稱其服即指其人矣古者視朝君臣  
同服皆得服羔裘但君則純羔大夫則豹飾其祛褻

蓋體柔而文之以剛故知所美者大夫也自序目爲  
刺時而毛傳釋居居爲懷惡不相親孫炎釋究爲  
窮極人之惡豈其然乎

鵠羽

序曰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苦從征  
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王命虢公伐曲沃定晉君者再矣晉人之趨王事晉  
人所樂從也但大亂五世相尋六十七載其間父母

詩翼

卷之十

十四

之缺養者何限不能不傷悲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怨國事之無定而爲是仰訴冀幸之詞也與尋常怨  
征役之苦不同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

民以從征役失養父母言彼鵠之性本不水止也今肅  
肅之鵠羽乃集于苞栩之上則不安甚矣我是以因此  
王事不可以不堅之故遂致不得耕田而執耒黍以  
供子職則我父母亦何所怙也悠悠蒼天果何時使

我釋此王事以耕田養親而得其所也乎

肅肅鵠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

極已也謂役事之已也常復其常也謂遂子道之常  
也晉人不肯從曲沃之逆而抗兵相拒此晉人之忠  
也不能執耒黍父母何怙此晉人之孝也一詩之中  
忠孝兩念迴環而不容已晉風之所爲厚也

詩翼

卷之十

十五

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于春秋斯時也天下不知有  
王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云  
王事而自以靡盬爲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  
行于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于人心文武成康  
之遺澤未泯也

無衣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  
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

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

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矣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假蹇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賦也

詩翼

卷之十

六

此述請命之辭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子之賜我者爲安且吉也就天子之使請命故曰子之衣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于天子者爲安吉然曰我非無之倨慢無禮甚矣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賦也

言六者變文成章耳煥煥亦謂安也

詩緝曰無衣之詩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號

仲立繼于晉又命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紀綱蕩然矣他日三家分晉周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以賄行之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有杕之杜

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朱子曰此序全非詩意

詩翼

卷之十

七

此詩言無致賢之勢而徒切好賢之心慨然有傷于心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嗟韓詩作逝發語詞此也

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言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也然我中心之好實不已也但終爲勢限無自而得飲食之耳

顧氏曰晉亦仕國也寡弱謙詞本非寔說曷飲食之

有不可冀望之意正好之深也

有扶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今幽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也

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易患于寡弱哉

葛生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詩翼

卷之十

六

朱子曰獻公固喜攻戰未見此詩果作于其時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蘼于野子美亡此誰與獨處興也

婦人以夫久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蘼生而

蔓于野物各有所依托而予之所美者乃不在此則

將誰與乎亦獨處于此而已

葛生蒙棘蘼于域子美亡此誰與獨息興也

域坐域也獨息獨止也變野言域卽此蘼生之地誓

有永卑之志矣悽愴之情隱然

角枕祭兮錦衾爛兮子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

內則曰夫不在欵枕篋席鞫而藏之藏之久故憶其

祭爛耳獨旦獨處至旦也詩緝以爲悼亡非也前

二章亡此指于野于域猶近似至此章亡此亦將指

衾枕乎亡此者猶言去此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賦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賦也

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于是爲切然君子之歸今

已難期要亦死而相從以同歸于塋墓耳

詩翼

卷之十

七

胡休復曰非不要之于生也要之于生而反期之于

死子美未亡之言也予美既亡之願矣

蘼子由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采芣

序曰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子曰獻公固好讒然未見此詩果作于其時

唐有先王遺教其君子深思而詩人用意溫柔故義

不訕上微詞托諷舉類見義厚之至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此也

此刺聽讒之詩言苓本生于下隰之地而謂采苓于首陽之巔此理之所無者讒人之言如此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寘之而勿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此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此也

詩翼

卷之十

十

苦與葑皆菜名苦生于田葑生于圃皆非生山之物與許也從聽也

鄒氏傳闡曰苓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實其爲首陽之巔之下之東聆之若鑿鑿可據正有甚不足據者高下憑其口東西恣其吻書所謂無稽之言是也沈無回曰大凡讒人之進言也不求人之信但求人疑亦不祈人之行其言但祈人之存其說疑則漸可生奸存則人可影附侵假而巔真有苓矣故舍旃舍旃爲止讒妙訣

唐國十二篇

蔡氏制記曰唐風勤恪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有陶唐氏之風故本其舊而系之唐蟋蟀之篇小序卽以爲刺晉僖公則唐風俱不足以見其美矣朱子斷以爲聖賢遺風之遠則合于季札之所稱且見其取意之厚而扶杜一傷兄弟之孤一見好賢之美皆較小序深遠矣

嚴氏曰唐風至後而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戎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戎矣世道升降之故可慨也夫

詩集

卷之十

十

詩經朱翼卷之十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一

北平孫承澤學

秦

鄧潛谷曰秦始僻遠諸侯賓之比于戎狄至襄公定王以王命得兼有岐雍之地穆公定晉東竟至河維無意于中國之會盟而據形便蓄力廣土恢恢乎有并吞囊括之氣焉故春秋錄之僅與吳楚等而書錄穆晉詩秦風次魏唐知微也夫

車鄰

詩翼

卷之十一

一

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朱子曰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

秦仲為宣王大夫豈得備寺人之官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為諸侯時也故首誇其所未有繼勸其樂所當樂備見其矜張之意

有車鄰鄰有馬白顙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

秦初特為附庸至是始就侯封而有車馬使令之備國人創見而誇美之言其車聲之衆馬色之多而欲

見君者則有寺人以傳命皆共昔無而今有也

周禮置官寺人備列其數先王之制也然特用以掌女宮之戒不得預外事也見君子而必由寺人秦法為不善矣君子知其後必有寺人之禍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臺興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興也

首句以地有所產興人不可無樂既見君子謂見君

詩翼

卷之十一

二

子禮儀之美而快觀之也鼓瑟鼓簧則相與共慶一時之盛者也劉須溪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甚快者此所以為興

說通曰既見而略其名分簡易相親復慷慨悲歌勉其不可失時已有安能邑邑數十年之意秦之能強者在此而岐豐忠厚之風變矣秦之規模亦定矣詩緝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與

駟鐵



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詩故曰譏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  
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  
者公之媚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爲車而載田犬  
所尙可知矣

沈無回曰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譏者夫子錄詩之  
意也卽國人之風尙如此而譏在其中矣是之謂風  
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賦也

詩翼

卷之十一

三

詩言襄公之田獵也駕四馬皆黑色之鐵甚肥大矣  
言馬之良也御者執六轡于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  
之良也公所親愛之人從公而往冬狩見便嬖足使  
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賦也

田獵之時虞人奉此及時之獸以待其來射而此獸  
皆甚肥大可以見物產之盛矣公于是命御者左其  
車以射獸之左而舍矢卽無不獲蓋其射御皆盡善  
也

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鸞鑣載儉歌駟賦也

田事已畢遊于北園四馬旣調習而閑矣乃以駟逆  
之輶車置鸞鈴于馬銜兩旁之鸞載田犬之儉歌駟  
于車以休其足力田而獲獲而休常事也秦人侈言  
之者亦喜其見之新也

龔氏曰秦固周地也俗悍而氣鷙周先王馴之以弓  
矢而深其用于蒐狩惜折而入于秦而禮因以蔑也  
可痛也夫

小戎

詩翼

卷之十一

四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  
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  
朱子曰此詩時事未必然而義則得之然集傳仍以  
爲襄公之詩蓋其詩出兵則名正叙事則氣盛又先  
公義而後及私情非襄公不能當也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鞫鑿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賦也

西戎弑幽王殺秦仲襄公承王命而征之其從役者  
之家人作此詩言我兵車其收軫淺短也其輶輶穹

隆上曲如屋之梁五節以皮束之歷錄然有文章也  
驂馬欲出則有游移之環貫驂之外轡以止其出驂  
馬欲入則有皮爲脅驅繫于衡軫以止其入也又于  
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鞵其續鞵之環以白金塗灌之  
也其車中所坐有虎皮文章之茵褥也其貫車輪之  
轂又暢而長也又駕驂馬及鼻馬也君子以此車馬  
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如玉今乃在西戎板屋之  
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之曲也

詩翼

卷之十一

五

以艘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四牡之馬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馬之遲  
速在我言御之良也騏與駟是其中之服馬也騏與  
驪是其外之驂馬也又以木爲干盾畫龍于上合二  
盾而載之以爲車之前蔽也又于軾前以白金塗其  
艘環以納驂馬之內轡謂之艘輶也君子以此車馬  
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在西鄙之邑方將何以爲  
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公矛鏐鉞蒙伐有苑虎韞鏐膚交張二弓竹

聞輶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賦也

以淺薄之金爲駟馬之甲欲其輕而便于馳逐孔羣  
則駟馬和調也又有三角刃之公矛其下端平底曰  
鏐以白金塗之也又有中干曰伐畫蒙雜鳥羽以爲  
飾苑然有文也又以虎皮爲弓室謂之韞以金鏐弓  
室之冒也又交二弓于韞中顛倒安置之以備壞折  
也又以竹爲弓檠謂之竹閉置弓于韞內以組繩滕  
約之然後納之韞中也君子以此兵甲往伐西戎我  
思君子之深既寢又興朝夕未嘗忘也厭厭然安靜  
之良人其德音秩秩然有序何爲親此勞苦之事乎  
亦聞之也  
箋餘云車戰之制中國制犬戎之長技也一盛于成  
康采薇出車是也再盛于宣王六月采芑是也至幽  
平而廢壞極矣故犬戎得肆焉秦襄始修其制以敗  
之而君父之憤洩此中國外裔興廢所關夫子錄之  
以彰其義亦以存其制也

兼葭

序曰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詩翼

卷之十一

六

朱子曰序說鑒

鄒氏曰蒹葭一詩雖無序亦自了然序本無足據其迂謬未有若此篇之甚者唐襄文云秦時風俗不雄心于戈矛戰鬪則穰技于獫狝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于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秦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然埃壚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

詩翼

卷之十一

七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賦也

秦人歆武功簡禮義士肥遯不汚避地遠去願見者欲從而不可卽也言彼蒹葭蒼蒼而未敗白露之降始結而爲霜秋水正盛于此有所謂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今焉遡流而上從以求之夫何道阻且長可慕而不可至也又嘗順流而下從以求之夫何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卽也睹蒹葭之極目感白露之橫秋真有難乎其爲情者矣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涓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賦也

淒淒盛而未敗也躋言難攀而升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賦也

采采盛而可采也右言不相值而出其右也

按此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喻秦人肅殺景色也其時西周人物尚有存者顧不屑爲時用故爲人所企慕想望如此使周東秦霸之時無此一詩將不成世

詩翼

卷之十一

八

界矣夫子錄之寓意遠矣

終南

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此襄公初受賜而大夫稱願之詞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興也

秦君初受侯封而至終南之下詩人美之言其服飾之盛容貌之美有以稱其爲君也諸侯祝朔受聘服

麕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猷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典也

終南有康角處又有平寬處亦誇言其山之美也言此土地命服出于天子之賜祝之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說通曰猷衣繡裳猶言衣裳而繡以猷也其實猷在裳不在衣二句見非復繡衣羔裘之舊矣佩玉將將見非復三命慈珩之舊矣秦之先始居西戎以保西垂爲附庸至襄公始封爲

詩集

卷之十一

九

諸侯新有岐周之地故詠終南讀揚之水而知晉祚之絕非沃能絕晉也昭王封成師而晉自絕也讀終南而知周祚之衰非秦能衰周也平王封襄公而周自衰也

黃鳥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

詩也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

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典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言此奄息之才特出于百夫之表一旦生納之壙中而惻惻然恐懼是何天之盡此良人也若可買以他人則人皆願以百身易之矣

詩集

卷之十一

十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典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典也

防與禦皆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也

秦湫西戎惡俗輕生好殺武公之葬殉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良與焉然詩人

不刺康公而刺穆公從亂命也聖人刪詩存黃鳥修  
春秋不卒穆公益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急  
桑喪楚愁也不當止而止以諷三子使三子知幾則  
可無及于難臨穴而懼雖百贖不可得已

晨風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朱子曰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序說誤矣

序以上篇爲穆公遂以此篇爲康公上篇哀三良遂  
以此篇爲棄賢姑妄言之耳解詩須看詩本文此詩

詩翼

卷之十一

十一

本文情深思切自爲閨閫之詩語不似他詩之柔媚  
者秦風然也

賦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興也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賦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  
北林物尚有所歸矣况我以君子爲歸者也今也睽  
違于外憂心欽欽而不忘焉夫我之不忘君子如此  
彼君子者如之何如之何忘我之多乎多者言時之  
久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興也

山有苞櫟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興也

以山與隰之所有興未見君子而有憂其憂心靡樂  
甚于欽欽如醉甚于靡樂

按雍州無鄭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  
之詩是也夫秦民輕生樂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寧  
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殷雷之風遠矣

詩翼

卷之十一

十二

無衣

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  
不與民同欲焉

朱子曰序意與詩情不協

詩傳曰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所謂周  
人卽是岐豐之人非洛邑之人蓋是時岐豐已屬秦  
矣故詩繫之秦而民心則猶知有王其赴義恐後若  
此蓋周先王之澤浹于岐豐者最深且于時去宣王  
未久宜其餘勇猶尚可賈人有奮心耳使平王能乘

其氣而用之何嘗不殲何恥不雪乃不自用而爲秦

用始之猶知有王者漸且不復知有王此秦之所以

日強周之所以日憊不至于頓首莫闕之下不止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秦民相謂曰我豈以子之無衣而故與子同袍蓋一

旦以天子之命而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

也是其相結于平日者正擬以相奮于臨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詩翼

卷之十一

十三

澤裏衣也裳下衣也偕作共奮起也偕行共往征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

子同仇患難相恤于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爲

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

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

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

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

奉王命而爲討賊復仇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

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

討賊復仇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其固然好

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也

渭陽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

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

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

詩翼

卷之十一

古

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卽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

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謾其淺暗拘

滯大率如此

說通曰詩本送舅而云康公念母指其意中事也孔

疏曰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

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秦康公送其舅公子重耳而作此詩送之涉渭至水

之陽送之遠也何以贈舅氏乎其以象路之車四馬

皆貴以爲贈焉其殷勤繼續于舅而思母之意隱然于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賦也

二章贈送總見甥舅之情只開開說王氏以爲送之遠贈之厚嚴華谷歉然以爲薄俱不必

段氏曰康公始而念母則賦渭陽之詩終而伐晉則有令狐之役張南軒曰惜不能善推其所爲也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詩翼

卷之十一

主

無終也

秦風以權輿終喬狄之也其君可鄙而其士亦可醜

也

于我乎句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也賦

秦士言康公初之待我在渠渠深廣之大屋後乃寢

衰而供億簡薄于是嘆之言不能承繼其始也權輿

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

無餘不飽簡棄極矣猶徘徊嘆息而咏權輿是彈鋏而歌之陋習也秦之士賤良然

秦國十篇

列國之風各趨于盡秦起隴谷兼有岐豐本帝王風化之區轉而爲激昂吞併之氣蓋禮樂既衰必爲征伐風之變而爲厲季札所謂夏聲夏則能大固也然帝王之教至秦而滅吞併誅鋤無所不至蓋天下劫運矣夫子前知而預傷之故荒服詩如吳楚不存而于秦不削邵康節云刪書綴秦晉刪詩殿秦風蓋伏

詩翼

卷之十一

六

繼周之光

詩經朱翼卷之十一 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陳

陳與黃帝帝堯之後爲三恪雖其後國微甚詩亦淫遊無章而聖人存之弗削見以神明之貴而亦蕩然無復先王之遺風蓋傷之也

嚴氏曰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時世變已極詩叙于秦下夷之也

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

詩翼

卷之十二

一

宛丘

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朱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焉詩未敢信也集傳曰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賦也

此詩刺遊蕩而作言子之遊蕩以爲樂常在宛丘之

上逸興翩然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成儀爲人所

瞻望也試觀子之蕩也坎然其擊鼓在宛丘之下且

不特一時爲然無冬無夏擊鼓于斯而值其鷺羽以

爲舞焉舞之久則鼓之亦久可知矣而又不但已也

坎然其擊缶在宛丘之道且無冬無夏而值其鷺翮

以爲舞也何其流蕩一至此哉

毛氏以子爲陳國之大夫玩無望二字宜指在上人

說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

鷺羽則常舞而無度矣此商書所謂恒舞也文舞以

詩翼

卷之十二

二

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陳爲先王之後風俗至此不待楚人入陳而其形已先見矣

東門

序曰東門之校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朱子說見上篇集傳云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

以相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柶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



穀旦于逝越以殷邁視爾如荻貽我握椒賦也

此男女會聚相樂言東門之粉宛丘之樹但見子仲氏之子相與婆娑而舞于粉榆之下也又不第東門宛丘已也有所謂南方之原者洵許且樂之地也是善旦既擇以約會于南方之原遂不續其麻但見于市也婆娑而舞往會以爲樂也然南方之原喧集之處往會者必衆既擇此善旦而往于是以其衆行會遇之際但見男女相悅而曰我視爾如荻之美洵可愛矣而爾乃更貽我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夫以

詩翼

卷之十二

三

男女遊蕩相舞相贈如此俗之不美可見矣

按殷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陳之史巫紛若初不遇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終于亡國商書之言信哉

衡門

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朱子曰僖者小心畏懼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

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濮氏曰集傳以爲隱居自樂無求于世如衡風考察者興味深長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賦也

此詩隱者自樂無求而作言人生有真適者自與世無妄營今試觀平居素位即衡門亦可以棲遲焉非

詩翼

卷之十二

四

故以衡門寄傲也衡門吾適也即泌水亦可以樂饑焉非真以泌水可飽也泌水吾適也通一衡門泌水之素將何在而非吾素達一棲遲樂饑之可更何往而不爲可如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豈其食魚而必河之魴耶豈其取妻而必齊之姜耶又豈其食魚而更必河之鯉耶又豈其取妻而更必宋之子耶素位不顧外吾樂如此而已

歸季思曰立志如衡門天下無懦夫矣

徐玄扈曰鄭之淫也而有東門陳之蕩也而有衡門

聖人刪詩特存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

東門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徐氏曰此男女會遇而與其女之可以通其樂之情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興也

詩翼

卷之十二

五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興也

此詩男女會遇之詞言試觀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漚麻治其性以爲載績之用矣況彼美色之淑姬得以會之于此豈不可與之晤歌乎而不特晤歌也再觀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又可與晤語矣而又不特晤語也又觀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又可與晤言矣

以三可字爲興三章反覆道之曲致其愛慕之意

禮以厚別東門之池漚禮孰甚焉夫淑姬貴者之稱也淫僻之風肆行雖大家世族不免焉則俗可知矣東門之楊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集傳曰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爲期明星煌煌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興也

詩翼

卷之十二

六

男女期會而負約不至故言相期以昏何爲至敬明之星已出猶未見也疑慮之意反覆道之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卽所見以爲興與上章同

輔氏曰自定丘而爲東門之楊自東門之楊而爲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于導民可不謹哉

墓門

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朱子曰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于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此詩泛刺人之無良初言其積惡不悔繼言其悔過不及刺之者愛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興也

此刺不良之詩言棘生于幽僻之地而斧以及之與惡成于隱微之中而國人已知之夫既見知于人而猶不自改我知其蔽錮已久自嚙昔而已然矣

詩翼

卷之十二

七

墓門有梅有鵲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興也

言墓門之梅鵲從而集之與夫之不良人歌其惡以告之乃既告而不予顧卒致稔惡取禍至于顛倒然後思予之言亦無及矣此以可惡之物以爲惡惡之興

詩人愛人無已言誰昔然傷之也言顛倒思予危之也激之也望之也

防有鵲巢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朱子曰此非刺其君之詩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防有鵲巢卽有旨哉誰併予美心焉切切興也

憂間者言防之上則有鵲巢矣卽之中則有旨若矣此人予之所美者不知誰人駕虛詞以併張之而生彼摛貳之心乎使我憂之而至于心焉切切弗能已也

中唐有甕卽有旨鵲誰併予美心焉惕惕興也惕惕猶切切也

詩翼

卷之十二

八

憂慮之意反覆道之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男女以不正而合者必以不正而離故其憂自宜至此月出

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朱子曰此不得爲刺詩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興也

月出皓兮佼人慄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興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結兮勞心慘兮興也

男念所悅者言仰觀月出則皎然而白矣况此役人  
與月光此潔但見僚然而美好且其行動舒遲態度  
幽遠謹飭竊焉糾焉甚可愛也愛而不見是以我心  
憂勞爲之悄然而愁憊矣二三章同

呂東萊曰此詩用字聲牙陳近楚其方言與舒遲也  
竊糾慢受天結皆言舒之姿也三章舒字不變倭人  
之僚之惻之僚皆于舒益見也

株林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驛馳而往朝夕不休

詩集

卷之十二

九

息焉

宣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  
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  
其廐射而殺之微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微舒字子  
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

嚴氏曰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之故託辭于  
其子夏南謂今公之命駕何爲欲往株林以從夏南

乎又自解之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  
乎侯違言之而譏之最切矣

始見公之命駕謂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既而駕一  
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  
于株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爲也哉  
朱氏曰衛之亂至于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  
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

澤陂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

詩集

卷之十二

十

憂思感傷焉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薰爲桃夭  
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  
澤陂應之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泗滂沱

興也

此詩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  
與荷極其美好况我所私有美一人如蒲如荷之美  
因我所願見者也思而不得見則愛傷之心將如之

何是以寤寐無爲而涕泗俱下惟滂沱如雨而心下  
二章倣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  
心惻惻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輟  
轉伏枕也

王氏介甫曰蓮華有苞有香故詩曰有蒲與荷有蒲  
與蘭有蒲蘭菡萏言其質之柔蘭言其氣之芳菡萏  
言其色之美愚謂重言蒲而變言荷蘭菡萏者以柔

詩集

卷之十二

士

弱爲質而又極其色之美氣之芳也

陳國十篇

陳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  
之所致也愚謂淫亂之風鄭衛以外陳爲最陳詩首  
以遊蕩之詩以見蕩則必淫也若魏之儉齊福惡唐  
之憂深思遠秦之勇赴公義而汲汲乎興國則又豈  
暇于遊蕩哉是故淫蕩之詩三國免焉有以也

詩經朱翼卷之十二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檜

檜曹叢爾小國卽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譏焉而  
夫子何存乎其風也蓋世道惟剝盡則復亂極則治  
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  
尤哀思煩促故其思治爲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  
而羔裘苦逍遙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萋楚嘆不聊  
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與變風之終

詩翼

卷之十三

一

檜曹序詩者蓋有深意焉

羔裘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  
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  
詩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  
君之意

詩論曰國大而治則尚無爲國小而弱則尚有爲衣  
服附身耳務致飾焉是智不越于一身匹夫猶不可

況有國之君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賦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

此詩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不能自強于政治

詩人憂之而作言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今不以

視朝而以逍遙狐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今不以朝

天子而以私朝而惟逍遙是娛傾危將伏矣我豈恕

然不爾思哉思之至于勞心而忉忉也二章倣此

羔裘狐白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檜國之

詩翼 卷之十三 二

微迫于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爲檜君者當深思

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爲自強之計今乃服其羔裘

逍遙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塊然在堂不能有所

爲也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遙翱翔

爲可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

夫羔裘狐裘均侯服也何以逍遙翱翔厘我思哉則

以自強之念銷于好潔之一念耳再觀羔裘如膏日

照之則有曜然而光羔裘如此狐裘可知玩一服之

微弛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惟中心是悼而已

逍遙翱翔已有好潔意然至此方說明好潔亦未足

病惟好潔而不能自強所以可憂耳

徐儼弦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

不可謾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亦不言所以而遂曰中

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喜一以憂其所以然

之故俱在不言之表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詩翼 卷之十三 三

傳聞曰世道衰微喪禮不終于是有以得見素冠爲

幸極其憂勞而愛慕焉斯固秉彝之在人心者耶何

以知冠素者爲能終喪玉藻曰緇冠素紕既祥之冠

也蓋人子于親喪再禭而大祥祥後則將卽吉于是

不以布爲冠而以縗然猶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雖

漸易而不敢遽用吉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

者耳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賦也

檜之賢者慨喪禮不復而冀望之而作素冠者緇冠

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今三年之喪不行久矣。庶幾得見此素冠之人。所謂棘人也。其一。段至情樂。樂然可想。我子想見之切。不覺博博然而心之憂勞也。

庶見素冠兮。我心傷悲。今聊與子同歸兮。賦也。

素冠則素衣矣。服此者。是能以古道自守。故愛慕其賢而願與子同歸于禮教之中也。

庶見素冠兮。我心蘊結。今聊與子如一兮。賦也。

素衣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如一則又愛慕之。

詩翼

卷之十三

四

深與子乎。罪而無違也。按三年之喪。無韠。惟大祥朝服。縞衣乃有韠。

此詩棘人樂樂。是三年之喪之本。此情先從喪之所由短也。下素衣素韠內。俱要領棘人樂樂意。

喪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自喪至此。不計間凡二十五月。間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禘祭。禘除服祭名。禘之言澹澹平安意也。通前為二十七月。故既祥之冠行三年之喪者。纔得見此。此詩不言哀服。但言素冠素衣素韠者。蓋齊衰服雖

不終喪之人亦有之也。

隰有萋楚

序曰。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朱子曰。序誤。蓋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嘆之如此。鄒氏曰。檜人不自述其愁苦。而祇代為萋楚樂。斯其苦有非言所能悉矣。冤爰之尚寐無覺。萋華之不如無生。皆是意也。序乃謂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于詩意有何涉。

詩翼

卷之十三

五

隰有萋楚。倚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賦也。

隰有萋楚。倚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賦也。

隰有萋楚。倚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賦也。

檜民見萋楚。而嘆曰。彼下濕之地。有萋楚焉。則倚儺而柔順者。其枝也。且天之沃沃。少好而光澤。其天全其性得樂矣。萋楚何以得此樂哉。無知故耳。生今之世。不幸而為有知之人。有知則有憂。轉覺無知無憂之可樂也。然萋楚不特以無知故。倚儺其枝已也。且倚儺其華焉。吾又深羨其無知。而樂子之無家也。有

家則有累無家則無累矣然長楚又不特以無知故  
倚讎其華已也且倚讎其實焉吾更羨其無知而樂  
子之無室也有室則有累無室則無累矣夫天地間  
生之最貴者以其爲人入之最靈者以其有知至不  
以人爲樂而反羨及無知無家無室之長楚則時事  
亦可悲矣

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陷于危亡而莫之省憂是言  
出于上所以爲治朝是詩出于下所以爲亂世

詩翼

卷之十三

六

匪風

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  
焉

朱子曰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  
遂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鄒氏曰周道卽小東所云如砥如矢者想斯時周轍  
初東君子傷其不復西而又不忍遽絕望故賦此詩  
以寓意故愚謂匪風之懷西歸與下泉之念周京當  
同是東遷初所作聖人錄此以見下國孤臣猶繫心

王室不忘與復而周人偏安自狃坐視故都之離黍  
不競亦已甚矣

匪風發兮匪車偁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

匪風飄兮匪車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

此詩傷周室之衰言常時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偁  
則有覆轍之虞中心怛然宜也今匪風發也匪車偁  
也特以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  
然傷耳二章倣此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賦也

詩翼

卷之十三

七

言我切傷周之念如此則西歸之舉不能不望之倡  
義者矣今誰能亨魚乎有則願爲之漑其釜鬻然則  
誰將西歸共扶王室以還豐鎬之舊乎有則我願爲  
之懷以好音揚其忠衷其節以作其忠義之氣者自  
不容已矣第好音可懷而西歸者卒無其人顧瞻周  
道寧能已于怛且弔乎哉

所以怛弔者只爲無西歸之人耳然此意藏顧瞻周  
道中含蓄不露



詞凄然有不勝悲者誠賢人也然發于一團根本之  
思若說政出諸侯小國偏受其害將詩人忠義之意  
反埋沒矣

檜國四篇

曹

蜉蝣

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朱子曰言昭公未有考 鄭氏曰序以蜉蝣爲刺奢

詩翼

卷之十三

八

似已衍之者實其爲昭公彼見此篇在候人前候人  
既刺共公而前乎共者爲昭故妄臆之要無的據  
徐氏曰曹處青兗之間俗工絲枲而加工巧焉鮮服  
相耀而不知務本重生驕侈以至于亡詩人若預爲  
危慮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此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此也

詩人刺奢而忌遠慮者言相彼蜉蝣之羽蜉蝣之衣  
裳也但見楚楚然鮮明可愛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

楚楚者安可恃也故我睹蜉蝣之不久哀斯人之細  
娛憂患且立至者是以我心憂之其必于我歸處庶  
開其迷而啓其悟知遠慮之不可忘矣次章倣此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此也

言蜉蝣之羽翼不特楚楚采采已也再觀蜉蝣掘起  
于亢閱其甲下之麻衣如雪之潔白洵可愛也然朝  
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之憂欲其于我歸說庶乎  
朝夕勸誨不至玩細忘遠可也詩人之爲斯人慮深  
且切矣

詩翼

卷之十三

九

鄧潛谷曰蜉蝣刺奢也奢者苟目前爲觀而已而不  
顧其後故刺之以蜉蝣噫知生死之爲旦暮也卽裳  
衣楚楚何爲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  
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夫唐風刺儉以寃死最  
其曳妻曹風刺奢以蜉蝣傷其楚楚故奢儉有禮也  
謝疊山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  
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候人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僖公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或卽此也

鄒氏曰候人之爲刺共公無可疑者證之以晉文入曹所數可見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周官不過三百六十以曹之無腆舉羣臣不能以百何赤芾者之反贖乎

彼候人兮何戈與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興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興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興也

詩翼

卷之十三

十

蒼兮蔚兮南山朝隲婉兮孌兮季女斯饒比也

此詩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以迎送賓客爲事則何戈與殺呼擁之盛者宜也况大夫以正君善俗爲職必日宜浚明者乃宜爲之彼其之子是何人斯而乃服大夫之赤芾且服之者有三百也宜乎不宜乎不宜用而用便見服之不稱而命之有愧矣試觀鵜水鳥也維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况彼其之子而稱赤紱之服乎服之盛寵之至也再觀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則彼其之子不遂赤芾之寵必矣

夫以不稱不遂而竟使之赤芾者三百卽此小人道長而君子安得不窮哉但見邪類布渡氣餒充盛一似南山蒼蔚之草木網緼鬱蒸常朝旦而雲氣上騰者然彼甘恬守淡之君子當此小人柄用之日誰識汝之廉貞猶如婉孌之季女而反見饑餓也謂之何哉夫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以用舍倒置如此其何以爲國矣

輔氏曰諸侯之卿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

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蒼蔚朝隲之

詩翼

卷之十三

十

比也鵜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爲興

鵲鳩

序曰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朱子曰此美詩非刺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也

鄒氏曰序以爲刺與詩義相左矣

陳氏曰夫人心之貴一也萬以歸一而道不分一以御萬而道不窮虞廷之一亦若是而已心結于一而

儀托之以外流故善觀君子者叩人于威儀之間以  
識學之所至而窺其得道淺深之候仰思君子者亦  
或結其生平一容一貌一冠一帶用志其所好以想  
見其人此鳴鳩所爲善咏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興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興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詩翼

是四國興也

卷之十三

士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興也

此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言人之一心流通人  
已感應天人而其作用恒在威儀故威儀可以考衷  
卽可以範世定命我于君子深足嘉已彼鳴鳩在桑  
其子七兮子雖不一而伺之則至一矣况我淑人君  
子合隱顯徹久暫百度一致其儀有不一乎是其儀  
之一正其心之運于隱顯久暫者無一作輟而如結

也夫心如結卽于儀一如此試就儀一中任舉一端

以見心則此淑人君子吾見其帶伊絲矣其帶絲則  
其弁必伊騏再觀于鳴鳩之在桑而其子在梅則服  
之有常度可知也要亦心之如結所著見也心結徹  
于帶弁則卽此可以槩其儀吾又見淑人君子凡一  
身周旋舉動皆此如結之心爲之故再觀于鳴鳩之  
在桑而其子在棘則其儀不差忒可知也儀不差忒  
則已先自正不足以正是四國乎由是下之可以表  
正四國自上之可以感格天心再觀于鳴鳩在桑其

詩翼

卷之十三

士

子在榛則此淑人君子以如結之心爲不忒之儀既  
足以正是四國之人則四國不可一日不正便不可  
一日無君子胡不萬年如一日而常爲表正之主乎  
吾罔以如結之精神必之也夫豈邀福于天而妄冀  
天之我祐哉吁曹有若人而不能用所謂婉孌斯儀  
者殆謂此與

君子之心不可見所可見者儀其儀一乃其心之如  
結也凡人心自心儀自儀每判而二淑人君子卽心  
卽儀卽儀卽心常合而一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或以爲儀之一由于心之結又或以爲外之一而其  
中之如結者可知胥失之矣故後面各章只說儀不  
及心非遺之也卽儀卽心不可得而異也夫一之云  
者結之云者乃內外動靜隱顯無間之謂內然而外  
不然或外然而內不然非一也非結也動然而靜不  
然或靜然而動不然非一也非結也顯然而隱不然  
或隱然而顯不然非一也非結也無內無外無動無  
靜無隱無顯凝合不開則一矣結矣此淑人君子豈  
易言哉當時作大學者引置家齊條下乃格致誠正  
詩翼

卷之十三

古

修齊工夫一切俱到卽謂之大人可矣卽如此詩始  
于身心及于國人終于萬年蓋已之與人人之與天  
其理本一身心已物人心之理混合渾成會于一掬  
而正已正物得人得天寧有外哉  
宋氏曰曹風有鳴鳩君子可謂不爲習俗所移矣率  
不聞正是四國之化豈其司風化之責不在君子耶  
疏義云曹小國也有賢如此則曹豈止于曹哉但詩  
詞無嘆惜招徠之意則又非棄而在野者不知其何  
所指也

下泉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朱子曰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  
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傳闡曰孔子言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則未知  
其爲西周之詩歟東周之詩歟詩說以爲東遷之初  
曹人閔周而作雖無確據玩其語意近是蓋幽平之  
際豈無忠臣義士爲之扼腕故雨無正致慘于離居

詩翼

卷之十三

十五

繁霜愍憂于誰屋而列國之詩則有若曹之下泉檜  
之匪風焉

列彼下泉浸彼苞蘘愍我寤嘆念彼周京

此而興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愍我寤嘆念彼京周

此而興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著愍我寤嘆念彼京師

此而興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此而興也

此詩慨王室陵夷小國困弊而作言王室盛衰小國  
之安危係之試觀冽然而寒之下泉則浸彼苞蘘適  
以傷其生矣况我當此時睹王室之陵夷澤不下究

而小國受弊慨然而寤嘆者寧不念彼之周京乎念之至再我又睹苞蕭之見浸而慨嘆以念彼京周也念之至三我又睹苞菁之見浸而慨嘆以念彼京師也然則念之謂何亦念今日之有王若無王而追思昔日之有王耳載觀芄芄然之黍苗既盛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則盛者益盛况周家當日四國既有王以整治賴得所之慶矣而郇伯之承王命以布王恩者又方慰勞之此小國之所以益安也在昔如此今也不然則愾我寤嘆安得而不念哉

詩翼

卷之十三

十六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曹國四篇

陳氏曰檜丘東周之始也曹丘春秋之始也

詩經朱翼卷之十三

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幽

朱克升云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爲幽且公所食邑在幽岐之間幽者公采邑也幽與二南相爲終始則尊公與文王等矣

鄧潛谷云風始周而風本也復之幽周之舊反本之

詩翼

卷之十四

一

本也曹檜極而始受之幽明平陂往復之有衡焉嘗讀左氏季子觀樂鄭之後次以幽而夫子以係變風之末何也文中子有言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幽風之紀思周公也先之以二南見非文王不能正其始終之以幽風見非周公不能正其終蓋風之變而極則將復返而爲雅故以幽居風雅之間云然七月公劉皆陳先世之迹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曰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託于幽民之咏則邠

國風也

七月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論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鷦鷯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周公此詩本爲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拮据胼胝之勞其所稱述不過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

詩翼

卷之十四

二

味其詞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戴德銖積寸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

詩測曰帝王之治敬天勤民而已惟敬天勤民故貴于敬授人時成王幼冲踐祚王業之艱難從事之及時未必能深知者周公深長之思根本之慮其在斯乎各章零零星開陳幽事使成王聞之知先公風化源流如此因而動其守成之思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昃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賦也

周公告王以民事言王欲知先公風化當觀民俗試以幽人爲衣之預言之時維七月火星西流暑退則將寒矣至九月而長者即授衣于家衆以爲禦寒計焉豈過計哉蓋以氣候推遷倏而一之日昃發風寒又倏而二之日栗烈即無風而氣亦寒使無可授之衣兼無可授之褐何以卒此歲乎是以大寒雖在冬而授衣則在秋誠圖衣之預也而謀食之預則又不得視衣而獨緩者試觀其當三陽之日則往脩田器

詩翼

卷之十四

三

而預其脩四陽之日即舉趾而耕以盡其力于時壯者在田老者即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耕治田蚤而用力齊故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是收成雖在秋而務農則在春其爲食之預又何如

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采芣采芣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賦也

言七月流火而九月卽當授衣矣故于春日載陽有  
鳴倉庚之時已預爲授衣之資幽女遂執懿筐遵微  
徑爰求柔稗之桑以伺夫蠶之始生者然蠶有始生  
而未齊者則惟繫可以沃之乃易出遂又乘此遲遲  
之春日相與采繫邪邪然而衆而其中有女乃獨慘  
然而傷悲蓋以治蠶之時正昏姻之候始將及公子  
同歸而以遠其父母爲悲耳是其及時治蠶而因有  
所感也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楸猗

詩翼

卷之十四

四

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

于裳賦也

言方春治蠶爲衣預矣而治蠶之具則不自春始也  
當七月流火八月卽取萑葦預爲曲簿棲蠶之用已  
慮之遠而計之周矣况當茲春日治蠶之月其求桑  
當何如故桑有可以條取者但倚而取其葉凡此蠶  
事既脩績事又起故感七月之鳴鵲寒至麻熟八月  
遂始績以爲布布以濟帛皆于未授衣時而先爲授  
衣之計者由是以蠶績所成者染之載玄焉載黃焉

而染之朱色尤爲甚明皆以奉上爲公子之裳是幽  
民爲衣而愛上之誠如此

四月蒹葭五月鳴鵲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穽  
獻豸于公賦也

言蠶績既脩禦寒有資矣而衣之所未周者不無賴  
于裘也幽民又慮之矣故自四月蒹葭五月鳴鵲以  
至八月其穫而十月隕穽感時屢變而知寒以漸而  
盛矣于是之一日遂爲于貉之舉取彼狐狸奉之爲

詩翼

卷之十四

五

公子之裘焉然于貉固爲禦寒亦以習武但見二之  
日又竭作以待以繼于貉之武功所獲有穽之小者  
則私之于已而豸之大者則以獻于公蓋不惟有以  
周禦寒之計而且以見忠愛之忱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賦也

言禦寒之計又不特衣褐已也彼寒至以漸物類先  
知試隨時任舉一物以紀之當五月一陰始成特有

斯急感而動殷迫六月而二陰時又有蒞雞成而  
羽迫七月而三陰八月而四陰九月而五陰陰以  
而盛此蒞雞亦漸而在野而在宇而在戶至十月六  
陰極矣時又有懸蟀者入我牀下俟人則知大寒將  
至治室容可緩乎于是千隙能生寒者從而窒之而  
鼠能生隙又從而薰之向在于北寒風所入從而塞  
之而戶在于南亦寒氣所侵又從而墮之凡既脩矣  
老者遂嗟嘆語我婦子我所以爲此治室之周者曰  
爲此十月歲將改矣自此膏發栗烈天大寒事亦已

詩翼

卷之十四

六

矣可以入此室處以避寒也夫幽民一禦寒既時而  
蠶績又時而狩獵又時而治室則于禦之道備且預  
者如此

六月食糝及蕒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茶  
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

言幽人禦寒周矣而爲食何如姑自黍稷菽麥之外  
有所以佐老少之需者又歷歷可數焉時維六月  
蕒熟矣則食糝而及蕒七月葵菽成矣則亨葵而及

菽八月棗熟矣則剝之至十月稻熟矣則穫之而爲  
此春酒以此酒稱觴而祝介以秀眉之壽焉是果酒  
嘉蔬皆用以養老農夫不敢自奉也惟是有瓜可食  
也當七月而食之壺可斷也當八月而斷之苴可叔  
也當九月而叔之以至茶可采采之樗可薪薪之凡  
此用之以食農夫其儉于自奉而厚于養老如此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

詩翼

卷之十四

七

言養老自奉適豐儉之宜如此則夫禾稼皆老少通  
用可常借以養生者敢一時少息哉當時維九月築  
圃爲場迫十月禾稼已穫遂自田而納之于場焉其  
所納者雖有遲早至此時而凡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無所不入而農事畢矣幽民爲之自相警曰嗟我農  
夫舉我一歲所種之稼今既同而納之可以上入都  
邑赴此時而執治宮之事矣尙其晝日爾當往取茅  
草宵夜爾當作爲索綯亟升其屋而葺治之以完上  
室處之務可也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農事又興



不暇爲此故汲汲耳夫當納之時卽念播之時勤終慮始何其終歲不忘農一至此哉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賦也

言幽民不特有如此之憂勤又有無已之忠愛膏二陽之日趨鑿冰之役冲冲然而不敢後迨三陽之日風未解凍則相與納于凌陰之中蓋以四陽之日陽已大壯君將于其日之蚤獻黑羔祭用韭萊以祭司

詩翼

卷之十四

八

寒之神而啟冰以節陽氣之盛倘藏納不預何以脩君啟冰之禮乎至于九月氣肅而降霜矣十月則相戒以滌場而速畢農功蓋以當終事之後設兩尊之朋酒斯爲燕饗之禮其牲則曰殺是羔羊予以升彼公堂之上舉彼兕觥之爵而祝君以萬壽無疆焉是其相戒以滌場者正欲以致享君之禮也此幽民惓惓無已之愛非徒衣裳之畢獻已者夫以衣食之預而無不曲盡如此固見當時風俗之厚非先公風化之盛何以致此哉

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爲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爲始至四章則以四月蒹葭純陽之月爲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爲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薁爲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爲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爲始而終于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令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又曰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乎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者未能使民至于如此皆苟道也

詩翼

卷之十四

九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黃氏東發曰鄭氏以始及公子同歸以上爲幽風以介眉壽以上爲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周禮篇章逆暑迎寒獻幽詩祈年于田祖獻幽雅祭蜡則飲幽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篇章所謂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經師飲竿笙塤箎簫篴篪管春廣應雅凡十二器以

雅氣之聲合籥也禮賦賡播蕤攄頌聲笙磬凡四器以頌氣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並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至晦卷則有三說一說籥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籥之雅噫嘻諸詩是籥之頌一說王介甫謂籥自有頌雅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于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于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籥若如介甫謂籥詩別自有雅

詩翼

卷之十四

十

頌則籥乃先公方自奮于戎狄之地此詩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也惟前一說謂吹籥之聲可風可雅可頌爲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鷓鴣

序曰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曰鷓鴣焉

成王初聞流言其心大疑亦不知罪人爲誰及公居東二年後始知罪人之爲管蔡公乃作此詩以遺王王得此詩特未敢誚公而已尙未釋然及感風雷之

變乃親迎以歸而二叔懼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始命周公東征之此詩作于居東之時非作于東征之後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卽東征三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註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峰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于詩傳則未及追改耳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一

也此

周公託爲鳥之愛其巢者呼鷓鴣而謂之曰鷓鴣鷓鴣爾旣肆毒以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思愛勤勞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旣取之其毒已甚况又毀我室以更甚其毒耶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此也

又託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綢繆纏綿其巢之隙穴及出入之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

患以勤勞之故惜此巢室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  
欲毀我巢室其可乎

予手拮据予所持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瘡曰予未有室  
家比也

又託爲鳥言予手拮据並作予以持荼爲治室之資  
又從而蓄聚之竭力經營不少休息至予之口遂與  
手而盡病是豈好勞哉蓋曰予未有室家故勤瘁有  
所不辭耳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一

曉比也

又託爲鳥言我營巢之苦非特手勞口病也羽則譙  
譙然而殺口顧予之尾更脩脩然而敵而予所造之  
室乃猶翹翹然未定而尙危奈之何風雨又從而漂  
搖之則翹翹之室幾不可保使我積累之功將廢于  
一旦予是以維音曉曉哀鳴而不能自己也

徐氏曰讀鴟鴞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懇惻之心  
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祈于王者惟自  
訴其忠赤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

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

又曰嗚呼世變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尙大悅  
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不可勝道也

東山

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  
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  
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二

朱子曰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宋氏曰周公東征歸勞軍士體其情而代之言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賦也

周公東征而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  
言向當我之往東山也惓惓然三年不歸亦云久矣  
今我來之自東也道途又遇零雨之濛抑甚勞焉因  
追想我在東言歸之時我心已西向而悲于是易

服而制彼平居之裳衣自今可以勿爲行陣街枚之事矣及其歸而在途但見蜎蜎者蠋烝然在桑野得其所安我征夫靡室靡家敦然而獨宿者亦在此車下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

言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而且勞如此當此在途寧無室家之思乎我以惓惓

詩集

卷之十四

古

之故遙想荒廢之景竊意果臝之實亦施于宇矣意伊威其在室乎意蠨蛸其在戶乎意町疇者爲鹿場乎意熠燿者爲宵行乎荒涼景象凄然在目然而不足畏也吾之故廬在焉適可懷思而已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漣漣兮室我征車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

言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然而雨之將零已見鸛鳴于垤而我婦念行者之勞將嘆于

室于是知歸期不遠遂漣漣兮室以待其歸而我征忽率至矣斯時但見有敦然之瓜苦你于栗薪之上不覺感從中起自思我不見此于今已三年今再見之深可幸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纁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也

言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然當我來之時正值昏姻之候斯時倉庚于飛熠燿其

詩翼

卷之十四

古

羽矣之子際此時以于歸則或皇或駁其馬矣試言其戒命之禮但見親結其纁而致必敬之戒言其送往之禮但見九十其儀而後盈門之光是其凱旋之日得遂昏姻之歡其新昏之情固甚美矣而其舊有室家者當三年久別會合一朝相見而喜又當何如耶夫周公之勞歸士其于完師之慶遠行之思室家之望男女之樂皆先其所未發而曲爲之想像體悉以代言之真不啻如父兄也

小雅出車杜勞還帥還役之詩與六月采芑功成

凱歌之詩類以對壘之威武臨戎之車馬點綴其間

以輸人心之憤志一時之盛而此詩只詳歸士悲喜

之情無一言及東征事者何也變生骨肉實有悽然

不可爲情者故不忍叙其事不忍述其功耳而中間

只以三年二字隱志其不遑寧處之歲月周公之心

可謂苦矣

破斧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朱子曰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

詩翼

卷之十四

其

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爲管蔡商

奄尤無理也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

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晚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賦也

軍士答周公勞已之詩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

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以流言倡亂四

國皆懷不正之心公東征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于

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寧爲一己之私也

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下二

章倣此

詩釋曰破斧報東山也東征久而破斧缺斨勤勞甚

矣而公之東征匡四國也匡四國而化之且固之則

詩翼

卷之十四

七

罔哀我人也哀我人而孔將孔嘉孔休也乃斧斨何

惜矣美哉乎公能恤下之私以其心爲心下能信公

之公亦各以其公心爲心蓋上下交相成一體也

詩測曰舊時有謂周公東征不必斧鉞干戚之屈而

罪人得者非以力勝也以德化也此無論與詩文相

背即破斧缺斨何害其爲周公使可以袞衣繡裳容

與而化周公不下堂階可矣何必東山之行且山東

之國奄與淮徐俱動幾亂天下之半而成王大誥天

下征之此三代之時所罕見者其一時國家騷動人

心張皇俱可想見何必曲護之乎余則以為東山之師非周公不可者蓋周之教化在西土者雖深在東方者尚淺商之世德其斷喪者固甚其固結者亦存況武王一崩公即攝政而王方幼冲二叔之流言亦可借為搖動之隙孰謂頑民義士遂無議起者乎萬一山東諸國漸有聞風而起者不可謂非難此周公之所哀周公之所皇也當時勞心焦思鞠躬盡瘁不知何如而安用逢衣淺帶之士高談濶論為也是破斧之說也

詩翼

卷之十四

十

伐柯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朱子曰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非

新安胡氏曰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

之不知也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

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真

也哉朱子非之當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邊豆有踐

此也

此周公居東時東人喜見而作言我公者素所思而欲見者也幸今得見之易追想始見之難吾試以擬之如伐柯者然伐柯當何如利用斧使匪斧弗克濟矣再以擬之如取妻者然取妻當何如利用媒使匪媒無由得矣今幸而有斧也執柯伐柯不過就此舊斧之柯得新柯之法而何則之猶遠乎幸而有媒也二姓既通不過就此媒妁之一言遘此之子于同牢而何邊豆之不有踐乎然則吾人于公幸今日得見之易因追思昔日未見之難而惟追思昔日未見之

詩翼

卷之十四

九

難益喜慶今日得見之易也

九毀

序曰九毀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朱子曰此詩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

無所于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寓信

宿耳是以有衰衣兮是以兩字本謂緣公誓至于此

是以此間有被衰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

甚明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

曲附會徒費辭語終是不明

劉氏曰伐柯喜其得見九罭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  
有加而無已也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興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興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興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賦也

此詩東人于周公將歸而作言九罭之綱則有鱗魴  
之美魚矣況之子來居東土得以觀而見之卽衮衣  
繡裳皆盛德所著見者也何幸如之然此之子也固

詩翼

卷之十四

十

終身願留以爲東人之依者也獨奈何不能久于東  
也試觀鴻之飛則遵于陸公之歸也豈無所乎今特  
于女信處于此而已信處之外卽欲留公之行而不  
可得也再觀鴻之飛則遵于陸公之歸也豈復來東  
乎今特于女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卽欲挽公之轍而  
不可得也夫公惟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誓有此  
服衮衣之人吾願其且留無遽迎公以歸無使我欣  
幸之意轉而爲傷悲也其如公之卒不可留何哉  
沈仲容云居東非東征蓋避謗也東不詳地各意反

而居魯時豐鎬西而魯東古者罷相則歸就封國此  
與上下章皆自居東避謗之詩非東征時事

茅鹿門云伐柯九罭狼跋諸詩皆周公居東之時士  
大夫憤鬱公之避謗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毛  
鄭諸家因誤解金縢之居東卽詩所言東山遂混合  
而附會其說耳

孫氏詩揆曰不欲公留者爲國之公心也不忍公去  
者親德之私願也妙處全在末章于苦留之中而幸  
公歸之心隱然見于言外又曰公歸不復視之也公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一

以一身係天下安危東人明知其必歸明幸其歸而  
依依好德之誠反言無以我公歸兮意言恒立于不  
盡此詩之所以妙也

狼跋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按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  
以爲聖也文中子云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  
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

也內寔達天下之道而公共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按此卽序所謂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與也

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與也

此詩美周公遭疑謗不失其常也言狼之爲物遽然而進則躡其胡因之而退則又踰其尾進退不得自如矣况我公勤勞王室顧乃讓大美于不居而自反俯仰無愧其形之赤舄但見几几然安重焉進退何有常度也載觀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况我公孫碩膚形之爲赤舄之几几者既有常度矣則平日美德之音昭然在人耳目者何嘗因大美之讓而少瑕耶此可以觀我公之聖矣

此周公居東而王疑未釋之日賜賜貽王卽是時也前章言其德容之不變後章言其聲譽之無損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斯言盡矣

西國七篇

范氏曰幽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終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君賢伯之不可得于是次以幽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崔仲昆曰夫子序詩首二南若曰始基之矣終幽若曰旣成而昌之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曹槽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周公其孰能之

詩經朱翼卷之十四終

詩翼

卷之十四

圭



詩經朱翼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學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篇有大小之殊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又各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時詩也小雅自鹿鳴

詩翼

卷之十五

一

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

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

黃氏佐曰風雅之正變其言不出于孔子而出于序

未可信也蓋詩以先後爲次序故二雅首文武成康

而以厲宣幽平繼其後風亦然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子曰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按序以此爲燕羣

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

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

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

然于朝臣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

之厚于此見矣詩釋曰燕有四等諸侯來朝而燕一

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三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

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此之燕更在四者

之外其事爲賓臣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易稱尚

詩翼

卷之十五

二

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又實幣

帛于筐以將之又咏歌之是周之盛德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興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言彼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情之

適故聲之所以和也況我有嘉賓可無燕以適其情

乎故鼓瑟而比以歌吹笙而鼓乎簧而樂之以樂者

備矣承筐而行幣行幣而侑賓而將之以賓者備矣

庶乎嘉賓之好我者今示我以大道矣

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畱焉然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者不欲數數然傷其飲食之心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與也

言呦呦然鹿鳴則食野之蒿矣况我有嘉賓可無燕以通其情耶吾見其以德而著之音者極其昭明以此表示斯民不至佻薄凡我有位君子所當則而做之是嘉賓之德如此而我有旨酒尤必與嘉賓式燕以敖遊之從容以盡其誠款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三

陳氏曰備禮樂盡情意協道德而後乃言及酒何也飲食之道和而後萃如言鹿先呦呦而後食也下章再舉絲聲重言旨酒又何也事之在嘉賓者不敢盡其詞事之在我者不敢不盡其詞也又如鹿之食野不量以物不量以地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與也

言呦呦然鹿鳴則食野之苓矣况我有嘉賓可無燕以樂其心耶故不惟鼓瑟而吹笙也且鼓瑟而又鼓

琴鼓瑟鼓琴宜其和樂之情而且極其湛樂之久我今日有旨酒之燕湛樂如此者非無以也蓋以此安樂嘉賓之心洞達以盡其誠款也

燕畢而止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在燕言燕已耳無溢美無過規鹿鳴所以為雅之盛也

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處於宮則懼溺床第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于朝則慮隔堂簾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琢磨之資啓迪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

詩翼

卷之十五

四

乎

四牡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朱子曰首句是然其下云云者語疎而意密矣

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為不計其君之知不知也

序謂勞使臣之來或者遂泥為諸侯之使夫諸侯之使來聘固曰來即本國之使來歸獨非來乎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責人臣以忠必先之以孝毛傳所謂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是已鄭譜意此等

詩皆文王時作故嚴氏因之曰文王未曾稱王而言  
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西伯受天子  
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

四牡騤騤周道倬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賦也

詩緝曰使臣既還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焉述其在  
途之情而設為使臣自道之辭集傳曰駕此四牡而  
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  
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  
傾而傷悲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五

說文曰煮海為鹽者池為鹽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四牡騤騤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賦也  
言駕彼四牡騤騤而行不止者實惟嘽嘽衆盛之駉  
馬也馳驅之勞如此豈無思歸之懷乎但以王事不  
可以不堅固雖啓處而不遑耳此與首章一意而申  
言之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興也  
言既為公義而不得歸父母之養缺矣試觀翩翩者  
騅猶載飛載下而集于苞栩之上蓋得其所安矣我

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至于不暇養其父夫王事信  
不可不固也乃有父而不遑將我將何以為情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興也  
箋曰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駕彼四駉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賦也  
言我之出使也駕彼嘽嘽之四駉載驟駉駉然而急  
疾此時父母不遑將我豈不懷歸乎懷歸而不得是  
用作此四牡之歌以不遑將母之情來告于君也夫  
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

詩翼

卷之十五

六

可謂各盡其道矣

徐玄扈曰四牡采薇出車杖杜皆君上之言也今勞  
其人而反托為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低俯之  
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  
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  
慮畢達于黼辰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  
世君臣一體至于如此因是而思風人之言大都托  
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為懲勸皆  
不必正為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為嚴王者

勞下尚托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爲前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杖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其何辨哉

皇皇者華

序以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朱子曰首句是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七

大小行人之職詳于周禮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成六瑞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稿輸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上不敢陵下不敢暴小民附于德而服于義然則使臣之職良重矣故遺之有歌勞之有歌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

此詩王者遣使臣而代之言朝廷遣一使臣必擇其能及者付托之我今行矣其能無惕于心乎試觀皇皇者華則于彼原焉于彼隰焉無地而不有矣況此駉駉衆多疾行之征夫每懷思常若有所不及慮無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則求所以副其靡及之懷者寧容已耶

朱子言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托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

詩翼

卷之十五

八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

此四章求所以副其靡及之懷也言征夫既有靡及之懷矣欲副其懷當何如大抵已所靡及者人或及之人所靡及者天下人或及之故今我馬則維駒矣御馬之六轡則如濡矣以是而載馳載驅蓋將周于咨問而采取之虛中以集人之言也而又不但此以周于諏者計必謀而後規畫悉故我馬維駒六轡如

絲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謀以所周咨者就爲規畫  
可焉而又不但此以周于謀者計必度而後酌量審  
故我馬維駟六轡沃若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度以  
所周咨者就爲酌量可焉而又不但此以周于度者  
雖得其精詳然事不嫌于再三計必詢而後忠益愈  
廣故我馬維駟六轡既均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詢  
焉詢則所諏者益周而謀度者益無不當無不宜矣  
必如是庶不及者可及此懷或可少慰也非我征夫  
所當自效者哉夫以使臣將行而以是歌而遣之真  
得勸忠之道矣

詩翼

卷之十五

九

本爲遣使臣而作而叔孫穆子則以爲君教使臣曰  
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以爲遣僅  
榮其行以爲教則思其志思其志則求副其事古之  
大夫于是有安詳審固之能于是有博聞強記之學  
常棣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朱子曰序得之 詩記載朱子之言謂文武之際固  
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

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  
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與也

此燕兄弟之樂歌言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  
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其情義之相須豈能有如兄弟  
之重者乎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賦也

死喪之禍人情所畏而惟兄弟相恤無不致其情至  
若積尸哀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相求無不致其

詩翼

卷之十五

十

力此于變故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賦也

以脊令在原與兄弟于患難之時同心同力以相救  
恤卽良朋之深交者不過付之長歎而已力固不能

以相及也此于患難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兄弟閔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賦也

兄弟設有不幸閔狃于內情義若薄矣而有一外侮  
則必同心禦之卽有良朋于此不能有所助也此于  
禦侮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

言人情當喪亂既平之後無死喪急難外侮之變既安而且寧矣斯時正當益篤兄弟之好可也乃有視兄弟反不如友生者是豈兄弟之親但可須于患難而無須于安寧乎必不然矣

饋爾簋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

言視兄弟不如友生者豈以安寧無須于兄弟乎試觀簋豆儼然而陳列飲酒飫然而醉飽此一家之安寧若可樂矣其必兄弟既具而無遠焉然後和樂而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一

相親慕孰謂安寧而可少兄弟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

言不特燕飲須于兄弟也即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尤必兄弟既翕而無乖戾然後和樂而且湛久孰謂天倫而可無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

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是兄弟能宜爾之室家也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兄弟能樂爾之妻孥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窮之以是圖而謀之其

宜樂之須于兄弟誠有信其然者然則安寧之時皆不可以無兄弟而安可視之不如友生也

嚴氏曰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于言辭之表矣

孔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故作常棣之詩以燕兄弟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召穆公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二

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

伐木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朱子曰序首句是以下雖無害于理而以此說詩則支離矣

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鳥不以遷喬忌舊谷之侶王者不以居高忌蓋簪之助推

之至于神聽和平而求友豈細故哉求之之道亦惟  
有惠顧而無失德免于咎且愆而已然則掃室布席  
陳簋薦饗今日之燕又烏容已通篇詞雖褻而情彌  
摯其屢取興于伐木蓋伐木非獨力而成亦有須友  
之義焉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興也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言彼伐木非獨力而成則丁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三

丁然彼此相應因見鳥鳴非獨爲而和則嚶嚶然兩  
鳥相呼且是鳥也有出自幽谷之中遷于喬木之上  
復嚶然其鳴者非他有所求也乃是求其友之聲相  
彼鳥矣猶肆其求友之聲如此矧伊人矣可不求友  
生乎誠知友誼之重而篤朋友之好則在我已有召  
致和平之理神之聽之將見和者終于和且平者終  
于平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興也

上言人當篤友此遂承言盡篤友之情彼伐木許許  
固無所不用其力矣況我之燕友其可不盡其情乎  
故燕必有酒而釃酒則有與而甚矣燕必有殺而肥  
矧則既有而甚備具此酒殺以速我諸父速之而來  
吾願也若不得已寧使彼適有故而而不來無使我不  
設此酒殺有弗顧念也而匪直諸父然也雖異姓之  
諸舅亦然於乎此鮮明哉酒掃廷內也陳饋有八簋  
之盛而肥牡亦既備焉予以速我諸舅寧使彼適有

詩翼

卷之十五

十四

故不來無使我不設此燕有弗顧之咎也不計在人  
惟盡在己篤友之誼其庶幾矣  
正義曰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諸父兄弟據族人  
爲朋友者互說耳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清矣興也

言匪直諸舅然也卽同姓異姓之卑者亦然彼伐木  
則于阪必于所生之地矣況我之燕飲不干所親之

人乎故以醴酒則有衍而甚多以簋豆則有踐而陳  
列于以燕我兄弟皆無遠而具邇彼民之所以失德  
于朋友者豈必有大故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至  
于有愆耳故我于朋友時乎有酒則清我一或無酒  
卽當酤我而相與坎坎然鼓我之鼓蹲蹲然舞我之  
舞但一及閒暇使飲此清以相樂庶失德之愆可免  
而和平之福自我致之矣

真西山曰鹿鳴之詩以臣爲賓伐木之詩以臣爲友  
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

詩翼

卷之十五

主

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蓋先王樂  
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君臣有相陪  
之分也

天保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朱子曰臣歌天保詩答上五詩之燕之說序畧得詩  
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  
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

明

此詩臣報君而作一二章託天福君而三章則形容  
之四五章託神福君而六章則形容之要知重載穀  
福德所謂寓規于頌者以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賦也

此人臣致祝以答其君之詩言君奉天道爲天子吾  
願天之保爾不危定爾不傾保定者亦孔之固焉惟  
保定孔固使爾之福盡極其厚何福不除舊而生新

詩翼

卷之十五

去

乎又使爾之福多有所增益以是故無不全備而衆  
庶焉凡此皆天之保定使然抑何其孔固也哉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賦也

言天之保定吾君不特此也福難于盡善天尤使爾  
單厚多益者皆盡善而盡無一之不宜焉凡此皆所  
謂百祿也爾有以受之矣而非一受卽替也天又降  
之以遐遠之福若見維日之不足焉其保定抑何孔  
固哉



潘氏曰哲人爲善惟日不足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者配戢穀者之精神而言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賦也

上言天福君已盡此遂極其形容言擬其興之高大也殆如山而又如阜且如岡而又如陵再擬其興之盛長也殆又如川之流適當其方至之勢是其如山阜而又曰如岡陵如川而又曰方至有若增而高若增而長之義信乎以莫而不增者矣天之福君蓋如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七

此

潘氏曰百祿從戢穀受是有以積之而高也故取象于山阜岡陵有以濬之而長也故取象于川

吉蠲爲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賦也

言天固有以福君矣神之福君又何如君子祭祀將啓吉焉而諏曰擇士蠲焉而齊戒滌濯爲饔焉以備酒食凡既備矣是用孝心而享獻之行禴祠烝嘗之時祭于先公先王由是以誠感通尸傳神意以嘏主

人曰先公先王之君欲爾孝享期爾以萬壽無疆之福使永爲宗廟之主矣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賦也

言神之來格不特以萬壽福吾君也又且詒爾以多福焉福莫多于天下民德之淳神將使君之民質實無僞日用之間惟知飲食而已日用飲食便是質處民之質是民自爲德也而民之德卽爲爾德徧天下皆質民卽徧天下爲爾德矣非神休何以至此

詩翼

卷之十五

大

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以保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福一也旣稱天又稱神忠愛無已廣肆其詞也

繹斯義也可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情不外于孝敬事不出乎本務故祝史無矯舉之詞無欺已之舉廟中者天下之象也此便是民質徧德張本與上文戢穀罄宜一樣看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賦也

上二章言萬壽多福此遂承上形容其進德悠久言擬其福之進盛也殆如月之上弦而就于盈之勢又如日之方升而就于明之勢再擬其福之悠久也殆如南山之壽永不窳而且不崩又如松栢之茂無不予爾或相繼而長生神之所以福君者如此夫福君而托之天神則祈天法祖總不外一修德可知矣此天保臣子美不忌規意也

詩言天神天非蒼碧神非幽渺德升而天降德往而神來一呼一吸其應如響古之至人無刻不與天遊

詩翼

卷之十五

二

與神處後世遂以爲不可知之事耳然則又非以天與神福君以君自福君也推其本而進之忠愛之至也

郝仲與曰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太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羣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詞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戢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

難之義備所以爲天保也

采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令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朱子曰此詩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疏曰止言遣戍役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上爲恤之情深殷勤于戍役簡略將帥此故也廬陵云四

詩翼

卷之十五

三

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約有四一則舍其室家之悲一則不遑啓處之悲一則家音隔絕之憂一則雨雪饑渴之苦詩中備道之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興也

此遣戍役之詩代役者而言我今以王命出戍矣此何時哉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乃今歲三月之莫春也

試卽此時而計其歸期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其在來歲仲冬之月乎夫以歸期之遠如此室家于是乎舍而啓居于是乎不遑矣然所以靡室靡家者直以儼狁之故而所以不遑啓居者亦以儼狁之故豈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哉

箋曰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疏曰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思怒寇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詩翼

卷之十五

主

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

言旣已出戍豈可以私其家乎采薇采薇則薇亦始生柔止矣曰歸曰歸念歲莫之遠則心亦憂止矣憂心極其烈烈而且飢渴之不堪當此時豈無室家之思然我戍未已誰人可使歸而問我之室家乎是家不可忘也當爲國而忘之矣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

言非特忘其家已也卽身亦不敢自愛焉采薇采薇

則薇亦旣成而剛止矣曰歸曰歸則在來歲之陽止矣夫以王事不可不堅固雖啓處亦不遑暇當此之時非無愛身之念也特以王愾未除憂心爲之孔疚我行其何來歸之望耶是身不可忘也不得不爲君而忘之矣

首章是因人之私情激而用之不說到忘家忘身二三章再激昂轉一念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而家可忘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而身可忘文情曲折淺深有序

詩翼

卷之十五

主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我車旣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

上二章旣言以國故忘其家與身此遂預言其蓄勇以待敵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棟之華也彼戎事之路車何人之車乎乃君子之車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而駕車之四牡又業業然而壯健然豈敢恃此而安居乎尚當奮勇克敵期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動出萬全可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列魚服豈不日戒儼狁孔棘賦也

上言蓄常勝之威此又承言預嚴守備之戒言以戎車而駕四牡四牡則駉駉而壯盛則爲將帥之依乘士卒之所庇托且四牡翼翼而行列之整治象弭魚服而器械之精好武備飭矣然豈可不日相敬戒乎儼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此二章乃車戰方曰三捷而卽日日戒曰孔棘固勉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也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詩翼

卷之十五

三

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賦也

言是役也誠忘身家以嚴戰守而儼狁無虞歸期可預道矣因追昔我之奉命而往也時所見者楊柳之依依乃舊歲莫春之候也據今我之來時所遇則雨雪霏霏然盛乃今年季冬之際也而且行道遲遲回遠又重之以載渴載飢我獨何心能不傷悲哉第此歸途之景誰則知我有如此之可哀也耶夫王者遣戍諷之以義而又憫之以情既發感此其誰不思奮哉

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各看

出車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朱子曰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詩闡曰序以出車爲文王時勞還帥之詩夫文王未嘗爲天子稱王今首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仲王與天子果何指耶若是追述則當明言文王或

詩翼

卷之十五

吉

周王如大正諸篇所咏矣然大正亦未嘗目文王爲天子說者強求其解歸之商紂夫此周人詩也何爲崇紂至此

詩緝曰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心也出車杖杜當還歸之後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賦也

此勞還帥之詩追述其始而言昔出征之始我命出

我之車于彼郊之牧矣而語其軍衆曰是行也從天子之所而來付託蓋甚重矣于是遂召彼御車之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且戒之曰儼狁陸梁王事之難多矣此行當急于趨事不可少緩也

詩緝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旄矣彼旄旄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賦也

言我出我車前軍之在牧者已有旗以統之矣而後軍之出于郊者則統以龜蛇之旄焉又飾以旄端之

詩翼

卷之十五

三

旄焉彼前之旗也與此後之旄也旆旆飛揚前後有度而軍士悉視之以止齊矣斯時也將帥以王事在身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感之亦以將帥之心爲心而憔悴也詩志曰憂心悄悄南仲成功之本也

詩緝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旂旄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儼狁于襄

賦也

彼朔方之地近于儼狁者也今此出車之役乃王命南仲爲將往城于朔方但見出車則彭彭然而衆盛

旂旄則央央然而鮮明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衆軍而曰天子命我守城于朔方是稟天威以行事至不可忽者也車旂號令之間有奮揚之威如此是以威聲遠播而有備無虞儼狁不戰而自除也

詩緝曰三章述其前時之奮揚以慰勞之也

詩記曰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一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三

言儼狁旣棄歸而在塗也因憶昔我出車而往所見者黍稷之方華乃往歲季夏時也今我來思但見去冬所雨之雪積凍始釋爲泥塗此今歲孟春之候矣蓋以儼狁內侵王事多難故載離寒暑之久而啓居有所不遑也當此時豈不懷思歸之心乎特畏此臨遣之簡書付託甚重是以欲歸而不敢耳

只就儼狁說詩緝云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不必增此

詩記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

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

師旋在途當其未至想室家感時物而思之若曰今

嘒嘒然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趨趨然跳躍而

從之者阜螽也此正春暮之景行者可以至家之時

于此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然往來于中矣必既見

君子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宜歸不歸今何在乎意者

詩集

卷之十五

三

徽猷甫平西戎竊發赫赫南仲又移師以薄伐西戎

乎不然何不及此卽歸乃厘我冲冲之憂耶

是設爲室家之言伐西戎非實事也按宣王元年命

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

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

經見斷作想像語爲是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徽猷于夷

賦也

言將帥之凱旋也但見春日暄妍之候卉木則萋萋

倉庚則喈喈采芣苢者則祁祁而衆盛于此之時執其

可訊問并獲其醜衆而薄言還歸豈不可樂哉然此

伊誰之功乃赫赫之南仲致此徽猷之平而得是樂

也厥功不亦美哉吁周王之勞還帥如此可謂曲盡

其道矣

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旣歸則尚和樂故出

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

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

之師且曰徽猷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地屠城與

詩集

卷之十五

一

尸蹠血之事也

杕杜

序曰勞還役也

詩傳闡曰詩傳以此詩爲勞戍則戍爲戍臣也而士

卒亦在其中矣鄭氏見出車與杕杜相次故以出車

爲勞還帥杕杜爲勞還役而妄立殊尊卑之說似二

詩爲每年勞帥役通套者夫出車明言赫赫南仲豈

勞他帥亦可歌此乎若杕杜之檀車四牡豈所繫于

卒伍其爲勞戍臣可知已實之晚葉之萋俄及杞之

采物以志景而情係焉初則料其遄止繼則望其歸止繼則臆其不遠乃至假卜筮以決其通止此皆閨情所必至詩人乃曲體而代寫之

沈氏曰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篤至處以慰勞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遄止賦也

此勞戍還之詩故追其未還而思之言我于征夫固無日不思但于將歸未歸時所思尤感物而倍切者

詩翼

卷之十五

元

試觀彼特生之杜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時物變矣征夫以王事靡盬之故乃繼續我日至十月陽止之時正畢戍當歸之候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十月戍畢者有常期今當十月征夫亦可以暇矣庶其得歸也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賦也

言杕杜之實此由去年冬畢戍時也今有杕之杜其葉萋萋而盛則又春將暮之候矣而征夫以王事靡

盬之故人役于外使我心感之而傷悲傷夫卉木萋止女心安得不悲止當此時征夫亦可以歸而至家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幪幪四牡瘡瘡征夫不遄賦也

言春將莫而不歸猶未過期也今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之時則春已莫矣征夫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寧直動室家之悲且貽我父母之憂吾想夫檀車之堅者今已幪幪而敝四牡之壯者今已瘡瘡而

詩翼

卷之十五

三

罷則征夫之歸當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遄止賦也

征夫不裝載來歸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我心多爲憂恤宜何如哉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于繇而皆曰近則征夫必遄而將至矣

馮氏曰歌杕杜者直示人以期之不爽而借室家寫之耳信而後勞其此詩之謂乎

徐氏曰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事也

南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朱子曰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

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也寓于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

詩翼

卷之十五

至

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

雅無諸侯之別故毛氏列以爲什如軍法十人爲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爲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也朱子以詩配數改編從朱子

詩經朱翼卷之十五

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朱子曰亦笙詩序尤無理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朱子曰亦笙詩所謂有共義者非真有所謂無其辭者乃本無也

詩翼

卷之十六

一

宋黃震曰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辭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雪山王氏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噪七曲有聲無詞至晦菴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詩緝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卽無字亡其辭之說云出于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



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爲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詞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詞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詞則惟有序所言之義耳愚謂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詞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詞未嘗無

詩翼

卷之十六

二

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皆以訓詁爲詞定出後人之附益先儒所以因此而併疑小序之非古也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魚麗于鰭鰭魚也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鰭鰭魚也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鰭鰭魚也君子有酒旨且有

三章與燕禮之盛言爵所以取魚而魚之麗于爵者不惟有鰭而又有鮓況我君子有酒以燕賓也凡所薦之物不惟旨也而又且多焉魚之麗于爵者又有鮓鮓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又見其物之多而且旨豈徒以多而已乎魚之麗于爵又有鰭鮓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又見其物之旨而且多豈徒以旨而已乎總

詩翼

卷之十六

三

是反覆極道之不必言旨與有此多爲尤全脩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賦也

物即指所設之酒食也凡脩則患不美今則多而又嘉矣美則患不齊今則旨而又備矣有則患不宣今則旨而又時矣所稱多也旨也有也即上之多與有也所稱嘉也備也時也即上之旨也蓋上言燕禮之盛此則指其盛而著其爲曲全也王應之曰後三章

衍前三章之辭

陳氏曰王道之成也物有大而可觀君子引而志之以神明其政故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朱子曰此亦笙詩

南有嘉魚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

詩翼

卷之十六

四

者共之也

朱子曰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集傳曰此詩燕饗賓客而因所薦之物以道達主人

樂賓之意也會說曰與魚麗皆通用之樂主不專指

君賓不專指臣也

南有嘉魚然單單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

燕饗之樂歌言南有嘉魚則然然而單單矣况君子

有酒可以洽賓主之歡則與嘉賓式燕以樂于以致

殷勤之意者不容已矣

南有嘉魚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興也

不但已也南有嘉魚則然然而汕汕矣况君子有酒則與嘉賓式燕以衍矣

單集傳作簠汕集傳作櫟陸農師曰魚欲逸則單之

使入欲伏則汕之使出君子求賢上籠之如單下濂

之如汕似覺扭合王雪山曰單單魚回幹水聲汕汕

魚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愚謂此說與本文然字

合且與樂衍字義亦興得相協証解衍樂也衍與樂

詩翼

卷之十六

五

稍別樂主發舒衍主恬適即樂之真也

南有樛木甘瓠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興也

言不但樂之衍之已也南有樛木惟下垂則甘瓠

于其上固結而不可解矣况君子有酒臨下賢之興

以燕賓所以綏安嘉賓之心者固甚至矣

翩翩者鵲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興也

言又不但已也彼翩翩者鵲則然然羣飛而來往來

不已也况君子有酒臨無已之誠以燕賓則獻酬交

錯更見其有加無已也會說曰式燕又思言嘉賓于

此一酌一獻既燕之矣且酢且酬而不厭其爲煩也是之謂又思

范氏曰方在燕也而卽云又思見情之無可既也此從集傳中後說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朱子曰此亦笙詩

南山有臺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

詩翼

卷之十六

六

之基矣

朱子曰序首句誤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劉氏曰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爲

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爲尊賓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興也

燕饗之樂歌言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又有萊矣我樂

只之君子則邦家賴之以莫麗矣君子之壽則萬年

而不可窮期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再觀南山則有桑矣北山則又有楊矣樂只君子既爲基洵爲邦家之光矣則德以享壽無期者又將萬壽無疆矣

輔氏曰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爲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言賢者爲國之楨幹也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爲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爲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

詩翼

卷之十六

七

無期限而無疆界也

呂仲木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條以興光宋

氏曰邦家之基光卽是德不是德足爲邦家之基光

此以已然言 輔氏曰萬壽二句願之之詞退不二

句必之之詞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興也

南山則有杞矣北山則有李矣此樂只君子則善政

善教而爲民之父母矣此樂只君子則令聞令譽始

終一致而德音爲之不已矣

民之父母正基光之實處美其已然之德

南山有栲北山有桤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興也

南山則有栲矣北山則有桤矣此樂只君子則享秀眉之壽而壽考之有徵矣此樂只君子則極德音之茂而聲聞之四達矣

君之自基也基于命臣之奠基也基于民故咏其爲民父母邦家之基也基以德邦家之光也尤以輝故

詩集

卷之十六

人

咏其德音

南山有栲北山有桤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

艾爾後興也

南山則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桤矣樂只君子萬壽不

但徵于眉也遐不獲黃耇之壽矣樂只君子從此保艾爾之後日不殊于今日矣既祝其保艾于今日者又保艾于後所謂美不忘規也

美與祝總見尊賓之意周禮所謂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類是已且祝君子以壽而必先之以德

非苟祝者

詩說曰國家當數聖人經營之後控馭不患其不遠彈壓不患其不重正恐控馭彈壓之太過有傷宇宙和平之脉故虎賁之士脫劔矣敦商之旅之國矣無所復需之也而爲國家培命脉潤太平宜民人貞久遠不得不資于藹藹之吉人于在燕之君子必舉其樂只者而歌咏之不休其意深矣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遂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詩翼

卷之十六

九

朱子曰此亦笙詩

蓼蕭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朱子曰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卽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

鄭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醢

幣晏貨以示容合好今日燕笑語兮曰孔燕豈弟故  
知爲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按康侯  
承寵澤于君與蓼蕭之承露固無以異而序云澤及  
四海則淺泛甚矣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興也

天子燕諸侯之詩言長大之蕭零露漙漙然于其上君  
子來朝而既見之則我心輪寫而無留恨矣于是設  
之爲燕而笑語以相洽夫人臣而能寫君心承君寵

詩集

卷之十六

十

若是是以有得君之譽而且安享其位也

蔣氏曰舉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禮記註曰饗

以嚴爲主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爲主故曰示慈惠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詩  
考不忘興也

既見君子而其文明之著爲國之龍爲國之光信可

喜也然是龍光之德始終如一至久不渝則德之人

者自壽之久故壽考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興也

既見君子而燕飲之間豈而和樂弟而平易固可美  
也然是豈弟之德孚于家庭兄弟皆宜則德之美者  
自壽之善故壽而且樂也方文伯曰孔燕者君厚  
之以燕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儔革冲冲和鸞雖萬  
福攸同興也

君子之來朝儔革冲冲而下垂見忠順之意矣和鸞  
雖離而齊鳴見和平之度矣是來儀之盛皆足以徵

詩集

卷之十六

十一

侯度之謹也是以受知于君而萬福皆同聚于其躬  
也萬福攸同終首章譽處之意

讀蓼蕭燕飲而下之情通矣譽處而上之恩接矣觀

龍光豈弟則下無匪棄之德觀儔革和鸞則上無陵

夷之勢矣

湛露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傳闕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晏樂之于

是乎賦湛露蓋古者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燕行

于寢膳宰具官饌于寢東非若饗行于廟故曰在案  
載考其禮一獻四舉酬酢脫屣升坐無美爵無美樂  
以醉爲度非若饗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曰  
不醉無歸蓋觀儀禮所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闈人執大燭  
于門外則夜飲之禮古誠有之詩說以爲天子燕同  
姓諸侯意亦近似然大祭或可通用耳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興也

天子燕諸侯之詩言彼湛湛露斯匪陽則不晞矣厭

詩翼

卷之十六

主

厭之夜飲必醉而後歸不醉則無歸矣厭厭依毛傳  
作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興也

彼湛湛露斯則在彼豐草矣厭厭之夜飲何在乎則  
在宗室之中成其燕飲之禮焉鄭氏曰載之言則也  
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興也

彼湛湛露斯則在彼杞棘無一不被矣顯明允信之  
君子當厭厭在宗之燕飲非不多也然皆持敬而不

亂其令德固在望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興也

彼其桐其椅則其實離離無一而不盛矣豈弟樂易  
之君子當厭厭在宗之燕飲非不多也然皆莊淑而  
威儀不愆其令儀固在望也

傳闕曰箋以豐草喻同姓諸侯以杞棘異類喻異姓  
諸侯桐椅同類異名喻二王之後則鑒矣夫同姓異  
姓未必不有時合燕然取喻之義殊不爾蓋杞棘中  
堅承露雖厚而不屈有強幹意故以興顯允之令德

詩翼

卷之十六

主

卽酒誥所云剛制也桐椅高棘其實離離而下垂有  
恭順意故以興豈弟之令儀卽宛塲所云溫克也要  
以令儀卽令德之符所謂飲酒孔嘉者也

制記曰天子以功燕諸侯而詠彤弓以私燕諸侯而  
詠湛露以朝燕諸侯而詠蓼蕭其詞曰中心貺之曰  
令德令儀曰爲能爲光其德不爽皆于愛厚之中而  
勸導之意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

詩經朱翼卷之十六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學

彤弓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子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傳闡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孔叢子曰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賜必以弓者何正義謂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以赤旅弓

詩翼

卷之十七

一

漆以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爲重是已錫弓矢必以饗禮行之燕或至夜而饗則于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于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見王者勤于待賓實不踰時如是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賦也

天子燕有功諸侯言彼彤色之弓昭然弛而不張我昔日受之弓人藏之王府正以待有功者而錫之今

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欲貺之于是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饗禮一朝而行彤弓卽一朝而錫矣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

朝右之賦也

言彤弓昭然而弛我受而載之以弓樂誠重之以待有功者今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喜悅之以故鐘鼓既設而以賓禮尊之于此而右則弓亦卽于此而錫矣

彤弓昭兮受言樂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詩翼

卷之十七

三

朝饗之賦也

言彤弓昭然而弛我受之而樂之以弓樂誠重之以待有功者今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好樂之以故鐘鼓既設而復酌以厚之于此而饗則弓亦卽于此而錫矣

箋餘曰凡燕饗之禮食則侑賓勸飽飲則酬賓勸酒皆用幣此饗有功諸侯則以弓代幣侑卽以弓侑酬卽以弓酬也右卽侑也

賜弓必本其始而言之曰昭曰藏曰載曰樂何也欲

嘉賓釋而思也。發弓之意。默寄于張弓之人。故曰中心貺之。想其人之威望。可以坐鎮彈壓者。也能弛弓。所以賜弓。故中心喜之。好之。去功臣之名目而止云。嘉賓意亦可思。

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嚮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者遂以爲得專征伐。嗟夫。征伐而諸侯可專。是作威不必維辟。而春秋之戰皆義戰矣。

詩翼

卷之十七

三

菁菁者莪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朱子曰。此序全失詩意。集傳曰。亦燕飲賓客之詩。

鄒氏曰。序以菁莪爲樂育材。更衍之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天下喜樂之。然則則喜則休。所稱我者。其誰。亦泛指天下耶。朱子謂其全失詩意。審矣。蔡氏曰。鄭氏以百朋爲官爵。以載沉載浮爲文武並用。則鑿矣。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

我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歟。愚以爲此說甚佳。行禮于學校。不止樂育材。古有大禮多于學校行之。如遣師獻歲之類。是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也

燕飲賓客。言彼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誠可樂矣。既見君子。則仰慕之情。以慰其樂也。且有儀以將之。而樂非殷勤徒切者矣。然是儀非強爲也。出于中心之喜。

詩翼

卷之十七

四

也。再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誠可喜矣。况既見君子。我心不則喜乎。而是喜也。又非可以易言也。再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誠可喜矣。况既見君子。不如錫我百朋之多乎。百朋正喜之極也。而總之一樂也。此燕飲之儀。不容已于有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興也

言今日既見之喜。如此不迫。未見之思。何以見既見之喜乎。試觀汎汎楊舟。則載沉載浮。無所定矣。向我于君子未見之時。與其來又恐其不來。心之靡定。亦



猶是也今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休然安定矣則夫我心之喜百朋之錫而樂且有儀也又豈容已哉

箋餘曰主人接新賓必用儀文以定禮少進而款洽則喜其所見不異所聞再進而探其底裏欣欣焉如獲生平所未曾有因還想平日未見時浮沉無定今幸有此如之何不暢懷滿志明良會合可入圖畫

六月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

鄒氏曰六月之師蓋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

詩翼

卷之十七

五

常武並列者彼之爲告廟策勲此之爲譙賓敘款彼之爲六飛親駕此之爲四牡徂征彼則歸功于天子而此則歸美于人臣詞氣固不侔也

毛氏以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玃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賦也

宣王命尹吉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此以敘其事言冬夏非興師之期今乃六月興師皇皇不安戎車則既整飭四馬則皆強盛而兵服則亦載于車馬之

上所所以若是急者蓋以玃狁之勢甚盛不容以不急蓋王命出征以正王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賦也

言六月興師四牡騤騤之中既比物而齊其力又四驪而齊其色馬何有餘耶且閑習乎馬而皆中法則教又何有素耶于是維此六月棲棲之時即既成我所載之常服我服既成即日引道盡三十里之舍而止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常度如此所以然

詩翼

卷之十七

六

者蓋以王命于此出征欲其敵王所愾而佐天子之烈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玃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賦也

觀駕車之四牡脩長而且廣大其廣大之狀殆有顒然以此薄伐玃狁誠足以奏大功矣然吉甫整肅戒慎有嚴有翼以共武之事焉以此共武之事足以襄彼玃狁而底定王國矣范氏曰凡兵事莫尚于嚴莫先于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

猷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賦也

猷狁不自量度而深入爲寇逼近京邑是以出師征之織文而畫鳥章以統前軍絳帛而爲繼旄以統後軍是固央央而鮮明矣而又有元戎十乘先啓行而爲軍之前鋒聲罪致討蓋必克之威也

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猷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賦也

元戎旣駕大衆斯行但見以戎車則旣安後如輕而

詩集

卷之十七

七

前如軒也駕戎車者有四牡旣壯健而且閑習也以此有制之兵第示以薄伐驅至太原而止取其可以匡王國而佐天子不窮追也文武哉吉甫也文足附衆武足威敵萬邦以之爲法矣

疏曰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與此同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賦也

吉甫班師言歸燕飲喜樂而功奏王國慶集一已天下之福皆其福矣乃其所以設燕者則以其歸自鎬方以久行而還故爲之飲酒進饌于朋友而忽鼈膾鯉以爲之享也而當時諸友之與燕者有孝友之張仲在焉以文武之吉甫爲主而以孝友之張仲爲賓其燕之善爲何如也而卽此推之吉甫之成功于外蓋有所本矣

朱豐城曰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

詩集

卷之十七

八

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

馮氏曰六月之章揚厲略盡願獨于獻功酬勲樂置弗論而第舉其文武之德舉其孝友之友若不僅以邊功重吉甫者亦若不僅以神武誦宣王者

采芑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鄒氏曰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顏  
敗之後敵驕兵情應變不得不敏及北寇平軍聲振  
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言車則非戎  
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陳思平蜀論曰將  
以謀謀爲劍戟策略爲旌旗其壯猶之謂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苗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簠簋  
魚服鉤膺鞶章與也

詩人美方叔南征而作言師之行也薄言采芑則于

詩集

卷之十七

九

彼新田于此苗畝矣方叔承命南征始臨而統之見  
其車則衆盛矣師徒之扞敵者則練習矣而其總率  
以行也則見馬之順序焉車之鮮赤焉車上之備則  
竹簠以蔽車魚服以燕矢焉馬上之制則鉤膺以爲  
飾鞶章以爲御焉軍容蓋無有不盛也

變餘謂采芑民間自采也有兵行過野耕不止耘不  
變光景然不如依集傳作軍行采芑而食爲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旄中央方叔率止約軛錯衡八鸞玲瓏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玲瓏珩與也

言軍容之盛不特此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  
中鄉矣方叔涖止其車不特三千而旂旄以統衆者  
又且有中央之色矣由是方叔率之以行車不但簠  
簋魚服也且以皮約束其轂而車衡之上又畫以錯  
雜之文馬不但鉤膺鞶章也且在鑣之鸞四馬故八  
玲瓏然其和鳴但見方叔此時服天子之命服蔽膝  
有芾也服黃朱之芾皇然而有色佩玉有珩珩也服  
服惹色之珩玲瓏然而有聲不事張皇而從整暇若此

詩集

卷之十七

十

旋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與也

言不特軍容之盛已也且見軍律之甚嚴焉試觀旋  
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于天然亦集  
于所止之處是飛雖高而能有節如此方叔涖止其  
車雖有三千之衆可謂強盛但見其率之以向敵也  
以三軍之耳目在金鼓設鉦人以伐鉦設鼓人以伐  
鼓使各有所司以明進退之節又以三軍之約束在

號令故陳訓其師而勸告其旅使各有所戒以申其  
進退之令由是顯允哉方叔方其合戰而進衆以出  
也則伐鼓以爲節而其聲淵淵及其戰罷而振旅以  
入也則伐鼓以爲節而其聲闐闐夫師衆之盛而進  
退有節如此

程子曰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  
義自明近世混爲一事遂多疑議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詩翼

卷之十七

十一

猷猷蠻荆來威

典也

言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方叔乃當朝之元老其  
謀猶固克壯也但見方叔率止執訊有人獲醜有人  
且戎車嘽嘽嘽嘽而焯焯如霆如雷之急疾兵威  
之盛如此亦足見壯猶之一班然此顯允之方叔則  
又無借此也當征伐猷猷威名久著蠻荆聞其名而  
皆來畏服也

陳氏曰南征北伐二事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  
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車攻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鄒氏曰嘗觀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  
觀于逸于遊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不一而足何也  
此正宣王所爲無逸也蓋古者蒐苗獮狩之法實與  
軍政相爲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人由而不知而後  
王藉爲利獸之樂是故攷于有洛五子作歌恒于遊

詩翼

卷之十七

三

攷三風垂訓乃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  
後奮然圖治疊事終而典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  
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綽理周者蓋具見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

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而舉獵事詩人美之言  
車堅馬齊百廢具興矣而駕是四牡正將往東都而  
復先王之曠典也此章泛言有東都之行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

車善馬肥正將從甫田之內而行狩獵之大禮此章

指言爲甫田之狩也

呂東萊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三章先言田獵蓋有司先爲戒備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之子于苗選徒器囂建旆設旆搏獸于放賦也

有司之佐王而獵也數其車徒有囂囂之聲軍賦之盛可知而車徒不諱惟數者有聲軍律之嚴可知由是建旆于車後設旆于旆端以此旗幟統此車徒而搏獸于敖山之地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行獵也

詩翼

卷之十七

十三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言王故以有司言之是也孔疏曰夏獵曰苗則此是夏田也上云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于三時故又爲冬獵名耳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馬會同有釋賦也

諸侯駕四牡以來會奕奕然有聯絡布散之形而服此赤芾于股金馬于下以會同于王庭者陳列聯屬極其整齊蓋天子勵精而人心敬畏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而謹其禮也

上章言選徒宜卽接行狩而顧以會同間之正謂東都之行原爲會同必待既畢而後舉耳既朝會而同心舉柴一舉柴而射御皆善總是徂東一快事

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賦也

會同既畢田獵斯舉彼射必資于弓矢也決拾則既伙其右指左臂各相適矣射必資于弓矢也弓矢則既調其強弱輕重各相得矣斯時也凡我來會同之諸侯既同心協力莫不助我舉此所獲之積禽焉此章言諸侯助田獵而一其志也

詩翼

卷之十七

十四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賦也

田獵之舉但見四黃既駕兩驂不倚則馬之有餘者又教之有素且御者不失乎馳驅之法而射者卽舍矢有如破之能此章言田獵而見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賦也

田事既畢馬無事馳遂矣旆無事披拂矣而徒則斷枚而走御則按轡而行雖至于終事而人心無驚擾之患也得十于每等之中散餘于得十之外雖曰多獲而君庖無過取之數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

均也

毛氏曰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應故自左應而射之達于右隅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射達于右謂爲下殺以充君應

朱子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曰向傷當面射之踐毛謂在旁而逆射之兩者皆嫌沐降之義不成禽惡其害細小也

朱克升曰凡射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故曰逐禽左上殺中殺下殺每殺只取三十總共九十九十之中又只各取其十上殺中殺君得之以奉宗廟以待賓客只下殺君自用之總是君得三十以充大庖其費六十及三不獻之類則頒諸澤宮之射者所以不登也

王之往獵始而選徒之囂囂終而徒御之不驚蓋但

詩翼

卷之二十七

車

聞師之行而無有誼譁之聲也夫一田事而始終靜

治若此信乎其爲君子之德誠哉其爲大成之業此

則總敘其始終而深美之也

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末章

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

辭之有亂辭也

吉日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以禮以奉

其上焉

朱子曰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前狩于東都此狩于西都焦護及鎬向嘗爲徽狝所薦食今于此從禽所以耀吾軍士昭文德而威不軌意防固弘遠哉周公立政之訓成王曰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績以觀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召保顧命之誥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宣王其有得于斯乎車攻之射夫吉日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樂之類言于車攻伯禱差馬之類言于吉日蓋彼此互見意相足也

詩翼

卷之十七

六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宣王田獵于西鎬詩人美之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于

戊辰之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則車牢馬健可以

升高歷險而逐從禽獸之羣衆也此先時而修獵之

具也

禮外事以副日內事以柔日凡祭事爲內田獵行師爲外戊庚皆副日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應鹿麋麋漆沮之從天

子之所賦也

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  
獸之所聚牝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  
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此臨期而擇獵之地也

漆沮周家王氣所鍾之地田狩于此亦見紹祖之恩  
瞻彼中原祁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賦也

田獵之地既擇由是而行獵也但見瞻彼中原其地  
祁祁然而大故其獸孔有而多或儻儻而趨或俟俟  
而行或三而爲羣或二而爲友誠獸之所同而爲天  
子田獵之所矣從王之人悉自率左右各供田獵之  
事以樂天子之心也此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乎  
君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  
以酌醴賦也

言既率左右以燕天子則既張我之弓而既挾我之  
矢但見一發卽中彼小豝卽殪此大兕所獲禽獸不  
惟可以講武亦可以備燕左右之人在獵爲射夫在  
燕爲賓客且以所獲者進于賓客而酌醴也此言獲

詩翼

卷之十七

七

獸多而君備禮以燕臣也

范氏曰行狩所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心非  
區區從獸已也夫因四時之田以成其禮合九州合  
國以成其法非禮非法則失先王之意君子之所弗  
成也故宣王常狩于岐矣而石鼓之詩不與車攻吉  
日並錄何也石鼓不成其狩也車攻吉日成其狩也  
故一去一取也

鴻鴈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

詩翼

卷之十七

六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朱子以此下時世多不可考而集傳仍存舊說謂周  
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  
民喜之而作此詩

此詩重在哲人二句勞來還定安集仁也而行仁全  
在智故沐浴膏澤者而感激于哲人臨大衆曰容保  
民無疆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意亦同此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典也

流民追敘流離之苦以鴻鴈肅肅之勞與已之出奔  
劬勞于野外而其劬勞可矜者皆夫婦分散而鰥寡  
可哀之人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興也

此章自幸還定之安以鴻鴈中澤之集與已之反而  
築室各營其止居是雖未免于一時之勞而終可以  
獲安定之休也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詩翼

卷之十七

九

我宜驕此也

鴻鴈哀鳴蓋幸中澤之集而念肅肅之勞也流民作  
歌亦幸安宅之處而念劬勞之征也然哲人則知我  
歌之作乃因逸而思勞若匪哲人則謂我忘勞而縱  
逸特宜其驕情之情也比意重哀鳴上蓋痛定思痛  
感慨彌切故表已作歌之意而慨人之不周知也  
范氏曰宜驕者劬勞而已安宅易知也安宅中之劬  
勞難知也

章氏曰民一也得其所則歌鴻鴈不得其所則呼黃

鳥爲人上者可以省矣

集傳改此篇爲流民自言前人有非之者曰鹿鳴至  
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  
其中愚以爲此雅之兼乎風者也故爲小也

庭燎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安成劉氏曰詩中無箴意

鄒氏曰王心憂勤卧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嘗瞿  
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而序又以爲箴之者以

詩翼

卷之十七

二十

其每問愈寔也然自未央至向辰自聞聲至辨色作  
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敘豈成文理或又謂  
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央進銳退速非可  
繼之道則幾于說夢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賦也

宣王將視朝而問今夜何如哉意者夜猶未央乎而  
庭燎之設以待朝者意已爛然而有光矣君子際此  
時至此來朝而鸞鑣之聲亦已將將而遠聞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賦也



今夜如何哉不止未央猶得謂未艾乎而庭燎之設以待朝者久則光微而晰晰矣君子至止鸛鳴之將將遠聞者近而嘖嘖有節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賦也

今夜如何哉無乃夜盡則已鄉晨而庭燎之晰晰者至是烟光相雜而有輝矣君子至止則言觀其旂而辨色矣

此詩乃宣王銳意求治之初其後宴起至煩賢后脫簪乃末年急政之事非此詩也

詩翼

卷之十七

三

汙水

序曰汙水規宣王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有規其親友止亂之意恐非規王之詩也

陳氏曰汙水周始亂也有忠厚反已之意焉君子之辭也

汙彼流水朝宗于海駢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興也

規人之莫肯念亂者言流水猶知所歸飛隼猶知所

止乃我兄弟與邦人諸友相交于說口交構之中曾無所恐懼修省而念之者不知誰獨無父母乎亂則辱其身以及其親是豈可以不念也

詩說曰人之不忠于君便是不孝于親既莫肯念亂則救時圖君之說不可以正告之矣故以誰無父母隱惕之與雨無正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以畏天字動之之意相似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興也

詩翼

卷之十七

三

言汙彼流水則其流湯湯而不息矣駢彼飛隼則載飛載揚而不定矣我也念彼不循道理之人交構是非則載起而載行不遑安處此心之憂殆與日俱積不可得而弭忘矣蹟字从足不蹟者叛道而趨令人無踪跡之可尋訛言之變幻如此

駢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謔言其興興也

言隼之高飛猶率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任其肆行不蹟而無有懲止之者然使我之兄弟邦人能敬慎

自持動罔不欽則此身無可構之隙詭言何自而與乎此則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己也 敬則自修密說便自止止詭便是止亂詩人知本之學

孝經云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事親事君立身是一事故此詩前以誰無父母動之末以敬字勵之

夫念亂而徒取亂之所以釀者而念之則窮于無可踪跡適以長憂耳念亂當于其所以懲亂者而圖之誠修身以幹旋其際彼自屈于無可施天下事未始

詩集

卷之十七

五

不可爲也

鶴鳴

序曰鶴鳴誦宣王也

孔氏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 高云以飛

潛植時爲官師睽睽之寄職鐘鼓韜鐸之全局

鄧潛谷曰鶴鳴誦誨也辭不直指義不遠諷可咏可思可興可觀可存省循服不知所指而旨淵深有遺味可味也古訥誨者之善誘如此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穉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此也

此與下章皆反覆陳善納誨之辭鶴之鳴也于九臯若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野實有是鳴故其聲不掩是未可以隱而不彰滯之也魚之潛也在于淵若有方所矣而又或在于渚防之于此旋忽見于彼是未可以定而不移拘之也而且園有樹檀洵可樂也而其下維穉誠鑒于穉安可以樹檀而終底之耶而且他山有石洵可憎也而可以爲錯誠借其錯安可以他山而誤棄之耶

詩集

卷之十七

五

本文止說聲不可掩物無定在美中有惡惡中寓美而誠意之功明善之力好當知惡惡當知美意俱在言外見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也

言鶴之鳴于臯不止聞于野也而且聞于天隱顯之機不更可想乎魚之既在于渚不徒終于渚也而又或潛于淵活潑之趣不更可想乎樂園之檀不特維穉而又維穉愛中之惡爲累不既多耶他山之石不

特爲錯而可攻王惡中之美裨益不旣弘耶而引伸之觸類之天下事大抵若此則夫誠明並進好惡不偏一咏再咏而然矣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豐城朱氏曰鶴鳴所以喻誠身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魚潛所以明理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檀梓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

詩翼

卷之十七

三

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赦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于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于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彤弓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十七 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祈父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朱子曰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倣此

詩翼

卷之十八

一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

軍士怨久役呼祈父而告之曰祈父亦知予之所事

予乃王之爪牙禁兵本以藩衛王室胡爲轉予于

憂恤之地遠役于外使予無所止居乎祈父子乃王

之爪士爾獨不知乎胡爲轉予于憂恤更使予無所

底止而未有窮期乎

箋曰六軍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所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賦也

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爪牙衛主忠也獨子思養孝也士必有忠孝之念而

詩翼

卷之十八

二

後可以死易生此其志可鼓而用也今遭調非法令其忠孝兩念鬱不得伸翻成惡謗亦獨何哉

白駒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南韓侯或爲將或爲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號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所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

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賦也

王者以賢人之去而不可留乃作此詩言皎皎白駒乃賢人之所乘也安得其食我場苗因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逍遙于此而不遽去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賦也

嘉客言爲客于此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三

皎皎白駒責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進思賦也

皎皎白駒之伊人反其必去之心而責然肯來我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其逸豫寧有窮期乎爾勿謂廟堂無至樂山林有逸興優游之樂務慎焉沉寔之思務勉焉

楊氏曰無計可留賢庶幾其自留也蓋優而托之游適而結之思始非旂常竹帛之所能勸矣非爾自爲慎勉誰能令爾慎勉者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賦也

言我雖苦留而無奈伊人之必不可挽也但見乘此皎皎之白駒在彼空谷之中繫維莫施矣生芻一束不復食我苗藿矣是其飄然優游決于遁思而公侯之逸豫非所願矣吾因而更想其人始如玉然終不能忘也獨計邈然者身而相通者心其母金玉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可也

黃氏佐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白駒賢者有焉

詩翼

卷之十八

四

又云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白駒詩人有焉

愚以爲留賢有道此詩初日以永今夕再曰母金玉爾音留之意未堅况賢者出處爲何靡之以公侯歆之以逸豫宜其拂衣長往也

黃鳥

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朱子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詩緝曰毛鄭以爲室家相棄王氏蘓氏以爲賢者不

得志而去不若朱氏以爲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收恤諸家以無啄我粟爲此邦之言不我肯穀復我邦族爲去者之言文意斷續朱氏以爲皆去者之言朱義爲長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此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此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柰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詩翼

卷之十八

五

旋言歸復我諸父此也

此詩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言黃鳥黃鳥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粟者我之所賴也而今啄之害我甚矣此邦之人不肯以善道相與亦猶是也則將言旋言歸而復我之邦族矣下二章倣此此流民告異國害已者之詞不是託言乃是明比黃鳥此此邦之人啄粟比不我肯穀

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又曰不我肯穀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我與明猶冀其以知人之休戚不可與處則不安甚矣

我行其野

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朱子曰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郵故作此詩

又曰使民如此異于還定安集之時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詩翼

卷之十八

大

歸思復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賦也

適異國之民言我舍故國而行于野至依蔽芾之樛

以自蔽其失所甚矣于是思婚姻之故而言就爾居

今乃不我畜則將復我之邦家矣我行其野甚至采

蓫以自食我以婚姻之故就爾一託宿而爾猶不我

畜也寧不言歸思復其故居乎以我行野采蓫之苦

爾不顧舊姻而惟新特之是求諒非以彼之富而厭

我之貧亦以其新而異于故耳不責以厭貧趨富之大失而原以厭常喜新之恒情亦忠厚之意也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

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郵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

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

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爲鄰里鄉黨

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郵以爲

徒教之或不率也于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

任不郵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詩翼

卷之十八

七

斯干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朱子曰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故宣王卽位

更作宮室旣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

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

恐卽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呂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

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急于政然中興周室之大

德豈可以是以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

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  
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賦也

營室落成之詩言此室臨秩秩之水涯面幽幽之南  
山而形勝得矣下焉盤基之固如竹苞上焉結構之  
密如松茂而制度善矣吾願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  
無相謀庶爲無窮之慶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賦也

詩翼

卷之十八

八

宮室創自妣祖于是作而新之以似續乎妣祖其築  
室有百堵之多而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以之而爰居  
以之而爰處以之而爰笑以之而爰語無不周其用  
也則夫妣祖之上下陟降真似而續之矣

約之閭闔栳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賦也

百堵之作先于版築但見束版閭闔然相承杵聲橐  
橐然相應由是垣墻具而室居成上下四旁極其牢  
密無風雨烏鼠之害而君子居之自覺其氣勢之尊  
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賦也

言室之美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手翼也廉隅整  
飭如矢之急而直也棟宇之高峻揚起如鳥之驚而  
勢若變革也其簷阿之華采軒翔如翬之飛而象極  
文明也堂之美如此君子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賦也  
言室之美殖殖然而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  
然直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噲噲然而朗爽者其向  
明之正也噦噦然而深廣者其奧寢之真也室之美

詩翼

卷之十八

九

如此君子所居休息以安身也

下筦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賦也

上皆言築室之美此以下頌禱之詞言是室也當向  
晦寢息之時于下筦上簟之中乃安斯寢乃寢而乃  
興乃遂占其所夢吉夢維何實維熊而又維羆維虺  
而又維蛇是必有其兆矣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賦也  
設爲占夢之祥熊羆陽物其生男子之祥乎虺蛇陰

物其生女子之祥乎祥字中已包有下文賢善意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其泣嚶嚶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賦也

言王夢熊羆乃生男子以協其吉生則寢之于牀以

養其體則衣之裳以脩其服則美之以璋以此其德

但見其泣且嚶嚶而大是男子之生于是室者將皆

服黃朱純朱之紱斯皇然而鮮明一以一國爲室家

而爲君一以天下爲室家而爲王斯熊羆之祥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襦載美之瓦無非無儀唯

詩翼

卷之十八

十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嘏賦也

王夢虺蛇乃生女子焉則寢之于地取天尊地卑之

義也則衣之襦卽其常用而無加飾也則美之瓦取

其紡績而習其所有事也則以他日當無非可誦無

善可見唯酒食是議而無論父母之憂可矣斯虺蛇

之祥也

箋餘曰南山不改斯干如故而武以之典屬以之衰

宣又以之典幽又以之敗則地勢果足憑與此期以

兄弟相好男女之祥想詩人有感興衰之故而以規

爲頌也與

無至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朱子曰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詩說曰古人考牧何意蓋以畜產之多寡驗人物之

盛衰故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臚謂民力之普存

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脩

脂咸有也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則富庶與牧成自

是一事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一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

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賦也

言牧事之成蓋有可美者昔牧政不修嘗病無羊矣

今誰謂爾無羊乎但見三百爲一羣而羣之多者不

可數也亦嘗病無牛矣今誰謂爾無牛乎但見犝之

一色有九十而其他非犝者尙多也且爾羊之來思

其角濺濺然和而不相觸爾牛之來思其耳濕濕然

潤澤而不病燥又可以驗其盛矣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筴何筴或



負其饌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賦也

言牛羊之盛如此但見或降于阿者有之或飲于池者有之或寢而或訛者有之無所驚畏各適其性蓋以爾牧之來思何筴何笠以防暑雨之患又或負其餼以便飲食之資所以能從其所適以順彼降飲寢訛之性故生養蕃息齊其色而別之爲色有三十而爾之犧牲無不具矣

正義曰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脩獨稱牛羊者經云爾牲則具以祭饗常用特重耳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雉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磨之以厖畢來既升賦也

物性既適而牧人因得以自適但見爾牧之來思也出其餘閑之力或以薪而以蒸或以雉而以雄以牧人而得兼熊獵之事則牧力有餘可以知牛羊矣且爾羊之來也矜矜焉兢兢焉而有堅強之美不騫焉不崩焉而無耗敗之虞又且馴擾從人不假垂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觀羊而牛從可知矣牧事如此不其盛矣乎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旛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旄維旛矣室家濔濔賦也

牧事有成言牧人寢而乃夢夢中見以爲衆又乃維魚見以爲旄又乃維旛牧人斯夢大人占之占之若曰人之生不如魚之生尤多夢衆而魚乃自少致多之象殆百穀用登豐年穰穰猶之魚矣乎旄所統不如旛所統尤衆夢旄而旛乃以寡致衆之象殆生齒日繁室家濔濔猶之旛矣乎夫雲漢憂天鴻鴈勞民已臻富庶之效豈有待于牧人之夢詩人特假此以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三

明中典富庶氣象不特一牛羊盛多已也不然豈有萬物得所而不時和年豐室家胥慶者哉嚴華谷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爲牧人之夢非牧人實有是夢也魚麗爲萬物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旄旛所以聚衆故爲人民蕃庶皆設詞以頌禱耳箋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于王非也

黃氏曰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詞非果有是事

徐氏曰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節南山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朱子曰序以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于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閏月尹氏卒

詩翼

卷之十八

古

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卽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爲政不平而曰國旣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惜莫懲嗟曰降此鞠誼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毛氏以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皆幽王之變小雅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

此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上九節責尹氏以不平之

心致亂而深著其罪末節窮亂本而歸之王心乃知前面雖若單刺尹氏其寔刺王用之也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與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旣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惓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且猶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然國旣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不監一語所以起下章之不平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詩翼

卷之十八

古

亂弘多民言無嘉惜莫懲嗟

興也

此言師尹之病在于不平也山之高峻其氣平均如一則草木之生于其上者無不猗然而長今汝師尹其勢非不赫赫然顯盛其如不平何由汝所爲不平和故天方降此薦至之病死喪禍亂甚大而且多是天怒也方者言方來未已也民無善言惟聞怨讟是人怨也此可憐痛而不懲創嗟閔無改悔之意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宐空我師

賦也

此言尹氏不稱其任也京師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  
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太師尊官  
也政主乎平故曰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則非平其  
心者不能秉不迷曉然知所勸懲而無疑惑也平其  
心則天祐之矣尹氏之心不平所以不爲天所恤也  
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不平之禍及于國者  
如此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國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應仕賦也

詩翼

卷之十八

共

此言師尹之不平在遠君子而任小人也大臣維四  
方以毗天子維躬親故耳尹氏弗躬弗親不自爲政  
庶民已失其瞻之望而疑之不信矣夫政不躬親勢  
必委之他人然人必先訪問而後可使之仕弗問者  
當弗仕豈可濫用匪人以欺國君子哉此皆不平其  
心所致汝當平夷其心視所任之人不當者則已之  
無以小人故至于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正所謂  
弗問之小人則無高爵厚祿應而仕之而殆者安矣  
昊天不備降此鞠誨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

民心閱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賦也

此示以回天之道也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  
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此天心之變而民心之所  
爲迷亂而惡怒也君子能無所有而用其至則必躬  
必親而動協羣情民之亂心息矣君子能無所偏而  
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悅服衆志民之惡怒違遠矣  
天寧不可回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  
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賦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七

此言其不能回天以致亂也天不之恤其亂未有所  
止而與歲月增長使民皆迷亂不寧此吾憂心之所  
以切也不知誰秉國之平乃不躬親爲政而以付之  
小人遂使斯民受其勞弊至于不寧有如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賦也  
此言遁亂無所也百姓皆蹙則亂無所逃故四牡之  
項領雖可以騁而視四方之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  
所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齟矣賦也

此言避亂無所之故也所以無可往者以小人之心無常故也試擬其無常之性如方盛其惡以相加視其矛戟若欲戰鬪者然及既夷平悅懌則又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酬酢其無常大抵類此將何適而可哉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賦也

此因俗化于惡而浚刺之也嘆曰意者天厚之毒而使尹氏不平乎雖王亦不得安寧矣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不已吾是以

詩集

卷之十八

六

憂吾君之不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賦也

此窮亂本而歸之王心也言致亂雖尹氏而用尹氏

以致亂者實王心之蔽也我家父不避忌諱作爲此

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庶萬邦

蒙福而鞠誼大戾自消矣不其畜養萬邦也哉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

恃者民詩人惓惓于此蓋見其大矣

正月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丁也

詩說曰周當宣王中興之後人心玩愒詩人見褒姒一進小人用事使履霜知冰以爲不出數年必將有變壞隱憂焉而舉朝則苟延旦夕而不之覺也故篇中每以獨字爲言夫女蠱在床貪邪在口幾微禍隱所以易忽曰人之訛言亦孔之將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正以黜彼示人無以爲微且隱而不知懼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癡憂以瘳賦也

詩集

卷之十八

九

大夫憂亂之詩言以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于天者甚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于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爲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爲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言所憂之大癡憂言所憂之獨則有以異于衆人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賦也

人窮則呼父母父母生我胡爲使我受訛言之病而

不先不後適當其禍也彼其言之好醜皆不出于心而但出于口毀譽無常其言之所以爲訛而造亂者我方益甚其憂而見拂于彼是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惴惴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賦也

心惴惴淩憂念此身不幸遭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人之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止于誰之屋也

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興也

瞻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今訛言之世民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分別善惡以抑彼訛言而安此善類者然此特天之未定耳及其既定則善必福而淫必禍人雖好惡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之降罪于惡人夫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益其既定之理固自有然也

謂山蓋早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

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賦也

謂山蓋早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訛言之變亂是非大率類此而王安然信之莫之懲止也及詢之故老詢之占夢冀其能辨訛也然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辨其言之是非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賦也

卷曲而立身之倭也累足而行走之扶也人號呼而出斯局踣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身在天

詩翼

卷之十八

三十

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爲虺爲蜴世道亦可哀矣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興也

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明者也故以爲與抗有齟齬類挫之意求之如此執之如此是其抗我之甚也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勿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賦也

我之窮困如此是以心之憂如或結之而不可解則  
以政之厲故也今茲之政胡然暴惡之至是意者本  
原之地必有以蠱惑其心者夫火燎于田寧或滅之  
以勢之方盛也乃赫赫然盛大之宗周而以一褒姒  
足以滅之可傷之甚也

徐氏曰不曰政而曰正政者正也而正胡爲厲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

詩翼

卷之十八

圭

伯助予此也

周之將亡我永思其終又如行道之遇陰雨其車旣  
重載乃棄其車輔如此則必陷于泥潭靡敗其車中  
之所載然後呼伯助我已不及事矣喻平時棄賢不  
用國危而後求賢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此也

言求助于已危孰若防患于未然之爲得乎彼輔所  
以益輻而僕又所以將車也駕車者當無棄爾輔以

益輻之所不及而又屢屢顧視其僕以助輔之所未

周將見有備自可無患必不至墮爾所載卽終踰絕

險曾不以爲意者又何陰雨之患而永懷之是慮哉

然則求賢于未危而禍可免何以異此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惓惓念  
國之爲虐此也

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

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

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

詩翼

卷之十八

圭

能避患也君子不專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惓惓憂慮  
者惟念國政之虐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賦也

彼小人方以訛言見售而得志無忌有旨酒嘉殽以

洽比其鄰里與昏姻相周旋念我獨以禍亂爲憂至

于慙慙然而痛也

眇眇彼有屋蔭蔭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胥矣

富人哀此惻獨賦也

言詭言之小人得志不止此也。此侃然之小人彼既  
有屋矣而蔽蔽然窶陋者又方有穀祿君寵正未艾  
也。夫小人富則民必窶。民今之無祿食是乃天獨祿  
害于庶民也。均之爲祿害就中不無貧富之分。寄矣  
富人猶足支持。哀哉此笑獨之民自贖不暇。何堪誅  
求不益可傷也。耶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若惟及  
其私矣。此章寄矣富人哀此惻獨其不忘天下之情  
如此。

徐氏曰：此詩只以嬖褒似爲主。惟君心憂惑故用小

詩翼

卷之十八

五

人而致詭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通如  
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却說得何等變  
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懷入肝脾。

十月之交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詩：測曰幽王暴虐蔽于褒姒小人附會者皆得以中  
傷善類而君子之遭讒者衆矣。灾暴頻仍犬戎逼迫  
皇父患將及之遂作都于向遷富民實之爲自安計而  
城向之賢者亦不免于讒故作此詩以儆王使之知

所懼焉

郝仲德曰：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即陰  
也。陽是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  
缺處必背日其光必不照。陽光所不及即陰形之暗  
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消  
而形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  
漸生晦極近故月死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觀天子  
則禮卑在本國亦君耳。此陰陽之分數也。朔則日月  
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外合日爲月  
掩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也。如臣子逼君父而竊  
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爲日食。望則日月東西  
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參  
差不正則月光隱日所偏處成虧蓋日低行地底陰  
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權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餘  
反受其缺是爲月食。日食陽光受蔽陽之不善也。月  
食陰過則則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爲變而月食爲常  
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五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賦也

此刺幽王用小人以致亂之詩。言以純陰之月其交  
會之朔又值純陰之日陰之用事可見矣。于此時而  
日食是陰盛而反以制陽時事之甚醜者也。夫月爲  
陰精室有時而虧日爲陽精不空虧而亦虧此其所  
以爲醜也。下民而當此天變之候將有不勝其禍者  
寧不可哀之甚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

日月之所以相食者皆以其朔而相會望而相對月不辟日失其正道斯相食也而致此之由則以四國之無政不用善人故耳夫月之食也陰亢陽而不勝猶爲其常若日之食則陰勝陽而掩之是不善之徵也

詩緝曰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于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爲變然以陽侵陰猶爲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詩集

卷之十八

手

煇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溪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賦也

又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交作甚非安寧令善之兆至于水溢山崩陵谷變遷是皆天地之大變而王曾莫之懲創而脩省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蹇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賦也

言致災由任羣小也故歷數其人其有字皇父者爲卿士而執政番氏爲司徒字家伯者爲冢宰字仲允者

爲膳夫聚氏子爲內史蹇氏爲趣馬橋氏爲師氏此七子者以艷妻褒姒其勢熾盛之時依附以進身方處勢位未有轉動則災異無消去之理矣羣小根據必有內寵主之所以難去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賦也

言小人倚女寵爲奸而皇父其首惡也彼此挾親寵以作邑居不自以爲不時而欲動我以徙亦不就我謀之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

詩集

卷之十八

老

且曰非我戕爾乃下供上役之常禮然也其強人從已不仁于下也如此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賦也

彼皇父自以爲甚聖而作都于向曾不求賢所擇以爲三卿者信維多藏之人又不強留一舊臣以衛天子但擇有車馬則率以同居于向而爲已之資也其徇利忘君不忠于上也如此

鼠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譏口囁囁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嘽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

我黽勉以從皇父非時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無辜而遭讒口之衆多然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也嘽嘽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天乎何尤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

是時天下皆病而我里被皇父之禍尤甚故悠悠然憂我里之深病也蓋四方猶有餘財而我之墻屋微

詩翼

卷之十八

禾

而污萊成獨爲可憂民猶得以自逸而我之從事勞而遭讒衆獨不敢休是皆天命有豐嗇之不均而然我敢不安于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耶  
謝疊山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而已不敢傲我友之自逸其辭甚婉其志甚堅而不可變也

王伯厚曰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于

之祥禾離之前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蹇父之後爲蹇爲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緝周焉得不替乎

雨無正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朱子曰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曰古人之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

詩翼

卷之十八

完

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極傷我稼穡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此詩大意刺王之不德也然忠厚惻怛之意正已勸人之言前后屢見作詩者蓋警御之賢者也首章姑爲怨天之辭以發端也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爲此乎彼有罪者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均在斬伐之中而相與陷于死亡則如之何也劉氏曰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憫下爲昊天非有二也

詩翼

卷之十八

辛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惡也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而正大夫爲六官之長先離居以爲衆倡已雖困勉獨勞誰則知之由是三事與卿大夫皆莫肯夙夜在公邦君爲諸侯者皆莫肯朝夕見王夫天變而又兼之人離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反出爲惡而不悛也

如何昊天譬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呼天而怨王于法度之言曾不聽信而恣行莫止若人之過往而無底止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如此而遂不敬其身哉不敬身是無協恭之意不相畏矣不相畏是忘天鑒之嚴不畏天矣

范氏曰勿謂君如何不可愬國事如何不可諉凡百君子其各敬爾身乎書曰自靖自獻于先王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所當爲而已

詩翼

卷之十八

三

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哲二字若身在事內惟持一敬耳除此則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惜惜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謔言則退

賦也

兵已成矣而爲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誓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心慘慘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戎成饑成告王者雖王有時而欲聽斯言則但順其問以荅之不肯盡言一

有語言及已則卽引身而退無復顧王之意矣尙可謂之敬身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由維躬是瘁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賦也

言彼之所以離散而去者亦有不得已者耳蓋言之忠者非但由諸口適以病其身至于巧言如流順從而逆者乃使其身得處于休逸之地則彼之所以離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哀哉奇矣字見詩人潸嘆之意棄忠用佞如此若可去矣然

詩翼

卷之十八

三

去則非敬身者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賦也

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之仕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于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于其友蓋朋友必見棄絕矣當時之仕又豈易爲哉仕之難也如此若可去矣然去則非敬身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賦也

言時事雖難而君臣之義不可不持之以敬故予謂爾去者復遷還于王都以致夙夜朝夕之勤乃爾不聽而托言王都無家以拒之至于鼠思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則真情在懼禍而非爲無家也若爲無家則昔爾之自王都而出居誰從爾作室者不知敬身而謀自逸不可也言其痛切之情爲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已之志也然則此替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詩翼

卷之十八

三

也將不問躬之瘁與休并不問若何可使不可使而惟一以敬爲兢兢耳

詩經朱翼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小旻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刺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蘇氏曰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旻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鄭氏曰小旻作于幽王之世與召旻相表裏彼云潰潰回通靖夷我邦此謀猶回通所自來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一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通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叩賦也

憂王惑于邪謀者言旻天以仁閔爲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其于謀之善而益于治者則不從其不善而害于治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爲之甚病也

滄滄詆詆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賦也

小人在位其徇之以爲同則滄滄然相和其激之以

爲異則詆詆然相詆此其爲謀方誤國而可哀乃于謀之善者則俱違之至于不善者則俱依焉我視其謀猶亦何能有所定止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賦也

謀之無定如此亦何以成其謀哉如下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今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于議論之不定是以終不能成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

詩翼

卷之十九

二

持兩端也如人欲行路必問于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濟于成賦也

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古先聖賢爲法不以中正大道爲常其所聽從于已爭辯于人者惟此淺近而無切理道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何能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流泉無淪胥以敗賦也

國雖無所止定而人有通聖者或有不然者民雖寡少亦或有明哲者或有善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能理治者豈可厚誣天下爲無人哉人主能擇其賢者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賴以濟今乃使小人用事于上則政亂國敗賢愚皆喪亡矣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敗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賦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三

國事如此能無懼乎虎不可以徒搏河不可以徒涉人特知此一等事耳他如喪國亡家之禍隱于謀猶不斷之中則莫知之我則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懼之甚也

甚矣人主之惑于邪謀也哉行道築舍之言紛紛豈謂國無人而奈何以國嘗也彼小人之慮淺顧專與謀之禍之至也君子有凜凜懼其不免者矣

小宛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辭耳其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典也

兄弟相戒之詩言小鳥翰飛亦至于天矣乃我遭亂而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當明發之時耿耿不寐而懷我父母惟恐無以自善而貽之辱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

詩翼

卷之十九

四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賦也

言既懷及二人則所以善身謹儀者不可不知也彼人之齊肅通明者其飲酒常溫恭自持以勝曾不爲酒所困而失儀彼昏然而不知者德原不足以將之則一于醉而日甚絕無威儀矣今當各敬爾威儀務以齊聖爲法而以彼昏爲戒蓋天命之去留無常儀一不謹將一去而不復來可不謹哉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蠛蠓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 與也

言不特謹儀以善身已也爾不有子乎彼中原有菽  
庶民皆得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而化之況善道人  
皆可行而同氣者可不教而似乎故當教誨爾子用  
善道以薰陶而使之速肖似爾可也輔氏曰兄弟相  
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  
懇至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與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五

言我與爾固當謹儀以教子矣然豈可以少自暇逸  
哉視彼脊令之鳥且飛而且鳴況人可懷安乎故我  
當日斯邁而爾亦當月斯征各務努力及時進修夙  
而興夜而寐無忝爾所生之父母可矣

范氏曰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  
勉強爲善之意自昭然于言外朱子所謂此章解不  
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裏面是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哉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與也

言我與爾固及時進修然當茲之世恐難解免者彼  
交交往來之桑扈肉食不食粟今乃率場啄粟則非  
性所宜矣况哀我病寡之人本不宜岸獄也今則宜  
岸宜獄非其法矣可不更求自善之道乎于是握持  
其粟出而卜之曰自此外復有何道可以自善乎神  
其爲我告焉可也

鄧氏曰世亂則禍易逢今填寡仵獄矣握粟而卜之  
曰何去何從何自而能平故末章約之恭懼終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與也

詩翼

卷之十九

六

輔氏曰言今處亂世溫溫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  
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  
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  
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

鄧氏曰式穀之道莫大于是元龜所告莫過于是故  
旻宛皆以戰兢深薄終焉

徐氏曰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蓋處  
羣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傷之黨而獨能應善也

小宛大夫可謂兼之矣

小弁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朱子曰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曰耳序又以爲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徐氏曰此詩發明悲怨之意至深至切蓋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猶惓惓望君之一悟也

詩集

卷之十九

七

白華之詞簡而莊有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詞緩而切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事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興也

子之被放者言弁飛之鸛斯尚能歸飛提提然安閒以從其類而有所歸矣況我乃民也莫不有父子之親相安而善而我獨罹于棄逐之憂意者我之有事于天平不知我有何得罪于天是必有所以得罪者但未知我之罪伊何也求其罪而不得是以我心之

憂矣若曰如之何以處此而後可以免此罹也其所以自安也耶憂之一字篇中凡七言之

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興也

彼踧踧然平易之周道則將鞠爲茂草而道爲其所塞矣我以憂之而傷于心惄焉如有物春擣于其心至于假寐之中猶不忘永嘆是以身雖未老維以憂之之深而用老耳然又不止用老已也心之憂益甚而病轉劇疾然有如疾痛之在首也

詩集

卷之十九

八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興也

試觀維桑與梓父母所植也尚且必加恭敬蓋父尊而母親者也無有瞻仰而非父無有依倚而非母瞻依惟有父母則以屬毛離裏故也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意者我生時之不善故至此不知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也

芄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濯者淵興也萑葦淠淠興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也

柳盛而蟬托以鳴淵深而雀羣托以生今我獨見棄  
逐而依歸無所如舟流于水中將何所至是以憂之  
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興也

相彼物類鹿斯之奔維足尚伎伎而舒遲有雷羣之  
意雉之朝雉尚知求其雌有配匹之意物之相親且  
然今我獨見棄逐失所瞻依譬如傷病之木憔悴而  
無枝是以心之憂矣祇自知之而人何莫之知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九

相彼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墜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興也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兎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  
忍之心焉我乃獨見棄逐則君子之秉心不亦忍乎  
是以心憂而涕從以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荷矣析  
薪施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賦而興也

彼人方以讒言譖我而君子惟讒是信如受醕爵得

卽飲之則是曾不愛惠其子不舒緩而究察其是非  
則讒者之詞易入矣夫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  
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舍彼讒人之有罪而加  
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如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賦而比也

言讒之所以得入者亦由言語以爲之階耳彼莫高  
非山乎而或陟其巔莫浚非泉乎而或入其底王之  
左右非有山之高泉之深也君子慎無輕易由口而

詩翼

卷之十九

一

言耳屬于垣之至近者有所觀望而生讒譖也我之  
見棄職此故矣然我身雖放棄而心存宗國梁我梁  
也筍我筍也後來者其無得逝我之梁而發我之筍  
乎心又竊計之逝梁發筍身後事耳我身且不聞何  
暇恤我已去之後哉

徐氏曰嗟夫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子不得于父  
而有小弁之咏臣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一篇之  
中三覆致意此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爲心也乃小弁  
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



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奮于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忘情于君父此所以爲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人也又何必爲此言哉

鄧氏曰讀小弁之詩而嘆讒之禍烈也察讒有遁舒究之而已無易言而已詩曰苟亦無信苟亦無然言徐思徐究也舒究之謂也唐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以鄴侯苦諫而悟遲至明思之而父子如初舒究之自定也復爲請還宮勿露旨令左右得樹功舒王無

詩集

卷之十九

十二

易言而安也可謂大臣矣

巧言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嚴氏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于讒矣

范氏曰詩人辨自己之罪輕傷世亂之念重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憊昊天已威子慎無罪昊天泰憊子慎無辜賦也

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

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乎歐陽吳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朱子

亂之初生譖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賦也

彼亂之所以初生者由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既涵容不察真僞則亂本成矣僭者知言之無忌而復進讒言以故亂之又生君子竟信其讒而用之此亂之所以如此其憊也君子倘若見讒人之言如怒而

詩翼

卷之十九

十三

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如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乃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我之遭亂職此故也

君子屢盟亂世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賦也

王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人心疑貳亂是用長矣王不能聖讒而信盜以爲虐則奸人得志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邪佞益投而亂是進用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

其口舌生亂爲王之病而已而王奈何甘而信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興而此也

奕奕然高大之寢廟不易作也唯君子能作之秩秩  
然有序之大道至難定也唯聖人能定之至于忖度  
他人之心若難知也則我能之爾譏人見譏自謂深  
密我不得而知不知我能忖度爾心而知之爾譏人  
如兔之狡躍躍然疾跳謂人無如之何然遇犬則獲  
之朱子曰以比譏人之情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詩翼

卷之十九

十三

荏苒桑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興也

東萊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桑木謔言易  
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  
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而心不能辨之乎蛇蛇  
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  
坐見其情態也朱子曰若善言出于口者宜也巧言  
如簧則豈可出于口哉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燠爾

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賦也

嚴華谷曰此章指譏人而惡之言彼何等人居河濱  
水草之交其居室陋既無拳力又無勁勇其人至弱  
而敢王爲此亂之階梯此人自謂勇而有謀既患脛  
瘡有微之疾又患腫足有燠之疾爾勇亦伊何哉而  
譏謀則大且多如此意有助之者乎然汝所聚居之  
徒衆亦幾何人無能爲也譏者多摘人之短而矜已  
之長此人實無所長王惑而信其言耳

詩說曰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

詩翼

卷之十九

古

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卽死孰知其僞如王  
安石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爲聖人雖司馬光  
亦不知其僞又或有拳勇如羿莽呂布有徒黨如唐  
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有  
莫可誰何者人譏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其罪  
不獨在譏人也是所以刺也

何人斯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  
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朱子曰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

又曰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譏人耳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賦也

言彼何人者其心甚艱險胡爲逝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從行者伊誰云從則維暴公是云夫暴公與我爲卿士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

詩真

卷之十九

二五

心我不得而測之矣

李氏曰蘇公被譖若不知其爲暴公也者而第就其過門不入時歌之如此通詩只反覆窮其不見之情未嘗指出譖字來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賦也

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爲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譖我而爲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

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愧于天賦也

彼何人者胡爲逝我堂塗使我但聞其聲而不見其身乎踪跡詭秘至此彼以人爲可欺略無少愧然而天之明察爾獨不畏于天乎

詩弋曰爾之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者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

詩真

卷之十九

六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攪我心賦也

嚴氏曰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喻譖者之反覆不測也何爲逝我魚梁不入我門適擾亂我心使我疑女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肝賦也

爾之不入見也託爲亟行之故然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

也乃托以亟行為辭殆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  
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祗也賦也

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倘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  
悅也若還而又不入則爾之心我終不得而知矣何  
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之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賦也

詩集

卷之十九

七

我始與汝義同兄弟兄吹壎而弟吹篪言唱和以相  
應也勢相大比如物在繩索之貫言聯事合治也汝  
豈誠不我知而諧我汝若不諧我則出犬豕雞三物  
以盟詛要之于神可也蘇公之義直矣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賦也

彼天下之物如爲鬼爲蜮幽渺不可得而見爾乃人  
也覩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宋氏曰無窮極猶云除是死後纔不見人之意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

極爾反側之心使爾自省自悟其孔艱之非也夫既  
絕之而有不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處已而恕待  
人者矣

王介甫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  
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  
悟之心焉爾

巷伯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

詩集

卷之十九

六

詩志曰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

姜夔今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甚比也

巷伯言讒人織成已罪也彼姜夔特小文也而粧飾  
之以成貝錦比讒人因入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  
爲此者蓋亦太甚矣是何其心之忍也

嗟兮修兮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謀比也

言諧人不特文小成大也又借爲嗟修之喻彼嗟修  
特徵張也而充拓之以成南箕比讒人因人之微跡

而構成顯禍也彼爲此者誰爲之主其謀何其謀之  
閎也

范氏曰因萋然這小有形而斐之以成貝錦因哆然  
這小開口而侈之以成南箕一喻因小以飾大一喻  
因虛以構實也

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

吾試形容其諧人之狀萋斐方加哆侈繼之殆緝緝  
然如麻之績接續而不已其往來輕飄有如鳥之翩  
翩然而飛者以是而謀諧人固自謂得意矣然當慎

詩

卷之十九

九

爾言恐聽者有時而悟將以爾爲不實也

捷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

爾今之捷捷然而僥利幡幡然而反覆謀欲爲諧人  
之言上之人好聽讒豈不信受汝之言乎然汝能諧  
人人亦能諧汝其禍將遷及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

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者驕人諧行而得意勞  
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嚴氏曰訴之于天曰天  
其監彼驕人之太甚而矜閔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

彼諧人者不知誰爲之主而與之謀吾試極言之設  
取彼諧人而投之豺虎必惡之而不食還取而畀之  
有北亦必惡之而不受則惟投彼有昊使制其罪而  
已

楊園之道倚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興也

言極言諧人之可惡者豈但爲一身計哉彼楊園之

詩

卷之十九

九

道而加于畝丘之旁欲升畝丘者必自楊園始是卑  
之有益于高也寺人孟子雖至賤也其作爲此詩凡  
百君子尚聽而敬之自防以杜讒諧之禍可也始傷  
于已而終致傲于人若巷伯者可謂慮患之深矣  
呂東萊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  
不瀆而民願刑不試而民咸服

谷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朱子曰朋友相怨之詩

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

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興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興也

朋友有可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者而怨生焉言習  
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繼之氣類之相感  
然矣況當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其相須之

詩翼

卷之十九

五

義何如者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不獨雨以  
繼風也習習之谷風維風也而雨又繼之其迴環相  
親風又有然者況將恐將懼之時止見予與女之共  
事則置予于懷固結而不解矣何至將安將樂而棄  
予如遺忘不復存省乎

正義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風之焚  
輪者從上而下力薄不能上升得谷風併力焉故傳  
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比也

彼習習調和之谷風即維山崔嵬之上無不拔拂則  
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有草而不死無有木而不  
萎造化尚無全功也朋友之大德而不能無小怨亦  
猶是也獨奈何于大德而忘之于小怨而思之也  
會說曰谷風生物之功甚大也而猶有所憾功之難  
全固然也施恩雖厚而不能無不足蓋若此矣忘大  
德思小怨則責人之不恕也故此章為比與上二章  
不同

詩翼

卷之十九

五

箋餘曰昔韓魏公說到小人負義忘恩處心愈平氣  
愈和此詩末一句迴省生平悵然分任其過似悔悟  
語非怪嘆語

傳聞曰以小怨自任為友分過詩人之忠厚也

蓼莪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  
而切

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于咏嘆

如陟岵鳩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日陟岵鳩羽思念于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于父母既沒之後

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也

蓼莪者我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也

此詩歷言親恩之甚大而深恨圖報之無由也首言父母生我以為美材猶之莪也而今不得終養特無用之伊蒿而已豈父母望我之意哉哀哀父母生我亦甚劬勞矣而竟不獲一日之報也然我之無用一

詩翼

卷之十九

三

蒿未足擬之也試再比之蓼莪者我不第匪莪又伊蔚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亦甚瘁病矣不亦可哀之甚也哉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也

子之無用如此安所辭責彼餅汲水以注于罍猶子之養父母餅罄竭則罍無所資為罍之恥猶子失養則貽親之羞也念我窮獨鮮少之民雖生不如死之久矣蓋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依恃出則銜憂抱

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止故生不如死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吾試以父母之恩言之我之身蓋本父之氣而分母之形父兮實生我而母兮實鞠我者也防其驚畏則拊而循之時其飢寒則畜而養之長者冀其成長也育者謹其啓居也親出而子不隨則回顧之子出而親不隨則追復之未嘗忘于行也親自內而出則腹其子而不舍自外而入則腹其子而不置未嘗離于懷也正所謂劬勞勞瘁也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今我不及報之痛當奈何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三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

既而嘆所遭之不齊言相彼南山烈烈然而高大飄風自發發然而急疾物理固無不齊者民莫不有父母而善而我獨遭此害不得終養乎再觀南山律律然而齊比則飄風弗弗然而均拂矣民莫不得終父

母之養而善而我獨不得終父母之養人事之不齊一至此哉

詳述父母同極之後又爲後二章悲號哀訴之詞其情益不能當

朱子謂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若父母既沒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非人子也吾謂父母幸存讀是詩而不惕然動念皇皇愛日者亦非人子也

大東

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

詩

卷之十九

金

是詩以告病焉

朱子曰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沈氏曰此西轉而東之先兆也蓋物不可處盈盈必衰勢不可居亢亢必窮西人至此心太驕恣物太狼籍天似厚其毒而思以概之故有大戎之禍而周鼎移矣

有餘簋殽有捭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傾之潛焉出涕

興也

東方困于役而告病言彼有餘然而滿簋之熟食則

必有捭然而曲之棘七載而升之于俎矣况此適周

之道如砥之蕩平則必其直如矢矣是以當時君子

所率履以朝宗小人亦所視以觀望有周盛時固然

也今猶然周道也而景色非昔我乃瞻然顧之而不

覺潛焉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僛僛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心疚

賦也

彼東方小大之國自供賦以來杼柚皆已空矣至于

以糾糾之葛屨可以爲履霜之用則其困于財可知

詩

卷之十九

美

以僛僛然不耐勞苦之公子而亦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不勝奔走之煩也則餘人可知矣是以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洌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

言東人之困于財力如此彼有冽然而寒之洌泉慎

無浸彼已穫之薪况契契憂苦而寤嘆者寧不哀我

憚勞之人乎故毋謂薪可浸也薪未穫猶堪浸乃薪

是穫薪庶幾可載而蓄之斯不至盡腐矣哀我之慄



人財力已困亦可安而息之斯不至盡病矣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絮絮衣服舟人之子熊  
熊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

言東人之所以困者正以賦役之不均耳今東人之  
子專主勞苦之事而不見慰撫之加而西人之子方  
且有絮絮然鮮盛之衣服非優于財力者不及此試  
舉西人中之賤者言之舟人之子而亦熊熊是裘非  
葛屨履霜者比矣又私人之子而亦百僚是試殊非  
往來周行者倫矣何其東西異視而不一憫恤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五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賦也

輔氏曰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  
如漿與之以韜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爲長易視之  
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于  
天也朱氏曰愬之于天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  
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  
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

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賦也

言我之仰訴于天以求助也孰知天亦不能爲我助  
乎彼織女雖則七襄終不能成報我之文章皖彼牽  
牛不能服箱以助轉輸至在東者且有啓明先日而  
出能引其光于日未出之先助我且作之勤乎在西  
者又有長庚後日而入能續其光于日既入之後助  
我昏作之力乎更有捄然而曲之天畢能掩取禽獸  
助供獻之用乎總之懸象于天載施之行列而已亦  
何能有實用也哉

詩翼

卷之十九

天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賦也

言天豈特不見助試就箕斗二星言之維南不有箕  
乎意其可爲簸揚之用今不可以簸揚維北不又有  
斗乎意其可爲挹酌之用今不可以挹酒漿然南箕  
反載翕引其下垂之舌若有所吞噬于我北斗反西  
揭其西指之柄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  
何乃若助西人而見困我尚何望也哉

歐陽子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詩人仰訴于天之

詞其意言我東人困于供億取資于地者皆已竭矣  
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  
奇逸

文文起曰思昔全盛之時以九賦歛賄以九貢致用  
以九式節財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其  
貴者賢者能者服事者老疾者皆舍使民攻老之事  
食壯之食其歲軍旅則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  
先王以爲足今也以天下供西都而不足何哉  
四月

詩翼

卷之十九

无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並興焉

詩緝曰此詩憂世之亂韓詩止以爲嘆征役未盡詩  
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能忍予與也

詩人憂亂自傷言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  
先祖獨非人也乎何忍予遭禍則禍之來也何時始  
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  
以禍害人也怨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

也

秋日萋萋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與也

當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氣百草皆被凋殘而腓  
病因以興時政之虐而民皆病也遭亂離之病于何  
所適歸乎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與也

冬時烈烈而寒飄風又發發而疾虐益甚矣民莫不  
得遂其安養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

會說曰亂時之氣象與秋冬同其蕭條故以起與秋

詩翼

卷之十九

辛

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不言春者蓋天氣和暢萬  
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  
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與也

是豈無以致之者哉彼山有嘉卉則維栗維梅無一  
物之不美矣今在位者皆變而害仁害義以階天下  
之亂是則誰之過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與也

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更無

無自而能善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興也

江漢爲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也而我之盡

瘁以事王何爲不我有而致乎禍也有猶言顧念

匪鶉匪鳬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賦也

我之構禍如此則吾將何所逃乎鶉爲則能翰飛戾

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興也

亂無所逃其情誠可哀矣吾能忘言哉地有所產人

詩翼

卷之十九

三

豈能無言君子作四月之歌教構禍之烈豈敢以究

王誦哉蓋悲亂之情不能自達惟宜諸歌詠以告吾

中心之哀耳

鄧氏曰大東東國傷不均也四月南國傷亂迫矣

陳氏曰天有日月時而春盛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詩

獨缺焉詩人之微也自是征役紛紛北山以實力獨

勞大車以憂思自病小明以過期自怨而至方流連

淮上不廢其琴瑟笙磬之娛故鼓鐘作焉而王氣盡

矣物不可以盡終故受之楚茨繼焉

小旻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十九終

詩翼

卷之十九

三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學

北山

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養其父母焉

孟子曰是詩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賦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嚴氏曰行役而陟北山杞生可

詩翼

卷之二十

十

采矣顧氏曰凡此借借然之士子朝夕以從其所事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服勤于外不及奉養于內是以貽憂于我父母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賦也

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

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也

黃東發曰賢猶多也言勞獨過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解我方將旅力方剛經

營四方賦也

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

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解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

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謝疊山曰此詩本為役

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

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賦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賦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

二

此三章正言役使不均也或燕燕而自居于休息或

盡瘁而力為國事或休偃在床以自逸或不已于行

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慘惓而自極劬勞或

棲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于家而儀容不整或

枕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

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疎遠勞勩在彼一等父

母之日夕瞻俟吾知其喜溢庭幃若此一筆父母之

倚門倚闥諒所不免矣言之重辭之複詩可以怨謂

此類也

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朱子曰此序之誤由不識典體而誤以爲此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戴岷隱曰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旣亂矣力微而輓重無益

于事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兮

興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煩

興也

詩翼

卷之二十

三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

苦于行役者言大車難將將之則塵起矣百憂難堪

思之則病及矣憂傷之意反覆道之

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

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斯

可愛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

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煩

人心有憂則拘而迫重言重以憂自累也

小明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歐陽子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

謂之小明自是各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

此詩因已之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者且

于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訟于彼無增嫉之

辭而勉以爲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

山之詩則庶幾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淅零如雨豈不

詩翼

卷之二十

四

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

大夫久役而憂思之詩言上天明監下土何爲使我

西征至于遠荒之地而自二月起行以來寒暑已隔

地遠而時久所以憂心爲之甚苦也因念我僚友之

處者不覺涕零之如雨斯時豈不欲歸而與之共事

哉特畏此朝廷之罪罟而有所不敢歸也會說曰不

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爲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

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懷顧豈不

懷歸畏此譴怒賦也

昔以二月往今未知何時得還而歲忽已暮矣我以一身之微而當此庶事之多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因念僚友而睠睠然懷思而顧是豈無願歸之情然畏罪責之及而終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輿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暮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賦也

昔以二月往今未知何時得還而政事愈急矣是以

詩翼

卷之二十

五

至此歲暮采蕭穫菽之時而猶不得歸也然亦自恨我之不能見幾遠去以貽此憂耳因念僚友至于不能安寢而出宿于外是豈無願歸之情然畏反覆之刑而終不敢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賦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賦也

心既念之而又因戒之言君子今雖安處然勿以為

常而自恣也當精白敬謹以脩爾位之職而又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盡職而親賢可以不愧于神明矣是以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爾也穀祿也即福也式穀景福樂言居位之慶也

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于人也

遠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蓋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

詩翼

卷之二十

六

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未以自勉之道戒之蓋處此世界唯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幾可免耳方怨已忽念人憂傷中之轉境蓋如此

鼓鐘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歐陽氏謂當時雖不屬周御而幽王亦無東巡之事

史可據也焉得作樂于淮上詩揆日昭王巡狩没于漢濱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共王游于涇上疑此三王事非幽王也韓詩亦以為昭王時作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也詩人以時王鐘鼓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返憂之而作此詩言鼓鐘有將將之聲而淮水有湯湯之流我聞之悲傷而因思古之聖王遐想其勵精不怠之志為之懷念而不忘也

詩翼

卷之二十

七

既而聞鼓鐘之聲則喑喑而既盛矣淮水之流則浩浩而既平矣而我聞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為悲焉因思古之聖王其德之中正而無一之回邪也

鼓鐘伐馨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也鼓鐘而又伐馨則樂極其盛矣且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而洲見者三何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憂結于心為之妯動念古之聖王其德不若是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簫不替也若此者豈其樂非古歟鼓鐘以先衆音則欽欽有

聲樂無不統矣又鼓瑟與琴又吹其笙擊其石磬琴瑟在堂笙磬在下節奏齊同言其和也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奏簫舞皆不僭亂也樂音樂舞一猶之先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但古以平情今以長怨古以宣化今以助欲非復先王之德矣此吾所以憂傷而懷允不忘也

詩翼

卷之二十

八

儀是為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故日間此樂之第三節也于是工歌開雅笙吹鶯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芣采芣是為合樂三終此樂之第四節也燕禮又有所謂下管新宮大射儀亦曰新宮三終射禮又曰素騶虞間若一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鄭氏以萬舞為雅于義何居且舊為文舞既總于萬若雅果是萬何言雅又更言簫乎毛詩以南為南夷之樂夫周備古樂如雲韶夏濩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豈有文王象簡而獨采夷樂以配如云大德廣及又豈應舍東味西離北禁而獨用南蠻之樂任先儒理大昌氏嘗力辯其妄孔穎達謂言南得總四夷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此亦附會毛鄭之說耳惟朱傳直以雅為二雅南為二南得之

鄧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于譏四國傷賦役傷亂皆傷夫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于樂

而後于農故鼓鐘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聖人惻怛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夫

楚茨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曰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

詩翼

卷之二十

九

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徐氏曰此與下三篇朱子以爲幽雅爾何以有雅想周家既王追述公劉古公時力農奉祭之事而歌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莪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賦也

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言蒺藜之地而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而爲此蓋將使我

于此莪黍稷也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之酒食以享而獻之祀而事之妥而安之侑而勸之斯鬼神歆而有以介大福也

會說曰此下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爲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力于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于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祀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詩翼

卷之二十

十

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祭祀方舉有濟濟跄跄之容由是度牛羊以奉烝嘗之祀也而剝亨以周洽特之務肆將以致薦牲之敬又使祝博求神于門內之地祀事若此可謂脩而著矣由是先祖尊而臨之神保饗而嗜之錫孝孫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

執爨蹠蹠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賦也



執爨則秉跽跽之敬而牲體燔炙皆極其脩君婦則效莫莫之敬而內羞庶羞皆極其庶賓客則謹于獻酬交錯之禮而禮儀皆合其法笑語皆獲其宜合在廟之敬如此故神保格之畀以大福而以萬壽爲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賦也

自方祭以致獻酬禮行既久筋力竭矣猶式禮莫愆

詩翼

卷之二十

十一

而禮文禮物其敬爲有終也于是工祝致神之意而往賚于孝孫之前曰爾苾芬之孝祀而神已嗜之矣故卜爾百福之多使其來如幾隨所欲而皆可得其多如式極浩繁而不可紀焉爾之禮儀既齊而既稷既匡而既勅矣于是永錫以衆善之極使事有萬也萬無不善而善極其至事有億也億無不善而善極其至焉是敬久不渝而福以類應者如此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

燕私賦也

禮儀既畢脩矣鐘鼓既戒爲尸出當奏肆夏預設以待之也祭事既畢主祭孝孫復往堂下西面之位工祝致告利成致尸意言享禮畢也所祭羣廟非止一也神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已戒之至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敬疾而不遲不以禮終而情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

詩翼

卷之二十

十二

則畱與之宴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穀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賦也

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于寢而奏之且于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安受後祿也爾穀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既已醉飽諸父昆弟小大稽首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于禮甚得其

時無所不盡蓋可傳之盛典也其必子子孫孫世承宗廟之統勿替其典而引長之可也夫得人心之悅頌而致願及子孫此所謂後祿之緩者也

輔氏曰朱子以楚茨之詩精深宏博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教鬼神之事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脩品物之豐逮及之福施及之遠此其所謂宏博也

信南山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詩翼

卷之二十

三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

此詩人皆以爲因祭而推本于農政不知是陳農政而因及于祭也董子曰奉四時所受于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可見奉祭是農政內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賦也

言此南山乃由禹之隨山刊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曾孫得以田之于是疆以畫其大畧而澮川之限明理以別其條理而夫畛之緒定如其遂東入于溝則南其畝使水之自西而東者不至溢而南也如其遂南入于溝則東其畝使水之自北而南者不至溢而東也此則順地勢水勢之所宜而使其蓄洩有條正曾孫治田之有法也

詩翼

卷之二十

古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賦也

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福故言雰雰雨則欲微而潤故言霡霂雨雪以時斂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豐年之慶可卜而祀典之供有需矣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賦也

田以井制各有疆界場畔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

然茂盛我曾孫之穡也由是以爲酒食獻之于尸以致妥侑之敬而及彼助祭之賓無不奉焉陰陽和萬物遂人心惟悅以祀宗廟斯神降之福而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蕘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賦也

井田之中八家有廬舍以便田事而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則剝削淹漬以獻之皇祖而與黍稷並薦焉是則所以貴四時之異物而順孝子之心者故

詩翼

卷之二十

五

神格之而使之壽考以受天之祜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賦也

言方祭之始先以清潔之酒灌地以求神于陰隨卽迎此騂牡以享于祖考之前由是親執其刀啓其毛以告純焉取其血以告殺焉取其骨以升臭而求神于陽焉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凡既脩矣由是烝焉進于宗廟之中由是享焉獻于祖考之右但見馨香之氣與品物而俱升苾苾然其旁達芬芬然其遠聞矣夫然則物無不脩事無不周祀事不孔明乎是以先祖來格洋洋乎尊臨之在上乃報曾孫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而長享乎宗廟之祭于未艾也

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朱子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道理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卽陽氣以求之

詩翼

卷之二十

六

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鬱以陰氣求之

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于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脩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脩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脩禮樂脩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說盡之矣

甫田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朱子曰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又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輔氏曰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闢墾之功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田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于神不可不報之意

詩集

卷之二十

七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賦也公卿力農奉祭而所重在民言此倬然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積之有餘則散之以補農人之不給蓋以自古有年故斂之不足而散之不竭也然自古既有年而今適南畝以省耘也見農夫耘耔之勤而黍稷又皆茂盛則又將復有年矣故于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示以豐登之兆而

慰其勞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也賦也

上言朱祭省耘此遂承言奉方社田祖之祭言以我明潔之黍盛與我純色之犧羊以之祭后土之社而報生物即以之而祭四方之神以報成物蓋以我田薿薿而臧善者皆賴農夫耘耔之勤致神之休而獲斯福慶耳然我田之臧就今之方生言也計非甘雨不足以介之而嚙相之者田祖也故于此時而報即于此時而祈于是又以琴瑟而合之擊鼓以御我田祖之神以祈甘美之雨以介大我薿薿之黍稷而以養我之士女也朱氏曰禮以脩物故于報處言之樂以達和故于祈處言之詩人原有深義是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賦也曾孫祭畢而又省耘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于是與

詩集

卷之二十

太

之借至其所而田峻亦至而喜之曾孫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其藹然相親如此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農夫益能敏于其事也詩記曰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好見善穀大爾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翼

卷之二十

九

也賦

收成之時稼之在野者極其比密極其穹隆庾之積于場者極其崇峻極其高大求倉以處之多至于千焉求車以載之多至于萬焉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耘耔之勤福慶所致是宜乎神報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常爲盛世之民永享豐年之慶可矣夫公卿之奉祭爲農而其獲福又歸美于農盛時重農氣象可想見矣

沈氏曰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農

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

大田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朱子曰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又曰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荅前篇之意也

子貢傳曰農夫所以報上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

言君向者省耘奉祭釀成有年之慶而尤報我以介

詩翼

卷之二十

十

福我將何以爲願耶我曾孫有一成之田田大則稼多而種亦多故于今歲之冬既預擇來歲之種又既預飭來歲之具凡既備矣迨東作方興乃從而事之以我所戒覃利之耜始其事于南畝遂以所擇之種播種其百穀蓋耕之勤而種之時如此但見百穀之生也直且大是以曾孫之心快然而足願也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

此述穀之生成無害若有神相之也既方而生乎甲

矣方則未成實既阜而成實矣早則成實而未堅既堅而成熟矣既好而形味齊美矣無童梁之稂無似苗之莠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蟊食根之蠹食節之賊無有害我田中幼穉之禾者此田祖之神持此盡燒絕之故無遺種也歸功于神以爲若有以相之有滄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賦也

此述喜雨之意及豐年惠及矜寡之事也有滄然而興之雲萋萋然盛雨祁祁然安徐而不暴農民喜雨

詩集

卷之二十

主

歸功于君謂此雨爲雨公田因而遂及我之私田吾民皆蒙君之福也及穀熟收刈之時彼處有不穫刈之幼禾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穗之禾穗維寡婦取之以爲利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也

此述省斂而祭方也時當斂也農人見曾孫之來而相告曰曾孫來矣但見與婦子之饁獲者同至而田畯亦爲之喜也曾孫之來也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

禱焉奉其犧牲粢盛以享祀乎神而斯神降以大福也此則農夫報上之意而願其受福也

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卽幽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

鄒氏曰南山以下四詩皆述先世之農事朱子嘗疑爲幽雅是已序以爲刺幽王謬不待辨又以曾孫屬成王何居記曰有國家者稱曾孫曾孫固事神之通稱也又曰孝子孝孫無家國者之稱則既醉不曰孝子不曰匪離歌不曰綏子孝子乎故南山之曾孫與楚

詩集

卷之二十

主

茨之孝孫皆繫有國者其卽指幽公乎

瞻彼洛矣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朱子曰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當與車攻詩例看彼東都之行本爲朝會而作詩之意則爲田獵此洛水之至亦爲朝會而作詩之意

則重講武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賦也

天子會諸侯以講武事言瞻彼洛矣維水泱泱然而深廣誠天下朝宗之勢也我君子以朝會至止于此人心順天命凝而福祿之積蓋如茨矣然猶安不忘危親御戎服韎韐奭然而鮮明予以振作六師之氣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韐有珌君子萬年保

詩翼

卷之二十

五

其家室賦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賦也

再瞻彼洛水泱泱然而深廣君子至止于此親御戎服豈第韎韐有奭一鞞而韋以飾上珌以飾下赫然威靈君子不萬年保其家室乎又瞻彼洛水泱泱然而深廣君子至止于此親御戎服豈第福祿如茨一會而萃者不渙合者不離翕然大同君子不萬年保其家邦乎何能已于揄揚也哉徐氏曰二章有

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不知韎韐有珌卽首章之韎韐也福祿既同卽首章之如茨也彼此固可互見

鄒氏曰按竹書紀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八年春王如洛邑定鼎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此詩未知作于何年然君行師從耀軍容而講武所以威不軌昭文德意防固弘遠矣序乃云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彼以福祿爲賞善六師爲罰惡豈成文義

詩翼

卷之二十

五

裳裳者華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譖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朱子曰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輔氏曰天子美諸侯以荅瞻彼洛矣也鄒氏曰毛序樂目爲刺幽王諷觀篇中曾有一字涉刺乎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

以有譽處兮興也

此以可喜之物爲喜見諸侯之興也言裳裳之華其葉盛矣乃之子來同于洛水而我得見之則其心悅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是宜其有得君之譽而又居位之安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興也

再觀彼裳裳之華芸然而黃文章可愛矣我觀之子其光彩動人溢于洛水之上者其有章也不更可美

詩翼

卷之二十

五

乎維其有章是以譽處而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興也

又觀彼裳裳之華則或黃焉或白焉燦然有文章矣況我觀之子而其見于車馬之間者則見所乘皆四駱焉且乘其四駱而馭馬之六轡又沃若而柔順焉齊整之儀與恭順之度益然于來朝之際其有章不槩可見耶

姚氏曰通篇首言心寫而有譽處尙自虛說至維其

有章則因前語之含蘊而明指之也然其有章却見之車馬威儀之間而本之中心之固有故下特反覆申言之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

之子之所可美者豈徒在文章威儀間哉彼人之局于器宜于左未必達之右也有于右未必達之左也惟此君子左之左之而左無不宜右之右之而右無不有然此豈襲取而強爲之哉維其涵養素裕當左

詩翼

卷之二十

五

右未交而所宜所有者已有之于內是以宜之有之自與內而相似也我之心寫而有譽處也職是故耳鄧氏曰瞻洛美王會東都也裳華荅焉瞻洛視王保天下裳華視侯嗣世保其國上下交保也瞻洛美王作六師裳華美侯文武具有道交暢矣  
北山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 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一

北平孫承澤學

桑扈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之詩序只以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子貢傳曰天子燕方伯之詩陳氏曰卽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一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與也

天子燕諸侯而首視以福也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此以相交之益爲興人臣之福出于人君曰天祜者天子之徵辭耳發微曰樂胥因其在燕而以可樂稱之猶所謂樂只君子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與也

言君子以樂胥受天祜乃其可樂者何在則以在國之能爲屏耳萬邦之屏是見成事故下章復以之屏

字接說去輔氏謂亦頌禱非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賦也

言君子不特爲萬邦之屏已也外以之藩衛而爲屏者又內以之楨幹而爲翰內外百辟皆以之爲法焉此其功大矣乃君子處之以謙豈不戢焉而飲飭乎豈不難焉而敬慎乎則其受福也豈不那焉而甚多乎此正應受天之祜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二

揅然之兕觥飲以思柔之旨酒得以承燕者其寵可謂渥矣彼則于交際之間溫恭嚴翼而不失其度則雖無事求福而萬福自來求矣夫願之以福以致頌禱之詞又本之以敬以寓勸戒之意盛王之善于燕臣也如是哉

鄭氏肇敏曰易言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周之盛世有賓禮以親邦國固交而爲泰之時也大雅板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而此樂胥之君子足兼之焉詩說以爲天子燕方伯之詩亦有見于

屏翰云爾記曰高而不矜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此戡難匪敖之說也初言受天之祜繼言受福不那終言萬福來求其詞每章愈進要非戡難匪敖不及此序以爲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范甯傳春秋云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蓋序之誤人久矣

鴛鴦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三

朱子曰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序穿鑿尤爲無理

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禱下猶且述

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

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

詩侯之祝其君言彼鴛鴦之于飛也既畢之又羅之

不一而足也君子之福祿不特宜之于一時也其必

萬年之久永爲福祿之所宜寧有足乎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

言君子萬年爲福祿之所宜也而福祿非有私于君子也亦君子有以宜之耳試觀鴛鴦之在梁須戢其左翼以相依矣況君子之福祿在一時爲福在萬年爲遐福其必萬年之久永宜其遐遠之福乎此章興意物因相比而無患福必相宜而有終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

吾願吾君不止此也彼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爲人之所養矣吾願君子于萬斯年惟辟玉食以享天下之奉而福祿之保養者與天地同其悠久矣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四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興也

彼乘馬在廐秣之摧之爲人之所安矣吾願君子于

萬斯年垂拱無爲以享天下之樂而福祿之綏安者

與天地相終始矣夫福祿固君子所自有然必歷萬

年之久而后得以遂其養安此吾所願于君而桑扈

之恩其少酬乎

讀鴛鴦之詩見君咏而臣庶太和元氣盈溢于言詞

之間太平盛世之詩也按風雅之序皆始于治中于

亂終于思治故風終幽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

漢常武焉

類升

序曰類升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耄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鄒氏曰伐木之兄弟卽友生也常棣之友生卽兄弟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五

也故詩傳一則曰燕賢一則曰燕兄弟至類升前二章止言兄弟而末章兼言甥舅故總之曰燕親戚其詞意綢繆婉惻真情至之語也

有類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覯君子庶幾說懌賦而興又比也

言今日之燕兄弟親戚也其與燕之人有類然而戴弁者實維伊何人乎况爾酒則既旨爾殽則既嘉所燕者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夫所燕者既

兄弟而匪他則相親之說不觀焉與女蘿乎焉寄生而女蘿浮蔓其施于松柏也相依不解天性然也然則兄弟纏綿依附何以異此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奕奕然而無所薄今惟既見君子則奕奕者庶幾說懌而快然矣

有類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賦而興又比也

與上章大意同曰具來言戚在而不失也曰有臧者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六

得遂其天倫之幸篤親親之恩也

有類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賦而興又比也

前此但言親親之情此及死喪之畏則意愈切而情愈篤劉須溪曰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

說會曰全詩總是篤親親之情故既賦而興其爲至親之燕復託喻而表其相親之意至于言及死生之

感則意更迫切矣蓋天子之親散處藩封不難于富之貴之而難于見之故親親之情以見爲重

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于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宜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昔人有詩謂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爲弟兄讀之真堪流涕也

車牽

序曰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七

是詩也

朱子曰此燕樂新昏之詩鄒氏曰按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序無不目爲刺幽者幽王固可刺刺詩不應俱作美詞如楚茨至車牽毫末見有刺意也

朱克升曰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雖宴爾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問關車之聲兮思嬖季女逝今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

宴新昏者言我之開闢然設此車牽者若思彼嬖然之季女往而迎之也此情此際匪饑也匪渴也特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今幸來括矣雖無好友相聚而此心之欣慰如之何不式燕且喜如同好友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

此以物之美與人之賢言此及時于歸之女以坤順之令德來相我之內治是以燕之而喜其會且譽之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八

而揚其美而一念好爾之心無有厭射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

言酒雖不旨亦庶幾飲之穀雖不美亦庶幾食之我雖無德與女女其式歌且舞以爲吾盡歡可也蓋美其新婚而謙以承之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

言我之燕樂新婚則本于心寫之故耳陟彼高岡析

其梓木以爲薪折其梓木以爲薪則見其葉之潛然  
而盛洵已可喜矣況鮮哉我之觀爾也今得見此令  
德之來括來教則我心輪寫而喜更可知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  
慰我心興也

言我之燕爾曲盡其情如此爲其德可嘉耳彼山之  
高者則可以仰而陟其巔道之大者則可以行而詣  
其極況碩女有不可以禮而得哉當其未得駕四牡  
之騤騤觀如琴之六轡則馬服御良而間關之事談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九

矣以是而迎季女則新昏獲觀所謂德音來括令德  
來教者在是飢渴可釋式燕可行而實慰我心矣夫  
一新昏而始終歸美其德若詩人者可謂得情性之  
正矣

潘氏曰思季女若飢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關雎  
之後吾取車牽焉

青蠅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嚴氏曰蠅能汙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職善類驅去復

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也

此刺聽讒之詩以蠅之變黑白此讒之變是非而戒  
王以勿信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興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興也

交亂四國謂使國家之是非悉顛倒也構我二人謂  
惑聽者罪及我也

樊者間隔之物棘之與榛皆牽纏之物以青蠅之汙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

穢止于間隔牽纏之處無坦易安平之象也

讒言何能爲也信之者自爲其蠱惑耳極于亂四國  
其禍大信之者成之也起于構二人其端微信之者  
啓之也舍旃舍旃苟亦無信人之爲言胡得焉故止  
讒惟在無信

賓之初筵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佚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董氏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窮也始也尚俗淫酒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

下沈酒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

爲子孫法焉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般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賦也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言因射而飲之善者

賓初卽席秩秩有序籩豆列焉般核陳焉酒亦調美

焉而飲者甚爲齊一自無有失禮者迨夫設鐘鼓舉

醕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務期

中的罰爾以飲此爵也是射飲之始終蓋無有不善

者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

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俎後張侯及弓既耦然

后拾發求勝以爵不勝者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于亂哉疏義以此爲大射輯錄云此章之旨但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爲某射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賦也

此言因祭而飲之善者籥舞之容笙鼓之聲和奏以

樂烈祖是樂之盛矣以合百禮之全而壬焉規模之

大而林焉節目之詳是禮之備矣所以神感而錫以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三

純全之福也時子孫秉和順之心以效獻尸之能賓

則以手把酒室人復酌爲加爵各獻尸而爲時祭之

奉也凡所云獻尸者以酒勸尸之飲尸酢而遂自飲

也是祭飲之始終蓋無有不善者也因射而飲者飲

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祭祀之時禮樂兼備

人心歡樂如此其飲酒者所以交神明也寧至于亂

哉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爲法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忼忼舍其坐遷屣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

醉止威儀忸怩是日既醉不知其秩賦也

此言飲酒者每始乎治而卒乎亂蓋迷于既醉而失其常者也溫溫其恭氣和而貌恭也舍其坐遷捨其坐席而遷徙不定也抑抑謂謹禮而審慎忸怩謂狎習而侮易未醉既醉頓異若此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傲傲是日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僇僇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賦也

再極言其醉狀傲傲比僇僇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五

僇僇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于不知其秩既言其亂因而教誨之賓既醉而出則可以皆受其福言得禮也醉至若此而不出是自伐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令儀耳今何其不令也

會說曰酒之爲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忌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賦也

此防酒之過而深戒之也言此飲酒不能皆善也或醉或否故設監以察之而又立史以書之彼醉者所爲不善爲監史所察書而不自知而使不醉者見而爲之羞愧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太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若醉而妄言則是太怠之心而恣號呶之失將罰爾使出童叟矣爾飲至三爵已昏然而無所記况又敢多飲則言語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五

益肆而罰必不免如之何而不戒也

會說曰無俾大忌此詩之要也凡溺于酒者其病根最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則反反抑抑而有令儀矣懈怠忘一生心放形情則昏莫之知而伐德必矣故小宛大夫以一醉日富爲戒而必歸之敬爾儀正與此意相發也

傳聞曰賓筵一詩摹寫酒人狂態可恥尤歷歷殆盡竊意賢如武公何至遽蹈斯轍夫亦簡身若不及以齊聖歷彼昏之慮自儆而兼儆于國使聞者足以戒

于詩或作于幽王之朝然非專爲刺幽而作

魚藻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詩弋曰前篇言飲酒之過此忽言豈樂飲酒者何也蓋人主據形勝之地守祖宗家法只安以待之飲酒

而天下治矣在藻依蒲喻無更張以擾民也需之九

五曰需于飲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正與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五

此合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興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興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興也

此詩與鴛鴦相類不頌其德者不敢形容敬之至也

但美其樂飲安居如此則非德之盛者不能矣萍藻

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則萍藻生焉魚

養于此乘流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

樂飲酒非徒以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

天下者頌其福而德在其中矣豈樂飲酒飲酒樂豈

因易韻以反覆其辭曰有那其居則不特飲酒之際

享其樂蓋無時而不樂矣

詩考曰周之盛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獻魚藻之雅

上下交而志同也夫人君以治亂爲休戚人臣憂治

世而危明王惟欲不懈于位乃可以久安而無替則

魚藻之燕豈湛樂自從而已哉

采菽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六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朱子曰此天子所以荅魚藻也

鄭氏曰蓼蕭以下諸詩皆天子所以燕諸侯而此篇

語意尤爲鄭重首章若預擬其來次章若深幸其至

雖下體之服物隨行之羣介亦若喜談而樂道之何

津津也孔叢子曰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

夫非獨君敬其臣亦由臣自爲敬則彼交匪紆一語

盡之矣

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子之玄矣及黼

此言諸侯來朝而錫予之也彼采菽采菽盛有常器則必以筐之簋之矣況君子來朝必當有以錫予之而果何以錫予乎今雖無有異數以予之維此路車乘馬而已又將何以予之亦維此玄袞及黼而已蓋款然以爲薄也

齊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旗其旗淠淠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興也

此言其來朝之儀也齊沸檻泉有芹生焉則言采其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七

芹矣此君子之來朝所建有旂也則言觀其旂矣但見其旂淠淠而飛動聲嘒嘒而和鳴其屬則載駟載駟之有度矣其來也喜可知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賦也

此言其入覲之儀也但見服其赤芾而在股矣又著邪幅偏束其脛而在下矣彼交際于天子恭敬齊肅不敢紆緩則克當乎君心是君之所予也予出于天子則寵命之降于是乎膺也命受于天子則福祿之

被于是乎重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興也

此言其受福祿之宜然也彼維柞之枝則其葉宜蓬蓬之盛矣此君子秉恭敬以交際誠可樂也則宜其鑾重王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君子維可樂也則宜其祿位隆重而萬福爲之攸聚矣然不特君子一人也其平平辯治之左右亦是率之而來從也左右之敬又孰非君子之敬則其殿邦而獲福也安在而不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六

宜也耶

汎汎楊舟緇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興也

此言其受福之必然也彼汎汎楊舟則必緇纒維之矣此君秉恭敬以交際誠可樂也則天子必諒其忠愛之心而體悉之者周矣此君子維可樂也則福祿必有滋至之休而肫厚之者至矣抑不但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時已無所勉強一優游以至于此矣是有來之雍雍莫非忠敬之所在也其所以葵天

子而脆福祿也不有可必哉

左右之從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綴見不獨

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敬而其來朝亦敬題

外生意餘波渺然真盛世之詩也

鄒氏曰夫坐明堂而觀羣后肅侯度以膺晉錫此真

盛世親邦國之禮也序漫舉而屬之刺幽說者又以

舉火戲諸侯實之何其陋哉

角弓

序曰角弓父兄勸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譏佞骨肉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九

相怨故作是詩也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爲作

也

駢駢角弓酬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典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賦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痛

賦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凶

賦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比也

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比也

雨雪瀼瀼見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

詩人刺王信讓而疎宗族也言彼駢駢然調和之角

弓張之乃內向而來苟一弛之便翻然外反而去矣

向背由于張弛物固有然者況兄弟婚姻當親而近

之可也豈可一疎而遠使之相際隔也哉夫不宜遠

而爾遠之上之所爲民將胥然其所爲而皆以爲是

是爾之遠即爾之所爲教民胥傲爾之所遠矣然胥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

傲之中或有令善之兄弟固綽綽有裕不然其遠而

傲所爲則彼不令善之兄弟而一倡于上之教輒相

怨相譏交相爲病無復所爲綽綽者矣兄弟而至交

相爲病無良甚矣民之所以無良者相怨不過執一

偏之見爲受爵計耳爵而爭取不讓則以不義而得

者且將不義而失至于終亦必凶而已矣然豈待終

亡後知取爵之無益哉即當相怨不讓之時而已知

其不勝任且不知足矣如老馬不量力反自以爲駒

而任重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

多宜飽矣可以無再食也如酌之所飲已甚取矣可以無再酌也受爵者而不讓何以異此然豈盡小人之過哉則王之教使然耳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而爾又教之是益之薄也慎毋教孫升木如于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君子有徽美之道則小人皆將相與連屬而親附之必不至于如此之交瘡矣則信乎反薄之機固在上也而王不然豈以讒言之不能止也彼雨雪濛濛可謂盛矣而一見現則自消散然則讒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今王不肯貶下而遺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主

棄之式使之居然益以長慢耳然吾終信讒言之不難除也彼雨雪浮浮又可謂盛矣而一見現則自流去然則讒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今王不能止而更有以導之是骨肉相殘中國道盡有如變而又如髮是世道之大變也我以是之故安得而不用以爲憂哉此角弓之所作也

傅氏曰縱觀一時其勁而背則反弓也老而驚則老馬也狡黠善緣則孫也自汚汚人則塗也變黑爲白憊于肌膚則雪也言殊性乖不通于化則鬢髮也鳴

呼實維爾之故矣端聞于上而禍亦究歸于上故詩人推本于教而以憂終之

苑柳

序曰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苑柳之詩寧復有人臣禮哉雖然以文武盛時其懷諸侯者恩常過于威用以固結人心招使來耳凡威太用究至失威乾上九所以致戒于亢龍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子靖之後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主

子極焉

此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子靖之後子邁焉

此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

此諸侯托喻有朝王之心而原其不來朝之故言苑然茂盛之柳行道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然則人誰不欲朝事王者但王之威如上帝然令人畏之無自敢近焉耳使子朝而事之以定王室后必將極

其所欲以求我如之何可驅也。繼言近王足以病已故曰無自察焉。後又必將過其分以求我而寧止極欲已也。夫極不已而過。彼其心何以平。有鳥高飛亦極之至天而止耳。彼人之心予極予過將何所臻乎。則豈予一人能安靖之。乃徒然自取凶於耳。我之不能職此故也。

桑扈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一

詩翼

卷之二十一

重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都人士

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當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朱子曰此序蓋用緇衣之誤。是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之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爲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一

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賦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賦也。

彼都人士。克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賦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

從之過賦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盱矣賦也

此詩追思昔日都邑人物儀容之美而深致願見之意言昔者吾猶及見彼都人士卽一服飾而狐裘黃黃服甚美矣而且也其容有常度而不改而出言又有文章而可聽以此而行歸于周誠萬民之所瞻望也然而盛不止此也彼都人士又見其以臺爲笠而以緇撮爲髻服美如此容言無論已試再觀彼君子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女其在首之容也綢繆孰如其髮焉順直孰如其髮焉蒿焉生質之美可想也在昔人物儀容之美若是今我不得而見矣能不慨世運之衰而不悅也乎而盛又不止此也彼都人士又見其克耳而以琇石爲實服美又如此容言愈可知已試再觀彼君子又則又謂之尹古焉禮法蓋得于素閑也而我今不得見矣我心如之何而不寃結也耶而盛又不止此也彼都人士又見其垂帶而厲然而下服美又如此容言更可卜已試再觀彼君子女其髮之在簪者則卷然

而如蠶容何美也而我今不得見矣如之何而謂言從之過也耶再一追想之上之帶而履非伊垂之也帶則由其自揚而垂之女之髮如蠶非伊卷之也髮則由其自揚而卷之蓋其天然閑美不假脩飾如此而我今不見如之何而不望之也耶夫屢追盛時之事而致不見之嘆如此詩人之感慨深矣

箋餘曰讀淵明桃花源記而知男女衣服與世殊讀此詩而知士女服飾無今制恍披一幅西京圖也周家培養幾世纔餘此光景而一旦悉變之詩人所以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三

流連慨嘆而不能已也

采綠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朱子曰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于上也

郝仲輿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

從征恤其私也今使其家室睽離匹婦御怨故聖人

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

婦人思其君子言終朝采綠而一芻之不盈者蓋思  
念之深不專于所事也于是念髮之曲局遂舍之而  
歸以滌治其髮而待君子之還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賦也

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說  
會曰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失期非真有五日之  
約也

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賦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傳言觀者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四

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獵耶則我願爲之韋其弓蓋欲  
親君子于狩也欲往釣耶則我願爲之理其綸蓋欲  
親君子于釣也于其釣而所獲之魚又將從而觀之  
蓋假觀魚之樂而親近于君子也此則望之切思之  
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詩論曰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所爭一日耳何遽作此  
劇思乎末二章思中境也即古人所謂望極成癡身  
忘是別者也

箋餘曰殷衰多役而有賦采卷耳者周衰多役而亦

有賦采芣者詩高者其有憂患乎

黍苗

序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朱子曰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鄭氏曰觀此詩語意乃作于功成後非預道其歸時  
也與出車采芣正相類或乃據序刺幽王之說遂謂  
此詩爲追述宣王時事兼營謝伐淮二役而言彌失  
之矣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五

芣芣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興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賦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賦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賦也

此詩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徒役威  
德歸功而作言彼芣芣然長大之黍苗惟陰雨能膏  
潤之此悠悠然南行之徒役惟召伯能勞撫之夫惟  
伯能勞是以民忘其勞凡我衆人有任負者而又有

事而歸來也而不但已也又有徒步行者而且有御乘車者又有五百人爲旅者而且有五旅爲師者必期既集而歸處也蓋衆心競勸成功蚤必故見肅肅然嚴正之謝功集之者雖在我人而營之者實維召伯召伯區畫以經始斯征師烈烈以趨事非召伯何以成是營謝之功哉謝功既成則土宜之辨卽在此矣而以觀于原隰不旣平乎而再觀于泉流不旣清乎召伯于是乎有成功矣則所以式南邦而保南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六

土王心不其寧也邪

許氏曰上仁則下悅故民雖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也其末章旣喜謝邑之平治頌召伯之成功而歸重于王心之寧忘已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王心之安耳此見忠實之情太平之氣象也

隰桑

序曰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朱子曰此亦非刺詩

鄒氏曰隰桑與菁莪大略相倣雖與鹿鳴伐木均之爲燕賢而此直自寫其中心之好兩卒章一則追邇昔日之心無泊一則永矢異日之心弗綏豈比夫始相慕之誠後相戾之速者哉莪桑桑與齊詩之風婁雨晦氣象亦自迥別真成周太和之詩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旣見君子其樂如何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旣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興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七

此詩喜見君子而作彼下濕之隰有桑生焉有阿然而美則其葉有難然而盛矣君子者我之所素願見者一旦旣見其樂當如何哉而猶未也隰桑有阿則其葉有沃然而光澤矣况我今旣見君子云何其不樂哉而猶未也隰桑有阿則其葉有幽然而似黑矣况我今旣見君子喜其德音之相契膠結于我意中而不可解也夫德音膠于旣見非浮慕爲愛也蓋心乎愛也旣見之則何不遂以所爲愛者謂之矣而但于中心自深藏之將于何日而能忘之耶離騷賦云

思公子今未敢言又樂府視刀環歌常恨言語淺不  
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脉動人心又詩云胸中積  
積千般話到得相逢一句無故前人云陽春四章章  
四句究竟不曾謂一句  
其樂如何云何不樂便是形容不出光景便是退不  
謂矣之意蓋言者精之散焉者也試想猨系吸地之  
液飲天之膏欣欣向榮無非樂意然難轉而沃沃轉  
而幽精神愈酣滿色澤愈黠淡凡人言說有餘者畢  
竟中藏不足詩人托興之意蓋如此

詩集

卷之二十二

八

白華

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  
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爲申后  
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

鄒氏曰自夫婦之道苦而國風之篇奏此在氓庶家  
猶羞稱之況爲天下主乎記云無以嬖御人疾莊后  
傳云雖有麻絲無棄菅蒯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

萬物之宜者爲龍之妖怪而至于見幽之三綱  
于是乎淪矣白華所爲賦也

白華昔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此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此也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此也

樵彼桑薪印烘于熒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此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懞懞視我邁邁此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此也

駕鸞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此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九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疾兮此也

此申后被廢自傷之詩言相彼白華欲漚爲菅則必

以白茅爲束二物雖微尙能相依而何之子之遠棄

而使我獨也夫不宜遠而遠則以之子之不猶也我

再取喻于英英之白雲尙露彼菅茅乃我今值天步

艱難而之子不少圖謀也何與白雲之露菅茅者異

也則以寵澤之不通也我又取喻于漉池之北流尙

浸彼稻田乃王反不能通寵澤而使我嘯歌傷懷以

念碩人也何與漉池之浸稻田者異也是豈我之位



分不當尊耶則更取喻于樵彼桑薪之善適用以烘  
無釜之堪我今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類如此矣  
是以念彼碩人而實勞我心也抑豈我之積誠不能  
動耶則更取喻于鼓鐘于宮之深聲聞于外之遠是  
誠未有不動者今我念子有操操之誠而視我邁邁  
也謂之何哉念之若曰嫡庶自有定分不觀之鶯鶯  
乎鶯鶯皆在所養而清濁有間今胡然鶯在梁而鶴  
在林耶則嫡庶易位之喻也維彼碩人能不勞我心  
哉念之又若曰夫婦自有常處不觀之鴛鴦乎鴛鴦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

號爲匹鳥而行止不離今何爲一在梁而載左翼耶  
則夫婦有常之喻也何之子無良而二三其德哉然  
則之子惟二三其德寧獨賤我適所以自賤耳載設  
喻以譬之今有扁然而卑之石履之者亦卑矣如妾  
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何之子不虞自賤而遠棄我  
使我憂之而至于病也胡爲二三其德李如此邪  
夫中后處廢黜之變猶曰天出艱難憂國祚之不昌  
履之卑兮憂君德之不光其賢可想見矣何幽王不  
悟竟貽周宗之禍也可慨也夫

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爲比體一章  
以一事爲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于  
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玉斥  
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猶子親之也繼又稱碩  
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詞不暇整也

絲蠻

序曰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  
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自道其心之所欲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一

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  
絲蠻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

矣且如之何哉斯時也有能飲食以濟其饑渴教誨以啓其愚昧載之副車以休其勞苦庶乎可以少慰也下二節一意不能趨不能極亦因勞甚而言也周之盛也人君教育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進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太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以告于王斯時也寧復憂其止而不進嘆前途之遠而思俛首爲借援計乎縱負鼎飯牛英雄不免而世道從可知矣

瓠葉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三

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朱子曰此亦燕飲之詩序說非是

陳氏曰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鄭氏曰古明主于其大臣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固不嫌非也況是燕也瓠葉兔首而外豈遂無他物特詩人自謙如是耳

樽樽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

此燕飲賓客之詩瓠葉而采亨至薄物也而君子有

酒亦必以是酌而嘗之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蓋在情不在物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醑之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賦也

兔首亦薄物而亦獻酬交酢以致其情于賓此其誠敬可知也

傳曰苟存明信溪澗沼沚之毛可羞于王公易曰二簋可用享其瓠葉之謂與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三

漸漸之石

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

朱子曰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耳

又曰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遑朝矣賦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

遑出矣賦也

不豕白蹄蒸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  
遠他矣賦也

將帥出征之詩言今奉王命而出征也彼漸漸然而  
峻之石維其高矣高則險難登也而且山川相連悠  
遠脩阻其登涉又何勞也武人循此以東征曾有一  
朝之暇乎而猶未也漸漸之石極于山巔其卒爲何  
如者而山川之悠遠又何時而可盡也耶武人循此  
以東征但知深入不暇謀出矣而猶未也苦莫苦于  
遠行之遇雨但見有豕白蹄衆與涉波而去而月又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古

離于好雨之畢星則皆將雨之候也殆俾之滂沱矣  
武人東征勞苦備嘗此身且不得顧而遑及他事也  
哉

輔氏曰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  
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時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  
亡之人則汲汲然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  
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  
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則惡在其爲  
民父母也

召之華

序曰召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達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  
人傷之而已

召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此也

召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也

解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五

詩人憂亂自傷彼召之華芸然而黃附物而生其榮  
不久然則人附君而生者也當此衰耗之時豈能以  
久存哉亦如此召華矣是以心之憂而維其傷也載  
觀召之華雖其葉亦青青不獨華之芸黃可美也第  
以青青者不能久榮又卽我之憂傷者不能久存類  
如此矣如此者其誰知之苟知我之如此不如無生  
之爲愈也而試觀天下凋耗之狀無俟枚舉卽如一  
將羊且墳首也羊瘠則首大蕃阜之衆固如此乎又  
如一魚三星且在留也無魚則水清豐年之衆又如

此乎百物如此人可以食足矣鮮可望其飽哉故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也

宋氏曰苕華一詩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凋耗皆蕭然在目蓋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慘切也水陸俱耗民不聊生卽羊瘠胃空自可想見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

何草不黃

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幽王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六

之世鮮所征伐此不知何王總周之末季而人怨恨之如此魯申公曰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興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

苦行役者言彼草之生也惟衰則黃何草之不黃乎

況征役之興無時休息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進以

經營四方也哉而不但已也草衰其則黃變而玄何草而不玄乎況人盡且行且將過時不歸皆失其室家矣何人而不矜乎夫民各有室家之樂也哀哉征夫獨匪民乎而使我妻而爲無妻與矜同也夫矜則非民矣非民則是獸待其民矣獸之中有兕有虎有率曠野宜也今我非兕也非虎也何爲亦使之循彼曠野而無朝夕之暇也耶是始不如有芃之狐矣今夫有芃然尾長之狐其率彼幽草性所宜也而況有棧之車亦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也亦獨何哉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七

輔氏曰苕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之不振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至此無可爲矣

范氏曰自苑柳至此多似風體而雅之音響盡矣此所謂詩亡也非黍離降爲國風之謂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

楊升菴曰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服虔注曰此嘆變小雅也其意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言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司馬遷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一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意亦類此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一終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大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大雅 說見小雅

文王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朱子曰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于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于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

范氏曰代商者武王也而受命則自文王已然文王之德不可不令成主知之故反覆追述文王以德受命之事而教之以法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

周公戒成王明周家受命代商之由言文王既沒而

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圍雖舊而天命之受則自今始也夫在上而昭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舊邦而新命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而要其命之時皆其德之顯者致之也試觀文王之神無時不升降于上帝之側則天意附屬而子孫之承命有天下也非偶然矣此章首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

臺臺文王今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

文王心純無間若有所勉故既沒之後善譽猶自不已是以上帝感之于是敷錫于我周而及于文王之孫子本宗使之百世爲天子支庶使之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凡周之士亦使之世世修德夾輔本支與周匹休焉

周公欲成王實圖修德非但求之鈞冥恍惚而已故言文王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者卽其生平之臺臺者是也穆穆而緝熙敬止者是也不必他求也言文王之合天使其知所向往指文王之心法使其知

所持循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植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

周士傳世之顯者由其當日謀國之德能翼翼而勉敬也夫美哉此多士生此文王之國而文王之國能生此多士則猶謀所出足爲國之植幹而文王得此其心亦賴以安矣此則多士之賢固宜其傳世之顯也而天命文王之意于此亦可觀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

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要其所以爲德之實不越乎敬而已維此穆穆然浮遠之文王於乎緝而緝之熙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著之爲於昭之神而垂之爲不已之聞者皆一敬爲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是以維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焉觀之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矣

朱子曰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

以昭式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厥作祿將常服黼黻王之璽臣無念爾祖賦也

商子孫之服周以天命之不常也然豈惟子孫凡此臣庶之碩大敏捷者皆祿將于京師而服商之服以助周之祭也凡此皆文王之德所致然則王之蓋臣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四

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也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賦也

欲念爾祖在于自修其德而修德之功不可間斷必常自省察使所行皆合于天理斯則有文王之德可以膺文王之命盛大之福自我致矣夫殷未失衆之時德足以對乎上帝今惟不德故子孫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不易保也

徒曰爾祖當念然有欣而無惕有慕而無儆則其神

不鮮而志不大動試恰心于天命之靡常雖欲無念得乎念爾祖三字前數章已伏而無念之聲口迫切則從本章激出

箋餘曰法祖在修德德者何即所得于天之命也則命者乃天與君主宰天下之大樞紐德有斷續斯命有去來故曰修又曰永臺臺緝熙正指修法而言耳命之不易無遐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賦也

天命有不易保慎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當布明其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五

善譽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典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法文王之德則萬邦作而信之天命斯可保矣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此章之意是法文王即所以法乎天此篇首尾皆是與天爲一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爲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爲文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于天也

程子曰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天則儀刑文王亦儀

刑其穆穆而緝熙敬止者耳

前面言天猶屬恍惚至此則指帝體示之使知耳目聞見之外確有精神可通前面言念祖詞僅危聳至此則斷決言之使知緝熙敬止之外亦別無配帝求福之實他日延訪羣臣惟曰不聰敬止思緝熙于光明後世追頌之者亦惟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然則成王之造于周公也可謂深矣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六

朱子曰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又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陳文武受命之事而首章先爲危詞以動之欲其聽而思也夫周之王業開于文王成于武王而文王之所自來者非偶也先有王季太任而後有文王先有文王太姒而後有武王祖宗之積累已非一人天心之眷顧已非一日始終前後莫非天意宰于其間使成王聞之而知天意之于祖宗也非偶用祖宗之于

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持其盛而守其成也烏容已哉此周公陳戒之意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賦也

周公戒成王先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故天難信而不可恃爲君豈不難哉觀紂居天位而又爲殷之正適以不修厥德乃使不得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七

其天下斯可見矣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賦也

將言文王之事而先本其所生摯國中女任氏從殷商之地來嫁于周將述商公而周興故以摯繫商與周對言之也曰嬪于京謂以婦道見稱于周也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也于是大任有身而生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求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



文王之心純乎一敬翼翼然恭慎自持以此對越上天則多福于是來矣蓋其德正直而無回邪則四方于是咸附矣此文王以明明之德而基赫赫之命者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也

將言武王之事而先本其所由生言天監下土見周

家世德之盛而其命既集于周矣然欲膺是命必在于聖人之生故于文王之初年而天已默定其配于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八

洽陽渭涘之地及文王當婚之期而大邦遂有子以應其求也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賦也

大邦有賢女譬天之妹尊之之辭也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焉文王親迎于渭水之傍其渡渭也敬重昏事比舟爲橋梁豈不顯其光輝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賦也

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續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意篤厚而生武王于是安全之扶助之眷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賦也

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惟我周之師同心共奮有興起之勢然衆心猶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九

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敢而有所疑也勉之曰上帝之命已臨于爾身爾無遲疑而不決也蓋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賦也

武王伐商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檀木之兵車煌煌然鮮明其駟馬乘騶彭彭然強盛既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如鷹之飛揚奮擊而無所畏以佐武王而伐

商則一會戰之朝而穢濁之風已除清明之治立見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陳氏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

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應皆非苟然也

音義

卷之二十三

十

釋

序曰繇文王之典本由太王也

朱子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陳氏曰王迹肇基于太王而王業漸大于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太王始而此詩推本文王之受命亦自太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唯至于虞芮質成者蓋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

繇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此也

周公戒成王而先邇其始以繇延不絕之瓜常始于瓞比世業相傳之周常始于微故自其微者言之周人始生于沮漆之土至于古公亶父之時羣居于窰窰土室之中室家之制俱未備也詩緝曰取土于地覆簣而堅之爲土屋以居謂之復或鑿地而居謂之穴二者皆若瓦器之窰故謂之陶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

詩義

卷之二十三

十

太王因狄人之侵乘且而走馬以避其難徬彼漆沮之涯至于岐山之下而與姜女同行相土蓋資內助之賢以爲安宅之計也

周原膴膴藿藿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賦也

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所生藿藿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太王見此地可居于是始起意而圖之謂謀及乃心也于是謀之于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以楚木然火謀之契者契約其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

也乃告其民曰可以止于是而築室矣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賦也

既築室于茲矣廼慰勞之廼安止之廼處之下左廼處之于右公官在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既定則治田事廼疆則畫其經界廼理則分其土宜廼宣則道其溝洫廼畝則度其廣狹但見自水泝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謀之周而處之悉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賦也

命官以立室家而室家以宗廟爲先作廟以版築爲務故以繩直之而位處之既正東版築之而上下之相承宗廟之作于是乎翼翼然而嚴整也

揀之隄隄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擊鼓弗勝賦也

宗廟既成宮室其可緩乎但見盛土于器則隄隄其人之衆投土于版則薨薨其聲之衆其築之也登登

然杵聲之相應及牆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然其聲

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

斯時也有鼙鼓焉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

于趨事而鼓之以董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人心之

協勸如此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賦也

官室既建門社其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爲皋門乃

立皋門以肅于外則伉乎其高大居中應治者爲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王

門乃立應門以肅于內而應門則將其嚴正又有壘土以爲壇除地以爲壇其名曰冢土焉異日國家起大事動大衆必致祭于此而後出此雖一時草創之規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斯矣是其規模之宏遠如此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駸矣維其喙矣賦也

上文太王立國之事其內治修矣故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而自修既至聲譽自隆亦不至墜其聞也

迨至其後積德日深而生齒漸繁歸附益衆木拔道通昆夷畏之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此盛德懾人不求殄之而自殄也蓋已指文王之世而言矣

詩記曰此章或以爲專指太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駢矣維其喙息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爲文王之詩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于太王而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兩

終于文王耳按詩記與集傳合集傳曰太王始立又曰至于其後又曰已爲文王之時歷年久非一時之事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賦也

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遂平天下諸侯于是聞風皆歸而文王由此遂動其典起之勢是雖其盛德所致然而以予言之亦由其有遠臣以東民心有近臣以輔君德有文臣以敷文治有武臣以建武功其

得人之功亦不可誣也

彭氏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周自太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事本出太王而一詩之意大要主民而言也

械機

序曰械機文王能官人也

朱子曰此詠歌文王之德序誤

疏義曰昭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早麓思齊皆此意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圭

凡凡械機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興也

此詠歌文王之德以物盛爲人所用興德盛爲人所歸言彼凡凡械機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爲薪積之以備用矣況茲濟濟辟王盛德著于容貌誠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于左趨之于右而歸附趨向之恐後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瑄我我髦士攸宜賦也

文王舉祭而左右皆奉瑣以從之卽此我我之美士誠得乎相事之宜也此于祭祀而驗人心之趨也

澤彼涇舟，烝徒憚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賦也

舟行則同心以共濟，興君行則同心以追及。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此于行師而驗人心之趨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興也

文王爲人所趨，蓋有故焉。瞻彼雲漢，垂倬然之象，則所謂文章于天而昭明可觀矣。況我周王惟其享有

壽考也，則聖德之純而歷年之永，化行以漸，盡斯人鼓舞變化之無窮也。此人心之所由歸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興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夫

文王之作人，不但已也。天下之文章，如追琢金玉者，則致其華美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爲相質，則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爲治者，勉而又勉，如我文王，則維繫人心之極，而無以加矣。總而舉之，使之皆有所統而無所遺，詳而理之，使之各有連屬而無所紊。四方之大，皆在連比之中，此人心所歸乎。

徐氏曰：雲漢自然之章也。故壽考作人，亦以自然處言之。追琢勉然之章也。故勉勉綱紀，亦自勉然處言。

之分明，謂文王之所以爲文，固是天德生成有以煥

于天下，而作人而其寔文心金玉之體，何嘗怠追琢

之功。故說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謂其追琢之章與其

倬然之章相成，而綱紀處，卽其作人處也。天下承其

追琢之教，仰其倬然之度，焉得不趨也。

通詩並未露出德字，惟勉勉二字，微逗德之精神，而

其大意俱就動人處摹寫聖德。蔡氏詩說曰：壽考則

變化有漸，勉勉則變化有本。

早麓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七

序曰：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

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朱子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此亦

咏歌文王之德。

陳氏曰：咏文王之德而卒不言其體，其爲言也更深。

瞻彼早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興也

咏歌文王之德，言瞻彼早山之麓，雖無期于榛楛之

生也，自濟濟然其衆多矣。況我豈弟君子，和樂平易

是則其千祿也，自得于盛德之中。夫豈出于倖致哉。

玉璫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典也

不但是也。瑟彼玉璫則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注于其中矣。況我豈弟之君子有此盛德則福祿必下于其躬而天之降監自不能外矣。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典也

自其作人言之彼鸛之飛也則必戾于天矣魚之躍也則必出于淵矣豈弟君子以盛德而鼓舞乎斯民吾知天下固有潛通默化而不自知爲之者矣豈不振作乎人也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太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也

文王有此豈弟之德見其清酒之既載矣騂牡之既備矣以享以祀焉吾知明德之維馨而感孚之有道則神之錫之瑞慶其大來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典也

君子之景福不待祭而決也柞棫瑟然密茂則民取以爲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典也

君子之景福非有意而然也莫莫葛藟惟其生之盛

也則自然施于條枚而有相附之勢矣豈弟君子則自然以德獲福而符安貞之吉矣豈出于回邪者哉是文王豈弟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茂以加矣此詩人所以咏歌之歟詩按云極慕豈弟之妙化人格神然是借來形容不可粘着

輔氏曰言文王盛德而福祿歸之又言作人之事何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太

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蓋聖人之得各位者豈以其身自歛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

思齊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嚴華谷曰此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爲聖也孔氏以爲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也

郝仲興曰人心之德主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

和則仁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聖人所以修齊治平消憂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賦也

咏歌文王之德言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豈無所自乎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寔能媚愛周姜而稱其爲京室之婦至于太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致子孫之衆多是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矣下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矣箋曰太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干

姜言周太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賦也

其繼述之善順于先公之心而鬼神歆之無有怨恫其表儀之端爲法于閭門至兄弟皆和而家邦亦無不迎而治蓋德之施于神人者無一而不得也徐氏曰家邦雖遠然而夫婦兄弟進之矣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賦也

文王之德純亦不已平居在宮中則見其雖離然和

有事在宗廟則見其肅肅然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瞻洋洋乎如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疆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賦也

文王有聖德故遇大患難而不能殄絕其德處光大而不見其瑕玷逆順一致無入不自得也事之無所前聞者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自入于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傳以爲性與天合是也詩記曰戎疾大患難也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干

文王之德如上帝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賦也

文王之時長者則皆有成德幼者則皆有所造爲以習其業所以然者由古之人文王其德純亦不已無有厭斁故能譽髦此士謂能作成人材使人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也

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爲功用之全故棫樸早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呂東萊

所謂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  
生之大德也言哉言矣

皇矣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  
若文王

周自太王遷岐而形勢始恢自王季受讓而世德始  
顯自文王伐密伐崇而威靈始著皆所由王天下之  
根本故特推邇言之以明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意  
于太王則曰帝遷明德于王季則曰其德克明于文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

王則曰予懷明德則明德固四方所以托命而帝天  
之所不違者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靡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賦也

原天初眷太王之意也大哉上天其照臨于下赫然  
甚威明也其監視觀察于四方維求民之所定耳本  
非有私于周也維此夏商二國皆失道而不得其政  
天既絕之乃于彼四方之國謀究之計度之苟有能

安民而爲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規模時太  
王蘊明德于西土天乃眷然顧之而卽以此岐周之  
地與太王爲居宅使之得以弘安民之功也

作之屏之其苗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  
桷其椳攘之剔之其縻其柘帝遷明德申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賦

夫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遷于岐周以治之彼岐周  
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區也但見有作之而拔起者  
屏之而除去者其唯立死之苗與其自斃之翳也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

修之而剪其滋蔓者有平之而理其拳曲者其唯叢  
生之灌與夫行生之柵也或啓之辟之而重致芟除  
者則曰桷曰椳之惡木焉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長  
成者則曰縻曰柘之美材焉夫太王居岐而土地漸  
闢道路以通而昆夷不能爲害矣是乃上帝以安民  
莫若明德遷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焉既使昆夷  
遠遁滿路而去矣天又爲之立賢妃太姜以助之是  
以與宅之命受之既固而王業之成此其肇基矣

按申夷載路毛氏曰申習也程子曰夷平也集傳作  
昆夷從箋也天立厥配桷子歐陽子皆作配天朱子



折衷亦云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集傳改曰配賢妃也大略集傳意主平實

帝省其山柞棧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賦也

夫繼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上帝省視岐山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歸者衆矣是式廓已增天已作之邦也又欲擇其可以當此邦者以爲之君焉此作對之意自太伯王季初生時已定矣後日太伯讓而王季受亦善成此意耳夫以王季而受兄之業迹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帝

疑于不友然彼之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受命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德如是故能受作對之命而勿失至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朱氏曰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咏歎于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賦也

王季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而不本于天也天眷王季使其心權度精切有裁度之用使其音類然清淨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無所不備明而照事理類而別人羣長而有善教君而有善政順而慈和以服人比而親愛以得下此六者之德父而益光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歉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也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王

一王季也曰載錫之光以前人之德見其德曰其德靡悔又以後人之德見其德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寄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賦也

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之矣無率于利害而畔彼援此無惑于情欲而歆動羨慕無是二者則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也彼寄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侵阮直至共之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寄人

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鄧潛谷曰帝謂文王何也狀王面稽天天而命之也夫有人見則有畔援何適非天則何所離而畔何所攀而援有欲則有歆有羨何適非天則何歆矧有羨畔援歆羨文王無之故誕登于岸岸道之極則也至善之止也于人異境矣故赫怒以天按旅以天我何與焉天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詩集 卷之二十三

庚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

以伐密之事言之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從阮疆而出以侵密其所陟之岡卽爲我岡敵人無敢陳兵于陵而陵爲我陵陵之曲而爲阿者亦我阿也敵人無敢飲水于泉而泉爲我泉泉之鍾而爲池者亦我池也密既服而人心益歸是必作都以容之故度鮮善之原而作程邑于岐山之陽渭水之側由是羣后之方向百姓之歸往無不于斯也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

帝意又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遠不事外飾以大聲音于笑貌不縱私意以長侈大與變革且又不以讖識不以知知漠然無心油然而大順而安行乎天理之則焉凡此皆明德之所在而可懷者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是又謂之曰崇侯偕亂逆天害民乃爾之仇國也爾當往正其罪同爾兄弟和好之國以爾鈞援之具以爾臨衝之車以伐崇墉焉夫此皆天理所當伐而豈有一毫人欲之私也哉

詩集

卷之二十三

壬

臨衝開闢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

文王之伐崇也始以徐緩之車攻高大之城執訊者聯屬不亂攸馘者安靜不暴類于天禡于神若此其舒緩者蓋將以致其至來其附而保全之也四方所以諒文王之仁而無敢侮之也及終不服則以盛

之車攻堅壯之城爲之聲其罪縱其兵殄其祀墟其國蓋天誅不可以復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也四方所以服文王之義而無敢拂之也非文王與天同德其孰能之此文王承天以安民也

劉氏曰此詩首二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大王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五章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惟拳拳于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惟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于有周也哉

靈臺

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朱子曰文王作靈臺之詩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魯申公曰文王遷豐作靈臺齊七政奏辟雍周公述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天

以訓嗣王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賦也

此述民樂文王之辭文王作靈臺經度其深廣高卑營表其陰陽位置此事之伊始末期其功之遠集只見庶民攻之不終日而告成此豈文王有以速之哉文王常恐勞民戒始勿亟而庶民自如子趨父事所謂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也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天

物魚躍賦也

臺之下有囿而文王之在囿也見飛走之咸若囿之中有沼而王之在沼也見多魚之遂生是物產之共適安往而不見其可樂也

嚴華谷曰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鹿鹿魚鱉一語道盡詩意毛氏以爲靈道行于囿沼今鹿養之久則自馴白鳥未有不潔魚未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行乎

虞業維樞肯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賦也

文王既遊囿沼、遂于辟雍作樂而民歡樂之、言作樂之時設植者之虞、其橫柶之上、加大板以爲業、其業之上、又以彩色爲崇牙、其狀橫縱然也、此虞業之上、則懸賁之大鼓、鋪之大鐘、是鐘鼓也、鏗以立號、謹以立勳、於倫哉、此鐘鼓乎、以此鐘鼓而作之于辟雍也、振其音于設教之地、成其響于賢士之關、於樂哉、此辟雍乎、東萊曰、於嘆詞也、樂記曰、論倫也、鄭氏以論爲倫、本諸此。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鼗鼓逢逢、矇瞍奏公、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手

華谷曰、申言鼓鐘辟雍之樂、詠嘆不能已、又言以鼗皮爲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乃矇瞍方奏其事、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東萊呂氏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鼗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鼓鐘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又曰、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雍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

親遊宴之替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下武

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嚴華谷曰、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于已往、開後嗣于方來、

詩翼

卷之二十三

手

惟以求世德、求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爲之本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賦也

此美武王繼緒以有天下之詩、言文王武王實維造周、而上之有王季、又上之有太王、蓋世有哲王、而先緒所從來矣、今三后既沒、而在天之神、不無望後人之能繼、乃武王能善繼而弘開先緒、對三后于鎬京而無愧也、

下字朱子以爲誤、鄭箋曰、下猶後也、呂東萊從之曰、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卽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此說爲近。至詩緝以下武爲以武爲下則鑿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賦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于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三后之德，孚于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焉。王者之事業，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

莫大于信，信則天下心服而主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

武王既成王者之信，下土胥以爲法矣，而要亦以其求德配命之思，常永不怠，是以其孝爲可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賦也。

人心既已孚式，由是共愛戴以爲天子，而其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三后之傳明哉。其繼之矣。其御鎬京而對三后，誠無愧也。張氏曰：唯孝思維則，故應之亦惟以順德。聚順在家，效順在

國也。王氏曰：武王之順德，在于繼志而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掩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賦也。

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亦如其求德而配命焉。則天以命武王者，命之萬年之久，而受天之福矣。只此昭哉之道，對先王言，則曰嗣服對後王言，則曰祖武。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賦也。

天命既歸，而四方諸侯皆來朝賀，無異媚茲之心，夫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

羣侯翼戴如此，則萬年之久，豈不有藩翰之助乎？

范氏曰：人心在聖王之世，著順而已矣。故僅曰媚曰

應，在萬年之後，國祚所憑藉者大，故稱佐。

詩人美武王，歷敘其世德之求，幽有以贊乎神也。媚

茲之應，明有以化乎人也。永言配命，上有以格乎天

也。昭茲來許，後有以裕乎嗣也。使武王質之屋漏而

有愧，仰之天命而不侔，對宇宙人心而懷慚，遺百世

子孫而抱恨，其何以仰對三后在天之靈乎？論配京

而証及此事，理固有確確可據者，其古人之不以窮

冥沈惚之說、矯誣以欺後世也夫

文王有聲

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朱子曰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呂東萊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也蓋創業

詩翼

卷之二十三

雷

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功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此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首言文王之繼述也

文王所以有聲聞者能通述駿大太王王季所有之

聲也述之而求其寧則惟欲相安于無事述之而視

其成則惟欲持守而不變此豈有意于伐功以求加

乎前人者此文王之所以盡君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文王受天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伐而民歸者衆于是作豐邑爲容民蓄衆之地是其奉天安民克盡君道也

築城伊瀉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烝哉  
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不過越其內之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以急成已欲也蓋先人嘗以安民爲志故以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是其繼先安民克盡君道也

王公伊瀉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雷

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由其築豐垣以昭安民之績四方于是望新邑來同以共倚文王爲楨幹而求寧觀成果無負矣是其事集而民安信盡君道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言武王居豐以起下文遷鎬言周都于豐豐水正

在其旁于是思禹之故績而四方循此水來同共尊

武王爲君是武王能繼文王以安民故民歸之也此

武王之所爲盡君道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人心既歸豐邑莫容武王于是徙居鎬京而首建辟雍以爲講學行禮之地自是東西南北莫不慕教化而心服是其敦教以得人克盡君道也

張橫渠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辟雍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雍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雍之時天下無思不服于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其遷鎬也武王稽之于卜以審居鎬之吉凶及龜示

詩翼

卷之二十三

美

其決而遂爲之成其邑居是其慎謀以建國克盡君

道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其遷鎬豈爲一時謀哉彼豐水之旁猶有芑生焉況

武王豈無所事乎蓋爲其事于建都立學定萬世之

孫謀而使爲子者安享于無事是其久安而長治信

盡君道也夫聿追來孝文王繼志述事也謀孫燕子

武王創業垂統也一者以卒前人之業一者以定後

人之業此遷豐遷鎬當年之本意也

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

文王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三終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生民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

朱子曰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

思文之詞簡主肅也此詩之詞詳意者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乎朱子以爲用于受釐頒胙之際理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一

誠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周公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樂歌言初生周人者實出于姜嫄當其禋祀郊雉以祓除無子之時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卽所大所止之處而震焉覺有娠肅焉自歆飭生焉育焉而爲后稷也

朱子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禋履帝嘗之迹而行將

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又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

張氏曰天生一后稷所以生天下萬世其生非偶也若禋祀若履武則偶也設不如此詩所述稷之生遂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

謂非天平詩人亦非故爲表異也時遠相傳失真又無可考亦姑紀所聞云耳

美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賦也

姜嫄之孕后稷終滿懷妊之十月而生之婦人初產則多難后稷是首生之子乃如羊子之易不圻割不副裂無苗殃無患害是天顯其神靈異于常人也上帝豈不安寧之子豈不安享其禋祀乎而使之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賦也。

無人道而生子，故因而棄之。然棄隘巷，而牛羊爲之庇愛，棄平林，則直人伐木而權爲收止。又棄寒水，而鳥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及鳥去而啼，其聲長大，溢于道路。若以啓人之收養也。此屢棄而屢見其異，無非天意之所在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施施，禾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嗒嗒。賦也。

言既收養后稷，誕實匍匐之時，已能岐然嶷然，有以自立。以此就人之口，取食而嗒之，其生質之異于常兒如此。至其稍長，卽有種植之志。所蓺之者有荏菹也。此荏菹施施然而揚起，蓺禾則有行列，穰穰然而美好，蓺麻麥則幪幪然而茂密，瓜瓞則嗒嗒然而多實。是其幼時種植自異于人，蓋其天性然矣。

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實，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邠家室。

賦

后稷之力農，也能以人力助天地之化育，其除豐草以種嘉穀，則方苞而漬其種種，裏而達其機，發秀而暢其生，堅好穎栗而要其成，有相之道如此。故堯以其有功于民，舉而封之于邠，以主姜嫄之祀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賦也。

言后稷既封于邠，主稼穡之事，遂教民播穀。誕降嘉美之種，而嘉種中有宜于祭者，維秬維秠，可以供饗。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四

粢，維糜維芑，可以供祭。盛于是，令民徧種此秬秠，既熟，則是穫而棲之于畝，徧種此糜芑，既熟，則是任而負之于背，以此四種歸之，以供后稷，而肇有邠之祀事也。則有周之祀，是自此始矣。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賦也。言后稷之祀，春揄簸蹂，以及于釋之有聲，烝之有氣，爲饗之事周矣。載謀載惟，則吉蠲之諧也。取蕭取粢，則求神之周也。載燔載烈，則獻尸之備也。四者詳盡。

如此正興起來歲使繼往歲而衍祀典于無窮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賦也

夫后稷肇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固宜尊之以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我也盛菹醢于豆盛大羹于登但見馨香之氣苾然而始升而上帝之神已居然而來享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始封肇祀以來其稼穡粒民之功有以參贊化育庶無罪悔于天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五

世頌之也是豆登非馨祖德惟馨今日居歆之遠乃后稷之格天有素者致之豈直芳臭之時云乎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其郊天配稷也謹曰不宜哉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

劉氏曰本章遂說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

一詩之意實爲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樂歌也

行葦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子曰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序逐句生意無復倫理

范氏曰此祭畢既歸賓客之祖留同姓與飲以示慈惠所謂燕毛燕私者是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六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與也

燕父兄耆老言敦序之行葦而牛羊勿害則苞而含質體而成形葉泥泥然矣此戚戚然至親之兄弟而勿致遠遠具相親近則肆之筵以行燕授之几以優老皆其情之不已而禮之所必欲致者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賦也

言既肆之筵復設席于筵之上使人有所踞藉其中

既有授几者又有緝御相續代而侍以優其老由是而獻酬行酒主或獻而客或酢之主又洗爵復酬而客遂莫之酒必有般則用醢而多汁之肉醢以薦進復有或燔之肉或炙之肝不但惟是又有嘉美之般曰脾曰臠皆甘而脆者酒般既備又作樂助歡或歌而比于琴瑟或嘏而徒擊鼓此親親之燕無不各極其盛如此皆所以盡莫遠具爾之情也

敦弓既堅四簠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扶四簠四簠如樹序賓以不侮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七

言燕飲之時遂行射以爲樂敦弓則既堅而訓習得宜四簠則既鈞而低昂中節舍矢則既均而皆中皆中則序其中之多者爲賢而寡者飲酒敦弓則既句而引滿四簠則既扶而盡發其四簠則如樹而多中無從致罰則序其中之不侮者爲德而侮者飲酒此非以賢病不賢以德病不德也不過借此以洽賓主之歡而盡戚戚之情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賦也

言既射而序賓主此時實曾孫維主有醴酒醑然而厚酌之則用大斗于是舉酒而祝以此祈黃耇之壽黃耇而且台背然享壽以德又必相與以引墮使不昧于所趨相與以翼輔使不怠于所行共成美德以考終命故壽而考成其德有維祺之休而景大之福以德介之曾孫之所願于父兄者如此殷勤無已之情至此愈薦矣薛氏曰尊尊親親周道也故君燕父兄則有行葦父兄荅君則有既醉何厚也周道既衰則角弓之詩作而行葦之風熄矣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八

既醉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朱子曰此父兄所以荅行葦之詩序爲孟子斷章所誤爾

鄒氏曰通篇大旨與楚茨略同但彼詳于力田奉祭此因祭飲後致稱願之詞于楚茨卒章尤近夫勿替引之豈非所謂永錫祚胤乎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賦也父兄荅行葦之詩言君之燕飲既醉以酒矣又既飽

以德矣將何以爲願哉願君子萬年之久介爾以景大之福常如今日之盛大可也

福一也自其盛大言謂之景福自其光顯言謂之昭明有融高朗又自其昭明極言之此福在今日爲善始垂之于久爲善終蓋有萬年無窮之意焉臣于蒼君所感既深則祝頌之間累言不足故公尸以下又託嘏詞以反覆詳言此福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賦也

言享君恩之厚而願其久膺光明之福也總一景福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九

下皆申說耳朱公遷以漸進言是願其盛大者又尤輝顯著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倣公尸嘉告賦也

言我所願于君子之景福固萬年昭明矣試極而擬之介爾之昭明其始瑩徹無瑕而有融乎而又且高焉巍然莫踰且朗焉煥然莫掩而此有融高朗者又永垂于勿替而令其終然在萬年爲令終在今日爲令始今雖未終而已有其始始既善則令終可知此昭明令終之言乃向者公尸當祭時嘗傳神意而以

嘉善之言告之夫豈我之私祝也哉

李氏曰人以一日收累世之英華而畢其局則有終雖善亦不謂之善矣令終有倣者謂千百年赫奕之之休嘉不見收藏于何日止有此肇端之景而已蓋一日此始日日此始究竟亦此始則令終可思

呂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遵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

言公尸固以嘉告矣告以爾之祭祀遵豆之品既清潔而嘉美此時主祭在君子而朋友之助祭相攝佐者又皆檢攝以威儀是合朋友之敬爲二人之敬君臣同一敬矣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賦也

言朋友助祭攝以威儀威儀既甚得其時宜矣而主莫在父次莫在子君子又有孝子以舉莫誠敬不竭是合孝子之敬爲一人之敬父子又同一敬矣此所以感神而永錫以至善之福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

言永錫爾類、其類維何乎、就君子所居室家之壹、深

嚴邃密、福卽于此萃聚、使爾萬年之久、永錫爾以福

祿之祚、與子孫之胤、不特今日見在者而已也、

范氏曰、就孝子之身言錫類、猶未見其永也、孝子將

以其不匱者、永錫其祚胤、則世世有有道曾孫而秉

先德以化及于天下者、將無窮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

言天錫以胤維何乎、蓋胤非祚弗藉、天必先被爾以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士

祿使爾萬年之久、永爲景命所附屬、則祚錫而胤有

所藉矣、僕卽被蓋自祿之所錫而言曰被、自依附而

言曰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

言夫以大命附屬者維何乎、予爾以女之有士行者、

使爲之妃、卽隨之以生賢孫子、蓋子而又子、孫而又

孫、傳世之無窮而景命之附屬、亦與之俱無窮矣、公

尸之嘉告者如此、此殷殷所祝願者也、

嚴氏曰、上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

故福祚不絕也、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

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范氏曰、此皆父兄樂觀王化之成、而願其卜世卜年

永如一日、躋萬世于昇平也、父兄意中語耳、托之嘉

告者何、不敢自爲之詞、尊敬之義也、

鳧鷖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

考安樂之也、

朱子曰、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義、序既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士

范氏曰、平日思祖宗不得、一見鳧鷖、親祖宗者、不能

去諸懷、此釋之所以設也、惟其爲釋也、故一言之不

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反覆言之、所以不謂之

饗、而謂之又祭、釋之時、表大矣哉、然則祭畢之燕、而

尸不與者、何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廟中則全乎

君、爲其近于祖故也、近于祖、不敢褻之、遠于祖、不敢

忘之、此義之所以兼盡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末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興也

言鳧鷖在涇以水鳥而居水中得其所安矣況公尸釋象神之勞而就几席之安不來燕來寧乎其燕之時爾酒既清潔爾穀既馨香乃用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就汝矣此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穀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興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湛爾穀伊臚公尸燕飲福祿來下興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興也

鳧鷖在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興也

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爲助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大也來成來爲來下攸降來崇皆指今日言爾凡得安樂尊崇如此者卽是所謂福也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有

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患矣

假樂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朱子曰詩非爲嘉成王疑此卽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鄭氏曰按輔慶源云自行葦至假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詞耳意者其受釐之詞歟然假樂亦有戒意今按詩傳自文王在上至此皆周公陳先德以訓成王則詩義了然矣行葦睦宗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之德也既醉奉先之德足以裕後也鳧鷖德之見于交神也嘉樂德之協上下以承休也卽以既醉爲荅行葦嘉樂爲荅鳧鷖亦無不可祇足見當時君臣賓主賡歌喜起不減虞廷耳惟以是篇爲嘉成王則誰嘉之耶豈周公之諛其冲主耶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賦也

公尸答鳧鷖之詩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顯明之令德下有以宜民而冒羣黎上有以宜人而臨有位卽

此令德所感固受天之祿矣而天眷不已則保安之  
右助之寵命之而又爲之申重于無窮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賦也

王者雖無心于千祿而一德格天百福集焉觀其子  
孫之生至于千億可謂多矣而皆穆穆然敬皇皇然  
美庶則以是德宜其君嫡則以是德宜其王而其  
行無有過差無有遺亡一惟率循先王之舊法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五

方之綱賦也

上章言子孫之賢有以宜君王此以下則專自嫡嗣  
之宜王者言之威儀抑抑然慎密聲譽秩秩然有常  
且無私怨無私惡而一意信任在位之賢臣是既脩  
德而又任賢故能身履帝位受無疆之福而統一天  
下爲四方之綱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暨賦也

嗣王能爲四方之綱則綱既張紀亦理由是民安而

諸臣之治民者亦賴以安矣故百辟卿士感燕及之  
賜皆媚愛于天子惟欲天子之綱紀不懈而富爲民  
之所安息也此皆願嫡嗣立王之事而上章言羣匹  
此章言朋友則宜君者在其中矣

白石蔡氏曰假樂答鳧鷖公尸承鳧鷖無有後艱之  
意明永無後艱之道永無後艱始于自天保佑百福  
子孫子孫又皆宜君宜王正保佑之事也不愆不忘  
抑抑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正宜君宜王之事也  
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正率由羣匹之效也不解于位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六

正媚茲之實也有命有申有作有述君明臣良致治  
保治則顯顯令德克滯流行故永無後艱虞廷慎乃  
在位申命用休臣鄰交儆歌咏康哉正與此合

公劉

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  
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王臨川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  
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  
逸蓋召公之志也

蕪子瞻曰后稷始封于郃傳子不窋而失其官奔于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于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

篤公劉匪居匪康適場適疆適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賦也

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言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彊于是裹其餼糧于橐囊之中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故以其弓矢干戈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于豳也此始遷之計皆厚民意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七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宜而無禾嘆陟則在嶺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輯臻咨刀賦也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始至于豳欲相土以居而適見從遷之民庶繁而居之衆順而居之安宜而居之徧民情咸適于野處而無憾舊之嘆即此可以定都矣于是登山而胥此原之大勢降原而胥此原之土室當時所帶佩者維玉及瑤以象文德輯臻咨刀以

示武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爲厚于民也

篤公劉述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覲于京由是卽此京師之野營其居處而安息之有地廬其賓旅而迎送之有所言其所言而教令于此發語其所語而政事于此議審地利以周營建斯其爲厚于民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大

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洛師正京師之意也篤公劉于京斯依瞻瞻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賦也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營建既成安然在京而羣臣之與落成者踴躍然整濟濟然盛于是使人設筵几



而登之侯之當時殺則用豕貽其儉也酌則用匏貽其質也如是以飲食羣臣固周慰勞之情矣而又爲君以統異姓者使臣統于君明朝廷之分也爲宗以統同姓者使庶統于嫡見家庭之禮也既洽情而又辨分無非立國示民之意斯其爲厚于民也

朱子取呂東萊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之說于集傳而又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就及立宗事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九

詩緝曰公劉之于羣臣既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禮雖簡儉羣臣君之尊之不失敬也

篤公劉既薄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幽地漸開廣而且長于是考日景以正田之四方登高岡以望田之形勢視陰陽而察向背寒煖之宜觀流泉而審高下蓄洩之利賦則計井出軍而制爲三軍不悉民以爲兵稅則度地畫井而制爲徹法不多取以病民至于民多而田有未

足則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于此益大也此章開地授民之事尤見其厚于民也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邇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即賦也

朱子曰此章又總序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始焉客館于幽之時涉渭取材而以舟橫度取厲取鍛以治宮室既止基于此矣乃疆理其田野以爲養民之計由是民生日繁民財日富其居有夾澗者有邇澗者而止居之衆又漸以密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復卽芮鞠而居之此則民已輯而國已光其厚民之驗于此著矣

呂東萊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典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于此矣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酌

序曰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朱子曰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鄭氏曰序說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已衍之者曰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也此特勸左傳昭忠信薦鬼神之說而箋遂實之曰人不易物惟德聚物此詩召公蓋訓王以親民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第君子民之父母也

也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第君子民之攸歸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辛

也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第君子民之攸歸也

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取彼行潦汚濁之水挹之于彼而澄注之于此尙可以爲餽餽之用況豈焉而樂第焉而易之君子不足爲民之父母乎夫爲父母則民之所以歸也再觀洞酌彼行潦之水挹彼注茲尙可以濯鬢況豈第君子而民不賴之以攸歸乎爲父母則又民之所以堅也再觀洞酌彼行潦之水挹彼注茲尙可以濯鬢況豈第君子而民不賴之以攸堅

乎夫攸歸攸堅俱本父母而皆從豈第得之故豈第者君子之事也

輔氏曰攸歸謂爲民之所歸往也攸堅謂爲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范氏曰言民之父母而繼之以攸歸終之以攸堅者何也堅息也謂休息也諷以民心歸服之後養字由以和平之福母紛更多事以勞擾之也觀卷阿之餘民勞繼作知老成之爲慮深矣

卷阿

詩翼

卷之二十四

辛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朱子曰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爲不切然亦未必分爲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第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彌失之矣夫洞酌之豈第君子方爲成王而此詩遽爲所求之賢人何哉愚按朱子之言明晰如此而詩緝諸書猶以豈第爲賢人穿鑿扭合可怪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也  
召康公從成王游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言

撫卷阿之勝挹飄風之和王固來游而來歌矣而幸  
與其會則爲之願陳其所欲言也此總叙以發端之  
辭也

件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酋矣賦也

言君子當國家無事而爲此游歌之舉誠件與哉道  
遙閒散爾之游矣優游哉從容順適爾之休矣此爾  
今日之福也又欲使爾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今後  
日之件與優游常如今日可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圭

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咏歌之辭也國家  
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件與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  
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  
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于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  
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  
之所以戒之也

朱子曰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  
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爾土宇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土矣賦也

言爾之土宇中外一統燦然大明亦甚鞏固而厚矣  
豈弟君子又欲使爾彌爾性百神永以爾爲主令版  
章之孔厚者常如今日可也

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賦也

言爾之受命爲天子既歷年久而長矣然受命長則  
坐享熙洽無事締造弟祿于爾康安矣豈弟君子又  
欲使爾彌爾性純全之福爾常享之今命之長者益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圭

長而弟祿之康者永康可也

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于  
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  
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賦也

上三章極言壽考福祿之盛此以下則言用賢脩德  
之事乃所爲致福之由正發上俾爾彌爾性之意也  
言世之賢人有可託重而憑依者有可協贊而輔翼  
者有孝于親而可以移忠者有得于心而可以宣猷

者誠用之以引導于前用之以翼贊于側則其德日脩而表儀以樹四方以之爲則矣

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詞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又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寔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

在言語之間者也

順順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第君子四方爲綱上章言用賢脩德以則四方未言其所脩者何如此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遂承言君德之全如此得賢之輔以言其外則順順卬卬德器何尊嚴也以言其內則如圭如璋德性何純潔也以是播之爲聞則聞爲令以是樹之爲望則望爲令德而至此天下有不以君子爲綱乎綱之正所以則之也非得賢引翼何以致此

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順順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典也

言川賢有益如此況賢人且有效川之忠乎試觀鳳凰之于飛也颯颯其有羽聲亦集于所止之處況此藹藹然衆多之吉士維君子隨所使而皆媚愛于天子孰非爲上爲德之心哉

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典也

再觀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傳于天矣況此藹藹衆多之吉人維君子所命而皆媚于庶人孰非其爲下爲民之心乎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東萊曰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此也

言賢才雖忠于效用而感召之機在君又試觀鳳凰鳴矣必于彼高岡之上梧桐生矣必于彼朝陽之地此其兩相須而兩相遇然必梧桐之生也萃萃萋萋然而盛而後鳳凰之鳴也離離喈喈然而和此感應之機獨在上也朱子曰興下章之事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四也

又承上章末二句而言也言萃萃萋萋則雖離離啾啾矣而今君子之車亦既衆多君子之馬亦既閑馳此而善用之是亦萃萋之具而可以致離離之和者也陳詩至此蓋有難盡言者敢以爲多乎哉特以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耳其無窮之意固在王之能悟也此章諷王待賢之有具而又表已廣歌之意蓋欲王之因歌以用賢用賢以脩德而脩德以獲福也

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

詩翼

卷之二十四

毛

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萃萃萋萋之盛雖離離啾啾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戴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于是累章耳

沈氏曰按公劉三詩皆曰戒也公劉但言締造之艱難不言守成之不易洞酌但言豈弟之爲民父母不言父母之不可常卷阿欲成王之彌性而先之以福

祥壽考喻之以鳳凰梧桐寄悵惻于揚厲藏焉至于寬平古大臣之所謂戒者如是耳

民勞

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朱子曰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刻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詩緝曰朱氏以此詩乃同刻相戒之詞其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

詩翼

卷之二十四

毛

刻之詞以詩之詞戒同刻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貝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賦也同刻相戒之詩言民勞甚矣庶幾其小康是必先加惠京師以漸及四方之遠也然民之不安由小人爲之害耳必無縱詭隨之人以肅此無貝者以遏此寇虐下民不畏明法者然後柔撫中國順洽四方而王室因之以定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逌無縱詭隨以

謹懽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賦也

休止息也。懽聚也。懽猶謹謹也。惑亂人主也。勞猶

功也。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王之休美。述其

始事者誘掖之也。

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

遠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

嚴氏曰：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無縱詭隨

詩翼

卷之二十四

无

而必近有德，謂遠佞而親賢。然非脩身則賢不可得

而親，故必敬謹威儀而後可以近有德。東萊曰：此章

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

正敗敗壞安民之正道也。戎汝也。汝雖耿然一身，而

世之安危皆出自汝，是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嚴

氏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躋躋皆指王

也。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攸縱。無縱詭隨，以

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

繾綣固結其君也。正反反安民之正道也。玉寶愛之

意。王之寶愛于女，將倚女爲重，以成安民之業。故我

用王之意，以大諫正于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欲其

知所以聽之也。

嚴氏曰：此詩言無良懽懽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

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

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始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說通曰：不徒曰隨而曰詭隨，言其奸之詭秘可畏也。

所以每章以無縱叮嚀之。

板

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朱子曰：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嚴氏曰：朱氏以此詩爲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

于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實。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賦也

同列相戒言上帝以安民爲心今板板反其常道使  
下民盡病矣然必有以致之良由爾之由語不然徒  
爲善言而不能行是其爲謀狃于淺近不圖久遠其  
心以爲無復有聖但恣已妄行管管然無所依據矯  
誣詐僞不實其言于誠信以圖此事所以猶之未遠  
職此故也以是之故我用大諫正于汝脩人事以回  
天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賦也

詩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天方艱難不得以欣悅視之天方蹶動不得以怠緩  
處之惟出辭而皆和平中理則民心孚而禍威者合  
矣出辭而皆悅懌愜情則民志定而叛亂者息矣此  
蓋出話皆然則民之卒瘁可瘳而天變亦可回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錫鬯賦也

雖與爾異職而同爲王臣則有相正之義今我就爾  
以謀而爾乃囂囂不受不知我所言者畏天悲人今  
日之急事而奈何以爲笑也先民有言尙問及于爾

美之賤汎僚友之言其可以不聽也

徐氏曰卽爾謀謂就爾身上謀爾也我言維服服是  
着于身而不可須臾脫者也言切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熖熖不可救藥賦也

天之方虐不可以戲侮視之故老者知此而盡欬誠  
以相戒乃少者不信而驕之不知我言維服夫豈老  
耄而妄言特女以可憂之事爲戲也夫以戲處憂俟  
其憂之益多如火熾盛將不可復救矣

詩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天之方憤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屋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賦也

方今天正情怒爾無得爲大言夸矜諛言毗附言語  
者威儀之章夸則縱肆毗則卑屈而威儀盡迷亂失  
其常度矣卒至于使善人者如祭祀之尸無言無爲  
此民之所以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皆  
因妨賢之故者是以至于喪亂滅亡而咨嘆之聲不  
已卒無有反其所爲惠我衆庶以順其安養之欲者  
也自此以下則其所譏刺漸及于君矣

天之靡民如堦如筵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靡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賦也

泛言治民之道也言苟能順天之理以開明人心如堦筵之相和堦唱而筵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而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有耳靡民之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已多邪辟矣又豈可自立邪辟以導之耶

范氏曰六章乃言導民何也前云天之方難方厥即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承之曰民治民莫可見天無形其難與蹶也摠形見于民也是一時之民情大有可畏者故言天之怒淪雖如此然仁愛却是本心其曲靡斯民以回其殷屏之勢易易耳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賦也

泛言用人之效也言善人所以為藩籬大眾所以為垣墉大邦所以為屏蔽巨室所以為翰幹國家所恃在此數者苟能使懷我之德則無有不寧矣又同姓

之宗子所以為城之固亦當保安之勿使此城有壞無至于獨居而可畏懼也

范氏曰維藩維垣維屏維翰維城見可任而不足恃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淪無敢馳驅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衍賦也

言敬天之誠也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日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日旦及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為貴也蔡曰石曰上文懷德之功即敬天是也敬天而曰昊天出王游衍當敬之密也無一息不敬天則輯悌靡民遠猷諫君自有不容已者而豈能欣欣泄泄以圖獨存耶

正雅首文王大明俗言天人之際變雅首民勞板民勞言安民板言畏天

生民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四 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五

北平孫承澤學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子瞻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歐陽永叔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謬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賦也

此詩憂厲王之將亡而作言蕩蕩上帝乃司賦畀之權而爲下民之君也今乃變爲暴虐而命之賦于人者若此其多邪僻何哉蓋天生衆人其命有多僻而不可信者非其初則然也降命之初無有不善特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

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

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匪謬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會

是在服天降惛德女興是力賦也

昔我文王慨殷紂之不道嘗嗟嘆之曰咨咨嗟乎汝

殷商之爲君何以是彊禦暴虐之臣何以是掎克聚

斂之臣何以是彊禦掎克使之在位居職而在服用

事乎此彊禦掎克皆所謂惛慢之德天實降之以害

民者然非其自爲之也乃女興起此人而力任用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

豈可歸咎于天哉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爲文王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

之商也所謂借秦爲論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賦也

言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

應對則是寇盜攘竊反居內矣是以人皆不堪而致

謗怨無極窮也

而秉義類集傳作當用善類許白雲曰而秉義類謂女以爲義類而秉之者乃彊禦之徒蓋心德不甞以

不義爲義也于語義爲順流言以對顧東江曰凡小人倡爲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之倫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怙然于中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賦也

言女用小人怙然肆行于中國凡此皆歛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所以然者蓋由不明爾固有之德無以爲取人之鑑故一時前後左右皆非正人若無背無側也卽公卿大臣以爾德不明之故亦皆曠官如無陪無卿也此民怨之所以無已也

詩集

卷之二十五

五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賦也

言天未嘗使爾沈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乃女自卽荒耽而昏厥德于是以酒酒故既愆過爾之容止但見不論晦明而式號焉式呼焉俾晝作夜而不知止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蜎如蠙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賦也

言亂機不可掩有如蟬鳴亂世之不可支有如沸羹

小者大者已幾于喪亡矣王尚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是以內自中國以及遠夷之方無不怨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賦也

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用舊臣任小人以行虐政致此禍耳夫殷不用舊每言無老成人即使無老成人尚有先王所遺典刑可以遵守乃曾不聽而用之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耳王能用舊則時

詩集

卷之二十五

四

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謂無時者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賦也

言大木揭然將顛枝葉未有折傷而根本先絕然後此木隨而顛拔耳國家禍亂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絕于天則人言之謂也汝殷之所鑒者豈遠哉近在夏后之世倘不以爲鑒亦亡桀之續爾何不悟耶

人之有德如木之有本天下之本在君君身之本在德君德不明任小人以行虐政便是絕其本便見非天命之使此重結首章之意通篇只說殷紂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詩人立言之妙如此

抑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于宣王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

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儆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

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于是乎作懿以自儆章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

職事善惡無預于物不應作詩刺王以爲追刺尤無謂

詩緝曰詩皆自儆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賦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言抑抑然慎密之威儀乃德之廉隅者見于外夫德儀之相須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儀矣乃今之所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六

謂哲者未嘗有儀則是無有哲而不愚矣人亦有言無有哲而不愚者豈不信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至于疾而已唯哲人自廢縱而爲愚是則可罪也罪之者以其自取也武公所以自儆者切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

人修德以謹儀者盡剛健之人道則四方皆訓服備直大之德行則四方皆順從夫道德之足以感人如

此故必大其謨定其命遠其舊時其告又敬慎其風儀庶道德修而可爲天下法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賦也

言德之當修如此其在于今則有不然者女尚迷亂于政事謨猶不善顛覆厥德而一惟荒湛于酒然女雖湛樂之是從獨弗念其所承之緒乎乃不廣求先王能其執其所遺之明法而遵行之則迷亂顛覆何時而止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七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亾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也賦也

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亾如流泉之易乎是以寢興必時洒掃必飭自勤勵以表率于斯民又脩其車馬弓矢戎兵以備兵事之起則用以戒蠻方之夷也此正反其迷亂顛覆而爲計謨定命遠猶辰告之事者也

李氏曰洒掃庭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沉荒于

酒食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賦也

爾之所當謹者不止此也治其人民成而定之循其法度慎而守之以防意外之患者周矣又當謹其言語敬其威儀使無不柔嘉可也蓋玉之玷缺尚可磨之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不可以不慎也

段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惟戒矣斯言之玷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八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也賦也

言不可輕易其言而曰言可苟也蓋無人爲我執持此舌故言之已發易至差失故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善言之必見讐猶有德之必見報誠能言皆柔嘉而順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之心則子孫將世守其謨而繩繩不替也萬民將共遵其令而欽承不違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賦也

言視爾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色猶自恐其有愆是修于顯者固如此矣然相爾獨居室時亦當戒謹恐懼克其私累以不愧于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測者安可厭射而不敬也神之格思言鬼神無所不至故人之敬當無時不然也敬就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九

心言不可說敬神

此章集傳甚明但此處隱顯與中庸動靜有辨中庸之動以其心之體動而言此言友君子是顯然與人交接處安得據中庸動字而言正所謂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誅居寢有替御之箴是也中庸之靜不睹不聞以心言之此之屋漏只言非明顯之處人之所不睹聞也當以地言又安得與中庸靜字同此章只當言隱顯不可言動靜不愧屋漏只可說慎獨不可說靜存

陳氏曰前二章戒以謹言故此以下又戒以謹威儀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賦也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于事無所差不賊則于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

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者武公自君道言之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密言之也末言小子則公之謙詞也

荏染桑木言緇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與也言修德之要全在聽言彼荏染之桑木惟其柔則言緇之絲以爲弓矣此溫溫然謙冲之恭人惟其溫恭則能受無方之益有不維德之基乎蓋恭人卽哲人

告之以話言、詰言之善、便是德、彼即順其言之善者而行之。若其維愚人、反以我言爲不信、是人各有心智、愚相越之遠、爾欲聽言以修德、安可不戒愚人而師哲人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也。賦也

言爾之善否、不分深爲可慮、故我不徒手攜之也。又稽事以爲証、非徒面命之也。又提耳以致敬、所以諭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爾未有知識、亦既長大而抱子矣、宜有知而不知者、自滿累之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于臧否之辨、必能早知、遂必早有所成、尚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謗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老。賦也

言天道福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我心之靡樂者、正以爾之臧否不分、無以去禍而致福、故心爲之慘慘而憂也。乃我之謗爾諄諄、詳切而爾聽之藐藐、然不以

我爲教而反以我爲虐何也。假令言爾未有知識而然、亦既老而耄矣、奈何其自昧至是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遘其德、俾民大棘。賦也言我告爾以修己治人之舊法、爾若能聽用其謀、庶幾可免于大悔。蓋天運方此艱難、將有喪國之禍、悔莫大于此者。我今取譬而爲此言、夫豈遠哉。亦自天道禍福之不差忒、知之耳。今爾回遘其德、無以爲章爲則、而使民至于困急、則喪國之大悔、立至矣。是安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二

可不聽我謀以修德也。

許氏曰：武公之詩見于經者三、淇澳人頌之之詞、亦以盡力于學問而成其德也。賓之初筵、抑則其自作也、皆有戒醉酒謹威儀、慎言語之意。豈武公年少之失、在此乎。及聞君子之言、幡然悔悟而自勅、故晚年自爲箴戒之辭、必惓惓于此矣。謂之睿聖武公、是真有不可及者也。

桑柔

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朱子曰序與春秋傳令

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刺王用小人

菑彼桑桑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今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比也

芮伯刺厲王之詩言桑之茂盛其蔭無所不徧迨一朝采盡民失其蔭而受其病彼王室盛而民蒙庇及王室敝而民受禍無以異此是以我憂之不絕于心悲憫至于甚病獨怪此昭明之昊天胡不矜憐吾人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

而安全之也

四牡騤騤旂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不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賦也

上言瘼此下民此遂承言民苦征役四牡則騤騤然而行旂旐則有翩然而動征役不息兵革相尋亂之生也何有平定之期哉由是國煩于調遣而民陷于危亡無國不滅而民靡有黎皆遭禍以相爲灰燼也於乎有哀國家之運至此斯亦急蹙不能久存矣自此至第四章皆芮伯述征役者之怨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賦也

言國運將滅吞哉可懼也此是天不將助我民使無所止定欲云往之他所當何所往天之不我將如此必有所以致之者大凡禍亂之起率由君子力爭卒爲小人所傾陷以激成今觀在位君子實維秉持其心無有紛爭生事者不知誰爲生此厲階至今爲民之病而不我將乎

李氏曰競始于道義之不深也忠不足以取信而事李氏曰競始于道義之不深也忠不足以取信而事至于自明恕不足以寡尤而人人與之爲敵豈君子而有此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

劉氏曰世亂不足憂以有撥亂者在也惟至朋黨之論興轉以釀亂之名歸之撥亂者而亂遂不可復救此則大可憂者耳故別白之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艱瘁孔棘我圉賦也

正義曰言危亂如此是以人之憂其心慙慙然顧念已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

從西而往于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之怒時故  
遭此勞役也又自嘆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  
矣我之在邊陲甚勞也

東萊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

爲謀爲慮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賦也

此以下詳其所爲憂亂之意言觀王之征役其爲謀  
至爲慎重然而不得其道亂適滋長而斯削耳此正  
王之所當憂者故我告以亂之所當憂恤而因誨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幸

以序爵使各稱其位蓋賢之能已亂猶濯之能已熱  
誰能欲執持熱物不去先以水自濯其手乎不然其  
何能善哉祇相與入于陷溺而已甚哉爵之不可不  
序也

會說曰此章又爲忠告之辭而教之以已亂是則詩  
人之忠厚也

如彼邇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賦也

撫世亂而感傷有如邇風之人吧而不能息雖有欲

進之心皆使之日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于是退而

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夫稼穡則  
可以自安而不若仕進之危此其所以爲寶也代食  
則有以自樂而不若祿食之憂此其所以爲好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蝥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賦也

言賢者退處田野欲以圖安也孰知田野亦不能以  
自存乎今天降喪亡之亂固已滅我所恃以立之王  
不得食祿于朝矣又降此蝥賊以害苗使我之稼穡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六

盡病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哀恫哉此中國也以稼  
穡卒瘁之故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有旅力以  
念此天禍也

范氏曰天下國家之變惟大力者足以回之蓋持權  
則有力無權則無力有力者不念無力者念之其何  
能濟此忠臣鬱勃之懷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也

言賢者不得志皆王之不能用人耳維此順理之君



所以爲民人所瞻仰者爲其能秉持公心以周徧謀度而考擇慎用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若維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

范氏曰序爵獨言考相何也君序相相序官而爵無不序者矣

瞻彼中林、雝雝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與也

言既無惠君以擇相、由是在位者皆好譖譖、亦何往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七

而不窮哉、瞻彼中林、雝雝然同行之鹿、猶有同類和輯之意、況同在王朝爲朋友者、乃譖已于上、以謗毀不相與、以善、曾鹿之不如也、是以當此之時、進則阻于君退則憂于讒人、亦有言進退維谷、何其窮一至此哉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

輔氏曰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菑、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

非愚也于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賦也

言王惟使人不敢言如此、則用舍失宜、維此良善之人愛民者、乃弗求而進用之、維彼忍心之人害民者、乃反眷顧而重複之、由是民不堪命、肆行貪亂而甘爲荼毒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與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八

言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豈以君子小人之難辨乎、彼大風之行有道、必多出于有空大谷之中、況君子小人、所行不各有道乎、維此良人、其所作爲、惟用善道、維彼不順理之忍心、其所行者、惟以隱暗污穢而已、昭然其易辨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興也

言王既不能辨、則小人得志矣、彼大風必有隧、況王使貪人爲政、不敗君子之類乎、我以其或能聽我之

言則從而對之于以使貪人之勿用可也然亦知其必不見聽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耳是蓋由王不用善長所以反使我至此倖耗而如醉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賦也

言吾言不見聽于君或見聽于友嗟爾同爲王臣之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此詩蓋千慮必有一得如彼飛蟲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故我既以是言告女冀其改心易慮轉禍爲福以陰庇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

詩集

卷之二十五

十九

怒也

以前刺王之意已畢此三章復就小人窮搜之是文之餘波處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職競用力賦也

言小人既不聽言則其播惡于民可勝道哉今之民貪亂而無窮極者專由小人名爲直諫而實工爲反覆其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匪子既作爾歌賦也

言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回通而日趨于亂未有安定者專由此盜臣竊利自私爲下民之寇害彼其爲信也卽小人亦曰不可而實反覆工爲惡言以晉君子陽與陰擠貪人敗類大抵如此雖其自解則曰善言之言匪子言也則我既作爾歌情態事迹昭然篇章豈可掩哉

詩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

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政專之其害多矣

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蘇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鉅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按時事如此則所謂民之貪亂罔極回通者可想見而將采其劉景象亦凄然在目矣凡此皆王任用榮夷公輩以忍心爲民不利迫致之耳故此詩于序爵用人處三致意焉

雲漢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言其心也無其心焉有是功哉

沈氏曰此零祭之章零者何吁也其吁何吁嗟求雨之意也開口王曰於乎便見斯義矣但周禮龍見而雩是于建巳之月爲百穀祈甘雨未旱恐旱故語多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主

稱美化工此因旱而雩與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同故多切責旁皇之詞先事者其情緩當事者其情急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亂<sub>也</sub>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sub>也</sub>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倬彼大明之雲漢其光轉運于天此旱之徵也王仰天而訴曰嗚乎今之人何罪乎而天降此喪亂使飢饉重至謂頻年旱也我之禱雨無有神而不舉祭之者牲玉皆所以供祭祀牲則不敢愛圭璧則用之已

盡神曾莫我聽乎

早既大甚蠱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瘳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sub>賦也</sub>

早甚而熱氣充盛故求救于神而禋祀之不絕郊以祀帝宮以祀先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蓋無一神而不尊崇之矣乃后稷雖親而力不能勝上帝至尊而感格甚難我思此耗斁下土之患何以適當我之身也則我之責固有所不容辭矣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主

有子遺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sub>賦也</sub>早既太甚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兢業業有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遑安也周當大亂之後所餘黎民今皆饑困無復半身之遺者則此吳天上帝不特害及吾民將使我身亦不見遺則豈可以不相畏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矣而能不兢兢業業也哉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sub>賦也</sub>早甚而非力之所能沮但見其早氣則赫赫然熱氣

則炎炎然我身無所容而大命于是乎幾亡矣斯時也將何所瞻以爲底將何所望以爲依彼羣公先正固莫我助乃父母先祖之親亦何忍予而不救也

早旣大甚滌滌山川早魃爲虐如悵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賦也

早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早魃之神爲此虐害

如火之悵燎焚燒我心畏憚暑旱其憂心如爲火所

熏灼羣公先正曾不聞知而見察昊天上帝如厭棄

我則寧使我遜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

害也

早旣大甚龜勉畏去胡寧瘼我以早惜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賦也

早甚而龜勉畏去以責任之不容遜也然而果胡爲

病我以早曾不知其故矣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

來年于天宗其祭蓋未嘗不早秋祭四方以報成物

之功又祭后土以報生物之功其祭亦未嘗或暮天

曾不度我所報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亦宜可以無

懷

早旣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賦也

早旣太甚羣臣以憂早廢職皆以散亂無復朋友之

綱紀常相聯屬彼庶正者衆官之長今以救旱故盡

皆執掌鞠哉我庶正乎蓋衆官各有長而冢宰者又

衆官之長亦庶正中之庶正今皆勞瘁疚哉我冢宰

乎以至冢宰而下若趣馬若師氏若膳夫若左右皆

所謂庶正也皆鞠哉疚哉不安其常無有一人不周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

救百姓無自謂不能而遂止不爲者夫在廷羣臣爲

早而深自貶損如此瞻仰昊天縱不爲我恤獨不爲

羣臣恤乎云如之何使我憂之無聊賴之若此也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賦也

久旱而仰天以望雨乃見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

羣臣竭其精誠以助我昭格于天者已不遺餘力矣

雖今死已將近亦不可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

者而修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欲格天以安

民而庶正因以獲定友紀可復序也我之意如此不知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此則望天之雨而不敢必之辭也

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覩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

崧高

詩集

卷之二十五

圭

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朱子曰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

因親紹封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未封以前宣四方蕃四國以爲周之翰既封以後保南土揀萬邦以爲周良翰而元舅之親繞一言及之見王之所以殷勤錫命祖饒華行者非只爲展親而已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賦也

言山大而且高者曰崧高是維嶽也則駿極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和氣生甫及申惟此申伯之與甫侯也實能鎮定王家爲周之楨幹而總領四國則蕃衛以樹經營四方則德澤以宣此申伯之功與甫侯而並著可以見分封之有由也

不原其親而原其生不著其親而著其賢蓋申伯之

賢生于天豈親故之所能掩申伯之賢同于甫又豈

詩集

卷之二十五

圭

待親故而後顯甫侯之賢也而非親也則申伯之生之賢之同于甫也又何必不親也此並舉意也

壺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賦也

言維翰蕃宜可謂臺臺然忠勤之申伯王乃使之繼

其先世之事往邑于謝俾南國諸侯皆以之爲式法

時召伯爲司空王遂命之定申伯之宅焉其意若謂

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之子孫世世守之而常爲諸

侯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

言王命申伯使爾式是南邦豈苟且以建國哉乃因是謝人所聚可爲南邦重鎮故以作爾之城焉又命召伯徹土田以備祿食之需命傅御遷家人以聚室家之樂蓋于封土之務無所不周也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辛

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賦也

言凡此申伯謝邑之功乃召伯承王命于是營之但見有假而始成其城而寢廟則已既成既成而藐藐然深焉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騶駒然而壯其飾四牡也婁領有鈞而在膺有樊纓濯濯光明其寵遇之隆爲何如哉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

王于是遂遣之以行有路車駕以乘馬而曰我謀爾

之邑居無有如南土之美者故錫介圭以爲傳國之寶而鎮守茲土也王舅之辭而往也必其益修蕃翰之績而保南土于無虞可矣

六帖云近古文其字从走从刀誤作斤遂爲近耳箋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說者以爲申伯辭王而行豈不可笑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遄其行

賦也

言王既遣之矣申伯乃承王命而信邁王遂躬餞于郿既餞之後而申伯于是還返其舊居之南方望謝以積其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申伯得以式遄其行無留滯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宋

邑而誠歸當營謝之時已命召伯徹其土疆欽賦稅以積其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申伯得以式遄其行無留滯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嗷嗷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

言申伯邁行但見番番然其武勇其既自此而往入于謝徒御皆嗷嗷而衆盛周邦之人咸喜而相謂曰女今不有良翰矣乎豈不顯哉此申伯也以親乃王之元舅其文其武以是爲南邦之憲此周人之所由

以喜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揀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賦也

言文武兼資、此申伯之德也、德秉其全、柔惠而且直、柔而剛濟之、惟有此德、以揀南土之萬邦、凡在總領中者、靡不就理、而聞聲播于四方之國、所謂南邦式者、將在此矣、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于是作為歌工之誦、其誦之詞為詩、則甚大、其詩之聲為風、詩碩則風遂好、以之而贈申伯、真足以當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

無愧者、豈溢美哉、何氏曰、辭之所敘、氣象弘博、謂孔碩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謂肆好、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管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王氏應麟曰、管謝成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忌仇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義、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

戚秉政、未或不公、漢公于王莽、何進、晉公于賈謐、唐公于楊國忠、石晉公于馮玉、王氏之言確矣、即宋之家法、極正、亦公于韓侂冑、賈似道也。

烝民

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子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詩為仲山甫城齊送也、而前數章懸空將上天厚生之意、與山甫生平德業、發如許議論、曰、保天子保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

躬補衮事一人、與城齊之役、若不相涉也者、而未只用式適其歸、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三句冷冷點綴收之、而一時行者之心、送者之意、俱悠然可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賦也

尹吉甫送仲山甫城齊之詩、言天生衆民、有是形而為物、必有是理、而為則、此乃民所執之常性、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至德、感格于下、是以保茲天子、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

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凡民而已哉

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彛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爲其有此、故于美德、無不知好之者、

蔡覺山曰、孔子于語加一必字、加一故字、其旨愈明、楊龜山曰、孟子于本文加四字、語自分明、余味此得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聖

聖賢讀詩法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也

此備舉仲山甫之德、言其柔之甚嘉、不過其則、外而儀色之俱善、內而欽翼之不忘、是其表裏柔嘉也、學問則取法于古、訓進修則致力于威儀、是其知行交致也、于君心而有以克順、于王命而有以廣敷、是其發而措之事業也、

白石蔡氏曰、仲山甫所以爲天薦生者、以其有懿德、

仲山甫之所以備此懿德者、以其全此則也、故柔而能美者、維此則焉、觀其平生之學、有此令儀、令色、則小心翼翼、不徒文飾、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不徒講誦、有此德、自然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而有此事業、正是克全天賦之則、無少欠缺、無少偏滯、而所以全此則者、爲其有此學也、凡民雖知好德、無此學、則無此德、天生之、則亦乍明乍滅、終謂之凡民而已、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繼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聖

此備舉仲山甫之職、以總領諸侯、則居冢宰之位、以式百辟也、以輔養君德、則繼祖考太保之任、以保王躬也、以典司政本、則承而布之行而復之、而王言賴以出也、以經營四方、則敷布其政、使四方發而應之、而王化賴以行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賦也

此申上文賦政之事、王命之嚴重、而奉行之謹、無一不副也、羣侯之臧否、而鑒別之、周、無一不明也、明于



理察于事、順理安行以保全其躬、則持身之善也、夙夜之間、勉不怠、以敬事天子、則又奉上之忠也、此皆仲山甫所爲盡職之事、而要亦從其德來也

東萊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賦也

人有常言、謂物之柔者、人則茹食之物之剛者、人則吐出之、喻陵弱而畏強也、仲山甫遇柔則茹之以容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華

遇剛則肅之以義、故莫柔于矜寡而亦不侮之也、其剛于強禦而亦不畏之也、此則其柔嘉維則見于待人之際如此也

疏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賦也

人有常言、謂德之在人、根于固有、反而求之、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朱子曰、我于是謀度

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不能有以助之、黃氏曰、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朱子曰、至于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力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賦也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華

王命山甫、城齊、遂爲祖道之祭、而行其所乘之四馬、業業然而健、其所從之行、夫捷捷然而疾、而其心常以靡及爲懷、正以其駕馬鳴鸞、乃承王命、以城東方、則責任固未易副也

此詩爲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其舉德盡職如此、則城齊之後、特易耳、然則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爲憂、故有靡及之懷、下章始言作誦、正以括上意、而慰其懷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過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賦也

言山甫以城齊之役每懷靡及則其行自不容緩以四牡則擊騶以入鸞則啗啗仲山甫乘此以徂齊殆必式遣其歸于以副王朝之望可焉我作此工師之穆穆而和如清微之風可以化養萬物山甫心在王室其在外多有所懷思以此詩慰安其心也

此詩以齊爲東方重鎮天子或欲托重于密勿臣而大臣懸懷君側情自不能已知已又從而慰藉之如此蕭疎敘述自好

韓奕

詩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朱子曰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其曰能錫命諸侯則

尤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

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詩緝曰韓侯來朝而歸朝臣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

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送之言禹

治梁山因有此倬然之道而韓侯由之以請命于王王于是親命之以繼祖考而居侯位矣遂戒之以無廢其命必夙夜敬謹以共其位庶王之命不致改易也正彼不來庭之國以佐君之治則正其職之所當虔共而匪解者也

申伯出封爲甥舅言別之初故體恤綢繆之情重韓侯嗣服爲君臣遇合之始故勉戒期望之意多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第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鞶褱

詩集

卷之二十五

五

淺懷修章金厄

賦也

韓侯入覲當其在道也乘奕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脩長而且腹幹肥張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既至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而朝覲于王王既命以侯爵乃遂錫以侯儀有交龍之旂注旂之章而又簟第以蔽車錯衡以華車焉有玄衮之衣赤舄之履而又鈎膺以馭馬鏤錫以飾馬焉以去毛之章持軾中以爲固以淺毛之皮覆軾上以爲威則車制無一之不備也以修章控制其馬以金厄纏控其轡則馬制無一

之不善也

首二章一時事而受命錫命是二事故各推本言而再言入朝每章各發一義也或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大誤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餼維何烹鼈鮮魚其飮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賦也

王使公卿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于百壺其餼饌有以火煮熟之鼈與中膾之鮮魚其飮菜有筍與蒲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壬

王贈送之物乃有四馬與路車其籩豆有且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相與燕飲蓋深有以侈一時之盛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顯父之子韓侯迎止于顯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賦也

言韓侯親歸取妻其所取之妻則為汾王之甥母族貴矣且為顯父之子父族貴矣韓侯于是行親迎之禮于顯里之中以百兩則彭彭然而衆盛以八鸞則鏘鏘然而和鳴豈不顯然其有光乎而顯國以諸侯

之賡方且從之以諸娣之衆祁祁然從容靜雅如雲之多焉韓侯顧瞻之下不爛然其盈于門乎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

顯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魴甫甫鹿鹿虞虞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賦也

因韓侯親迎顯父而又推及顯父相攸言顯父甚武健嘗為王使于天下無國不到為其女姑氏相視其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壬

所居無如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訐訐然大魴魴甫甫然大鹿鹿虞虞然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此四獸並言之者見深山大澤為大國也顯父既喜慶其有此令善之居則韓姑之歸韓寧不安樂其心也哉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貌皮赤豹黃熊賦也

言韓土可樂而邇其始大矣哉彼韓國之城也乃昔

時燕召公爲卿士先王命之以其衆爲築完此城今  
王以韓之先祖嘗受先王之命因是百蠻而長之故  
王遂錫韓侯以其追其貊之緒奄受北方之國因以  
之繼世而爲其伯焉爾其實墉焉增之使高實堅焉  
浚之使深實畝焉而治其田疇實籍焉而正其稅法  
至于歲時貢獻又必獻其豭皮赤豹與黃熊以貢其  
所有于王焉則所謂匪懈于夙夜而虔共爾位者也  
韓侯入覲之役承新寵也昭舊職也詩人于其拜命  
也爲歌韓奕之篇以華其行遂取王命冠之篇首而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堯

以折衝之任諄諄訓誥今試取其詩而讀之見君臣之  
義焉見祖孫之美焉見朋友之情焉見夫婦之樂焉  
而其所最著者見華胥之嚴焉一時中興雅事如此

江漢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

朱子曰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序以  
爲尹吉甫所作無據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師而

往非爲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  
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  
卽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  
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  
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

宣王之時淮夷背叛王命召虎帥師伐之但見江漢  
東流浮浮然而盛所率之武夫循此滔滔順流而下  
是行也以敵愾爲心匪以安處匪以遊遊也淮夷倡

詩翼

卷之二十五

旱

亂來以求之誅其罪耳且車以禦敵也則旣出我車  
旗以統衆也則旣設我旗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匪  
以安處匪以舒徐也淮夷犯順來以陳兵討其罪耳  
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

此告成功但見江漢則湯湯然而沸騰武夫則洸洸  
然而武勇召虎率此師衆以經營伐遠以告成功于  
王夫經營告成則四方亦旣平矣四方平則王國庶

定而一時之反側者皆安無有爭心自是南顧之憂可釋王心不以之載寧乎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賦也

江漢既平王又命召虎開弘其侵地而以徹法行之夫經營方定而遂欲爲此非以病民非以急民也蓋欲使遠方之田賦咸來取正于我王國而已召公于是爲之畫其大疆別其條理盡至南海而止也

嚴華谷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聖

稅以慰民心故此章言法制之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

言既經營疆理有成績矣追維其始蓋承王命以繼世功耳昔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經營疆理之命嘗勸勉之以爲昔我文武受命實賴汝祖召公闢國布政爲之楨幹今汝任旬宜之責無曰以予小子之故而勤勞王家也當念世功不可安佚自爲嗣汝召公之事耳誠能開大敘疾

以力致汝之功則我用是之故當錫爾以福祉無異文武之報康公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賦也

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賜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聖

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文人依集傳作文王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賦也

言召虎既拜賜于岐矣遂奉勅書以告廟又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策詞于其上以考其成且勒祝詞于後曰天子萬壽俾宸章與廟器不朽而對揚亦與廟器同永矣然又以爲明明天子江漢之烈今則有令聞矣尤願其不已昭今聞于無窮焉而非文德又無以昭今聞于

不已必矢其文德以洽此四國振文教于武功之餘  
今聞不已其在斯乎

詩作于功成之後故略于敘經營詳于敘褒賞是宜  
中興君不忘文武之業臣不忘召公之功

嚴華谷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  
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  
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于  
宣王大雅之後也

常武

詩集

卷之二十五

聖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爲戒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  
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  
戒也

嚴氏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  
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于是  
親征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徂  
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

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飛惠此南國賦也

此美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也曰王憤淮夷之倡亂  
而親伐之也但見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王之  
命卿士爲大將也伊何人哉南仲爲其太祖而官太  
師字皇父者是也命之整我六軍之士以修我戎兵  
之器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慎以處之伐其暴  
亂以惠此南方諸國焉朱子曰必言南仲太祖者稱  
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詩集

卷之二十五

聖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賦也

言是行也既有太師以統之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于  
是王又謂內史之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  
左右陳其行列而誓戒我之師旅予以循彼淮浦而  
省此徐州之土察其爲亂者而誅之罪人既得卽當  
振旅其勿留勿處于此俾三農之事得此就緒可也  
是策命司馬以副其事者如此

朱子曰三事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傳云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處然後  
三農得以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  
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賦也

言軍旅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赫赫然光顯  
氣勢業業然盛大有嚴哉天子自將其可畏如此故  
王師始出舒徐而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緊匪遊焉  
而失之遊邀而徐方之人已連絡騷動爲之震驚如

詩翼

卷之二十五

星

雷霆作于其上而不勝其震驚之甚也宜王先征淮  
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已震驚  
蓋淮夷服屬于徐舉其大者言之也

王臨川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  
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師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  
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賦也

言迨夫至徐也但見王奮揚其威武有如雷霆之震  
動而赫怒由是進厥如虎之臣闕如虓虎之自怒皆

布陳敦厚之陣于淮濱之上有就執醜虜之勢故此  
淮浦向爲淮夷所據今截然齊一爲王師之所無敢  
犯顏行者矣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如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賦也

言王旅之鋪敦但見天子自將六師張皇嘽嘽然衆  
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鷲之  
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  
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逝緜緜

詩翼

卷之二十五

異

然密不可得而絕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  
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賦也

師臨徐方徐方畏懼不戰自服于是美宣王之遺允  
信塞實故能致徐方之來服蓋以道勝非以力勝也  
前此三方已定唯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  
徐方既服則四方皆已平定徐方來在王庭其心不  
復回轉則天下宴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

歸矣不黷武也

柳嶧山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夷迹其成功較之齊桓  
晉悼大陘而屈完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公私大小  
雖或不同然直中策耳而詩人美其允塞之猷若納  
之于舞干苗格因壘崇降之例朱子所謂因美爲戒  
也

瞻卬

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詩論曰兵陰類也自古寵任婦寺者多致戎兵之禍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七

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富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  
正已者此其所淪胥于滅亡也

范氏曰此詩之亂並未及百姓受殃事所云孟賊罪  
罍俱指殘傷善類言故篇中于人之云三嘆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孟賊孟疾靡有夷屆罪罍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言昊天不惠  
甚久而不寧以降此大亂使邦家不定而士民皆受  
病焉小人爲孟賊而無平止之期刑罪爲網罍而無

平瘳之日則正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田土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

言孟賊之罪罍何以見之彼土田民人各有所司乃  
人有土田汝反取之以爲有人有民人汝覆奪之以  
自利凡此無罪者則反收而拘之有罪者汝反說而  
赦之所謂罪罍不收靡有夷瘳者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哭

言孟賊所爲以病于民者蓋由女寵爲之王耳彼男  
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主有知則能立國故成城婦人  
無非無儀無所事哲哲則適覆國傾城而已故此懿  
美之哲婦而反爲梟爲鴟蓋以婦有長舌能爲惡之  
階梯也若是則邦之亂豈真降自天生自婦人耳  
蓋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勢  
必相倚爲奸也

鞠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惡如賈三倍君  
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



言婦寺相倚爲惡蓋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伎  
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驗于  
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  
何足爲慮乎敢于爲惡如此夫商賈有三倍之利者  
賤丈夫之所爲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  
乃休其蠶桑織紵之事而與朝廷之事豈非爲慮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兕

言婦寺之亂人國如此用之者王之咎也今天何爲  
而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爲而不以盛大之業富王乎  
是必有以致之者今王舍爾婦寺之介狄而不忘反  
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如是既不弔此不祥  
之災矣而又自喪其威儀使之不善將有德者退又  
無以輔之則邦國之殄瘁宜矣安能回天神之變乎  
哉介戎卽婦寺猶所謂女戎也集傳有二說後說勝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賦也

此重言以儆之呂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孔氏曰優者謂  
自天降而多也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也

舜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賦也

言天禍固爲可悲然猶可冀而轉也彼舜沸然而湧  
出之檻泉其源維其深矣況我心之憂必自有始非  
直今日然也然我所憂禍亂何故不自我先不自  
我之後適當此時是我之不幸也然藐藐然高遠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幸

昊天仁愛人君無不能鞏固其命王苟能改過自新  
無忝爾祖之所爲則天意可回將子孫亦蒙其福矣  
不其式救爾後乎夫亂已如此而猶望其悔過善後  
詩人忠厚之意見矣

范氏曰爲緇爲俗服之無數文之所以興也婦無公  
事休其蠶織幽之所以危也無忝皇祖詩人其有文  
武成康之思乎未幾犬戎入身弑鎬京亡城傾而後  
無救詩人之言驗矣

召旻

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朱子曰此詩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序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也賦

嚴氏曰呼旻天而愬之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爲急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聖

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皆悉荒虛也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祿靡共潰潰同逋實靖夷我邦也賦

呂氏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蟲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祿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爲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致于危亂乎

畢皐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塞我位孔貶

也賦

且此小人在位畢皐然頑緩而不供職訛訛然而謗毀爲事王曾不知其爲玷缺也至于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也賦

用人失當則民不聊生如彼歲旱草遇之而不遂其茂又如彼苴之棲木而不濡其澤我相此邦無不潰

詩翼

卷之二十五

聖

替職兄斯引

賦也

言國之潰亂如此思昔盛世天下殷富不若今時饑饉之病也而今時之病又不意流亡至此之甚也所以然者由小人用事故耳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趨如疏之與裨其分審矣曷不自替引身而退使君子得以有爲乎而使我專爲此故至于愴怛引長憂之深而不能自己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也賦

言小人妨賢以致此亂乃不窮其本而不以小人爲階亂猶之池之竭不云由外之不入泉之竭不云由內之不出如是則小人益無所忌而肆害亦大矣是以我之心專爲此故至于愴怛弘大而憂其裁之及躬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賦也

言小人爲亂本而不究如此則侵削見矣獨不思昔我先王文武之時有如召公者敷政宣化而江漢歸

詩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心虞芮質成其日辟國百里如此今也乃日蹙國百里於乎可哀哉維今之人豈不尚有舊德可用之臣乎有而不用遂使侵削至此極耳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獨舉召公

止齋陳氏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幽雅之終于召豈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

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

升庵楊氏曰詩大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國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嚴華谷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

詩集

卷之二十五

五

篇首多寄興之詞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詞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晏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

雅興趣頌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議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小大之說特表爲出之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五

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三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辨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頌者容也美盛得之形容而告于神明之謂頌乃其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一

後臣子或用之以頌禱故魯頌亦得附焉然周詩薦之郊廟爲天子之樂而顧存魯何也曰魯吾夫子之宗國也夫子刪詩于剋國無魯風而次于周後有魯頌亦以見思周公之心也其復存商何也曰夫子殷人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夫子之心見矣乃商之不得先魯夫亦尊時王之意與周頌三十一篇王氏謂周頌之辭約魯頌四篇王氏謂魯頌之辭侈商頌五篇張子謂商頌之辭粹各一其辭而總名之曰寬而靜柔而正

周頌

周公攝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其體制各別也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孔氏曰祀文王之樂歌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二

其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賦也

此祀文王之樂歌也言於乎穆哉此清廟也其肅肅而敬雍雍而和皆以顯德來助祭此顯相者皆濟濟之多士而所秉執者是文王肅雍之德今以此德對

越其在天之神而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則是文德昭

明不昧使人恭敬奉持豈不顯乎豈不承乎蓋由文王之德不為人厭射此所以肅雍秉德而對越駿奔如斯也

邵氏寶曰清廟言從祭之人而不言文王之德德固

在其中矣中庸以洋洋如在著鬼神之德意亦如此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朱子曰此亦祭文王之詩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三

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于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怨薦厚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賦也

此祭文王也言文王之德難于形容維天之命於穆默運而循環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即文之所以為文於乎其不顯乎聲臭俱無而薦恭迺禩絕無間雜乃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也天也文王也一而已矣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賦也

夫文王之德如此而我未之能者正當憫恤之也不知神何以恤我乎如有以昭示于威格之際我當受之服膺勿失于以大順我文王之道率由弗悖至爲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薦厚之不忘此則我之望于我文王者也

按假以溢我溢字春秋傳作恤朱子曰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故集傳曰文王之神將以恤我乎朱子折衷初從鄭氏言溢盈而被于物也文王之德大而蔽于我我既受之矣細思之以集傳所改爲妥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四

呂東萊曰魯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于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魯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朱子曰此祭文王之詩詩中未見奏舞之意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

此祭文王也前二篇是頌文王之德此篇頌文王之典與謂法度典章清則潔淨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于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爲周之禎祥也不以符瑞爲祥而以典法爲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爲禎祥也大矣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五

朱子曰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詩中未見卽政之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賦也

宗廟助祭樂歌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謂其夾輔以典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言爾能無封靡于爾邦是侯度克謹王固當尊尚乎爾又念爾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爾之子孫繼

其統序而益大之也。朱氏曰：諸侯助祭而有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言爾誠念無封靡之戎功，當法先王，天下之物固無有強盛而過于王者，能盡其道則四方雖遠莫不以爲訓。天下之物固無有明顯而過于德者，能脩其德則百辟雖多莫不以之爲刑。試觀前王升遐久矣，後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六

人訓之刑之，至于思慕而不能忘者，亦唯盡道脩德而能然耳。我之所謂無競不顯者，不其然乎？而又何可不法前王也。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朱子曰：此祭太王之詩。

胡氏曰：詩只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祭其人不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爲祭太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

頌其父，乃預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爲祭太王詩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賦也

此祭太王也。言我周之業肇基于太王，太王之肇基始于岐山。此岐山殆天作之以待興王之君，太王承天而荒治之，彼太王旣荒而作之于前，文王卽從而安之于後，是以彼險僻之岐山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勿失可也。詩意首尾主岐山言之。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七

故知爲祀太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子曰：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詩，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之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

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賦也

此祭成王也言昊天有一定之成命我文武二后既以敬止執競受之矣成王繼之其心不敢康寧夙夜焉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寬弘而寧靜於美乎此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人

成王之德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繼述之心故今能安靜天下保其所受之命皆成王餘休之所及也

陳氏曰讀昊天有成命而知自虞廷十六字以來未有如成王事心之精者也宏深靜審中命于此基世于此靖夫緝熙文王所以事心也成王有焉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

用饋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于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然則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賦也

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明堂之祀我所將而享者維此羊維此牛不敢有加物也維天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九

其右而尊臨之乎蓋不敢必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言天之所以爲天卽文之所以爲文文王於昭之神

在帝左右無日不體天求莫望我寧成我今儀焉式

焉刑焉無一不法文典日日安靖四方則威格有素

而此錫福之文王既右而享我矣文王之右享則天

心之右享可知矣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

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若可必也

呂東萊曰于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于文王



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言文王右享即天享然豈敢恃而遂不畏哉我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畏天之威則儀式刑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于以時保此天之右享而不失可也庶今日之將享爲可常矣

東萊曰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

朱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祭出于周公制作故以作禮祭者言之

時邁

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范氏曰周之初巡在代商四年尋乃十有二年一巡守以爲常夫後之舉之繁維法祖而此之舉之祈天永命聖人之道法存焉周公所以追而頌之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賦也

此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言武王既定天下正人心

望治之日以時巡行其邦國出以時動以禮昊天其

子乎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言子之則必右之矣必序之矣今天實右序有周尊我于臣民之上次我于夏商之後是以我承天命時巡薄言以震驚諸侯而莫不震動而懼因而祭告以懷柔百神及河與喬嶽而莫不效靈人神受職則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也非子我而右序何以有此劉氏曰此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言明昭哉有周天下清明之候也故祭告甫畢凡茲在位來朝之諸侯隨卽式之以考其功罪而次序之所謂震疊之實如此于是載櫜干戈而納之載輶弓矢而藏之我惟是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夏而昊天我右序之命可固矣則信乎周王之能保也劉氏曰此節言巡狩朝會黜陟之事也

嚴氏曰右序有周與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實承上省文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維后謂膺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于無窮也結上文右序及明昭之意皆以允言之

魯語曰金奏肆夏樊遇渠天子以享元侯也肆夏時邁也樊遇執競思文也卽周禮九夏之三而其六夏亡矣是以頌不能具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七

朱子曰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于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早而別爲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  
朱克升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于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賦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此祭武王而以成王康王配之詩言執競哉能持其自強不息之心者維武王也故成是克商莫強之功烈豈不顯乎成王康王之德無愧執競上帝以是之故亦使之爲君而享無競之業也以其不顯之實言之自彼成康不待締造而奄有四方斤斤然其明之著察無所不周是其顯德有光武烈而上帝是皇非偶然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七

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言今日之祭樂之大者嗶嗶而和樂之小者將將而集若足以發揮三后之功德者故三后感格降福穰穰而多也降福既多則有簡簡之大矣而吾奉祭之儀愈益反反而謹重是以醉飽之餘而福祿之來益反覆而不厭也

范氏曰武王創始者也人皆見功莫知其德成康承籍者也人或見德莫知其功故各推闡言之令後世

子若孫有以得其精神之在而寄其入室儼然出戶  
愜然之思云爾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呂氏曰國語以此爲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

黃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辭思文爲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古

命率有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賦也

此後稷配天之樂歌言人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祭思我有文德之后稷其德之及人直能配彼天焉蓋天能生人不能使人自生稷能立我烝民之命莫匪其文德之至蓋民以穀爲生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帝命以此徧養下民而稷始貽之令民播殖無有此疆彼界之限民既得生自可復性遂得以陳其倫常之道于中國也是以文德之至而真可配天者于是見之矣

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言妙得鬼神之旨

清廟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六終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五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七

北平孫承澤學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太廟也

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誅序誤

孔氏曰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噫嘻有客振鷺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不必皆是告神明也

劉氏曰小民衣食之業畢產于地故理國之道地著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一

爲本所以興起太平之端也是故重其事者特周其務而多爲之官以董之慮其終必戒其始而咨嗟咏嘆以命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賦也

王意重農先總呼百官重嘆以告之言我臣工爾等當敬慎在公之職事王于爾皆有成法以賜之爾有官守者固當來咨謀茹度而行不可以不敬而視爲文具也

宋氏曰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起下農官之

事尤不可以不敬蓋農官自百官中抽出而下乘時盡事乃成法中之最切者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痔乃錢鐻奄觀銍艾

又于百官中呼保介重嗟以告之言爾保介有農官之責者今已維莫之春矣將亦又何所求哉亦求新畝之治否而已於乎美哉此來牟之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則此明昭上帝又將賜我新畝以豐年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二

而可不及時相勸求以治之乎爾誠命甸徒具田器以治其新畝則奄忽之間見其收成矣

說會曰此節不是申介其副上曰臣工則農官與副俱在其中戒副即所以戒農官也天時之所當乘人事之所當興成法中之要者莫過于此或又以保介助王耕耨田者遂以此爲耨田之詩然曰新畝則非耨田矣

曹氏曰經畫布告出之天子則天子一于敬也率作興事盡之小民則小民一于敬也而勸相督責寄之

保介則保介一千敬也母不敬此臣工所以爲可頌也夫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朱子曰序誤此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

說會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于頌蓋頌體也

況或以此爲幽頌則其列于頌也尤宜矣此詩舉成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

詩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耜十千維耦

此亦戒農官之詩言噫嘻爾田官昔成王始置田官時已明訓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竟三十里亦皆大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並耕也如是則爾職不曠而成王之昭格不虛矣

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農人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率時農夫農官之職

也田卽爾之田而耕卽爾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夫成王昭格于昔嗣王申戒于今周家重農事可謂以世繼世矣范氏曰雖三十里而總以私槩之不見有川遂井成之殊雖十千衆而止以耦合之不知有勞逸勤惰之別意微之名之所由立乎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四

李氏曰祀宋天子後也其禮加于諸侯故特爲此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教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緝曰振振然羣飛之鷺集于西郊辟雍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于周爲客皆來助祭于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也此杞宋之君在彼國無怨惡之者來朝在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朱子曰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

曹氏曰秋冬大享于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黍稷祖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五

言今爲神所佑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稌矣黍稷既多則百穀之多可知復有高大之廩以藏之其廩之多至萬至億以及秭則以之爲酒以之爲醴進而昇于先祖先妣以備祭祀中之百禮如禘將妥侑之類是神降之福不特食農夫穀士女至于祀無不舉而禮無不備亦甚備矣此今日之報不容已也

曹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

客皆在其中矣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朱子曰祖通言先祖

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賦也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聖皇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太

首言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庭矣乃使聒聒爲之設其垂鐘鼓之具其以板加于桷上者業也其植者虞也其業之上齒刻爲崇牙也其桷虞之上角有置羽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其鼓皆縣之虞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搖之者執鼓也又有石磬也有起樂之祝也有止樂之圉也設之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喤喤然和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于是降而聽之于時我客至止永

觀我樂闋之成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爲盛事也

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爲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爲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爲盛也

朱氏曰樂聲嗶嗶而和鳴故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孔氏曰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則舉魚皆可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七

薦春鮪始來惟薦鮪而已

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倚輿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鮪鯉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也

此薦魚于寢廟之詩言倚嗟此漆沮之水也深潛之處有衆多之魚有鱣焉有鮪焉又有鱣鮪鯉鯉焉何其多也以之享獻于祖考而行時祀之禮神明享

之不有以介景大之福乎

樂歌但言薦不言祭者王者于祖禘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祭有常期薦無定期歌潛以薦祖考蓋聖人一飲一食不敢忘親是以不貴滋味而美多品雖一魚之微足以羞神明致孝享登歌清廟誰曰不宜

離

序曰離禘太祖也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八

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卽后稷也禘嘗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祭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嘗于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于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于他廟耳

有來雖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賦也

此武王始以王禮祀文王之詩言今之祀烈考也其自彼國而有來雖離然和順及至止于廟中則肅肅然敬慎以此和敬助我祭祀者實爲君國之諸公于是時王祭之天子惟歛精神以昭格而穆穆深遠而已矣歸功于助祭之諸侯故其辭如此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時天子肆陳其祀事諸公咸薦大牲以助之是孝子之致右于皇考者固望其一享也此大哉之文王庶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九

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宜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言今日所以得萃人心而奉孝享者良由皇考之德致之耳宣以通微哲以周知則虛靈全而盡人之道矣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則恩威著而備君之德矣皇考以是道德而安民故能慰上天求莫之心所以天心用眷克昌我之爲後嗣者而得以藉其休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夫克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

壽介我以繁祉康強逢吉天下又安故祭祀之禮無

遺典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而不替此克昌厥後之所致也宋氏曰以文母証之則烈考爲文王無疑毛氏以爲武王誤矣霍山高氏曰昌後者道德之所致而右烈考與文母者又昌後之所致也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朱子曰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劉氏曰清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朝諸侯而率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十

以祭也諸侯來朝供常職耳而受朝之君愴然有感于先王故事之以供祭是因其載見辟王所以率見昭考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雉革有鶴休有烈光賦也

此詩專爲助祭然諸侯之來原是爲朝故先言其始見辟王也欲導法度以歸而遵守之也其所建交龍之旅陽陽然鮮明其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有音聲其轡首鶴然以金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足



以增輝王國豈不休有烈光乎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謂率諸侯以祀武王、盡志以致孝、又盡物以致享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言以此孝享故致昭考感格、介我秀眉之壽、長保此思皇之多福、是皆由有功有德之諸侯有以安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耳、豈余一人所自致哉、范氏曰、緝熙二字是周家世德、又成王祈天永命之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七

本頌成王者併此凡三見矣、夫總一緝熙也用以基命、則宥密之心也用以敬天、則光明之學也用以膺福、則又純常之嘏也、俾者有厚望辟公之意、藉列侯之昭格以集福、復欲藉列侯之匡勅以永福耳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三山李氏曰、有客乃微子始受命之詩

濮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餞之與振鷺詩爲首末也、序以爲來見祖廟、則語意不明、商之祖廟固

無出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祭于王何以得見之

見祖廟之說、朱子雖不駁之、然經中絕無廟事、孔氏宗序者亦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苴、敦琢其旅、賦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一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言我周今日、有客有客、修殷禮物、仍白其馬、蓋望而知先朝之物色、爲神明之胃矣、且其有萋然有苴然、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七

如此乎、敬慎者、又其選擇而從行之舉、如敦琢之治玉然、親旅而主之敬愈可知、此其初至景象、固同朝所甚喜者、奈之何有客止宿宿、有客止信信、自信宿外、不可復留耶、必言受之繫、以繫其馬、而客可少留矣、而奈之何必欲去也、于是薄言追還、無方安其心、以留之以爲我周待客、既有至大之等威、超出尋常、侯度、降福于我客者、亦甚大榮寵矣、獨不念此而少留乎

左右是借字、如百爾所思之意、追者設言以見愛之

至非與已去而復追之緩安也在心上看淫威二句正是緩之敘已待客之厚以見今日之可畏不是因其去而錫之也淫威以天子禮樂言曰既有是就成王誅武庚申命微子時所錫此卽是福自微子得之日有自天子予之曰降不作神言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

朱子曰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樂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

詩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三

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疏云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于廟奏之因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然則樂自奏大武而此詩則歌以節舞者也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大武之意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故頌言於呼大哉武王有莫強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

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未能盡達于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功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爲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于文王之德爲奏象武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臣工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七 終

詩集

卷之二十七

十四

詩集卷之二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閔子小子

序曰閔子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朱子曰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箋曰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疏云亦

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

述王言故稱朝廟且此下三篇一時之事皆因朝廟

詩集

卷之二十八

而作故首篇言朝以冠之

閔子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除喪朝廟感傷而作言可悼閔乎我小子耳遭

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未知攸濟也亦

惟是仰求皇考之當法者皇考思繼序之責甚重故

永世克孝此我今日之所當勉也皇考之永孝何如

蓋思念皇祖常若見其陟降于庭是無一時不念即

無一時不敬故維予小子思念皇考當夙夜焉常

以敬止承之一如皇考念皇祖之陟降可也我之所

以勉敬者蓋以皇祖既沒序在皇考皇考既沒序在

冲人於乎皇王既遺我以序我不得不思繼此序于

不墜耳吾之勉敬其可頃刻懈乎

思不忘三字即敬字范氏曰大凡忠孝之念誰則無

之不思則不激發耳繼序則曰思不忘封功則曰敷

時釋思子思孝臣思忠所以福祿無窮宇宙相維于

不朽也

詩集

卷之二十八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朱子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意

蕪氏曰閔子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

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有未艾將于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

成王始卽王位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于廟中與羣臣謀之言我謀之于蒞政之始以循我武王之道然其道悠遠予不能及將使子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能合乃予幼冲之身未堪多難尤不可不求其道以自敬者則亦繼其上下于庭者以資外治而聽政繼其陟降于家者以資內治而齊家庶因事以求道而藉皇考所貽之休以保其身于不殆明其身于不昏也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卽位臨政者又人君之

詩翼

卷之二十八

三

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厥命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胡氏曰詩中不見得是羣臣進戒嗣王自維予小子以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羣臣之助也序說恐亦誤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曰監在茲賦也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敬怠必察其命最不易保以爲常也王無得曰此天高而又高在上而不吾見當知其常陟降于吾所爲之事而無日不監臨于此何如其顯者尚可以不敬之哉是羣臣勉已以敬者如此

什詒云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以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爲事之義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四

羣臣之言固如此奈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勉敬之功務令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繼續而明之以至于本體瑩徹無一私之蔽而底光明之地然此功力實難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指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庶幾可循是以就將馴致光明而天命可保仔肩不虛耳

詩弋曰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矣學者所由闢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就將緝熙而至于光明則本體昭昭卽不言敬而敬在矣光明者

敬之體不敢以自然爲期也惟日就月將藉學以緝熙于光明而已矣

詩測曰此成王敬學之詩卽不必爲述荅之說亦好小恙

序曰小恙嗣王求助也

朱子曰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爲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蘓氏曰小恙者謹之于小也謹之于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詩翼

卷之二十八

五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拊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賦也

此亦成王延訪羣臣之意言今其有所懲而謹後患乎蜂之有辛螫此不可輕使者今慎勿并蜂以自求辛螫矣桃蟲之能變大鳥此不可輕信者今始信桃蟲之能變而爲大矣夫我方幼冲未堪家之多難乃又集于辛苦之地而有此辛螫拊飛之禍也則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徐氏曰集蓼乃泣祿之初便思天下許多樣事如法

度猶未脩明禮樂猶未振舉風俗猶未淳厚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或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旣平矣何辛苦之可言况謹後事又分明是管蔡以後事矣

載芟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疏云經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朱子曰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六

亦不殊

劉氏曰朱子旣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爲誤矣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爲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之也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賦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嘏其儲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騁騁其達有厭其傑

厭厭其苗縣縣其庶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饒其香邦家之光有極其馨胡考之寧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此田事頌農功之樂歌言將耕田先始芟焉始柞焉除其草木然後耕之故其耕也則澤澤然土皆解散

詩翼

卷之二十八

七

矣既耕犁以反其土猶有草木根株芟柞所不盡者又千人爲耦而芸以去之耦以言並作千以言其多或往下濕之隰或往漚上之陽言耕夫徧于原野無曠土也但見其所往之人合家俱作維主維伯維亞維旅又有餘力來助之疆隨我左右之以內外皆服其勞故飲食其噲然而饒乃其所饒饋之人爲誰卽其農夫之婦也然此農夫不以其身爲苦反謂饒已爲勞心中方思媚愛其行饒之婦而婦亦見夫之耕作而相依焉田間慰藉真太和景象于是既除

草木根株乃更以有略之耜始其耕事于南畝種其

百穀焉百穀皆播種之其種子曰實皆含生氣

騁騁然而生出土而條達乃有厭然受氣澤厭足者

是先長傑特之苗也厭厭然齊等者是其衆苗也

既苗則又縣縣然詳密而芸之既苗而言應是除其

苗間之草也至于成熟則穫刈之濟濟然其人之

衆其穀實皆積聚之其數之多有萬與億而及秭也

以之爲酒以之爲醴進而畀于祖妣之前爲祭祀且

凡百之禮皆以此備之百禮中有尊賢之禮則以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八

有饒然其香之酒醴燕享之邦家所以光也百禮中有養老之禮則又以有極然其馨之酒醴供養之胡考所以寧也遂言今日祭祀燕享豐年之慶如此然匪獨此有此而今斯今也蓋力田逢年當有此慶自極古而已如茲矣繼此以往尤願勿替而常展載芟之歌可也

良耜

序曰良耜報社稷也

朱子曰兩篇未見其有新報之異

胡氏曰此二詩誠不見其所報之異不過閱其耕種之勞致其饋餉之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之富或爲酒醴以祀祖妣而爲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百室盈婦于寧殺犂牲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耶若拘拘于所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曼曼良耜倣載南畝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八

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

其笠伊糾其鎬斯越以蔣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稷之恡恡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犂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此亦田事頌農功之樂歌言農人以曼曼然嚴利之

良耜始事于南畝而耕之以播種其百穀其種子

曰實皆函生氣而生農人在南畝之時有來省視汝者乃其婦也載其方筐及其圓筥所盛之饌維是黍也既饌到田但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糾然而輕舉其耘田之鐮以並趙然而深刺以薅去荼蓼之草荼蓼既朽黍稷乃茂盛及其成熟穫之則恡恡然聲之衆既穫而積栗栗然衆多其高如城其密如櫛以開百室同時而納之百室皆盈滿而行饌之婦子得寧止矣先祖嘗奉祭祀矣今耕耘收穫而得有年歛藏蓄積以安衆志祭祀可廢先人之禮乎干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十

是殺是犂牲之牲有秣然者此牲之角用之祭祀以嗣以續續古之人汲汲然不敢緩也

蕝子由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

終歲倉廩豐寔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

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

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朱子曰序誤高子尤誤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徐氏曰此美助祭之士能盡敬而獲福也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羶鼎及羶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賦也

士祭于王而飲酒之詩言士之助祭所服者絲衣其色紕然而鮮潔載弁于首其貌俅俅然而恭順于將祭時循禮之次禮始於省審則升堂視壺濯于東序及筵豆于東房而後從堂降往門基告君以濯具禮次于省牲則視牲于門外從羊往牛反門基以告充肥禮次于省餼遂就門外從大鼎之羶及小鼎之羶

詩真

卷之二十八

十

乃舉羶以告潔是將祭而執事之敬如此至族酬而飲酒也兕觥觶然而設旨酒思柔而和則見其飲之時不吳焉而喧嘩不敖焉而傲慢其謹言謹儀皆敬神之心爲之也夫始終能一敬故神格之而得壽考之福謂常享士之爵祿于無窮也

陳氏曰後世之祭以神道全之故旨酒之設獨屬之神古人之祭以人道接之故旨酒之設併及諸人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朱子曰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又曰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與齊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於鏞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賦也

此頌武王之詩言我武起初於平盛哉王師也師雖盛而不用以蓄斂其威此時天命人心雖未始不歸然紂惡未稔尙屬晦昧既而到乃大明矣於是遂一

詩真

卷之二十八

十

着戎衣而用大介天下翕然一定卽所以寵受我後人也我承其寵而受此躋躋然王者之大造此皆時致之耳則所用以嗣之者寔維武王隨時之事推廣以允師之也夫武王以時成功而垂法于後如此此功之所以可美也

趙氏曰凡道法之授受則有師至于統緒間直言作述耳今爾公不惟可爲爾祖爾父并可爲爾師見其表之外當別有靈承也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朱子曰此亦頌武王之功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

嚴氏曰解頤新語云講武而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爲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于是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于武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於以四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古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賦也

此亦頌武王之詩言武王伐紂誅無道以安萬邦屢有豐年之祥此見天命所在而命猶匪懈也則此桓桓之武王初不恃天休而替其安天下之心於是卽萬邦之已綏者又用賢以定之遂保有敦商之士于以列之於四方大小相維克定天下之厥家而萬邦可常綏矣是其始終一於安民無負匪解之命其德上昭於天美哉其代商以安天下也故於此歌而頌之

陳氏曰夫致豐年固在綏萬邦也然識者獨有意于厚待殷士之一節矣卽此已應代商而王而況其他哉

賚

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朱子曰此頌文武之功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

劉氏曰大武作于武王崩後此頌爲武樂第三章故

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古

謂頌文王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賦也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既勤勞盡心以安天下造此基業我當承而受之以仰體其心布此文王勤止之功德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使人各有封人各效職我惟欲往求天下之安定耳此我大封之意也凡此皆是周家新命以錫予善人非復有商之舊矣爾諸臣受封者當尋繹思念文王

勤止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天命可也

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釋者耳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于此而都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爲重而不以物爲重也般

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孔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祚至周公成王

詩翼

卷之二十八

辛

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嶽無事故序不言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衷時之對時周之命賦也

此武王初有天下而巡守四方之詩言於美哉此特周也巡行所至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于高山之傍有隋隋然之小山與高山爲嶽者亦無不祭焉祭山必祭川則又信由彼翕順之河而祭之也但見王者所至諸侯必朝徧天之下莫不仰望此舉故哀而

聚之方嶽之下而天下仰望之心可答矣凡此乃是時周新命非復商家之舊爾來朝諸臣宜知所更化矣

箋餘曰篇名般盤通行遊也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並目亦樂之一章也武樂各章殊事而此則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四疆者也

李氏曰般其太平之極盛乎所以終周頌也

國于小子之什十一篇

詩翼

卷之二十八

未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八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魯頌

鄭氏曰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于魯越桓莊僖惠至襄公乃有頌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以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公頌公而變雅之公甚于變頌之變甚于公也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

仲見崔氏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則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氣溢而辭多夸

駟

序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駟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朱子曰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集傳仍以爲僖公以無可考姑仍舊耳

孔氏曰此雖昔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

嚴華谷曰牧馬一事耳頌于何有

駟駟壯馬在圻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卓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賦也

此言僖公牧馬之盛言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之良馬也則在于圻遠之野不害民田矣試薄言駟者何馬乃有駟又有皇有驪又有黃用之以駕車但見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二

彭彭然有盛容斯爲臧矣然所以致斯臧者由其立心之遠蓋其心思廣大無所不周故思及于馬斯有彭彭之善也

駟駟壯馬在圻之野薄言駟者在驪有駟有驛有駟以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賦也

再觀駟駟然之牧馬則在圻之野試薄言駟者則又有驪而有駟有驛而有駟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任任然而有力斯爲才矣良由其思之無期故思及于馬斯任任而才耳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騶有騶有維以車釋釋思無駁思馬斯作賦也

再觀駟駟然之牧馬則在坰之野試薄言駟者則又有驪而有騶有騶而有維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釋釋然而不絕斯爲作矣良由其思之無駁故思及于馬斯釋釋然而作耳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騶有騶有維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賦也

再觀駟駟然之牧馬則在坰之野試薄言駟者則又詩翼

卷之二十九

三

有駟而有騶有騶而有魚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祛祛然而強健斯爲徂矣良由其思之無邪故思及于馬斯祛祛而徂耳蓋萬化之原起于思惟平日經畫國家者無一苟且不爲淺近故一思及于馬而牧養曲盡其道所以致牧事之盛如此也

無疆者其思大無期者其思深無駁者其思純無邪者其思正朱氏曰駟非侈言馬精言思也

蘇氏曰孔子曰思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于

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

有駟

序曰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劉氏曰此爲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詞也

有駟有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鷥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興也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言有駟然而肥強者維何乎其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四

駟然肥強者是彼一乘之黃馬也況我公有此賢能之臣以盡忠之故常自早逮夜在于公所其在于公所明明修明其職事有閑暇故今以潔白之威儀羣集于朝真如振振羣飛之鷥翔舞而下也君遂與之燕飲以鼓節之咽咽然深長至于醉而各自起舞以盡其歡君臣之間怡然勢分之兩忘矣不其胥樂也哉

有駟有駟彼乘壯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鷥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興也

在公飲酒請君臣同飲也必醉而後歸是見相樂之情也

有駢有駢駢彼乘駢風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殺詒孫子于胥樂兮其也

政事之餘得爲燕飲可樂矣而能致豐年以養民有善道以貽後則又可繼此而爲燕樂也集傳以爲頌禱之詞蓋有唐風蟋蟀好樂無荒之意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詩論曰讀前二章德盛禮恭有君臣奉交意象讀後

詩集

卷之二十九

五

一章樂利親賢有世宙雍熙意象且歲有之祥兆于飲酒有穀之慶起于明良以一日卜于古又有兢業保泰意象魯不宜頌而是詩宜登諸頌夫子所以不加刪也

泮水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朱子曰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修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

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

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

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于僖克服淮夷雖亦不

見于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

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鄆矣

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寔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旄旄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賦其事以起興也

言思樂哉泮宮之水有芹生焉因薄采其芹矣魯侯

來止此泮宮所建有旂也觀其旂旄旄然而飛揚其

詩集

卷之二十九

六

馬嘶之鸞聲則噦噦然而和鳴是其淮學儀衛得于曠見故國人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以樂觀一時之盛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同上

言魯侯之至于泮宮也儀衛盛其聲名昭昭而著矣

時則平易以近民而色笑相親無有怒意以教誨乎

從公之衆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菲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肯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同上

既願其飲酒以獲壽尤欲遵行大道以屈服羣衆之心也自此至末皆因其飲于泮宮而致頌禱之意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

朱子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賦也

言穆穆然美者魯侯內明其德外慎其儀表裏一千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七

敬則可以爲民法矣而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文武之德以昭格之則能盡夫繼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下四章之意  
宋氏曰敬字所謂順長道也變道言德者以身體言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猷淑問如舉陶在泮獻囚賦也

此章以下又皆自其服淮夷之事而願之蓋泮宮雖講學行禮之地亦出兵受成之所故因此地而遂以

此爲願言德之能明服遠之有本故既作泮宮文事備而武烈亦振淮夷遂由是服焉勇臣獻猷智臣獻囚正言在泮而收功之事也

蔡氏劄記曰古人勞農訊獄獻猷飲至皆于學宮蓋示學政之出于一也

朱子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詞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八

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賦也

此願其得賢士以服遠也言多士擴充其忠君愛國之心而奮勇以遏東南之夷烝烝皇皇兵威盛也不吳不揚音律肅也不告于治獄之官而惟在泮以各獻其功師克而和不爭功也凡此皆廣德心之所爲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賦也

此願其備威謀以服遠也言弓矢車徒固足以克淮

夷使之順而不逆矣。然必審固其謀，審計出萬全。斯淮夷終無不獲也。嚴氏曰：皆頌禱之辭。

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太賂南金。與也。

此淮夷卒獲之事也。言彼翩然之飛鵲，本為惡聲之鳥也。今則集于泮林，食我桑黹，亦懷我以好音矣。此蠢然之淮夷，本為難化之人也。今則憬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獻琛之禮。若元龜、象齒、與夫荆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無不大賂于我焉。嚴氏曰：此亦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九

頌禱之詞

詩弋曰：淮夷與魯接壤，世為魯患。淮功為魯人所深願，而不可冀得者，凡頌生干不足，故詩人詳言之。說通曰：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穆穆，曰明明，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猶，明民有路，致勝有本，亦非一于頌者也。

闕宮

序曰：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朱子曰：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

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上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蘇氏曰：詩人願僖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安，外為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民之所望也。胡氏曰：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豈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種稊。寂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國，繼禹之緒。賦也。

此僖公修廟而國人歌咏之。詩言此深閉之宮，值然清靜下之盤基，鞏固上之構結，磐密然魯之有廟始。于周而周之有廟，始于稷昔姜嫄以正直之德為上帝眷念，故無災害而終十月之期，以生后稷。由是降以嘉種之福，而后稷力農以受有邛之封，遂以所降之種，徧及于下土，而繼禹治水之績也。

詩緝曰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然後世修后稷之業遂有天下繼禹之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繼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賦也

言周業始于后稷后稷孫實維大王自邠徙居岐山之陽民往歸之實起翦商之勢傳至文武能繼太王之業于時周德益盛紂惡貫盈遂致天命窮極于商

詩真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武王適逢其會于牧野之間但見人心咸贊其決而日不必疑慮帝命已屬之爾矣是時治商之諸臣咸有其功而周公之功尤大也成王念其功而封其子使之爲諸侯于魯邦而大開其土宇于以藩屏周室而爲之輔也

徐玄扈曰致天之屆致極也與屆同義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卽此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句法神品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賦也

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命魯公以侯于東方其爵貴也錫山川以修其形勢土田以供其祿食附庸以廣其封邑其字正大啓也國既分封大約郊廟之祀典亦于是錫矣由是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僖公者建龍旂御六轡以承祀于郊廟其廟而祭烈祖也則不懈于春秋不忒于禮義其郊而祭后帝

詩真

卷之二十九

十二

也則配之以后稷而享用乎騂犧自是天神饗而宜之降福多矣周公皇祖並格矣亦爲之福女矣自下章至第六章皆詳廟祭獲福之事第七章皆詳郊祭獲福之事

按春秋常事不書僖公之前無書郊者至僖三十一

年四月始書四卜郊不從是僖郊自僖始也  
得升菴曰呂氏春秋舉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使成王果賜惠公何復請之有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簋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同如陵賦也

言將秋始爲嘗祭及夏而已設橫木于牛角以福過之所以止觸使其周正言豫養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剛不敢純與文武同故用殷色以間之也盛酒之器有犧尊象牛形將將然而嚴正其饌則有以火去毛而魚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太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于是萬舞洋洋然其盛大是禮備樂和所謂匪解不忒也德當神明神福之孝孫不有慶乎神將使爾熾而又昌壽而又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主

臧既福且壽于以保安彼東方則魯邦是其常有殆如日常盈而不虧如山常固而不崩如地常靜而不震如水常平而不騰又願得三壽考之臣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安于磐石若岡陵而鞏固之愈無窮矣其有慶何如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賦也

孔疏云更以降福之事言之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

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色者是二矛重弓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以朱繩纓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徧者于是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于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于我僖公敢禦止之者武功之備如此則所以昭格烈祖者殆不止于禮樂之明備已也故俾爾既昌而且熾俾爾既壽而且富又必黃髮台背壽考老成相與試用不止作朋之三而已又俾爾昌而且大俾爾耆而且艾萬有千歲享壽眉之壽而無有害焉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古

泰山巖巖魯邦所居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賦也

嚴氏曰不特此也彼泰山巖巖我魯邦所瞻望也更奄有此龜山蒙山將遂由此而荒奄極東之地至于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爲異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之功也是願之之辭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

僖公又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于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惟魯僖公之是順此亦願之之辭也

徐氏曰此合上三章正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也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五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

言郊祀格天而皇皇后帝錫以純全之嘏使之眉壽以保魯國使齊人歸常鄭人歸許以恢復國初大啓之宇既燕安喜樂而又有令善之妻有壽考之母于羣臣爲之各協于邦國永爲所有是受福亦既多矣而得黃髮兒齒之壽以享之所稱嘏之純全者孰有大于是此章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

言今日之修廟取材營建各審其宜松栢則易而大焉路寢則碩而大焉新廟奕奕然改觀矣是蓋我公命公子魚敘護屬功以課章程故廟制之長而且大有如此也夫周公羣公有大功德于民民心之所欲報也今廟盡美萬民之望于是乎順矣此正應首闕宮有恤實實枚枚之意也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六

蔡氏劄記曰魯頌首駟數馬之義言其富也有駟富而好禮也泮水禮之本于教也闕宮及荆條治外之

兵也此僖公之臣私于愛君不仰義而耽辭之溢也

魯頌四篇

詩經朱翼卷之三十

北平孫承澤學

商頌

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復封紂子武庚爲商後。及武庚叛而誅之，成王始卽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得行殷之禮樂。時商頌皆在宋，其後政衰，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周宣王大夫正考父者，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校正其舛謬，歸以祀其先王，蓋此頌皆爲祀先王而作，故

詩翼

卷之三十

歸以祀之也。至孔子編詩又亡其七，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氏爲諸因商而又序宋也。

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

介未其

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詞自是奧古，非周以後之人能作。

那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朱子曰：閔馬父言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卽此詩也。

此祀成湯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追述而作此歌。商人尚聲，求神于陽，其祀成湯不言酒食，惟論聲樂，故此詩以那名篇。

荷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

此祀成湯之樂，首嘆樂之盛多，凡小而鞀大，而鼓無所不陳，由是當牲牢未迎之始，滌蕩其聲，奏鼓以統衆音，簡簡然大，以樂烈祖之神也。此言將祭而樂

詩翼

卷之三十

二

之盛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磐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言奏鼓以衍烈祖者，誰乃湯孫也。湯孫方以此樂奏假，而神明卽速于居歆，安我心所思而成之，然所奏假之樂，不但一鞀鼓已也。以鞀鼓淵淵深長之聲，合于嘒嘒清亮之管聲，既以和諧，且以均平，來依倚堂上玉磬之聲，與之和合，總一和平也。於乎赫然盛哉，此湯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至于斯乎，思

成之綏。蓋以此耳。此言當祭而樂之盛也。

宋氏曰。味思成二字。可見古人之祭。非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綏字亦嘉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爽懈。

言湯孫之厥聲。不特此也。又有大鐘之應。與所置之鼓。有數然而盛。且有羽籥干戚。為萬舞者。有奕然而次序。于此之時。寧惟烈祖感格。綏我思成。有王者之後。為我商之嘉賓。來助祭者。亦不爽懈而悅樂乎。言

詩集

卷之三十一

三

皆夷憚也。此言祭畢而樂之盛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上文音樂之作。恭敬行于其中矣。是恭敬也。自昔古之先民。作為祭禮。嘗以溫恭之意。自矜持于朝夕。而所執之事。無不恪也。今亦行古之道而已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言以敬執事。則烝嘗之祭。有不徒向聲已者。庶烈祖其顧念予之烝嘗乎。此烝嘗乃湯孫之將也。夫以湯之孫。承湯之祭。一氣流通。神所憑依。將在是矣。思成

之綏。不可想見哉。

秦氏曰。聲也者。氣而已矣。氣之所傳。曰簡。簡曰嘒。嘒曰和。和曰穆。穆皆要渺淡漠之象也。有數有奕。而又溫恭有恪。見間中有不見間者。存故邇之先民。又曰。在昔。又曰。自古。直欲返諸無始之始焉。卒曰。湯孫之將。始通復于一氣之中矣。

烈祖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

詩集

卷之三十一

四

祭成湯之詩耳。

輔潛菴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聲。烈祖則及酒饌。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商頌簡古。難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賦也。

此亦祀成湯之樂。言烈祖。革夏正以有天下。其秩秩有常之福。可以重錫于無窮。是以及于今王之所藉其福。而得以侑其祀也。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設設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

言今日借先祐以奉祭、既載清酒于樽而神即來格、我所思者得成、不特此也、亦有和羹、既預備而戒、既調和而平、于是進酒與羹以格烈祖、主祭者無言肅敬而不諠譁、維時助祭者、亦各安職守、靡有爭競、人心皆敬如此、故神明安我以秀眉之壽、且黃耆于髮考徵于面、無有疆界之期也。

詩弋曰、廟中者天下之象也、無言習靜、靡爭息、豈治國其示諸斯乎、無疆之祐在此、湯孫之顧亦在此、豈

卷之三十一

五

僅僅在羹醑間哉

約軹錯衡、八鸞錫錫、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言此助祭諸侯、當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軹、以采飾錯置干衡之上、其在鑣之八鸞、則錫錫然其聲之和、乘此車馬、以之助我、以假助我以享、合萬國之歡心、事我烈祖、我受命不廣大矣乎、而得人因以得天、且又從天降以平安之福、使得豐年穰穰、然每物豐多、則祭祀皆備、又不止酹羹而已。

天人交得、神明居歆、所以來假監其心、來享歆其物而降福無疆、其後猶未艾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上言奉祭獲福、則烈祖之享可知矣、然湯孫之意無窮、故復叮嚀之如此、言今日之祭、人既助之、天又應之、其尚顧予之烝嘗乎、此湯孫之所將也。

范氏曰、降福無疆、即指上文言之、不必另講、綏我眉壽、黃耆無疆、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總是有秩斯祔、申錫無疆者耳、又曰、命受之于我、康降之自天、而要皆

詩集

卷之三十一

六

錫之自祖也

玄鳥

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朱子曰、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陳氏曰、周生有邵商生有娥、其後世郊廟之樂、皆首紀其郊禘之事、則非獨其子聖也、乃其母亦克禋祀、以康上帝、故雅詠生民、頌歌玄鳥、其義一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賦也

此祭祀宗廟之樂。蓋祀契湯與武丁也。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契。由是以掌教而受封。居殷土之廣大。是商人之所由始也。至湯有武勇之德。上帝命之以正治天下之封域。則商業之所由成也。

契母簡狄于春分玄鳥至。日祈于郊。祿生契。封商后。世有此殷國。故詩人計其所子之時。因以爲頌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若自天來。然史記吞卵之說殊荒唐。

詩翼

卷之三十

七

華谷嚴氏曰。契封于商後。因以爲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言天命湯正域彼四方。是以此四方罔不受命。遂奄有此九州。契開于前。湯繼于後。湯受天之命。堅固而無危殆。至武丁孫子。猶足藉其有土有人之命。中興朝諸侯有天下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糒是承。

言武丁孫子。襲湯之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

故以振肅人心。而諸侯畢集。有建龍旂者十乘。皆來助祭于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是承而奉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言大糒之承。不特一邦爲然也。殷之邦畿。不過千里。維民所止。居而其再造始開之封域。則極于四海之廣也。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觀大糒之承。是四海之來助祭者。有所祈之衆矣。觀邦畿之勝。是景山內峙。而四周大河。有以立四方之

詩翼

卷之三十

八

極矣。人心土地。正天命之所在。而人君莫大之祿也。湯之武德。固宜受命不始。而武丁之武德。亦足以勝之。是殷之受天命。尚何有不宜。而百祿之多。始于此。荷其全也。此三后之所以並可頌也。

會說曰。讀是詩者。以其三后並頌。遂疑其爲禘祭之詩。嘗考章旨。特言祭祀宗廟。而不言禘。則其非合祭明矣。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

朱子曰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  
其祖配也。賴氏言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  
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  
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  
起于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禘  
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會說曰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大禘則合羣昭羣  
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之此及相土則爲大禘之詩  
矣。

詩翼

卷之三十一

九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友外大國是  
疆幅員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賦也

此禘祭宗廟之樂蓋祀立王相土成湯也言商世有  
濬哲之君則世膺天命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故邇  
而言之當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員  
廣大之時有域氏之國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以造  
商室也蓋契于是時掌布五教以肇有封土而商之  
受命實基于此。

疏曰禹敷下土之時有域氏之國亦始廣大言及之

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猶大明之言肇華也

立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

言帝立子生商子即立王也立王遂承帝命爲舜司  
徒敷教奮其武以治民撥顛蒙之世開以倫理受小  
國大國而教無不通達蓋由其身率循于倫理而無  
過越故以視其民遂發而應之也此契之以德而基  
命也及至相土烈烈然顯盛而海外諸侯截然齊服  
于商此又相土之以德而延命也

詩翼

卷之三十一

十

帝曰敷敷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撥者蓋勞來匡直之  
有恒提撕警覺之不倦也桓撥即敷敷意與寬字無  
碍

率履不越雖設教之道亦立王立國之本蓋惟修身  
教民而不責于民此其道有本而可係亦在我而可  
久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遐聖教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屬賦也

言商業起于契大于相土既以濬哲之德凝命帝命

未嘗去之以至于湯王業之興適與天命會合而湯  
之生正當其時而不遲湯以敬承之但見其敬是聖  
敬日以躋升昭假于天者遲遲然久而不息一惟上  
帝之是敬焉上帝以是之故命之使爲法于九州下  
敷政奏勇正式于九圍之事而以敬出之者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隸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賦也

言帝命式九圍命之爲朝貢之主而已湯于是受來  
朝之命受此小球大球爲下國諸侯之係屬卽此是

詩集

卷之三十

十一

天休不其荷天之休乎然湯之荷天休卽以式九圍  
也本聖敬以用之不偏于競隸不偏于剛柔敷政一  
惟優優而調和故能爲百祿之是聚而荷天休也

此不競三句是敬以敷政下敷奏三句是敬以用武  
此推日躋之敬見于行事者如此正所謂式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麗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懸不隸百祿是總賦也

言來朝則必貢其受此小共大共爲下國諸侯之負  
荷卽此是樂施不其荷天之寵乎然湯之荷天寵亦

本聖敬以用之敷奏其武勇不震動而驚攝乎人不  
懸隸而恐懼于已此其武以成功而百祿之是總所  
以荷天寵也

再出于敬則由中布外而謂之敷勇本于天則從下  
達上而謂之奏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葉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賦也

言湯旣受命遂載旆而征以有虔之敬秉鉞天討所  
加氣勢之盛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遇禦者故桀之苞

詩集

卷之三十

十二

與夫韋顧昆吾之三葉皆莫得肆其惡而行其志九  
有諸國截然齊一而歸于湯于是先伐韋伐顧而後  
及昆吾夏桀而誅之也上言湯受朝貢之命而以敬  
行政用武未有指實故此遂言承命伐桀正式九圍  
之實事處而上所謂不競隸剛柔不震動懸隸皆于  
此章見之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凡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賦也

言昔在中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



且危怖至于湯信爲天所命而子之卽降而予之以卿士此卿士實維阿衡之官湯所依倚而取平實佐助我成湯以成大業故能克桀而有天下也夫尹以佐命元助祫祭而配享之也誰曰不宐

與之卿士而曰降鄭重之辭二實字可思見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于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助與享固其宜也

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教而已是教也卽

詩翼

卷之三十

三

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卽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魯申公曰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祫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會說曰高宗中興之功必推伐荆楚爲大故作頌者惟以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罕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賦也

此祀高宗之樂言捷然而神速者彼殷王之武也奮其武以伐荆楚深入其險阻哀聚其渙散之衆使竊據之處所有截然而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緒也不曰功曰緒不曰武丁曰湯孫美高宗之功與湯同上承祖宗無愧于湯之武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

詩翼

卷之三十

古

言荆楚既克乃以義而責之曰維女荆楚近在荊州之域不過居國之南方耳昔有成湯之時卽自彼氏羌遠夷之國且莫敢不來享獻方物莫敢不來朝見王曰此商之常禮我不敢違也况女荆楚曷敢背常禮乎而不來享來王也徐氏曰只借氏羌一說而大義凜然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時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賦也

荆楚既平諸侯畏服天命多辟建國于禹甸者皆以

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而曰我之稼穡未常少懈庶可以免咎矣

來辟而指為歲事多辟之奉臣職也甘分而無辭所免而準于稼穡多辟之視湯孫也其公而無私

大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賦也

言匪懈可以免禍適為民故耳故天雖高其命之所降而監者則在下民亦甚有嚴可畏矣乃民之視聽在賞罰高宗惟賞不僭罰不濫一以不敢怠遑之心

詩翼

卷之三十

五

處之民心悅則天意得是以命之于下國使之光復舊物內順外威而大建其福也

大高高在上而不知其降監也下民易暴易虐而不知其有嚴也嘗思殷道先罰後賞亦惟不僭不濫之故何也賞惟後則重恩者易見恩罰惟先則慎威者易見威耳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賦也

此極贊中興之盛言天子中興百度振肅商邑翼翼

然而整敕為四方之歸極赫赫者其聲也濯濯者其靈也又享國長久壽考而且安寧以此聲靈垂裕無窮故餘休有以保我後生也其不可遏處為聲其不可測處為靈前云湯孫之緒後云保我後生此之謂中興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極有閑寢成孔安賦也

上既歷叙高宗之功故此遂言今日立廟以祀之言升彼景山之上而取松柏之易直者于是斷之于所

詩翼

卷之三十

六

生之處于是遷之于造作之所方之以繩墨斲之以斧斤而于是又虔之以刀鋸以松為榱桷有槩然而長衆極有閑然而大寢廟既成神有所依則甚安也殷武原為武丁中興高而宗之特立廟而作所以未章言取材修廟然不言廟而言寢者寢成則廟成可知矣商周中興之功具于詩者高宗宣王是也宣王之政衰于暮年故一傳至幽王大壞周轍遂東高宗則由傳說而問聖人之學始終一德嘉靖殷邦再世且有祖甲保惠庶民不侮鰥寡殷之再造如此二王

之功業詎不遠哉	商頌五篇	鄧潛谷曰周文而頌質反本矣殷質而頌文類周雅焉	崔仲晃曰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伯兆王之熄	孫道樞	道林	煥	宋之三十	煥較	詩經朱翼卷之三十終
---------	------	-----------------------	--------------------------------	-----	----	---	------	----	-----------



ZW 21181888513885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	<small>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small>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承澤初附	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	國朝自知爲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爲重獨此編說詩則以小序集傳並列又雜引諸說之異同窺其大意似以集傳爲未愜而又不肯訟言故顧預摸稜不置論斷紛紜糅亂究莫名其指歸首鼠兩端斯之謂矣
----------	------------------------------	----------------------	------------	---